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册目次

全邊略記十二卷附大明神勢圖

〔明〕方孔炤撰

明崇禎刻本

全邊略記自序

嘗讀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與其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五戎六狄之人民周知其利害包括紘纘詳哉其言之乃詩書訓誥動色治内春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佳兵弗祥富強無迹尚矣受賑澤宮施於軍禮文事武備聖人重焉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吁嗟乎豈不在帝臣哉粵稽輿圖幽冀燕幷東遼西夏以及河西五郡所胥溺異類者若而年矣陽九訖元中華板板

高皇開運坐致廓清

文皇顯名威伸四駕憂絕千古振雪百王

列宗代興詰戎無逸啓聖教勤良在克艱矣夫式於帷幄之内決勝萬里之外其唯聰明睿知者乎中葉委裘調和將相則士可以豫附我

朝雖罷丞相府而綜綸樞密得其任者心膂之於肢臂初不異也失之相始求之中貴中貴而賢甚能助相之贊而一不賢則必倒太阿持兵柄其流毒莫可補救故相者近而將者遠也將必倚相或倚中貴然後自必其命而大有為於疆埸閫此毋論將欺將懦將饟且腐蠹其頂踵以結交為能

事即豪傑全材邁往不屑士無知己
者用安所望得當以報故道隆則為
知人道污則為私樹可弗慎與宣正
以來世冑日替驕棼不習佩將軍印
專閫輒罔功而建牙之權更始文臭
吏援枹矢石重驕淺先而簿書太蕪
內所以娛相者彌親外所以役將者
彌敖良家弟子負試帖括不就棄而
逃之於兜鍪夫文以氣節勝而武以
血氣勝養之或之者誰乎文與武浸
熏其實則苞苴筐篚不媒自孚奪其
駿骨眩其皮相夫夫也一旦推之轂
賜之尚方劍何以令一軍皆驚耶苟
若而可莫知其非矣牛馬走而待罪

襯革縉雲天啓之季幸而虢崇禎之
初幸而
賜環重有感於一彼一此之故愍忝員
官非官員人也時情所競銓臺省散
及粉署吏冀陟銓而牛馬走比籃篋
刀例多不予清要叨此署已踰分旅
進旅退竊愧於衷蒐部中所云典故
舊過署記皆序
惟堂稿而已多軼蝕即諸邊籌塞語
充棟要領幾何而
歷朝實錄秘府莫繇徧誦于是據所管
窺恒苦固陋略約其文仰見
廟筭淵謨有嚴有翼其中藎臣哲士殫
厥精白聲施爛然所為閑中屯壁駒
發戍班車騎戈鋋火制烽燧廠築轅

羅之法槩見大義倣率舊章可以為
治若夫欺策忠勳怯邀勇錫韣且腐
者登潔籍而被奇褒又或時至而晝
已周事起而諉相蹈膽任扶衰中于
求快是則機務蹉蹉自指謀績不亦
增拊髀之恨哉牛馬走出山日家廷
尉命之曰毋曠職必正色以立於

朝而署中積習以身旋當世為務牛馬
走耻之乃絕干謁之途雖兩入而多
迕也瘝曠寔甚別載視草是記也期
無墮我大人之命

崇禎元年著雍執徐月次析木司馬
尚書郎皖桐方孔炤謹述於職方
司之澄清堂

皖城姚文然鐫

全邊略記再序

牛馬走之于司馬門也閱人多矣人將安歸乎歸于謀食而已矣聖人抹之曰敬事後食道固應爾習之陋也大文食小文大武食小武而文武相食交注乎軍民後之斯敬之矣謀之能工又能敬乎上慢下殘民乃没産而隳防民乃喪

生而思亂邊腹交訌始别募兵以禁之而私食滿則公食匱司馬門之責綦萬鈞之折牙矣服官者未必皆敬事即敬事而衆雖干澤其壑難填從旁撓之以氣餒挟之以曲聽否則禍譎轇轕不見是圖動遭傾軋彼區區敬事之微終拖踪不竟其用亦安能挽其波也然非司

馬門獨也才焉而未必用者以其食無多也故吐之用焉而未必才者以其食多且旨也故茹之夫群世謀食而莫如所挽是豈想光明俊偉之業哉嗟乎小人為之捋夷狄盜賊為之皷攘攘焉爭以食為務烏注而不亂不得已而操一切之法内外体系猶然恩怨以附會之之雖齊其剽未及其本也夫一切之法可以礪頑鈍不可以勸賢傑也

聖天子虛衷登明而後輔銓院樞之綜領挈輔銓院樞布公延訪而後伯岳連帥之精神動相觀而善曉然

朝廷愛惜人材之教莫不洗濯于當世夫如是而文有債吏武有債帥他途倖實

相率而恥之宣化於傳類中然後用人始得其理乎聖書例簿勿拘可也黃金不問出入可也謫書盈篋毋渝我息壤可也闔以外將軍制之可也寵倖者誅使百姓加勇焉可也二卵可勿棄而三北可拜也良吏二千石以下潢池可毋羨也凡此者所以破其文綱容其生乎

令賢傑得有以自見非然吏治未清武功不競肉食者鄙又何閒焉宋歐陽文忠準詔上書曰今所闕者不過曰無將也無兵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誠如文忠說則治之亦有術術之必有本有剿也亦莫要夫輔銓院樞多闕其人以礪其謀食者而勸其敬事何至一旦焉取未擇之才不才臨未經之任不任哉四方以無拂拂非獨司馬門之伐肆絕忽而已錄是論之所貴乎交相敬也方孔炤再序

全邊略記目録

職方氏曰明興關
天一徹先播金臺肇
聖子錯服之基萬壽無疆是以首出之在薊門大師直下太原旋驅脫列次之以大同迅掃竹眞次之以宣府函谷允泥不戰而有截矣次之以延綏延綏廓清次之以甘肅賀蘭氊幕逐空次之以寧夏夫固原雄鎮築于景泰時故不列之外邊也柔遠人則西南夷不可罷次之以蜀滇黔獲猺種類夥矣次之以兩廣倭之天塹長矣次之以海蕻青之墟

定陵恭己而治。維縶卒痺。斯未可與大寧河套度外
置也。遼夙則馬歸牛放矣。次之以遼東。若乃財
賦所自出。政教所自起。務德而不務荒。則京營
外衛有懸疣養癰之慮。次之以腹裏。終焉大燕
代谷遼寧慶秦晉諸藩並建時。
太祖典訓。重邊竟以
帝鉞四征。武功自書。是以有師中表。臣哉鄰哉。大一
統也。是以有神勢圖表圖畢具。而久安長治之
道視矣。略也若。此其大略也。潤澤之要、存乎其
人

門壻孫 臨克威
曹臺岳梁文全較

全邊略記目錄 終

全邊略記卷之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輯

薊門略 居庸紫荊倒馬三關在內

時維大明洪武元年。歲在戊申六月。

高帝命大將軍達徐等議取元都。先是一歲。平定中原。諭遣諸將馳檄齊魯河雒秦晉燕薊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頹。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弒君。天曆以弟酖兄。至于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其可為訓于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夷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痛心。予奉天承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人民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于塞外。蓋我中國之人。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

哉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
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
養無異於鑠哉應乎天順乎人殷周之所以數語也
閏七月大師會于臨清進克通州擒元梁王孛羅元
主大懼夜半逃去如上都八月師入齊化門斬其監
國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平章迭兒等禁士毋
暴市肆安堵二年春元也速侵通州曹良臣以千人
却其萬騎追夏復至 上命將軍遇春 常 以所部于
太原者還禦之命文忠 李 副焉遂遵化度虎嶺敗元

將于錦川獲以千計至大寧抵開平元主又奔北追
斬慶生等進攻大興文忠設伏于歸路虜夜遁伏中
斬鼎住得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五萬計振旅而旋
秋七月師次楞河遇春暴卒 上慟之甚文忠代將
趨慶陽矣三年北平守禦華雲龍攻雲川獲元平章
大兒忽荅右丞哈海等自是小警亦聞僑戍亦密矣
乃頻年北伐十有四年沐英領兵出古北口獨當一
面克嵩州高州諸部過駒驢河獲其知院李宣所部
而還二十年置北平行都司于泰寧二十年永昌侯

玉董定遠侯弼 王 等繇大寧至慶州下令軍中穴地
而炊之抵捕魚兒海偵虜主營斬蠻子降其衆主脫
古思帖木兒與太子丞相等遁去玉精騎追之千餘
里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及故太子妃等百餘吳王
朶兒只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軍士男女七萬七千
零口璽圖書一百四十九牛羊馬駝十五萬計遂班
師 上宴諸將于奉天殿賦平胡詩以寵之將大軍
之威既已震敗北胡朶顏元帥等表附來朝願服藩
職兀良哈古之山戎也五代爲渾莫奚爲契丹至是

奉 詔以其地置三衞焉自全寧抵喜峰近宣府曰
朶顏衞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衞自黃泥窪
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衞卽其酋阿札失里等充
指揮官各率所部歲入貢二十有三年命 燕王帥
友德 傅 等軍出古北口燕王約曰吾與諸將軍受廟
謀之責來地則驕矣而耳目則蔽胡爲乎中路衆咸
若遣騎哨之知乃兒不花等施廬于迤都天大雪諸
將難之王曰虜不虞雪雪不虞虜速趣之隔一磧也
遣指揮觀童先焉童于乃兒舊至卽相抱持而泣我

師已壓其營虜大驚欲勒馬走童說以燕王威德毋
恐遂引見王王降顏待之賜之酒食醉飽之慰諭還
營虜大喜過望比及營復召之來如是者三悉收其
部落馬駝牛羊而還乃兒較三百餘人入朝獻其脾
印以乃兒爲留守中衛指揮使阿魯帖木兒爲燕山
中衛指揮使峧住爲副都御史忽哥赤爲工部侍郎
賜衣鈔有差建文四年靖難華命移東勝左衛于永
平府東勝右衛于遵化縣徙行都司于保定散布興
營諸衛于京府之境以大寧畀兀良哈始靖難師之
南向也首挾寧王入北平召兀良諸部從行軍中多
有功舉以畀之吁嗟乎地險山川惜矣哉永樂元年
本雅失里阿魯台俱爲尾刺所敗奔竄臚朐河將入
寇命淇國公丘福武成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
王忠安平侯李遠出塞全軍皆沒　上大怒下詔親
征命戶部尚書夏原吉議運餉曰武剛車足可輸運
然道遠力艱緣途築城貯之此法良便原吉等議用
車三萬輛約運糧二十萬石踵軍而行過十日程築
一城再十日程再築之諒留護軍　上曰可二年二

月　車駕發北京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扈從
三月　車駕出塞至清水源其地斥鹵苦士馬渴甚
翌日營西忽有清泉湧焉賴以沾足賜名神應泉次
凌霄峰望漠北而嘆曰元盛時此地皆民居也蕭條
萬里顧敢偃強哉四月次玄石坡銘之曰維日月明
維天地壽玄石勒銘與之悠久次長清塞夜望北斗
在南次潤灤海五月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所也
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上麾前鋒一鼓敗之本雅棄輜
重而走六月班師至靖虜營阿魯台復來戰　上率

精騎衝敗之魯台遁爲次擒胡山銘曰瀚海爲鐔天
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次淸流泉銘曰於鑠六
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既而軍中乏食
上就軍中貸之回之日倍其酬乃獲全濟七月　車
駕還北京十二月遣指揮本荅哈阿升哥齎勅諭福
餘三衛曰昔兀良哈之衆患苦韃靼之抄掠歸附臣
節我　高帝矜厥困窮設衛授職屬乂叛去及朕即
位略其舊過撫綏蕃息厚矣比者爾爲本雅失里所
脅而掠又者苦烈兒等紿云市馬實行窺伺罪奚可

咨。今論歸過頻納。不然發誅。當　文皇威加大漠。而其役馬如此者阿魯台納欵。且請約束吐蕃并女直諸部。　上問侍臣多請許之。黄淮曰狼子奸謀。耳使各為心。則易制。併為一則難圖矣。　上曰。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已矣。乃不許。　仁宗初即位。勅兀良哈許其改過自新。仍其前貢。曰吾屈已撫安百姓哉。宣德三年。　上以秋高馬肥。欲親歷諸關警飭邊備。　勅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扈從。八月。　車駕渡潞河驛虹橋。九月入薊州。宦者朝

上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為政。其民有樂不可支者。國郡長而勉之。又石門喜峰口守將奏兀良哈萬騎侵邊寇掠。徵兵。　上曰。孽虜何能為。若知朕來。當駭走。其擒之勿縱。此出喜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並轡。期會大兵集則緩矣。　勅以鐵騎三千衛枝欽甲銜枚馳四十里。昧爽至寬河。虜望見不為意。意戍卒也。衆戰。　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飛矢如雨。　上手射其前鋒三人。應弦而殪。繼而神機銃礮之。虜人馬死傷。悉潰走。　上獨以百騎直之。其龍旗見虜

乃墮馬羅拜乞命。乃生縛其渠斬之。乙卯暨戊午。越五日。驛會州以重陽節大饗將士。仍捕潰衆俘之。　上大喜製詩歌慰勞軍中。越七日班師。百官進平胡表。　車駕還京謁告　太廟。朝　皇太后置酒上壽。七年。成國公勇朱。條上便宜八事。永樂之運糧口外也。供開平官軍而已。近失樽節而聚放之。則運不息。且如遼東極邊。且耕且守。其供不出于民。諸邊何不倣此。萬全轄洗馬林長安嶺黑峪口等月糧宜于附近支之。開平糧支于獨石倉。便萬全左等糧支于宣

倉便。雲州赤城鵰鶚屯任之糧支于懷來倉。便蔚州保安隆慶永寧所徵豆料宜輸獨石倉。便宣府衛月糧。乞以其半折潤布。便蔚州調軍不應常住。宜令回衛屯田。人歲納六石。各收于附近倉。便守城旗軍。亦宜摘撥于屯。便隆慶在腹。令罷禦歸屯。便懷來等孳家于順聖川牧馬。宜支于蔚倉。便其宣府廣昌軍調遼久不代。宜撤回。便　上命行在戶部會議從之。令郎中王良都督毛翔專屯務焉。正統初。泰寧頭目納哈出等。請使臣臨衛。役也。　上以遣生擾就令所

部約束之不用命者奏請誅賞乃又　勅總兵王威
曰近聞兀良哈泰寧朶顏福餘與乜刺交歡累入貢
覘我也宜諭遼慶逢警則有遣奏非大頭目所差其
貢獻悉罷免九年兀良哈等雖陽貢屢冦遼東延安
邊境　上怒其反覆命成國公勇朱同太監僧保出
喜峰恭順侯克忠吳佐之興安伯亨徐同太監曹吉
祥出界嶺都督馬亮同太監劉永誠都督陳懷同太
監但住出古北各將萬人約至黄河至河期而會斯
時也物力充物精銳驍動中涓侈談兵專命出塞而

車駕北狩之禍伏矣景泰初兵尚書于謙定策應
之略自薊門始以易州策紫荊關以真保策倒馬關
如白羊天壽黄花警則京師策之廣昌及各關總會
者名選軍三千委一都揮領之雁門關則專遊擊石
彪策之而虛其將軍揚能之身相機策之四年命御
史洗性自山海至猪圈兵主事黄節自古北至白羊
陳銓自紫荊至十八盤各選其軍都御史鄒來學奏
古北潮河寬濶走沙築垣無塞請下京營大戰車撥
四十輛列之以免衆寧從之泰寧輩于帖木兒上書

云往者也先令我三衛擾邊又召三衛爲彼役我不
敢背願附塞居住爲中國藩並乞大寧廢城及甲盾
賜　下兵部謙以爲詐也　帝曰從之生釁即勿從
失夷心崇陽侯懋陳議康之譯以告曰近塞團獵恐
不便于業去塞二百里可免疫甲盾遇敵奏而給之
嗣是紫倒二關則操民兵守矣後免歸農成化二年
兵尚書馬昴以邊報繁復二關民兵六年守薊太監
龔榮奏福餘平章遣赤勞溫等報邊外情下兵書白
圭議朶羅乃王往年爲幹失帖木兒所敗已奔卜剌

罕衛近報又云率衆東行此虜雖敗亡之餘而部落
實多糾合醜類取朶顏爲鄉導或有之矣幹失牧四
萬于西北勢亦太甚其令薊及宣大各嚴之九年提
督揮使吳廣提喜峰等關于貢者不時納俟其饑困
徐啗以酒食與之貿易取其良馬並胡豹皮比還又
多取其寄留餘馬及所賞彩緞輒爲阻抑三衛怨之
屢犯掠逮廣治贓死于獄十二年薊總兵馮宗奏三
衛與北虜通有日矣堡額二萬九千八百餘人逃者
未捕乞于謫戍囚徒及雲廣遣人潛境內者乞容招

集且喜峰羅文黃岸劉家石門一片桃林悉寇衝也
所屬舍餘民壯宜編伍教之冬則協春則免下部議
格不盡行之兵侍郎馬文升議于永平葦牧馬內選
兌千四分給永寧監官軍三歲牧其駒二大司馬項
忠是其說推而行之十四年古北城垣折五千五十
丈敵樓圮二十三關水患也都御史汪霖已役境戍
修之復請外衛秋班摘撥兼繕　上是之英國懋時
張總薊兵欲留京操軍士勿佐工而量起民丁應役
下部言民間歲饑役重卒難徵發仍摘京操甚便遂

從如例蓋自是十餘年太監汪直征代宜大而薊門
亦尚緩矣弘治初都御史屠勳于猪圈更立二關北
曰北水谷南曰南水谷增墩守之勳請馬蘭兵出境
勦虜以報密雲之役部議參將吳勛王志伏于關內
擊其情歸乃有名毋盈出以召釁兵主事歐鉦奏密
雲亘千有餘里戍軍僅五千餘而潮河口瀾一百七
十丈請摘馬蘭燕河二邊官軍各一千五百助之
勑兵侍郎王宗彝工侍郎徐貫相度石城增設兵備
使兼理永平諸屯宗彝貫覆奏曰潮河城之不便增

戍便今以京營三千分番用口人地不習宜擊之而
代以與密六衛附近者州縣寄養之馬宜充密雲操
之無馬者響水谷各設大墩上屋下壕各謀者二十
人分瞭而代若黃花之用京營外衛輪班每失常期
請如例撥長陵等衛近而操近而糧益而鹽菜從之
九年戶部奏永平盧龍撫寧並沿邊七十八處官軍
萬六千餘例于薊州支糧動靡時月帶甲枵矣以永
平之運薊者夏秋稅三萬石草束折米萬石量發薊
儲易米五萬石俱存附近冬十一月至夏四月支之

以海運十四萬石折色九萬八千金解薊夏五月至
冬十一月支之報可時弘治十年始也七月　萬壽
之貢不至部奏三衛啓疆之心微焉馬蘭燕河之二
營道遠莫致請暫設一遊擊駐于三屯添設協同駐
于燕河別選遊兵三千駐建昌以應之命王果白琮
協揚勝而定自去年秋及今十一年秋虜入密雲掠
二十二人兵備張璉參將吳玉自劾駐遊兵于建于
密各三千犄角之罰九九而罷巡撫洪鍾奏潮河地
皆流沙難于甃壘請于關東二寨三寨之間其山外

壞內夷墾爲兩業以殺水勢復砌堰引水歸川中行築關臺于壘上守之以百人虜不得衝突矣永平遏虜素無營壘欲將遵化以東十四衛九百餘人留永從之總兵蔣驥以監兵弱乞罷與營等衛三千免其京操而邊上山林蒙密反滋虜窟或築或芟攸寧之策也部從其請十二年總按高銓疏居庸關外東西隘各有曠境焉雖曰隆慶左右懷來永寧四衛爲腹然外口不密賊騎並進誰能爲備請以其京操二百五十人回其衛以撥口巨馬河之北三里地勢平展

可築一城下視紫荊關戍之以壯關焉報可十一月大司馬馬文升奏弘治以來邊吏貪功啓釁遂致冠侵矣密境二十四次薊谷境七次燕河境十七如蹈無人久而習玩今馬步軍增至三萬五千而一虜無獲請督責總兵以下方略宜如宣大例分爲三路而大將軍居中熟計其要害十四年工科給事馬子聰等劾洪鐘鑿山吹水功久不成　上命錦衣牟斌往勘復遣太監李璋工侍張達往報鐘所鑿石洞泄小水耳夏秋溢石隆仍塞遺其地多沙耕種匪宜若其

修築石城長墻續可嘉也兵科屈伸等劾鐘欺罔之罪有三臺省交論請逮治之尚書文升亦云鑿河之妄費不貲壓震之嗟怨已極　詔罰鐘俸十七年命工侍李燧大理少吳一貫通參叢蘭經略邊關燧起山海關山至密墓田貫起黃花桃峪至居庸白羊堅子谷蘭起紫荊南山至倒馬之葦箔嶺　召至煖閣曰爾等往整之增軍之少者治吏之不職者務圖久遠勿爲虛應各賜白金綵鈔以辭燧奏古北及廟山垣一千五百餘里營堡一百四十餘多圮而衛卒

赴工未免重困乞于順永輪班匠參之以下班之軍協守之舍而修築之新立石匣等營防守乏士乞都揮張澄郭振所領軍分投布列不足者召募以實之制曰核毋冒十八年朶顏都督阿兒乞蠻使貢言迤北小王子欲妻以女不從願爲效順太監陳榮以聞降　勅奬之正德十年軍務侍郎陳玉奏官軍四萬九千五十餘逃者七千餘令所占之役清還于伍而類餘丁以補其役燕河所轄五百餘里非一人所能督宜分擦崖迤及濤家營委之參將張銘駐太平寨

議允之關御史張鸞山寨撫守禦官各住一方兵分力寡而欲令二三遵化一城適中請併治于此近年衛弁假托軍攻取回不及原額之半故在京冗員甚多而邊受其弊自今請勿取駐牧熟夷叩關乞鹽米而架砲之夜不收反由其外染習華風熟知要害速宜遠之初花當子把兒孫千騎毀黏魚關垣而入遂冠馬蘭參將陳乾指揮談茂馬英死之侍郎王廷撫王倬報虜五百騎入板場千騎入神山千騎入水洞守禦以桂勇充督僉統西官廳之三千河保達官三千往禦之而恒藍乾等桀顏督花當令子把真打哈齋沓文謝魚關之犯願貢馬十匹服罪而通事王通孟昇宜諭有功部議把兒孫雖暫遯仍宜拘治爲誡保定撫周季鳳與工侍沈東魁爭盜採之禁曰易州廠炭薪雖稱出廣昌蔚州靈丘而奸商憚遠涉乃盜之紫荊倒馬皆禁山也一障之一伐之法弛矣議從厥言嘉靖九年薊糧儲主事康河言本折之顚倒也官軍四萬二千有奇春夏本色秋冬折色例也外解不時銀米兩乏如遇支折之月而左藏無鏹顧乃戕

羅以取盈及其支本之月而運撥愆期顧乃增價以傾囊每歲無名之費四萬二千餘金良可惜省乞勅監兌遮洋海運以七月爲率抵薊候給大計濟矣報如議巡按周釋疏請各邊中官既革則石門內臣不宜獨存桀顏之種花當已死其次子把兒孫亦故宜早定其嫡孫革蘭台銷擴竊者心懷戎至計也夜不收所繫至重宜拔其尤厚其賞恤其死事者然後可責其刺探徵奮豫識虜情緣邊無武學宜廣設之使知禮義之道韜鈐之紀也可之自把兒孫之犯邊也其零騎闖于薊屯于石塘御史聞人詮條其繳曰將之有統將之紀也建昌備本屬燕河而妄稱專勅曰我遊兵也聽部符而已黃花備本屬密雲而各自立統大水峪之寇諉焉奪氣喪師職此之故戍守之役非土著不能知其險非恒業不能固其心如黃花渤海最要害而老家軍士不過一二百人雖班卒疲更曾無厲志建昌營舊倚中貴人私之習成悍驕矣似宜遝于　七陵之軍雜于三戍地而給之田廬然後願其情而銷其獷天津六衛之班何不解發其免

操之饑補新舊軍之衣器誠兩得也馬永蕭暨其才堪總戎請遣大臣專督特爲振作 上嘉納施行之時新任大將軍卜雲遠在甘肅以提督東官嚴總兵官張親署之上便宜七事一關伍二選壯三增墩四嚴哨五併村六攝窖七召補從之命給事中會忭勘薊撫王大用祭將袁繼勲等先後失事狀奏訖曰薊失之大者五一犯冷口擦崖者朶顏夷打哈也罪在大帥楊鎮通事王遠貪鄙乖張不恤貢夷之宜二犯大喜峰者打哈倡之而朧术濟之罪在撫臣王大用

謬憑故牘經營霧靈山妄開馬市遂啓戎心先經兵垣劾罷矣五犯黃花俱野達通漢老先爲之此夷非隙特防疎耳疏下都察院逮問擬遣有差初正德車駕之巡幸也中貴監守官各開按伏行糧之例冒費無算後都御汪玉華之至是撫張嵩創于石塘之警奏復其例凡馬蘭等營出八九十里外按伏者仍支糧以行十六年塞天壽山黃花路口塞之誠是也總督侍郎胡守中大專精于石匣以爲潮河墻子之中匱也喜峰貢路也故有來遠樓可容萬人水嚙而

未葺夷人過其下曰樓猶如此豈能伐我哉華蘭台驍勇絕倫私與北虜和親日事鈔略密口之去小王子牧地一二日程耳臣以身臨邊宣諭威德請特頒綵段犒之禮部議華蘭台補貢旣赦後期之誅復加殊格之賞此舉自邊臣行之猶恐遂例若以降解出關須予 天旨長驁滋貪犬羊無饜從之時守中于本兵張瓚深結禮尚嚴嵩被特簡受事則代塞外古松數萬株沒帑金以媚內大貽虜害復索富商宿將多金御史洪源科王燁劾之及大敗逮訊論斬六月

大同虜諜杳至大司馬策總兵祝雄駐密參將王繼祖伏古北遊擊毛尚忠守白羊遼東將趙國忠駐寧遠河南撫駐懷慶山東撫駐臨清東西廳駐通州紫荊兵師周微駐保定爲涿州應本兵率大營駐崇文三門外保定撫丁汝夔請留定州茂山之班以補紫荊留真定神武平定之班以補龍泉而以津河二衛之班分助之外援則調大同之遊兵內防則調薊遼之遊兵迄于南至順廣各以留班撥之仍給種馬于民兵免其入解乞帑十萬爲芻糗又接境山西舊無

墩堠宜請增置俱得 旨御史郝名言黃花稱將縱
役班軍治裝索然大損其舊亟擇其精銳駐大水峪
用應三方之警焉二十三年虜酋自通事冦黃崖我
軍敗之復冦大水我軍又射却之都御許論躬督戰
而副使喻智守備張鳴謙劉道等咸有設奇之勛升
賞有差兵書戴金請修重關之險遣侍郎路迎往理
宜大偏關爲東密西薊之捍覆議郭宗臯之疏虜繇
獨石四海治則指密矣繇青山犯喜峰則指薊矣薊
故待機于宣爲率然勢特練蘭谷等遊兵從匣以壯

密爲防守之法但嚴分于城堡而公疎于邊墻非策
也自夏初及冬初議堡兵畫墻正界而出之以律宗
臯更請分主客兵而東路西路有那移之弊奏乞京
營三枝協之而重定偵伺之賞不爽者例以擒斬優
之預擬借調之法脫居庸有急量調建屯脫密雲有
急量調居庸之京兵各允所請總兵許國言因地用
兵機宜乃合庸薊二關地勢險阻不利馬利步各馬
五百步一千五百足矣亦以宗臯之改大水峪也行
宜騎而建昌五百人則卑改渤海所也峻宜步而騎

兵三百則踁蹻更易之兩地悉便其按伏之兵五百
人回營練之而聽警發之給事諸葛峴有增官之議
本兵難之曰薊增設副總者二叅將三守備十有二
取遊兵于宣爲天壽之援布京營于兩關伏鎗手于
涿似已周矣二十五年郭宗臯告急請調允之越年
復奏乞勿調請折其犒三萬金發薊而上伯華獲猛
華禿之勞乞官其子 上曰宗臯昨歲虛張虜勢輙
請京兵今歲豈能預料無虞輙擬止調且京兵原不
專爲薊設胡乃撫扣犒募若夷人獲功闗有常典違

例濫擬殊輕肆邊寄令革其職逮撫孫應奎議薊之
通馬步谿口者凡九十九墩垣之修者一萬七百一
十二丈秋防雖畢夷報未靖乞留保定營兵 上馭
之曰邊自有主兵嚴冬留客兵非體也亟令掣回二
十八年侍郎范總經略薊事而言曰潮河古道門外
烽筩增墩一設橋一兩山之對設敵臺二龍王廟坡
二寨加敵臺三各募勁卒戍之居庸關之外爲宣內
地也互推非法宜下互策之令如紫荊之桑谷倒馬
之中塞峪龍泉之陡石故關之白灰溝宜創城設險

以佐各關之急阜平縣之文濤有鎮焉愚民聚爲亂
宣鄉廵司覆可保撫商大節議擊通涿之戍以還部
議薊急而保緩毋或二三以滋觀望關御史姚一元
言薊軍之械也撫賞累之也往者賞不過鹽米今益
以牛羊幣縺歲用萬四千金將取之軍軍貧輒亡去
公帑既不可支官署之儲又無從措不爲之所軍日
困矣下部覆屬夷每歲再貢往者三四百金取諸景
忠山香梁而足今無慮數十倍而隙掠較甚陽順陰
逆良繇賞太褻威防不立而與邊者藉口于掩捕

誘襲之禁顧忌因仍致釀內患其今非貢期者用關
二十九年都御史汪汝孝憤三衛之索無厭也嘗出
境撲殺之諸夷以此蓄怨猛可犯蘭谷又犯河坊前
後斬二百餘級盜雖再失利然遂通北虜潰古北矣
八月虜酋俺荅脫脫辛愛等糾合套虜入犯宣府不
得入遂擁衆窺大同仇鸞奏虜東行且犯宣薊恐近
京師請移師居庸以備不虞及警報日亟乃發諸邊
京兵共三萬六千分布關隘虜自宣府走薊塞攻古
北口都御史王汝孝以火砲矢石下郝之虜乃佯督

衆綴我師而別從間道至黃榆溝毀垣而入汝孝兵
大驚潰虜轉掠懷柔順義間保定兵駐城中遂逼通
州廵按王忬先期駐通收漕舟艤潞河西阻之不得
渡分掠密昌諸州縣忬夜令人縋城走京師請援
上聞遣都御史王儀以三千騎援通而命文武大臣
各十三人分守都城九門四塞以吏部侍郎王邦瑞
定西侯貴蔣總督之虜大衆營白河東仇鸞以大同
兵二萬三千至楊守謙以保定兵五十至遊擊徐仁
以延綏兵三千至已而宣府山西遼陽各以兵至凡

七鎮五萬人拜鸞爲平虜大將軍總諸軍事賜蟒衣
玉帶上尊千金及密啓封記曰朕所重惟卿一人得
密啓奏以守謙爲兵部侍郎提督團營駐師城下以
衛都城復以陸炳督守城諸門譏察非常都御史商
大節督廵五城防內變宥獄中邊將戴倫歐陽安從
戎以自贖分遣京營兵屯內外巷陌間京兵見敵驟
之出皆泣不前時勤王兵皆輕騎不齎糗糒　上命
犒牛酒諸費戶部無所經以文移往復之三日後人
纔得數餅既發累而釜甑囊橐一無所藉士卒饑疲

甚隆炳璜之軍興　上怒責計部不前定李士翱等
皆禠服視事辛巳虜北出河東渡潞水西北行大掠
民皆焚其廬火日夜燭天至東直門執御廐內臣八
人去見俺酋瞰坐穹帷謂曰若歸見　天子好爲我
致書及啓書多嫚語求入貢　上召嵩本階入便殿
授以劄令各書所見羣臣相顧莫敢發司業趙貞吉
抗言此不必問恐後生儒夫闇於事虜不舉入寇震
宮闕乃許之貢何異城下盟不可檢討毛起謂時事
孔棘宜暫許俟出塞而後卻之貞吉叱起謬語嵩中

貴人業已聞　大內矣議奉入時已暮馳騎召吉至
西苑賜酒食令條奏貞吉大言　陛下宜御奉天下
罪己詔速獎故都督周尚文功并釋沈束獄以作人
心士卒不力以主將多冒首功耳今誠募一首予百
金捐十萬金虜且立盡　上即　詔擢貞吉兼御史
齎萬金往募首功癸未虜躪鞏華城犯　諸陵轉掠
西山良鄉保定皆震戊日亭午　上出御奉天殿
勑責逮繫都御史王儀王汝孝總兵羅希韓即訊汝
孝道梗不及逮時儀在通州屯兵城外而閉城固守

會仇鸞兵掠食諸村儀令人捕之甃諸獄鸞兵大譁
爲御史所劾逮至以恇怯不戰削籍超遷巡按王忬
爲僉都守通州時　上下恬熙忽遘變大兵束手無
措即偵報無一當者凡往偵不十里遇避寇者訛言
即返報復遣一卒亦復爾日數十報即城中數十驚
于是大同軍故爲椎髻掠村落無所忌即捕之輒自
詭曰遼東軍薊朶顏諸部虜諜云導之入寇者也鸞
方蒙寵養人不敢忤大同軍而　帝以其入援爲諸
道先即掠食足矜鸞亦自私其軍不繩以法兵書丁

汝夔無可奈何輒令曰勿捕大同軍大同軍益驕而
又自稱遼陽軍人遂謗夔山東人庇其鄉耳及虜薄
城而汝夔受計於嵩令諸將勿輕戰虜飽自去耳諸
將固不敢戰乃譏曰汝夔有禁勿戰語稍稍聞　禁
中而鸞率兵故遠屯郊嗣虜薄城楊守謙屯城下兵
少不敢擊虜城中人人見之而鸞遠避無從驗自謂
擊虜酣戰不能回薄城也而虜多殘中貴庄墅中貴
遂譖汝夔守謙貳於虜　帝乃命執汝夔下獄而遣
官自軍前逮守謙即訊丙戌刑部彭黯都察院屠僑

大理沈良才會訊汝夔守謙罪斬具爰書少緩。帝
坐齋宮趣其獄不至。怒黠等比周故緩獄以覬倖免。
亦逮獄與杖奪俸。時虜已東京師解嚴。丁亥棄二臣
于西市梟以狥。時科臣按例三覆奏。帝亦杖之削
籍。仍追理貞吉。廷議多戇辭謂其狂誕。申理周尚文
沈東而齎金不能得首功。杖九十謫荔浦典史。己丑
虜將金帛人畜北去。欲西奪白羊口出塞而留餘衆
城外以疑我。會鸞率諸鎮兵尾之。阨險不得出。乃稍
棄餘物從東南行至昌平。掠與鸞軍遇。縱騎蹂躪鸞
軍創。幾獲鸞。得裨將力援免。虜循古北口故道出塞。
鸞先後得二百級。自劾無功。帝詔進太保賞齎甚
渥。汝孝雖被逮未至。就軍中躡虜獲首功。比訊準後
功末減戍邊。九月辛卯虜盡出塞。遣侍郎駱顒賑撫
被虜郡縣掩骴埋胔。李士翱先以乏餉褫職。仍命削
籍。郎中咎戍邊。初守謙之入援也。提精兵五千。上
甚壯之。而輔嵩內諳心嫉其奉公也。故終以不全。俄
鸞以拋途獲寵。多綰軍國大議。鸞請徵邊兵入京。兵
部冠禦冤者不于門戶而恭圖于堂奧可乎。帝命

宣大二邊勿徵。寇入犯即星馳入援。屬大將軍。各邊
共選六萬八千人。班上京師。與京營兵雜練於營。諸
將分諸各訓練十卒。以備北伐。鸞請駐師宣大。俟冬
月大舉伐虜。于是兵侍史道顧璧士馬。戶書孫應奎
願備軍餉。工書胡松願利器械。乃命戶部括各省贓
積追積逋。以俟軍興。至是兵部調班軍三萬赴薊。而
鸞執爭之。上巳可。鸞不准調矣。左侍郎史道奏邊
牆限虜。不爲無功。忽于修而急于守。何異因噎廢食
耶。借役各府濟變之計也。上乃屬總督何棟築之。
鸞又奏泰福二衛夷。畏虜徙夾墻。宜撫回原衛牧住。
如其寡弱悍歸。亦當計安插之。得旨下何棟報奏。
三衛各有分地。朶夷牧薊之邊。泰夷牧廣寧之邊。福
夷牧開原之邊。近年小王子打來孫侵于三岔。與泰
儺殺。避入夾墻。亦已復故地矣。三衛貢口如常。初未
告警。其在遼屬夷稱虜患者。即二衛遷徙水草間。故
靡常耳。無可安插。然互屠而不外附。加撫爲宜。嗣脩
禦有功。如陞朶顏副。上允之。鸞又奏朶顏影克哈
哈赤哈身兒陳通事。非歲導虜犯順。及虜款而復詐

爲請加討兵尙趙錦總督楝成瓣影克哈哈赤乃采
酋也受都督之職一有搖動諸酋俱叛逼之合勢如
其勦入深陷難保萬全縱能一鼓殲除徹屬夷而延
北虜草肥水緩益彼南窺爲討左矣惟哈舟兒陳通
事咸我逋逃爲之嚮導多方擒捕用戒戎心 上乃
從之薊又奏薊空矣宜以大寧都司移置其地如慮
重遷或以大寧所屬外衞班軍免其京操撥薊爲禦
部議移司較難改撥較易春秋領班添設參將十遊
擊二分番赴邊舊以薊分十區區一參戎轄之有將

無兵定擬歸併而班軍三萬人授一室計費二十萬
金汰老弱分衞併嚴截殺剿殘賊遂定爲八區而督
臣具上主客之數三十二年兵侍楊博兵書聶豹相
與論昌平事不嫌墮梅之濟爲博之言曰昌平都御
苦無事權宜割涿霸十六州邑建之開府豹之言曰
逆鑾之奏設昌平爲所私也自虜入患已分八區設
總督軍門矣昌平都院非之便博又奏長峪鎭邊橫
領三城宜設參將爲援許之是時虜勢甚熾朶夷喝
索繫矣雖留山海爲犄依之益不給邏卒出塞輒縛

之臨關而叩賞將校幸有且箄歛軍資賂之去其不
得所賄輒殺所執卒無忌關御史楊金謂孽胡可長
也宜問之不則閉關絕貢部奏御史言是也三十三
年桃林參將李意賂得寇通灤于獄東西虜把都兒
打來孫擁數萬從虎山犯潮河及于甎垜吉了總戎
周益昌禦之丙寅攻龍王谷益怠又分攻松嶺夜襲
孤山俱不克我憑墻擊之虜多傷者丁卯虜薄古北
而大同平虜堡亦告警是時虜百道進矣 上爲旰
食遣敵衞卒偵之得楊博環甲登陴宿垣上諸將力

禦狀詔以賓聞 上大喜發萬金犒師博益昌各賜
服色以寵之三十四年虜萬騎犯馬蘭谿寬佃入參
將趙傾葵指揮褚文明李湘周官黃世勳段起元孫
世爵死之總兵益昌從建昌引大兵至虜引去棄馬
緣山磴而走拾虜級二十餘馬四百餘總督侍郎王
忬奏薊畫地而守定步按定州等遊兵可減馬八千
四百副總王重祿可減馬三千五百遂爲式屬夷伯
思哈兒窺邊守備詹承恩出哨晝殺之還白忬忬謂
夷罪未明承恩似專殺以釁 詔鞫之三十六年把

都兒以數萬入流河口直犯永平遷安副師蔣承勛力戰死之二日出境 上褒卹承勛而降罰忏等會御史楊惟平勘疏謂忏飾戰誇功 詔以自贖大學士嵩奏報曰虜乘流河墻缺乘虛狃于得利速核未完之工修築堅固亟練原營未宜專恃入衛而已京營數不足十萬應責戎政實操之 上問邊墻起于何時先代何策焉上今當遍閱焉嵩對五代時于六州之地遠矣 太祖始入元君付大將軍達以修隘之任累朝加繕益嚴庚戌後議費百十萬極衝次衝

之口既報竣桃林劉家以為山險也脩之虜從僻入此後疏者治其董役之罪人知警矣兵書許論條七事以開白薊形勢與他邊異他邊多有重關如大同之三邊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延綏之夾墻皆據層險而都城根本之地獨無虜即揚鞭已闖其戶漫無限隔臣早晚思之惟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口實為阨塞直抵張灣百一十里灣至通州北塞離村四十里白河水深沒馬可據守焉塞籬至蘇口七十里間地形平漫最為虜衝若築臺界墻庶幾夾

制不能直薄長驅也 命廷臣僉謀允行之三十七年追論冒破修邊之罪前侍郎吳嘉會黜為民何棟閑住邵世勛等三百六十人王臣等八十三人悉薄治之臺省萬民英袁洨是等勘報之數五十七萬三千有奇已冒四分之一矣楊博議以薊入衛而調于宣大主忏執之 上曰分區練守八年于茲每遇秋防苐思多調邊兵此畫遠謀而且彼此紛爭矣忏又請調遼步駐于馬蘭 上曰遼饑甚可復調耶部科共酌以報職方郎唐順之復閱視之命曰昔漢武以

漁陽奚騎定天下唐藩專制而盧龍一道虎視河北士所謂其人慷慨勇悍而沈鷙即今薊是也以臣所見尺籍耗減除夜不收千人屯建兩營古燕兩區撫標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憊朽鈍不濟緩急之用近日寬佃河流之變至於近徼宣遼遠徼延固甲胄蟣虱于道路杼軸匱竭于轉輸蓋積弊之極耳練主減客 天制久頒不謂仍徵發為常置主兵而不整誰之咎也今可練主一部減客一部期于主盡練矣而免調為長大約馬步額九萬一千有奇逃亡至三萬

二千有奇請治總督以下疎曠之罪得　嚴旨降忏
等二級責以三年有成　上問戶部以虛兵之數尚
書賈應春對以不知　上責之曰所查五萬九千三
十二名文冊歷歷也于是通權聚之諸弊始得　上
因問內閣邊兵入衛起何時建白何人大學士嵩對
祖宗時止有調赴主兵各省殺賊之例四征不庭及
于邊警皆簡京軍而往正德七年劉賊陷入山東河
南始調許泰郤永領邊兵而遊彬統宣大勁卒扈南
巡之駕此輩入窺京軍脆弱必驕橫內輕隨有叛軍

之變識者憂之久矣逆鸞遣臺官四員分往各邊選
入衛者十八枝鸞自領之名曰護　陵未曰守薊也
何棟暫借二枝至王忏乃盡調攏口致賊乘虛入遊
禍實繇此　膺思遠矣王忏議河南入衛不如徵其
歲費十萬來募之一也採勾之法勾千軍則窘矣土
著流寓辯其雜徑而抽之一也清勾原籍乞專勅稽
之一也造營房恤士矣給荒地墾之一也撫夷之費
如唐順之之策歲給三萬金一也兵備楊龍賢張子
順伊介夫借冠一年一也逃亡士卒責其鈐轄官以

五百爲升降一也假議行三十八年虜自遵化東掠
至遷安西至玉田等駐五日薄暮趨鮎魚遁　詔御
史查虜所從入及守臣失事狀御史方輅等奏黠虜
屯會州垂涎內地久矣倉皇失策以致荼毒不可言
飽利全歸玩敵宜治　上逮忏于詔獄司敗比宜督
翟鵬陝督張珩例戍之　上駁之棄市都御王輪降
二調外總兵歐陽安等下廷按逮問如律忏輪事同
而罪異者賊嵩因緣高下焉故也總督楊博畫地
秋防三令兵備官各移駐控邊焉天津雷夢麟駐石

塘密雲李尚智駐古北冀北董邦政駐墻子薊州伊
介夫駐太平霸州溫景葵駐燕河昌平栗永仍駐呂
平候人冬解嚴以爲功罪博又留延綏固原寧夏三
營之軍爲春防計非計也七月把都兒犯薊西胡鎮
擊破其前鋒于連陰復分犯沙嶺燕窩白允中等憑
墻禦之乃引去是役也酋狃于舊六月尉州之獲而
總督許論諜知其情半月前厚集以備故不得利論
乃條上封事禦虜之策守險而已矣當於口外道旁
對築敵臺去墻二十步而近置軍輪戍以火器夾擊

之臺軍自取善地與內守者表裏斯固矣職方郎王叔果復閱視之命曰舊兵瘦勞饑渴弱而不能練新兵烏合應募驟而不暇練邊城曹寨等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必練貴先擇主將耳將才則兵自精如黃龍黃演七八人悉貪庸不職視福雖廉其才出于雲冒之下 詔以冒代福而併提督之署焉總督諭奏薊賞之無資也率私貸募傔減月餉以填之此何異剜肉補瘡勢必糜爛請戶部歲須萬二千金兵部更給馬價三千餘則取之本邊軍租贖鍰及香課毋

累貧軍自是冏寺馬價爲淵虺之萌矣時境外有闌入石門擾牛者酋長影克及其弟一凡暑思以其牛還縛盜者以獻則被掠者也 賜酋衣幣而赦被掠者二人召博入掌大司馬搏具上略曰今之邊九而薊其腹心也永邵保凡愼擺要三部寇大同而其酋俺荅黃台吉把都兒土蠻等潛形不露恐其窺薊深莫先于逐大同之寇淸以壁之伏以奇之精以搗之則薊勿能近矣莫先于獨石之哨所謂薊得具情獨石得其形也請責宣以偵騎之且各區悉聽其宜胡

爲督撫虛加遷制不遵制而兵備之賞罰乃廢也昌居于宣率相諉担其與懷隆永冶務明唇齒以維之著令匹虜不入俱授首功加燕河之邇遼也聞警赴援其勿候徵乃發于大司農請于年例外加餉四萬兩 詔節之勿侵兵郎中許汝驥奉閱旋奏記曰薊之門兩焉懷來海冶其居庸之外戶也寧屯其山海之外戶也戍屯一空止恃叛服不常之屬夷爲蔽焉可乎薊之軍三焉繼補者以丁繼丁多脫籍而鮮實召補者以人代役率萃渙而易離新募者設法克數

多驕惰而難用軍目日衆軍奸日滋唐順之徐善慶選練之說亦既施行而成效未睹葢六弊焉私役賣閒弊一精卒健馬多爲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衛弊三廢弁冗食咸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餉不時弊六部堂列其說而益之曰餘丁備繼補之數畫隴尺籍也河南折衛之歲解勿愆期也憲臣勿攝副帥之署也廢將宜驅逐故鄉也以拒守匹馬不入爲首功也椿朋之限毋後時而追呼也 上覽奏革諭任罷總兵張承勳等下閣臣治

之撫院張珽降一謫之督楊選以訓練總督選條奏日主兵不振者防守修工其餉獨薄加以撫夷之私抑逃亡行乞邊兵不振者陝綏所來羸馬殘械留居其半班軍不振者寧山德州天津河通有春秋二班之名豕鹿四衛有下三千之名浮脆不武住者乏食募兵不振者舊四枝新二枝各利糧而已糧缺則煕煕慰撫猶虞後散何暇教演哉餉運不振者主兵糧半出于民運客兵糧全出于內帑年終會計戶部類餉之商價遲期災沴歲被月給本色尚保一家月給折色不贍一身遲及四五閱月甚矣入衛動千萬里離一二年而一升五合之餐半入攤耗沙土如之何不典甲賣衣餒而逃也訓練不振者大操迄事無賞無罰士藝何能得精尖哨家丁不振者無警無趕馬之利有警無斬獲之勞將領不振者臨陣逗遛不斬仍復食祿地近輦下輙于中貴或抗忤執法立見羣謗沸騰矣馬匹不振者折色每料九斗折銀不過三錢折不辦本之半　上憂之詰兵部曰薊臣遇警張皇惟調客兵初謂權宜今已十一年未聞減撤不獨

煩費亦失人情如何擬主免害大破常格卿博宜竭忠謀別議以聞博乃申前說爲上十事大要免調延綏一枝而預防之策請選京營爲八部部足三十騎居十一爲傳報步居十九爲列守以春秋二季番戍近邊庶勵近而憚遠也封疆之臣宜拔行塞垣之外相地險守毋恃邊墻仍優哨瞭之賞倣甘肅墪院之制而貧軍需數百里傜食者應令餉司徙就而支之上曰可戶部議薊折色二十七萬九千有奇民屯漕本色二十四萬七千餘石庚戌以來漸加京運增至七十二萬有奇它漕不與焉伍缺營逃則食宜羸何乃稱不足耶　上曰楊選之急在民運之逋也還悉心計選又奏振起標兵之法爲減入衛之張本也請于綏同遊兵選取三千益以遼保募兵之三千遷分二部優以本色倍以馬鐙云給事鄧棟奉查軍需耗侵以巨萬計曰舊督臣許論餉司闞光潛之失也籍既虛丁復濫主或代客而戰客或代主以守門皂輿承盡食軍門之餉商民擀領胥成影射之風　上追治有差選奏民運所以贍主兵也乏匱動至數萬何

也擬妝詎櫂于姦民邀寵抗違于巨室批關展轉于虛文假弁覬望于獨免此四者軍民之蠹也會派夾于成限徵歛失于及時比併混于無等衆蠲徵之不實稽銷註之欠嚴追遣貧之無法屯租之弊甚于民糧武弁不肖甚于有司此六者官司之蠹也　上嚴飭四十二年巡按溫如璋奏主兵之數已練者十之七矣　上喜賚選等銀幣焉俄夷酋通漢即關副帥胡鎮伏兵執之通漢者辛愛之義酋父也其子縛齎老至墻下請易之選乃悉數其罪而釋之獨留通漢

要以其子入質令其諸子迭爲質馳疏謝其咯　上復錫以銀幣十月丁卯虜大入潰墻子嶺　詔宣大總帥馬芳姜應熊劉漢祝福等速入援以尚書江東統之鎮遠侯顧寰領集京營分布十六門　上諭內閣曰東見火光去都不遠何不剿截殺耶遂諭通灣二處急保之以漢護京以芳護陵毋怠時大帥胡鎮孫臏已赴通迎敵有　旨遣官齎餉犒之博等奏虜下慎諸將至此士氣當益奮諸大臣奉勅守門者以請兵不至疏劾博被呼[illegible]文書急侍郎孫植以博

習邊事而疏必激　上怒貳本兵動搖事且不測乃大呼曰兵至矣俄而總督還以虜東退聞　上疑之問大學士階徐曰聞賊少退恐詐也而遂謂追殺果一行否階曰賊營在平谷選對果已徃通然謂之追送則可謂之追殺則不可　上曰然是送言殺其謙欺乎兵今四集遊戲場耳庚戌之轍又成故事博等有甚奇謀聞彼怯夜戰何不夜攻取勝哉　皇高祖歲一巡邊　皇兄亦威振若彼今內逆欺外賊侮專不可恃階乃馳告博博上戰守十事約徵大兵募

敢死擣虜巢捕賞格然酋已大掠順義三河已入口矣分圍下店裨將趙溱孫臏死之大帥鎮潰圍出給事中李瑜劾奏選等擁兵畏縮不前東應熊福不驟而犯難亦何及矣俄虜自出邊所宜哉會侍御黃洋亦劾墻子備楊寵等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選紳等拷訊之應熊等敗虜于密雲斬首三十餘級虜亦引而北京師解嚴　上諭博曰賊滿載而去矣丁丑虜遯援兵撤論功則東報斬級七十九以應熊爲之首巡按董堯封上薊兵斬級二百九十九以郭琥爲之

首于是樞部叙之曰朝鎮會擊于孤山江東追勦于石匣大小戰二十陣殲虜帶死扶傷痛哭宵遯誠二百年之奇功上玄威佐之丕顯也　上乎壁廕賚郵各有差是役也三衛夷爲導詒督臣謂從潘家口而進誤信之引銳先注虜乘墻子入宣大遼皆傾而援之東西相伏莫發一矢會楊縉石玉來援三河虜遂大掠灤東諸縣無算東旣統援兵壁薊義不敢進待其輜重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而尾之徐徐以虜爲節號預火器待之于鴿子嶺虜被焚擊乃州取道龍峪磚窯是時虜饜且疲失道衆亂兵法所忌乃諸將徒取零騎罷弱者上首功蓋中國之精良十七在是而技能止此及選紳逮而諸將懼雖僥捷蒙賞然本兵竟無消勺及矣四十三年東虜土蠻黑石炭等糾萬衆犯一片石參將白文智禦之總撫溫景葵復拒之攻山海不克而遁總督劉燾會計日增矣戶部裁抑之以五十三萬七千爲額然燾疏通潮河之水達于通州小舟轉粟于密大省僦運之費往者牛關山陸輸誠艱也昌密之糧起于庚戌漕總徑運甚便

後復乞于通吏因緣爲奸燾請令江北山東二總直運至龍慶石匣近倉而止到日即給通關毋令淹滯漕卒兩利焉　上以邊卒多不用命欲須三萬以鼓之大學士階對春防賞矣秋防將以爲例賞之不見息不賞適生怨耳不若足其本餉而賞則留之以待有功　上深嘉之　上諭薊墻以雨所圮亟簡才望大臣行邊于是遣兵侍遲鳳翔而土蠻界嶺之報至大掠昌黎等邑時宣亦有黃台吉之報矣始虜攻界嶺入羅漢洞諸將吳光裕俱無禦之者而情罪亦通去以故恣掠遊騎及于灤趙三日總兵李世忠始引兵至虜已退李家莊幾爲虜困而策應諸路悉至虜乃解折而東出義院口會天大霧迷失道墮崖中人馬枕藉死者甚衆諸軍爭割級而世忠所上多僞者總按七百二十餘級　上乃降督燾黜撫耿隨卿民戍世忠陞帥王治道羅錦董一元張臣等賚金帛有差隆慶二年總督曹邦輔欲令昌永聾標四營乞運近地免其赴京總撫劉應節欲改昌平十六州縣爲衛而部持議不可應節上言宿蓊之大者支糧之速

也馬折之嗇也撫夷之私償也行邊之煩也役邊軍而乘戰馬文吏之刻也武弁類多貪墨而繩之太過勢不得不曲意迎承以千萬逵雖廝養陪臺皆厚爲款洽一切供億斂之軍中凡此五難諸邊有之而薊爲甚總督譚綸疏曰今之策虜者曰乘障曰設險然薊昌東西二千里卒不滿十萬率畫地數丈而守一人虜聚我分難當一面說者遊兵破虜誠長策而行之有四難夫虜長在騎而我制以車車戰須三萬人非有見伍計從召募歲費五十萬司農告匱一難也燕趙之士數年銳盡矣非募吳越習戰士萬二千人雜教事必無成臣與戚繼光召可立至足可立效而疑者謂使之不可北教之不可南慮其有他是臣兩人尚不足信尚專之任哉二難也軍旅務在威嚴驟法必致大駭流言易生忠智掣肘三難也虜一破再破乃終身創矣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舉奇禍力至四難也姑就見兵選爲十枝枝足三千列爲三營一營千密一營于遵一營于三屯付繼光以總理小警自禦大入併力亦頗 陛下少逭罪誅聽臣決一死

戰以收桑榆之効此練兵三萬必欲得鳥銃手三千以衝其鋒請選浙兵以濟將急 勅遣錦衣衛一官往浙募之令參將胡守仁李超將之而北綸又言十年來主竟不充客竟不罷何也任未專而行未核也請勿使按臣關臣與其事二年有成遣官閱視乃底成績矣御史爭之亦各有條議 上曰信地既分注意各異不行專責推諉坐視矣仍分信地守者肩之應者次之其馬戶抽丁之議不准行于是御督戚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虛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雖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弱者僅以充伍 也邊關遞進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叅遊爲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不救於事三也邊軍之戍邊者散漫無統約束不明行伍不整四也臨陣馬軍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卒不擇衛緩備多而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蓋虜之所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

足以服僱其心分數刑名素不足以豬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而不能用二也棄土著而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之班軍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爲上然驍勇者一人敵耳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者軍中之事也今者徒有虛聲而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爲銃手者常十七不知兵法五兵五當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之數一也三軍之

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畫今皆置而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而與賊共之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而今無其實四也臣又聞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外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在邊外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延邊兵惟習馬耳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跡浙江

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守哨入衛之兵及巡撫總兵標下兵各守一方勢不得總練惟有總督標兵三枝付臣教練浙江三千分發十區在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况官銜出於新設邊將黨而不協萬有虞百口何辯願 陛下更予臣以兵敎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臣統領車騎合練軍中所需皆宜取給方今 朝議紛嘵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以督臣

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也章下部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爲綸奏十二路間或百步內築一墩計墩三千座每歲可造千座每座費五十金此設險萬全之略也 上曰是綸奏擬繼光所論兵事令臣熟計其便謹條于左一就近募與摘見軍之熟便臣綸曰選區將也改三協爲副帥也班軍乘障而外恒餘六千付繼光練之既精更番以發之勻其兩班撥改選領而淸衛軍多詳于本戶略于餘丁應稍更其法僉餘補伍而勾補逃軍當法行自近從順天八府始

也有行糧之費無修邊之苦則應募不乏矣一車騎合練可以用否臣綸曰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八十人一騎當步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四十人一騎當步四人今制兵車七營分布十二路卽數萬之虜似無能為每營重車一百五千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長戟火器以車為衞行則陣止則營不假墩塹遠施奇出無不宜之一鼓舞犒勞其費安出臣綸曰暫令大帥一年二百金三付帥各六百金勿令過侈使其可繼一

七原六失四弊何以圖之臣綸曰臣得便宜從事者無論矣失之與弊將不得其人故耳惟是班軍無制事緒煩冗尚專論之其臨陣調遣二事如協薊東副總駐劄建昌延撫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撫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建昌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建昌一營駐燕河以備燕石東西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薊鎮次則西協次則昌標以次而至薊大帥標兵駐練三屯兩防之時則當仍舊不動以備馬太松棚三路有警卽當先期馳赴在東則東協守之在西

則西協守之次則昌鎮各標兵以次而至協薊西副總駐劄石匣總督標兵既議屬之則本標與督標當兩防之際俱赴密雲合練而後當以一營駐密雲一營住石匣以備牆子古北石塘三路之警得以就近首先迎敵次則本鎮次則昌鎮與東協各標以次而至昌帥標兵駐練昌平亦當仍舊不動以備居庸黃花鎮邊三路有警卽當先期馳赴次則西協次則薊鎮次則東協各標相繼並至凡遇遣調每營各遣騎將各將騎兵二千先馳赴拒兵車隨進本路各要口

把截以待決戰仍限以日程軍法無赦然馬之日耗可慮也馬死則追樁樁不足則追棚棚不足又罰其官至嚴矣然官懼而匿不聞反陰收芻菽而路免之責之卒而力困則逃矣巧立為均攤冷補之議或月扣樁價五分者此錢不得輒用又以補部議之未終也俱從所請綸奏築臺之役部以簡墩省費必不能從三千之名改為一千六百座而流言傳播序願請罷斥　上曰綸其堅持毋惑人言侍御劉翾應修省陳言曰頃見延綏班軍之歸也一車所載生居其一

而襯居其二憔悴而泣曰行月二糧非不厚年例非不特本折非不足然而過于倉攢漁於將領勒于家丁害于主兵之偷逸歲雖一更暑雨愁嗟枵腹困踣至此　上憫之勅該部悉心以畫御史傅孟春所陳折支積貯事宜約每米一石折價七錢酌地里遠近為改折之差數在薊者遠五月近四月在密者遠二月近四月在永者遠近俱四月新陳相易豐歉互通此並濟之法也至于馬草十萬解京則應附近輸納勿折為便少傅博奏秋防曰今之論者咸以守牆為怯言似可聽而實無少效夫逐之牆外猶害七而利三奮之牆內則利一而害九矣牆者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也實則戰也臣博嘗拒打來孫十萬之衆以為當守牆無疑也大學士拱高等議脩邊八事隨宜修舉以行五年東西虜約分犯土蠻從捨剌母林馳冷口把都兒從插漢腦兒馳古北口俺答從腰帶馳獨石黃花御史傅孟春上其狀萬曆二年遊擊謝惟能告儆于兵備崔鏞韓宰曰西虜青把都方祭旂講聲寇遼而志實在界嶺義院之間總督方逢時大驚與

給諫李戴蔡汝賢後先奏記大略曰入市曾幾何卒有此音殊未可信第其巢旁東虜察罕而又以女東桂適長昂或垂涎于青酋得西市利故駕言西虜以逞已始遂至奪其蓄而掴其黨時或有之俺答以番書報曰青把都業已聚兵舊開平志在寇上谷塞邇曰索薊賞云大司馬譚綸按御史陳文衡奏薊故無此例也宣撫吳兌使解宗堯及夷使鐵寧往諭青把都言我來為欲略朱赤達子漢使欲絕我貢市謂我為亂遼陽賈利上谷遂罷兵去總戎戚繼光雷龍具以實告今日為東邊患者唯長昂而已大司馬譚綸覆奏　上曰所報虜情前後異詞東西異狀通無的據將來何以待敵暑月饑荒無端為虛聲所動周章調遣先自罷勞今後各總督鎮巡官居平當戒備原諜探情有警持重安詳示以整暇不許沿習舊套虜未至而虛張賊勢以避罪虜已退而虛稱斬獲以要功國法不宥本兵居中亦要沉謀審算動中機宜毋但依邊臣言謾爾處畫致乖舉措給諫蔡汝賢亦劾張學顏大約言屬夷則虛張聲以挾賞將領則假託

傳以目功爲陸戰者則曰虜塵不斷。綿亘百里。爲火攻者。則曰烟焰蔽空。燒燬約有數千。爲水戰者則曰犁沉賊船。漂溺殆以萬計。皆成套語。三年土蠻大會青酋二十萬。馳大寧舊城。大將軍戚繼光察其情曰。屬吏長昂。假外父行使已搶掠。已耳。四年大帥戚繼光重修三屯營城成。遷安縣南百二十里。卽忠義中衛故地。縮轂于居庸山海兩關之中。舊城痺薄而隘。修立營廨。增盧龍漁陽之重焉。夏抄蠻盜我鴉鶻巷邊。鴉鶻山者。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木頂。長可六里。懸崖峭壁。絶頂一口。以女墻堵之。人跡罕到。東西敵臺皆遠。烽臺半居山下。南兵守之。樵蘇往來。遂成間道。抄蠻歲稟食古北口。知地形。今霪雨墻頹。抄蠻窺隙而起。夜半踰口入市。詳言延綏客兵寄宿。殺潘仲文等十人。市皆大驚。烽臺兵覺鳴砲。路將死宗儒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走。宗儒追十八盤山百餘里。行至捨喇智伏。虜起圍。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千總高大朝蘇學會救亦被死。副總張臣徐枝遊擊高廷相李如櫰劉櫸兵至解圍引去。臺兵王一鶚

劾奏。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罰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之。八年總戎戚繼光。聞虜入遼錦川。馳援于中前所。 詔加少保。十年是時也。長昂受賞于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都姪哈不慎受賞于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兵書梁夢龍給事張希皐楊芳。乃議嚴爲之禁。風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之闌入。而罷其貢市。十一年長昂戕我諜人張剛。欲阻部夷入貢。而董狐狸弗用其計。竟欵喜峰口。長昂捕人于界嶺間。自若寇三山入高橋。小有掠。兵備劉易從拒之。長昂復犯臺頭營。烽至兵備成遜大帥楊四畏副帥徐從義出禦之。虜奔劉家口。折墻而入。有所掠。遊擊路宰以南兵趣烽鳴砲而驅之。虜復盜桃林。大將軍郎陣中斬失律者千夫長李養性周伯珠。長昂去。 上依督臣張佳胤議。革黜徐從義張紹芳。而勒總兵四畏戴罪。時上方幸山陵。督臣應扈蹕。有 旨在鎮住理。免候蹕。小阿卜戶寇黑谷關。遊擊李尚賢壁關中。矢下如雨。觴邊劉鑛部印李植行邊。奏記巡撫翟繡裳。罰月俸

有差。是時臺省馮景隆楊芳等彈文屢至。而虜乘夜
殺掠黑谷關。副帥陳文治及李尚賢掩其骸告諸死
者戚屬。母戚服母悲號。御史汪東之按驗得其姦。有
旨逮文治。尚賢論斬。十二年。小阿卜戶挾我賞。總
督佳胤折之曰。何以謝青把都也。雜以馬蘭路。疲于
東西矣。不可。青把都馳長昂營。聲言聚兵大寧城老
河。屬夷滿都不賴走以告。而小阿卜戶不與俱。乃借
端西虜。挾我開墻子嶺曹家寨兩賞也。總督張佳胤。
御史蕭大亨如其情以狀聞。曰小酋牽制首尾使我

力分備寡。既不得併勢于東。又不得怠情于西。請捕
治其罪。小阿卜戶乃遁去。十三年六月。朶顏酋董狐
狸自欵塞下。脫帽跪跽甚悲。言向來犯邊皆東西二
虜同名姓者所爲。張家胤讓譙之。狐狸叩頭稱寃。掞
實前事。使得奉撫賞。八月。東虜長昂躪入喜峰口。降
罰正佐將吏有差。九月。朶顏酋長昂遣其母妻詣撫
院告欵。刑科臣王繼曾奏邊臣叙蔭太濫云。十八年。
長昂挾賞于喜峰。大帥張邦奇詳許昂增布帛七千。
誘通事張五烈二十五人。至義院口。醉而殺之。上幕

府功。十九年。長昂忿憤張邦奇之役。犯大毛山伏喜
峰口。射殺我謀者。大帥王保等連兵生獲小郎兒七
人下大司馬議。從穆廟令甲曰。薊門凡捕獲小酋
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塞不
得引比。乃遷王保等官階。二十三年。長昂屢歲獻所
擄人畜邊吏。還小郎兒四人。梟阿都三人。而邮張五
烈等。兵書石星議也。二十五年。擺腰台吉糾衆近邊。
總督王世揚言。擺酋經年不貢。每年乞賞。近日聚兵
欲寇矣。當相機堵勦以示懲。三十年。狰兎擦計二酋
將寇石門。總督萬世德謀知之。乃于七月出中路捕
斬八十級。順天巡撫劉四科疏。薊邊撫賞歲費五萬
餘金。市之江南。價侵貨惡。纂組其面。麻臬其裏。不稱
權量。夷心未厭。甚有揮刀詬而裂繒告換。怨則守門
叢弊。今宜年終甄別。路將與委官者其連坐之罪。三
十一年。御史湯兆京劾奏薊遼總督萬世德才全行
險。奸尤濟貪。最可恨者。朝鮮任方重大。天津去遼陽
不二十日程。徘徊四月。始抵前屯。猶以虜阻上章。希
復久駐。既以違命逗留。迨倭奴盡去。世德馳入朝鮮

報捷世德未曾督陣何以稱功又復叅功掩罪出鎮二載漫無成算專以塘報塞責贓穢所至賂彰跳贊不遺下賤取償轉付諸營滿載歸來捐貲結納奏入不報三十六年頼蟒二酋跳于三協叅將李宗魁核太甚起夷怨心入犯建昌河流口劉一藩逗遛不進紅旗把總傷焉大帥馬棟畢烽援之而逦遛按黃吉士兵科宋一韓劾之是時虜猶畏杜松名弗敢深入云五月薊帥杜松傳烽曰東虜稍大成根根大成擁二萬于喜峰我南兵百總何天榮死于鴉鶻下松督

朱天煒等火攻退之三十七年正月初九日黑峪口夷丁經過兎兒山晨炊清河居民望火光奔竄入城以數萬計蓊喝于河流口之慘也京師內外震十六城門一時俱閉本兵具疏乞發帑爲備四月兵部上方略曰東虜故住牧宣之北大漠之地至加靖中虜酋打來孫與俺答姦馬佻殺遂挈所部東從盡收朶衛種族日番夷三岔河東西無非插屬夫固元之裔也虜酋伯彥罕物故其子虎墩兎甫十餘齡而諸部奉之無二心則殘元之策威尚在而蒙古之名分猶

嚴矣有煖兎拱兎等內輔而頼暈大蟒金兒等爲外嚮欵遼則攻薊欵薊則犯遼我之財力疲于市賞而彼之恫疑虛喝靡不得志其用物愈私而操術愈譎門庭至近者插漢是也國初置奴兒干都司設建州海西毛憐等六十餘衛久之吞弱噬寡而建州弘盛夫固金之裔也奴兒哈赤以左衛旁支發憤誅卜寨併南關善假仁佯義信賞必罰結宰賽爲唇齒通西虜爲外援今且垂涎北關那林孛羅白羊骨等已見告矣叹調其招誘朝鮮叛人習火器知水戰將圖取

朝鮮爲室宅而外併二關爲門戶混同之江界日擴女直之故習仍存不在驅略忠夷是也其余出沒靡常若五路家賊炒花等酋則又古山戎之裔以遼左彈丸黑子之壤而蒙古女直全部裔夷環繞而蹂躪其間又皆方盛方張自河以西禍起于插漢則廣寧前錦義諸州危自遼陽以東釁起于奴酋則開原遼海諸州危若腹背受敵夷虜交訌則全遼將非我有而薊門畿輔危矣給事朱一桂以爲遣使入拱兎浹旬不得拱兎面此虜不急款也昔年遣使建酋增

車價。至今悔之。督臣王象乾報曰。去歲夏。朵酋賴晁
大之子長昂句班白二酋。犯遼革賞。忿而糾蟒金兒。寬邊
無虛日。臣令力疾馳薊。差通事虎喇戲出令曰。而賴
酋已犯流河東虜揷漢都令。復十萬退矣。虎喇戲回
言。諸夷以革賞聚兵。通事入太寧之賂紀營。打不亥
稍歹成在馬虎喇戲曰。所擒者行賊逆巢也。則賞如
故。于是虎墩兔憨率部夷領喜峰之賞。黃道中曰。人
勝堡之役。拱兎為之。韋宰生曰。稍歹成為之。則宜備
錦州矣。頃之蟒酋悔過。俛啞拜為之請于董家口。六
七次服而舍之。此其候也。夷情通而 國體尊。賈和
誠所當嚴。而往來終未可斷。若動以遣使為戒。邊臣
益局局矣。三十八年。御史金明時閱視已竣。特糾薊
帥王國棟。先是順天按李光輝。宣大按吳亮交章論
之。有 旨王國棟策勵供職。宥過用人。故此寬假還
說與他。噫。奸帥之無與援。吾不信也。四十一年正月。
滿旦、發只。挾賞于石曹革子谷。總兵蕭如薰拒之。九
月。抄花革賞已三年。而遼河間無寧宇。茲若遣九子
叩關。願外險而守。按地而責之。如一年恭順。乃須若

賞。而乃可五路。久不赴關矣。其賞懸之。以酬滾金阿
卜害十五人之數。總督薛三才酌其情。部議報可。昌
平道曹愈恭曰。黃花鎮舊有河間寧夏車營一枝。乃
因修大邊之役。暫撤于渤海。夫舊邊既四十里。水峪
迤西坦而無邊者倍之。今渤海大邊鴿子萬澗一帶。
已築矣。車營宜復。四十二年。總督薛三才以奴勾煖
兎炒花宰賽乞援于薊。莫若止援兵而增募兵。令麻
承恩之千二百。曹文煥之千名。三屯之家丁。質廢將
于其中。共為新營。所以建威而銷萌。兵部如其議。正
月。永平臺頭。以乞糧噪于燕河。又噪于密雲。援甲滿
弓。歃血相向。時薊鎮餉缺十三萬。御史李徵儀請之。曰
三日而四噪。其嚣凌者可虞也。四十五年。虜犯喜峰
口。巡按薛貞劾參將郭珍等。降罰之。兵科熊明遇曰。
近日薊邊張用騏等古北路之戰。斬滿旦部六級。高
策孫顯祖等松路之戰。斬駱駝部十八級。或猶出烽
西。或夜渡灤水。不可謂非擣巢。然駱駝久窺視薊。而
我大險能脫。駱酋膽裂矣。滿酋母子狙詐。麻那之戒。
未可不防。倘如故約案亦可結。督臣薛三才撫臣劉

日梧。所上首功賞僅如許。未若延甘之濫修也。四十
六年薊督汪可受曰奴陷撫順。而虜攻瀋陽夷出虜
入。役肆異常。請開破格之賞。廣鼓舞之路。開納級之
途。暫停遼人科舉。以殺賊之雄者　賜進士。如雜途
之聽選。弁流之替襲。悉准賊功以超之。兵部具議。總
督移駐關東。有　旨督臣出關調度。事出創見。似難
輕舉。既議妥其　勑可受統兵行。於是可受陳援遼
之聲實。自四月二十二及五月初十日。併選薊兵五
千。再酌出關之期。合八邊兵而後進　諭旨毋得逗

遛。時朝論及總督薊遼者。可受疏辨之。以爲臣轄薊
耳。其加遼字。則　勑書相沿之誤。臺省文章。可受大
不敬。無人臣禮。可受以病還籍。七月巡按王象恒奏
抽薊助遼。其六千四百人。精銳幾盡。奴不惜多金厚
幣。深結西虜。擾我于市口。請于京營戰車營二枝。五
軍戰兵二營一枝。所以壯門庭也。部議叅將鮑承先。
統三千四萬人以往。四十七年二月。遼左三路喪師。
滿酋乃壓于馮家谷乞增新賞。西協駱駝之于卜答。
仍踵父智來窺東協。則虎墩兔憨傳其二十四部乘

薊之虛。以十萬騎恣掠山海間。撫臣劉曰梧。急請京
軍六千爲守。帑十萬金爲資。八月滿旦母子。以五千
人從曰馬入。分攻高家堡。乘我調遣虛也。副帥張國
麒。遊擊朱萬良。劉登瀛等禦之。去時遼鐵嶺再陷。虎
墩兔憨遣崔兀榜什等待賞于鎮靜關。撫夷官王牧
民。牛酒餽牽有加。腦毛大黃台吉甚喜。乞箭萬枝。白
金三萬。黃金二千。與其娘子妹子及弟他不能等枝
集。不更令牽緩助兵講折十數反。乃加賞四萬金。總
督汪可受敘各并勞議若議之。十一月西虜那莫袞
同伊母亢邦三恰叩關。獻其擄者三人。乞三歲之所
停賞。願認三九之罰。而留其額給者。布四百段四疋。
餘則補之。鐵刀而去。天啓元年四月總督王象乾。行
邊張鶴鳴曰。西虜萬不可絕。惟有撫之一策而已。三
十六家頭目。猍韋大董忽力。煖太賈英。他不能索只。
速讓台吉。哈那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
蘇不的。尤旦即素。又罕索羅世等。擁萬人護邊拒奴。
列幕垂垂。諭王楊麻喇往曉之。自寧遠前屯以西至
薊。朵顏三衛之虜也。設立之規原善。自寧遠以東至

廣寧。虎墩兎憨粆花宰賽等。元之裔也。部落雖多。而勢不聯。其芝蘇灣一帶。積浪荒沙。虜率棄之。運砲于島。護器于堡。如効其順。因而撫之。司馬曰不武。司農曰不經。邊臣曰罪府。然而額賞之外。曰迎風。曰過夜。曰祭旗。曰喫食頭緒。正多括軍貼民。隱憤含怒。或有風聞。朝議郎以一切文法隨其後。而虜情携。邊局壞矣。二年九月。奴兒悉山海之有重兵。欲假道于插漢兒。犯我喜峰而西。虜駱駝之男卜答韮復舊賞。東虜哈喇慎及宰煖二酋。亦赴喜峰大口。藉機要挾矣。撫

李瑾。督王象乾。請備之。經略王在晋報虜情曰。西虜以憨爲主。而東夷亦視之。故講賞爲憨之餌。費而貴英哈者。虎酋之倖臣。其部曰朗素。則猾稽貴重。奉憨之令。索三季賞。拒之曰。廣寧賞地何在。已而索王猷賞。拒之曰。猷何在。已而索舊撫馬價。拒之曰。馬何在。酋不能難。卒聽張喇嘛王桑吉爲之盟。奴兵到憨。兵不到者罰。一年兩季。計二十萬金。又有錦州大廣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高台堡之賞。屬寧前。又歹青雖係憨族。而不與憨同賞。抽扣爲最悍。與拱兎歹

青爲一黨。奴亦多金購之。我歲額不能勝也。哈喇慎白顔台吉。原非薊門之虜。乃罕索羅窺我之弱。顧要之。五路妻子爲貴英所占。五路憤而投粆花。粆花不能養。奴用之守廣寧。而遷其降者于海蓋。此皆可虞。故欵者縻之。戰守者自強之也。十二月。行邊尚書王象乾。報車營之制。車兵三營。營各萬二千人。密護陵京。薊援山海。永專出關外。列四壁。用鹿角車八十輛。共三百二十輛。壁環八門。每門扉以偏廂車三輛。共二十四輛。中權出奇。獅虎車八輛。輜重四輪獨輪

車四十輪。合之爲車者二百九十二輛。以共計四壁鹿角車。及八門偏廂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共用兵八千六百名。中權獅虎車。每輛用兵二十五名。輜重車每輛用兵廿二名。共用兵六百八十名。又各將家丁。及各局百總。共二百名。合之爲兵九千四百八十名。御史梁之棟曰。須見閣臣孫承宗慷慨當關。幾兩閱月。汰將吏。嚴賞罰。練兵馬。葺營房。閭閻不擾。烽燧不鳴。久任責成。方可奏效。而種種無稽之言。亂人視聽。市虎未就。曾杼已投。揣摩牽制。無益成敗之數。則

言語省而精神合。所為在廷諸臣望也。吏科阮大鋮曰。共安樞輔之心。合湊樞輔之手。乃克有濟。二十四日巡撫岳和聲曰。兵家之要。無過正奇。約以三言。曰分。曰合。曰誤。如津如登如鮮之為正。為奇為分為合為誤者。不具論。關之上。關之外。中前所前屯衛塔山。杏山以往為正。而關之內。自薊密抵永鎮。三協兵馬為十二路守口計者。壓壓以防禦沿邊。而時虞抶賞之西虜。東而山海自紅花舖。深河蘆峰以及撫寧。西自陰舖雙望。以及蘆龍。凡一百七十里。皆關內正兵

處也。絕無一旅為救。為寒心。僅就舊額標兵三千六百人。議建忠武營。益餉補額。酌製龍驤車一百二十八輛。按八陣兵法。都為車營。具申督師閣部。委袁驊董率團練。為水鎮正兵第一枝。自盧龍至撫寧蘆峰十里為吳官營。凡八十里。山峻而氣聚。又一隘地也。僅將宋士英統練沈閣臣南兵四百名。汰去驍徒三百戍守。益以通判柯仲炯募練。李一鳳所統兵二千人。益補募參將劉熙化統領徐詹翰民兵。近為臣所汰革七百名。合士英者三千。為威武營。以西接蘆龍為正兵第二枝。自撫寧至榆關二十里為深河。凡四十里可旁走樂亭昌黎深豊之間。不經永平直抵昌通。其地高而勢漫。又一支地也。北至駙馬寨二十餘里。僅將米元良新兵二百戍守。而距深河尚遠。將賈祥前所募兵。為參將黃調煥統防黃花鎮二千五百名。合元良者三千。都為宣武營。以東接山海。為正兵第三枝。關內之陸奇兵。在一片石義院口也。杜應魁領之。關內之水奇兵在月坨牛頭崖海口。秦王島三處也。津門直沽諸艘鱗次以待。以董大勝領之。三年

正月。總督王象乾告虜貢之責成。曰哈喇大酋宰索羅。勢有犯。令曰桃林意帶甲者二萬。方憂兩河。又虞三輔。贊畫主事鹿善繼謀之。遣都司閆守信守備王擒胡往諭之。西僧王喇嘛化導之。已動脫帽遷帳。請自發所部穹廬二百戶。令三衛酋長殊量大嫂太朗素速不地。益以穹廬千幕保塞護關。虎墩兎憨遣貴英哈來。臣親撫之。比聞奴兒不惜斗金斗珠。購都哈卜歹吉之長子為婚。廣寧之西為水子歹。歹青之西為洪兎。湛兎之西為抽扣兒。使部令折而入奴。則洪抽必從

其孤。强可奈河。多方拾之。恰喇大酋伯彥台吉暨罕遼羅鉄。及卜喇兎俱至。願負弓矢而增吾障。于是拋歹昂洪七部亦齊聲而叩喜峰。抽則助防中右。洪則助防錦義。昔之備西酋者。今借之以偵東奴矣。天津巡撫李邦華陳行間實務略。一曰定兵志。二曰東兵身。三曰嚴兵律。四曰理兵械。五曰分操練。六曰嚴逃補。七曰重將權。八曰旌義勇。九曰杜占役。十曰修馬政。已行者如農之有畔。欲行者如農之望歲。然關御史潘雲翼。閱其所區畫所鼓舞。深服其精練云。二月

天津巡撫李邦華議曰。鎭海前後三營四千人孫應奎足領之。左之武林有實宜裁。大沽者樓船刁斗之所也。去津門百二十里。戊戌間曾設備倭都司于此地。事平乃撤。今合三爲一。壯波臣之援。津所轄南北海界。南盡鄭家溝而起口爲適中。駐之以江南營。北盡馬頭營而黑洋河爲適中。駐之以舊營。指臂相應矣。旅順三岔片帆直掛。則樂亭之馬頭營。灤州之艮行柳冲區也。或以月陀爲出入游衍之地。則聲靈益鬱於海外。或以秦王島姜女墳爲上下偵探之所。則

呼吸嘗通於咫尺。斯弗驚于遠矣。三月津撫李邦華曰。津門之急關門也。翟子勳以二千人。劉永昌以三千人。悉赴山海。雖曰津有標正二營。殊新附未堪用。然春防之設。亦更番之而已。十一月劉巡撫張鳳翼塘報。叅將王楹採樵于仙靈寺。不意溝內西虜趨而爲搆。遂乘不備。戰于小圍山。楹力竭而中子。劉李來春馳救之。輿尸還。巡關御史潘雲翼曰。香餌金繒。有加嚮昔。三十六營之羈縻。胡以決齧狂瘈哉。撫夷官王牧民朱梅王之楝。責將安辭。巡按彭鯤化曰。撫西

虜。所以禦東夷。使不爲夷用。爲我用也。乃我方借虜以禦夷。而虜反借夷以挾我。我不敢殺一虜人。惟恐壞我撫局。虜乃時殺我漢人。全不恢我好音。是虜以撫愚我。而我以撫自愚也。兵部覆樞輔飭撫之議曰。樞輔深鑒用虜之爲虛着。撫虜之爲實着。算撫之地定撫之額。主撫之官。講撫之使。防撫之兵。益其愼也。市場宜分。息壟信也。坐門宜遠。廣哨探也。先年三衛在薊。而市乃在遼。無亦迂踪以絓其變。而李來三貢入雲中。則有戒。滿鑾之附居塞下。則有戒。革于之乞

大寧廢城。則有戒。豈謂今日不然。則越界者法無赦。況同地。乞賞。尤易生心。大部種貴則犒豐。餘亦得兎而飼鼠。革除應著爲例。新增更白其因。則踰格者法無赦。兩河告潰。成格莫稽。倚一二弁爲關說。以低昂爲規矩。一部而受數市之賞。一賞而分數等之格。勞者乞恩而要挾者亦聽。老者乞襲而嫁娶者求添。郎白馬關之役。守弁襲金而踰其分。獵月糧以貽賞。槽而卸罪于汪燒餅之一部。則弁流私許。者法無赦。夷畜我漢人者。轉相鬻貨。更有不法。則何棟台擒哈丹。

許論捕斬白通事之例在也。至撫勦互用之法。則先朝有行之者矣。分五路兵以蕩虜巢。而后貰其罪者。永樂間事也。選三千人以練其酋。而後許自新者。宣德間事也。分兵三路。大創三衛。而反貽導虜之隙者。正統間事也。顧兵力何如耳。四年四月。桑阿寨下小獐兎以丙辰孤山之犯。孫顯祖斬其二十一首。特索夷命爲詞。撫臣鄧渼曰。我未之前聞也。駱駝死而卜答復其賞焉。亦未聞所謂捨蘭兎也。今小獐兎欲冒駱駝。而代償其命。捨蘭兎欲冒卜答。而分其貲。則

扶同之當拒矣。

職方氏論曰。帝不襲禮。王不沿樂。我明據非邊而建萬國。龍旂御于大漠者四矣。光被重華。幾及敵。將取姑與。豈慮割大寧者。竟折大寧也。開國以前治外邊。靖難以後。治內邊。夫邊不日舒。尚日縮。薊之縮也。以遼而吭。以上谷而脏。以盧龍而背。徙都司。改興營。三十年而有土木之釁。則三衛乃狙伏乘其墉。於是大帥遊徼。以大長秋。指多而視者眩矣。易曰近而不相得。凶或害之。悔且吝。巍巍　帝猷。穹廬偕處。爰

及正德。花當把兒孫之屬族。衍日蕃。權幸者。斬遼余來松林。百萬殆盡。庚戌之變。謂之何哉。夫八區三協。制綦縝矣。而壹列堠。必稱戚將軍。然黃草漪之役。兩出而兩失利。將將者固益之久。且專偶其轍亂。不損干城也。溯河川。殘元避暑故道。與古北喜峰。俱天險。然歷考金人起遼東。顧西拔大同。由居庸入。遼人起遼左。亦由宣大入于居庸。元人起和林。于開平甚邇。亦不由古北諸路。乃南取宣大。由紫荊入。而南攻居庸破之。豈所謂鄧艾入蜀。不從劍閣。尚讓入陝。不從

瀘關耶丘濬楊守謙之論飛狐故道懼其突而趾吾漕
近乃派運草豆飼馬諸衛疲吾民力其何以堪夫三
關四鎮與京營相表裏暨春秋入衛而齊豫晉趙莫
不簡驍健聽止齊焉控弦內外何啻五十萬爲雄乃
折班銷銳于版築禁旅替弱于周廬勤尺牘而盈謫
書後苞苴而投倖竇勿謂金繒可恃竊恐三十六家
者不戒以孚也　祖宗朝先大創而後綏之故能好
以衆服且整延至中葉則曰虜匹馬不入爲首功也
將吏相要約捕虜若抵于殺人之罪釆薇之薄伐不
足諷乎今遼聚天下軍實似可芘賴薊宣閒而殿憂
孔亟當中百里住牧之禁曰凡入吾圍百里內者揭
巢勿論陽尊其名曰撫如故陰破其脩而倡邊人之
敵心庶幾其有起色天津爲漕咽喉增設纛牙以備
脩不准撫者以車騎不薊撫若猝然有急則兼之意
者齊督之德營兩河之磁營新立之通營昌營足以
制其犄勝要之力祛京營之敝億人勿億心其一心
雖君子六千橫草左賢王可也奚慮神州肘腋間矣
全邊略記卷之一　終

全邊略記卷之二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大同略 雁門寧武偏頭三關略存內

洪武元年秋元都既墟略收真定諸地維時元竹真嬰于大同路脫列伯踞于宣德府我皆未之先也
高皇神武廟謨亟命大將軍達徐徑趨山西命偏將軍璟和副焉謫右將軍勝馮繇河南進渡河克武陟下懷慶取澤州戮僞叅政俞仁克潞州秋九月大將軍所過擇人守其要害遣傅友德略定平定州井陘故關降之矣時擴廓帖木兒將出太原進居庸而攻北平大將軍曰孫都督總六衛之師足禦之吾當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所謂批吭擣虛者也彼若還兵已為吾制進退爽策成擒必矣擴廓帖木兒果聞而還其鋒甚銳友德薛顯以敢死士數千却之敵城西而軍郭英憑高而望之謂常遇春曰多而不整大而無備請夜刼之遇春然其計謀于達曰我步兵未集何以能戰精騎夜刼之衆可亂也衆亂將可擒也會虜部將豁鼻馬潛約來降達大喜夜襲之火鼓大譟擴廓方坐帳中不知所為衆大潰自相殺擴廓乘驏而遁遂克太原得四萬人復擊賀宗哲于石州猗絳平陽悉平二年正月諸將還攻大同路一鼓而克平章竹真棄城走焉追禽之友德顧時巡太和嶺之西北次宣德府敗其將脫列伯而兩邊之重障三關之沃壤自石晉以來淪沒腥羶者一旦耀于大明之上豈不赫哉七月元兵復攻大同甚急時李文忠領兵往援陝慶陽中道聞警乃謂副將趙庸等曰吾與君等受命而來閫外之事有利於國者專之可也今大同受敵若候進止吾恐敵愈熾不可復制豈不失機衆曰諾遂繇代出雁門關九月師次馬邑元邏騎數千猝至文忠與戰敗之擒其將不華擴帖木趣次白楊驛又擒黠虜四大王時天雨雪文忠疑有伏乃身引數騎入山察觀之前軍已駐營去敵五十里文忠至遽令遷之復前進五里阻水為營先遣人間行達大同城中方知是夜元將脫列伯果悉衆來攻文忠令蓐食堅壁不動先以兩營誘敵督人死戰自寅至辰度其饑疲乃分兵為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

破之生擒脫列伯降其衆萬餘獲輜重馬匹無算遂
遣兵追孔興至東勝州莽哥倉不見虜而還先是元
主走屯蓋里命脫列伯孔興以重兵攻大同欲圖恢
復至是脫列伯被擒孔興走綏德其部將復斬之來
降元主無復南意文忠俘脫列伯至 上曰彼亦爲
其主耳釋之仍賜冠服三年春大同守禦金朝興取
東勝州獲元平章荊麟等十八人大同守將汪興祖
克武州朔州獲元知院馬廣等六百人元孛四大王
復寇武州鄭亭追至龍尾獲其王脫忽的帖木兒四

月封皇第三子棡爲晉王六月山西行省上言大同
糧儲路遠費重若令商人于大同倉入米一石太原
倉入米一石三斗給長蘆淮鹽各一引引二百斤則
轉輸之力省軍儲之用充矣從之五年議征沙漠遣
大將軍達等出大同趨河林糧不繼而疲遂還至嶺
北與虜戰敗績六年傅友德大軍出鴈門追獲平章
帖木兒李文忠出朔州擒元太尉伯顏不花師攻大
寧高州克之斬元宗王朶朶失里擒承旨百家奴師
至豐州擒胡官十二人部衆百餘牛羊萬計睿王敗

走斬之獲其妃蒙哥及其金印斬其司徒荅俊海等
十月 上復命李文忠留山西御奉天殿諭之曰創
業之初君臣同其艱難及其事平豈不欲與休息然
居安慮危古人所慎故嘗命卿等往西已思遠勞備
兵乃召卿等還今聞胡人窺塞事不可已故再命卿
等往豺狼之出沒無常保障清野來無所獲寇兵惰
歸率銳擊之卿等老將臨機熟矣非朕所[illegible]度至邊
圖上方略使朕覽之二十二年 命晉王成祖分道
伐虜二十八年置大同中左右前後五屯衛分東西

二路立二邊爲時封代王桂于大同府 上以餉遠
饋艱加意屯種以紓轉運國初設衛之意蓋恪乎其
足食也永樂十年山西緣邊墩守始成先是江陰侯
高 吳 請于緣邊築立烟臺從而行之至是東路自天
城至榆林口直抵西朔州煖會口西路自忙牛嶺直
抵東勝路至黃河西對岸灰溝村墩皆成高五丈圍
城高丈五尺開濠弔橋上置水櫃煖日盛水寒月積
冰墩置軍三十人悉 御畫也洪熙初 勑大同總
兵鄭亨曰天象有警朕恒慮邊今北其聲跡無聞一有

齊寀當思有以禦之農業方興慮妨屯種愼之愼之
亨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軍詣大同屯　賜勅告
曰去冬所奏已勅府部矣卿等因循失時而皆令屯
之種已入土若使動移所種盡棄况各衛之相距亦
遠急到亦及夏中農時旣過彼此失業卿等忽略之
過也今于文職內簡一人專理文移如有稽緩則罪
在彼若軍機調遣則任在卿宜德四年亨奏蔚州軍
充同城神銃手而屬在蔚兼給其粮費甚請令其得
完聚　上命行在戶部書張本議之報可　勅山西

都督李謙曰和寧王阿魯台遣貢從大同入皮必經
邊近者韃寇百餘犯古北被銃擊乃遁探于開平浩
嶺驛無備突入西衛失機者已罪之北關崖頭舉火
恐此賊也其益提備之戶部題山西歲納宜大秋糧
負欠者多請下布政司量徵土物赴邊糴米所司條
上事宜曰土物各察所宜如布絹線花茶鹽農器等
物酌其値十分減其二又宜于應朔蔚渾源二鎭常
豐之處剏集場立場房以召之平陽太原澤潞殷實
州縣徵物貨赴其邊而吉隰近山磽瘠民艱宜存米

糧五分納于蔚衛總之餘丁尚多宜從各衛勘實督
令屯田則子粒之所收廣矣從之同帥亨奏阿魯台
所部人馬二千駐集寧海子西北岸　上降旨曰毋
擅以兵逼之如其降耶勿覘伺致驚也六年設保德
州守禦千戶所准李謙條奏訪城舊基臨黃河當其
要衝民甚便之初雁門振武鎭西三衛有帶領官軍
八百五十人至是　上諭設守禦千戶所屬之于山
西都司而以前軍數實之時武安侯幕府治軍機文
書參政沈固奏記大同舊領神銃三千門而內官郭

敬分撥柴溝東至崖頭西一十八處凡八百餘門力
分矣乞取回內城養銳聚勁而邊衛之老弱當入內
地之精徤當出比來侍郎柴車勘地每頃令納細米
十石比之民糧尤重夫士有室者月支七斗無室者
月支五斗不令自耕奚望足食　太宗勅諭舍餘願
耕者子粒自收不拘頃畝官不得比較焉請自今減
納二分邊丁或得所養且郡縣設有養濟之院爲鰥
寡孤獨地也軍士壯苦老退亦有無依者乞令天下
衛所取勘此意　上是其言命行在議舉之同帥亨

奏山西之來戍者。逋逃偏頭關。地廣備疎矣。乞于腹裏調二衛以兼之。行在兵部議。仍于李謙撥調五百人往焉。河東缺軍。即于本省都司調之。不及于腹也。正統初。大同新師方政至而虜騎千餘入掠。傷者百人。　上宥政而逮所部鄧瑛治其縮政。續報都督曹儉捕殺韃賊功。　上曰。卿但據曹儉誑耳。安有殺虜數十。不獲一馬者乎。報捷務驗其實。戒之。政又奏同邊長而軍少。乞將東勝左右鎮朔定邊四衛調守之。廷議以四衛自永樂間安布永平諸路。已久難移

矣。止于偏頭還千名益之。政又奏賊掠車房口。千戶葉林酣戰而死。丘昂李政鄧昇縮不前。賊又掠黃牛陂。石亨擊敗之。獲馬鎧甲矢衣裘等物。　上責之曰。爾素不嚴。致寇挫敗。支吾掩過。其丘昂李政即梟以徇。鄧昇等與杖百。編伍。葉林議其功。初寧夏總兵史昭遣送來降達虜脫罕沙言。阿台王子被廿州大軍所逐。欲往尋朶兒只伯將犯邊矣。　上封其疏示山西李謙。謙乞降榜招之。如不附則從而勦之。　上命行在部移文謹守四隘。正也。榜招之與機勦。俱非良

策。初。戶部議兵之赴征者。行口二糧。俱于月糧作數。至是方政奏曰。兵力勁強。惟在飽煖。同軍自洪永俱若爾矣。今月樽之于月中。致失人心。乃從舊例給之。宣大延撫李儀奏東路乞遣副總羅文。哨之陽和高山天城等聽焉。西路乞遣參將陳斌。哨之同左右雲川玉朔等聽焉。同北關頭猫莊。責之大帥政之孫智哨之。三年奏設馬市。自同撫盧睿始也。遠人貺馬爭價交易。遣官李原等通其譯語。惟禁漏兵器銅鐵耳。具奏報可。山西安東衛百戶周蔚上言。故東勝州廢

城西瀕黃河。東接大同。南抵偏頭關。北連太山榆陽等口。其中有赤兒山東西坦平二百餘里。其外迤豆官山等實胡虜出沒往來必經之地。臣愚以為若屯軍此城。則大同右衛淨水坪偏頭水泉四處營堡。皆在其內。每遇冬月。就命將統四處守備官軍於此劄禦。待春乃回。既不重勞軍馬。又不虛費糧儲。非惟藉以捍蔽太原大同。而延安綏德亦得以保障矣。事下兵部。請　勑大同總兵等官陳懷等議以聞。從之。五年。太原左衛同知陳勝奏偏關地勢險阻。量減戍卒。

以省轉輸部議于近關之衛精選五千人更番操備
餘復屯守遇河氷合仍增五百俟凍開乃撤 上勑
都督謙曰朕即位以來惟欲軍民各得其所有其屬
銃不恤傀儴之難爾其會計之同將石亨奏臣春督
屯之勑然同右諸堡坐在極邊耕獲方興保障散漫
惟牛嶺外有玉林故城去衛五十里與東勝單于城
相接其地險可據也木草便利乞立烽築墩擇故城
一隅而壘之既以防屯亦以壯圉從之八年大同官
延與至沙溝風雪驟至裂膚斷指者二百餘人九年

同總兵朱冕奏報本邊額二萬四千六百人天城等
六衛所餘東西二路四千石亨領之一旦奔突調策
分何而隊尤單衆行都司屯田二千四百皆同所謫
也請選回更于河南備操內選一千五百助為馬隊
庶幾軍威少振部議曰可十二年宣大撫羅亨信奏
達賊也先自去年擄兀良哈已得志累窺我邊乞留
山西河南下班之操軍為二路備 上曰然其選已
遠者姑勿追叅將石亨奏也先併吞諸部其勢日熾
宜亟別隊整伍孰可正孰可奇孰可守孰可戰兵知

將意將識士情為上策 上即勑通行拔驍毋阻軍
法武進伯冕朱侍郎沈固上六議大約遣諜窖禾燬
草收堡撞營結陣夜劫設伏擊惰而其要著分兵為
首撥次撥為步隊火車已完三百八十六輛乞以敵
班之軍造之每隊造車三輛期完八百五十輛之數
上善其策驍騎右衛千戶馬青奉使瓦剌以脫脫
不花及太師也先使臣皮兒馬黑麻等二千一百四
十九人來貢 命宴之于大同發幣表裏一萬三千
三百四十五端給其賞索犯邊之寇也先付以二人

于青乃又誘哈密使臣脫脫卜花伺撤馬兒罕三百
三十人自陝入貢如例宴之公私騷擾邊患益深是
時太監王振擅權狠恣愈甚災異叠見盜賊滋起也
先進馬以二千人詐為三千振怒減之遂絕和而為
寇振且以軍略自雄矣十四年也先大舉入大同王
振獨持 車駕親征之策以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宣
府土木嶺之變 上北狩爲二千三日虜擁 上至
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郎歸 駕都督郭登閉門
不納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遺

人傳奏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門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于是廣寧伯安 劉 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 駕既歸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虜來索賂郭登曰虜紿我耳莫若以計袭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乃謀以壯士七十餘人偷之食令奮前執其弓矢因擁 駕還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既淹久虜驚擾而去兵部議科臣劉斌之奏請京兵以備邊也紫荊原七千近增五千居庸原九千近增一萬武清侯亨石促之雁門請振武諸軍指揮石彪更領馬軍三千哨之景泰元年春虜入朔州大同總兵郭登敗之 詔封登定襄伯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繇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掠而回者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爲善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

人馬瀕怯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拔劍起曰敢言退者斬衝擁虜二百餘騎奪回被擄人口牛馬弓刀器械以萬計捷聞 賜勅褒美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衆數千自虜入寇以來此爲戰功第一登爲將智勇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在大同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衂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已意設爲攪地龍飛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爲神云大同參將許貴言虜請和乞荅使遣兵下兵部議尚書于謙議曰曩遣都指揮季鐸指揮岳謙往使財賂方入寇虜騎已至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不得要領而還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虜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遂大義此理不可和也況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請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不可和也移文詰責許貴 勅石亨

楊洪哨于宣大之間洪上言二邊宜增六萬而糧草積于代州宜從鴈門北廣武站西安驛轉輸之都御史羅通奏也先俱往寧夏犯邊可以精兵八萬從大同出其不意擣其巢老營可一鼓而得也 廷議賊雖營于斷頭山而虜回者云也先未之西也若以重兵深入挫抑軍威愈長賊志似應相機 上曰石亨其從左監彭以得出鴈門楊能其從太監裴當出居庸各巡邊殺賊亨乃奏請五軍營內撥三萬神銃五千火藥稱是乞副將過興范廣往焉通州撥萬人車

五千運草以從潞府具鐵萬觔鑄蒺藜設險也兵書謙奏令亨往邊防衛種田護草同軍數少宜如亨議募調務足三萬每十人立小甲每五十人立總甲百人爲百長千人爲千長俱與冠帶有功者累優之甲長升冠帶總旗百長升所鎮撫千長授百戶餘丁功升冠帶小旗舍人亦升所撫亨報虜穴于斷頭去寧夏不遠矣請于洮民土軍覘之輕騎可搗也山西布政原募義勇請撥于同 勅尚書石璞往同撫朱鑑再募之四月賊來同鑑兵登伏截之而去山西撫朱

鑑定策應之略曰河曲保德岢嵐興嵐宜令偏頭關策應寧化靜樂興州定襄太原清源交城文水宜令山西策應五臺繁峙宜令鴈門策應石州寧鄉宜行汾州協之時達賊分道犯河曲義井而隣隘不援大同知府霍瑄奏販夫農父苦于剽掠已極願避于腹裏聽城事下中丞沈固發廩賑貸之亨到同見同民之牛具被掠者將脚力中鹽四千二百餘頭給爲耕貲而勸各衛正軍貼餘丁之房室其餘老幼男婦回于籍然而胡馬絡繹臨園即散馳驟難追惟有奏聞

而已鑑又奏乞大同之分番者留守鴈門而大帥登爭之曰洪來永平其謀且然矣近賊雖問犯岢嵐此入輒出豈非懼我雲中抄其歸路而不敢久乎乞仍更番爲便從之八月 上皇車駕繇寧路還京于是兵書謙奏賊稍退道頗通請宜大急儲事焉都御羅通乃勸特借四州之民壯代大同糧一次事畢歸農 上允其請蓋澤潞平定汾四州民壯操守九千伍百餘人皆願裹嬴餉而近邊軍旅疲于輓飛誠公私故剿他通又奏懷仁渾源朔州已撥于太原倉運

萬石給之矣軍中糧足則以本折間施兵民兩益從之兵書謙奏和議不可恃戰守不可忘宣大年來空虛宜選罪囚及腹裏衛之赴獨石龍門鵰鶚者近司農奏准河南運八萬石山西運十萬石猶未至請于五軍營中撥四萬人運一萬石于宣府或內府領四萬金令宣大給于軍屯之無牛者紫荆之暨白羊李河閘和撤備真保之城發造幾何附近幾何遠者可發矣　上亟賜行天順二年總兵官高陽伯文李等議大同草場逼窄採取不敷止令軍自今軍自備草三

月各衛所軍餘採運及蓄積草又給三月則新草已及用矣　上報允吏尚李賢奏秋防計　上敕副都王宇行邊賢又言邊墩雖設寇來不能守者無制故也右通政劉文備知此於是命文往視文設懸樓礌木塌窖賺坑守者賴焉三年總兵官石彪擒報安邊營之捷彰武伯信　楊僉都徐瑄督僉周賢都揮李鑑等斬平章鬼赤力追于昌平境生擒四十七斬首五百餘級奪騾馬牛羊二萬周賢李鑑死于陣　上嘉之賚銀有差在太監陳瑄以京軍馬隊赴邊乞賞　上

戒之曰賞不在京軍而在邊軍邊軍誠艱苦爾何曲爲說其戒邊將妄言希賞者十二月石彪家丁劉三逃于虜李來領其偽職來諜于偏頭獲之云賊來以黃併衣針爲信累石塔爲號焉　上以恐飭太監王春等並各邊如之五年平虜城守備孫廣許顒等追賊境外遇伏發而歿山西都督王信奏虜知偏頭同右有備輒從煖會而入知朔州有備乃從橐蓮臺而入直抵太原岢嵐與靜樂被其剽掠然雁門外廣武站孤城無水不攻而自破謂宜築蓮臺城而謫其軍戍

于此則太原一帶無虜擾之患都御王越條便宜草束將畫權收納米冠帶之軍民舍餘及雜犯應贖者悉令納草成化三年都御葉盛奏凡虜中走回男子倒送御馬監驗充勇士不堪者發其籍所司不憐惜之致生悔心復入虜中爲孽間有挾馬來者復入公負累所軍令當下令聽其自售馬而仍免其雜徭則歸鳳薇慕矣　詔書藏年八十以上者所司每歲給與絹米酒肉九十者給冠帶此曠古之盛典獨軍衛遠高年未蒙偏及　上曰王政所爰高年奚有軍民之

閻中國人不幸陷虜中既而來歸情義可喜所司其詳之四年宣大巡撫王越言大同陽和天城宣府獨石等八城堡俱險隘難行畜牧鮮少虜所希至惟同之中路猫莊西路綏會兎毛宣之野狐全右平蹟易寇每至而軍弱不支輙分彼此坐視成敗不相救自今凡遇小寇徑勦大寇會攻兵勢乃盛而事機易合于是部董嚴互援之律六年兵部言此虜久掠延綏忽復東鶩慮我邊遠預覘虛實耳不然是知大同遊兵西往欲乘虛肆掠且三邊士馬精强大同爲首總師統有六萬之衆未聞奏一矢之捷撫機不發安得成功已諭令楊信等戮力同心期於敵愾乘瑕襲險惟便是圖但毋輕卒寡謀虛聲塞責仍先具方略以聞 上曰邊將以禦敵爲務謀定而戰庶無遺策同撫王越奏延綏二路係虜所出沒比令許寧出西路龍州范瑾出東路神木堪與太監秦剛據榆林而應兩路瑾遇寇于犀窒敗之寧禦之黎澗轉戰三十皆捷而參將神英亦敗之于鎮羌共斬首四十餘級甲仗馬牛羊九百數事聞獎諭越引兵還偏頭部責其

不待延寇息而擅回得 旨仍住屯宿于有警之所總兵信副督徐恕參將張瑛奏胡柴溝之捷分三營以掩襲之轉戰蹙虜前後斬首九十餘級甲馬弓矢具數四千捷至降獎焉七年兵侍陳宜巡邊復曰偏頭東北四堡乃迺援會近賊窺之捌椤老營滑石黄河七堡尤近賊境得馬營焦義城唐家堡黄甫川悉皆防力單弱何錄强禦宜于雁寧舍餘摘撥千人分戍而赴班之不刻期則版築不給倉草之被蒙犒者六七十萬良蹝巡官經年不覆其地景泰來樽節邊儲草既停闌豆亦減少馬失預飼之方矣遇勦撥緊往不彌月或值寒期蕭然莫採是以軍多棄馬而逃則冬春之交支草日三十束豆月一石當如故時各路戰馬以征西死傷者多巡撫林聰奏就彼募之凡舍餘納馬五者給冠帶價以千金爲準聽又奏衛地希潤每警至而住牧者無所于避蕭州營之接威遠碾子頭之接旱井酸刺林之接朔州各于其中連築三堡聲援密矣宣大操舍編伍而止其上班時應加月糧一石使樂于効用倉芻山積宜專委副使董之

皆都督得可僉事買俊奏事虜衆一據河套一據東勝河氷一凍似有合勢恐三關不敎之衆難以當之乞遣一大將假之重權部議山西撫院畱復冬至兼督三關至春仍理撫事從之十年兵侍滕昭言比者來顏使臣傳報滿都魯孛羅忽西行進川而的加蘭思則徙東勝境上項太監覃璣偏頭關戴廣所奏略同醜引互屯而巢于河套皆所當備　上通勅之刑侍杜銘巡邊旣還而籍其數偏頭軍壯九千三百八十四人馬三千二百七十八匹墩臺四十三處代州

軍壯四千八百八十四人馬一千五匹鴈門軍壯一千五百三十八人馬三百九十匹石墻二十一處寧武軍壯一千四百四十三人馬七百四十七匹墩築四處保德河曲要區也非專設兵備不足以理其繁十四年都御秦紘言築防必因山爲壘則力少而功多欲自偏頭長林起南至寧武羊房口二百里內其限以大山者勿論其川口寬平岡阜大衍者計用六千一月可辦茀將三關退班竝代崞太原住種兼修賴之永矣從之十六年北虜入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保國公永朱威寧伯越王太監傳德往擊之其時虜從威遠入卽日都督范瑾率朱權孫鉞六千人而副都孫洪亦領四千合截之矣直之出蓋以擾也直乃設山西平虜一衛以控老營奶河諸堡之要復往宣府擊虜矣直復請邊需而得之齎大同五萬金又賞都督白琦等絹七百布一千四百餘是時虜自威寧被刼之後犯執前饑賞賜調度略無虛日而邊吏每坐失機者亦接踵云十八年巡撫何喬新奏山西所屬稅糧計二百二十七萬三千一百六十七石洪

永問除所存畱則輸大同鴈偏二關而已正統末有事于北伐乃以太原澤潞等所入輸之宣府成化初有事于套伐乃以各屬輸之楡林自此畱數少矣豐稔僅僅足支而荒凶多無徵之額宗祿無給內倉何派追其餘糧困日以甚況猝遇師旅倉廪如懸竊見宣糧原取之山東畿輔楡糧舊取之陝中乞　勅如舊乞宣楡之供令稍寬少甦也山西所屬額軍六萬一千二十名實則三萬七百五十三名耳其間操守于大同矣疲弱已極國初以來西民編戍南方非其

士性多致死亡諸衛清勾徒有分擾乞自今所淸解
南之戍如雲貴廣湖江浙各衛者俱留本地補其缺
伍而原衛則豁之比年逋逃紛紛而山西爲甚姑舉
一二縣之如平陽稷山縣額地四千五百八十餘頃
歲輸三萬七千石洪武間復畝增科益以三千皆溝
澗沙鹻之所聚也又如寧鄉縣山深土瘠逃絕戶丁
十六百有奇乃泒徵一萬千見存里甲中今宜如例
折之每石三錢每束草二分發邊就糴庶幾流亡自
歸田野自闢夫古之葬者必擇不毛之土今親王以
下葬據民間膄地築垣而侵其步利歸藩府稅存細
民則催科宜恤吉擇宜限也鹽池所轄戶一萬七千
五百餘丁歲課三十萬四千引歲春曠花生結則鹽
丁下池取之課足卽止季春以後自凝自化置之無
用乞令刑司將徒流以下採取餘鹽供給邊用奏入
　詔副所司十九年總兵許寧奏小王子率三萬寇
邊事下兵書張鵬議遣太監金輔新寧伯祐譚遊擊
馬儀往與虜遇于毛家皂張鉞楊彪已與戰于灰河
虜復圍劉江王榮于寶家坊莊鑑及少監陸闇復邀

之連戰二日斬首一十七級我軍則陣亡五百八十
六人　上嘉其以寡敵衆也而不知兵敗失機更以
捷聞復　命保國公永朱太監蔡新都御史郭鏜發
步軍一萬馳之八月周玉報虜復至　上命太監簡
顒都御史秦紘參將白全先後發兵五千以赴仍
勅侍郎李衍何喬新歷關焉山西撫邊鏞報虜深入
渾源朔州摽掠而雁門請益兵于是部議京營並綏
兵所赴大同幾四萬請令朱永偕宦道往擊之烟火
徼于紫荊眞保驚竄賴鏞極力捍禦晝夜不息大同
帥許寧報參將劉寧遇虜于聚落站寧等分邀于水
峪村戰于紅墻兒左監石巖追之于大溝口董昇遇
之于沙窩村宋澄遇之厚子口莊鑑遇之于牛心山
凡七戰得首級一十九朱永報周玉繩律敗虜于葦
子溝取十級朱謙等伏楊河衛于雙望取十二級
命賞奏捷者鈔貫永乃奏築野口宣寧四方澗石佛
寺六堡赴　召還京撫邊鏞奏記大同宿重兵而雁
門虛置前者虜直抵雁臣以死拒僅其輕騎耳若全
營一鼓而南何以禦之可于代州建牙置大帥便

上曰將得其人雖一旅足爲長城非其人雖重兵不
爲鎮鑰其如部策已之二十年兵書張鵬論恭防事
令都督馮昇楊玉按伏于雁朔間而馬俊白全聽其
節制　上命太監張善督軍定西侯琬蔣佩大將軍
印內官太監宋祥監鎗徃偹禦之總督宣太尚書余
子俊奏領臣撫延綏常議削山築城建墩今十餘年
民被其利請以行之二邊焉大同中路起西至偏頭
六百餘里每二里築一墩濶方三丈高亦如之對角
作二懸樓方徑六尺兩墩相去空內挑濠塹廣丈五
尺深一丈每墩役丁五百人十日可成度今夏暑虜
馬瘦矣兩月之服可築二十墩墩令十人守之瞭而
兼擊如兩墩共擊一空則四百步之間砲力無遠不
及矣宣大倉場積弊如故且如遼東餽餉奸蠹二百
餘萬爲貨權資遂至告急似宜設按察二員專之其
他如借京軍乞鐵硫告折糧俱得所請然其時荒旱
米貴大工驟興人頗難之子俊更奏大同平購必責
馬軍今本邊二萬七千九百而延寧靖固共三萬七
千九百俱以黃河爲限春暖凍開尚堪借謫從之

上以去年大同失機執都督許寧逮撫許鐩內官蔡
新俱下獄會訊于午門前獄具得　旨寧等邊託重
受輒進折軍致虜肆無忌憚情犯深重本當論死姑
從輕發寧鐩降六新降三初寧與威寧伯越王之互
謫也越謂郭鏜曰許寧守已撫下雖輕戰陣非統馭
才也　朝廷重任之其必債公慎待之寧至大同與
汪中貴爭坐忤焉警至而中貴納衆言欲出兵于邊
按伏而大將重屯以遏其衝鏜曰虜至矣公當申明
號令以一羣志寧曰兵無常勢人自爲戰安可預圖
鏜乃奏直寧失和奏謫中貴直于南京蓋將習之巽
懊也斂兵守渾涓伺虜入掠勢分各擊掩其惰此邀
功之故智也時小王子大至烽日夜不絕寧乃踵故
智遣劉寧董昇屯于山西崗壟屯于懷仁而大師堅
壁居中間虜懲往年之敗未輒深入及覘知寧所布
列若此遂突入而代王之莊先被害寧殊無意出軍
門卒報較尉至矣寧不得已乃與新鏜分三哨軍于
二里許虜則伏精騎于禾稼深處而數騎獵數牧馬
以誘之新麾下見之果馳掩捕寧麾下亦見之曰勿

令太監功也遂不自禁虜騎四合死者千餘寧奔夏米莊新鐘馳疾入城虜乃圍昇寧幾不脫乃發大炮名大將軍者竟落王子帳前人馬辟易死者枕藉遂引去而莊鑑抄其零虜爲捷云大帥自米莊還城而陣亡之家其婦人擲死詬呼于道萎薾喪氣矣時臺省亦無刺其謬者尚袒寧以爲街亭之失而汪直適謝得免于禍余子俊奏偏關之東地名井坪北至虜南至朔州千戶所聲連勢絡而乃阿老營等亦藉援矣其西路新墩俱不如法合治總兵周玉太監孫振廵撫秦紘等罪　上宥之子俊奏小王子已遠遁其大將軍佩印琬蔣等請班師李杲郭鏞劉清所護軍其以時罷遣之莫若就順聖等地土沃饒兼有鹽利遊民無算舊用正軍三千三百餘人屯種公田穫不償費頃以選壯丁易之數已滿千宜設衆戎領之就以罷遣京軍之甲冑弓矢給其用仍發正軍之舊屯者即令編戶代種如例稅而鹽場易税以錯窺據之奸　詔曰可子俊以班師之後恐賊關也令劉寧俻于朔滕瓘俻于偏董昇俻于威遠馬俊俻于

閫君會則本堡操候之同延之界正對豊州虜所牧地請墾郝志義兵備于寧雁而郭瑄守代王昇守偏　上曰俊言是也子俊復奏邊墻之役適歳歉而止今贈方經畧度定地基東起四海冶西抵黃河境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舊有墩一百七十座應增四百四十座宜分三百六十九座宜甃以石同分一百五十四座偏關一十七座宜築以土工人八萬人月糧六斗銀三錢鹽一觔共糧十五萬四千八百石銀七萬七千四百兩鹽二十五萬八千觔馬六萬三千匹東芻八萬五千五十石實一勞永逸之功也然子俊以築墩責成于邊臣以閱實副任于臺省但計筭成數言之可聽而行之惟艱且自欲還京是後怨謗之來叢亦不近人情云雖然非常之原黎民駭焉子俊舊吾成下延緩其權獨也今誼譁于宣大其任分也戶部恭子俊連歳所費百萬餘金料糧三百五十萬餘石又開中淮鹽六十五萬五千餘引較之往年事倍矣乞遣官勘實乃　命侍郎杜謙給事吳道寧御史鄒霖往焉山西鄒卿葉淇奏平虜井坪同城之北先

因奈于俊議募池徵輸其地新闢沙礫寒苦必須安撫方圖其屯令同城北畝可歲徵黃米一石折色三錢平虜畝歲徵糧一石折色二錢近價馬之令下于各軍尚八萬金其情可矜乞即以畝折充之爲便上曰是先是諜報歲寧海西虜營萬許駝轍城南虜騎掃路七千餘步大灰結壘徑五十里勢將入寇弘治元年小王子沓字貢書辭甚謾自稱大元大可汗兵書馬文升集　廷議之英國公懋　張　等曰夷狄者聲教所不加其僭稱名號犬羊故態中國何預焉辭雖驕倨然自古禦夷來則不拒在我　先朝亦累賜包容宜降勑大同守臣宣其酋長果誠心入獻耶則具名數上請而酬之如故事若覬望不來仍嚴我備從之舊例衛軍每七八月間人採草六十束輸之于官今時當採青而虜貢載途各軍以分防誤輸都御許進請蠲之戶部議蠲其半其當輸之半每束折色三分五釐吁此軍之所以剝也進又奏邊人自虜中帶馬者其馬解京而有司撥贓罰償之今邊方急于用馬請以他貯賍合買之以解吁此先年葉都憲所

條畫者也復題不輩何哉余子俊上防邊奏記曰舊例同宣在城各立司分每司官軍五百設把總一員中軍設管總官一員其旗牌掌於總兵遇有調遣聽其號令所以事歸于一也成化以來因於同城并各衛沿邊選取遊兵奇兵以聽延綏之調故宣府太監總兵等官亦各自爲營務選精銳各領旗牌名曰太監營總兵營副總營遊擊營監鎗營營兵既分各官視爲私屬役占無藝其有違犯互爲掩匿而各路所遣非老即弱以致有警不能禦之矣請令鎮總等官以所分營并所選精銳補在城遊兵奇兵各路極邊遊奇二兵不得擅動仍合諸營分司總理庶兵政有統而兩體不分耳大同守總兵副總兵遊擊將軍所治者爲中路陽和天城爲東路南乃宣府洪州也大同左右衛平虜威遠朔州衛井坪堡爲西路西南乃偏關也各有參將一員分守如常山蛇首尾相應但從來策應未有定法今請著令如虜寇中路則以大同城中爲主兵而調東路與洪州合兵應於東調西路與偏關合兵應於西寇東路則以東路爲主兵而

大同副總遊擊及宣府遊擊洪州參各合兵於東西策應之寇西路則以西路爲主兵而大同副遊及偏關參將合兵亦如之其應州渾源山陰馬邑懷仁五城官軍則或於本城或於要害城堡分兵邀擊如少小寇盜則大同遊與各路各以兵應之但洪州隸宣節制而偏關非同所屬請令二路將皆聽大同遇警調用從之三年虜將入寇守臣以聞　上命新寧伯祐譚選馬軍萬二千練習以待守臣言同之急也常調延綏遊兵策之然待奏後行緩不及矣　上曰延與

同接境互援果有急先調後奏可也其預勅之總兵官王璽請告急者調偏頭之精銳應于西路太監劉政執之以爲不可部覆近議調綏復調宣矣備其勿他調以自虛國初洪州順聖之地撥民承種矣其後改爲御馬監草場天順末乃并餘田盡給軍民佃種人二頃五十畝納糧五石草十束成化末余子俊增其數至九石五斗然徒具虛數而已六年撫侯恂請如舊以甦下報可十年虜入同境連營三十里命平虜伯鋭陳充總兵官太監楊穆爲監督選精兵萬人

馭馬五千待報啓行仍選團營馬步二萬以備因兵給事楊英所請特　命戸侍劉大夏帥文兵侍李介王宗彝各往經畫之從征官軍各預糧三月布一疋以贍之李介奏大同往時外有大邊內有小邊設險嚴密保障易爲歲久頽圮守臣不能修東自宣界西至偏關其間舊墻尚堅者百五十餘里今葺者半之毀者倍之并斬崖濬濠增墩益堡大約五百里用卒四萬人及今年稔團靜取丁于本邊每年兩月之役不當興師萬之一從之介又奏其一便調集以節遠

戍也偏關舊有舊兵留大同城防矣延綏去千里赴調偏關亦已足莫若分選三關得三千人特立遊擊領之其一收遠軍以實伍情也北人戍南率斃于瘴癘南人戍北多困于氷寒莫若太原一帶所淸南丁卽編本伍其一班軍名挂實縮到失其時宜嚴分遞原領之責其一軍職買馬坐住俸鈔因于帑號宜有以寬之其一占役之多宜設其例也從之兵部奏事曰正統十四年也先犯順大同幾于不守成化十九年小王子復肆大同遺其權郇景泰之初設巡撫也

假以重權振揚威武而日以怠忽若乃邊儲舊納本色近年減折而妝之復短折而支之軍士怨嗟罔肯用命李介閱實無馬者萬餘守臣匿不開列今春虜貢在關而守臣縱令勢家用違禁之鐵器易彼達馬墮其奸詭因肆侮焉卽令數犯遼永莫不有因雲南思六復占麓川兩廣獞猺大思猖獗艮繇巡撫憲臣多與守臣大帥黨比不規其過也有　旨邊糧折放重輕戶部詳議以聞于是斬山西大同前衛指揮劉桂梟首于邊以其私賣軍器于夷人也給事中吳世

忠奏各邊墩臺三四里而大同隔十四五里各邊墩去城率四五十里而大同遠至一百八九十里烽火不通形勢不及如此也將官推舉多以賄通一握兵權如獲私寶旣求償債又欲肥家役軍多至千人侵屯動以萬計招勉賞賜以賂權貴如此也十月風霜士甲無補妻居無煤幼兒裸體問其故則曰役繁糧薄苦于本將扣筭日巧馬價為累或過時不關或未夏先止馬死日多軍補愈困如此也械器無數下班私交點閱無人傳借多朽如此也司餉者毋石剋二

錢以待他用裒一錢以防補馬米賤則閉錢與米錢賤則閉米與錢如此也總兵神英巡撫劉璣守臣孫振貪和畏威縱虜交易鍋鍬箭鏃悉入虜囊旣掠蔚州劉淮領兵不進計其按伏所費此二十日費至二千八百金米所宿飽徒聽長驅凡斯前弊痛革已晚掣腹裡諸衛之閑卒以為兵耕近疆之空地以為食又于歲豐之後展築大邊履其畝而稅其餘　陛下可安枕而臥從之都督王璽諜報虜約四營復宣之役請選伍以聽部覆之曰北虜往歲逾春分牧于臚

朐河今出套卽潛于東勝譎之甚也況朧羅于之子火篩梟鷙尤倍之　命太監楊穆平江伯鉞陳操假焉先是大同開市易馬大帥神英宋澄馬儀裨將廸梟李瓛參太奉御侯能遊擊劉淮悉令家人以叚布易之而英梟家人雜以違禁物虜欲引境外衆入于館乃私遣李敬一馬為請于守臣而許之曰虜衆疾相染乞暫休于館于是橫縱出入為患驢馬入邊內商民多以鐵貨交易撏文罔矣虜盡得要害而梟等率奇兵三千護之未出境而返虜遂合勢圍蔚州烽

纔百里。英等復不爲意。馬營遂陷。邊人喧然。大吏師
嚴禁器而貴狄騎。英累以隙于争市。間訐聞長安。遣
給事吳世忠轉按之。具得狀。累家人趙晟劉玘等所
爲端。而冒禁坐賄。及逗遛棄師。甚悉。而太監孫振都
御史劉瓛不爲防。有　旨晟玘斬。趙從神十戍邊。英
閑住。瓛振外用。准敬下巡按逮問論死。後以赦宥之。
十三年。虜衆犯同左衛。七日。遊擊張俊禦之東荊莊。
先之以三百。徑趨城南。復分三百以應之。面被箭。益
奮。虜不能克。退駐河之北。巡撫洪漢劾馬昇許鎣葉

椿秦恭王杲白玉王璽太監劉雲蔡恩侯能韋忠等。
并自劾。　上嘉張俊。而責璽等戴罪殺賊。大學士徤
劉言。命將出師。未聞出奇制勝。諸將懦怯不足依仗。
上乃責銳陳主將重權。苟非其材。雖麾下謀勇。皆
不敢效留之。恐誤邊。　召太監金輔平江伯銳陳還。
命太監扶安保國公暉朱桂印往馬兵書馬文升
奏。平江伯銳兵侍郎許進之領軍也。與其指日克平。
以紓北顧。經今月餘。虜勢益熾。憂莫大矣。本部奏准
潮河一帶。　命之都督李澄居庸一帶。　命之都督

張晟紫荊一帶。　命之襄城伯郗李　天壽黃花一帶。
命之侍郎王宗彝分防經略。不審先年蔚州參戎。
已設復裁。計蔚渾迤南俱有嶺峻。得防旹憂虜聊宜
増如故。紀功御史邊憲奏。威遠失利之後。守將不能
支。乃請京兵。以雪往恥。如何京屯日久。而醜夷日張。
銳等生長膏粱。託閉門于堅壁。遮按伏于屛扆。互相
觀望。納侮損威。通乞重正典刑。輕加削奪。于是臺省
交章。羊圈之賊。五十騎耳。劉寧以萬騎襲之。寸功無
獲而死者十有三人。車關零賊。數騎耳。銳遣五百而

陷鋒者六人。虜自此西彌威遠。東抵陽和。列寨環屯。
綿亘千里。百萬餘家。旬日而蕩。陳銳闒茸啓戎。劉寧
懷姦託疾。金輔姚舉等監督罔效。並乞下之于理。有
旨銳寧華祿閒住。輔華管營。進致仕。舉宥之。史科
許天錫自大同還。奏軍事曰。虜自大青山墩數道並
入。王杲登城瞭見十騎。易之。出兵。敵騎佯北。杲馳之
北嶺。伏發誘而突之。斷我軍爲五。所失官總五十二
人。軍旗二千一百二十餘人。殺傷又五六百。自磐石
嶺西十莊屯。盡飽于虜。將秦恭營于草溝。馬昇營于

布家各十里許不敢進大帥王璽太監劉雲趣撫洪
漢以失亡衆多不以實聞兵垣柴昇劾奏杲貪功輕
舉昇恭顧乃各要守縱寇不救其迫璽三次出軍半
途而返雲受腹心之寄偷安坐觀洪恭風紀之重共
爲蒙蔽百年全勝之地大敗不振矣御史沈元疏曰
邇年各邊軍法大約嚴于疏賤而略于貴近是以大
吏苟且貪婪武備弛廢今大同之陷遠近震驚處分
不當則四方解體　上命錦衣逮諸失機者鞫獄上
得　旨杲昇恭處決璽蒞家屬發陝極邊戍洪漢落

職雲等九人下廷按逮治虜再入大同南掠副總兵
姚信將軍李廣李祥蔡瑁各閉城自守賊得利而去
時大師張俊太監陸闇都御史劉宇俱被劾得　旨
命各戴罪殺賊蓋緣中貴制行間久矣失律之誅互
相行媚而未滅無何復膺節鉞雖以鈞陽爲之本兵
而司敗之罰掣于私實甚矣勅法貴武哉十四年廷
撫史琳請益軍　上命太監苗逵總兵官朱暉領馬
步隊一萬以征西撫魏紳奏偏關暨于寧武嘗增築
大邊設墩增守同撫劉宇亦奏與軍五萬修築大邊

而賞何許武鷸馭之曰同圍漆然增未甚懷尚期三
年報至今畫困之餘傾城就役疲于版築焉能辦賊
哉乞分路修工而撥之以次適御史王獻臣亦上邊
計曰威遠失利士無戰心修築大邊沙石疏燥荷擔
而往氣已銷竭豈勝番師之勞萬有猝虜何以禦之
大役乞且停止姚信陳廣戴罪自劾矣乃遇于制軍
招慾入骨乞同馬昇之喪師並行誅戮同綏士著素
稱勇敢雖招之而不附者處置失宜故也乞示沿邊
雅被戍兄子弟親朋鄰里自相爲伍官爲給械各隨

所能用之所名則歷新利則賞願併功一人者聽庶
可得其死力馬瘦則軍弱者其價既輕商無厚實加
以羈難雖有良馬亦不至矣何不併兩馬充一馬之
費期以得良爲準倉場犯穀官又罝判立法最善近
多耄年納粟之輩無異吏胥盜賣冒出爲奸乞簡才
能者授以郡丞之職各下所司大同諜報河套賊于
西岸採冰大治攤筏將渡河而東請掣回遊奇兵之
在延綏者下兵部議火篩常厚獲于大同而今春爲
延綏所制不得逞其造筏東渡所傳匪妄但欲布軍

沿河似乎輕發請再採之同撫劉宇奏四事曰王杲等之棄斬也猶曰與其進而必死不若退而自保或幸免也當虜大掠時廣靈縣民王景林等發憤聚衆持梃斫殺者五已而實殺事覺乃問戍軍又當大掠時指揮尉景徐俊按伏白狐景俊先馳五十騎搏戰甚力餘騎悉駐坡上熟視不救而景俊身被重創復要失機坐死而餘騎止笞三十將以王杲爲口實民以王景林爲戒車習爲畏懦日操何益是以姚信陳廣領二萬人皆閉門西路而延綏所謝半年之上略

無寸功不過尾虜佯追虛勞士馬不展姑息之政而安撫之策何繇矣請除責功之例立勇敢之條嚴退陣之誅豁出邊之禁　命大帥以下遠堠迎敵直夜斫其營以驚之使虜不得久牧境上矣夫其人生長邊陲嫻習戰陣頗棄置在閑而民壯越境防冬計之左也何不免山西民壯之班操者徵其糧每石入錢解貯大同無慮數萬而以戚遠屯丁舍餘補其壯役爲兩得之自鐵器悉禁商販遂絕耕具缺焉但不得出關耳　命如議行給事吳世忠奏大同之墻緣長九百餘里足爲久遠尚有一簣之未成何也當于虛寧黑水水口三處相其形勢築大屯者三如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之比擊腹裏卒或三四千妙選智勇之將提之近地久荒之腴不下幾千萬頃召民雜居查徵其租所當急也　上納之十七年迤北小王子使臣阿黑麻六千人齎書求貢而番文年月稱號不類守仁以問時已有入境者請准十一年例止令二千人入貢乃連營邊外三四十里遷延不至時入掠墩中指揮鄭瑀與火篩衆戰于焦山殺傷相當瑀被

虜支解之而虜亦不得利而退有　旨選京兵二萬聽征大學士健劉條上邊事如所稱募土丁厚馬價發帑二十萬赴邊置芻粮者悉與僉諜焉更舉張俊神英才勇堪任　上深嘉納正德元年延撫歐信奏大同各路十六城堡歲徵倉屯四十二萬六千三百石乃所用者至八十五萬一千三百餘而客兵不與焉雖有年例京運五萬亦不足以補災傷減免之數矣乞預處四十萬金爲召商費部議寧兵駐天城延兵駐清營偏軍駐朔州仍選京軍二萬以待已虜連

月不退各邊自爲計不得協賊入掠平虜井坪閻圍總兵葉椿潘浩于黃嶺延撫高友璣告曰官軍不滿三萬勢在不敵乞增調奇遊二兵按伏而延宣各守不發危矣 上命咸寧侯越仇彥行侍郎叢蘭報虜已次渾源不聞諸將援者下御史按之大監孫清延按眉偷報虜已犯關晉王知烊馳虜入雁門掠至五臺繁峙崞忻深入五百里乃 詔促鉞仇鉞奏虜寇萬人來沙河斬首三級 詔賞之以羊酒議者譏鉞所亡失十倍乃以捷冒賞也九年虜犯浮圖峪營四十里 詔副總張勇遊擊劉實馳之時已蹂及寧定襄化矣指揮陳經軍民死者相藉延按李稔劾奏大監孫清等 詔勸之山西撫王珝又報虜急十月治大同失機罪十年三月寇懸滅胡日南園馬邑百戶姚鉞李寧死焉總兵潘浩葉椿率裨將敵之于天城乃退五月分七路而入一入股泉一清墩一鎮虜一沙河一碌础一滅胡一沙溝大掠七日聞大同兵至乃遁殺虜以數萬計延按于鏊劾奏太監宋彬章忠王指滿隆及撫臣高友璣裨將鄭恭谷琛任璽王祥程鉞夏綱林寬劉雕等 上宥彬等而逮葉椿餘各降級識者憂否藏之太弛也兵部奏賊雖出境其情叵測采蘇頭田結親北虜自前歲神周失利去秋葉椿怯恇而叛人王良李悅投入誘出令之三關已非昔比宜遣大臣節制之 勅都督劉雕提三關侍郎陳玉提東西路都御陳天祥提外三關各厲厥罰陳天祥奏邊禁伐林而未有塈山之禁以故姦豪立莊闢路夷險爲夷而給事黃鍾亦奏渾源三關四百餘里舊爲禁山蓋借茂林以資形勝規利之徒斬伐平曠姦人淵藪出沒乘便于是併紫荊二關悉申飭之十二年 車駕幸陽和衛城方獵天雨氷雹軍士有殞命者是夜星隕翌日幸大同達賊萬衆聞之向陽和轉掠應州 上命諸將擊之虜尋退 勅封左都督江彬平虜伯許泰安邊伯賞其應州功也冒之也十三年秋復幸大同太監馬錫以故總兵葉椿宅獻遂爲府第居焉輕騎戍裝風雪中行駐蹕太原冬還京嘉靖元年虜掠偏頭遣侍郎臧鳳督軍事二年復改勅以三邊內三關俱允節制之晉撫胡定請馬

予太僕而同撫張文錦議同城之去陽和百二十里中有聚落高山二站僅供貢路之驛驛而已乃按伏五百人之費歷歲不貲莫若永設千戶所者二以蔚靈廣昌土卒編入之于聚落以懷渾源土卒編入于高山各給百畝聽與開荒省客戍之冗而免城倉之勞長慮也添柳溝于陽和之西添樺溝于左衛之北如中之驢圈西之窯山築堡實軍繇近而遠則水口宣迎黑山三堡犄角之形成矣越歲大師桂勇請罷其役三年八月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

大同兵素驕悍自江彬擅調後益恣肆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譁噪欲爲亂提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得惡首張的祥等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宣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不及今重懲之恐煽亂之風日熾宜如鳳欽言 詔戮其爲首者五人餘謫極邊哨守是歲築水口等五堡遣卒二千五百家戍之皆不樂往文錦嚴令趨之參將賈鑑杖

其隊長督之行諸卒郭又柳忠等遂倡亂殺鑑裂其屍走肅寨上屯於焦山坡文錦慮其勾虜使副總兵時陳遊擊葉宗招之還鎮已管隊官開山等廉得其首惡欲捕之諸卒恐乃復糾集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圍錦文錦聞變踰墻走匿宗室博野王所叛卒擁衆圍王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之亦裂其屍閉諸城門焚鎮守總兵公署出革任總兵朱振於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卒稍戢脅時陳爲奏乞宥巡按御史王官

以事聞 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巡撫大同陞都指揮桂勇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代時陳各趨令速往仍令圖營內外官選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 密勅行事鐸以憂去以按察使蔡天祐代其任時亂卒雖勉諾振而悍不受約天祐至反覆開諭桂勇擒捶五十餘人暫解散猶洶洶給事劉祺言今日大同之變繇前月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

討除兇逆以正國法侍郎李昆至大同因疏言文錦
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
恨者剛紀廢壞爲國家恥及今之計惟在急罷羣情
所不願者以慰其心 勑新任鎮廵官公忠協濟而
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優䘏 上俱下其疏
於所司而命昆回部時大同人心稍定賜回虜犯甘
肅方遣尚書金獻民等西征叛卒聞之益自疑十一
月辛未復相煽聚殺大同知縣王文昌城門晝閉持
兵噪呼代王浚杜都御史蔡天祐疏請所降 明旨

撫諭寬宥廼諸叛卒稱亂狀天祐疏不敢盡言也代
王等走宣府矣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
惡禍且日滋得 旨令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
集廷臣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
亂頻興今若專爲撫處則聲威損于九邊暴禁難以
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
兵三千薊鎮精兵三千并發宣府叛卒進營近地宜
勑曉諭鎮人擒獻首惡即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
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齎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

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 前憲芟此冦不除則羽翼
愈大將遂不利于國家況此冦顧戀妻子或冀親王
宗室如前疏救必不敢輕犯遂舉戶部左侍郎胡瓚
總制 上從之詔胡瓚督總宣大軍務魯綱充總兵
官調兵次大同近地相機撫勦先是勑原任鎮守太
監王覲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叛軍首惡姓
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
見尤宜真確請勑瓚據名捕即行梟示 上然之瓚
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重兵壓境人

心動搖乞且留瓚聽其與鎮撫官密圖捕逆而叛卒
殺知縣王文昌事官至是始言之 上責其奉事推
延且勑之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相
機前進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
言總兵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十四人乞
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輩所疏
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慴天祐等慮
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
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刼挾死者共上而覬寺

所報首惡尚未徵論該鎮天祐故未知也　上命巡
偵實以聞是月都督桂勇千戸苗登王紳等奉璜密
檄討擒郭鑾等十一名揭示　勅旨斬首梟示隨撫
定五堡軍士矣越二日堡軍郭巴子等復起拒城殺
勇家屬嫂登紳等家於是璜請率兵臨境設法擒獲
上切責天祐等令戴罪擒賊自贖仍令璜暫駐宣
府俟事平召桂勇還以朱振代之四年正月天祐等
擒首惡徐毯等四人璜等遂班師復疏列大同功狀
因盛言廷臣運籌協謀功爲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蓋

一中所劾　上責璜班師不俟命有功人員命候覈
實陞賞三月天祐復捕獲首逆郭巴子等四名助逆
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　上命賞天祐等銀
幣有差郭巴子等梟示文錦郵典廷臣屢爲言之
上旨不許江西都御史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
致茲大患誠宜加謹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
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恿之
傳之四方羣小藉口釁生陵替之漸其於紀綱所損
不小乞加優䘏得槩　旨夫以安慶孤城獨抗方張

之濠逆而大同金湯地不克蒐軟卒也文錦其如命
何五年總帥朱振禦虜頗有所獲　上獎諭之七年
晉撫常道報虜入乾溝墩號十萬圍遊擊邵定軍而
各援不前請設總制兵部駁彈之曰賞罰明然後軍
政舉頃者各邊偵韃之徒多獲僥倖而被害官軍反
坐其咎功罪既混人心懈弛即有制府將焉用之宜
勅給事中臺臣往勘總兵趙康等輕重以聞　上荅可
頃虜復寇天城及平虜朔指揮趙源戰死之八年山
西都御史劉大謨言正統將發山西郡邑民壯二萬

餘詣戍三關設通判二部署之至今足糈御史議革
彼所謂千夫長者特氐肩能約束之哉不如稍寬其
班爲四一當戍二守本郡邑城三四放歸農作在戍
者給行糧四斗五升復其家二人部覆如議惟裁其
部署者一員九年虜將有警西撫張翰乞兵廷撫李
如圭同撫王大用各持不發部疏曰諸臣互推交避
三關則託咎于同援雲中則委稱于套渡具文飾說
動輒千言匪恭匪和孰大于是宜諭非違至急不得
擅徵虜至如期曾卷輒壑　上郡誤者逮繫懲重無

赦遣黃門張潤身往勘應州之虜已而潤身奏報鼓
臣張祿所上首功果爲奇捷歷叙勞伐于是兵部覈
之曰方虜來時溺者憒者失印者棄泣願降者計不
由此而徐勛殺降于應州彭模翟江逗遛不進若復
雷同附和豈有戰伐之效哉　上是之別遣焉噫斯
時大司馬猶能抗論言路之隱亦行古之道也御史
徐汝圭言北虜有三窟焉河套威寧海子北口青山
是也禦之莫先兵食以食言之延綏則宜漕石州保
德之粟自黃河而上楚粟繇鄖陽汴粟繇漢中以達
於陝宣大則宜二麥粫登多入糴置及轉糴於山西
山東河南三邊則西運易南運軍城北運居庸以爲
紫荊倒馬白羊等口之備皆當招商賃車給食于官
以兵言之西路萬全右衛懷安衛與天城陽和相近
宣府遊兵宜駐此以爲大同之援南路順聖西城與
陽和相近宜選補于此以爲應期之援東路永寧等
處則護衛宣府以爲調遣之援北直隸八府責命召
募勇敢設法練習以爲邊關遠近之援榆林山陝遊
兵各於本處分投遏制如此則糧有餘備兵有餘力

一旦有警從容調發不至如曩日之惟擾矣疏入採
納施行十二年總兵李瑾議于天城孤店浚豪四十
里用遏虜衝克日授工馭于苛衆益騰怨十月六日
三更亂卒王福勝等謀焚帥府攻瑾殺之代王聞變
奔宣府之西城巡撫潘倣初蒞事倉猝不知所爲兵
書王憲曰同兵未必悉變驕卒戕帥追勝宗藩此而
失誅天討安在據報五六十輩則宜榜諭安良善而
貸脅從盡捕渠魁責以守臣相機從事　上以西官
廳都督郤綱代瑾促之行倣數上疏爲亂卒丐命給
諫劾倣落其職以參政樊繼祖代之宣大督劉源清
總兵郤永討亂至陽和榜示令其解散內有五堡之
變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偶語不自安謂且追理
甲申事也大同士大夫耆老皆來請駐兵解甲單騎
撫之源清疑不許已而舊撫潘倣付帥趙鎮僉事孫
允中郎中詹榮械繫王寶等六十餘人杖死十餘人
檻致軍門請旋師徐圖之可盡逆但勿言五堡事源
清曰甲申之役胡公以兵不臨城讒彈紛至吾不蹈
前轍矣以其因屬按時考掠因遮及舊總兵朱振失

職怨望首亂源清乃遣趙綱大捕城中所捕多從征
有功者爲囚諢比曉城中訛起曰屠城屠城遂大呼
爲亂殺千戶張欽孫允中撫之稍定源清爲書召振
疑其不來請錦衣奉駕帖逮之振實不反諸幕府自
明囚言黨亂情旦夕可盡毋煩兵不許振發憤自刎
明日大兵至城下大肆殺掠橫屍枕藉亂兵閉門迎
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攻四關痛擄之城
中亂黨益發庫兵出罪升黃鎮馬昇楊麟于獄擁以
爲將御永塞城門引水灌之做與俊檄六將軍出見

永所稱兵永不聽且揚言大同奉一王子召虜南襲
金陵耳源清乃多邏卒過城中諸章疏而趣請益師
五萬以勦之且曰衣冠之族悉從叛矣本兵憲以爲
然始遣京軍啓行是時　上悟大同小變不足煩朝
廷遣將其各官可無往數日潘傚報變已定如班師
而遄已而源清永貪功妄殺激變源清亦詆傚娼賊
取辦殆非人類廷議多助清獨禮侍顧鼎臣黃綰曰
用兵非其時也虜入至大同教場北官軍擊退之城
中潰卒出應虜官軍捕斬百餘復嬰城固守郤永督

諸路兵據西關廂閭之城中樵採路絕公廨私舍焚
撤已多復有虜至叛卒引入城指代府曰奉此爲那
顏居寅虜于東城門滿城皆巷哭明日我兵殊死戰
虜畢叛卒爲先鋒大半死虜知不足賴也大詬而去
源清豎旗招其降叛卒裂之百道攻城死者無數源
清告急請調九邊兵爲禦虜計　上不許乃諭閣臣
言夏等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諶殺主將
原非舉城所爲郤永無謀源清嗜殺使其叛因勾虜
拒逆朝廷旣說脅從不問乃又攻城灌水玉石不得

而分也宜大爲北門鎖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何以
自衛此地人民皆我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
誅忠乎否乎縱幸成功何異興復可罷去二臣擊還
諸路于是源清自劾求退　上奪職閒住以侍郎張
瓚代之諸叛卒廣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與狙猂
者闔室戕之人情駭是乖刺偷司詹棨有機略密與
揮使紀振戴濂王寧歃血討賊寧故出城持士庶狀
詣制臺前及撫院樊繼祖所定計曰馬昇楊麟爲叛
所迫非其本心誠貸昇死令討逆自效可立靖矣計

定即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璽遣副帥梁震主事楚書齋德青告城中數聲雷動其夕昇麟遂屬黄鎮等九人斬之次日繼祖单車至令從兵退二舍以俟昇麟復先後斬首惡許章二十六輩餘無所問道䕶相望發粟賑之自是大定諸路悉罷侍郎黄綰至大同絕不問叛軍事邪心稍安有鬬敏薛源揚月者爲叛卒使虜至是敏歸綰執而付之法反側子藉有流言綰大集諭以禍福流言亦戢顧有請招源月不應留虜中者綰曰此輩悉庸奴虜所牛馬役之者下令逆卒

自虜歸者邊吏執戮之不來則勿索時叛卒方挾虜恐喝内地至叱咤墩卒要中國招已聞綰令大沮百姓知綰足恃凡前後叛卒害者始屬至投牒綰佯不應而密以他捕之若干人乃又出漏惡郭經數名梟示之城中訢訢知不詿矣綰疏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于情罪不明終于積疑不解王用三驅寧失前禽既正典刑矣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逃而恍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潛城爲害則善矣或恐其急而走虜爲憂是不知彼已者也虜得漢人率奴隷之

不則易馬遠夷耳使虜果雄桀得此百輩奚益虜性得利則趨遭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來貸之則失刑殺之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南之勢以挾制上下非計之得者也臣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吏此土者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逃而徐捕之則地保無虞矣綰隨具叛獄詞以聞凡甲甲辭及戕李瑾逋誅者殺曹安景銓六七十家者王福勝等十四人服上刑張玉等十九人辟血奴兒四十人戍悉如議頃樊繼

祖亦令諜者捕楊月于虜中誅之繼祖乃奏大同曾未十年動遭兩變中鹽失利田無菑畲　武宗巡幸兩經扈從至數十萬搜括之苦殆盡雞豚災傷相繼蕭條已極　上覽其奏下計部議給賑恤毋執故帑戶部覆報歲給七十七萬有奇而外解又復數萬撫臣不能謫度盈虛慎重出納今按所上儲册舛錯參差日增月盛竊恐太倉之蓄不足供此安論九邊也繼祖所築高山聚落二堡告成乃合新舊遊奇兵令遊擊尹堂趙綱分統之總督周叙始報虜至井坪請

于閫營請征糧而報虜差緩請停前發　上疑之曰近數聞虜入不言去其地方殘逞寂無聞也必撫按互欺其遣官覈勘給事錢薇疏曰承平日久綱紀多弛諸將平居苦文法之束縛而以逢迎爲悅臨敵希闔典之寬大而有苟免之心是在本兵撫臣作養砥礪之耳戰功多賴家兵而蓄家兵必豁私積正統間都御史羅亨信督屯大同令將官得率其家丁自耕邊地而不責其課夫官耕則民賴其衛咸盡力于南畝一也官能自給可免侵漁二也將取利于邊重去

其地冦至戰氣自倍三也久居不徙周知阨塞可以接伏策應四也自後撫臣懲鎮將役軍之多而奏革之其敝遂至于官民並廢耕穫虜得以經年屯聚其地匱餉責敵殊爲失計臣以爲復將臣自耕之舊便俱得　旨十六年虜牛心山之役總兵梁震遇數千騎于宣寧灣斬九十六級復破之于紅崖斬八級周叙以閒虜復從偏關入悉發保定漢達軍勒之高山聚落堡既成頗扼虜　上曰自張文錦修堡致變率相視爲戒樊繼祖改立二所有裨邊防其廕一子西

撫韓邦奇言老營堡之孤縣也設遊徼關番戍其地人無固志請募土著常居聽發而班軍遣歸兼得行月二糧費部覆其便因立千戶所一總督毛伯溫上言掛堡募軍立爲三千統之以六弁孫麟等耕其棄地者可大也得　旨近邊內外可耕之地悉給軍開墾永不起科毋爲有力者奪十九年虜入廟灣指揮周岐等陷其伏中而沒已又走朔州交汾等　上念虜頻頻其令兵部會官議部乃奏增置士馬數寧武增六千人老營增一將平虜亦增一將西撫陳講更

議曰往者遠城東勝則三關其內區也茲者關以外兔實逼處此而士馬之額仍舊請以山西之兵守大同之障則老營之界東長峪者宜遣六千戍之中路寧武莫要于神池而利民副之西路偏頭莫要于老營而八角副之東路雁門莫要于北樓口宜設叅戎二各軍三千人守戎二各千五百人自陽方至野狐而神池百二十里乃壯自野狐至黃河而老營三百里乃壯更增五百人北樓間而東路千八隘四百里乃壯馬資于兩寺餉責于代州商稅焉悉計可二十

年秋俺荅阿不孩遣夷使肯切石天爵款大同陽和塞求貢言其父諳阿即在　先朝常稽顙蒙賞且許市易近以貢道不通歲掠多災卜之神云貢吉果許貢當令邊民墾田塞中夷衆牧馬塞外飲血不犯否則徙帳北而縱精騎南掠云同撫史道言虜絕貢四十年歲苦侵暴今款誠中國之利也時虜待邊外屢向墩哨卒詷進止一日邀守墩百戶李實以虜酒席地飲之載以馬擁入俺荅營與之飲宴有掠哨卒衣糧者俺酋痛懲之以原掠物還于是巡按譚學奏請速定大計其詭秘之情難信而恭順之迹有徵准貢則後患當防勿准則近害立至　詔兵部集議曰許而貢不可信大義拒之彼姦自阻趣行守臣大振天聲方爲得策乃遣尚書樊繼祖往督軍定賞格能斬俺酋者五百金陞三級虜以貢事不諧三道並入晝躁秋稼乃　詔延綏副帥王縉屯黃甫川保定副帥屯紫荊前後發京營六千人任鳳領之二十人趙卿往眞保領之西撫陳講塘報俺荅阿不孩從白泉下石嶺徑趨太原吉囊繇平虜掠平定總兵丁璋遊擊周宇死之遁于眞定更遣原任都御翟鵬往禦之陳講報大同遊擊戴昇承調退遁而壯夫劉文明等乃能奮斬虜首六十四級生擒十人獲諜者二十輩功出官兵上宜重治昇而顯錄文明等然虜所屠戮五萬二千餘樊繼祖乃報斬級前後四捷首功五百二十餘級　上嘉其連捷而臺省龍遂傳鎮馭奏繼祖盛張其伐乃與譚學所報剌謬何也一日從容出關再曰虜回未戰同時發疏矛盾若此史道之玩寇王陞之避難皆當問　勑紀功官張翼奏覆曰先于八月阿不孩深入焚掠慘怛井烟不舉　陛下切責諸將非不嚴也諸將湧然聽其徜徉而去未數日吉囊復至時繼祖駐師大同路將咸會若能合力亦得志矣畏之如虎避其長驅寧與嵐汾再遭屠剝雲集無籌節制安在樊繼祖陳講各褫職王陞等各降級逮問之紀功官以稽緩賜罷尋遣侍郎張漢往賑郡邑之被虜苦者翟鵬奏乞刷選壯丁名曰義勇爲三關振

上獨斷之曰近者三關失守止賴民壯各處災傷豈宜騷動舊役民兵暫止之其稽舊制經畫長策而

部議擊西人之戍同者撥河南之戍班者募土著之充遊兵者三關之急在帑宣大之急在粟乞空運通州倉米給宣大而發帑二十萬以濟山西從之是時掌本兵者張瓚巧附內援屢被譏劾　上責之曰虜兩入太原不聞敵遏邊吏罪不可逭樞本亦難謝愆所議預集兵馬十枝瓚欲遣翟鵬亦請遣　上皆不允復切責大司農李如圭以其邊人乞帑者動數百萬更無別籌圭等徒狗人言不行覈實兩部各虞所罪釋之去歲款議不諧時都撫史道乃留其真夷肯

切而遣石天爵先還貽以布帛虜亦以馬報之故大掠三關而大同無恙議者指道媚虜嫁禍道遂得罪三月虜送中國人李山至請易肯切　廷議以為詐不之許閏五月俺荅復遣石天爵滿受禿滿客漢即肯切子邊人不敢納以告巡撫龍大有大有遂掩以為功猥言以計擒之縛天爵而殺受禿等部議吳天爵者華民甘虜塗炭震驚茲憑故智叩關而邊臣應機剪其羽翼足寒其膽厥功甚大　詔優陞大有文武將吏磔天爵肯切于市蓋小王子九部牧于青山

所戀者中國段帛掠之不多得亦自有損失不如貢市完善因遣天爵等來誓請貢市一請不得則再請再請不得則三請三請不得則糾三十萬一循黃河東下一直搗太原而徑兵屯三關待戰虜之真情出于天爵口當事即欲勿許亦宜有以待之乃不為長慮遽戮信使苟快目前虜大憤不及秋即以六月悉入大掠逼及潞沁屠戮過兕矣翟鵬告急　上曰原設撫鎮各有專責寇至一隅本邊出敵各邊協應是以建勳則功著失事則罪歸布置甚善況四鎮接壤

與三邊不同聞設總督文臣虛名牽制劉源清尚叔樊繼祖可見鵬首索帑金專資客陣陛辭日久尚駐宣府深負委托革職閒住六日又議復其任同撫龍大有報虜十萬騎從左衛雙山入過朔州入馬邑趨鴈門陷沙墩犯太原薄平陽知府哥豹憑城禦之賊不得利而我軍亦促其零騎斬數級虜營始北徙部議曰賊入平陽蓋有三路中縣靈石冷泉口趨霍州以入東縣介休張南店趨沁州經岳陽浮山以入西縣石州趨隰吉石樓等以入竊計靈石天險勢難突

至其中郭家溝韓信嶺三四百里險甚分兵何之虜
可圖也或繇澤潞衝突太行越入懷慶此去臨青眞
定僅數百里宜命諸路守臣伏兵堵截使虜不得過
太行萬爲無虞盖潞安黎城等處與河南武安接境
一下武安則地曠難守或知有備不至又將繇鳳州
入石州趙偏頭寧武宜行劉臬張達備之寇入潞安
沁汾諸處乃命河南撫覲有本于武安涉縣微子嶺
達潞黎爲援山東撫曾銑于臨淸趨磁洺爲援保定
撫劉隅急守井陘已而虜復還太原北遁給事劉繪

奏虜退而督臣罷虜至而督臣增非所以久責成圖
茂功也嘗考天順間之于也先成化間之于毛里孩
弘加蘭斯弘治間之于脫羅于火篩未有不終致挫
衄者今之託按伏以自全拾殘級以詐報心疑者北
力分者弱虜志得驕殲此故耳宜專任翟鵬約兵十
七八萬三路畢集虜可禽也　上以爲然委任鵬鵬
亦上言客兵八枝及主募共計十萬統以諸將列爲
四營各當一面别練誘兵三枝誓死決戰登盡出虜
下哉　勑曰退縮者自都指揮以下即斬以狥副總

叅遊先取甘死罪狀奏請二十二年翟鵬以虜報旁
午請徵調急兵部謂畬如鵬言盡掣全陝薊遼之兵
不議各邊何待且望援之念重則自勵之心輕惟遊
兵及槍手可聽其發耳虜軍浮圖峪自土王溝抵廣
昌川長四十里副帥周徹遇之失利保撫鄭重以警
馳聞兵垣劾奏薊撫朱方掣兵之早翟鵬湧無可否
　上曰翟鵬手握重權若令不下王儀郤承安敢掣
兵朱方建議使既去之虜非時勾入二臣罪之首命
錦衣械繫治訊又因御史舒澄彈文命硫兵書毛伯

溫爲民職方郎韓最與杖八十初大同指揮王鐸之
子王三者與吉囊通遣三遺之酒物妻其部女遂爲
虜導至水地莊向舍餘劉伏起索食伏起商同官軍
四百縛之御史以聞　上大悅賞伏起千金陞五級
王三獻俘伏誅御史李秀春爲副總兵周徹請曰浮
圖峪之寇也非周徹拒敵二日以遏之則紫荆失守
矣　上嘉其功增以一秩二十四年八月虜犯大同
中路鐵裏關等處總兵張達率衆力戰却之又犯鵓
鴿峪叅將張鳳率其屬各殊死戰鳳挺身陷陣中流

失死餘盡殁報效生員王邦直戰死時虜欲深入總督翁萬達總兵周尚文各遣騎四出邀虜虜登山望見官兵大集乃遁出關事聞　上嘉萬達等功各賞銀幣仍賜勅褒獎復陣亡總兵張鳳原官贈邦直都指揮僉事各蔭一子世襲千戶王邦直者磁州人力舉千斤是時邊患孔棘　詔求天下武力之士河南撫按官以邦直應　詔鵓鴿之戰虜衆我寡鳳等慮不敵守者從之且激邦直曰若素以勇聞奈何見賊不殺邦直恥之遂大呼入賊陣虜皆辟易見其兵少

無後繼遂聚而圍之邦直奮勇獨殺十數人力竭而死邊人哀之先是平虜威遠王林渾源陽和山陰名場草相繼焚　上遣科臣李文進勘其故會太原邏奸人王義者從胡略邊入簡得其囊中火具論斬既而宗室被盜發訶連襄垣府中尉充㵟等其家奴不承盜而微吐神箭援焚諸語鞫其客門四李錦則充灼與㵟勾虜入據先燬所蓄適王義以是夕潛入山陰見場中火㷀起即趨出為捕者察而囊中又有火具實不悉火所自也　上逮法司訊之總督翁萬達

疏曰大同土狹產瘠餽繁蘇匱衆聚而貧隣虜易生反側請量遷和川呂化于山陝而襄垣原自蒲州廢徙今請封復建就食本封宜也宗伯議蒲小遷晉共可二十五年俺荅阿不孩遣使堡兒寨等三人欵左衛求貢五年來信使絕矣玉林百戶楊威為零騎掠知虜意甚懇威乃詭言能集貢事虜乃歸之並同掠者為先傳然後令堡兒寨等欵于雙廟墩投番文自言曰俺荅選白駱駝九白馬九白牛九及金銀鍋各一講信誓戒犯竊仍如曩時石天爵所稱者總戎家

丁董寶等值哨邊狃于前事竟磔三夷首以擾功于是翁萬達疏曰北虜在弘治前歲入貢彊固稍寧自宣府虞臺嶺之役虜輕中國孔棘者四十餘年矣嘉靖壬辰小王子來獻方物竟沮中止迺來石天爵之講也所當善應始旣湯荅終復誘斫大失夷心橫挑巨釁臣竊恨之乃今單詞叩塞察形收勝詎容脫誤而寶等賤卒玩法貪功臣心刺謬曷知所云夷狄雖犬羊其性固辨曲直亦猶人也今歸我漢人執物示信借曰不許當善其詞詭遣之乃置使于墩納婦于

境誘而殺之曲在我矣彎弓報怨疑慮回皇卽不可
解宜撤兵待戰賓等滔天之惡眞不容誅矣部覆姑
貸各官兵罪萬達又報何不孩逓至番文欲自到邊
陳欵及據降人所供消息則以貢事不成把都出其
東吉能出其西似當亟爲處分不容少緩蓋此種類
繁多克焰日盛乃遣使求通雖已被殺猶屢請不已
或謂虜利吾賜耳不拂其情雖狂可撫不爲之處則
旦夕之變毫髮之間隨機難待未宜遽爾峻拒也部
科各議所請未可允得　旨進北入貢原有封號印

信令來番文似是詐僞依行再詰限十日間既而宣
薊告急部持初議悉心戰守毋墮虜計　上發官廳
六枝督萬達整兵二十六年山西撫楊守謙疏偏頭
老營二所餘地一千九百餘頃堪爲營田內省京運
外嚴防守舉副使張鎬提調之戶部贊其說　詔以
實行萬達條上併守擺邊之計而西撫孫繼魯爭之
曰夫設重險滿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而諸關據險
戒嚴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犫守重關洞
開延敵乎往年虜犯紫荊自宣府入犯山西自大同

入紫荊之拱護京師三關之屏衛全晉一也今議不
犫紫荊以併守宣府豈可犫雁寧以併守大同乎況
自偏寧雁以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丫角至雙
溝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至牛灣百四十里
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
山西大同并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闔門戶起丫
角至牛灣爲左闔山西歲守之起丫角至雙溝爲右
闔大同歲守之前日併力守左闔尚不能支今分力
守右闔豈將無憂乎近年虜不敢犯者以三關備嚴

故也將士遠離信地欲其不侵難矣全師在外虜騎
在內卽紫倒諸關爲徒守已又貽書于萬達曰成法
具存　勅諭具在變亂者固蒙不韙况因而失誤軍
機者乎縢奏律有明條敗績　明主不貸往年建雲
中之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
蒙罪可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
隱禍深憂難以輕泄者萬達接書以入告曰繼魯謂
丫角以西百餘里之邊爲難支然則寧雁八百里之
邊萬一遇虜其易支耶以新分一百四十里守內地

之兵爲可危然則入百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盍危耶夫盍兵擺邊始於近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班軍實係守要至意今議掣寧鴈一帶擺邊之兵量務以併守而冗餘之兵逐漸議罷額設官軍仍畱關隘以備重壕正不失爲復舊也繼魯動以危言相恐今欲排阻成議安望其有捍奉旨孫繼魯挾制督臣阻壞成事錦衣逮問之械繫于獄繼魯耿介自負以清節著然好剛使氣志意盈溢人謂動四體云北虜自去歲款塞徂冬涉春虜使絡

繹邊臣懼　廟堂有意督過之也遂不以聞然虜竟以通好款處其衆不復設備邏哨探卒亦不戢復遣夷使李天爵齎番文至云虜中大神告羊年利于和俺荅會集保只王子吉囊台吉把都台吉相議求進進黑頭白馬一白駱駝七騸馬三千求白叚一端爲大神袍麒麟叚件頭目領之內種外敉漢夷不相害東至遼西抵凉俱不入今與中國約若入墻作賊中國執以付彼奪其所畜馬以償不服則殺之若漢人出草地彼執以付中國治之永爲好事歲一二次貢

太師許代奏即傳部落禁其生事云總督翁萬達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以其事聞且言虜自冬春來遊騎信使款求不下數十餘次詞頗恭順夷情叵測未敢輕議已將夷使諭回責其守約有誠跡代爲請之然我之所以責彼信者不難于印信番文之必來而難于西東各邊之不犯設虜如約而至而猶復絕之則彼之構怨可待而興鼓衆也有詞其報我也必專而力即我受之彼詐而中變焉則虜負不義之名而衆無名之寇其爲虜亦終弱且緩此曲直老壯之

所分也邊臣職守貢亦備不貢亦備初不因是以爲增損如或慮其入爲窺伺爲困擾爲反覆也則當伏執而審待之或限之以地受方物於邊城之外或限之以人質其親族百十人於城或限之以時候踰及秋冬然後頒賞如是則虜誠也固在吾覊縻中詐也亦得免衝决之害矣夫不揆理之曲直事之利害以貢爲決不可者非虞禍者也以虜之納貢爲足恃而懈其防鬪者非量敵者也臣等夙夜兢兢熟思審處幸惟　廟謨速决俾邊臣得從事焉巡按黃如桂亦

言虜深衷固未可信而覬覦則遐旋懇惻令信使往還帳牧散漫恐家丁通事或進稅以邀功或款結以市好適之挑禍結之招侮請預禁止疏俱下兵部復言虜節年侵犯九邊橫被其毒凡在臣工義當殲醜以雪積憤自石天爵倡請矇行前詐豈可輕信請行總鎮諸臣嚴兵飭備傳于俺荅約輯其部落九邊宴然著有恭順實跡得　旨黜虜冠邊罪遊深重邊臣未能除克聽信詭言輒騁遊詞殊爲憒罔其飭邊臣彈力嚴禦有執異阻撓者參治蓋是時陝西有復套之謀將督兵出塞當事者主之故力細貢議翁萬達奏宣大修邊軍壯且十餘萬人赤身爲役布滿山谷俺荅把都兒駐威寧海子吉囊一枝移營東渡茲復求貢似有所挾即當斬其來使昭我國威第以費防之故未可遽起兵端姑善省諭因遣間諜行吾機權務得其情預爲之備待有可乘之會然後一舉斯爲萬全但遣諜行間與交通往來事相遠而跡相似故蓄逡巡之慮者鮮應變之謀執疑似之形者啓吹聲之誤此邊臣之所以自失而機事之所以難拔也要之

禁例必嚴間諜不廢苟可濟事豈恤有他是時俺荅諸酋與小王子有御小王子欲寇遼東俺荅來告其謀請得與中國夾攻之且以此立信邊臣以虜勢既重而情復懇切恐機牙一失且速後禍又以屢奉嚴旨不敢輒爲請求故借詞而詳其事如此翁萬達疏曰夫詳內略外撫民之道也詳外略內禦邊之道也大同古雲中地可以阨匈奴捍中夏爲寧雁諸關所倚重　祖宗以來山西兩班分番協守同歲以爲常庚子閒虜越同躪西守臣不能原其故遽議掣班專守又增參遊設民壯亦如宣大紛紛擺邊繁費倍往昔矣噫豈以大同爲可以餌虜也故一變而幾棄大同坐困全晉近西撫楊守謙倡言併守善矣至欲盡掣寧雁防秋之數而併力同則又未可夫近年增設者當量掣第未宜大驟先年額設者當盡留第不必擺邊蓋言掣者掣所增者也遇秋暫分兵於同主客之兵自當有辨言併守者舊制也師徒多寡雖不必盡符班軍要不失爲便宜爾矣大學士嵩嚴言入月初十日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入賊併

西北去我兵遂怠十八日復踰松墩掘墻而入地在平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爲其半據墻口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連年邊臣修墻報竣俱稱可恃以守今賊得以乘夜折墻乘虛而入防踈之罪自不能逃　上命按臣勘實以聞二十九年六月虜犯大同踰小鶯坑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迎戰達挺身陣前爲士卒先虜望見即縱騎圍之達跌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時副總兵林椿分兵擊零虜騎于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達虜四

面皆合矢下如雨達死圍中椿亦中流矢死達陝西人自不知書然慷慨負奇節膂力絕人平生遇敵好攖營陷陣所向有功卒以此敗椿救達時一日三與虜合戰功雖不終然邊人至今稱兩將及上干劾之勇云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效死先登全軍陷歿獨其二子張世傑張授以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鬪未有之大衄而督臣郭宗皐撫臣陳燿等不自蒂棄軍幕纍陳喪敗之咎彰明奮敢之忠乃蔓詞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張達林椿生何以勸二子也

上覽禹奏嘉其公明正直　詔逮二子同廢宗皐燿命錦衣械繫之各杖于廷燿死杖下宗皐謫戍邊八月虜大舉寇宣府不得入遂從薊古北入犯京師仇鸞佩大將軍印總駐師宣大聞議北伐鸞上奏曰虜酋俺荅脫脫辛愛兀愼四大賊營俱巢大邊之內將我邊臺割據分攝之虜衆代軍行賺軍代虜牧孳逃民叛將撫而用之每歲深入無不得利雖有良平難與角勝往時虜曾請貢　廷議未從前總兵周尚文乃乘其效順之機投以貨賄之利虜啓如願邊亦少

寧非得已也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通于下孰若　朝廷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即今遼薊甘延俱有互市之例在　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詳議奏聞三十年虜酋請求益數仇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之義子脫脫復詣宣府暗門呼通事出攢刀以誓贈馬二匹留眞夷虎剌記四人爲質而去未幾縛我叛卒朱錦李寶以示誠懇於是宣大督蘇祐入告虜甚嗜中國貨鹵掠則歸部落求貢則歸酋長故也小王子者俺荅之侄也俺荅恥爲之下茲求

歸順將假中國官爵與其任爭雄臣等多方譯審察
伍虜情有難真拒者彼以貢為名其詞順我因其乞
而許之其體尊先允開市以濟目前如果保塞來王
然後議其通貢　詔兵部集廷臣議于是兵書趙錦
咸寧侯仇鸞吏侍李默等議稱永成周常設馬市以
待海西女直諸夷今虜酋情詞懇款似宜比例遼東
于大同五堡邊外開立馬市發價十萬每年四次請
簡命文職大臣為夷虜知名者從宜酌之畢日還京
內閣嵩對一年二次為宜　上悉如擬亟取致仕侍
郎史道前赴大同經略兵部員外郎楊繼盛疏曰見
俺酋求馬市書大肆無狀竊意聖怒興問罪之師及
會議准依不覺喟嘆請陳其不可有十一曰虜辱我
如是而我與議和忘天下大仇二曰屢命北征而一
旦更議失天下大信三曰堂堂天朝與犬羊市冠屨
同器損國家大威四曰豪傑感憤誓死決戰和則灰
其效用之志五曰將士偷安弛守惰氣懈天下以修
武六曰以後私通者勾引牽連法所不禁開邊方交
通之徑矣七曰國威日玩人思效尤將來腹心漸起

不靖入曰去歲虜猶疑畏今窺我虛實矣長其輕中
國心九曰或馬外別求悉墮我以羈彼以弄或交而
違約或易而撞關或駕言別寇或以疲索價發矣十
曰各邊援例定不可罷財馬兩難相繼且其謬說又
有五或謂外開馬市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于
和謬一或謂方今缺馬利于互市夫和果可必安事
戰馬況虜亦安肯以良馬市也謬二或謂暫許馬市
漸將通貢以為永利不知市馬我猶得少償其價貢
則徒手取空利矣豈古之所謂咸賓者耶謬三或謂
虜既和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眾安能盡厭其欲
且小信亦安肯守之甘于漱餒也謬四或謂征討禍
慘互市費微不知損威養寇禍甚于戰壞天下大事
必始此言矣謬五疏入　帝謂阻撓邊務令錦衣衛
訊杖貶狄道典史四月開馬市于大同鎮羌堡虜酋
同部衆共易馬二千七百餘匹還其前質者四人侍
郎史道奏馬市已定並進虜謝恩表番文一通馬九
匹虜部無敢諠譁者南向黃幄香案叩首極恭遜頗
馴順仇鸞言夷俗以九數為敬之至似宜量破常格

從厚賚之。況夷情不常。種落非一。久而不變。豈其能保。竊恐邊臣因關馬市。遂忘戒心也。乃　賜俺酋大紅紵絲膝襴花樣衣一表裡。金頂大帽一。金帶一。脫脫大紅紵絲一表裡。夷使各有賞。總降　勑一道。初馬市甫畢。隨有虜騎犯左衛者。我詰之。則謂中國妖逆蕭芹天源等誘致之。其黨無慮百十輩。散處諸帳中。教以火食屋居不利于虜。好則曰力能咒人喝城。俺荅為之動。史道乃蹤跡得張攀隆五十餘人。索芹源于虜。虜請先試其術不效。執以予我。脫脫告通事

曰。某日自右衛喝城非掠也。會有　旨命史道遍歷延寧市事。道報曰。虜中怵于邪黨。然臣已得要領。乞不以虧緡銖。坐失大機。仇鸞亦請留道于宣大。而右衛果有警報。七月。脫脫執送蕭芹等來。因言富虜能以馬易段。貧者惟有牛羊。請易菽粟。　朝議復難之。不決。道上言曰。俺荅懇請牛羊易粟豆。蓋借是以定部落之心。諸部心定。則俺荅內向。守盟益專。特督撫蘇祐何思等亦慮興日衆。首事禍。乃疏言不可。仇鸞亦皇惑。變其始說。且云臣行諸將嚴為之備。　上以

閫內關嵩言虜邀無厭。不宜任其要挾。鸞欲分布戰守甚悔。　上令史道回京。時虜以羸馬索厚值。弗予。輒大譁。同市則冠宣。宣市則冠同。甚者朝市暮寇。并掠羸馬去。而虜衆往來。動稱互市。將士不敢言。邊垣營堡俱撤。無復藩屏。又乞市遼東。東撫許奏遣書本兵力止。得寢。至是虜以市利亦薄。中國不足信恃。時時掠剽境上。然嗜馬利。未肯公言大舉。邊吏亦與之互易不絕。其心畏而嘻之。逾年虜好復絕。虜既不得易牛羊。分散為盜無虛日。冬。三入掠。甚衆。邊人貴

之。俺荅諉應曰。諸貧者乏食。禁不能止。我自不入犯。俺荅有妹夫卜吉哥者。後期至。與市于大涉溝。易馬四百匹。薄暮虜衆潛入。復奪其馬。帶掠人口而去。詔以非時開市。疎備納侮。各奪俸。已而虜進九馬。延按李逢時。叱去之。虜縱入王石河。自弘賜入陷羊舵堡。殺擄甚衆。三十一年。　詔罷回大同大邊二邊墩軍。時虜並塞住牧。邊墩反在虜外。而士餉仍月二石。仇鸞言。第滋漏泄弊耳。不如罷之。報可。初虜之躁蹶遠犯。鎮庭也。指揮王恭敗死。關南震動。總督蘇祐報

虜且三萬兵部張皇太甚 上心疑之遣飛騎偵虜
何地諸將有能抗戰者否特無有以王恭死事奏者
同撫何思以虜退聞 上覽其奏亦不言來去狀益
疑之至是部返報言本月初五日虜以千騎犯弘賜
堡初五日虜復繇榆溝入掠懷仁川十三日虜二千
騎復犯平虜奶河堡因備遊王恭平川墩死事之烈
及遊擊呂勇劉潭參將張騰孫麒焦澤副總兵王懷
邦等請抗禦不力及逗撓退縮狀 上乃切責兵部
日虜前後無過二千騎耳爾等株于蘇祐言謂且三

萬其偵報不嚴之效明矣輕率若此麟潭其械之來
懷邦等革之職虜復遣丫頭智乞市蘇祐以擒獲功
聞 詔梟丫頭智于大同市代府饒陽王克熜上言
初與虜市本為羈縻總兵徐仁輒自以和戎謂無復
事戰守士馬芻糧恣意衷尅大失士心及鋒警狎至
而仁身為大將稱疾求避遊擊劉潭詭稱虜且貢馬
巡撫何思不加審諦輒以游言誑 闕下勒使者王
錢齎幣至邊然實無一虜諸將惶懼招與為市以賞
物給之副總兵王懷邦幾為所擒投附於賊乃免近

者虜滿館舍酣醲飽鮮事之惟謹虜是以益横諸將
且禁士卒毋殺虜殺虜者如殺人之罪至使右衛高
山山陰懷仁東至陽和天城煙塵四起汙淫萬狀將
來地方莫知終極且宣府亦開馬市今六七次未聞
有蹉跌蓋彼有人馬處置適宜故也惟 陛下亟垂
省問以拯北門剝膚之災 上得奏即逮徐仁于獄
思懷邦削之咸寧侯鸞仇倡邊兵入衛之議兵部乃
自懼曰宜大日弱自守且不足況彙其精分其力則
三軍解體以解體之卒當忿逞之虜可為寒心且值

缺必募是驅市人也使虜虛聲以誤我師而併力宣
大宣大必不支則長驅畿輔伏惟留四部選兵于其
鎮 上深然之命勿調而召鸞入京議鸞不自安乞
罷 詔趣來毋偏執鸞還集議宣大內聽京營徵發
外聽督撫節制內外不偏重而二議不相悖矣時鸞
蓄異謀內倚為重而本兵趙錦婾阿其間故調停焉
爾八月寇入平虜轉掠應朔殺擄數十九月寇入弘
賜及安東諸縣堡而出總督蘇祐以血戰斬馘聞而
巡撫蔡朴極論怯懦觀望之罪 兵部故寬之曰兵鋒

入衞而弱兼以因饑尚能防遏比之自擁者不同宜從少貸而極恤其饑　上皆從之遣給事徐綱往行賑事綱勘實　上聞請以同庫貯例及主兵二銀約九萬四千有奇分投委濟同馬舊有牧塲湮塗略盡所給豆三斗自養無以及驛宜查其侵地今官軍九萬二千馬三萬五千二百請加人馬糧豆各一斗少救目前者悉議可山西御史李一瀚奏虜自二月虜犯河曲老營其守備曹懷忠楊秉禮知縣丘華各損軍狀總兵李淶趨戰愆期東務寧武下部各治之罪

朴言襲將大同弘賜堡外增築鎮羌等六堡內有墾地五千四百頃耕守得策後巡撫何思欲擊之內地地不日割耶乞命守六堡如故遂依所擬七月把都兒大舉分道弘賜及廣昌表鎭遇之敗後虜移營攻插箭浮圖關南大營固原遊陳鳳寧夏遊朱玉入援遏浮圖守者具犛犒以需鳳玉曰稍緩不及賊候旋軍饗之不立馬而去及虜于三家村大戰竟日殺傷過當虜恐爲所躡乃以驍騎綴鳳玉其衆分道自大坌井北遯　上聞大悅不俟勘報晉二將都督之秩

各賜白金文綺八月寇入蔚州九月寇犯神池巡撫趙時春帥馬步禦之至廣武諸將皆會時虜縱掠八角忽諜者曰虜騎二千去此兩舍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之大帥李淶固止曰役悍未可易公第駐此淶當抗敵不聽公憂時春攘臂而前及虜于蟲嶺伏起淶曰吾死于此矣時春棄衆而奔淶等殊死鬪虜騎益衆淶與其子松及裨將馮恩李桂孔賓高遷陳金尹忠俞輝皆戰死時春投一墩墩卒引之以繩乃免虜亦引去總督蘇祐奏錄諸臣勞績捕斬四百

虜敗出塞巡按毛鵬言虜自七月十六日來八月初七日始出擄戮殆無餘類同師吳瑛壁于土溝宣師劉大章壁于黑石閉壘觀望是以賊遂飽欲而還則取其零騎病棄告捷陳功夫喪敗則減百爲一斬獲則增十爲千互相攻尤公爲欺罔吳瑛劉大章應服上刑撫臣侯鉞劉璽督臣蘇祐法亦難貸巡按李一瀚亦劾城池之失撫臣趙時春以兵予敵禦侮之瘠魂未復西路之潰踵旋罔大將騎亡匹騎不返所當重窺兵部復稱諸臣力戰殺虜僨之失利實　上天

垂祐所致請擇吉告謝論功行賞　上曰今歲醜虜犯關諸將奮勇擒斬仰荷玄祐恭來謝典時齋居所承故諱不祥云三十三年同帥岳懋帥所部邀邊會虜于五堡至青蛇陷伏中懋力戰而死贈蔭祭祠有加時逆鸞勾虜之謀發于禮書徐階論鸞族而虜又從宣府射書乞市於是部疏及之總督許論深條其弊宣大士馬枕藉于道任其土者湯不省憂致貽今日之患　上有動于中震怒逮械蘇祐侯鈗遣制侍陳儒發十萬金往賑大同七月許論言諜虜將寇關

南乞查寧大遊擊胡吉楊世臣所部士馬一駐懷來一駐隆慶與保安永寧二堡並列賊犯則四營先據其險邊營復尾其後臣等合營趨其東如此朝呼夕至部覆可之諭又奏前翁萬達所築大墻安邊長策也後以兵少而變其說守墻不如守臺又變其說改敵臺爲瓶臺內空之者非也臣復思之壞在墻內隔力于賊及入墻震駭逃矣莫若改築邊外便報可四年捕虜酋鐵[illegible]諜魏鎖住梟之　詔賞許論等金幣宣大告饑戶科黃謙條三事請于代州紫荊居庸

立倉以便民運則積聚之近也民運不下數百萬有司視爲故事則衆罰之紓也舊有養廉地土侵恤邊固振作士氣近退給軍佃載及刀鋒則鼓舞之忘也
　詔衆之戶書方鈍奏宣大歲餉二百五十餘萬猶稱不足然同撫王忬掌八萬八千之衆而追賊境上僅云一萬三千宣府劉廷臣掌八萬之衆而奇遊援之所用不滿三千可見籍有名無糜費之故惡能逃也臣不知邦計所終　上是其言諭之曰宣大米價湧貴可做昔人平準法部奏差二主事收糴于山東

者運通州以備宣河南者運易州以備阿保報可十月總按李鳳寄報俺荅數犯皆姦逆丘富周原等爲之謀朔州副使楊順智略可任發以萬金勿問出入毋泄有馬邑生張蕙自虜中歸言俺荅永邵二部兵可二萬六千人叛人丘富日夜導之許論上其事官蕙官而懸縛酋賞格九月虜大舉自平陽方口許論遇于朔州擊之虜遂北路將丁碧過虜鋒于馬家突入虜陣而死　詔蔭贈如例虜掠于威寧海子而遣人降者王青三十二人詐饑行乞三關邏得其情延

撫王崇以聞　詔誅青等賞賚將吏同撫楊愼以儆
甚請損本色之額部覆屯田之法兵食所自出者孤
敵一鍾當吾二十鍾屯田一石可當二十石我　祖
宗時同額至五十萬石故塞下之粟常充而虜不能
害今日虧月耗存者僅十萬餘石而又以三分告折
殊窮感矣邊臣縱不能盡恢全額奈何區區于七分
之數復不能守耶虜抄暴無時民不得盡緣南畝固
也然考之古人充國嘗屯於金城曹操嘗屯於許下
夫強虜在前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四面應敵迫不
暇田莫如操當時猶且爲之大同雖苦虜然出入可
偵謀非有倉卒轉戰朝不謀夕之患也頃畝尚存成
規具在又非若金城許下創建於窮荒絕域之所開
墾於干戈擾攘之秋也人罹流竄地多荒蕪沃者并
豪強寒者困牛種耕耨奪於私差輸納病於重歛武
職慣浸漁文臣事姑息屯法之壞職此之繇耳當事
者不務反本澄源釐此數弊依違於人情之便苟且
目前之安此臣之所未解也　上從所議邊屯本色
七分折色三分爲率不許違例奏改焉十月虜十萬

分掠紅門大帥孫朝禪將張琮等却之督撫江東閔
煦以聞賚之金綺十一月虜酋黄台吉夷婦桃松寨
者辛愛之第三妾也私通其部目收令哥懼誅乃相
率自新平堡求降守者納之總督楊順詡爲奇功以
夷男婦致之　闕下辛愛俺荅子其士馬雄冠諸部
且兗狡無賴北邊畏之既失其婦則懟恚凡殺守舍
及其親屬百千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大
同左右衞諸墩堡爲所攻燬略盡且曰若歸吾婦願
以銀爲駱駝相易不則糾衆內訌使若十年奔命遲
撫朱笈言此酋恥失嬖妾甘心于我土偷逞阻塞兵
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譯審情僞以弭邊患已
虜益滿布山谷圍右衞城數重順恐乃言虜願以我
叛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
于是遣桃松寨妝令哥等還行至白登順令人誘妝
令哥携桃松寨自西陽河夜逸出塞西走乃陰告之
辛愛辛愛遣騎追之及於黄河岸執至塞下環飛礫
裂之剌取心血徧飲諸婦虜狎知胭等無能矣三十
七年正月大同自納虜婦桃松寨之降虜圍日急歲

且盡虜至滋衆道路梗塞烽火斷絕總督順上書告
急白蓮教丘富周原等投虜播妖納叛招亡漸爲蠶
食屯堡蕩然田疇疆界鞠爲莽草荊蒙　聖明憫鑒
發三十餘萬金預備儲蓄邊地歲祲糴粟關內北及
轉運虜已充斥如蹈虎穴大堡纔得數千石小堡數
百石不能官軍兩月之需各城老弱閒丁不廪於官
者且數倍焉城門晝閉樵汲不通攜粟束芻市無鬻
糴富者擁金帛置産鎮城貧者挾男女流竄寧代甚
者夫妻相棄閭室自經時逼新歲未覩正朔辭臘迎
年俗節盡廢目前竊恐内變明春何以支持臣惟大
同係京師屏蔽西衛係大同安危虜氛之惡未有甚
於此時者乞再發十萬金召買糧芻以備戰守俾臣
與垂絕父老子弟共保孤城邊方幸甚時總兵龔泰
亦奏副總兵尚表護運入右衛虜逞銳圍之數重經
月不解巡按御史路楷亦言右衛城中併竈而食折
屋而爨號哭之聲徧于里巷勢甚倒懸　上聞而大
駭如數給之去秋虜入楷報陷失狀甚悉條但至是
盡反前奏稱總督楊順率將敗虜有勳乞陞賞有差

盡公行賄賂倒置功罪皆嚴嵩父子主之也　上深
念右衛圍久不解因給事徐浦之告乞運紫荊米二
萬石因御史樂尚約之告發主兵十四萬金　命侍
郎閔聰督餉侍郎江東督兵遣薊副帥馬芳領精騎
五百人往其日尚表捷至言官軍突圍斬虜一人獲
俺荅孫及壻虜退舍十里此三月二十日事也圍城
中遣諜十二人至是其一始達　上嘉其勞晉都督
壬辰右衛圍解虜自去年秋入犯更番遊隊于右衛
阻閣行旅比桃松賽來降又聞尚表俺來乃移大營
内犯俺荅駐西南黃台吉駐東南脫脫駐西北各去
城三舍許斗粟束芻亦復斷絕城中亦無疋騎得出
重圍者尚表初以投閘領運既爲虜遮極力城守出
庫藏兵械火器分給丁壯晝夜登陴虜攻輒擊却之
圍久匱竭則誘諭富家勸貸雜糧若干既盡則括牛
馬等畜食之悉撤屋而爨虜間及中間妖叛人等日
往來城下謁嚇以投虜之利城中人心始終無搖動
者至是侍郎江東巡撫楊選總兵張承勛集兵數萬
嚴部而進虜聞悉拔帳北遁東是日入右衛運糧四

千餘石居民焚香夾道出迎老稚婦女皆感泣呼萬歲聲震地相顧再生也連歲守者非人虜視為通衢不分冬夏與華人雜處其地 上心憂之發太倉歲例外以數十萬計類為守者交關當路搭𠑽賂遺而邊民所霑不及十二馴致勢不可支則倡言宣大可棄以誑聽聞既虜圍右衛急 上屢問計於大學士嵩嵩意欲棄之而難於發言則對本兵許論前總督宣大知彼中事狀甚明請降 諭問之論遂言右衛遠入虜地果能歲辦五十萬則彈丸獨可保也論蓋設為難詞俟 上自棄之 上聞顧益憂念汲汲為區畫兵食為更置文武大吏 聖意所嚮百司稟稟邊事而虜尋引去右衛以存尋諸臣之言寧獨右衛不守即大同併巢于穹廬矣兵書楊博以右衛解圍聞 上大喜賜江東等銀幣有差發賑二萬發屯鹽給牛種築墩堡增募兵計車營表義助安流移防遠邊查火器疏入俱允博又條上修復邊垣之要曰備虜之計不在增兵而在選兵不在增馬而在養馬

請將標兵量留十之四餘悉歸營敘功者專以臨戰為主督撫止于賞賚本兵題按無所與不然必有張大掩飾之者文移太繁責效太速議論太多三弊不去不可改弦今以一人矯前數人之枉旦夕不可辦言官論列本兵覆奏必詢邊官之淺深任事之勤惰差次之毋傷其敢作之氣邊民從虜中來者萬死一生而墩卒每掩殺為功即幸而得達復多羅織至夷使無辜之赤子狠狽自絕也請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二墩左衛至高山每五里加一墩高山至會城每五里創一墩其左衛高山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設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會城亦如之閏七月博等於大同右衛東路牛心山等處築大小土堡九座墩臺九十二座接連左衛南山以達會城濬大壕二道各長十八里告成蠲大同被虜各州縣稅糧有差從總督博請奏也 詔書至軍民大喜博因宣布國恩選其壯丁之驍健者名為義勇使各路將領分隸教習之兵威復振頃因大學士嵩言同故有秋發十五萬

金以預其糴又因總督博言發二十九萬以築其塞三十八年三關北樓山林深茂伐山有禁然奸蠹不止會大同以造營繳掾西撫葛縉爭之五月大同一鎮凡七十衛所屯糧共十一萬九千餘石弘治間員外何文縉議以左右雲川玉林威遠平虜陽和高山天鎮虜等十衛地土沙瘠其屯糧四萬六千五百餘石并後衛子粒每石折徵銀三錢新增并平所糧三千石每石折銀二錢軍丁王鑵等糧一千一百餘石每石折銀七錢共折色糧五萬三千餘石徵銀共一

萬六千餘兩相沿六十餘年未嘗更易至嘉靖三十四年後節因兵荒守臣屢請輕減屯糧戶部議覆定為本六折四准之舊制本色糧不足五千七百餘石於是晉糧郎中每歲於折徵銀內逐項通加以定本色六分之數共加銀至一萬四千餘兩又於牛具地畝內每分增徵草十束共計草三萬六千餘束悉依時估徵價邊人苦之守臣為之疏言雲中西北極邊風高土燥物產最薄自改折議行六十年來屯卒長老子孫且二三世耳目所習其徵納數止此耳夫人

情安如故常駭於創見彼先年糧額本折相半而今改為四六原折各有定數而今加增不已初議額外加補本色一錢已非所欲而又勒令照依時估徵納原議猶以本色重故欲分別等第量行改折而今反於原折升高一等輕重懸殊何惟乎錯愕轉徙而屯地悉為蒿萊也晉屯官旗終歲監併體無完膚妻子號泣而主餉之吏方且牽於成約每當春夏二季該徵本色之月先將一主折銀扣除令其以空文取補實不蒙惠將令心知其苦而口不敢言司道力言其

艱而機不繇已則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竊嘗過計以為邊地與內地不同而邊氓與內地之氓亦異疲卒悍軍易於鼓動故威當施於不測而恩尤不嫌於過厚今無故而加一倍之徵即內地有所不堪而況邊民哉且所加者歲不過萬金而以此解三軍之體其為害孰重孰輕也請罷額外之徵　詔可初山西撫院募標下卒三千設太原參將領之類皆市井惡少都御葛縉馭之生態參將高鵬復嚴以虐之其魁李廷甫等遂夜聚殺鵬焚公廨劫獄囚釋其指揮畢

文繫奉以爲亂文不從亦被殺大掠城中天明各軍壯集延甫等繇西門而出捕得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時守臣以一二塞責餘不能問三十九年七月當大同右衛大邊之外繇玉林舊城而去北經黑河二灰河一歷三百餘里有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甘美中國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搆宮殿甚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于東勝川虜人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先年皆以白蓮妖術誘虜教以製鉤杆攻城堡之法中國甚被其害比俺荅引衆西掠且二年留部虜千餘人於豐州守其老幼虜不耐暑每夏輒徙帳大青山口外避之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之巡撫李之進及舊帥俞大猷欲乘隙取富等乃部分參將王孟夏麻祿遊擊徐欽把總補兒害葛奈守備劉本經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人馳進漢與趙岢孫吳鄭曉以重兵分三哨出邊營於玉林暨爲後繼孟夏等夜疾馳昧爽及于豐州鼓譟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六十七人餘衆奔匿縱火焚其宮殿居室時

富先隨虜帳北徙趙全走匿麻總兵擱廢牛隨介虜騎大至我兵乃引退自馨亦脫逃擒其弟自橋及其婺胡氏全弟賢亦爲我兵所殺奪獲牛馬橐駝百餘隻夷器無算兵還渡黑河爲虜追騎所及分哨迭戰且戰且却還與大營合虜衆乃馳去諸軍遂以翌日入邊往還凡五日總督葛縉以捷聞　上聞而加之亟命賞典九月虜繇拒胡寇及廣武支灣攻墻不克復繇朔州移營越關掠于臺嶂同帥劉漢初保應州而忘拒胡西帥王懷邦引兵自靜樂入太原月子繞敵前實則避之及虜去皆勦之得削秩有差四十年正月虜騎萬餘自河西踏冰渡河寇掠五花守備王世臣千戶李虎迎戰于冰橋敗死四月同撫楊選奏今邊事日敝須假臣等以歲月寬其法綱令繕甲兵者欲充行伍而司錢穀者則意在扣除修墻垣者求堅固而領度支者則意在限工又請乞兵餉勢急倒懸題發之時每加裁削奈何責邊臣展布下戶部議覆屬者各邊奏籍開註逃亡正爲虛實數便遞補耳一切置而不問豈得無奸修邊日程本視工之大

小未嘗棄責其速成也主客俱虛歲加增遏糴數倍當督催逋專仰度支即竭內帑日益不給　上以爲然六月先是宣府邊外有流夷史大史二爲黃台吉將屬之因用爲導永寧龍門之間頗被其害然黃酋淫虐凡史夷妻女凡所部夷婦有色者多爲所漁併擄其牛馬騾是史夷怨恨不附累通款願內附保塞邊臣疑其詐令殺虜自效以立徵信史夷兄弟乃斬黃酋所署監部夷孫恐克等十餘人盡戕其衆以其俘馘來獻守臣以聞分別賚之虜六萬餘騎犯居庸

岔道口官軍禦之原任總兵姜應熊先進遇虜於南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鎗墮馬參將胡鎮麾所部兵力戰射傷數騎奪應熊以歸虜遁去　上諭撫臣曰朕聞虜入已久恃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可於諸城堡遍給火器以禦之仍堅守勿戰仰奉　上天保祐之意於是部臣楊博言今歲虜謀異常在西者分入宣雲以誘我薊西之兵在東者屯分邊右以窺我薊東之患大意垂涎畿甸欲爲深入之計仰蒙宸諭中外戒嚴四十一年總督江東上言保全邊堡一築最爲切要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領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壤狠居似非遠猷部議悉如言十月虜犯神池五日而出總兵吳畯詐功以捷聞爲臺所劾逮忽四十四年侍郎萬恭奏防河之戍卒苦寒難支虜以夏秋褰裳而渡何恃于求勦臣

計者自險崖遠陰灣爲極衝亟築墻二十里陰灣至石門爲次衝亟築墻二十里山西內邊自平型而西至老營止矣外邊孤遠遂爲虜衝如臣計者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岮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楊家居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存急在修舉遠接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爲血脈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關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河墻之費括諸有司乃浮之費取諸班折一說可山西侍郎萬恭上言清勾軍士旋復逃亡在

軍有南北之不習若莫免其僉丁止追衣裝之資發
邊別募所司咸議曰勾充一事委爲實政第恐汾久
並起解而役之則伍廢矣恭又奏往年虜入內地府
州縣衛湯不經心第以傳報防守之責諉之將領夫
州縣之民壯衛所之雜差散而安居亦可聚而守也
今宜一體責成之又邊將失事提問者或緣勘合未
到或緣按臣交代輒得避之非罰不踰時之道請嚴
臣等先拘繫之待命　上深以爲可　勅各邊如之
總督王之誥言同與宜鄰而士苦特甚其故有三夫

充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輸以其月糧抵補官免催
科軍省加耗也然領屯者無幾而逃故者日多逃故
之所遺何與於軍而糧司期于足額凡月糧槩從半
給不論有屯無屯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之衣
食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往往以荒蕪請
蠲而沿邊玉林雲川威遠平虜各屯比歲苦虜或變
鹵鹻或沒沙磧或蕩溝壑乃其額獨不得視內郡末
減二矣屯田御史又于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
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

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聞之往往棄産亡去今新
闢之地復成汙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
冒重歛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之實禍三矣今欲足
兵足食先除三害乃可戶部請下其章于賞軍科臣
及撫按督糧官隆慶二年論石州功罪初俺荅欲犯
汾石也諜者以告總督王之誥下令屬岢嵐兵使王
學謨等增修城垣急入收保而有司恬不爲意及虜
騎分三道入老營遊擊方振遇虜扇灣與戰身被十
餘創却走虜遂深入之誥倉卒檄同帥孫吳提兵繇

間道應援而西帥申維岳等逗遛不進虜遂薄石州
城分掠嵐縣寧鄉聲躁汾州還出太原矣衆議分維
岳及劉寶尤月黑雲龍四營之兵尾賊而南吳及晉
帥田世威等間出天門關邀擊賊前過其東歸邀撫
王繼洛駐代州不出維嶽且前且却三日始抵大武
而石州遂陷州守王亮死之屠戮甚慘吳兵抵省始
援汾州虜使我叛人入城爲內應州人獲之得預修
備虜至急攻不能下而維嶽以石州陷日尋間道走
文水虜得大掠孝義介休平遥文水交城大谷臨州

關所殺虜男婦以數萬計芻糧頭畜無筭所過蕭然
一空死者橫路石州既破之詰急督宣鎮馬芳西援
芳云俺荅雖西其子黄台吉尚在宣塞未動恐乘闕
卒犯南山之詰不宜西行本兵計無所出又急使人
追之詰等東還防護　陵京獨遣二偏將將數千人
往是時虜入邊已二十餘日在內地久氣疲又雨潦
淹旬馬倒過半皆杖馬箠徒步歸所鹵多不能盡載
往往遺棄于道浸尋躡躡至十餘日始出邊而我無
一人禦之者第早從之詰之請趣令西援雖無裨于
汾石之禍猶得以擊其惰歸以紓華人之憤而當事
者昧于幾宜反爲虜偏師所綴令其得志益輕中國
殊可恨虜既去汾石維岳始約吳兵進戰及虜出岢
嵐東吳竟以非已信地引還大同而維岳世威終不
敢戰之詰所遣二將亦皆遷延不見虜而還又十有
四日虜悉遁去諸將乃稍出獲奸細明海浮董嗑等
取他老弱疲殘類以掩襲得之獨振一與虜遇月逖
虜于嵐縣普明村稍稍敢戰而已事聞下御史劾報
下法司議得　旨維岳世威寶各斬繼洛學謨謫戍

餘降級有差振月陞賞時邊臣遝慎怠玩掩罪冒功
積弊已久故恣虜出入動得利去至是議罪將士始
知畏法焉孫吳乃出塞襲虜于亂山禪將方琦等斬
首三十四事聞　命賞之總督陳其學上分防之議
曰西路將方振駐于永泉中路將王懷邦駐于交川
北路將牛相駐于馬蘭東路將戴椿駐于廣武總兵
謝朝駐于方陽汾州將駐于永寧太原將駐于省城
防河將駐于灰溝所爲備若此三年同帥趙岢出于
弘賜遇虜斬首一百七人　上賞之且予蔭十月御
史燕宦儒抗論懷應山陰之敗曰陷堡寨大者二小
者一十有九掠殺男女數千人畜芻萬計麻錦麻貴
爲奈三人者稍有勞勩而胡鎭文良臣不勝過矣
勅降奪有差九月虜犯蒿溝副帥錢棟入其伏中及
張汝紹喬文奎死之十月癸卯虜酋俺荅孫把漢那
吉率其屬阿力哥等十人降把漢那吉者俺荅第三
子鐵背台吉之子也幼孤育于俺妻所既長娶婦會
我兒都司有女那吉欲娶之爲俺荅所奪那吉怒欲
治兵相攻俺荅以他女畀之終不悅遂棄所部來歸

獨阿力哥等十人從巳而降者相踵趨撫方逢時受
之以告總督王崇古處之鎮城所以拊循慰藉之甚
至會俺荅攻掠西番聞變亟引還約諸部兵入犯崇
古檄各鎮趨嚴兵禦之乃上言今　聖武布昭黠虜
效順廼天意非人力也有三策焉把漢脫身來歸非
擁衆內附者比宜給宅授官厚賜衣食禁絕交通多
方試之以察其志使俺荅勒兵臨境則當諭以恩信
許其生還因與爲市令生縛板升諸逆歸我士馬然
後書遣之此上策如其恃頑强索固守隨機示以必

殺俐其死命其氣易阻必不敢大肆吾計可行此一
策其或棄把漢不顧吾厚撫結之其部繼降者輙收
故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俟俺荅
旣死則令把漢還本土收其餘衆與黃台吉搆我以
輔助之或兩利俱存而內收其力邊人因得休又一
策也裁可否　廷議譁然御史葉夢熊爭尤力乃降
三級　上曰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撫其以把漢那
吉爲指揮使阿力哥爲正千戶各賞大紅紵絲衣一
襲王崇古奏虜酋俺荅謂黃台吉所部兵分道入犯

崇把漢甚急陽爲發兵陰擇便利鹵掠志不在把漢
也我分道禦之虜頗不利及聞把漢授官爵遂率衆
出邊願攄誠款諸將雖無首功然所殺傷虜過當兩
鎮賴以保全宜錄總兵趙岢等初黃台吉之薄同也
遣俺荅使在田世威營中世威讓之曰爾來求和此
兵何爲者俺荅乃令黃台吉罷兵而以好言來謝總
督王崇古遣譯者鮑崇德偕其使入俺荅營言　朝
廷待把漢那吉不薄趙全等旦至那吉夕返矣俺荅
大喜屏人語言我不爲亂亂繇全等吾孫降漢此天

遣合華夷之好也　天子幸封我爲王藉威靈長北
方諸酋誰敢不聽誓永守北邊毋敢爲患即不幸死
吾孫當襲封彼衣食中國其忍倍德乎酋婦日夜涕
辱恐戕吾孫及聞故感愧嚙臂遂益發使五人與崇
德來乞封部議定　上曰虜酋輸誠哀懇今執叛來
獻具見恭順其賞把漢那吉絲段四表裏布百疋遣
之歸其封號令詳議覆奏趣按姚繼可劾奏廵撫李
逢時宣府馬芳以把漢故圍平虜城掠甚毒逢時芳
屏人語反厚賞而遣之宜按治　上以款事命供職

如故十二月虜執我叛人趙全李自馨王廷輔趙龍張彥文劉天麒馬西川呂小吉等來獻先後俺虜與全等皆居板升因尊俺荅爲帝治城郭宮殿期日升棟會大風殿棟落壓殺數人俺荅懼不敢復居全等乃各建堡治第制度擬于王者署其門曰開化府有蟒宮鳳闕之號俺荅益貴近之隆慶初汾石之禍鼠子謀也時邊事孔棘中外藉藉以板升爲憂募有得全等者拜都指揮賞千金文之不能得及是把漢誘執之至雲石堡待命總督王崇古已得　請遂受其獻遣使送歸把那吉那吉猶戀戀不欲行崇古諭以朝廷恩意許奏表通貢不絕及宴賚甚厚那吉感泣誓不敢貳中國攜其妻以歸留阿力哥及俺荅使二人爲質至是以狀聞　上曰叛逆元兇頻年糾虜仰賴上穹錫祐虜酋效順執縛來獻朕心嘉悅宜奏告郊廟獻俘正法督崇古言俺荅得孫後遣使來謝且乞表式請封但言吉囊大把都未與盟疑有許臣未之許蓋老把都俺荅親弟吉囊之子吉能等皆親弟侄而兀慎擺腰永邵卜哆囉土蠻等酋又多其本

統親枝也俺荅於諸虜爲尊行力能令之同心內附然後可假以王封官諸酋長比三衛示羈縻焉彼俺荅以爲土蠻故主也力不能致臣聞老把都與土蠻善而內親黃台吉適黃台吉使來臣令其約老把都以招土蠻如其來也可以破三衛交搆之私卽不來則失俺把諸酋之助其勢自孤卽今秋之寇但能鼇遼左不敢南窺矣今俺荅與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諸部各遣使十八人持番文來言諸酋感　聖朝曠恩相戒不犯邊專開貢市以息第諸邊將士習僥荒工搗巢恐妨大信願明禁約以結盟好惟　陛下與諸臣討之其略言今日之事不當以馬市例論嘉靖中俺酋犯薊執馬房內監楊淮等脇以奏開馬市　先帝不允而命咸寧侯鸞仇將兵撻伐鸞出塞無功潛以金帛媚虜仍許請開市以逭已責當是時虜勢方張開市之請非虜本心孫逆鸞私謀故不旋踵而叛約爲患益甚　先帝震怒始寘于辟嚴爲之禁臣等敢冒請以干大辟哉顧今虜情實與昔殊歷稽我國朝北虜舊有通貢之例亦有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

忠順王故事故臣等酌時勢稽典制以為許封貢便條為八事歲一貢俺荅馬十匹夷使各以匹部落各四匹人不得過百人互市之規先年原立定疆其大同應于左衞邊北威虜堡邊外宣府應于萬全右衞張家口邊外山西應于水泉營邊外招降之例多投與夷通貢則毋收之謂我納叛故也三明爭守務事守甫端張國彥宋應昌張思忠紀大綱各條上虜酋封貢互市事與總督王崇古亦議互市異同[illegible]辯下部議于是兵部集府部科道諸臣入廷議[illegible]國公文璧吏部侍郎張四維等二十二人為可英國公溶戶書張守直等十七人為不可工書朱衡等五人以為封貢便互市不便獨都御史李崇極言宜許狀兵書郭乾滑于羣議不知所裁姑條為數事以塞大抵皆持兩端奉　旨北虜封貢事宜如崇古議封俺荅王號全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今歲貢期已過二月聽于三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馬數其貢使不得至京鐵禍等物不得關出封虜酋俺荅為順義王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

段八表裏　賜之勅六月虜酋順義王俺荅使恰台吉打兒漢執趙全餘黨趙崇山穆教清張永保孫大臣及妖人李孟陽等來獻先後十三人王崇古以聞
　上加俺荅誠順命賞三十兩彩幣四表裏恰台吉等各十兩一表裏等　詔宣大御史磔崇山等傳首九邊御史劉良弼以封貢事畢上疏陳六漸一日封疆弛守之漸二日熟夷疑叛之漸三日將領推諉之漸四日塞下虛耗之漸五日勇士散逸之漸六日市地增加之漸且言虜酋黃台吉嚮化不醇他日必為邊患部覆崇古議前二漸處分已决後四漸大率皆行但熟夷卓史二族歘服已久今既以法裁諸夷則于黃把二酋亦當責以大義不得恣其魚肉若增加市地及三鎮市地之說則禁之斷也內夏外夷原有定限今不得已至于互市使邊人日夜與虜構法討非完善　上從部所議大學士拱高言嘉靖十九年北虜求貢當事憚于主計斬使絕之三十餘年邊民肝腦塗地此往歲之明失今其感恩慕義直受而封錫之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及此閒暇積我

金。修我險。練我士。整我械。閑我屯。理我鹽法。皆得次第行之。彼若背約。遂興問罪之師。進退自有餘地。苟見一時。遂爾偷息。艮時不再得。邊備寢弛。難振矣。實有斯憤焉。可怨哉。　上嘉納施行。劉艮弼又言宜大燒荒。前以受欵間停。今視爲故事。野有茂草。不復得焚。非固圉之策也。報可。三年。吉能者吉囊之子。俺答之親侄也。吉囊逢黃河冰解。入套則患在張掖酒泉。出套則患在雲中上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據其地。如近歲黃甫川。芹架城。鎮

靜堡之攻陷。瓦楂梁之殺戮。能不懷柔之。督臣王崇古撫臣楊錦上其狀。曰番詞甚馴。自謝雙山之盜。土戶只家爲之。謹如漢誠。奉獻善馬。　詔授吉能都督。賜大紅織金獅子紵。吉能執夷禮。南嚮叩頭。四年。黃台吉同兀懷擺腰。馳弘賜堡。直薄鎮城。多所殺略。巡撫方逢時登城樓。差通事土忽智曉譬之。犒其牛酒。乃走高山站。付帥劉國臺戰許家庄。總帥趙岢馳燕山擊之。乃退。御史孫繼可劾失事狀。五年。史酋盜黃台吉牛羊。黃台吉請于其叔昆都力哈。與父同力索

熟夷而甘心。父與叔不答。吉勢孤阻。佯爲行獵。旁近塞以詞我。崇古令趙岢犒之牛酒。微示不知狀。台吉乃悔禍。然軍門隨繩史酋竊罪。趣與黃台吉講好。復立新車市矣。哆囉土蠻把都兒黃台吉者。俺答之侄也。并市水泉。六年　宮車晏駕。崇古爲位。率貢使哭臨。而進北黑夷窺青把都太松之隙也。奪其廬而去。以故貢市最後。五月。崇古請曰。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請官之。以指揮同知。夷使谷氣台賓有書繙功。安克等有傳報功。請予百戶。從之。萬曆元年。　賜

俺答印佩之。婾快甚。奉表稱謝。自遜不曉。乞太師加以美言。弟部曲四十萬。未得鍋者怏怏。崇古乃遣漢僧八人。咨番經廠。得經。列以法器果蔬諸供。令其戒殺而去暴也。俺答膜拜禮之。授大國師秩。而送禮把四人還。馬馳衣繒俱焉。邊吏迎之陽和館。　詔授僧冠。坐具禪衣六襲。虜酋難習番經。不識文字。每書表悉出漢人手。多爲姦孳所波蕩。往往書辭口傳背馳。多不足憑。然順義王蒙休德。願格心稱臣。故無患。於是戎部行四夷邸。遣韃靼譯者叢文光。往大同譯。如

忠孝經之類。虜王大喜。令那吉擺腰習字爲夏俺答。機械變詐。飾身趍市場。凜凜約束。陽令其子黃台吉。侄青把都蹢躅邀索。因而調停其中。示德黃酋市每諭期部下卒時小略。又刼使車東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懼之而已。無速狄釁。以旨諭虜王每日置酋長二人。分地干掫疏捕。謂之守口夷蘓守口之設。夷甚馴也。厥後虐之自我致寇矣。御史孫琮上八事。曰夏初還之夏末。過期不至。或有變盟之萌。二年。召王崇古于邊。入協理京營戎政。時俺答既封。吉能亦

修貢。受約束。因貢爲市。中國以梭布皮物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絶。胡越一家。東自海冶、西盡甘州。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所省糧儲歲數十萬石。起復方逢時于家。代崇古督邊。三年俺答請城名。　上賜其城曰福化。而黃台吉改貢市于新平堡。小威靜等得封百戶。四年還把漢恰台吉等。及其妻官階。以酬主市之勞。打剌明安獵手膳房。會把總張維屏行樵邊外。望虜與戰被勑入與和。方逢時戒吏人。毋得以一布一肉中虜。

計而譲虜王甚急。月餘。俺答大會永卜邵等。按打夷罪。如所約盟羊千馬二百橐馳三。謝過如故。　詔賜其金幣。時永邵卜亦晉階龍虎將軍。志驕矣。請如順義王所市數。于是關吏辦折之曰。青永二技。固已相等。永邵無辭。是後其部黃鵝兒等。後先授百戶。五年。定貢市劾勞三載總敘。　上諭云人臣盡忠。乃其職分。豈可計功望賞。邊臣既有三年考滿。貢市加恩。亦屬冒濫。不得重敘焉。二月。俺答執獻鶴等四人。皆日夜佐虜叛盟者也。賜虜王幣而論叛者如法。御史陳

文遂等條馬貢事曰。江南江北。輸馬俵二十四兩。王部。部以十二兩發邊。邊以八兩可易馬一匹。月給料一金。於是議解寺寄養。則不習水土難。欲以代官兵奉餉。則又變易難。適欲以兵二人領馬一匹。即以折色餉抵直。凡二季而又復其役半載。便矣。臣獨以爲軍役。歲不過修邊。邊不可乏人。而況二軍有如皆貧。馬卒不可易。則胡以爲資而兼之。夷情漸狡。常以駑馬混售。至直七金者。又多所未有。計莫若如雲中事。勿扣餉。毋已。請增數人養一馬。即扣折色餉。毋出一

月。庶軍無賠馬之苦。而月糧亦省矣。貢市按初議。議以二月終入貢。五月初開市。期而不至。則絶之。大都春初草芽未茂。胡馬羸弱。而我又赤地千里。虜亡所鹵略。至盛夏。則胡人苦熱矣。獨我塞上水流草青。於此時得馬。可資以爲養。誠便計也。今貢期常至四月。而市則益後。竊跡新平市。六年以七月。元年以八月。張家口市。六年以九月。元年以十月。而青把都以十月矣。夫虜旣得延引至秋。馬肥弓勁。而我又禾黍滿野。虜得因以爲利。甚者陽以它故請假期。或至冬。士

卒墮指者十二三。而虜獨耐風寒。揚揚請市。意得甚。及馬入漢。則以無青草。倒死相望。奈何常中虜計。而不寤乎。當是時四月已盡。貢馬猶不至。宜亟下令。令俺答督諸酋貢。無出此月。至市事。亦欲以六月告畢。事下所部問狀。於是戶尙書按文燧議。宣大撫賞。已歲各支積貯客餉二萬金矣。不得復借及減餉失丁商税稞公務夷税等金。報可。崇古議曰。歲散發三鎭。各萬二千金。同椿朋馬市馬千匹。轉發薊鎭。或俵兌京營。或給戶寄養兵。尙書竟請予萬金。馬給邊。都御史楊綵又請以部價所市馬給三關。餘悉解太僕。匹予貨本千二金。太僕卿屠義英見爲胡馬來自塞外。不宜水草。未及半載。多所倒死。請以予軍。軍或如有餘。一切屬縣官。官賣。不得議解京發寄。致滋耗損焉。巡撫方逢時。議軍民或不及盡賣。請三邊各擇水草薦美之所。建牧場一區。及舊草場。皆清覈。令軍一人牧馬三匹。每十軍爲一羣。十羣爲一校。而以一把總領之。十校爲一場。不足者無敢盈焉。而以參遊知牧事者領之。時其水草。班其毛齒。稽其良否。視其醫藥。

夏秋放青。兼令軍餘采秋青以備冬寒。而山西則隸於行太僕。宣大則領於備兵使。陽和則立一小場。請比種馬例行賞。至孳生馬駒。聽軍民得以軍請易。國家歲令直隷山東河南。養大馬數萬匹。轉太僕額民馬。每匹費四十金。而芟蕩猶不與焉。今請於市馬歲擇肥壯者。宣府二千三百匹。大同千五百匹。山西千二百匹。送戎部轉移太僕。得委官屬臨場。大會行太僕及兵備使守巡使。選擇兌給。京營祗徵直隷山東河南金錢。以爲市本費。薊鎭歲發萬二千金。上谷易

馬凡千二百匹殊便。今眞大河保諸郡儒神馬亡慮數千。爭仰給於太僕。皆軍自行買。不足則佐以橐中金。宜比薊鎭例。請增千匹。每營歲有常官領軍自行易買。眞定赴水泉市。保定赴德勝諸市。價視馬上中下。上馬十二金。中十金。下八金。上谷以一鎭而當永郡卜青把都諸夷。以故市馬比二鎭獨多。幾萬五千餘匹。而我塞上卒僅僅四千七百有奇。猶三不當一。今請擇舊給軍馬二千餘匹。轉太僕發京營以抵眞保春俵馬。薊鎭則量增千匹。而以新馬償原軍。以後於牧場選解之。六年虜治貢事頗恭。然往來甘肅。關一至則請增酋長秋䚕事。及䚕事。則復賞散夷以爲常。七年秋俺答返其故巢。總督吳兊之籌也。前通事人瑚瑚、戈陶等。後通事人金鳳等。皆爲虜所信。斤斤奉約束。旣歸巢。市如初。請寺額及還番僧哈望秩。詔如請。名其寺曰弘慈。九年十二月順義王俺答死。三娘子以訃聞。總督鄭洛上其狀。　賜祭七壇。段布百數以恤之。遊擊沈棟奉　勅而往。至歸化城。望闕謝恩如禮。三娘子貢上馬九匹稱謝。　上賜綵紵勞之。長子黃台吉襲封。更名乞慶哈。俺答奉佛甚謹。朝廷每遣僧賜以經像。張蓋燭香前引至帳。虜王膜拜九頓乃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畢。敬問皇帝萬康。僧使宣言果報。萬衆環聽。羅拜額擊地如萬杵登登也。乃克襲位。初把漢那吉歸俺答。命王板升。號曰大成台吉。妻曰大成比妓。兵馬雄諸部。癸未年死。三娘子欲令已子不他失禮妻比妓。而俺答用事臣恰台吉不肯。陰主扯力克以兵收比妓爲妻。三娘子名哈屯。另築城居。　朝廷賜名歸化。先是三娘子在俺答時。自練精兵萬人。夷情向背。半係娘子。俺酋死。娘子當屬黃酋。黃酋老病。娘子意嗛之。將別屬。督臣鄭洛詒曰。若娘子別屬。我封此老酋何用。乃令人說娘子曰。汝歸王天朝。以夫人封汝。不歸。一胡婦耳。于是娘子過利害。乃歸之黃。黃酋死。扯酋當嗣。洛又諭扯酋曰。娘子三世歸順。汝能娘子聚則封。不亟聚。恐封別有屬也。扯酋盡逐諸妾。乃以十月入三娘子帳中。掛撒袋合婚。十年鄭洛遣通事馬應時。東西馳布告諸酋伴爲趣貢事。陰以詗之。三娘子遣土骨

赤。請寬假。辭以早。辭以無嗣王。表文空其印。十一年大成比妓。擁俺答所遺落。及板升甚衆。三娘子謀之。爲不他失禮婚。而恰台吉弗從。三娘子使扯力等引二千人。遂爲板升。于是恰酋扯酋互相殺。已而宰生倘不浪。乘機略恰台吉。諸夷避患。請居內邊。與麥力艮襖兒鞏。莫不怨黃台吉之繼三娘子也。五月把漢那吉行獵。墜馬死。襲其子朝木台吉。略勇將軍。把漢首欵之功固大。而竟不得襲封者。以倫次尙屬黃台吉耳。十二年。扯力克亦欲娶大成比妓。而三娘子益

怒。治兵。未赴市。同撫胡來貢。令虜王遣酋長至關。受賞而去。十四年三月。三娘子以黃台吉死。而扯力克自立爲王。乃召之合婚。其部夷牙答漢。盜我助馬堡。洪賣盜我偏關。三娘子一切罰治如法。十五年封扯力克爲順義王。三娘子爲忠順夫人。十八年大學士錫爵　王上言。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自虜欵十九年。順義王撦力克。以助火落赤故。罷市賞。兩年未與。忠順夫人三娘子。捕叛酋史二。致塞上。諸復市賞。詔復二年。以三娘子兒不他失禮爲都督。

史二即撦力克兄安兎壻也。仍寬假其罪。分列于龍門滴水崖。史酋亦欵服。二十年。來吏恬卒玩。一旦封豕生心。舉朝惶怖。止辦呶呶。追尤首事。此一反也。武官覺下求安。專藉欵關之利。文吏際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此二反也。諸邊以彼此支吾爲熟套。以日月愒爲良謀。一遇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逃責于己。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臣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鎭定之一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可以措手。暫寬文法。使文武貴于同心。三十五年

撫臣馬鳴鑾曰。青把都五素太杜丙庫打兒汗洪小歹成等。蟻聚于邊。此五十餘部。區費近十萬。而主客爲秣。縣而聽發者。又二十餘萬矣。三十八年。大同饑。總督馬鳴鑾爲之請賑。三十九年。同撫汪可受報曰。五路偵報。所聚七十三酋。飲血而盟。以四月大會于白鹽腦坡。夫五路之挾卜酋。以令衆部落者。忿也。忠順以意召之。而未卽來者。疑也。狡謀有二。待扶忠順而婚成。則乘勢生事。以壞和欵。恭循舊局。則忠順爲政。壞之而再欵。則卜酋爲政。敢不愼諸。兵部議曰。五

路等而不勝忠順也。五路等必洩其忿于吾。則邊危。
五路而勝忠順也。則携虜西歸。卜石兎爲政。非復虜
婦爲政。欵局必變。則邊危。又使安然成婚也。則携重
兵以要我厚酬。以望我。我不與。則棄前功而挑後釁。
我與之。驕益悍。滿益貪。必長其輕中國之心。則邊危。
未有戰不備而能欵者。四十一年正月。自扯力克之
殁。卜失兎以長孫嗣封。而素囊阻之。越冬講乃成。于
是總督徐宗濬以爵禮請。　詔卜失兎襲封順義王。
把漢比妓封忠義夫人。西僧哀乞蓋授都綱。各賚蟒

獅銀幣。五路酋長各加秩。序班王弘憲賫捧　勅書
到邊。而卜失兎以草枯冰凍。返騎回巢。御史李若星
引大義責宗濬曰。辱國損威。義難姑縱。當收成命。停
爵賞。宗濬表餌之算。已涉虛張。向者威遠肆侮。挑信
敗謀。虞岑失機。張俊殞元。宗濬可爲前鑒。兵部曰。此
必有亡命陰謀。蜚語熒惑。敎之以要挾者。卜酋回海
西千里。未必卽來。封局宜愼。四十八年四月。總督崔
景榮奏記。同帥楊肇基以邊情報。素囊部下大小啞
宷害等烙馬撒㙮赴市謀食。虜王卜失兎亦趨紅門

而講市。住于乃不啞者。去邊八百餘里。六月牧于石
八見。去邊五百。月抄牧于昭君墓。跌列去邊百五十
里。威靜尙不浪宴之。卜初旬牧于云石堡。遣兵兎往
忠義夫人並與素囊。不相見。卜經素路。素伴不知。交
謀互疑。恐其闘穴而延林也。前年卜來而素不至。去
年卜素亦同補貢。今且素乘卜至。復却而還。卜襲之。
今亦損矣。天啓四年二月。巡撫劉遵憲塘報虜情。曰
虜王卜失兎于歸化城誦經。同多擺七癈習合台吉。
治兵。思得素囊妻字生大比妓。而塵聚之。忠義夫人

見阻而怒。相治兵。雖犬羊態云爾乎。乃其去塞百里
而軍。幾幾乎照我烽也。
職方氏論曰。嘗讀漢書。魏尙李廣。皆守雲中。尙給士
卒饗軍吏。無所不至。廣遠斥堠。就水草頓止。人人自
便。以能用其衆以制匈奴。登易得哉。大邊廓寥。虜伏
其革毬。雖緩帶輕裘。亦足爲治。奈何大邊淪胥。而二
邊之內。復棄爲王庭。衝衝遂亟。然高山聚落之戍。戍
而二邊宜寧。諸縣沃土茂田。棄鄙咯憹。五堡之增復。
利不百不輿也。乃持東濕之令。彈駟介之騎。才臣喪

首情帥否凶所夏從夷。禍重如地矣。大同川原平衍。大舉鑾鑣。西則平虜威遠。中則右衛水口。一切等處。南犯應朔。必窺于玆。東則天城陽和。連于順聖二川。而平虜西接老營。近偏頭。出套而渡。易若褰裳。然夫太三晉之地。辰帶六關。外則雁門偏頭寧武。隷之內。則居庸紫荊倒馬。繫焉。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略太原北境。西盡雍河之濱。雁門稱絶險。二邊不守。故邊其扼。寧武既不甚險。偏頭復夷曠可馳馬。夫地平則修墻爲務。墻遠則併堡爲先。屯政克興。藝溆成障。其

犬要也。年例爽期。民運坐愆。轉糴召商。時防虜細。誑易録言矣。欵貢未諧。所臘塗地。韜鈐既就。樹畜少安。則以分宜嚴嵩負勢。而右衛幾墟。新鄭高拱當機。而那漢稽顙。邊臣主謀。相臣主斷。兩相縮結國柄。乃尊善任蓋可忽乎。通官之狙賦也。虢夷之豕畜也。虜大入則天稍小入則小利。安而忘危之二者。其蹢躅矣。不虞封爵之濫。而賄馬也。何故今甘者。速不的部小而勁。荊遂撒殺犲薊門。掉漢兒部番而蔓。又逐永卜以撫賞賚不繼。挿部番奉臺。則綏寧晝夜舉烽焉。豈非邊

臣撫馭刺繆。苟且交蔽。貢路互吞。賞爵遠賓。嗟乎。守邊猶夷之道。忠信蠻貊之風。豈其然乎

全邊略記卷之三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宣府略

洪武元年。忠武王遇春常破虜於漠北。即於元之上都設開平衛守之。置驛。東則涼亭。沈河。賽峯。黃厓。接于大寧古北。西則桓州。威虜。明安。隰寧。接于獨石。獨石者。宣德府之東北境也。山川糾紛。地險而狹。氣勢完固。素號易守。時

高帝勇于北伐。思無寧晷。穎川侯友德傅平山西。遷直

攻宣府。遂其將脫列伯。暫以略地。三年。曹國公文忠李率大師出野狐嶺。降其守將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真。次白海之駱駝山。元太尉蠻子平章沙不打朶兒只八剌等拒戰而敗。進攻紅羅山。楊思祖等降。遂次開平。獲元平章上都罕等。四月八日。元君殂於應昌府。文忠襲克之。獲其嫡孫買的里八剌。及后妃諸王。金寶玉册大圭玉斧。元太子遁焉。過中興。禽元將唐國公。降其衆三萬。又追太尉蠻子單禽元平章伯荅兒。朔庭遂空。是役也。指揮孫虎。戰殞于洛馬。文忠

提至。百官稱賀。上諭中書省曰。元雖夷狄。主國將百年。朕與卿等。父祖皆賴其生養。氣運興亡。于朕何與。爾曹浮薄之詞。豈可令有識者見之。凡北方捷至。曾仕元者。不得稱賀。乃徙其民于關內。二十六年。始置萬全都司。統衛一十有九。分五路。爲時虜孽王保保多冦秦境。而大軍之東出薊。西出鴈門。貢相望于道。故宣府亦少輯。永樂間。定鼎旣北。儼然天子自將。待邊天壽。展之鎖鑰。特重。而開平與和東勝。爲之外邊。橫五百里。蓋其規模弘遠矣。二十年。命英國

公輔張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之。總者三人。隆平侯信張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愉陳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興祖顧尚書趙秖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總督二人。保定侯謙孟遂安伯瑛陳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輛。挽車民三十三萬有奇。運糧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冦興和。殺守將王煥。上遂

決意親征。戒誓將士。諭曰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士皆各簡擇來。不閑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慎重不敢忽。五月辛酉端陽駐蹕獨石。　賜扈征宴。乙酉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命

先使之習熟行陣。務遵寇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鈔碗。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輔張等。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張輔柳升陳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

亡能。汝曹勉之。辛未　車駕發[illegible][illegible]。次西涼亭。西涼亭者。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不朽。豈計今日。書云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可爲深鑒。因下令禁伐木。癸酉　車駕發西涼。次閔安。下[illegible][illegible]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將營陣。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翹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一十里。　上顧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

諭曰。兵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乃克有濟。至于同列須和。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齊力以奮。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還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

廷虛。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哨者。言阿魯台聞　車
駕親征大懼。盡棄其馬驢牛羊輜重于闊灤海之側。
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
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爲悖逆者兀良哈
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烈
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
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酋數
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
還京師。二十一年。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於宜府。時
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
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
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懋　陳　等爲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
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爲兀剌
脫懽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
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
時前鋒寧陽侯懋探知虜在飲水河北。爲兀剌所敗。

遁至宿嵬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
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
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
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
鎮撫者。復數十人。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
銀券金印玉帶金百銀四百紵絲五十紗羅綾各二
十。牛百羊五百米百石。及第宅床褥薪芻器用咸備。歲給
祿米千石。別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罕察
卜等各以等第給之。二十二年正月甲申　勅緣邊
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
弑主虐人。衡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願爲先鋒
自効。　上曰。卿言甚善。事須有名。至是大同開平守
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告
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四月己酉　車駕發北
京。命寧陽侯懋　陳　忠勇王金忠。爲前鋒。五月次長樂
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柏人。慮迫於人。
令朕至長樂。思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
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　車駕次清鎮。郡元應昌路。

秋清水源河營台遠遁。 上召榮幼孜曰朕夜夢神
人告朕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茲
寇弁榮幼孜請赦其不臣班師還。 上曰此朕意也。 車
駕遣中官史方哥往虜中諭其部落來歸。六月 車
駕次答蘭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草。虜隻形不見。先
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不
繼為命班師。七月 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諭榮
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軍國事悉以付之。
朕優游暮年。享安和之福可乎。榮幼孜對曰。 東宮
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十六
日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
漸。遺命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八月
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十日
壬子 梓宮至京師。讀史者儼儼然謂大寧撫後之
割。貽神州憂也。夫豈 四駕皇皇。顧慮不及此。掃三
衛。奠萬年。自是反掌間事。而甹溯遠慟。令人遐寄抱
恨無終窮云。洪熙初。 勅宣府總兵譚廣曰。去冬以
來動靜無聞。朝廷所遣使亦久不還。此寇竟在何處。

項長安嶺指揮牆報。韃賊五十餘抵闍寧者是何部
落遺東赤夷兀良哈求市馬。又哈寄近貢疏黃從前
汛閣哈寄違此物。綠此數端。皆須備。辨慎之慎之。宜
德四年虜冠西猫山掠赤城人口。屯揮使方敏率兵
追之。盡得所掠。且獲賊馬而還。 上勅諭軍法于烽
堠之疎者。廣奏乞神銃分布堡間。 上曰神銃內廷
所重。量給以壯軍威。至于將士不律。兵器雖多。亦奚
以為。勉思良策以付委界。廣乃審度邊堡。凡三十九
處。處益兵半百。先自北邊從懷安西陽河至承寧四
海冶山口。凡四十四處。可遏人馬者多則百人少者
三五十人。而指揮李璟復請因益之。正統初。戶郎中
羅通與萬全都司議。赤城雲州鵰鶚等堡。地臨邊境。
官軍本為守禦。而今令之運草。警至何措。故遊擊楊
洪所領旗軍。俱下多有力。餘丁既無別差。乞採秋青
飼秣。有備可之。總兵廣奏言馬林實乎要衝。而堡宜
稍遠。以孤山二堡併之。新河西陽河二堡亦要害。宜
摘發萬全懷來二衛以益之。常峪臺齊山臺相距遠
甚。增築二臺而聯軍牝馬中駒。欲比例換壯馬于太

倭瞎軍增爲兩班共十二人以肆其勢。從之。九年
勅獨石將楊洪大同帥朱冕與廣出境殺賊。或遇瓦
剌貢使。宜明諭討兀良哈之敗盟也。免其驚疑。十年
宣大都御羅亨信言宣至懷來幾二百里空濶別無
所城。酌移保定美峪合爲一城。而東分山道之西名
搽搥谷者。虜每牧于此。宜於榆林驛東增一衛。立一
關。又京城抵居庸寥濶無人。乞于中榆河設衛。亦貢
路所瞻也。詔榆河如故。餘從所請。楊洪院掌大帥。
乃奏武軍一萬三千五百餘。堡隘一十四處。內白羊

六堡似非要地。乞併歸于西陽洗馬孫家新開野狐。
成之便。柴溝萬全互調非宜。其兵各還本衛操之。至
于火器定許邊方自造之便。悉可。迤北瓦剌使臣至
宣。致脫脫不花及也先之書于洪。洪以聞。旨人臣
無私交。以禮相敬。折其心則善矣。時洪爲虜所憚。故
輒自遺既意可以嘗云。迤北韃靼阿見脫台來歸。自
言居也先帳下。與平章克來若出有嚬。恐見害。故來
歸。因言也先謀南侵。强其王脫脫不花。王止之曰。
吾儕多貧大明。何負于汝。天道不可逆。逆之必殃。也

先觀其不爲我將自爲。亦足以提。上命官以南京
錦衣衛。初。朝廷亦遣使至瓦剌。瓦剌留之。次年虜
使同至。以爲常。貪婪無厭。賄幣歲增。又索其貴重者。
而我所遣使阿媚虜意。多許少與。虜遣初百人。後遣
三千。而虛冒其餼。會同館按驗不實者。虜懷卹之。至
是脅誘羣胡大舉。十四年七月。也先大舉入寇大同。
兵失利。邊塞城堡多陷沒。聲息甚急。太監王振不與
大臣議。挾 天子帥師親征。百官伏闕上章。懇留不
從。是月十七日 駕行。太監金英輔 郕王居守。文

武大臣皆匆匆隨行。官軍及私屬共五十餘萬人。出
居庸關。過懷來。至宣府。連日非風即雨。人情恟恟。聲
息愈急。邊將井原等敗報踵至。隨駕文臣連上章留。
乏振怒。皆令掠陣。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糧。僵屍滿路。
寇亦設備。待我深入。至大同。振又欲進兵。北行益急。
[illegible][illegible]成國公朱勇膝行聽命。戶書王佐竟日跪伏草
中。惟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振曰。象緯示警。不可復前。
若有疎虞。陷乘輿于草莽。誰執其咎。學士曹鼐曰。臣
子固不足惜。主上繫天下安危。豈可輕進。振怒詈

奔爵倘有此亦天命也。會暮有黑雲如繖蓋。雷雨大
作。徒將營人畜驚懼。振惡之。會前軍西寧侯瑛宋武進
伯冕朱全軍覆没。鎮守大同中官郭敬密言于振。其勢
必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同副總兵郭登
請駕宜從紫荆關入。庶保無虞。振不聽。八月既望我
師敗績于土木。 上北狩。先數日師過鷄鳴山。虜追
至。遣朱勇率兵五萬禦之。勇無謀。進軍鷄兒嶺。虜于
山下兩翼邀阻夾攻。殺之殆盡。兵尚書鄺野請 車
駕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振怒曰。爾豎儒安知兵事。

次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十里。欲入保
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待之。遂駐土木。傍
無水泉。十四日欲行。虜已逼四面合圍。大營不敢動。
十五日將午。人馬不飲水已二日。渴極掘井深二丈
無水。虜見我營不行。僞退圍。遣使持書來通和。 召
曹鼐草勅與和。遣二通事與虜使偕往。振急傳令移
營南行。既行未三四里。虜復四面追之。兵士爭先奔
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虜騎跳陣而入。奮長刀以砍
我兵。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籍死。蔽野

塞川。宦侍虎賁矢被體如蝟毛。 上與親兵乘馬突
圍不得出。虜擁以去。百官死者。英國公輔張尚書鄺
野。王佐。學士曹鼐。張益而下數百人。其幸免者。蓬頭
赤身。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幸得達關。騾馬二十餘萬
并衣甲器械輜重。盡爲胡人所得。十七日北狩報至
京師大震。是日 皇太后遣使齎黄金珠玉彩龍段
帛馱以八馬。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時石亨將兵守
萬全。坐不救乘輿。械繫詔獄。赦出之。使總京營兵馬。
退虜贖罪焉。九月郕王即位。以于謙爲兵尚書。也先

使來。書辭悖謾。謙泣曰。賊虜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
驅深入之勢。遍者各營精鋭。盡没于隨征。資器罄矣。
急遣召募舍餘集民夫。營漕卒悉隸京營練之。九門
之督。則委孫鏜。分巡之役。則選給事王竑等。徙郭外
民于城内。通糴倉。悉令伍卒關支之。 上嘉納行。先
是内侍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也。先告以虛實。遂
爲鄉導。十月朔奉 上皇入紫荆關。與其可汗脫脫
不花來。敗我師。殺 指揮韓清等。都御孫祥走死。舉朝
洶洶。太監金瑛與 廷臣問計。侍講徐珵倡言南還。于

謙疏爭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在焉。百官萬民在焉。一動則大勢巳去。一步不得離此。瑛是謙言。 上榜示敢言南者斬。固守之議始決。謙不待詔。遂焚壩上諸草場。勿資虜也。初九日虜長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焚我 長獻景三陵。 命石亨軍于城北。于謙督之。孫鏜軍于城西。侍郎江淵參之。皆背城而陣。以交蹕舊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王善守城。時衆論戰守不一。陳循等言兵敗之餘。宜固守且賊乘遠來勢必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尚寶司丞夏瑄

陳四策。謂虜乘勝遠鬬。其鋒不可當。然能野戰。短于攻城。且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一謂虜深入吳地。宜令死士夜襲其營。令各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宜調邊兵之半。入捍京城。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爲營。進兵死鬬。退有所歸。宜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爲法。前隊戰退。令中隊悉斬以狥。容而不斬者同罪。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趣行其策。虜既抵城下。連日攻城。四散抄掠。亨等

與之戰。殺傷相當。虜知我有備。少沮。喜寧嗾也先遣使來議和。索大臣出迎 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迎。復等至虜營。露刀夾之。見 上皇及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虜復縱騎四面摽掠。攻城益急。石亨挾弓厲聲曰。宰相不出計策。莫能及矣。先是陳循等疏請勅宣府遼東總兵楊洪曹義。各選勁騎與官軍夾擊。至

是又請爲 聖旨榜文數道。諭回回韃靼及漢人。有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復寫書作喜寧與司禮太監興安。云約誘也先入寇。定乘其孤軍合兵勦殺。 詔許之。爲也先邏卒所獲。既而宣府遼東兵至。我軍大振。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范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遁。復以 上皇北去。是月十五日也。脫脫不花聞之。遂不敢入關。亦北遁。二十二日遣都督洪孫鏜范廣等率兵二萬。擊餘虜之未去者。

遂破虜于固安。逐至關。盡掠之奪回人口萬餘其實
胡人不過百餘騎散掠各郡。驅人畜以自擁。衛望之
若蔦聚。然猶殺官軍數百人。洪子俊幾爲所殺。俊先
守倚獨石馬營。聞變棄城而八城皆陷。後謙戮之。兵
員外羅通奏記居庸關之當守也。懷來等大小關可
通人馬者七。宜各增千人守之。不通馬而僅通人者。
二十有九。宜各增百人。至是通則守之。俊則逃矣。宣
大撫羅亨信乃正逃將之罪。曰赤城之鄭謙徐福。鵰
鶚堡之姚瑄。咸于七月先賊而棄城以致懷永效尤

乞正律以創不忠者。從之。時大臣有奏留邊將守京
師者。兵科給事中葉盛上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
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紫荊白羊不
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卽此而觀邊關不固。則京城
雖守。不過僅保九門無事而已。其如 陵寢何。其如
郊社壇壝何。其如田野之民荼毒何。宜急遣固守
宣府居庸爲便。從之。先是土木既敗。邊城多陷。宮府
孤危。既而 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率兵入衛京師。宣府
人心益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爭就道。都御史

羅亨信不可。仗劍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出城者。
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矣。因設叢
捍禦。督將士晝夜以守。虜知有備不敢攻。北門鎖鑰。
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景泰元年宣儲侍郎劉璉上
言項者邊軍避虜棄城。咸伏于朝陽門外乞 命昌
平侯洪 楊 取勘起發委能者撫之而來。 勅亨洪往
宣大哨邊。於是洪奏懷來永寧雷站軍宜一千人守
城。三千人耕種。二千人哨防。二邊屯丁。爲賊所驚。廢
其耕穫。亟可招徠之。八月二日都御史楊善等至虜

營也先遂設宴爲 上皇餞。初八日 上皇駕起。也
先率頭目羅拜而別。伯顏以兵護行。十一日至宣野
狐嶺。伯顏等慟哭。曰帝去矣。何時得相見。命五百騎
送至京。十四日 駕至懷來將抵居庸。禮部始得
旨集議迎復儀注。戎政條上防變之略。十五日 上
皇至唐家嶺。遣使回京。詔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
百官迎於安定門。 上皇自東安門入。至南宮大赦
天下。宴瓦剌使於奉天門。翼日 上皇宴之南宮。賜
賚瓦剌使人有差。劉定之曰巳巳中秋之狩。庚午中

秋之還。豈古所無。幹旋乾坤。何其神速哉。王黎曰是時郕王監國。不欲急君、邊人曰。中國有主。虜抱空質。而負不義于天下。所以汲汲懷歸。蓋合鄭公孫申之謀也。兵書謙奏賊寇稍退。所在糧儲缺然。請勅山西附運于大同。勅能門遣運于宣府。或發價以時糴。或減商中以米數。下戶部議。宣地價平如舊。同地商鹽每引減米豆一斗。卽得其平。報可。十月朱謙奏報警至。已而察之。乃也先使臣也。于是降　旨責之曰。近使之來。尚不能察。況大寇猝至。豈能復料强弱耶。姑

宥爾愆。其務所質。都督蕭斌瞭見境外。猶峪烟火引兵還府。降勅責之。年來獨石洗馬諸處。倉儲幾八萬。朝廷旣責守者罪。復遣戶部張勝赴口外籌之。或撥之屯。或移之倉。或藏之地。期絕于棄毀之策、四月獨石城門爲虜所燒、卽　勅石彪率軍三千馳之。錦衣畢旺率旗伱一萬。運芻付之。各賜一金一布。時虜僅百騎入。而　內廷留心如此。然邊帥每多目焉。偶鏈騎五人。奪糧于洗馬營。其一墮馬。爲倉丁所擒。而督斌輙稱出口遇虜戰。贋之、巡撫劉璉暴其僞。斌自輸

而宥之。尚書石璞言口外赤城鵰鶚李莊。三堡池城。尚足最要。往年守將擅棄之。而李莊尚有舊糧五萬石、　詔總兵世英官吏代之。而賞三堡新戍之卒各三百文。都御李秉曰。軍冊之有妻者。註曰家小。其父母兄弟而無妻者。則以隻身給其廩餼。應嚴實之。使其親屬有糊邊之有墩也。爲其遠苦也。近乃有邊墩腹墩。勞逸已分。而月糧均一。豈稱事哉。軍家屬之給布也。半布半花。乃遇布貴花賤。則怨憎起于道。永樂間夷馬之來。會官辨驗。其不堪者。令于境外草地牧

放。正統以後。附城駐牧。開其地利窺伺之心。而額易分給于夷馬。又易淵之源也。戶部議兩淮鹽商。召于宣府納豆及草。豆每引六斗五升。草每引三十束。亡月納限不次支鹽。從之。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　朝議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都御史李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二石。總兵官以爲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爲夷專擅之咎。吾任之。悉與如數。役闕：　帝以秉爲能。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幾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

便宜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都督孫安授以方略。命葉盛贊其軍。盛至。列其利害。仍爲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又請官錢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稅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參將楊信奏瓦剌先遣察占二千餘人貢矣。也先續又遣百五十人。又朶顏衛朶羅干遣反搭兒七名入境。又遣阿力九名過懷。遏好爲名。心誠詭也。五年參將夏忠奏。萬全府郭膏腴地。可派屯田軍餘耕墾納子粒于官。下部議行丈量。以清占種者。參政葉盛出境巡禽達賊十二人。械于法司。則泰寧民也。至是泰寧督革于帖木兒貢馬求贖。而盛已上首功矣。諫臣其彈文。 上報曰。盛等振武遐方。姑置之。其人已安置。不必求還。成化元年。撫臣葉盛申奏先年原買官牛五千有奇。已多死者。今以餘糧補之。分爲一千八百餘具。年雖有擧。亦頗收成。往年乏馬。括之貧軍。今缺馬二千六百。而所買反千餘。則官府不須督

責之勞。軍伍不知償逋之苦。此皆公田買犢之明效。然立法非難。守法爲難。 上曰法旣良矣。允宜遵行。五年。勅宣府選兵三千赴遊擊將軍許寧。而都御鄭寧欲挑之獨石。獨石參將李陽爭之。獨石孤懸絕漠。東西延袤六百餘里。控宣屏懷去胡虜入。況地苦寒。士卒多逃內地就食者。宜壯外以衛內。未聞撤唇而補齒也。兵部以聞 詔調還其軍。且蒐補其逃亡者。宣龍門草場五十七萬四餘束火。有司獲縱火者。于法司擬棄市。籍其家貲抵之。不足。則于監守者取之。榜示各邊爲懲。十年都御史鄭寧奏虜已遠遁。請還京軍一萬。而留其三千。總兵趙勝亦以爲全師暨簡。量留三千可也。 上曰虜息果定。來聞處盡分守萬全參將周賢奏所屬士馬數少。以警調發他兵。徒費餉而不能久。今選所屬舍餘千人。膂力過人者多矣。乞聽支糧月一石。器甲畀之。上下有備。 詔可。十二年。獨石將李剛言北虜之藉朶顏爲鄉導也。烏合之勢。外附內疑。覘其聚寇。預施反間。故爲朶顏寄約之辭。布于虜所必經之地。誘令入境。反相攻搆。貳其

忘。分散其黨。部議循環以仁。伐叛以義。不用他道。以倖戚功兵家所慎。莫密于間。竊恐機事先露。勿廢其奸。撫院最謙。奏萬全右衛西至虜臺嶺。東至黃土坡。悉虜衛而懷安順聖川屏障漠然。則土墻宜築也。宜袤十千入百餘里而客兵多無固志。乞以河南班卒。永實于萬全。而懷來軍匠向年取入京中充發。可請發回。然部議竟不與。以河南之卒。卽軍匠占役久矣。趣送實難。其掣肘類如此。十四年獨石偹繩律奏虜之入膠遠遯也。躬率與戰。殲賊數人。久之叅將李剛

遁挫于賊亡卒損馬。太監弓勝前亦扶同奏之。旣而日虜止千騎。而剛等虛張至萬。以致此敗。宜治其罪。旣荷恩貸。乃以實聞。總兵周玉塘報。叅將吳儼少監崔榮出山泉墩圍賊中。而逸歸者亦云。亦思馬因等與小王子連兵而至。　上勅汪直徑率輕騎合勦之。直至懷來奏虜騎千餘入境。而太監廖亨亦奏新開之失機。武勇等藏罪自贖。儼榮之追賊于赤把都也。爲虜所遮。據山而困。遊軍劉寧逗留不進。而守偹張澇亟援之。圍解其二。至夜。儼榮潰圍而北遁。　上乃

犒澇等羊酒。而逮儼榮罪將汪直王越乞班師兵部復爲之請。　上悉不允。十九年宣撫秦紘報賊六千蹂躪西河內地田禾。周玉與臣遇擊斬首九級。是役雖折首無幾。而虜自大同得利長驅順聖大掠。而紘能躬冒矢石。與玉犄角。賊乃奪氣去。紘又報虜騎駐新寧口肆掠。與張澄等分三部而追之。至常峪我駐南山。虜陣于北山。斬級五。乃奔總兵玉報賊深入順聖分抄。乃會大同士馬分截之。劉寧駐古城。玉等駐定安丁鉻駐大柳李祥駐浸流都廣駐東井而車馬

雄戰于趙石廣敗其騎于五岔。伏發得首五十級。上賞奏捷人一衣鈔千貫。二十二年巡撫李岳奏朶顔以報事爲名。乞求鹽米入寺。以來三十餘次。請鈴其頭目。上曰。虜稱報邊。不必阻之。聽偹之而已。宣之有圍種屯糧也。舊制沿邊官地。聽軍協力墾之。以所收糧于官庫易銀買馬。邊軍賴之。厥後余尚書子俊以充邊儲。止給三千爲馬價。士多逃者。至是戶部請以圍種盡給買馬。　詔可。弘治十年戶侍劉大夏奉整理邊備之命。復奏曰。宣府地險積寡。巳于東城置

倉斂，未有以賞之。而順聖川肥饒屯團之外。尚多私占。請令撫按。清之。其承佃者每分額外量與餘田。勿令過二十畝。其清歸之畝約科糧三升草一斤。東西十一城并蔚州屯料俱納于新倉。如不足則萬全於農隙自運之。如不足。則儲價糴之。若懷來城。尤宜置廠預蓄。不得他借。從之。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北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公素不與此輩合。此行恐不免。剛以取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圖之。既至召邊上

父老日夕講究。遂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糧缺幾千石。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民客商之家。但願告報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雖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公有餘積。民有餘財。大夏尋以病乞歸。邊人歌思之。十三年虜頻年多竊大同。自六月後散入宣。西陽河諸處。堡兵拒之。被傷而去。都御史雍泰。疏有功者百六十八人。請給賞。勵後之。十四年。太監苗逵。檄召宣大遊邏卒二百五十人赴敘。偵火篩之造後東渡者。總兵張俊持之不

可。逵劾俊違節下部覆。延之地利夷險。非宣人所諳。俊議是也。 上宥之。十八年虜大舉寇宣。督于牛心黑柳長潤二十餘里。都御李進都督張俊分兵禦之。李稽軍新開口。白玉軍萬全右。張雄軍新河口。黃鎮穆榮軍柴溝。合萬五千人。既而虜由新開入。各相拒守。虞臺軍爲所誘而援不至。大帥俊墜馬傷足。力疾持三日。糧乃解。泰闔稽亦潰圍而出。雄榮阻山澗中。遇害。是役也。死者二千餘。傷者如之。所掠不可勝計。說者謂乙丑之禍。幾與己巳等。乃特虜至城下出懷

全邊略記 卷三

中餅及蘇布冠。示人曰。此何物也。蕃私牒入長安。知國有大故。關禁之失。譏如此。命太監苗逵保國公暉。都御史史琳。太監張林。都督李俊神英陳雄張澄。各領京軍二萬人以往。戶侍王儼往督糧儲。兵部上賞格以示能殺賊者。鄉丁斬首五級。陞所鎮撫。其輸重充賞不問。更募土著之願效者。人給三金及馬騾。特編一伍。事寧歸農者聽。報可。給事中尚衡言。命將出師。復以朱暉史琳。此兩人者。嘗兩總宣榆兵事。未見尺寸。邊人聞此。嘆爲無人。况虜姦于行間。非昔者

比器仗架梁之法。以奪于國中者。做于國中。善偵虛
實。無有不先者矣。部僉謂主幾八萬。客已二萬。果能
推誠。仗義未必不効。于是仍　勅達等勵氣以須。正
德元年。王儼乃至宣。擲其平衍故屯之地。爲京僧陳
乞者十餘處。乞宜清覈。仍給于屯。其官軍折色。當因
地遠近。通爲三等。然後輕重得平。　詔如議。六年虜
寇龍門。右監丞趙英指揮王繼戰而死。贈蔭有加。七
年流賊劉六之起霸州也。京師戒嚴。近臣寄獻計者。
京軍不習戰陣。宜調宣大邊軍各三千人衛。而遣京

衛如數戍邊。更番如例。內閣東陽李　等。力辯以爲不
可。乃陳十不便狀。　上以內降傳旨取之。遊擊江彬。
因而得寵。時宣兵已調千人赴征。戍河間。已又調三
千人衛。部議仍以京操者還守宣。而停延綏之募發。
以護大同。　上命咸寧侯仇鉞統六千人以往。九年
虜人順聖。遊擊張勛田琦廉彪戰死。頃之四萬入宣
西海子。令總制侍郎叢蘭兼調大同遊奇兵待之。時
小王子連營分寇天城懷安。叢蘭告急。　命太監張
永提督之。白玉掛印。發京營二萬人。太監張忠。凡叅

隨各四五百人。　詔賞之。人給二金。計首莫之敢
抗。禁旅未出。輦下坐耗。已十餘萬矣。虜之犯寧武者。
直入白羊口。浮圖峪而五萬騎自宣新開而入白玉
等。領兵潛擊之。使人于田家炊飯。置藥其中。更設伏
置礮于天城陽和間。虜多掠食中毒。被伏而殞者甚
衆。凡斬首五十。捷聞。張永等撤師還營。其調戍者暫
罷之。十一年虜入白羊。報甚悞。諸謁　陵者還自昌
平老幼扶携。相迫于道。守關者獲間諜一人。僧法應
者。具得猴兒李所誘南侵意。云李者即指揮李懷也。

敗降於虜。稱爲平章。號令諸部落最強盛。兵部乃須
重賞世襲之令以購之。而執其子勇家屬安置於湖
乃命都督劉暉太監張忠統桂勇西官廳千人。人賞
二金二布。繼命左都彭澤提兩路。率京兵六千人以
防。澤乃請曰。臣昔中州西川討賊。紀功則有科道。推
鋒陷陣。則有總兵。非臣所獨理也。今虜勢較流賊旣
懸。今臣一出。生提六千未練之卒。亘兩路千數百里
之遠。當十數萬之賊。寥寥兩叅將何能濟。　詔如所
請。以成國公輔朱總戎焉。撫臣王純塘報。虜多至六

萬。大帥滿浩、綵之賈灣而敗。衆寡不敵。且以自効。兵
書王瓊歐之。純初自謂宣不須發兵及遣充斥額婁。
城而回護其狀應俟事寧勘處。十二年秋　車駕出
居庸至懷來。及宣一帶遊獵。大學士廷和　楊　等屢請
回鑾以安衆心。舉正統爲鑒。不聽。時江彬挾　上自
恣。始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遂營建鎭國府第。時肆
夜出見高門。卽馳入。召其婦女。于是富民厚賂彬。爭
以求免。父之樵蘇不繼。至燬屋廬焉。　上幸大同復
過宣。遂迎春于宣府。歲暮還京。十三年　車駕復幸
宣府、行宮已成。糜費億計。更輦豹房所貯諸玩及巡
遊所收婦女實其中。　上樂甚。稱之曰吾家。蓋彬怙
寵。計諸幸臣不得近云。十五年虜駐把兒墩朶蠻當
牛心山幾三十里。部議都督郤永參將楊玉都督朱
洪各軍呂黃間。仍令宣城伯鍏衞南寧伯良毛各營
千人于白羊。而在京之十一營各選三千。聽太監孫
和以時調。嘉靖五年虜從大同及宣都督傅鐸禦之
而遁。　上勅奬之。六年虜犯宣中路水地莊。參將王
經領援。力戰死之。三月復寇大白楊。參將關山戰死。

御史杜民表以聞。因劾巡撫周金太監王玳總兵傅
鐸副總時陳諸失事狀。　上以一月連喪兩帥。切責
戴罪。乃命起侍郎馮清提京軍以往。而周金請㪅京
軍。惟論遠來延綏二枝足矣。詔令清卽領其事。値
宣米價翔貴。大軍苦之。守者酌給折色石增七錢。軍
大譁。共詣侍郎清。誶詈侵辱。清許之。因本折兼支其
可。衆乃稍定。戶部曰軍客暴肆。非專在饋往甘肅大
同之謀。可戒也。領軍嫌隙互生。授意犯亂。豈爲體國
恤耶。　上乃申命其律。七年虜五萬入大白楊。大[illegible]
趙瑛副帥時陳。拒於雞鳴山。魏祥劉越郝鎭李彬任
鳳皆集。虜遁。上首功一十級。　上嘉其功。冬滴水堡
軍郭春小蔡旺等之爲亂也。都御史劉源清遣捕之。
不容。春等覺。遂燒草積二萬餘。而犂堡人登城拒捕。
傷官兵甚衆。副帥劉淵執旗。散其脅從。春等四人自
剄。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縛。送法司。以放火劫梟之。
劉撫以叛聞。而法司不太深也。諸卒初憤其負主所
訴。環甲不服。官司慮生變。爲逐其負主。春等益橫。毆
擊燒荒士卒。僞號大王天師云。御史李宗樞條上屯

專用宣大三屯室查清占者追奪換彌者改正坍壓者撥補給由驗對力貧則上帖於官別召種之宣之順聖東西二城荒熟地共三萬三千四百餘頃屬種之軍闕官之選補於各衛也往來無常所賦遂消乃預扳月餉大失耕守之意管屯之所未宜更調 部如議十六年虜入掠張家口指揮趙鏜死之十九年宣撫楚書言虜住沙窪詐謂緩遊以備 上諭其勿輕謂匹而虜三騎突入揮僉王勲易之追之而陷官卒二百餘人俱被殺秋七月虜騎數萬入萬全右衛

全邊略記

大帥白爵與戰於宣中敗之其分入者副帥雲冒敗之虜涉桑乾河半渡値兩官軍急擊又大敗之斬首百六級部言宣自都勲喪失以來日坐不振是捷近所未有也 上嘉之各進秩賚士有差二十三年宣撫王儀言五路北則龍門許衛中則大白楊西則膳房新開河洗馬林諸爲要請得遐艮家積徒敢死者以三千聚本城以一千聚萬全之右以一千聚獨石之壘仍繕械擇驍而仮舊將李彬童暘江瀚張鯤令部署之克捷者重其賞以三百企超其三級而遞損

全邊略記

者法無赦得所請三月龍門之冠五百騎來大帥郤永副帥崔天爵令滿水之劉環前後夾擊之盤道得級十五及陽口得級二十有七虜復馳確春喬永取其級九部以捷聞 賜勅獎勵總督翟鵬等各晉階王儀又處獨石之險遠可將松君二堡修戍爲聲援且田極腴我所當復於此乘勢與之報可部發餘鹽餉十萬五千金予之十月虜從把兒河抵顯聖川軍于浮圖峪于是紫荊戒嚴 上大怒逮總督翟鵬于獄二十四年總督翁萬達奏虜酋吉寧答及俺答等

全邊略記

先犯陽和繼侵膳房不得逞而迅行必冠中北二路給事中李文進奏報宣大二邊侵餉數多乞治諸臣之罪內原任尚書樊繼祖十三人郎中楊銳三十六人揮司馬世彪一百二十人得 旨樊繼祖楚書爲民餘奪降有差萬達奏頃歲虜犯多由宣大之界以入自同之陽和至宣之紅土臺計一百三十八里中有鐵裡鵓鴿兎窩悉賊路也自膳口從東北踰崖六十里至晉馬頭兒抵宣西之陽和界如此則李信屯之兵亦可併歲兩鎭共享其利矣部議鐵裏鵓鴿之

關舊有三邊。亦通可以犯塞潛逵。何爲舍此大邊十餘里之墻而不爲。棄三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重築百三十餘里之勢。鑿山開道。工力相去。豈不百哉。 上曰守臣躬所相計。必與遙度者殊。其如萬達議。萬達又報曰。臣惟修邊爲守邊也。如不可守。修之何庸。新平北故有墻十里。築在山巔。不可用。汲其鶴鴿阻絕岡厓。咫尺千里。是以臣欲改築于麓。爲易守故。非 聖明獨斷幾搖矣。 上曰從中改請。幾壞乃事。於是委總兵周尚文統之。大同陽和門山口一百

三十八里爲堡七。爲墩一百五十有四。宣府西陽河六十四里爲臺十。備坡斬崖五十里。工止五十日。向估三十萬。省其一分。御史勘實之。周尚文乃奏東宣府西陽河起。由天城陽和左右平成井朔。至山西丫角止。計築墻六百五十餘里。收進虜占地土四萬餘頃。召軍一萬五千。分給耕種。資其養贍焉。 詔曰軍佃承不報科。九邊著爲令。先是薊撫郭宗皐報獨石有大虜焉。既而無其耗。及七月虜犯龍門。參將董麒不報督府。而輒率所部勦之。斬三十餘級。其明日

陳勳死于陣。吳陽戰三日。乃歸。麒與坐營谷泰先遁。遇郭都王浩于青沙。告以虜且去。罷歸。總督萬達劾之。下部議。因責薊州籌張之報。而董麒谷泰不救勳陽之戰。而遏都浩之援。各治之。十一月。戶部請發年例六十萬于宣大三關糴糧。爲秋防計。 上曰屢年大破常格。倍出不貲。耗蠹行查。遷延不報。且勿發。已而冊到。准五十二萬于之。萬達奏曰。宜正遊奇兵四營。營各三千。分屯要害。立法周矣。近者撫臣議帥臣承挍其精銳五千。別立戰鋒五營。而統之以廢將。遂

致各營耗憊。及遇搴旗。復謂親兵自挾。反驅諸路兵爲前藏。士皆解體。且坐營李塘前愆未贖。失律隨之。所宜問。 上曰新立五營。變亂兵制。即令革罷。萬達更報秋防。曰設險有常道。所貴因乎形勢。用兵無定術。所貴酌乎時勢。山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透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實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透邐而北。東歷中北二路。抵東陽之鎮口臺。實六百四十七里。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透邐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永寧四海冶。實一千二十

三里共二千九百餘里皆逼臨胡虜險在外者所謂
極邊也山西堡老營轉南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
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
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神前嶺浮圖峪至沿河口
約一千七百餘里北爲順天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
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一千五十餘里皆峻山層
岡險在內者所謂次邊也外邊之地有險夷迂直總
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次山西之偏老分
而言之則大同之最難者北路而宣府之最難者北

路也山西偏頭關以西五十里恃河爲險偏關以東
之百有四里則界與大同之西路同焉內邊可通大
衆惟紫荊寧鴈倒馬龍泉平刑諸關隘邇年以來大
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侵犯紫荊必宣府入未有
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脣齒戶堂之喻蓋以是耳
虜衆之族鷙忿雄撓出於風氣以騎射爲本業專于
技而無待之教戰鬭之事人人能也而我事隸於羣
牧業分于四民百一爲兵勢於調習習且弗專故多
弗精也彼聚寡爲衆乘時而攻我散衆爲寡盡地而

守攻擲定勢所貪嗜疾馳而逐之飄忽如風雷守有
定形遇賊必齎糧負甲而隨之瞻顧而狼狽彼去文
字簡號令進無所驅退無所懈而我則議論多端號
令多門退進由人上下牽制令併力以守要益兵以
防秋事勢所必然矣山西之舊發四千五百操于大
同者所以保三關也初無分地擺守之議項因虜越
同入西遊漲以同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
牆八百里單同之班以守之繼增太原七遊及募丁
食壯之衆已六萬人所謂財匱于兵溢力分于備頃

者也宣亦創于虜盡調專于西中而北路空虛役徵
之于遠陝此五六枝者以百四十萬計費既不貲難
于持久併守之策所以爲善經也守堡者各有分地
不必泰錯徵發爲勞秋高虜退若復泥往規散處城
堡臨脪勳調近數十里遠數百里倉卒令營首尾不
應則擺邊之當預也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塹之險
險爲我專我恃其所專而奪其所共則修役之當嚴
也朱出塞襲擊試兵智攻之術也虜牧于邊未窺我
塞者將卒各得擇奇擒其輜重所謂小戰之利大戰

之始也上報如擬行二十六年萬達定全支開支
支規畫兵糧道里之遠近而約之曰宣三十萬有奇
同五十三萬有奇山西二十四萬有奇著爲令宣撫
孫錦奏報夷情躡至乞于年例之外發帑以支戶部
執奏自二十年來宣大偏獨倍他所積請帑藏已百
二十萬邊臣例外求增非所敢知 上乃令萬達錄
各自陳狀誡之曰邊臣恣爲侵漁無體國節財之意
其各奪俸二十八年正月聞大同偵虜會俺答等糾
衆將由去秋舊路寇宣府總督翁萬達以宣府總兵

趙卿庖懦恐不能當虜疏請預調同帥周尚文代卿
至二月賊果以數萬騎犯滴水崖指揮董暘江瀚唐
臣張淮等俱戰死虜遂南下駐隆慶石河遊騎分窺
東及永寧南及岔道灰嶺柳溝大小紅門諸口遊擊
望鎗袁正遇虜於隆慶州橋南與戰却之士氣稍振
虜移營向南周尚文提大同兵萬騎至南路將田琦
率騎千餘來附與遇於曹家庄搏戰竟日相持未決
琦復殊死戰斬首四十奪其旗賊氣頓沮會萬達
督西路將姜應熊等自懷來順風鼓譟揚塵而東虜

不測虜爲有大兵至結營東遁宣帥新任趙國張聞
警馳關至岔道簡孫勇兵千餘迎賊於大虜莊敗之
遂與尚文等分道追賊復擊敗之虜狼狽夜遁于是
萬達以捷聞因言虜狃於去秋得利知宣將不足忌
非時大舉垂涎關南其氣甚惡幸偵報早聞先期徵
發一時諸將能奮死抗彼方張使不得南闖居庸西
下洪蔚扶死宵奔而尚文功猶稱奇絕至於慢令僨
師避災擇便諸臣則罪有不可逭者臣謹究竟其得
失之故列上始末惟 皇上賞罰之 上曰尚文加

太保兼太傅萬達晉尚書翰賜臣淮先賞三十兩銀
錄其家孫錦罷歐陽安等法司訊治輔臣嵩廕一子
襲者五堡之變有 旨曰內閣臣及兵部科紀功官
不得以軍功敘錄著爲令居無何分空蒙首褒焉先
是二月虜擁衆寇宣東書矢端射入我營及還我擄
人仍乞貢二年來虜意切萬達具戰款利害以告屢
降 嚴語至是萬達不敢匿塞外情而 上仍謂邊
臣不能隔阻輒乃覆告然虜恥貢事不遂又以前使
者被殺故但歸掠射書如此累入得利習我弱詞驚

驚有要挾意非復數年前遣桃 狀矣逆狄虜果復
來明年遂犯 闕下一一如其所言翁萬達奏曰今
日形便重宣大以數警也往年虜山西近時虜京後
何者虜情不常也往年急太原內邊之修外邊之築
今時急隆永則 皇陵之後神京之外其所以培植
根本慮者可憚勞哉虜患猶水設守猶隄諸隄悉成
則漸成隙漏諸隄未備則先注空虛乃今則已注宣
之隆永矣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南墩而西
至永則界盡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

城則界盡爲邊凡千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
擺邊者僅得二萬有奇乃復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
邊兵分備疎虜潰外防則隆慶永寧之間倉皇騷動
南山諸口山梁多可漫走我力不禦則畿輔內地不
免震驚九月虜三萬入河楞掠萬全左總督郭宗皐
禦之賊引而東未行散掠兵書翁萬達檄之曰虜若
從鎮城出深井掠順聖蔚州則總督麾下足相待又
南而紫荊亦已有備若從雷鷄鳴趨新舊保安逼沿
河圖爲南下則宣北東二路勞與金字河長水與賊

相持不得離次而南山隘口可虞第調督府已摘勁
兵由間道遠出賊前以截東向而扼調漓淑爲得策
總兵趙國忠與虜相持邪嶺堡西將趙臣尾之洞帥
陳鳳裨將林椿焦澤張騰合追至鷂兒力戰會大風
雪虜退還營次日復戰之出境二十九年虜糾諸部
大舉至獨石遂駐金字河官軍拒之兩河口不得入
遂犯薊直都下三十一年撫劉璽言自開互市大同
寇盜不爲衰止而宣府宴然今乘其効順之機撫之
易耳請無拘臣以一年兩次期絡繹開市羈縻虜情

於國計甚便部覆璽議可行但原價無過五萬馬無
過五千若能守此雖一年數市亦當聽之報可初虜
守我約不之絕近益驕方市于張家口越日而肆掠
巡按蔡朴請罷之 上曰邊市悉禁敢有效逆建言
者斬虜犯青山遊擊孫邦丁碧戰却之各被重創贈
又犯深井副總郭都沒于陣御史劾奏大帥吳鷹得
旨主將發軍門取死罪狀勳虜立功賜郭都祠祭三
十五年虜犯黃臺梁遊擊張紘率陳鏞繆兼等迎戰
死之三十六年寇犯馬尾梁參將祁勉追之陷伏中

兆登雲戴昇皆既部議奪大帥李賢俸宣府邊外屬夷相求內徙撫臣議處之于寧遠堡中事久不決總督尚書楊博以此爲曾邊境安危所宜亟處但大局禍已燃猶當救一時之急宜薊患在肩薪當圖萬全之計及建議請罷懷來參將劉環四海冶守備韓鑑而于獨石城中選有勇謀爲衆所推如尚表者不拘見任廢棄委之守城功成一體陞賞其薊鎮入衛兵俱聽宣大督撫官便宜調遣先發後聞與本鎮互相應援仍多設戍兵于懷隆爲居庸南山之蔽爲夷來辟者但厚其賞給不得縱之入內以啓亂華之階上俱從之三十八年虜犯東西二城凡十日會久雨乃分道自丁零引去四十二年戶部奏宣府四十年所上計簿中間侵虧混濁之數以千萬計而往歲新收籍內未見一追償者姦商百計蠹其中官司多不能發已發者復不能追弊將何紀得　嚴言于是督江東撫楊巍條議主客盈縮事宜主兵之費自十八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歲徵屯地園種之數其本色二十八萬八千一百也折本色有奇草三十九萬七千三百七十斤麥有奇折色八十七萬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撥五十歲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或以歲用不敷而補鹽或以增減芻糧而加徵運腳遂至多三十六萬三千一百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十萬之額時且歲豐年登民運棄至鹽引復皆報中額雖有虞患猶足濟用二十年以上邊地之豐歉靡常民屯之通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非新增之衰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客兵守墻頻費不貲而出塞尤甚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夫惟預發召買則出納漸入準繩矣八月虜酋黃台吉帥輕騎自洗馬林突入散掠田禾瞎莊堡總江汝棟以銳卒二百按伏堡中不知其爲黃台吉也出而擊之黃酋縱騎直前我兵奮挺擊之墮馬從獲之矣爲其部衆致死奪之去我兵得其盔刀而還陣亡二十八虜亦有傷者詔擢汝棟三級賞十金陣亡者各襲其子一級是役也黃酋重傷昏寞越日乃甦自是懼不敢犯邊者數年隆慶元年總督王

之詰奏南山之合河口。上切山險皆屬薊。而宣皆斷
潤平麓。雖設聯墩。不爲固。其地乏水。戍者苦之。請以
步千人助薊。使薊得宣兵。宣得薊險。薊督劉燾報曰。
薊部署已定。不俟增兵。且聯墩已成之業。宣不當輒
棄。部士蕆議。因覆議南山戰守之策。曰薊自白羊長
峪橫嶺鎮邊合河。延袤八十里。宜自幇水涉嶺瑞雲
大石板塔廟灣至合河。延袤亦八十里。皆南山之險
也。薊募三千。統以叅將。宣募一千。隷之。　詔允行。王
之誥以宣大招回擄者。宣帥馬芳。同帥孫吳等功。故

事。總兵以七百人。叅將四百人。守把二百人者。各陞
一級。各如所叙。二年。總兵馬芳出獨石二百里。襲虜
于長海子。敗之。虜追及于鞍山。芳又敗之。前後擒斬
八十餘。馬稱是。　上賚蔭芳。總督宣大陳其學。條上
南山事宜。其畧言岔道以東。自青石頂至四海治。火
焰山。宜乘春築臺于柳溝諸處。水口滌橫一道。壕外
設石柵。柵外建大石墩。以分殺水勢。其張家等口。倂
修之。道路禁軍民。毋入山樵採。岔道以西。自青山頂。
至合河口。爲墩臺一百九十有七。宜及時脩補之。大

山口迤東一道。爲瞎門者六。咫尺居庸。宜嚴加議察。
因薦叅將李官之能。其議悉允。撫臣冀練言河淮以
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
雖有定。而酌嬴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于內地奉常
爭勸借法。無事而能秪京庶。有事而不桂玉。至于諸
寨。則慎按伏。罷老弱。預召買。時支放。優商賈。通主客。
星本折。因時順人。而伸縮更易之。臣所計九邊士七
十萬。可用三十萬。以乘障。四十萬。以列陳。必擇其敢
力戰深入之士。勾於戶。募於市。以漸實伍。庶可以安。

四年。御史燕儒宦奏記。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
聯四鎮。周且密矣。四鎮中宣府爲京師北門。而羣飄
蟠據戶外。朝陽鞭于朔漠。暮飛矢于居庸。視諸鎮爲
最急。延永之壤。南山之麓。　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
以東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于東路鎮
南墩。與薊鎮所屬火餤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
歷四海治一帶。其脩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
子墩。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墻聯而爲一。經營三
載。功始告成。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缺人。虜多

深入當事者芮且緩棘剏為併守南山之說而內塞
漸殷㒺道瀆雉堞屹然猶存所頹壞者十之二三北
垣僣築而於左掖龍門衛楊許二衛右掖龍門所漸
泰崖崇帶厚為之備近蔽延永遠蔽：陵京藩之得
者誠因也守南山何用此邊為哉不知南山接連居
庸去　陵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無可駐足
而懷延永保沃壤平原皆在其外虜若委轡長驅結
營于懷永間分兵肆掠宣府諸城自潰我兵踞踏山
中自戍土崩此棄宣府而無益于京師也北路山谷

偪側砂石窮瘠虜無所利益垂涎延永將冒險內逞
數年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復成內邊則如金城玉
壘環繞　陵京虜邈邈于崎嶇攻之不㬃掠無所獲
力倦謀衰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此固
南山所係獨不信不誣也從之閏二月虜酋黃台吉
遣兵掠卑夷華固等帳房夷衆以去華固者不知始
所從來嘉靖間始流宣邊外與史夷雜處宣因撫之
為外藩然非敢屬夷亦往往為黃台吉所掠至是撫
臣吳兌奏言華固種落不過千餘人其生畜無足繇

我輕重業已使人詰問黃酋令其遣還但與史夷勢
埒殆滿華固被掠則史夷亦恐見侵請於近邊關牆
之處修築小堡二三以安插之俾藏老弱其壯丁藉
哥近邊駐牧部議韓可劉良弼又言撫虜與賄虜異
虜誠心效順吾因而字之曰撫虜扣關呼索吾苟且
應之以祈免禍曰賄不察順逆不衡是非使人眩于
名實則恐今日撫虜之費為他日賄虜之計甚者借
參豢為言掩養亂之罪其勢積衰為害滋大請假邊
臣便宜度誠偽審事機順則撫之逆則拒之或東西

侵郎奮力擒斬無得秦聞雖小有損失無得重治但
不令將官債事以致損威此議戰之大略也夫宣大
為京師藩而獨石為宣屏龍門赤城一帶又獨石咽
喉獨有警難于應非預積糗糧何以拒守臣謂獨石
為僑八城宜蓄十歲儲以守為戰中東西南四路宜
蓄數月儲以戰為守此議守之大略也五年把漢那
吉既還晉保塞于雲中倫答為其弟昆都哈力請對
授以都督績市于張家口巡撫孟重臨其盟六年老
把都以病頁與市皆不至邊吏疑之曰把都與土蠻

嬙猜忌殘賊猜疑衎且舍宣大而圖薊遼或舍薊遼
而圖宣大皆不可知亡何昆都哈力吉能東山各病
殁獨嬸十克哈屯猛可眞疑爲漢人魘死其夫而俺
答遂失左右手矣萬曆元年青把都偕永邵卜旣續
貢撫臣吳兌請晉青酋以都督時土蠻大肆于東邊
御史孫綜奏記老把都妻若子爲三衞姦夷所誘叛
我毒其夫而永邵卜小酋偶死其疑亦與酋婦同深
慮青酋數往俺答營夫豈不能約束其子若侄哉而
陰縱兩酋爲亂繆爲恭敬挾我厚施不可長也三年

張居正論邊事曰昨巡撫張學顏報稱達賊二十餘
萬謀犯遼東臣卽面奏暑月非虜騎狂逞之時今據
薊鎭總兵戚繼光揭稱諸酋已散及臣使人于宣府
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酋在巢住牧未嘗東行
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己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今無
端聽一詎傳之言與風聲鶴唳何異萬一彼嘗以虛
聲恐我使我疲于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
至是在彼反得多方以誤之之術而在我顧犯不知
彼己之誡殊謬咎由于此兵部以居中調度爲職一

聞奏報蘇爾張皋事已之後寂無一語謂足以了本
兵之事不可也四年打刺明安兎獵至糖房堡盜邊
副帥賈國忠使問順義王罰治之如法青酋與屬夷
討孫卜賴有隙因其婿長昂以報之卜賴遂降連年
治兵獨石外邊請加市馬數與順義王埒督軍門吳
兌折之曰爾歲得稱金吾將軍足矣七年御史安九
域奏互市之初虜馬在上谷不及二千今已增至二
萬六千矣青承貪甚吾上谷其曷能支九年部夷銀
定倘不浪逐水草于馬營擄我松樹堡卒裨將曹祿

見爲貢夷不加兵且日諸夷復獵獨石滿五大磕氣
擁衆入大東溝總兵董一元遣通士尾之捕磕氣尹
免賴繫之獄都御史張佳胤詰讓虜王絕滿五大貢
市使馬應時馳虜營俺答伏過遂除其酋長所犯名
酋有脫脫者曰此吾等爲之今兎叚奈台吉官願罰
脫脫馬牛一百六十餘總督鄭洛會奏復其官與貢
市兵書梁夢龍覈其事賊夷兌死付之以夷法其託
託見等賞之十三年猛可眞盜邊總督張佳胤遣路
將李如樌約青酋青酋徵而應之佳胤決策行勦譴

非猴明瑚嫂久之閉關。諸夷感困。怨青酋乃與長鼎
婦兼粧歔瘗王。請除罪。而順義王因求增卜失兎市。
賞焉。哈不慎屢寇邊。不利而悔。乃遣挿漢我不艮臺
馬牛羊赴張家口告罪。總督鄭洛曰。恰酋敢于㕮喝
首道。令不躬箚塞。而遣衆要挾。託名講賞。且犯邊罪
重矣。非肯牛所可贖。益閉關不許。哈酋聞之。獵雲川
雨河口太鎮安。傷卤百餘人而去。守備李春不之敵
也。洛與撫蕭大亨。刻檄徵兵于能門所。裨將李迎恩
等兵出北柵。劉棐監其軍。至舊庄遇哈酋。嚇之。而陳

全邊略記

師獨在。哈酋遣海左右來欵。我折以詐。與戰數合。追
八十里。虜退敗走大沙窩三間房。乃以白洪大吉黄台吉長
子求欵。于是哈酋青酋七慶酋白酋各還所卤百有六
十六人。因道鎮安之役。以講賞也。而李守備誤以爲
亂。多遭殺戮。乞太師哀矜之。總督洛請于　上。命御
史徐中驗問撤通官羊羔兒等。布告諸犯者。必罰治。
哈酋知法。然後可順義王率諸酋長。遣五碴氣會長
昂亦遣陶拜來。皆冒雨暑待命境上。洛親臨獨石。數
其負約。辯折之。唯唯叩頭。哈酋罰駱駝十。馬牛羊千。

大書番漢文字。誓天誓質。乃許諾。諸虜大喜。兵書張
學顏覈其狀。　詔賞乞慶等金幣。其哈不慎貢市與
復。十四年。青把都復治器。縱諸部邢莊至獨石城擺
言大卜落等至張家口頃之。復罷上谷卒出邊樵蘇
道逢沒奈台吉部夷。我兵執而僇之。磔其尸以殉。鄭
洛遡條對。以爲此道上行夷也。我士卒何與。直欲以
明威。此太過。且恐異時此酋將率衆寇擾。亡已也。十
五年。侍御孫愈賢疏遡者青永諸酋。市馬無定數。通
事狡夷官因緣爲姦。令宜著爲令。上谷二萬匹。雲中

全邊略記

一萬匹。毋得踰溢。耗我軍實也。下鄭洛議。其部落扌
剌明安等繁且衍。倉卒損減。慮召之尤。遂寢其說。十
六年。段奈吉復寇白楊堡。略男婦馬卒三百有奇。新
平將管一方匿其事。爲給諫張希皐所抜論。免其官。
頃之。扯力克及青把都罰橐駝牛羊三百。輒悔過。兵
書王一鶚復請與段奈吉之舊職。而賚青酋以金幣。
三十七年。巡按吳亮奏記。宣大自欵貢來。三十餘年。
救寧阜修。繕懇闢然。而未可恃也。臣躊躇其間。自言
之。賞曰宜革。順義之賞曰宜停。卜酋倫序當立。保結

也按素囊屢肆阻挠。不諧婚媾。非欲爭立爲王也。不
過借娘子之名。擬虜王之須耳。須雖無溢。替實不貲。
二年停封。一年冒賞。彼何所忌而擁兵卜酋背歸命
乎中國。雖不耕虜之封。不問虜之家。而封不成。伊不
結已傷大體。尤釀隱憂。我何所恃而素囊使用命賜
請求而賜宣諭賠加賞而明夠軍。自頭之表文。可以
屢上。則　欽賜之玉印。終夷於草介也。而婦之上欸
許以全賞。則　勅封之王子。竟同於贅疣也。　制曰
䖍飭哉。四十年。薊督薛三才。巡撫吳崇禮之請復貢

賞也。去秋西虜亞拜。圪墻子南水谷。已停其賞。一旦
慴然悔罪。獻鹵倍罰。戎心亦戢。准令開復市于宣。可
之。五月宣大督涂宗濬。報嗣封之禮成。拜勅受賞者。
卜失兔五路素囊把漢比妓兒慎擺腰猛克耳六把
兒慢也西僧者。哀乞叁朝兒計喇麻也。地則晾馬臺
得勝市也。漢大吏則宗濬宣撫石崑玉同撫汪可受。
登晏于清朔樓。鼓吹炎爇。以前龍亭。虜王歡若雷。四
叩頭者至三叁。卜失兔字應嗣封。而素囊陰據忠順
之遺財。横搶卜酋之𩳽𩳽。臣等重申欵約。復覩中國

之威儀矣。卜失兔封忠順王。把漢比妓兒封忠義夫
人。各給獅紵有差。御史劉廷元以爲支吾而釋擔也。
宗濬復奏曰。自五路台吉物故。而後卜素二酋相爭
未決。丁未迄爭。天阻其嗣封五歲矣。宰生台吉。第五路
聰明恭順。諭令糾諸部而解其紛。叁糾部以鈐素樹
疑以制卜。外相合以尊中國。內相離以批其腹。此密
機也。四十四年七月。巡撫汪道亨奏卜石兎來白海
子。初八日與滿冠正娘子。掛撒袋合婚。夫卜素相持
已四年。所矣賞利茫然。今役也。欲借明暗之兵威助

其一胥。故不難自河西突如其來。結合東部。遂遣通
夷諜之。四十五年三月。巡按周師旦奏宣獨石堡雖
稱開平衛。其實非也。開平老上都。去邊三百六十里。
自陽武侯薛祿。(薛)盡棄以界虜。改畫獨石一隅。懸入虜
地。如撑孤拳。屬夷互市。直闖入城。盤桓數百。臣方慮
其奸人囊槖之。而𨘢其遊魂。煽憂大也。訪之果得范
雄李英。密據爲奥禁。鐵恣馱之罔忌。中情外輸。擒二
奸。而城中空犬羊之跡矣。道臣薛國用商之。宜築二
堡于關之外。每市期至。則啓關而整備之。一堡以居

齎客貨。一堡以安置市夷。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如遭
入檑口牆門者。以軍法治之。嫣其犒糧三千一百石
有奇。料價二千六百有奇。督臣吳崇禮僉曰。獨石南
翰赤城東扼鎮安西直馬營實係中路。建堡嚴夷夏
之防。廓如也。報可。四十六年二月。宣撫趙士諤爲援
兵請餉。曰精銳三千之派。謹奉　明旨。道臣杜承式
胡思仲薛國用。戎臣劉孔胤共簡之。前次已挑徙汀
三千。馬半倍之。甲盾稱是。今復募選部騎。每兵三兩。
啓行已需萬金。而山西大同人各五兩。衆口嗷嗷。不

得其平。豈能無譁。且素酋聚衆。未嘗忘我東部。打利
諸酋貪餌搖尾。見東事而懷野心。新餉一日不至。則
舊糧一日不除。舊糧未除。則新軍不補。累吾宣矣。總
督吳崇禮以虜情聞。曰獻歲虜王來歸化寺。素囊持
其寺鑰。王子怒而回巢。自去年秋七月。卜失兎移帳
于白海子。與滿冠正娘子合婚。今驟來而驟去。兩酋
之言未決。款貢亦無期。互牽羈市。雖其家事。亦邊鄙
所得預也。四十七年四月。援遼調宣兵前後五千。其
餉人六錢。安家未裕也。時三路喪師。軍心大惶。聚謀

激砲。同號于撫道之門。寧死于宣。不願填河西鋒刃
也。道則杜承式。撫則趙士諤。慰諭解之。加其行糧。兵
部乃劾奏領兵大帥劉孔胤逗遛激變。請以軍律從
事。有　旨錦衣逮孔胤究之。別選能帥領其兵。天啓
二年七月。永邵卜之不赴邊久矣。近扳漢卜兒素之
地。復移幕于興和。約納西素勾連哈喇慎。而挨生台
吉等。牆伏二萬騎于白沙城。裨將黑雲龍裴應魁偵
之。宣撫王之臣爲具塘報。六年十月。毛酋乞炭挾賞
而犯滴水之火燒莊。叅將張承憲戰死。七年五月把

漢哈喇慎之地。租舊屬于察漢兒。以講人口相隙者。
滿五素初時受養于察漢。今長矣。率部落歸其父世
把都兒。而察漢不悅也。向白言曰。我欲得滿五素併
其部落矣。張家口顧有如許王子耶。于是白言傳諭
宣薊諸部備之。而哈喇慎家衆酋皆從沓兒城移于
亦地都。而青把都等。亦偵察漢犯獨石。未知誰侂也。
乞火砲五百人爲衛。察漢兒者。卽虎墩兎憨也。擁十
萬臨諸酋。諸酋求助于我。我應之則逢虎之贅鋒。勿
應則棄哈之饕食。非計也。兵部議陽聾之。而陰障之。

察亦額爾

職防氏論曰。此谷之患委矣。宣障在興和開平。乃大寧棄則援失。從衛獨石。蹙國蓋三百里。是以宣險委虜也。薊障在南山黃花之間。而虜闌從龍門瀨水而入。則薊宣兩守臣左辟遜謝。是以宣內險委薊也。虜從東西順聖川而入。邑人不誠。是又以宣內險委紫荊也。開平下。克元上都。設衛開平時。置驛通道。太宗嘗曰。滅殘虜。惟守此。夫守此而紅螺白雲以北。與遼聲相望。豐洲青山以南。大同大邊益遠。斥堠與唐

東受降城接。豈不固哉。嘗讀葉文莊盛著獨石入城詩敘曰。上都西郵劇道。詞臣才士。往來皆有詩。然其地南據而不治。故經居庸者。以出關爲口外。過長安嶺者。又以北至入城爲口外。孤垂狄境。爲特甚。文莊之修獨石。肅愍于謙之知人善任使也。鎮分五路。衛警屢至。三衛所伺。切于四海冶。虜未能徑下長安嶺。則獨石能如也。猜釁之論。長峪鎮邊兩城之募軍補之。將圖犄犄之防衛之。茂山京操之士留之。李信屯之界。留宣邊亦既已見諸行事矣。其如地狹廢耕也。何

故宣德時變遷之策。董以帥役以卒。雖轉三百里不告匱。景泰以後。取諸民力。民亦勞止。歲例之外。復行和糴粟斯及而。久奈何荒壞沒于勢佃支折。遼其農時傳烽甘泉。始畫留餫。敗乃公事矣。嘗稽儲牒。獨弘治中可支六七年。何其豐亨。亦稱敢戰。夷陵至今。而援遼之役。謀始宣伍。上剝下焉。故也。宜變未有傷于土木者。　睿皇復辟。顧賞闕振。建之禍。謫其追劾者。乃至從難羣英。死于胡塵之下。如英國輔大司馬野而下數百聲。褫未及其裔。令人望鵰鶚雛鳴之地。

重歔欷矣。邊墻之難。惟上谷與榆林。上谷多磧。而榆林多沙。然猶可具畚也。上谷陶冶既弗勝。壘其石。則復于隍。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陝西延綏略 固原在內

洪武元年四月大將軍達 徐 副將軍友德 傅 旣平河南乘勝克陝州直抵潼關攻李思齊之營思齊棄輜重奔鳳翔我師遂克華州爲勝請于達曰潼關三秦門戶也李思齊張思道日所覬覦宜擇將益兵爲戍達遂命都督郭興統張龍于光等守之元將王左丞來攻之大敗不敢復窺潼關矣二年春大將軍達兵克河中府遂會諸將造浮橋攻西安府營大帥于長安城北其平章王武率屬迎降達進鳳翔初思齊之奔鳳翔也

高帝以書諭之略曰前遣使通問至今未還豈所使非人忤足下而留之歟抑元使適至足下不能隱而殺之歟若然亦時勢之常豈以小嫌介意昔足下在秦中人以兵衆地險而從之雖有張思道專尚詐力孔興等自爲保守擴廓以兵出沒其間然皆非勍敵足下當時不能圖秦自王以失此機中原全爲我有向欲翼赴京相爲犄角者皆披靡竄伏足下以孤軍相持徒傷物命終無所益厚德者曾爲是哉朕知足下不守鳳翔必深入沙漠胡或面從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據其地不足以爲資也中原相從之衆或不樂居變生肘腋子然孤弱妻孥不能相保且足下本汝南墳塋所在遠慮獨不及此乎誠能去夷就華當以漢竇融之禮相報否則非朕所知思齊見書有降意其麾下誘之入吐蕃思齊惑之遂奔臨洮諸將議師所向咸曰張思道之才遜李思齊而慶陽易於臨洮欲先取之然後從隴西而下達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戎北界河湟得之其人民足備戰鬪其地產足供軍儲大兵壓之思齊束手矣臨洮旣克他郡自下遂克隴州秦州鞏昌思齊窮迫遂舉城降時張思道弟張良臣聞之亦以慶陽降顧時戴德攻蘭州克之大將軍送李思齊入見

上嘉之命爲江西行省左丞不之官食祿于京師夏大將軍進征平涼良臣復叛達徑至涇州良臣挑戰擊敗之本軍圍慶陽日久王保保欲爲良臣聲援

徐達遣將韓札兒攻破原州守將指揮陳壽等皆陷沒達
與諸將議以驛馬關當原州之衝遣右丞徐禮將
兵控扼驛馬關亦駐軍於驛馬關之東去慶陽三十里
與禮緩急相應復令友德傳薛顯帥兵駐靈州寧正
守邠州葉國禎守彭原以遏之札兒復攻陷涇州滕
等追擊之札兒遁去初良臣之復叛也自以其城高
兵衆可據又以其兒思道王保保即擴廓帖木兒子初名爲聲
援賀宗哲等爲羽翼姚暉等爲爪牙故欲拒守以圖
大功及王師圍城數戰不利遣人赴寧夏求援皆被

獲至保保援兵又爲我師所扼不能至內外音問不
通糧餉乏絕至煑人汁丸泥嚥之姚暉等知事不濟
獻門納師八月達勒兵進北門良臣投井中引出斬
之慶陽平并下平凉王保保賀宗哲皆北遁遣薛等
追之不及陝西悉平達等班師還京十二月王保保
探我之旋師也復襲蘭州守將張溫挫其鋒遲明敵
益圍城數重溫堅壁不與戰鞏昌千光援之至馬蘭
灘猝遇虜被執挾至城下呼張將軍出降光大呼曰
公等堅守大將軍行至矣遂遇害城中聞光言守益

固賊不利引去至是集議征沙漠命大將軍達出潼
西大破王保保兵于定西古城獲王公百餘人降衆
八萬斬首二十級保保絕塞而遁是役也都督孫興
祖力戰死于五郎口右丞胡德濟失利大將軍斬其
部下數人械德濟送京師　上念其舊勞特宥之達
遣鄧愈招諭土蕃而自將取慶元役乘勝取鳳州生
擒李參政等二十餘人遣友德爲先鋒自秦州南出
一百八渡克略陽擒平章蔡琳遂入沔州令指揮金
興旺張龍分領一軍繇鳳翔入連雲棧攻取漢中知

院劉慶祚以城降達還軍西安留龍與旺守馬命都
督張溫兼陝西行都督府事入謝　上諭之曰卿蘭
州之捷可謂奇功夫將帥之道有功不伐則功益顯
恃功驕恣則名益隳仁者不矜其功智者克成其名
仁智兼全所向無敵乏仁寡智雖百萬不足恃也古
者之將撫摩安輯見情達變坐而制勝功名始終萬
古不朽古稱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又曰功蓋天下守
之以謙爾能守此則可以長保富貴矣七月僞夏吳
友仁寇漢中守將金興旺郡之西中六矢力疾戰斬

數百級領卒潛遁走寶奔乞援大將軍得報
令友德傳夜襲木糟關命軍中人持十炬燃于山上
友仁軍大驚遂夜遁八月大將軍率征土番克河州
招諭土番元帥何鎖南普花兒只等皆納印請降追
元豫王至西黃河底黑松林殺阿撒禿子於是河州
以西甘朵烏思藏等部來歸甚衆征哨極甘肅西北
數千里始還　詔建諸王府封第二子樉爲秦王大
將軍旣還京四年春命鄧愈往陝西修繕諸城池越
年自甘肅還六年臨淮侯德慶師駐陝西出塞外敗
虜于二岔擒僞樞副失剌空等七十餘人再出戰千
亥剌河斬首六百擒僞僉樞忻都等五十四人八月
詔西番土番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
賜印俾因俗爲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
盛佛寶國師分設烏思藏朶甘衛二都指揮使司自
指揮宣慰招討等司及萬戶府千戶所三十三以官
其酋長自是番僧有封爲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
王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者俱賜金章誥命
領其人民間歲朝貢罽州本里森民國買的友　詔
並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往
招之郭買的不從著沙火石夜斬二首以歸衛以其
事聞請賞　上曰買的罪固當死然兄弟者告之不
從殺之而已乎彝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
也但以獲牛馬給之八年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
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內使趙
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
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値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
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
售九年吐蕃取都川藏邀阻烏思藏使者掠其輜重
命衛國公鄧愈爲征西將軍都督英沐副之往討其
罪覆其巢穴窮追至崑崙斬首無算俘男女萬口馬
羊牛十三萬置城東籠山南置洮州衛十二年二月
遣使　勅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
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
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待至爾即率師從洮州織城
取道而出朕嘗有審諭嘗遵而行之山西之軍即令
還衛洮州猶宜擇人守之廿七年戶部奏漳關衛儲

米五十五萬四千二百七十二石運貯西倉鳳翔衛儲米十四萬六千四百石運貯鞏昌倉俱可給三年者耿炳文奏陝西所屬二十四衛馬步軍一十四萬四千九百九十一人馬八千三百七十二匹宣德元年十二月按察僉事饒安奏寧夏甘肅重兵遠戍供餉民力甚難考其地皆極肥饒官軍且耕且守最為良法

太宗皇帝嘗命勘覆其田十不得一雖已屯種不足於用若令廉幹大臣往同掌兵者勘覆之分給諸軍更番下屯課其實効仍禁官豪勢要之家蔽其侵隱則地無遺利軍有餘食可省轉輸之勞 上嘉納之六年二月河州都督劉昭奏今烏思藏等使臣往來多用車牛缺茶買辦乞令四川運茶三十萬觔分貯河州三茶司以備支 上諭行在戶部臣曰四川民貧近茶課多不足今欲運茶三十萬觔民不堪命但令近河州軍衛有司官帑所貯貨物從昭用以易牛庶幾甦蜀七年五月 上諭兵部侍郎王驥曰北邊防最切必須處置得宜昨兵部所遣軍數如延安慶陽

蘭衛近寧夏者皆往戍甘州臨洮鞏昌蘭州諸衛近肅州者皆戍寧夏舍近趨遠勞費實多又肅州鎮番西寧秦州皆臨極邊當自為守亦分戍他所乃別議肅軍戍其地此於人情皆非便爾同成國公勇朱計議務在得宜勇等議以延安慶陽平涼鞏昌四衛及西安前後左三衛官軍戍于寧夏而漢中鳳翔金州三衛所去寧夏遠矣皆應遣還而於寧夏中護衛撥補總計一萬一千七百餘人以寧羌蘭州秦州臨洮鞏昌山丹永昌涼州莊浪及甘州左右前後五衛官軍戍于甘州通計九千八百七十餘人肅州鎮番西寧秦州衛禮店千戶所去甘州遠者皆遣還從之陝西布政王敏疏曰陝今年田穀少而邊餉遂遍省市買驢畜物民甚勞今又買馬給行司民實不堪且民驢之民者多以易種給邊矣所遣牝馬駑甚所遣騎輸進悉不堪請以荒寺之畜及行都二司屬之畜便而 上可其奏罷買馬之令正統初發遣陝西軍之操備京營者維英國公輔張議綏德延安慶陽平涼秦州臨洮衛最為切邊遣還各守其地腹裏者仍舊戍更

爲岷州千戶蘇𤣥奏本所轄旗千一百二十名先調甘糧調涼除屯者而城守十之二且岷臨五十餘番西番乞照洪武例一分屯田九分守城緩急無虞邊從之都督鄭銘奏陝地界于東勝及察罕腦兒沙漠相接洮岷亦臨絶塞番族叛服不常衞卒恒被別調尫剌脫歡比諸胡特盛乞訪驍勇通藝之人蜀編給廩其肇昌迭烈孫地止賴黃河爲之限更戍祇爲煩勞乞改其巡司爲衞屯之邊境永安　上行之兵備曹翼奏尫剌差遣使臣無他探我耳項聞其說吟密

一路已通莫若將前後夷使發回本國禮部覆以爲可五年督同鄭銘奏西安府倉貯二十二萬四千九百六十石河南等郡所輸綿布二十五萬倉庾不足恐其浥爛請增其廒將邊儲之充溢如此初都御陳鎰下令延綏各邊採刈秋青而各堡執稱沙漠無草參政許資奏曰此都督王禎意也勒民庇軍當治其罪禎亦抗奏鎰移寨損草瘦馬諸情　上命都御王翺勘之翺報曰移神木縣于平川移楊家寨于縣西五十里取延安綏德衞丁屯田千寨堡而量納草束

業外草實茂宜令採之不足則益以延安之民草二十萬藁不得以馬瘦爲辭瑞從之陝參政年富奏都司衞都司歲供一百八十五萬一千四百餘石則全陝又額僅餘四萬而已兵官不籌盈虛增加無已乞汰冗減餐創一定之規報曰可九年巡按程憲言虜犯延綏守備李禎追于單家兒梁射中虜一人官軍被殺五千餘人餘軍爭棄甲曳兵匍伏乞命虜遂不殺褫其衣縱之裸而還虜熟于計示以生路殆其死心往往致敗將領不得其人耳都撫陳鎰報比得瓦

剌報也先僞授沙州罕東赤斤蒙古三衞喃哥等爲平章之職更置甘肅行省名號邀結夷心爲患邊境　上命選智勇慣于戰者往蘭縣偹之其軍馬姑勿增班兵姑勿催調景泰元年鎮守徐亨奏曰都督王禎棄其所守堡寨移于腹裏葭綏二州擅也所棄地慮爲虜據乞削禎衞返其守地　勅禎春入冬出偏執不宥禎乃奏寇來臣等移民入腹都御史王文韓福乃禁止之以致山城淸平巴門多爲虜殺宜治文福失機之罪下部兩議之　帝曰且兩不問二年命

修陝西平涼府固原州慶城調西安等衛官軍戍之從平涼太守張鏞之請也固原本羌戎故地秦剛壞爲隴西郡 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綏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三千六百餘里蕃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然黃河積環於後崤冢嘉陵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叠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偉哉山河之固經制之備已天順元年徐亨奏賊近寇靖虜入楚府馬營大掠本府牧軍二千何不令之習戰請虜衛中給器亦足協備從之禮部奏灌頂國師贊善王班丹堅挫等言守護邊方盜賊寧息累遣使臣入貢求食茶車牌原給未蒙允賜近日達賊累寄書相誘爲惡臣不肯從臣雖禁阻切惟班丹堅剉嚴爾小夷僻處遐壤 朝廷厚恩封以王號政宜欽修臣職撫化番夷乃敢咒禮肆狂結連醜虜請移秦蜀吏整飭邊備防其奸宄仍賜勅開諭禍福俾安守禮法毋聽誘惑從之天順三年達賊七千犯高家堡延師楊信擊敗之斬首七十

二級獻俘京師六年侍郎白圭副都王竑分兵巡邊圭遇賊于東固固原川竑遇賊于紅崖子各小有所斬者四五級去年冬因西警 上命安遠侯柳溥佩將軍印趨涼州武平伯陳友充遊擊總兵副總兵馮宗統京營內衛遊擊將官兵調邊軍會春總兵梁珤奏河冰開宜守來邊及高險諸事還報可成化初延綏西路將房能奏臣所守白洛城塞門堡在偏南遠看得白洛城北地名甎營塞門堡北地名榆林依據險阻水草便利又與大兎鶻龍州邊堡援徑端直斥堠聯絡易爲應援可將安定縣守官軍百名併于白洛操守爲宜綏帥張傑上方略曰延綏慶陽等境廣袤千里甚宜耕牧但須增三營堡有險可守所轄東西二十五營堡每堡頓兵不過一二百人勢孤兵弱遠兵猝難應援府谷縣境極臨東邊西距諸營八百餘里師來寇去勞敝無功可選諸精兵九千分爲六哨分屯府谷神木二縣龍州榆林二城高家安邊二堡統馭得人訓練有法無事則歷疆邏警則應合又延安地臨極邊鄜州定邊慶陽俱在腹

東相去不止數程遇警猝難馳報况虜入境必徑邊
堡而過延安慶陽甘泉等縣方到鄜慶其鄜慶所屯
防秋軍士二千餘人乞分布沿邊要害以備調用從
之紀功郎中楊琚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
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
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
自幼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
梅子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寧夏副總兵
黃巨鑑奏欲偏頭關東勝州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
起至榆溝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山大石腦兒鹻石海
子回回墓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　至寧夏黑
山觜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三墩臺東西七
十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
議者以爲地平漫難據已之後總兵石亨又奏欲將
延綏一路營堡移從直道以府谷堡移柴關故城等
處孤山東村二堡移野蘆州神木堡移楊家城栢林
高家二堡移石落潤雙堡移直溪灘榆林城移稗林
白潤灘響水波羅二堡移白土窯土門堡移白廠峯

大兒鶻堡移濫柴關龍州城移北城寨門堡移古窯
清邊營移鄜河寧塞營移察罕腦兒等處直與安邊
定邊相對當時守土者亦以徒置煩勞已之二策不
行至今貽患其一自偏頭關邊墩河西一顆樹至寧
夏黑山東西止七百餘里共立十三城堡則延慶二
衛六堡寧夏河東二府偏頭關河邊七墩又沿邊墩
臺俱爲內地其二十七堡戍兵併入十三城堡仍各
分守共計戍兵三萬六千有奇則七百里之地雖日
平漫易於偵望不難守矣其一則以府谷至寧塞十
六堡移置故城至察罕腦兒一路併作二十堡止是
營堡營堡端直墩臺絡繹所移城堡之數則與一顆
樹一路相等其延綏西路安邊定邊二營與夏河東
四堡偏頭關七堡仍用不移然未如一顆樹一路則
併寧夏東路與偏頭關河邊營堡俱包括之矣上日
琚言有據其議以聞陝撫項忠奏比者兵部以套虜
犯邊擬調陝西諸衛并延綏之民兵分守榆林鄜慶
諸堡臣忠計之所統兵少彼已不敵都督趙英位望
不及難以馭之部議官軍三萬二千有餘不可爲不

多矣大學士賢李以爲河套非可聽爲虜巢者令毛里孩出沒不常我方集而彼已散我方撤而彼又來是以我兵疲於奔命未振也不一勞者不永逸其令兵部侍郎白圭於春暖時以明春大搜之　上曰然召太監帥彰武伯信揚還京信舊在綏知地利也延守臣報虜衆可七萬以三路入境　制諭彰武伯信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趙勝統精步萬人副之馬萬二千五百神鎗千神石百以往安遠侯致誥戴仲衡上言南兵遊于優養難以成功邊兵生長沙漠艱苦備嘗可厚賚以作其銳氣洮河州富有土達土人簡其壯擇其尤驍者必樂矣延綏迤北裂風震蕩沙石簇揚積爲坡阜馳者多陷今不須泥于綏也東于榆林西于花馬察捷而行多荷柜木爲之術　上命仲衡隨侍郎中楊琚奏曰各邊殺賊官軍遇有生擒斬首多爲管隊官旗說爲己功亦有伏於中途見有虜首以財挾買不從則恃衆強奪者亦有荷將領之勢挾取他人功狀以爲己有者亦有將領見部下獲有二三功狀取其一以惠所親者如此之弊不可縷數

上亟華之兵書王復奏延寧甘凉之備曰東自黄河府谷西至定邊營接于花池縈紆二千餘里險阨俱在腹裏而境外臨邊無有屏障緣有舊城堡二十五處或出或入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五六十也操反居內耕牧多在外賊聲倉卒比及調策已擄已出及西南直抵慶陽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其北面延邊一帶墩臺稀濶難以瞭望臣等計議臨邊府谷等一十九堡必須增置那移庶爲易守今聲息稍寧先行摘發軍餘採辦木植候春暖土開從事版築將府谷堡移出芭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漢嶺響水堡移出黑河山土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兎鶻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移出䤨營兒塞門堡移出務柳莊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甚利便內高家堡至雙山堡雙山至榆林城寧塞營至安邊營安邊至定邊營相去隔遠合於各交界地所名崖寺子三眼泉柳樹澗瓦劄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堡量摘官軍哨之又於安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通共三十四座連接于慶陽定邊起每二十里築墩臺

亦共十塞接連于環縣俱於附近量撥腹之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空遠者各添一共二十四塞隨其形勢以爲溝牆必須高深足遮賊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容烽火相接而人知防避營堡聯絡聲勢相倚可以遥振軍威　詔悉允後府谷移于清水則盧祥奏也二年總兵楊信奏毛里孩雖暫遁復藏套中請更益軍十萬以春從征而會昌侯繼宗孫等僉同　勅大同帥沈煜宣府帥楊彪各領五千偏關馮慶一千寧夏帥吳琮二千陝守臣任壽一千盡赴信而各選神機營軍分戍宣大關三年虜聲寇大同山西撫李侃慮之請以楊信捜套之兵移布朔代以備　廷臣雜議毛里孩假和好以緩師旋擁衆以壓境梟獍之心實未可測請大益兵乃　勅撫寧侯朱永佩平朔將軍印充總兵而都督劉聚鮑政參之率官軍二萬以往其京營士馬整擬十五萬聽策毋得因循舊習虧損國威不獨有三年尚書王復奏禦虜之藉地險也宣大甘寧皆有高山大川延綏境外亦有黃河千六百里天險也洪武間東勝遂西斥

據險迤延然永樂初撤衛遷遁始移入延綏棄河不守東勝西定邊綿亘二千班師之後賊來何支宜守高家堡川增城設將以鄜慶土兵慶陽兌軍充之固原軍之械以少監秦剛掌之其鞏昌臨洮之舍餘季務等雖集於青陽驛之站軍姜廸等原非正軍而漢延軍余體差操及其逃亡一例勾補誠有不堪各宜退回免其起調而于丁多之家選之乃當　詔曰河四年二月陝西固原土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　朝廷逮繫陳介任壽吳琮劉清馮傑等俱赴京師下獄國初處元平凉萬戸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而姦利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内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比從意乘時劫掠藏遁逃張把腰事覺上司捕之急會參將劉清守備馬傑役遍索各土達賄物各式建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千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巡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

震駭事聞 朝廷命陝西廵撫陳介總兵寧遠伯琦
任寧夏總兵廣義伯琮吳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
愷各統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
不候延綏兵至麾兵直趍石城賊佯納降軍士勞困
饑渴為賊所襲官軍遂敗死者數千人賊勢益猖獗
介欲自裁不果將命項忠馬文升督軍劉玉充總兵
官夏正劉清為副太監劉祥監軍五萬居固原分兵
為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
忠恃勇自領銳卒背山仰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死

我軍遂退項忠即斬一千戶以徇眾乃稍定馬文升
領兵日勝敗常也語所遣使報言賊當平長安聞毛
忠死益駭懼兵尚書程信等議以滿四驍勇恐其與
北虜連兵闌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
方中外洶洶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
生靈惡貫滔天今仰仗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
日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
殆類此乃不候援師至即以師據賊水草道於其傍
近地賊汲者設伏擒之賊人馬饑渴勢日益困 朝

廷尚慮師淹歲月 詔問忠可否若忠兵即上疏謂
京軍不請戰益之無補將兵部懼賊乘屢勝恐劉
玉等不足任猶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
張大其事請定賞格乃行內閣將彭知賊可殲嫌其
張皇擬 旨令姑整軍裝待再急啓行會忠報軍中
事奏至 上命司禮太監懷恩許安黃賜至閣下召
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將日前者賊若四出攻掠
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
困窮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

賊不足憂也程信忿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兵若
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耳將 廷臣犂然以為止
軍必失關中咸尤彭將固執輕敵將曰觀項忠疏曲
折保無虞也眾猶未信將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
相持三月餘擒捕芻汲者賊大饑人馬多死我軍圍
日密出降者眾賊將有楊虎貍者驍勇有謀滿四倚
為謀主至見勢不可為夜潛出詣軍門降忠等厚慰
勞之懸以賞格令其回寨擒滿四來獻虎貍許諾請
誘彼出戰擒之遂遣虎貍去明日忠等整兵而進伏

兵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爲官軍所擒餘黨潰走發
兵追捕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誅之賊
僅平而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矣于是諸營軍馬悉
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始服彭時輩之料敵明審鎮靜
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與戰先後廿
餘陣雖矢石如雨略不少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
日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詔發
陝西預備倉以賑民饑都御史馬文升徐廷章主之
給事程萬里言初安土達于寧甘種類蕃息滿四等

據險嘯聚慮生他變乞選大臣諭習土達使之各率
其屬無自疑貳且罷一切苛政庶足歆動其心毛里
孩絕貢窺邊宜擇精騎三萬徑擣其壘昔李靖以騎
兵三千破突厥之衆我今及其未發早爲之所部議
撫卹土達請起致仕尚書王竑密切防範而勿居其
名毛里孩尚未犯邊無故興師沙漠勝負之形未覺
萬全　上是其議五年總督項忠奏固原千里水草
豐茂畜牧蕃多生熟虜夾之而千戶僅一所是以滿
四陸梁禦之者孤州北有西安廢城每虜所驅宜立

一所楚軍之逃者清得三千寄操西安乞分益于此
地　部羅奴其盡趨按江孟綸奏岷州番寇縱橫茶崖
項令衛揮后泰與其弟通深入開諭其生番恐藏占
藏剳工三十餘族一百六十餘人熟番栗林等一十
四族尤十一人轉相告語悔過來歸歸我擄人辦我
邊畝宰牛設誓不敢再犯已令副使李屺從宜賞勞
諭以　朝廷恩威皆歡躍而去惟蘇固一族逆重不
服部言番性無恒朝從暮叛向化者綏犯順者捕
上可之巡撫馬文升奏曰洮岷二州番族寇路塞隘

空濶白晝趨劫官旗坐是左降矴盡請築修寨堡五
十餘所從之廷撫都御史王銳乞濟師　勅都御史
王越總制兩遊擊之兵爲搗套也六年兵書白圭上
春防曰虜去冬乘兵復潛于套其高山花池彌秩未
繼宜令司農給之二萬支半年以上費以佐邊匱乞
　勅楊信遊擊以挫之巡按鄭巳奏稱民強兵之務
日臨鞏甘涼之民去者踰半遺糧多匀于見業宜令
見在者由本等逃徙者帑所遺庶民居康誘流民來
歸若夫兵者衣糧之弱支駢于強支巳自失平加以

屯步在野牧騎在塲警來弱應每不支矣宜令強禦虜弱以耕牧爲雙得之總兵房能留宜大之統軍以捕西安之缺者部議王越所統軍已留矣西安諸衛逃者近八萬摘于蘭靖慶者亦萬五千近而調則易宜付之于白玉三月兵部奏北虜阿羅出誘朶顏三衛寇延慶阿羅出者與開原王幹失帖木兒隙以河自阻以套自潛而又糾孛羅乃王憑巢互聲門庭之寇也廵撫馬文升奏楡林邊城控關中之管籥近者恃調助警及調集而警已社今之計惟練兵豐財足

食據險燎荒四事脩則虜必備沿邊複崖深澗賊來必繇大川宋人禦夏俱築于川口乞尋故跡以時修之延慶二郡土兵留之本城實其腹　上曰所陳練兵誠爲有理燒荒不盡如法究之都督白玉奏記延綏東西二千餘里接于察罕腦兒斷頭山最害以咸陽潼關南陽摘調更番來往失常竊見楡林城安邊營神木縣地廣土饒宜立一衛取全伍于延慶而雜之以刑徒令其肅肅邊軍強弱不齊見窺于賊宜于其中精簡膂力過人技擊嫻習者二萬命之曰遊擊

武臣能者提之假以生殺之權分置三路利用禦寇其甘寧之操邊者累選于西安等父子兄弟相繼戍遠數債官馬歲歲治裝樂秋不能逃亡千計請如京軍例原衛仍支糧月一石或復其餘丁之身馬斃則有以償之斯乃可勸延慶兩郡所屬環合和葭保安居散致寇合水之白豹等州鐵邊德靖金湯諸處遺址宛然乞令三司親履三郵築新修舊砦堠有保聚之固矣　詔可其奏馬文升奏甘凉以堅壁清野勝寧夏以恃山阻河勝惟楡林最要而驅虜獨費非有

十數年之積弗能勁厚也下戶部議秦中歲額三百十九萬八千三百三十二石筭所支餘者一百三萬一千六百四千六石兼有開中鹽糧之類以三年計之可足年半之需不勞借撥他省別行措置從之都御史王越等議上勦賊遺將事宜左副總劉玉西路將錢亮統騎步五千五百軍於安邊營右副總劉聚統騎步三千五百軍於高家堡大同遊擊范瑾統三千五百軍於神木堡宣府遊擊許寧統四千軍於龍州城都督白玉統民兵二千五百軍於懐遠堡都揮

李議統一千軍於清平堡參將劉海統二千五百軍
於定邊路將神英都指揮王豈指揮李勇統一千五
百軍於鎮羌堡指揮陳雲領神機一千三百軍於平
夷堡都指揮康永領一千軍於雙山堡副總兵林盛
統寧夏五千軍於威武鎮靖清平寧塞諸堡參將白
玉統甘涼莊浪四千軍於波羅安邊靖邊諸營堡都
僉王璽統代偏二千軍於孤山栢林清水諸營堡臣
越同太監傅恭顧恒撫寧侯永統騎步兵一萬二千
有奇軍於榆林六月加延綏征進馬草五十萬束及

太倉折草五萬兩於軍前其馬疋征時許日加料一
升守則如舊從錦郎萬翼請以時方命將也總兵官
朱永奏賊萬餘自雙山堡分爲五路徑南深入臣等
令太監傅恭居中調度都御史王銳固守城池永與
太監顧恒都御史于越督同太監秦剛署都督房能
率京營宣大軍增調康永等往截賊之西路通調范
瑾神英劉聚等兵往擁賊之東路哺時會雙山堡翼
日孫越等至鬪荒鋪遇賊迎戰先僅二千餘騎從乃
倍之官軍下馬列陣既而蔡瑄等兵繼之俱嚴陣以
待間一虜酋擢甲策馬揮衆來突我併戰十餘合楊
琳自東山黑屹嶝柯忠自西白馬廟並至鏖戰二十
餘合賊少郤我乘勝驅之殺傷甚衆賊遂潰追至四
口川賊復登山聚敵我直擣其前敗之遺棄所掠蔽
滿川野又追至牛家寨正遇吳賢兵賊見我兵少分
三面攻圍馬儀自張家山李鎬自麻莊山至併力進
戰十餘合滕瑾亦至賊又數合劉聚范瑾督神英等
兵分據南山夾攻殺傷甚衆就陣奪旗號拐子喇叭
賊遂奔遁從新市溝等路出境劉聚等自爛泥河臣

等自張家川分道追出境外月暮收兵前後生擒賊
三名斬首一百六獲賊馬一千六十二射死賊馬二
百八十一騾七十六鞍轡弓矢器械等物七千二百
六十四旗號一纓頭拐子二木喇叭四奪還牛羊等
畜七千有奇審知虜酋阿羅出爲流矢中傷脫身而
遁餘賊號哭散走邊城老稚歡呼稱捷奏至　上命
陞奏捷者一級賜勅獎勞八月命延綏征進諸將分
兵就糧范瑾駐東路神木等堡許寧統駐西路龍州
等堡餘兵三千駐中路林盛各還黃河七堡花馬池

甘凉莊浪馬隊兵畱環慶白玉還陝西原操蔡瑄王
璽張翊俱充遊擊將軍瑄統於延綏璽統於黃河七
堡翊統於花馬池延綏總兵房能疾選將代之從都
御史王越等議也俞郎萬翼所奏對界之外障卒出
而耕牧開其沃地使賊因糧于我者宜禁山東逋民
棲于神木葭州番籍復業願編伍者宜聽邊將以損
兵為失機冠至率嬰城閉匿者宜禁舊制以奮勇當
先者為奇功斬級者次之近則一例授賞者宜革部
依所擬七年兵尚白圭奏陝西近年毛里孩滿四阿

羅出等相繼毒痛而出師所至供具輒乏班師未幾
致寇如故守臣負眛良圖宜加警究　上馳勑切責
之以泰剛王鉞年久廢弛還京遣代後與房能俱下
于理廷按劉誠奏陝自有軍如臨鞏七郡土壯共二
萬之數今綏三邊之操而急京營之練守臣顧靡祿
哉非有大寇不應大調弟士壯雖二萬馬僅千騎宜
收滿四之脅從及高橋之土達勿為虜誘補以番馬
統馭得人即勁旅也部酌行之俞司谷琰奏歲歉兵
興轉輸不已饑僅供億費百萬計凱旅之後民力少

紓獷[illegible]野心烏合別部請師又駐士悉思歸芻糗之
餽車載險途易為肩背百姓愁苦暴師萬里老匱睉
然虜以馬瘦方散何不休息少蘇從之朱永亦以為
言乞還官軍以養銳氣　詔留其帥而還其軍廷撫
馬文升奏洪永間天下武衛各有孳牧馬歲久姦滋
遂致隱沒宜按所司追之胡兵利平野漢兵利險阻
榆林犢矣環慶重山複嶺古蹟猶存虜來必循大川
而行西則黑城濤東則鐵鞭川西則環縣之木鉢古
城可斷其穴東則鐵鞭城之古址可拉其巢仍請處

勝之土兵以實之悉允其議廷撫余子俊奏西安所
軍之防榆林巳越三年士無完衣寒苦特甚請運襖
袴各二萬五千副鄉之從可先是兵書王復行邊從
響水白洛寨門三堡而易其名曰平夷清明鎮靖及
余子俊撫此平夷水脈頓涸二堡去水遠矣舊堡尚
完好乞還戍于水所而哨其新疆從之余子俊欲鑿
山劃崖乞役丁夫五萬　上曰設險守邊興工動衆
宜審民力俟稍緩之都御史王越總兵朱永乞回宜大
部議難之　帝曰不然去秋尚遷無事頓兵雀永等

姑還以待是時孛羅忽及亂加思蘭累乞還其所得
族兵部言我軍所會酋多道死無可給令通事諭此
意延綏總兵許寧亦奏孛羅來降懼阿羅出讎讎也
彷徨瞻顧乞撫慰以固其心部從寧議令邊臣靖安
伯和勇諭以降順者賞往雖有小過略之毋得疑貳
自取滅亡子俊爲畫綏防套之計得十五萬變易于
榆林豆萬石草百五十萬毋失措戶部如議以山西
明年應運大同稅預撥粟五萬草五十萬河南倣此
運綏准該年之數又准鹽積引五十二萬二千三百

有奇每引料四斗草七束聽畫從之子俊又奏榆林
軍舊于西安四護衛延綏慶陽三衛河南南陽潁上
所直隸潼關寧山二衛調之其屬陝者都按二司會
選之惟潼關界于秦豫間寧山界于豫晉間直隸于
五府都按不得統馬御史巡方亦以隔境難于徧歷
乞　勑撫鎮守臣得而核之法令昭矣部議從其請
八年春馬文升報虜酋亂加思蘭合阿羅出渡河已
及歲餘互讎分路而部落入抄固寧覘使窺知華員
繁衍慮必深入往者毛里孩之役集調至五萬人今

固原僅三千必不支章下總督王越等具方略守壁
劉琊奏報去年十一月虜入固原海剌黃嵩殺倉官
五人二月入渭縣殺民三百餘稠泥殺苑寺軍餘二
十掠公私畜七百計今正月又入平凉諸處報至而
綏路將錢亮追虜于師婆澗被圍與戰五日楊隆陳
英中流矢死指揮蔡瑄自擁不救事下部議邊大吏
俱宜覈嚴罪復會　廷議請遣大臣一人區畫師行
之責遣大臣一人付以便宜詳戰守之策蓋斯時
主上寬仁海內未至虛耗遇邊務輒付之　廷議大

舉廷議者當事卸責之路大舉者發言好喜之聲累
遣內外重臣揮霍多指經費不貲信乎廟筭豈在盈
廷矣兵書白圭執奏總督王越非假以重權人不用
命請畏縮失機奪級掩功者參將以下令越即軍中
斬之以狗平凉高橋多土達土壯善騎射者令越得
自招集授以官復其賦役編爲義勇典守饑饉不分
方面軍職聽越執問其弊　詔可圭復奏虜性桀黠
來問不道秋高必來邊軍僅足固圉何以窮追必于
明春大舉搜套庶幾一勞永逸之功請先集兵五萬

芻堡開運足半年之食然後選勁兵十萬簡命文武
大臣督之所須戰兵期以冬備　上曰虜悖逆天道
必須統調除之可悉如請　勅吏部侍郎葉盛親詣
延寧與王越等議以開固原之會寧守備董韜遇虜
于猪谷隔河而陣有二賊渡河我師遂亂韜避之失
兵二十失馬二百韜飾其說爲功馬文升劾韜以衆
擊寡傷損威重釋韜弗治爲以懲衆械之至京　上
曰先遁當死姑從寬降三級令殺賊今後失機將領
監候奏治不必解京更　勅守臣曰領兵官不用命

者輕則量議重則軍法論罪然後奏聞總督王越報
虜從定邊入寥斌追斬二級虜又從寧塞入至蒜澗
知我軍已集遂還甯賢衛之斬二級劉寵等援之追
于榆溝生禽四人斬首十五李英伏于古峰斬十級
詔賞銀幣獎之命侍郎陳俊爲延綏二十五堡區
畫草糧侍郎葉盛奏記臣與白玉馬文升以守養戰
榆林以西虜路所入一自寧塞保安進金湯別直抵
鄜州一自安邊定邊入環慶一自寧夏花馬池武經
營與鹽池高橋萌城入固原自固原又分二路東自

黑水白入開城平涼西自海剌都入會寧靖寧蓋靖
虜固原合謁于諸處者僅八千人率多老弱鄜州雖
有千兵乏馬徒步惟廿凉莊蘭軍堪調耳會與靖俱
臨鞏之喉襟也宜留二千騎守之環慶虜鈔衝也宜
謫五千守之計馬萬有五千軍二萬有二千且境內
州邑以無墩故寇至門始知當如環慶例凡于聚居
小堡立臺入保寇雖至無所得盛又奏臣與余子俊
講河套之宜延綏自正統初鄉榆林城堡二十有三
于其北三舍築墩于其南三舍拉種于界石界石以

外虜不利掠後典兵者私招逋墾田因而召寇七年
隨山曲折削之如城川口左右立臺峙焉然未嘗借
役民夫虛城缺役乞仍起山陝民力以修之延綏西
路舊守土門大乘鶻等堡鐵鞭鎖地五發黑城子銀
州關等城宋禦夏所築也山勢最險水泉甚便近年
棄土門諸要而退守懷遠威武水險雙失可移內地
魚河卒出戍之米脂以北直抵榆林順川通衢商旅
所經宜增小堡向年之調土兵爲防秋也近馬文升
欲擊回慶陽而朱永欲如大同土兵例如此方合增

庚祕意乖詔從廟議懷綏邊不借役于民蓋卽輸韃之處也盛又奏延寧分守要害之責擬於東路清水孤山鎮羌栢林神木平夷懷遠威武西路清平龍州鎮靖靖邊共十一堡各撥騎兵一千守之東路神木縣高家堡西路安邊營各撥騎兵三千守之中路雙山波羅西路寧塞定邊各發騎兵二千守之中路榆林城撥騎兵五千守之東路令王璽蔡瑄神英西路令徐恕王瑄孫鉞中路令許寧范瑾領屯其寧夏官軍數餘三萬本境虜可入路惟花馬池與武營高橋三

處不過二百餘里宜令總兵會遊各城騎兵及遊擊祝雄見領堪戰者九千人令林盛分領三千於高橋屯祝雄分領三千於興武屯羅敬領三千於花馬屯其宜大軍暫令休養俱得請而部更慮之曰七八萬之衆坐食駐師延綏三十三堡寧夏花池抵于高橋共可四千里分地而守虜因其分時出精騎入掠因食于我則客兵累發一切罷撤俟盛越至京議之詔可洮州衛揮使陳欽奏生番星吉他累犯邊今入貢洛之事下巡撫陳斧擬碑綱岷州獄既而守監劉

祥以爲遠夷向化亦可比刼盜自歸釋之便至是生番越獄而遁柔遠之失也五月命武靖侯輔 趙佩平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與總督王越都御史馬文升余子俊徐廷章與河套大勳之師趙輔奏請勇者李璵馬俊吳玉孟原田廣蕭英鄧倫七人從軍 上見西征延遷時月乃勅兵科郭鏜往咨之曰聞虜六月閒更來剽臨鞏平凉之境趙英春盤等兵至而擁聽其得利七月間西復寇花馬池環慶之境姜勝白玉楊銘等亦駐兵境上虜如蹈無人朕念生靈荼毒宵衣

旰食不遑寧處爾星馳往勘勇怯若何特采來聞馬文升亦奏白玉趙英擊虜于固原斬六級趙輔亦奏州鑑閻威禦之于半箇城綏帥徐寧夜襲虜營千鴨子湖徐廷章亦奏虜燔燬塞井范瑾自遁于是兵部請督責總制越以下重任並膺寸功未樹從之巡按王哲疏告去冬今夏寇凡三入鞏昌茲肆深入南必至秦州西必至蘭縣蘭擊則甘州西路梗塞泰嚴則鳳翔西安動搖原任尚書李秉王竑屢立邊功或起專理事阻不行余子俊會計山陝河南供餽繁浩計

洛八萬馬亦七萬五千人思賞匱內患恐生共費八百一十五萬四千餘兩而載運不在其中竊意向者剗削邊山工役之勞差減輸將之苦乘隙修繕息肩富強則大舉可圖部議遲之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廵撫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瞎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無筭擒斬二百餘級因題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文升又奏虜入寇之路多安邊定邊花馬而進抵于萌城鹽池約三百餘里自萌城韋州分為三路東自打狠山至鎮原平凉中自葫蘆至原靜寧西自雪山鳴沙至安定人寧一萬四千里地偏兵分而蘭縣之襟甘凉固原之襟平鞏此其捷也旋以所謂京軍二萬遣將于此部議不屬而罷文升自劾高橋花馬之冦諸將失律自太監劉祥而下席藁待罪而大帥趙輔總督王越同報虜被我師追奔出境日夜東行從征止餘二萬須得十五萬分道並進庶可成功倘念民勞暫為退守移城就水拓地據

河籌策非一須及事寧匿處兵書白圭封駁之輔等統兵八萬未聞一矢加遺依違陳乞首鼠兩端下之廷議輔等已至邊虜復大掠延慶不能少禦事將誰欺既欲進攻又稱險遠方張聲勢遽怨艱難輔復自陳比者虜移營北渡兩月不來意者不戰自屈乎曩所上攻守二策莫若者兵節費安民臣等居此勢既難行事殊無益宜暫還京兵垣上封事劾奏曰輔等腼縮無功謬為不戰屈人之言以自誇大妄乞旋師累屢欺罔部執奏輔等坐耗邊儲無補塞責請兵之奏輔行而班師之告繼至法不可容請逮治以雪邊人之憤特寧夏亦報虜入寧州而延綏之虜又入靖堡殺千戶黃琮則輔越之過益彰矣兵給事郭鏜還報軍中進止日令六月後虜取道花池深入平鞏洮境內一月掠四千餘戶殺擄人畜三十六萬餘鏜僅一出騎餘皆閉門自歛姜盛護輜重遇虜喪其資周玉岳嵩楊銘韓英龐雄微有警營謹能贖罪七月以後冦縱陽白玉張英魯鑑尚行追襲而許寧汲若虛聞至于趙輔王越已至榆林遠遁不前部將無所

號令從擁高牙方且援爲戰書誣上罔下宜逮訊爲不忠者戒 上曰輔已取回不必問王越仍降勅切責之鍾又言陝境連歲用兵士卒死於鋒鏑不可勝討此皆奮勇當先忘身徇國中間得與卹賞者少而棄不錄者多身膏草野而人不知父母無依而人不恤寡妻孤子情事可憐頃至慶陽聞哭聲滿耳問之皆云師婆禰陣亡官軍家也臣一聞之不覺墮淚况其同陣寧不感傷乞命撫臣重加撫綏務令得所陣亡名數勿遺一人收其骸骨 賜予一祭非獨以報

死事亦是激勸衆心從之按延綏自正統中命都督王禎守榆林禎始城之及十八寨洎成化七年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三十六營堡請畫界陝中人有伍籍說落者及罪謫南戍子孫不能南風土者實其衛又擇俊子弟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爲弟子員俗初不習藝圃乃求種教植自是蔬果與內地等內邊牆地皆墾屯田歲得數萬石又相度邊地每徙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上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爲內國初逐虜遠遁河外至正統

初虜稍稍渡犯近邊守臣乃于綏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築墩臺以瞭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邊據險難以窺伺惟延慶地無險阻可馳邊人爲鄉道遂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頻居內而我列屯守反在外請于邊帶墩臺空處築牆建堡其舊界石一往多高山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鏟削或累築或挑塹延引相接以爲邊牆于是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餘里每二三里則爲敵臺砦崖連比不絕又于中空築短牆橫一斜二

如鼓肘狀爲偵敵避箭之所凡堡十二崖砦八百有奇墩九十五兩月而功畢九邊圖論曰榆林舊治綏德而弃米脂魚河等處于外凡三百里虜輕騎入掠鎮兵出禦之每不及而反虜得投隙焉至是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塹山堙谷是曰夾道連墩勾堡橫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既據內地遂安其遺民故老有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軍民役死不下萬計骸骨荒磨千里坵墟孤兒寡婦衰麻扶杖日哭于軍門而浮沙築墻終難就績向使其遠鎮河

隍遏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倖倖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虜擊直薄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孫此役之宜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九年十月左都御史王越襲破虜營於紅鹽池以捷奏云九月十三日滿都魯孛羅忽癿加思蘭三酋自河套出分寇西路臣以遣將往返道遠兵疲必難取勝宜率輕兵搗其巢穴仍與總兵官許寧遊擊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從榆林紅山兒出境晝夜兼行百八十里夕營於白鹹灘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虜賊老弱俱在紅鹽池連營五十里乃取弱馬分布陣後以張形勢選精騎令許寧為左哨周玉為右哨又分兵千餘伏於他所進距虜營二十餘里虜集衆來拒臣督諸將方戰伏兵忽從後呼噪進擊虜見腹背受敵遂驚潰擒斬三百五十五獲其駝馬牛羊器械不可勝計燒其廬帳而還

　上賜敕獎諭之河套在陝西黃河之南自寧夏至山西偏頭關凡二千里古有城池屯堡兵民耕牧後以濶遠難守內徙而棄之自是草木滋茂人跡罕

到天順間虜酋阿羅出入居之時出抄掠成化初毛里孩癿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繼至初猶去住不常六年以後始為久居計深入諸郡殺掠人畜數千百萬歲常三四入邊將擁兵坐視或出而尾之倘獲所遺老弱輙虛張為斬獲之數甚者殺吾民為虜級冒功陞賞有敗衄者罪止降謫且多宥之嘗三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征王越嘗董其役大抵皆如邊將所為耳虜患日熾用事者議搜河套聚兵分萬人於邊預征山陝河南一歲芻糧學千百萬以饋之然莫敢當其責皆以地濶事大為解師老財屈而外郡皆被殘破內郡亦且危急至是越始為是役時三虜之精壯皆已四出惟老弱在營聞鼓砲聲而潰我軍還其奔命不前者斬獲之以還及三虜回見廬帳畜產皆以蕩盡妻孥亦多喪亡相顧悲泣以去繇是不敢復居河套其勢頓衰議者謂此捷前所未嘗有越等雖頻玩寇然能乘險成奇亦可嘉尚十一月王越奏韋州之捷十月十一日孛羅忽滿都魯癿加思蘭入寇韋州臣方自境外破虜老營而還延寧宜大總兵

范瑕周覽岳嵩俱率兵至韋適還慶僉事左鉦兵來
會至紅城兒有衆三千虜衆突攻右哨遊擊緱謙祝雄
擊退之已而復攻左哨副總王璽及周覽就陣斬之
虜衆奪氣我軍行之呼聲振地虜散湧聚戰大敗而
奔棄輜重軍器滿野至十四日總兵劉聚又邀敗之
於三岔共斬首一百四十九奪還男女一千九百三
十四馬驢牛羊二萬九千八百皮襖盔甲弓箭等物
一千六百一十　上賜勅獎諭之馬文升奏備有宋
綏邊次邊之制以榆林一徃為綏邊以米脂綏德安

定金湯鐵邊茶遠懷安環縣慶陽平凉固原一徃為
次邊軍儲貯于次邊而重兵防于綏邊虜失利矣戰
車鹿角民罷已甚俱暫罷之驛路在北無警之交達
也間警則南路從鳳翔至隴州清水二百五十里間
者皆其地請移其驛漢中商洛多盜則秦韓蕭三護
衛之餘丁利為逋藪曩者滿四之從入可鑒也平凉
諸土達雜編戶終異類在高橋者家業飄零尤宜賑
給寧夏大小鹽池有自然之利何不開中十萬引塞
上穫以之俱報可紀功兵部郎劉洪曰客冬之畱榆林

主兵套議之客兵益不堪令寔貴軍之在西安者與
清勾為苦徃徃願輸榆林募敬善平虜將軍劉聚都
御史王越奏固原宜立大帥　朝議未許乃條欲省
民力當於聲息稍緩之時大同遊擊候於朔州山西
遊原為延綏而設操候於侯潸營宣府遊擊聊度勢
調之定邊新興安邊永濟畢家梁鎮靖俱水苦俱遠
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虜易覘我
軍馬難於出入鎮靜堡已准守塞門其餘四堡俱宜
就險而守移新興於迤南海螺城安邊於迤南中山

坡永濟於迤南山紅寺回塞門欲於迤北白塔澗海
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削山為城白塔澗口就快灘
河迤南之險其河深有二三十丈遠有百餘里事成
之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利從之余子俊奏修築邊墻
之數東自清水營紫城砦西至寧夏花馬池營界牌
止剷削山崖及築垣掘塹定邊營平地仍築小墩其
餘二三里之上修築對角敵臺崖砦接連巡警設險
如墩臺及於崖砦窐內適中險處築墻三堵橫一斜
二如箕杖以為瞭空避箭及有警擊賊之所及三山

石澇池把節河俱添築女墻凡事計能經久者始為之役兵四萬餘人不三月功成八九而榆林孤山平夷安遠新興等營堡尤爲壯麗又移鎮靖堡之城因塞要害其界石迤北直抵新修邊墻內地俱已履畝起科矣凡修城堡一十三座榆林城南一截舊有矣北一截創修之安邊營及建安常樂把都河永濟安邊新興石澇池三山馬跑泉堡俱創置響谷鎮靖二堡俱移置凡修邊墻東西長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守護墩墻崖砦八百一十九座守護墩墻

小墩七十八座邊墩一十五座仍乞著爲令戍守者瀆之則遣以邊遠可之十三年延綏丁川所議延綏民間壯丁每五十名立總甲聽其習藝延慶之攔派于山陜河南者委大戶老人往往後時而弊宜改布按堂上官督之榆林新修之塹撥軍種采濟其廩潮者延慶二衛屯額一萬一百餘頃每軍一名給地一頃共納子粒五萬六千餘石穀草七萬九千餘束乞編圖給帖以蠲其弊保安及保縣安塞門至安定而止二百六十里西通寧夏東接山西宜設團林塞門

馬鞍者二搏其聲息延撫余子俊報栗林等番以旄千餘圍舒龍溝劉甝率兵擊退臣與張玘滑師直抵其山大破之斬首百六十四器畜二千計　賜勅獎之十五年三月本兵余子俊奏延綏三路之屯日東路神木堡西路安邊營山勢峻險虜難輕入惟中路榆林東有長樂雙山建安高家四堡西有響水波羅懷遠威武清平五堡南有歸德魚河二堡地勢平曠可以通騎主將一人難於應禦宜視宣府甘寧例增設副總兵一人協守之三月監督太監汪直提督尚

書王越奏威寧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日選調京營宣大官軍二萬一千出自孤店關夜行晝伏至猫兒莊分爲八道值大風雨雪天地昏暗急趨威寧海子不數里虜猶不覺因縱兵掩殺生擒幼男女婦一百七十一斬級四百二十七獲旗纛馬駝牛羊萬計盔甲弓箭皮襖之類一萬有奇捷聞　上賜奬勵越進爵威寧伯錦衣衛副千戶汪鉦爲指揮僉事百戶王特爲副千戶鉦直之養子特越之子也越既貴顯貪得封爵而無厭會有邊警遽嗾直出師北　命下

趙惡朱承先征建州不爲巳地又聞河套有虜潛住河開則務於威寧乃以討給直奏令永率大軍踰南路巳與直將輕騎踰宣大往會榆林旣至大同乃諜直晝調兩鎮勁兵盲險襲擊時威寧虜自以不爲寇不虞官軍之至壯者倉卒或裸體得馬而遯老弱者多被殺掠而直等乃以大捷聞永獨不與蓋有自云

丁亥太監汪直提督王越等奏稱虜寇寧息乞班師

上特允之四月平虜將軍永 朱 至榆林僅二日奉勑遣還沿途供億不貲而職馬初去時一萬七千

餘匹比回倒斃者巳五千餘矣八月都御史阮勑奏攏安堡所以障慶陽也乾鹽池所以障靖虜也允宜耕戍其地眞寧縣倉有七萬餘石恐化爲塵或充廩或貸民而易其新漢中商洛流民報籍迫兵十匿七八爲奸民所僻宜許子孫弟侄新收而著其土慶陽靖虜固原諸衞丁壯偹操幼弱養馬有一家畜至六七斃者科償迫遁靈州鹽池宜令募人納馬一疋給鹽百引亦可資良騎而恤貧伍矣俱得所請十八年虜人延綏太監汪直威寧伯越 王 分禦之宣府遊劉

寧敗之于塔兒斬首百六級參將支玉巡撫何喬新敗之天家梁斬首七十七千戶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斬首十五級總兵許寧敗之三里塔斬首百一十九級都御史郭鏜太監陳政總兵朱鑑敗之千黑石崖斬首二十級九月巡撫阮勤奏陜西歲輸皮張于京庫而京庫歲給鞋襪于陜邊往復轉運徒費人力請留歲輸數徑以給邊從之十九年巡撫阮勤奏番賊些鼎結入寇雷澤將兵克之板鬼鐵藏簇惟兩降總兵岳嵩奏九月虜巳入套領兵燒荒爲虜所殺士

一百九馬倍之則璽令舍餘買鹽乃飽于虜也邊臣有報息者乃命戶侍李衍出理邊儲二十二年巡撫鄭時奏今春虜入臨洮殺掠三千餘人蘭州太監藍蕙都司于昇畏縮歛兵俱屬有罪 上日昇可逮蕙戴罪立功未幾時復奏虜入蘭州覘我無備大掠人畜萬餘守臣各閉門自保因併勘之兵部中王祿注嚴虧馬議借綏糧而徐徵太僕之價以充之部按奏糧銀所以濟邊難于移假如冏寺不足令于苑寺茶馬司區畫是時嚴于士馬之數不相錯貸如此然猶

是度支未匱時也弘治四年三月先是陝西榆林衛
有土兵以助軍有戶丁屯種以養兵其後戶丁逃原
籍者苦官司勾擾之累議者欲聽從其便勿命勾擾
守臣議謂土兵戶丁耕守兩便彼此相資若逃者不
究恐邊務漸廢宜將逃歸者免其原籍戶糧差一年
在屯逋租亦暫蠲之秋成仍遣還衛其衛所但命移
文勿輒遣勾爲得之巡按御史李鸞奏陝西依山帶
河內屏諸夏外控西陲自撤東勝之後河曲內棄爲
虜穴靈夏外險反南備河成化中毛里孩乩加思蘭
擾我邊塲轉輸勞費民已不堪去歲以來寧夏烽火
不絕行旅惶惑居民失業而典兵者安居自適以爲
無事今歲二月虜入扇山墩殺肆無忌秋高馬肥何
以待之軍不疲于戰陣而疲于典者之剝削馬不疲
于馳驟而疲于典者之營利芻糧不疲于餽餉而疲
于典者之巧取監臨主守互相効尤欲望三軍生敵
愾之心邊塞有長城之恃難矣請舉已往言之正統
十四年王師北征號三十萬衆而土木之難懸如一
髮成化十九年北虜犯邊嘗勤宣大重兵之下米莊

之危幾於覆沒當是時邊將如石亨許寧輩雖皆庸
餘其平昔才勇操守猶足繫屬人心今承平日久邊
臣又非時望安常習故無所更改治不忘亂固如是
耶十四年二月先是虜大入延殺神木乘勝掠紫陌
溝總兵陳瑛副總兵朱瑾太監會敏巡撫王嵩奏報
不以實遣給事勘之下法司治命保國公暉朱佩征
虜將軍印總五路兵赴榆林禦虜右都御史史琳督
之暉等至紅城子出塞覘虜所在潛師河套擣其巢
穴會夜大霧虜聞礮先遁毀其廬帳斬三級而還擢
大理寺丞陳壽巡撫延綏時火篩侵犯劇甚鎮城晝
閉壽兼程赴任先卹陣亡官軍隨易諸路將領與虜
戰三勝虜遂渡河北遁地方危而復振開邊耕耘架
梁採牧不數月省費二十七萬時同事者諷壽注子
弟姓名戰籍中當有功賞壽曰吾子弟皆不諳弓馬
竟不許都御史史琳請遣譯字作番文諭虜酋火篩
而兵科屈伸駁之曰曉諭者威力能制其死命乎憑
筆舌以屈之乎假令陽爲順服以貢疑我而時出寇
沮將士之氣何以處之恐我番文適墮彼計居何虜

冦廷綏科都劾奏史琳廉歸貪黷章下所司十月大理寺寺丞劉憲太僕寺少卿王質旣承　命分往延綏寧夏陝西甘凉四鎭召募土兵兵部請給四鎭官銀二十萬兩及太僕馬價四萬兩分送各巡撫收貯支用所募兵不限漢土番夷人給銀伍兩册內三丁選一者人給三兩各與糧賞仍免舍餘一丁助之見任百戸副千戸能募兵百人正千戸募兵五十人指揮僉事指揮同知募二百人者各陞一級至指揮使而止都指揮僉事及同知募二百五十人亦各陞一

級至都指揮使而止爲事立功戴罪革職閑住者能募百人悉與復職除罪卽各統其所募之兵從之朱暉等班師兵科劾奏朱暉史琳所獲虜首止于三級而冒稱一萬前後調餉一百六十餘萬易一胡人無名之首假使斬一虜酋如火篩者恐竭天下之財不足以供其耗坐失事機宜彰天討　上命已之十五年總制尚書秦紘奏京師天下根本邊將手握重兵每遇冦來請援于內豈強幹弱枝之策此後京營不宜輕發其臨鞏之往備甘凉甘凉之往備臨鞏俱宜

各還本處推知兵宿將領之人以戍爲家而樂於趨役軍以將爲膽而自奮戮心兵部看詳爲可史珊陳邊務十三其曰取回守備內臣以革占役軍人之弊部謂其言懇切可從　上曰守備內臣䀻等再議總制秦紘上方略曰平凉北四百餘里舊有豫望城固靖北三百餘里舊有石峽口及雙峰臺城賊冦總路最宜設備欲將三處修防東與環慶北與韋州烽火傳應第一阨也進而稍南內有野處軍民已爲鹿山修堡險固可依又有西安州鎭戍所海剌都打剌赤

黒水口乾鹽池徹都城犬牙參錯第二阨也又進而南則固原靖虜平難堡一條城東山城白楊城第三阨也又進而益南則火龍溝虎山溝金佛峽麻張溝海子口皆山險用力不多各石甃爲墻仍留門以便出哨其門俱有鐵裹墻上各建營房一夫守險百人難過第四阨也如此則賊無入路就令能入跋涉迷衰各堡屯兵隨處設險我欲夾攻者易賊欲分冦者難似爲得策十六年秦紘條上固原之議先是成化九年主事李烱然建論固原設總兵而罷至是給事

楊毓請令固原自爲一鎭下紘措置之紘自詣固原見其火煙蕭條城郭湫隘于是增而展之奏以小鹽池立爲定價不匝月商旅日集官徵其直歲可得四五萬金又見固原之北豫望城騍子川獅子川石峽口韋州無慮數十萬頃野曠無棲鞠爲荒草旅人露宿遇寇多陷欲于二十里間增築小堡堡周四十丈工二百人募兵墾田而寧夏延撫劉憲執言不可役待敵之兵紘更端以曉之謂增墻濬濠當西安人夫八萬修九百里北之役萬人修三百里孰遠孰近憲

乃屈從紘議之十七年秦紘奏臣嘗督修諸邊城堡一萬四千餘處邊塹六千四百餘里于靖虜金湯及打狼川諸要地設監造車給銃繪圖以上指揮陳善謀勇足用乞擢委建墻　上獎之以勅正德九年虜入花池參將尹清追之中流矢死總制鄧璋奏修清平大洞新安草甸諸墻以衛之秋虜寇隴州亦卜剌寇眡洮命都督張洪充總兵官領京兵五百人洪請調宣三千遼二千釋邊繫臣之勇者馬驍等三十人給事言陝兵可十萬已足用如洪計返徵取動以旬

月遠赴數千里虜以過河矣延按常在秦虜連營七十餘里自春徂秋城堡爲空皆將帥不得其人所致乞罷總兵潘浩都御史邊憲太監張昭廖堂都督侯勛侍郎馮淸等得　旨已有處分延綏都御史姚鏌言鎭守太監總參等官有犯役占科斂諸事者宜照文職犯贓例奏帶擬罪之人發邊遣戍斯言也救數補偏之昌言也御史秦命閱視延綏寧夏各三路營堡城所原設官軍凡十萬九千一百四十一人存者七萬七千一百五十四人馬四萬五千六百八匹存

者二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匹固原延安綏德慶陽平凉并安東中衛護衛及各城堡原設官軍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四匹存者六千九百六十匹西安左前後并右護衛漢中寧羌二衛鳳翔府金州沔縣三千戶所并鄜州商洛防守官軍凡三萬五千七百九十八人存者二萬三千四百二十六人馬一千二百三十匹存者一千一百三十匹西安慶陽延安平凉鳳翔漢中六府并所屬州縣原設民壯機兵兵壯凡三萬七千一百九十七人存而可採者萬五千九百九十

八人城堡墩臺亦多頹壞軍器廢缺而存者又不免苟且具數因勅諸守臣廢弛之罪嘉靖六年套虜數萬踏氷過河尚書王憲總兵杭雄鄭卿敗之于青羊嶺凡斬級三百有奇七年大學士一清楊言臣在陝最久竊見糧儲匱乏士有饑色馬多瘦骨內地所派既不足外供帑或間發不過就地之所產糴于廩中而開種不廣別無輦致穀價騰踴日與月殊所司往以價給軍令之自市督併日嚴怨聲載道夫派糴既有弊惟召商便焉凡開中鹽引務令商納本色如遇

豐歲折放之亦當稍優其直而不苛其收則應者衆矣本土所需非與屯不可廣屯非補丁不可其故何也正軍充伍餘丁撥屯例也但其中有有軍無餘者有有軍餘而無力不能布種者故屯地多侵沒于將領豪右之家以致屯軍終歲賠糧有貧丁以田假佃于人者有田隔遠磽瘠無人願假不得已終歲傭身以輸糧而不足者管屯之官至討十歲以下幼男報充屯丁叅兩朋合謂之擡糧屯事至此邊人之困尚忍言哉軍士三等城七屯田例也今各征操之外有

乘墩守堡伏塘等役卽守城且苦乏矣其何有于屯宜令清軍官查理各衛軍戶應解者倶遞解從丁仍加帶軍餘一人戶大族衆者二人與俱詣邊以爲屯卒使來則有親屬以爲侶至則有田業以爲家庶生理相依而逃亡者鮮矣不然亦可做古募兵實塞之意召募隴右關西之民以屯寨下授地之外任其開墾俟三稔乃徵其租一切徭役皆復之又考先年屯政修舉之時牛具種子皆爲官物年老者選代者例以其具還官今盡廢矣宜做其法至于屯地隱沒者

令人首告退吐而不追其往可也徒以清查催納爲務而經理無方也奚益工科陸粲言自東勝棄而靈州爲虜衝正德初一清楊建築墻之議倶四十里而止言者謂風沙太勁版鍤難成然前此屹立如故則謬妄可知臣嘗詢訪西人謂有五利焉虛高視下以逸待勞士有全力以制虜敵一也畜牧在野不畏驅掠歲省蕃孳邊人富庶二也邊境方乏馬墻成則步卒可守量省騎兵減芻秣之費三也靈州大小鹽池近以虜警頻仍坐失歲課墻城則撈採以時商販無

但課額充足軍用益饒四也廣開屯田安意耕穫漸省轉輸寬內郡之力五也　上從其議下總制王憲經略之仍專遣僉都御史王廷相往同區畫九年總制尚書王瓊奏今秋防如各歸協守則總制宜罷如屬臣總制須如去年大調摐邊務足三萬人七八月之餉然後可部議如去秋所防瓊又上邊事言凉州三百人番守洮州者宜還之本衛而裁洮岷參將之冗遊擊之駐固原者所選慶陽河州臨洮秦州西安左衛者共三千其地去慶陽遠徵發輙誤宜改駐西

安即于城內選取爲便都督之駐固原者五千餘人別選安會二縣臨鞏鳳凉土達民壯舍餘以足之但土達及召募者與正軍異乃一槩調發累矣正軍爲遊奇而土壯歸本所操種爲便如此正兵守應兵禦此調集兩利之策從之十年閏六月王瓊奏討虜榆林東中二路大邊六百五十六里當修者三百十里二邊六百五十七里當修者二百四十八里第二邊乃成化中余子俊所修因山爲險屯田多在其外大邊弘治中文貴所修防護屯田中間率多平地築墻

高厚不過一丈可壞而入今當先修大邊無得徒事補塞必使岸塹深險墻垣高厚計用丁夫萬八千人乞發帑金十萬以明年二月興工部覆請行而戶部奏延綏事與寧夏不同其二邊因山爲城易于戰守乃大邊沙漠平漫勢不久長故余子俊之二邊迄今尚在而文貴之大邊蕩然無存且陝歲荒一旦下令儲糴數十萬價必翔貴大役驚疑前事可鑒　上乃命總制尚書唐龍親行相視十一年北虜自延綏求貢例于成化之于小王子也無何虜以不得請爲憾

擁十萬入寇　上怒其驁命亟議征十一年五月吏部尚書王瓊上言臣前議榆林之虜眞以精兵扼之綏德險隘調固原三千足矣當事過計乃調京營宣大寧固萬八千以赴之供億浩繁日費金六千內地坐困今虜已退乞掣回京軍散遣各路所調募者專責本鎮據險防守既而尚書王憲以瓊疏語侵已疏言茲冠甫退議者即咎老師費財之無益而不思其初本鎮孤懸無備之可虞且調兵遣歸固宜若募勇敢不過三千人曾不足補原伍之缺臣請留勿遣

上曰單兵既有成命瓊奏亦籌邊慮不必自分彼此
十四年給事中咸賢勘上陝西事虜入安會二縣殺
掠最慘大帥劉文罪最重第麾下卒僅八千人而瓔
入九萬方張之虜尚能兼程冒險莫督偏裨所斬獲
亦百二十七級失亡雖多宜以功贖其叅將霍鑑孫
仁以下功罪各有差已又勘延寧二鎮總兵梁震王
勋始雖不能遏虜於未入而震乾溝之戰勋身湖沙
湖安定之捷亦足振揚國威震慴醜虜至於靈州之
役勋以八百孤軍而禦萬虜有奇計勋部斬首實七

百五十八級震部九十九級并總制唐龍總兵張鳳
巡撫于桂張文魁等功　上甄別有差十五年正月
唐龍言先年虜酋吉囊等擁十萬寇榆林臣調兵分
部虜屢挫衂度不能入乃別遣五萬騎繇野馬川渡
河經入西海襲破不剌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
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經今歲餘
虜警稍息十六年劉天和奏固原爲套虜深衝前秦
紘修築邊墻延袤千里然虜每大舉尚不能支及楊
一清築白馬城堡而後東路之寇不至王瓊等築下

馬房關而後中路之患得免惟兩路自徐斌水至黃
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濶遠終難保障今紅寺堡東南
起徐斌水至鳴沙州河岸可二百二十里總兵任傑
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于邊內撤舊墩
軍士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湯之地守百二十里易
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而召軍
佃種可省餽餉計無便於此矣兵科都給事中朱隆
禧等言祖宗之時河套固中國地也自余子俊修築
邊墻不以黃河爲界而河套爲虜所據寧夏與山後

諸夷爲鄰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
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明
鑒不遠人所共惜傑及天和敢於妄議不思新邊既
築舊邊不守紅寺堡五百里之地直棄胡中且使延
寧皆在邊外我退一寸虜侵一尺非爲國深長慮也
部亦以爲避危就安割已資敵　上切責之十八年
主事許論疏言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西自虜據套
以來而河東三百里之間更爲敵衝故寇平固而犯
花馬池掠環慶則繇花馬池之東入靈州則清水營

一帶是其猩矣論者以固原爲堂奧鸎水溝至花兒岔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今不守門戶而守堂奧非計也臣常籌之若移總督於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叅遊分屯重兵於清水興武等營令三百里間旗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柱泉等當建堡墩此扼吭先制之計其議中寢虜酋吉囊擁數萬騎延綏西路定邊入寇時諸鎮兵悉分布守邊虜乘虛攻固原城分兵四掠殺戮甚慘會大雨浹旬道濘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陝西總兵趙時督兵分道邀之虜始引旋至黑

水苑延綏革任總兵周尚文盡銳攻之自巳至申凡三戰勝負未決吉囊子號小十王者驍果而輕率其勁卒三十餘人馳衝營中堅爲我軍所殲虜衆遂奪氣歛去寧夏總兵任傑副總兵陶希皐復選銳于鐵柱泉迎擊之追奔出塞斬獲甚衆是役也虜以八月二十一日入境九月十二日始出初至甚銳諸將莫敢攖其鋒者縱橫虜掠既而霖潦欲且壓顧惜輜重兼易我軍甚無戰志總督尚書劉天和以修省　詔旨嚴切而諸將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使

坪斗郭猬文將周尚文巳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遂有黑水苑之戰軍氣乃振而三鎮斬獲至四百四十餘級虜所擄獲亦復失亡過半於是天和以捷聞　上大嘉之曰虜歷歲寇邊猖獗滋熾天等請度士馬悉力驅勦俾將捦王功幾五百此捷前所未有二十二年十月是歲八月末虜三萬騎犯延綏自波羅響水堡進邊深入及綏德州延綏遊擊張鵬力戰禦之虜乃引去總兵官吳瑛副總兵蔣存禮選銳躡之及于塞外寧條梁鹿泉急擊斃銳俱發適

東路參將周文兵亦至兩軍夾擊賊衆大潰斬首虜百餘級而還於是延撫延綏副都御史張璁等以捷聞時延按陝西御史嚴學亦報虜營因言賊入內地且五百里而諸將擁重兵不聞一戰請罷璁瑛等職方入捷報隨至俱下兵部覆稱延綏遊兵俱謫宣大縣虜方避實擊虛而我兵能以寡勝衆可謂奇捷所據總督尚書楊守禮延撫張璁總兵吳瑛俱應奏獎二十五年總督張珩日延綏西路把都寧塞靖邊鎮靖龍州五堡實延鄜之通途套虜之捷徑近徵其兵

西戍定邊非計宜將留防本堡而特增步卒五百以爲定邊守禦之助仍將延安諸衛籌出見軍蒐簡精銳千人委一謀勇把總領之分布四路沿邊各縣僉選民兵實保障地方急務宜命大縣率選五百人中縣三百人小縣二百人擇佐貳一官將加訓練有警即令統領防護本處城池不必調遣五月給事中飽道明御史曹邦輔議延綏一鎮殘破殊甚請於賑恤之外戶絕者仍免其徭且多發廩餼以足一年之計本鎮兵弱乞免其戍宜大而專力自守且調寧固遊

兵一枝駐延綏鄰境以備應援 上深以延綏殘破爲慮詔戶部亟發兵銀六萬往賑令總督親詣撫恤總督曾銑疏陳其狀方虜之深入也銑率標兵數千駐塞門遣中軍官原任參將李珍統之出塞直搗虜巢於馬梁山後斬首百餘級而還銑復以捷聞而巡按御史盛唐則言虜深入幾及千里駐內地且半月慶陽從來未被虜人民居甚盛今且四望斷煙火矣在我主客兵馬無論數萬悉悉潛蹤匿跡壁壘將迎送故套無敢一與虜遇者幸陰雨浹旬泥陷馬滑弓

膠弦解又以慶陽山路深峻虜乃殺偵道者自引去不然其禍猶不止此請寘諸將重刑以懲後之玩敵殃民者十二月庚子總督陝西三邊曾銑趙撫謝蘭張問行等奏延綏密與套虜爲鄰自成化間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墻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延袤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頹餘址間存不異平地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修花馬池邊墻一道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依舊無墻連年虜入率繇是道所當亟爲修

繕第上廣工浩勢難責效于朞月宜分地定工次第修築西起自定邊而東至龍川堡計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乃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川堡而東至雙山堡計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堡而東至黃甫川計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保障功完全陝攸賴銑又上言河套故朔方地自漢武遣衛青逐虜築城繕塞因河爲界唐張仁愿復于河北築三受降城即 國初東勝衛及東西受降城所守地也後三城內徙虜遂據套爲

穴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及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縣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不除中國之禍未可量也臣嘗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秋高馬肥弓矢勁利斜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利而中國詘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淬礪戈矛備其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詘之時也今禦邊者不乘虜之詘而用吾之利常使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詘是以有敗無勝爲

今之計宜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交携五十日之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材官騶發礮火雷激則虜不能支矣歲歲爲之每出益厲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臺建置衛所處分戍卒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 勅下所司預理財用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於來年三四月間陰遣

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動動則威矣大臣方議築邊又議復套者蓋築邊不過數十年計耳復套則驅斥兇殘臨河作障乃 國家萬年之計惟 陛下裁之部議築邊復套兩俱不易而相較套事尤難 上曰虜據河套爲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壯本兵久之始覆近無定見何也其命銑更與諸邊臣悉心圖議務求長筭廿六年六月總督三邊侍郎曾銑言延寧大虜壓

境修邊之役尚未畢工故臣徵調莊浪鎮經兵三千暫住蘭州適中之地以備應援乃甘肅總兵仇鸞疏撫本鎮兵寡故違節制不聽調遣而巡撫楊博附和上請并乞責戒 上曰鸞敢制都撫臣抗違沮撓妨誤邊事本宜重究念秋防姑從輕罰住祿米半年博亦停俸四月已兵科都給事中齊譽等言前宜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已形奏訐今羽檄旁午而鸞等復與銑爭持不下請 降旨嚴勅 上是之命兵書陳經等曰朝廷設立總督節制

諸鎮撫總等官正爲假以事權務一軍令孫繼魯首
肆沮撓仇鸞致尤巳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
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曾銑疏陳邊務十八事
曰恢復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選練將士
曰買補馬騾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
曰兼備舟車曰多備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
曰防守河套曰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
文法曰處孳畜奏下兵部覆言銑經略甚詳但事體
重大請下其章于 廷臣各疏所見然後集議 上

曰虜據河套爲國家患朕軫念宵旰有年矣念無任
事之臣今銑前後所上方略卿等既看詳卽會衆協
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圖八曰立營總圖曰
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逐陣圖曰步兵
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功收兵
圖 上覽而嘉之令 廷臣一併議奏時上征伐志
強套中散弱銑自感知遇知無不爲倬然長城之望
而大學士言夏力主其策同閣之妬起乃陰中之謂
銑結交近侍妄起釁邊連 銑言斬棄于市識者冤之

嗚呼時乎時乎不再來矣三十二年正月總督都王
以旂上言三邊皆當虜衝恒患兵寡今復抽選入衛
邊塞益虛乞量行裁免止令延綏兵萬二千分番入
衛寧固甘肅兵各一枝以次踐更仍預飭山西鎮巡
官厲兵二枝各三千人一遇延寧有警聽臣調遣兵
部言全陝四鎮連歲徵兵七枝入衛今徵不過四枝
不宜再減以弱畿輔其請山西厲兵候調者如議
詔可巡撫張珩上言復閱全陝地形保安縣西河川
有石門鎮石門子甘泉縣北有野豬硤延川縣南有

禪梯嶺俱虜入路比他獨重宜各築一城至防秋日
調遊兵一枝暨步兵三千分發石門鎮石門子以待
寧塞靖邊之寇若虜犯鎮靖威武清平入則石門二
處所伏兵止六十里可馳至豬硤禪梯擊之又鄜州
爲南下省城諸路要衝中有金鎖關亦宜相形築城
每秋防命一都指揮提卒千人守之八月陝西兵出
搗虜巢于牛兒營斬首一百一十六級獲馬三百匹
套虜駐鄜延半月餘延慶諸州縣爲所屠掠且徧乃
移營中部以瞷涇原關中大震會霖雨連月夜虜乃

縣安塞保安趙把都河道初虜數萬屯寧夏山後先遣精騎五百餘出掠紅井大帥姜應熊等戒將士固守紅井以綴虜師而密遣兵繞出虜後薄其營虜大驚亂我兵斬首一百四十級　詔陞總督賈應春延撫王夢弼總兵姜應熊等三十四年延撫王輪疏曰延綏鎮舊設軍六萬六千餘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有奇計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鎮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一萬四千餘匹今止一

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計浮費不下十萬甘肅鎮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十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鎮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計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散之弊約有五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舊米改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

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失朧朦濫支此冒破積習之弊逋負浸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大出師則以少爲多地理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擊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貫繁有徒供給僱遣冒支儲胥此支放積習之弊夫額外之費既以日增法外之姦從而日滋即竭內地之財以供邊愈加而愈不足矣四十一年五月延綏巡撫孫愼檄游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岔川堡是時歲饑工與多流民應檄就食

者既相與掠田間蔬菜食之廷相以嚴急失衆心及是副總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時達范國韓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池指揮葉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潰楡卒素驕傲初因前帥李輔與撫董威有隙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京有振武之變楡卒遂漸獷悍給糧督工稍違其意即肆流言于時延撫孫愼總兵孫勇皆庸不能馭卒致煽亂事聞　詔勇等逮問四

卅二年延師趙奇布李希靖縣神木出于半坡山布吳花縣定邊出于孩麥湖各搗巢得首虜百十有九四十年虜數十騎突入延綏黃關城焚掠城外凡四日攻堡不克而去虜之初至也以數騎瀆服扣關詐稱大同鎮公役至者閽人啓扉千衆奄至把總高尚鈞中流矢死九月虜犯延綏鎮靖堡中路叅將魯聽率指揮權世爵千戸李朝鸞等引兵禦之俱敗死虜乃縱騎圍總兵郭江于魚山峁趙背于黃家梁凡四日會副總兵李印叅將謝朝恩等各路兵至虜乃解

去四十五年七月丙辰虜萬餘騎延綏平山墩入寇總兵郭琥屯兵清平堡以虜衆不敢進虜分其衆爲二一奔保安定安安塞等縣一徑抵延安府關外與固原總兵郭江副總兵時鑾等兵遇江堅壁不戰巡撫陳其學度虜已深入遣都司馮時泰等由邊搗其巢陷没虜大掠數日而去八月虜衆繇平山墩入寇延安十月丁卯套虜擁衆繇定邊營毀并堡入寇固原總兵郭江帥千總李大本等禦之遇虜于磨門兵敗俱死陝西副總兵時鑾引兵至乾楂梁爲虜所執

失太半馬幾盡虜自偏頭關入寇掠寺塔等堡殺守備左保及官軍甚衆上雄江而禦其學等隆慶二年總督王崇古條議一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巡撫往時止令料察將領不預戰陣故不給旗牌今已指揮諸將統領標兵宜更換勅諭如山西宣大及江南用兵例各頒旗牌令得軍法從事一延綏土軍買馬勾補科索不勝其困以致邊戸逃徙宜令各守巡道督延慶清軍官查覈戸丁田銀定爲則例糧二十石丁更多者令買一馬馬死輙補不得踰時其次二年而

買補又其次三年而買補糧十石及五丁以下免其買馬止應軍役歲徵軍裝五錢一請久住邊將以定將選一請給入衛馬價以恤邊累一請優恤入衛兵馬勿令修邊以備戰守一請量留延綏入衛兵馬以固重鎮一請選操守以固邊堡一請詳斷獲以信賞罰一請寬文法以勵臣節四年王崇古疏曰各邊增費大都在薊十七在宣大遼山西十二而陝獨延綏固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今甘肅五萬一千有奇寧夏

四萬五千固原九萬延綏二十九萬七千有奇通計四鎭歲額止當薊之半陜三邊東自延綏黄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總計兵二十餘萬馬十餘萬匹分屯紆遠無所不到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京運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鎭半請帑賜者不同今不宜減削以重苦之也又邊腹之費惟軍賦冗濫尤甚軍不加多而官增數倍俸增鉅萬一官之俸數軍之糧也故各邊軍有逃亡而糧無附餘者冗官食之

也五年五月總督王之誥言陝西苑馬寺牧地舊惟熟地一萬六千頃養馬一萬二千匹邇年牧卒闘占幾八萬而所養兒騍馬僅七千地彌加而所養馬少柰何以此資豪猾不以佐國家之費請視遼東苑馬寺例量酌荒熟地三萬頃養馬一萬匹餘地五萬頃分別徵銀收解固原以充軍餉抵減歲例京運從之六月甲辰總督戴才奏報套虜吉能封貢事宜言東西虜各為雄長授職宜均其進貢夷使一百五十名馬五百匹應貢御馬三十匹亦有定數即今將府俺

答一路為便惟是互市之策在陜西係重鎭既不可招之內地以貽禍階而甘肅番回開市已久又不當挾強虜混入延寧雖號為近虜然法紀頗嚴絕無以寸帛私通者有如引之入市反啓釁端故互市可行之宣大而不可行之陜西無已則宜諭吉能令與部落各赴大同互市是亦羈縻之術兵部以才侍兩端宜行再議　上曰戴才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顧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姑不究其令從實以聞授官通貢如擬戴才又奏虜吉能狀乞

進馬二百匹比宣大例于延寧二鎭互市兵部言往者北虜入貢各部落共貢馬五百匹今吉能所請與前異效順之始未宜據絕請破例許之戒以來年同俺答入貢一如初約報可六年戶部奏延寧甘固自虜款以來所省費凡十四萬請賚在事諸臣以示勸　上命賜總督戴才及銀幣有差萬曆元年先是虜窺隙入定邊營總帥時鑾偶飲大醉禦之敗績為虜生縛之而去頃之吉能病將死以鑾屬其子把都兒都兒為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唖諸族往往陰附

之。至是隱布（吉能四子）執鑾以獻。而威正銀定諸酋。相率待命邊外。有　旨加把都兒忠義。勞以織金紵絲二其餘各界之絹棉。二年。階州木竹坪番賊。挑守備范廷武。後乃贖以馬牛羊及段布諸物。以故番益驕橫弗可制。乃復擊三岔花紫殺略居人崔應新等而去。塞上恐虜與番合。乃薄責順義王急足時虜騎每一至關右。輒咨宜大且命俺答禁諭之。上詔主計者。謂邊臣依違觀望。無事則陰享其利。有事則諉罪于人。豈人臣受職之忠任。且操縱之權。當在中國。今過

徼即令俺答禁諭。是倒持太阿。反使虜酋得挾以自重。亦豈當時許貢初意。居無何。卜失兎偕隱布等市輸林口如故。延綏所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金可二千。虜自嘉靖庚戌闖入石州染痘病。歲加傳症。至是打兒漢（吉能之弟）等相繼物故。而土昧阿不害（打兒漢之長子）嗣之。酋職咸得嗣封焉。二山峒峪番千哈族。出掠木竹坪。守備范延武爲所紿擄。河州將陳堂。洮州將劉世英。互相諉。而番益肆。在階文者名武都羌。在洮者名吐谷渾羌。大禹分北三苗之遺種也。國初

階番阿木族習清淨禪。受封百戶。至諸番沒浸疆大。有詔勅治。三年四月。兵備劉伯燮。糾蘭州將徐勳。集師搗下沙麻等族。乘夜撲殺。斬級數十。而陳堂懷舊隙又乏功。因先班師。番乃復圍我帥朱憲史經罵賊而殞。巡撫陳瑞以洮事聞。石星謀。今階州守備師范詳。撫之。山峒峪栗子莊等族。來置之番寨。猶入市掠殺人。總兵孫國臣李固原驍將而進文縣守備馬繩武。從間道入二王家山。大破其巢。斬首二百二十三級。回兵。洮州巡撫董堯封畫方略。孫國臣以參將董

大衆遊擊李東暘陳守義。誓師于秀石關。出西南者。入失剌族。參多族。出西者入劄將族。大帥獨剳巴舍族山頂。斬補百四十級。番敗負山稜而陣。我軍馳之。番願領白旗者七十一族人。歲納糧二石于階倉。七年八月。順義王俺答從西寧返其巢。於是御史趙楫奏虜居西海中。盤牙連歲。有四可慮者。撤參政李汝備于安遠。察使張九一備于石峽。行太僕馬國備于石泒兵使石檟備于岔口。制府郜光先。亦獨軍于蘭州。居無何。俺答已從大同寬溝入鎮羌境而去。所過

無授九年卜失兎貢期不至。往者宜大授合慶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等七人。各有秋。套長卜失兎。心忿不平。乃同松山等夷四十四人。乞勅乞賞。延撫梅友松曉譬之。曰爾必欲益欵。其如爾世父俺答之獻丘富趙全。爾大父吉能之獻馬天麟。爾父把都兒之獻時鑾。然後得允。請夷聞之變色。莊禿賴以索賞。故聚兵二千。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責之。卜酋對曰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宜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是以未服。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

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況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卜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兎雖不至。而又無叛貢破市之言。輒命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扼腕難堪矣。於是下令十一月赴紅山市。十年十月。紅山之市也。哈漢禿退適以痘殁。妄疑市上中藥酒。不知高古城撒刀之誓。白背之也。圪塔（哈漢之子）阿計。（禿退之子）約秋高。大會塞上。移帳大吵哇。又邀牛灘。請襲圪阿二酋秋。許之。卜失兎。陰佐謀。又乞進香五

臺山不許。益鞅鞅鼓行而西。從聚栢林堡。聲欲入榆林塞。十三年莊禿賴犯永興堡。捕罕生獲備守高武執而僇之。酋長卜失兎請論如夷法。蓋以人命九九充肉祖也。其秋復從永興丘家梁大凿守戍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鈎雲之道。叅將陳愚聞徐仁威等兵皆集。射中捕罕執之。射死賽汙恰二人。延撫梅友松怒。布算擣其巢。莊酋懼。乞哀。總戎賈國忠謝絶之。以爲前年許莊禿賴于孤山木瓜淸水黄甫四堡予賞各十一分。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增索四十分。

其如諸酋何。于是明愛母切盡罕同到邊爲之解。總戎臧大歎。指此相濟爲惡者。當並治。切盡大驚。甘請罰。總督郜光先許之。撒刀而市。並釋捕罕歸。十四年九月。伯言把都。集衆入塞。攻鎮夷堡。我闌禦之。三晝夜不解甲。虜大敗去。伯言把都慟曰。阿父怨終不可報矣。十五年。莊酋入酒泉。攻李家堡。意略生番晉哂族。奮戰得利。莊酋把忿益反。掠我小溝堡。將軍魯光祖。邀其歸路。至廟溝。千弩俱發。斬虜百餘級。乃遣乞降。總督鄭洛許卜酋罰馬以贖。復不悛。執我裨將楊

桂爲質。入犯鎮番。我師擊破之。宵遁。諸貢虜惟切盡吉能之任最服漢義。是年死。其妻妣吉赴市如初。六月卜酋終不馴化。乃聚酋寇邊。先闖甘肅蔡旗。越黑山趨水泉。我兵斬首九十餘級。 詔曰。鄭洛功可加也。大帥張臣。深惡卜酋反覆。疾力戰千朱莊。幾中鳴鏑。吉囊卜失兎亦中流矢走。我帥生獲卜酋愛女。傳檻車斬捕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算。酋母太虎罕同。託宰僧乞恩以伏罪于狠濟。遂同阿只兎還榆林邊外。總督部先先。兵備石檟遣通事白鬧兒。曉譬火酋。諭以禍福。毋鈔洮河。總兵劉承嗣。遣千戶李福保等與俱。從鎮海堡出邊。道逢思哥密生番板的等。執而殺之。先大恚怒。以爲欽寨以來。所不見者。具狀請。此癸未時南番。捕我官軍。法議往正其罪。而李福保等。則有宜大通官揚亮倜可比。于是議贈福保勳階。以勸死事者。火酋亦往往不赴。反言約。而以收生番爲務。已得剌卜兒之衆千餘。都御史魏時應慮之曰。寇不東還故巢。而番虜勢合。羽翼已成。可爲岌岌。其秋火酋欲收紅番祁李二氏。二氏最慓悍不從。撫院曹子登

申戒紅番。其堅志勿搖。敢從邪者。發洮河莊浪兵征之。有頃。紅番又命爾加等。引諸虜奪祁家西番。將人畜亡訃。叅將陳治剛提逐之。虜乃走。援兵四至。奪其帽襖撒袋而還。有剌卜兒者。盜火酋馬肥。遊擊王鐵塊利其肥。攘之。生怨。復引火酋寇焉。十七年八月。扯力克與火落赤大寇洮河。總督梅友松。遣通事陳有馳檄三娘子。勿佐扯力克。以迎佛爲名。而陰收賓兎諸都也。扯酋猶豫不欲歸者久之。給諫徐垣議曰。三娘子言不見德。其有離心。莫若乘是時陰款三娘子。而立其愛子不他失禮。悉分封諸酋。如五路下故事。厥黨可攜也。十八年。扯酋乃出鎮羌而還故巢。火酋志在洮河。擁衆馳歸德所。采木萬餘。以卜寺工。總督梅友松。巡撫趙可懷會議曰。洮河之虜。自丙兎及克臭。逐牧蟒剌川。歲引不絕。遂成虜穴。今火酋復據樫工。勢將滋蔓。決策募番兵阿力族桑節者。所生十三子。虜滅其二。部兵萬餘。誓以死報。故收番爲上策也。御史萬國欽劾奏。庸駑之介胄。以邊方爲捷徑。日浚其甲士之衣糧。以媚首輔時行申 歲以十數萬。無事

則爲之援引。失事則代之蔽護。邊臣邊將。多出入其家人宋九之門。恣爲欺誤。虜再入塞。破關殺將。督撫疏稱閣臣指授方略、不知是何方略也。時行對 陛下稱堅壁清野。爲萬全策。而劉承嗣之覆沒。是衝壁而入也。臨鞏搶掠一空。是殺人盈野也。堅清之言。何以解矣。兵科張棟言經略鄭洛、題稱總兵劉承嗣所報鎮兵十九營。計三萬七千、九百。而堪戰之數。止于六千。何陵夷至此也。閱事之臣。三年一遣。謂以八事殿最邊吏。八事修者與斬虜同功。八事廢者。與失機

同罪。乃二十年來。凡五六遣。率以一疏了之。覽其疏中。何嘗不曰將良卒勇。士飽馬騰乎。虜至輒稱一切無有所閱安在。十九年他卜囊。率火落赤數萬。殺略益甚。大寇洮河。 上切責大司馬曰。虜衆渝盟犯順飭備乖方。共覈始事部落。及失機信地以聞。御史周孔教等。追論部院先李廷儀趙可懷錢楷李丁等。奪治有差。御史崔景榮疏曰。瓦剌他卜囊。卽永邵卜之別名。詭爲姓號。犯我西寧。而懦將捧頭鼠竄。縱橫海上數歲。咸喪氣不敢問。復移担三川。翼火酋而佐扯酋。挾邀我賞也。且李魁衂未幾。而李聯芳繼之李芳又繼之。邊吏之慾滋大。而李廷儀。又辯其說曰虜王奉詔西牧。非私行也。有竊卽罰。非亡常也。今將卒失在窮追。奈何咎于俺答故事。二十二年。葉夢熊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渰城。虜卜失兎。遣乃犯花馬池。麻貴董一元。擊敗之、虜遂引去。二十四年、虜綵戮酋長之費、兩秋大舉。巡撫李春光。調將士出塞捕斬四百有奇。按臣于永清核其事。得予陞蔭。二十九年。按臣余懋衡。報閱視之命。曰延主客二十萬六千

有奇。今實八萬九千有奇。原于民屯之逋、鹽商之困京運之愆。沿邊夾道。二十餘里。地非不毛。而屯事困曠者。勸相不勤。科索未禁。催征太苛也。鹽法不能給邊者。則開墾宜復。奸賄宜譏。中例宜融。浮引宜革也。總督徐三畏。探虜之情。秀賴卜失兎。尚趦趄于榆塞。銀定歹成猶鴟張于賀蘭。火酋盤踞于湟中。吉襲分伺于西河。未敢安枕臥也。請移花馬池以須。三十七年。巡按楊一桂曰。臣至平陽卽聞陝西徊賊數百。踏氷龍門。掠河津太平稷山鄉寧四縣。兩年而三被之。

臣至安邑。又聞徊賊由潼關。掠商城平陸夏縣。亦三被之。又眞寧縣報去歲紅山嶺之變。徊賊肆掠涇鄜靈台中部宜君。至八百餘人。前撫顧其志用兵而后散。然終未歸于農。近日來新舍獲于眞寧。李云兒刼于郃陽。田新出没于盩厔。詢其故、父老皆曰招安誤之也。兆帳道盧侍元主之。慶陽同知潘應相從之。法宜斥。四十一年八月。綏帥官秉忠。禦虜于保寧。捕斬二十四級。而套虜猛克什力。旗牌撒勒等。恃兄弟衆。索賞于響水波羅。東路沙計。又欲增入其賞。特整兵

于常樂雙山。建安高家防之。白愼修王國安等。各扼要以待。四十三年九月。虜犯大栢油堡。副將孫弘謨禦之。斬十五級于波羅。把總王化白光先亡于陣。弘謨趣回家山而軍。虜圍合營大圪塔生縛弘謨去。遊擊萬化孚赴圍。虜解而遯。巡按龍遇奇劾東路失事狀。四十四年八月吉能誘犯高家堡。都司王國安。見其零竊易之。單騎五人馳出。亂沙中伏發被害。綏撫金忠士以報。四十五年。兵科趙興邦論陝西套虜。新舊互市。一歲兩行。金繒之費。以八萬計。七年之間。所

費幾六十萬。每年以二十萬爲芻餉之費。剛士飽馬肥。卽長驅虜廷可也。不宜示弱至此。巡按金忠士奏。邊將失守之律重。邊將之權。反爲虜操。若曰我一犯搶。爾罪立至。故邊將往往啗虜以重利。使之或東或西。而不出于所轄之地。常嫁禍于鄰。願寬其文法以責成之。兵科熊明遇以爲捷功太侈也。疏曰延綏鎭自去秋套虜大入之後。官軍數出塞。據督撫鎭劉敏寬馬從聘官秉忠杜文煥所報功次揭帖。如官秉忠張榜等。委草澗戰斬首九十五級。白兆慶孫啓祥等。

沙梁之戰。斬首七十七級。萬化孚趙克先龍池之戰。斬首二十一級。張榜王國安。王學詩等。西江山之戰。斬首百二十級。蕭捷杜文煥祈繼祖等定邊沙湃之戰。斬首二百四十八級。杜松等寧塞棗次梁之戰。斬首二百一十五級。白兆慶官秉忠王捷等大吵哇之戰。斬首百一十六級。柳汝植等窖兒灣黑河子之戰。斬首三十七級。王國安劉更化等小吵哇之戰。斬首三十二級。蕭捷李榮候世祿等明水湖之戰。斬首二百三十八級。李滿倉陳維翰等三營河之戰。斬首七

十七級。柳汝植白綱等總管之戰。斬首四十二級。杜文煥等安邊保寧長樂之戰。斬首三百五級。其他零捷如李鳴鳳响水之八級。張波羅之六級。孫朝用神字墩之四級。李茂先王國安雷家塢之六級。蔣化乎神字墩之十四級。谷鎮繼柴家溝之七級。郭繼藩黃艸之二級。蕭捷安邊之八級。杜松靖邊之七級。王學匹瓦菴之十級。孫啓祥等波羅之八級。大約不下二千矣。夫諸將斷王化白光先孫弘謨之憤。矯弓累弦。厲劍負戟。以深入爲事。捷音絡驛。凱歌成韻。豈不庶

幾乎除克雪恥。明漢兵若雷風乎。而道路悠悠之論。頗有不然。功令以百二十級爲大捷。通計功次可二十。可當十五大捷之數。督撫鎮升蔭。如宮保如尚書左右司馬。應各進十五人。錦衣延世之賞。伕各各稱是。其偏裨以下之升賚。與賞功銀十萬不與焉。倘異日有橫挑強胡。爲國家生事于夷狄者。必執此爲口實矣。四十六年四月。猛克什力台吉盖名乞降者三年于茲。十三日同母妻子女五十三人。從嚮水堡邊墩投降內屬。其撥置于吉能朋比于沙國。部落有脫

穎之虞。兄弟有鬩墻之變。骨肉已離。獨夫難保。延撫董國光合總督楊應聘曰。彼亡一屠者。而樹一勁敵。我得一都尉。又消一外憂。相應假以守備。稍示優崇。令其立功異域。觀其順逆焉可也。泰昌元年十一月。都御史張問達侍郎盛以弘。張經世等。以陝人爲陝語曰。頃有虜以六七萬奄抵郡城。攻圍五日夜。危險一間耳。撫臣張之厚。道臣張爾基。宋槃。郡守王國瑚。先事戒嚴。護堵備至。推官胡養度。率衛弁孫弘業蕭偉等。伏城下。殺射其頭目。僉書葉捷賭出家丁擊襲

之。城保如故。而所過縣驛村社。流毒無寸土矣。五衛班軍。雖赴榆林。總成羸卒。莫若折一衛之備。抽解延安。而四衛選壯更番。則餉自無而之有也。府城百八十里。有茅嶺關。深溝萬仞。舊堡猶遺。虜自鎮靜出。必繇此矣。洛川黃龍山。徊夷不足控也。移駐于茅關者。爲鼓。天啓元年御史高推具彈文張之厚欺也。杜文煥懦也。火至延安城下。衛弁帛喬梓被衂。全軍盡覆矣。潘雲翼郭允厚皆謂釀百年之禍。二年九月。套虜覘調遣之虛也。犯合水環縣慶陽固原。而圍延安城

者凡三日。杜文煥堵之。解去。先是八月。川䖍施虜甘泉延安諸縣。焚掠多矣。虜貽謾書責曰。斬而文煥。吾兵乃撤。兵科蔡思充許看章奏。以爲大將之去酋夷。虜操之如兩體何。火落赤卜言太于兒罵代爲吉能講欵。以爲去秋督許銀馬。必得爲例。巡撫余自強曰。折諭良難也。四年二月。延撫孫居相奏。黠虜卽亡賴。然一盟不改。無如劣弁自分畛域。授之隙萌。如延第約以勿犯三榆。甘第約以勿犯五凉寧。薊約以勿犯松山已耳。虜習于訐。此貢彼鈔。推于未同之詛誓。何

不飭各邊臣申大一統之義。共期保塞。毋私囑以啟釁也。夫掩殺襲取之禁。銷其怒心。正正堂堂。戰勝攻取。不亦可乎。海虜火酋諸子。惟廣台吉乞慶台吉爲最強。因公妥故。居河西者與河南互嫌。而其兄擺庫兒居間爲好言。非中國之利也。已遣屬李惟達苑攀龍厚結番僧。多方行間。紅酋之折橋。乞酋之刼馬。鬩于墻矣。六年十一月。綏撫張朴以爲撫賞私增之宜杜也。原市而外。各堡私增虜賞。名曰轉賞。其額渝。其期失。初乞餔餟。侵假布貨。又侵假而易以白金。已增

數十。反借我以興戎。近者千酋跳梁無忌。乃有漢音何門子爲之翕合。訪其詐狡縛之。蒙街還我人畜。赦以不死。于是私箍繳銷。始就戎索。大約私賞之弊。起于添設操守。幅員既褊小。而下撫悉單騎。毋如三路十營。蓋革之便。七年五月。總兵楊肇基曰。延綏邊長一千二百餘里。鎮城所居適中。至黃甫路六百里。西抵花馬池界七百里。邊外住牧不下十萬。若一面有警。往返應援。亦須十數日。已是鞭長不及馬腹。若東西齊警。彼此兩失。封疆重任。罪將誰諉。焉敢顓分權

之小嫌。忘報國之大義。無如照花馬池新例。于西協地方。亦設一有望大將。分界防勦。而有事則合力夾勦。東西有警。則各分專敵。如此爲善。撫臣朱槃請題借師孫顯祖充之。

職方氏論曰。明興。虜貌翰表。邊網疏闊。延綏之間。比于漢朔方。唐受降城。威儐弗驚。利術原隰。成化以來。創榆林。弘治以還。制固原。疇昔之內邊。今爲之劇障矣。米脂魚河。幾三百里。據于襟吭。湮谷塹山。夾道廣衍。耕樵蒐苗。豈非萬世豐大之業。乃文布政貴之敗

西延慶之稅折也。馮侍郎清之改本色而盡折之也。何異葉淇變開中之法。坐窘其本源。榆林四望黃沙。五穀不產。貨賄不通。主餉客貧。全仰腹裏。倪尚書岳許尚書論轉漕至計圖之其時。黃河自陝州而上。抵綏德近境。春漲則河渭悉通。沿封而水陸遞輓。復設廒庾于適中之地。例外鹽貲。儲糴待稽。士無饑色。敵乃可滅。經史所臚鑿鑿也。夫修邊搜套。敬而愼之。然以 世廟之英姿。嘉與夏言 曾銑之權策。爾若胡孽竄套。猶難也。忠謀陷于姤戮。傑將灰心。勠力亦殫。

勇敢勞于徵發。而駱駝城之雄氣。不無耗衰。夫固原者。所以肘臂榆林。唇齒寧夏。使能專備靖虜一面。當日火篩。何自蹂內哉。蘭靖安會。初非充斥地。而賀蘭山後之胡騎。每視冰合而跨躡。遂自如也。花馬池為門戶。王公瓊移鹽批于下馬房者。良在乎來旅賓也。總制總戎。或移駐或從之議。多則政愈輟。食分則吏愈蠹。安邊定邊之衝。責誠在節度大臣矣。天啓之季。綏餉告缺。三十有九月。典胄鬻弓。何以卒歲。邊卒嘗指而寒其心者。胥然矣。

卷之四

全邊略記卷之五

桐城方孔炤潛夫纂

甘肅略嘉峪關略在內

甘肅卽漢之河西四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爲金城郡過河而西歷紅城子莊浪鎮羌古浪六百餘里至涼州爲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爲漢張掖郡甘州之西歷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爲酒泉郡肅州西千里出嘉峪關爲沙爪赤斤苦峪以至哈密則皆漢燉煌

郡地也洪武五年議征沙漠宋國公　勝等擊元岐王兵于別力篤山敗之斬首數千級西取甘州趨西涼敗元將失刺罕至永昌又敗元將朶兒只巴於虎刺罕口獲羊馬駝共十餘萬進拔肅州元平章不花戰死降太尉鎖納兒等獲馬萬匹至爪沙敗其守將獲羊馬二萬取亦集乃路敗俞寶兵勝等分布戍守旣棄而還遂以嘉峪關爲限姑置燉煌于度外焉自莊浪岐而南三百餘里爲古湟中自涼州岐而北二百餘里爲古姑臧此河西形勝之大略也九年設甘州

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山丹永昌鎮番莊浪二衛十三所于姑臧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焉噫自五涼叠據戾毒千年維我

高皇闢宇東南拓疆西北在漢都關中猶曰窮兵黷武切近災也若乃大將軍萬里之外不大聲色一舉而收之人力不至于此天之明命大矣哉戶部報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

十觔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十年十月涼州虜爲邊患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斬其渠帥也速兒擒斬部落甚衆又招降僞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將官匿所獲馬騾牛羊者不賞

上因諭之曰爲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漢祭遵爲將憂國奉公宋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自省之諸將皆叩頭謝罪而退十一年封皇子楧爲漢王改封肅

王于甘州命曹國公文忠督理隴西西寧軍務都督劉真剿其城池廿四年命都督宋晟劉真統兵征哈密哈密去肅州千餘里虜所城也晟等兵至其城破之擒其僞王子別列怯幽王桑里失哥知院岳山等殺其國公阿朶只俘獲虜衆千三百人及金銀印悉送京師廿五年遣使至甘肅城外三十里勿入城先是嘗遣回回使西域諸國留其家屬居于西凉逗遛五年不還其餘回回居邊上者又數刼掠為邊將所獲事聞 上以回回王使者朝貢往來恐生邊釁今

可徙居于楊州既而復有願挈家還地者 上始疑其覘我中國至是命之九月宋晟征罕東西番叛寇俘斬七千餘人馬牛羊十萬而還二十七年六月初西寧杪圖等簇王番亦令真班等言於都督宋晟願率番民男女八百餘人內附至晟還朝以聞 上曰蠻夷嚮化其心固善柔遠之道要在不失其本性耳命仍于本族居之二十八年諭西凉守臣曰朕惟凉州之域北控胡沙西南制戎羌為鳥鼠同穴之地天時早寒今暑退金風生爾等禦邊甚勞朕甚憫之茲

特遣使勞爾爾宜外張威武內懷多仁以服戎羌二十九年三月遣行人陳誠立撒里九兒為安定指揮使司初自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使朝貢 詔立其酋長為四部給銅印守其地後番將朶兒只巴叛遁沙漠大掠并奪其印去其部微弱藍玉西征兵徇阿真川土酋司徒哈昝等懼竄匿山谷不敢出及肅王之國哈昝等遣僧撒兒加藏卜等至甘州伏謁王乞授官以安部屬王為之奏請于是遣誠立其部以銅印五十八給之置官屬如諸衛三十一年 上諭戶

書郁新儲粟之數新對曰大寧六十二萬石開平二萬八千餘石甘肅不過十五萬石商人所入未宜改輸 上曰大寧姑置之俟甘肅滿五十萬然後再議西河是時交儆于足食類如此永樂二年六月封哈密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按哈密古伊吾盧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 文皇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

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吐魯番各千五百里北
至瓦剌數百里至是改封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
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
十月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
制 上諭侍臣曰任事不專不能成功大將受邊寄
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勵之曰前
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人為將不專則
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任事有便宜即行而後
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

知卿卿勿置意盡心邊務以副朕懷三年七月賜韃
靼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姓名官爵賞齎有差居之涼
州仍賜剌獎宋晟招懷之功先是北虜日衆牧甘肅
近邊晟遣人諭以 朝廷威德其酋長平章把都帖
木兒倫都兒灰率部衆五千馬駝萬六千來歸 上
大喜命把都等為右軍都督僉事賜姓名吳允成倫
都兒灰為後軍都督僉事賜姓名柴秉誠其部屬保
住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僉事賜姓名楊效誠余為
指揮千百戶鎮撫復賜官帶襲衣文綺表裏白金鈔

錠有差令居涼州宋晟加意撫恤俟允誠等居處既
定選其中勇壯數百參以官軍三倍于塞外偵邏非
但耀威亦以招徠未附漢鼂錯所謂胡義渠蓋以
邊郡良騎兩軍相為表裏之術即此籌也八年涼州
衛韃官虎保等以 上方北征鼓衆叛 皇太子命
費瓛往討平之 上以韃官或于流言非其本心宥
其叛罪于是虎保等亦令真巴等來歸十年七月
上以土韃終懷反側命徙入蘭縣就糧已復叛十一
月甘肅總兵宋琥言叛寇老的罕等依赤斤蒙古衛

啓力尼得矣不除將為邊害 上命楊榮往陝西豐
城侯彬李經略之彬言叛寇固當誅但道路險惡難
于遠運榮亦謂隆冬非用兵時彬衍隊榮請自駐奏
之見 上俱言其故遂勅止彬其勿進第遣勅諭塔
力尼而塔力尼聽命擒送老的罕等至宋琥亦獲挐
苔兒伯顏等八百余人至京 上宥其罪發充廣廉
州軍宣德七年 勅遣都揮釋同西寧土官李文等
往甘州白城山招撫西番阿吉簇七百餘帳還居于
野馬川總兵劉廣因其逃徙而報曰千戶總甲巴吉

朶里只領真等六十餘帳逃于赤斤矣撒卜等三千
餘帳逃于仙人壩矣悉係土官所屬之番請仍李文
招之　上曰彼皆升番何須　朝廷下行令廣移文
可也廣更奏西番之阻朝使也臣尚追理其事而番
掠以爲故常乞勿深之　上諭尚書許廓曰邀刼朝
使豈可爲常寇忠多起微細今廣欲養癰長疽矣爾
移文諭之令其實對于是廣與劉昭議㓨兒加必遠
遁矣動衆深入而不得首虜反生其心先遣指揮祈
賢以輕騎百餘覘寇所穴賢以密羅簇揮司怕尼爲

導行閱月餘度畢力朮江抵普𤕤之地剛其潛深山
中遣人招之㓨兒加遂前告曰本與安定有惡欲復
其讎不意誤中朝使避匿至此請還所得書幣等物
仍貢馬以贖厥愆賢撫之使還故處遂以其番目薛
帖兒斤皆來貢廣等以聞　上曰窮寇既服不足深
治其善撫之和寧王阿魯台所部答卜寇凉州劉廣
追之殺答卜父子及其黨八十餘人衆皆遁九年初
授都督阿魯台爲瓦剌所敗其朶兒只伯奔無所依
每掠凉州邊將獲其甥卜魯罕兒里乞留之至是懼

遣火脫赤三人至甘州以覘我言朶兒只伯衆三千
駐也可林察兒丹之地去凉十里絕食來歸　上命
行在兵書王驥議對虜酋假息塞下無所依歸恐生
其心宜遣招撫若其來附亦省邊慮　上然之正統
初勅總兵康懋曰卿等奏謂西寧阿吉等十三族番
民協勦竹破賊近得內官林春稱番民聞詔心懷携
懼此輩不閑聲教朕亦預料其然況洪武八衛足任
調用其令各簇寧居都御曹翼奏甘州諸衛新闢田
畝歲徵五升因已輕而言者再輕之歲用之數有增

無損況涵軍租必重民稅關中輸輓疲矣恐損彼以
益此歲請仍舊徵又言者欲棄肅州鎮番鎮夷諸處
雖未蒙　俞允然妄言惑亂尚置之法夫　祖宗佚
疆拓宇得寸則寸傳之萬世者也　上深　納西寧
都僉全玉奏曰洪永中遣民止當馬牛站舖力耕自
食其後設甲里收稅糧致其不堪而逃茲又逕充土
軍霜嚴積枯乞免增稅以安之覆可二年　勅兵書
王驥行邊總督甘肅軍務事宜九條得專戮文武臣
掌兵者便宜從事驥至集諸將問曰往者遇虜捕魚

兒海首退縮者誰耶僉曰都指揮安敬即命引敬斬
之三軍服慄遂有寧夏塞外石城之捷先是和寧王
阿魯古之甥阿魯卜林者誑虜來爲都督蔣貴鄉導
遂破虜有功願居甘州自効　上予以指揮之秩命
甘州給俸蒞其廬總兵蔣貴報沙州赤斤各傳虜情
者捏列骨攻畔審甚急而忠勇王弟猛哥卜花新遷
於把思剌之地率兵大敗捏列骨之衆又言脫歡二
子不睦其長子也先任于晃合兒雅地亥子住脫脫
卜花王部下恐其擾也八年赤斤蒙古都督且旺失

加致書于寧遠伯任禮乞移居也路卜剌地避乜剌
之鋒禮以此地近肅州不之許已而且旺失加奏請
建寺其山禮又不之許赤斤都督阿速又遣報乜剌
欲與且旺失加婚未諾茲又求阿速妹亦未諾臣朝
歸順已四十年今累被侵不能安業乞還居善地
上勅諭其頭目曰結親各從所欲爾爲一方之長爲
彼所制悔將何及赤斤地方爾父祖世守之無故願
還自示怯弱爲人所乘復不可得矣靖遠伯驥言河
以北速罕禿要害宜析靖虜衛戍于此而移全衛于

扒沙議下參贊都　御曹翼治之翼奏罷速罕禿之役
移靖虜于宗州土廣田腴歲調八百操備于扒沙實
兩便十一年總兵任禮等以沙州衛都督喃哥兄弟
乖爭部衆離貳欲乘其饑窘遷之塞內適喃哥來言
欲入居肅之小鉢和寺禮遂令都指毛哈剌等偕喃
哥至沙州撫諭其衆而率大衆隨其後比至喃哥陰
持兩端其部人多欲奔乜剌禮進兵追收入塞居之
其州凡二百五戸千二百三十餘口及是奏至　上
勅曰不傷一卒旬日之間致其全部朕甚嘉之所議

以甘州南山給之耕牧俟其志實收其土官土民隨
軍操調但其來附恐非得已向背不齊實情叵測議
者爲果無異圖置之邊州無不可者如或不然須徙
之內地庶無後慮二策何便其審計以聞初赤斤蒙
古之先有苦苦者娶西番女生塔力泥又娶于達達
生鎖合者及革古者乃分所部爲三凡西番人居左
帳屬塔力泥達達人居右帳屬鎖合者而自領中帳
後苦苦沒塔力泥及鎖合者相繼來歸永樂中始置
赤斤蒙古衛處之及且旺失加阿速繼掌衛事部衆

日盛遂欲併右帳累相讎殺而領今者不能支至是
訴于邊將言愁隙已深勢難共處欲以所部內屬總
兵任禮等遣詣京且請發兵收其部衆焉　上勅曰
領今欲盡取其右帳仍遣還果無他仰遣人往諭阿
速發其部屬來然在其赤斤者其意亦果願借來乎
此事須出本情少有抑逼得此心失彼心非經久之
道其審處之十三年任禮奏西寧密邇諸番先都御
史羅亨信選軍千人每月踐更三班其地所防把沙
阿吉簇之出沒今十餘年不得伏息請如洪永繫操

于衛以備議可六年巡撫芮釗自劾曰虜酋索來分
寇莊浪西寧甘凉雖官軍亦有斬獲而殁于矢石者
五百五十人掠者減二總兵宣城伯衛穎都督毛忠
林忠等無策臣釗亦當死　帝曰姑宥之成化初給
哈密麥種百石從其母奏也乩加思蘭與其妻求婚
龍等服　詔以紅綃與之元年兵部奏給密向被乩
加蘭所侵忠順王母避居赤斤今虜已退宜勅王母
還其舊地以撫其衆可之巡撫徐廷璋條方上略曰
國家撫有西番因其俗分其族官其渠魁給以金牌

而又選土官之才能授之以職數十年番俗晏然近
年莊其通貨閑其茶馬夷民無所束越境相掠則名
譽宜訪也肅州習雜羌夷性能捍網請加山丹等衛
開儒學授教官選其俊秀餘丁充弟子禮義風行變
其氣質則庠序宜立也有功者臨敵指軀出萬死而
得一生守臣造冊報功繳之樞部樞部又行巡撫地
廣日稽動至二三年使官軍喪氣歸咎　朝廷圖報
之心滅鼓激之法濡矣則功賞宜決也莊浪守將趙
英不若紅城揮使魯鑑能請擢鑑以守浪則智勇宜

任也　上命所司亟行三年尚書王復言甘肅所屬
十五衛自永昌迤西寧鎮番額有險隘莊浪徑路山
密地狹惟凉州四際廣散受敵萊先水草便利易于
久屯及遠徵甘肅相去六七百里爲虜邀遮往往取
損天順間累戍官軍糜費衛甚兹訪甘州五衛生齒
日繁多有願從軍者招集五千塡實凉州選官領其
衆而屯田又鎮番極臨邊境原設三分山黑山二遞
運摘囚備置牛車後革遞運併于馬邑其役尧矣莊
浪鎮羌驛地衝夫鮮俱務遂疎宜攤觧紅子黑松林

摘撥之以匀其所走又永昌衛之白石崖墩下有水
漑白井田山丹衛之土魯干墩下有水漑凉州田故
以白石隷永昌干隷丹便也肅州衛境外原有哨馬
營後因警而移耕在其外蔽蔽其內莫若移營復立
故處又西寧衛原調軍五百六十七員名散于莊凉
俻禦者還留之本衛則番簇有控也肅撫徐廷章奏
甘肅額旗七萬二千九百餘名今實有者四萬八千
七百餘則逃亡矣本衛屯僅可俻三月耳餘悉資于
腹中之民運因警愆期極爲可憂輸班之軍官則託

推兵則賄蔽壯强他役貧弱勉承及驗出坐取而衛
弁挾制請定其罰總兵蔣琬奏有男子自虜中走還
云有虎刺虜酋拜亦撒哈率衆四百人皆披甲至哈
密城中屯聚令哈密人捧使入貢私覘虛實約寇赤
斤肅州先是琬等又言亂加思蘭率四萬騎至把思
闊屯地其拜亦撒哈及孥温答失力之人俱已服屬
欲令二酋抄掠沙肅諸州此耕今之慮也六年都御
徐廷章言古浪衛城在半山中山水險惡宜移于東
北坦地仍名舊城爲古浪關行都司俸鈔每關之省

會食鹽或經十五年不得起給而罷乞改折登庫領
之茶馬之例暫停近舉然而販商不至乞廣採茶易
馬而嚴禁私越者他如借官糧散民糴還兌換仍班
操縣因徒稽需其俱議如議八年三月甘肅總兵官
宣城侯潁衛篋食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
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命潁等討之潁與琛將軍
督甘凉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
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寫爾朶撥唐川俘斬共千
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九年四月土魯番速

檀阿力侵哈密衛據其城初速檀阿力累引兵擄掠
哈密諸部地已略盡正月圍其城破之執其王母奪
朝廷所降金印遂據居之哈密回回馬黑麻者竊賊
馬以逃赤斤蒙古衛遣人送之總于甘肅守臣都督
鮑政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等以爲　朝廷封
哈密非他夷比今喪地失國奔走控訴安可置而不
問請命通事詹昇　勅往諭檀速阿力令悔過自新
退還哈密境土并勅赤斤蒙古等衛會力以相衛翼
仍勅甘肅總兵官振武揚威相機以行哈密既爲土

叅番所併累求援部言哈密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脇此賊僭擬大號挾制隣番則藩籬盡撤邊患方殷使設可奪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速檀阿力今亦遣使進貢或有向化之心因賜勑自新庶可撒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　上乃遣都督李文通政劉文往甘肅規復哈密城哈密之居甘者脫脫百花等六人欲率衆五百歸附乞職賞誓必克復命授以指揮赤

斤等衛僉事昆藏上書言速檀阿力累見招誘斬其來使誓以不從自懷孤弱乞調漢兵為助事下邊臣勑馬俊從李文等至肅州　勑往諭速檀阿力俾還其城及印將牙蘭已守哈密而挾王母以去抗不遜等王母夜遣告云懇奏天朝收復哈密老寡歸雖死不足惜速檀阿力聞入貢使得虜情精兵不過三百馬步不滿二千規復有機　詔及聞甘州大兵三萬欲來乃卻以齎禮勞宴俊　詔陞馬俊千戶趣撫馬文升奏肅府黔國公家人先皆歸化土達子孫漸衆

率能騎射居近固原宜遷徙附之巡撫朱英奏秦中各口往與西番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近年邊臣劫誘到營折閱物價以賤易貴番族銜忿甚至以刀自刎殊失懷柔之道乞申其禁李文劉文既奉征速檀阿力之　詔巳會調赤斤罕東二衛兵馬屯于卜隆吉兒川累得傳報云亦郎骨俺奔白河兒酋長那南奔等共騎河下欲來二衛巳發之後擄其家臣等計罕東衛雨連濟扯兒禰并曲先衛境南與安定亦郎骨人馬接境驛牧使所報果然恐預被失此又報者云

速檀阿力巳調集洛扯兒禰協備如此則雖進復哈密而都督罕慎年幼力綿所部哈密及畏兀兒夷人數少且其城初無積聚必須因守莫若撫結二衛則可控制外寇使不敢侵且足為河西南北之屏蔽臣等巳罷遣所調總兵繼政報赤斤都督賞卜答兒率千騎入境欲與阿年簇髓殺貽書責之初土魯番貢使之羈于甘凉者十人乘隙逃去部議究通事哈只馬黑麻等罪　上是之而宥太監顏議等土魯番使臣滿剌馬哈麻赤兒來即奏其主速檀阿力初無叛

意其已得哈密城池及罕刺奄檀王人馬一萬又收
捕曲先并亦思渴頭目鍋刺大只乞　朝廷遣使通
道往來和好　上曰迤西頻年入貢道路無阻不須
遣官速檀阿力果能誠心來貢朝廷不計前過仍禮
待之其令通事以朕意諭哈密都督罕慎爲土魯番
侵掠部落分散遣使通欵并乞衣糧種子𢌿撫朱英
等謂其爲我藩宜有以慰結其心又恐奏報延久不
能豫濟已發布三百疋糧五百石賑之至是奏聞因
併給以種子赤兒米即復奏其王速檀阿力雖得哈
密城止以物產充貢旋已自悔不暇各願留使臣宋
將于甘肅爲質乞勑歸諭其王獻哈密金印于朝更
乞獲還慮爲赤斤所雠　朝議荅允而朱英謂其詞
多矯飾如果哈密國土已復方可發遣使臣如其未
復宜撥糧地暫羈其餘撒馬兒罕遠夷聽從護之境
上可也移甘州之土夷安哈密之殘夷俱遷之于內
地簡貢使之混入清朔部之牆奸粲已廢之夷館支
江南之馬價番所進驚駝雖有高下不宜簡斥貫怨
也總兵鮑政復給哈密之也克力等濟婪入貢石子

苦哈速檀阿力復遣赤兒米即入貢故謊金印人民
俱在乞　朝廷遣使往諭之即獻納𢌿撫宋有文奏
令赴京部議止之小夷誇作屢遣人遊說搆亂宜先
治其使隨與問歸第哈密流亡率難與復曲加賑貸
兒其解京禮部曰俯順夷情限名入貢便　詔可蕭
州將劉晟以爲苦峪降夷也克力等計窮託處非其
本情有謂其因貢奔虜莫若安置內地婧其患部擬
未行太監顏義奏請甘州馬步五百人戍肅仲冬至
仲春還爲犇哈密者防也哈密使臣阿兒加奏請苦
峪沙碛而肅城之東金塔魏城等地乞賜一兵部劾
令約束藩衆欵塞以圖興復不可妄求復立哈密衛
于苦峪城令罕慎居之賜帛粟及其牛具總兵王璽
曰黃沙以西自莊浪以抵肅州南山一帶爲阿吉等
二十九簇之地國初立界石分疆侵樵有禁年久湮
沒宜修立以塞交通者𢌿撫都御史王朝遠疏行都
司所隸在城五衛正軍撥充局匠已非而私役雜差
多至二千山丹等衛亦然臣悉從革行都司舊設紙
房爪以封砲歲科甘州麻筋動以數萬近見斷事及

鎮撫所科因紙衛學生員挑倣俱堪倍用各衛料敛似應停徵寧洮茶馬宜復舊例遣御史督之以絕私販從之王朝遠等上邊事謂速檀阿力部下擄叛哈密故城可因時而復請得甘京萬人赤斤罕東五千罕慎七百人王璽統之直抵城下既取之後令罕慎權處分國事　詔兵書余子俊等議曰興滅繼絕大體也兵凶戰危大機也今壯虜南蠻未有寧歲羈縻夷兵齎糧數千里外番性難以律繩見此不爲惟有安肅罕慎嘉其興復而已十五年五月羈餘衛指揮

捏石等奏報迤北亂加思蘭爲其族弟亦思馬因所殺亂加思蘭虜酋之傑黠者有智術善用兵其初部下止三四百人在迤西土魯番地稱雄貢使多苦之天順間　勅賞招撫乃移近哈密城外巴兒思渴之地自是漸犯邊成化初入黃河套與李羅忽滿都魯猛子幹羅士等相合榆林邊患從此起既而同李羅忽將猛可并其目殺幹出覺而避之亂加思蘭乃與衆謀願立李羅忽太子爲可汗不敢當讓滿都魯而亂加思蘭乃以女妻滿都魯立爲可汗已爲太師有

衆數萬進止惟其所命居數年滿都魯部下大頭目脫羅干等忿之與亦司馬因謀殺之遂立馬因爲太師蓋其父舊太師毛那孩魯故衆心歸之也十五年罕慎奏乞如忠順王例禮部議曰忠順王之在哈密運控諸番以奠西陲　天朝所以厚其勞也今罕慎僑居苦峪未能克復故境止宜獄賞反加賞絹已足十八年總兵王璽奏報哈密城爲土魯番所擄罕慎寄居苦峪者近十年臣等以計問之不得其要幸其所羈擄者九十餘人以來其勢漸孤乃召赤斤罕東

二衛犒牛酒約兵二千三百人罕慎入千六百人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脫走或降或死遂得人一千五百城遂復罕慎始歸舊城居之捷聞　賜勅獎勵王璽又奏罕東入境而殺阿思都遣梅琛往禦之斬奪人畜乞加問罪之師　上曰罕都諸夷協復哈密未有携貳之心若加兵似失柔遠如果負固止宜頓兵境上使畏威聽撫爲便十二月初王璽奏哈密克復之後其下無所統屬罕慎以忠順王外甥乞賜復國夷心歸附乞俯順加封俾統馭之今土魯番之衆亦

華心向化。與王孫女稱臣納貢。又與罕慎掛和乞乘時實勢因撫取王孫女并金印歸國。令隨王母掌行國事。而哈密夷衆亦上書乞封罕慎嗣忠順王。後事下兵部。僉議皆謂罕慎雖國人所服。王爵之封遽難輕授。量加崇秩。重其名號。總理國事。俟其奉職效誠。諸番日附。通國衆奏。別爲處分。 詔釋土魯番賊黨之繫甘州獄者。復哈密。時罕慎執其酋長哈哈械繫。既而請釋之。延撫侯瓚議曰。牙蘭實土魯番黨也。哈哈焉能有無。從瓚議。都御史唐瑜奏。鴻臚簿馬儀此

使哈密與土魯番使四百餘人行遇罕東邀劫。儀以身免。宜捕元兇。緣亦思馬因與瓦剌和。欲犯瓜沙二州。故以緩師。 上諭撫之。唐瑜又奏。寇出莊浪者。自東北而來。其寇京永者。則滿都魯部。寇甘肅者。則亦思馬因部也。番之先據河橋。我之偏援頓絕。今宜宿重兵于蘭州。加輕兵于古浪鎮番鎮夷高臺諸堡。且密諭罕慎。使之原結小列禿。因之招誘亦思馬因。與彼屯聚戰守。衆要矣。部難其宿重兵也。已其諷瑜又報寇犯山丹。指揮姚英楊濟等被殺。 上曰。甘肅被

虜者數矣。總鎮處所失亡數多。守邊者不職如是。卽其并上總兵焦俊狀處之。總兵焦俊奏。哈密都督罕慎遣報虜酋瓦剌克捨并亦思馬因已死。兩部人馬散處塞下。而克捨部下立其弟阿沙。亦爲太師。阿沙之弟曰阿力古多者。與之有隙。率衆至邊。欲往掠甘肅。且脅罕慎。欲與和親。瓦剌小列禿聞之。亦欲移至瓜沙二州潛駐。報至。已行參將李俊遣譯往諭罕慎。勿與親和。兼留小列禿在彼住牧。又報赤斤罕東二衛。勿懷二心。且益肅州兵以防衝突之患。二十三年

四月。唐瑜奏瓦剌養罕王將入寇。罕慎報預之。不得利去。養罕王憾之。掠其剌木城。又與阿力古多兀王合兵。謀犯甘肅。且欲與罕慎結姻。罕慎固不肯從。但恐哈密力不能支。則將及於赤斤罕東矣。今宜假罕慎以名位。使益固臣節。赤斤苦峪創殘之民。宜極卹之。兵部以爲然。請諭罕慎。爾於養罕王有甥舅之分。宜曲意諷議。使革心悔過。仍多方用間。分散其黨。保爾部落。守爾疆土。不可棄累世之績。其赤斤餘民。以麥一千餘石賑給之。京指揮顏王奏備邊六事。一曰

蘭州距陝西一千四百餘里守臣每冬于蘭倏往無固志宜令恒駐蘭西應莊浪東保河橋北爲固靖聲二日莊至蘭二百餘里其間止有堡四兵衛寡弱虜常入剽請增築苦水灣驛堡廣貯儲置守備三日甘肅延袤千五百餘里雖有撫按歲惟一至將較無所忌憚公肆貪殘請于肅涼各設一憲臣俾飭兵戎而禁貪暴四曰甘肅將臣既占肥饒復專灌漑請度田以實給老弱之軍餘五日器仗多呰諸臣務肅伍毋占役六曰驛吏惟以迎送爲急報邊爲緩請申禁之

總兵周玉等奏哈密都督罕慎譯報虜酋瓦剌阿沙太師與其平章把禿撒及阿力古多王兀麻拾王等分駐察罕阿剌帖兒等境欲入剽而烈奴思王子鎖擺阿麻王復侵奪察力失等四城野乜克力達子亦分屯失把力哈孫及擒山之地欲往甘肅剽今涼境亦有烽爲之請兵備土魯番兀也思太子及兀也思王等公主并哈密督罕慎毋各貢馬匹方物因求賜織金紵絲并帳房綵段絹疋藥物器等物有差弘治元年二月兵部言甘肅孤懸河外 太宗皇帝以

諸夷雜處難守特設赤斤罕東等衛各授都督領袖西戎又設哈密衛封脫脫爲忠順王以鎖鑰北門然後甘肅獲寧後脫之孫無嗣 朝廷命其甥把答木兒爲都督以治之既而爲鎖舞擅阿力王所殺并據其地哈密遺民逃居苦峪復命把荅木兒之子罕慎襲受都督管領遺民許以有功封王久之罕慎克復故城哈密人再疏請封且謂瓦剌養罕王及阿塞太師等在彼逼勝未獲寧處得假寵 天朝庶可鎮壓逺夷永爲國屏事下本部會議僉謂宜從所奏 上

曰罕慎旣能克復境土撫輯夷衆其令襲封忠順王結金印冠服應否遣使禮部查例行之左都御史馬文升言陝西甘凉乃古左賢王之地漢武始取之立酒泉張掖等郡以斷匈奴右臂然漢唐之末皆不能守宋則全失之至我 朝立行都司 太宗命官鎮守正統初虜酋朶兒只伯爲患賴王驥蔣貴克平之天順間索來毛里孩爲患誘敗寧夏佐廉喪師數萬自是虜入河套寇抄不已成化二十年以後時被侵擾每獲厚利而去我軍未嘗一挫其鋒且陝西之路

可通甘肅者止蘭州浮橋一道賊若以數千人據河橋則糧運難通援兵難進而甘凉難守關中亦難保無虞矣今甘凉兵疲糧少乞預處分從之土魯番阿黑麻王攻哈密殺都督罕慎而委其酋長牙蘭住守之綽卜都等舊欵附哈密遂攻牙蘭殺其弟仍奪其叛臣者盼卜等人畜以歸　上念哈密殘破欲激厲諸夷以圖興復乃賜爵一級兼之綵幣先是哈密部下阿木郎并朧朧卜花等避阿黑麻之難率衆來歸詔給口糧牛具種子農器居之苦峪沙州至是遂

撫羅明言哈密使臣前後留陝今應送還者二百五十八人其績貢與避難復九百七十人苦峪城垣歲久傾圮今宜修築赤斤罕東二衛以缺食求賑者尤衆阿黑麻因阿木郎之來心亦憂疑宜遣　勑諭之凡百供費非肅州儲積所獨于是戸部行陝庫報五萬金截民糧蓋之禮部言土魯番速擅阿黑麻王并其妻哈屯可嗒各具番書遣使貢馬乞賜蟒龍九龍渾金各色膝襴紵絲等物然自遣使之後即誘殺罕慎據有其地其不義如此今得免于誅伐足矣所乞

恩賞不可濫施　上曰罕慎爲朝廷効力阿黑麻旣與結親又忍心殺之所奏乞皆勿與九月兵部言往年給問土魯番殺罕慎之故阿黑麻三陳狀向未輸服因再降勑省諭番書再奏稍知警畏請復申諭令還城印以贖前愆哈密夷及諸國番籍口糧乏紛貪互市之利往往留寓甘肅恐有前代氐羌雜處近甸之患請諭諸守臣凡貢番回者悉遣出關哈密避難者及今秋成時月護送苦峪居之土魯番速檀阿黑麻王遣使至肅州求貢因獻還哈密城池金印請賜

處分兵部議阿黑麻不道減賞却貢賜勑諭令悔罪近又取朧朧近屬子孫陝巴權掌國事聽繼王爵凡所處置皆合機宜不費財力坐收十九年之巳失皇威遠被故能如此彼今所貢獅子等物蓋假此請罪與向來入貢之意不同謂宜特賜容納原拘留使人亦宜資給遣歸徐圖所以勞來哈密安集陝巴之道似爲柔遠長策從之五年二月　詔哈密陝巴襲封忠順王給賜金印冠服并護門兵器物等仍賞哈密都督同知奄克孛剌及壓都都指揮使阿木郎爲都

督僉事以土魯番獻城多寫亦虎仙等前後撫諭之
功也陝巴襲封歸國與野乜克力奴秃卜花台卜之
女結婚乞禮賞部議以一品婚禮定數賞之六年正
月先是遣達官法虎爾丁等　勅安定王千奔令送
陝巴家屬千奔不從云陝巴不應襲爵爵當歸綽兒
加前忠順王罕慎之姪千奔弟也故千奔求立之且
要賞甘肅守臣以聞兵部覆奏以陝巴乃忠順王之
孫素爲國人之所推前哈密未封遣使諭取應立者
綽兒加自知力弱懷貳今事定反覆不宜輕信宜令

守臣齎勅及綵段襪布往撫之四月土魯番速檀阿
黑麻率兵夜襲哈密兀者百餘人寬降者各半陝巴
阿木郎據大土剌以守圍之三日不能得阿木郎誘
乜克力兀剌二部兵爲援皆敗土魯番遂殺阿木郎
執陝巴以去令其酋長牙蘭據哈密移書甘肅守臣
謂本國既獻城池阿木郎復潛導野乜克力至其國
中抄掠事是時番貢撒剌巴失等二十七人還未出
境于是甘肅官奏言阿黑麻蕞爾小醜往年破哈密
番加恩賚正宜効順縱阿木郎有過當具請奏治乃

輒擅攻所移番文僭號言涉不遜乞命將選兵先捕
酋長牙蘭等　上命兵侍郎張海都督緱謙親往經
略之張海上安邊六事一日哈密奔潰諸夷熟羌來
歸積聚蕃育羣犬豕之人而豢養之議者寒心譏之
不可從之尤難不立酋長未有統攝釀成大寇孛受
其弊譯審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皆可任使領其衆
撫凢席之患矣一日馬黑麻打力者舊哈密人也叛
入土魯番戕據城印復冒番使此賊有家屬在甘者
錮之以剪其羽翼一日土魯番在哈密西七百里土

城二十戈甲不滿三百兵馬不滿三千兄弟讎殺昔
狠何約何奴絕漢趙充國勅諸羌毋令解讎元吳寇
宋皆昕利天都二將之策种世衡以謀去之虜情可
前知也一日貢利夷所唱也昔莎車殺漢所置莎車
王馮奉世矯制誅之郅支單于拘留漢使陳湯矯詔
屠之今阿黑麻殺罕慎戴莎車之罪執陝巴即郅支
之惡事仰貢路爲生若務姑息隳其計中請又回賞
賜諸物封閉嘉峪關絕西域貢內振國威一日甘肅
中東西三路延三千餘里增墩築牆農關矢理或地

有砂石用植木立柵之法或水路未通用他邊害水
法一曰延綏之軍請議戰陣請選游兵三千俻專甘
肅主客五萬人務足三年之食也　勅廷臣集議之
悉如海所奏閉關絕貢為長　上復令再議兵部奏
陜巴既孱弱可知就使復還亦難復立謂宜革其
王封居之甘州令奄克孛剌冩亦虎仙分管三種夷
從之十月初哈密寄住夷人有三種一曰回回二日
秃兀兒三曰哈剌灰至是哈密衛都督奄克孛剌言
于兵部侍郎張海謂夷人以種類高者為根基非根

基正大者不能管攝族類請以回回都督冩亦虎仙
失伯顏苔管回回秃兀兒知院阿南答及指揮使苦
木管秃兀兒哈剌灰千戶拜迭力迷失平章革失帖
木兒及舍人迭力迭失虎力管合剌灰海據以上奏
謂七人者夷心信服宜稍崇名號設為酋長庶幾得
其効用部議悉當　上乃賜勅海諭行之海謙奏遵
勅閉關其天方國撒馬兒罕來仍左驗放入歸夷
之寄居苦峪者有以待之矣臣當歸　朝比至真定
復得　勅令賑甘涼邊軍海等亦不復請徑復　命

臺肖勃奏海等經略哈密幾二年無緒請逮遂下詔
獄論降有差八年本兵馬文升奏比來虜數犯永昌
莊浪及諜報七萬牧賀蘭山後宜選京營以待之宜
大原調各四千今益二千合萬人作延綏之援延綏
原調遊兵三千今益二千西安原調六千今合萬一
千作甘凉之援免屯田之遞牘妻子之質稽草洳之
役張懷老宜罷而彭清勇宜擢　上是其請虜冠凉
州劉寧禦之于抹山兒斬五十級復戰于沙帶斬三
十級奬之都御史許進奏武偹廢弛得人為要舉彭

清郭鋐馬榮吳江熟于邊事　上允之北虜哥也克
力之地其酋長曰亦剌思王曰滿哥王曰亦不剌因
王各遣其頭目川哥兒等三十四人欵肅州塞言為
迤北大遼子刼殺欲避近邊住牧恐中國不信乞容
貢及互市太監陸闇都督劉寧都御史許進會奏謂
彼以善意來而拒之恐生別患請許令有難之時暫
就境外威遠城部覆住牧互市可許入貢不可許七
月上魯番速壇黑阿麻既襲哈密殺阿木郎虜陜巴
令牙蘭據守且自稱可汗侵掠沙州逼脅罕東諸部

自附罕東都督只克請救甘肅守臣以聞兵書馬文升議此虜桀黠殊甚不加之兵終不知畏宜用漢陳湯故事襲斬之因訪肅州撫夷指揮楊翥諳曉夷情及令守臣遴翥來詢以襲斬牙蘭之策翥至陳罕東至哈密道路甚習且謂選罕東番兵二千爲前鋒漢兵三千爲後援持數日糧間道兼程襲之必克文升言請 勅甘肅守臣如翥策進偕寧至肅州駐師嘉峪關外候罕東兵久之不至乃與副總兵彭清督兵冒險進至哈密城牙蘭預知率衆遁去惟餘番夷八

百人登臺自保進諭之使下將士欲盡屠之進不可乃止僅斬首四十餘級而還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者功亦少進寧及太監陸誾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益于事但遠征勞苦耳 上念邊臣出塞有功加誾歲祿二千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進左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陸誾報土魯番送還陝巴乞通貢楊翥議觀各夷動靜以爲去留其撒馬兒罕七處使臣以禮遣還送議奏可十一年虜將寇肅州楊翥追至黒山墳項林斬首四十九月總制王越上言哈密不復非所以率舊章陝巴不用非所以舉世族愚以爲仍封陝巴爲忠順王令率所所部還居哈密 上從之加賜陝巴大紅蟒衣十二年舊都督彝鑑曰甘肅三面皆夷雖設衛而無險比來募軍之令每下差繁役重人不樂從至以本衛投報之人遷役于別衛人情尤拂宜以熟習舊操者聽徵入而借助者止于本城衛田肥饒宜清影射之流民編管成伍無轉芻之勞矣莊涼增官政出多門將愈分而邊愈廢乞省將臣罷遊擊乃便軍征

哨正役之外有朋合馬價自備椿頭採辦秋青尺籍之家財力俱屈乞罷無名之征申貼軍之例部多采之莊浪守將彝麟奏西番巴沙等十三簇至于睹仆界碑來侵邊堡請收兵分路討之兵部謂十三簇皆熟番不可擅發驅之出境其可十五年阿黒麻充土彝番使人入貢守關者物色知之請寘于法錄其誘陷哈密之罪部謂陝巴曾爲阿黒麻乞賞今以貢而繫之遏其歸順諭令自新止勿繫十六年巡撫劉璋奏西寧僻遠虜不能歸先年調西寧八百莊浪二百

涼州四百永昌三百八十山丹二百二十請選各衛
操之都督劉勝奏甘肅各衛呆類旗軍共七萬三千
九百四十餘見在止四萬一千六百餘人餘皆逃亡
凡腹裏清解到者隨逃去其本處軍丁亦懼倒馬違
糧爲官司榖率逃不歸臣當令自首者暫免追賠候
豐年補之不一月間自首者數百且募兵之法一人
給銀伍兩今招回軍丁免其賠比之以銀募兵所費
相遠從之十七年十二月先是陝巴既歸勢力單弱
哈密人復有謀立土魯番眞帖木兒爲主者陝巴懼

復挈家出居苦峪守臣以奄克孛剌及寫亦虎仙爲
夷所信令回左右陝巴仍遣百戶董傑護之傑等至
哈密阿孛剌等六人約夜以兵劫傑傑知之謀召其
六人至立斬之國人遂不敢有他志甘肅守臣以聞
請
勅陝巴還居哈密諭奄克孛剌及寫亦虎仙同
心輔之以次收復土魯番所占剌木并哈剌帖乢等
城是役也分守參將吳鉉及副使李端登之力居多
云都御史亨奏臣等已護陝巴自苦峪還國又諭令
赤斤罕東二衛及哈密都督奄克孛剌寫亦虎仙等

輔翼之仍拘土番之幼子眞帖木兒於甘州夷館養
給徐議處置之正德三年招撫肅州叛番且卜苦等
居沙州城廵撫才寬以百戶董傑爲功擢之先于元
年陝巴卒子速壇拜牙即襲其爵土魯番速壇滿速
兒乃通哈密入貢求其弟眞帖木兒部議土魯番稔
惡既久願乃卑辭以請弟爲名眞帖木兒羈留我邦
止得古人質所親愛之意原館之而勿發忠順王復
清釋其編管克伯亦等守臣亦不允之五年虜入莊
浪總兵衛勇等斬首百五十八各以捷聞六年以眞

帖木兒付之哈密令其睦鄰焉十月虜犯山丹張鵬
禦之斬首六十五再犯甘州白球戰之斬首百六十
三名報捷廵撫張翼總兵王勛又報斬虜于新河得
首一百八十六復斬于涼州得首二百四十七
詔
陞賚有差蘇泰斬虜于大河灘奏級一百十有三復
斬于大沙奏級百有七呂楠斬于陸壩奏級七十有
三各奬勵董傑斬虜百有九吳英擊賊九十有九奬
勵亦如之張翼屢奏捷曰徐濾襲賊羅墩得級八十
一亦卜剌復來紅泉王杲等夾攻之得級百三十二

呵爾禿斯寇嘉峪趙承序等得級百凉州之役蘇泰
得級八十一觀音山之犯王杲得級六十甘肅守臣
因警乞餉戶部執奏曰全陝歲徵額給三邊餉此外
有年例十三萬矣數請發帑已進一百七十餘萬閣
中鹽又三百六萬七千五百餘引矣告乏益急不知
存留百萬之儲委之何地八年虜亦卜剌犯于討來
川乞賜蟒錦仍乞牧地稱與哈密都督和親乞貢辭
多不遜都御史張翼犒遣其使以幣帛與之諭使効
順移營荒野虜遂西入烏思藏也據事聞兵部議亦

卜剌竄伏邊徼苟延性命乃敢陰懷譎詐非分妄求
鎮巡等官略無制禦以利羈之是納侮也宜令總制
張泰等審計預防九年太宰楊一清言戰將之與守
將各有攸宜禦虜之與禦番爲用亦異安輯之道全
在得人如徐謙武振杭雄皆其材也樞部因擢之自
眞帖木兒之歸土魯番也其兄速檀滿速兒誘拜牙
郎匿之他所復奪城印使他只丁守其國于是 勅
都御史彭澤經略之前張翼所奏捷爲巡按成文所
劾贓盜狼籍甘肅苦之時遣給諫司寇司隷往勘其

情以報 內批各官乘機冒功釀成邊患固有罪但
前已有旨發遣其勿復究蓋翼等有內援故不候勘
報豫肯宥之都御史彭澤平蜀還自謂陝爲鄉土且
已有鄧璋總制之矣引疾疏辭不允澤及奏全陝荒
饑四民流徙而徵調督運如故恐其患不在邊夷而
在饑民也請令鄧璋賑平凉之東馮清賑平凉之西
王憲駐漢中以撫流移 詔可澤又條其土漢補冬
操之抽丁陳兵防管東之和市山丹屬協守鎮番屬
凉州紅城屬莊浪則提調專也立巡軍之幾司開納

馬之洽側嚴脫班之法速緣事之誅部議悉當惟冬
操之餘丁不必改爲正軍也十一年兵書王瓊奏都
御史彭澤李昆前爲通事馬驥所說咨都城印俱已
獻還然而他只丁尚據城以激重賞乃既得賂去而
速壇拜牙即仍拘于把巴叉之所郎彭澤增賞物以
懷來之終不得其要領詐嗜卒無厭巡按馮時羅亦
奏回夷非惠可懷宜閉關絕其貢十二月土魯番復
據哈密寇肅州遊擊芮寧敗沒寫亦虎仙之諜內應
也兵備陳九疇廉得其情獲通事毛鑑等數人賊懼

謀泄乃遁去。勅巡撫張永總制之。十二年四月總
兵鄭廉敗土魯番于瓜州，獲七十九，乃遁。秋，土魯番
攻肅州，不克，遣使請和。陳九疇阻回之。李昆不可，欲
釋還其所拘失拜烟答等，後得土番酋思報瓜州之役，
遂捕米兒馬黑麻兒下刑部獄，後併為亦虎仙俱斬
于市。十六年，土魯番表貢，因歸所虜官軍，並哈密王
妻女、忠順王尚留乞還其原使。兵部議許之。巡按潘勷
奏：昆番德未通，窺我重利，雖下閉關之令，未與問罪
之師，乃其挽歸從之辭，示不敢拒之狀，恭惕相半，啓其

驕覬所欲。既足，驕傲復萌，宜阻其貢，而制其變。而部
執議如初。嘉靖元年正月，甘州五衛軍大亂，殺巡撫
許銘，焚其屍。總兵李隆、太監董文忠以聞。兵部議言：
銘之死，一則執法太過，失士心。銘死雖酷，不失為正，
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所克謀，一旦有急，乃
揚言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即不與謀，宜受偷生
避事之罰。及總兵李義等官首鼠畏縮，疾視長上之
死而不救，法當併論。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姑降
勅切責，義等仍容戴罪領職。其倡亂謀惡，御史驗實，

以脇從勿問。許銘官爲收殮，贈右都御史，給祭葬，蔭
其家屬，使衛還鄉。尋陞按察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
代銘。然銘之死，實李隆以私恨嗾部卒殺之。隆等揭
稱銘酷尅激變軍士，朝廷尚未驗，故部覆如此。
巡撫陳九疇奏請：按三年宣城衛額等勦番事例，三
路進兵征之，當用騎卒二萬，餉十二萬。總兵徐謙奏
稱：甘肅兵弱，舊有蘭河等戍九千，近以河東多事，仍
留原衛，而本鎮所選遊兵二千，亦調河東未歸。請
勅總制李鉞，遣歸所調，盡發舊額戍兵，仍令延寧二

鎮各選精兵三千，期春初集蘭莊，併發甘肅各城主
兵，合爲二萬，春深分道進攻。詔下李鉞詳定以聞。
至是鉞言：臣議處兵食便宜，臣已次第舉行。此虜
自正月來，糾合賊，跳過河之泉，直犯鎮城，而莊浪境
外各占水頭住牧，若專事遠略，不復內顧，恐西海之
賊未能遽除，而北虜乘虛窺邀，我歸路腹背受敵矣。
上命兵部會議。以總制之議雖允，總兵官給事鄭自
璧等言：土魯番年進貢，世受國恩，往據哈密，以叛都
督綵謙侍郎張海閉關絕其貢使，諸夷無所得，怨其

酋長速壇阿黑麻旋自悔禍哈密復爲我有又眞帖木兒以迫逐陝巴之故守臣誘致甘州羈養數年生還鄉里感 朝廷德惠且與甘肅居人往來頗久牽制皆好二酋者一則貪利一則懷恩鼠竊狗偷歲所不無然竄起摧滅未有糾衆深入困城堡迫撫臣如今日者也且逆賊亦卜剌阿爾禿斯竄伏西海尤號兇黠與土魯番二酋先世新族使爲合而來甘肅二鎭可爲寒心總兵姜奭等戰回賊于甘州襲西海賊于涼州所斬獲一百四十六人四年姜奭又敗寇賊于苦水峪所斬獲百一十有一都御史陳九疇言頃土魯番所敢犯甘肅者以我納其 朝貢從其買販任其混往窺知我虛實啓戎心也夷亦虎仙逆謀已露姦黨就擒虎仙乃輸貨權門轉蒙寵幸以犯邊之寇爲來王之賓而守臣休于害謂回夷一左右其足而我遂有安危所以拱手聽命館爲上客轡聯轂擊邊郡驛騷遂致寄位之夷勾連接引爲今日計即不能爲武帝勤師之兵亦當效光武閉關以絕西域之貢倘容涵隱忍不絕如故臣恐河西永無息肩之期也誠欲謝絕必先固防而防策有二一曰去腹心之疾貢未歸者無慮數百其冒名撒馬天方諸國者請羈置內郡勿遣係土魯番哈密者遷之兩粵而籍其財其謀逆諸回再行覈實亟誅之二曰備侵襲之患閉關之後虜必合謀求逞而河西士馬單弱久矣宜發帑募勇以充伍購易西馬以充騎醜夷失所憑藉腹心之疾可除也五年三月先是都御史陳九疇兵書金獻民各奏哈密二種回因避難內徙一居肅州東關一居金塔等處異類雜處終難羈縻控馭一失

事變叢生議將肅州北境棄地威虜舊址量與築室修城以安插之總制楊一清覆議各夷內屬以來未嘗爲患今過意猜防遷之外此不北合毛剌必西連察台徒足召釁且修營城郭宮室財力不貲逆未形之患而興得已之役自困耳臣請毋事紛更小王子之脇洮州也金獻民主撫楊一清主剿本兵李鉞請行總制王憲議之至于土魯番之來貢也一清又主撫 上以爲然六年十月哈密餘衆寨散處苦峪赤斤肅州諸城前後千餘人僦屋貸田邊臣因撫留之

給牛種問役官兵出逐虜有功輙加賞賚所掠輙與
之初給種米五百石後或百石諸夷亦頗安之及是
其酋鼠吉孛剌合剌灰畏兀兒等以居種請益兵備
副使趙載以諸夷失國內附　天廷待之已厚我軍
貧困倉廩空虛而彼輙求田土與之郷去恩則不可
蠶之威虜遠地則不欲宜告諭諸夷責以興復大義
卽不能存當量給衣食不得妄有陳乞　上然之先
是巡撫陳九疇太監董文督兵有謂首虜速檀滿速
兒牙木蘭俱斃死于銃炮之下九疇等卽以奏捷兵

書金獻民太監張忠都督杭雄奉命未至而聞捷亦
以獲首虜聞俱得陞賞至是土魯番屢進番文求通
貢使署名皆速檀滿速兒牙木蘭　上已疑之會錦
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九疇等妄開邊釁冒功不忠疏
下大學士一清票擬并同經略便宜　上曰卿昨奏
請甘肅夷情悉合機宜其中二事似當商者若著郎
中買集糧草恐不濟可推一人開鹽引招商方不悞
又將三年冒功治罪前置之不問朕恐未服夷情夫
甘肅之變今二次皆是彭澤陳九疇始成之今之巡

撫等官不懼朝紀輙與和字或多殘殺或將財產盡
侵或以見在夷酋欺詐冒功均爲重罪乃不能法治
之卻要服不知人倫不識文字犬羊之徒卿知此意
方便傳行朕所寄託輔導元臣當要視國如家盡心
公道如朕所意乃可卿家思之將票改錄封上勿得
回護一清不敢回言　上乃降旨責九疇不能督兵
勦寇以致攻破堡殺掠軍民乃妄稱酋首已斃冒
功陞賞欺罔不忠令錦衣衛逮問金獻民等受命專
征扶同奏捷令巡按御史械送七年尚書王憲因言

牙木蘭爲番夷腹心而帖木兒土巴等被驅爲羽翼
今內自猜忌擧族來歸中國之利也義不可拒且安
插于天倉毛目之地視先年益遠而防亦嚴撥給之
糧循舊例量減而費亦省巡撫唐澤亦言前賜勅書
若遽責遣以行恐致褻威取侮必其悔罪輸誠方許
通貢　上命尚書王瓊議之旣而忒木克亦來土古
爾者亦來土魯番獻還哈密城而求貢王瓊奏發其
向所羈拘貢使准與通貢至京分爲兩運焉詹事學
士霍韜疏自土魯番陷哈密以來經略未見底定或

言絕貢或言通貢 聖諭曰必有悔罪眞正番文然
後允今尚書王瓊所譯進者小醜之辭無印足徵戎
驕難馭可虞者一哈密城雖云獻還然與復無人遂
有棄置不問之義夫棄置不問番愈得志刼我罕東
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狄內擾甘肅可虞者二
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二千稱降而番書曰不
知豈誠不知耶詐降餌我而責我曰納叛叛不歸彼
哈密亦不歸我可虞者三牙木蘭之羈縻也驅之則
死而不肯去納之恐爲內應肘腋憂可虞者四或曰

陜儀肅孤難棄哈密可也臣則曰 太宗之立哈密
也因胡孿能自立借之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其嗣三
絕也天之所廢于諸夷中求其雄傑能自立者立之
矣必哈密之後也多見其固也或曰蕭銀一錢易粟
三升救死不贍何有于哈密臣則曰此戶部之罪也
昔我 太宗之供邊也悉以鹽利鹽一引輸邊粟二
斗五升故富商大賈悉于三邊自出財力招游民墾
腴地藝菽粟歲時屢豐天成斛粟石銀一錢時有計
利者曰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五分得一引

請更之課銀四錢二分支鹽一引得粟二石是一引
之鹽得八引之利戶部以爲實遂變其法允商人引
鹽悉輸銀戶部綠是商賈耕稼積粟無用遂輟業而
歸邊地荒蕪米粟一石值銀伍兩皆鹽法更弊之故
也陛下試問安攘之永策 上覽其奏下部宪極利
害以聞十二月土魯番虎力納哨兒引瓦剌犯甘肅
遊擊彭濬斬其數首虜退走乞入貢羈之王瓊以聞
兵部覆番自貢後置奸內地事覺乃絕多縱反間傾
我撫臣然終不敢入寇許貢入關而虜兵已到此子

閉關通貢利害殷然哈密之立豈能中邀北虜使不
過河入套也哉臣以爲立之無益適令番挾爲奸利
耳當以通番納貢爲權宜以足食固兵爲久計王瓊
上言臣嘗觀都御史唐澤御史劉濂議處哈密土魯
番事宜皆身親履歷見眞而議當可謂國是矣蓋師
不可以輕舉寇未可以橫挑其大者有五焉我之軍
額空存百無一補而兵不足屯田滿望十有九荒而
食不充一也屢挫而怯久戍而疲我之銳氣未振長
驅而入滿載而還彼之逆焰方張二也我失瓦剌之

援而進無資彼合辰州之力而退有所據三也河東臨洮諸府甘肅之根本而傷夷未蘇關外赤斤諸衛甘肅之藩籬而零落殆盡四也西南巢海上之虜防守難撤東北梗山後之戎備禦難通五也于是瓊再奏舜命禹班師有苗來格禹平水土西戎則叙即今哈密沙州之地也臣願懷柔遠人罷兵息民便　詔如瓊所議給安番酋牙木蘭于湖廣九年兵部以西番不特扳爾匝藏等糾集諸番入寇一歲中報數十至乃言往者西番有通商互市之令爲茶與大黄諸

物盛中國在彼仰以爲命也禁網疎闊奸商私市取足賈竪而不煩給于縣官處置失宜有司之過近者西番爲此虜所侵因以役屬洮岷之間不但結干番又且搆于胡矣請委王瓊恐圖制御六月先是洮岷等苗夷若籠扳爾等族屢擁衆入犯王瓊會集兵衆諭以禍福諸番聽撫惟若籠扳爾及剌卽等族不服乃分兵攻之破若籠扳爾二族焚其巢穴剌卽等族震慴稽首聽命凡斬首三百六十餘級撫降七十餘族獲牛羊器械以千百計捷聞　上降勅褒獎併賚

越而下賜銀幣有差瓊至陝且二年西服土魯番率十國舉約束入貢北捍俺荅經歲無烽警及是諸番蕩平西陲無事河西四郡舊苦番暴恐一旦瓊去夷患復作咸詣撫按鎮守乞爲奏留爲代奏之十二年二月土魯番速壇滿速兒以三事奏其一欲治先任都御史陳九疇罪其一欲縱人和番其一欲歸彼降人牙木蘭先是小王部落卜兒孩因内變逃據西海爲莊寧邊患且二十年已懼小王子躡納款于我守臣拗上方略無何吉囊等擁十萬衆屯套犯花馬池

以入固凉各邊戒嚴不得聞乃突出五萬騎亂河西潛襲卜兒孩大破之總制尚書唐龍以狀上且言卜兒孩衰遁西海獲寧納款不必議一意審固謀略應之仍諭屬番帖木哥或以窮歸卽討擒重賞部覆如龍議十七年吉囊犯河西劉天和禦之斬首八十三級十九年六月乜剌同類相讎其酋奄克乞我來州住牧至是乜剌剌陛楠字刀忽還爲回夷所敗遣使叩塞願與奄克同住且言西番侵之欲與交惡尚書劉天和言乜剌之部素稱衆强弘治將土魯番據哈

密都御史許進厚啗以金幣令擊走之正德時番大
入肅州副使陳九疇權使死刺令襲其三城虜掠萬
計番聞之狼狽而歸肅州之圍遂解其爲我用久矣
番冦必藉其力能爲我邊輕重也今及其兄弟困窮
之秋從而撫之感恩自倍我如不受必折而入于番
爲他日憂矣宜亟許之二十年巡撫陳卿言西海虜
丙卜兒孩據西海二十餘年實甘肅腹心之害若果
輸誠則宜很西寧諸處得耕牧休養河西孤危可轉
爲安但虜情叵測未有如亦歲求遣子入侍爲長久

鋭之事嚴之虜冦甘州土官百戶馬能言於總兵楊
信以魯迷等國羈進貢回夷九十餘人驅之禦虜寫
亦阿力等九人死焉巡撫詹榮以聞部言回夷絕強
胡而附中國誠以恩寵相洽威靈足恃也楊信輕聽
馬能之言無故驅以禦虜挑怨召釁實爲罪魁 上
按其罪二十四年七月西海虜酋整克其初北虜小
王五部落也因變逃據西海有年及是遣其屬何都
赤赴甘肅納款求得內地而居之巡撫張珽等奏整
克部精兵萬人若不得請必爲套虜所吞是藉冦兵

也納之便二十五年正月部覆奉 旨甘肅自經土
魯番殘害哈密以來藩屏寖廢邊臣歷年經略西事
迄無成功赤斤等方日亦削弱回夷往甘肅生息日
蕃貽患孔深馬黒麻速壇踵襲父兄之惡包藏禍心
今又結婚死刺陰據哈密占種沙州土田意在內侵
止因謀洩遂爾投降原非本意姑且俯順其情照舊
容其入貢其求討地方住坐欲照先木蘭事例安插
供不准行二十八年五月都御史楊博等言甘肅平
川境外請于大蘆泉山口小孤山三處各造壕臺一

座西樓南臺雙尖墩高揆平川四壩墩從之八月肅
州邊外屬夷總舒日羔剌等舊爲土魯番所迫款求
內附已議安置肅州城北威虜等地十時未築城堡
苦虜夷侵掠乃相率環附肅城雜居至是歷事監生
李時陽疏言不便久且貽內地患請下所司籌畫徙
之境外 詔守臣爲經略之于是巡撫楊博檄副使
王儀參將劉勳修葺威虜并金塔寺古城添設白煙
墩等城堡凡七建墩臺一十有二召諸番諭以利害
給以耕犢具諸番背稽首奉令各如所擬地認住討

所安置番帳七百餘所部落男婦三千四百餘人遂
與爲期約自後惟朔望許入城市易凡一應番漢人
等不許非時交通出入違者加之重辟于是肅州數
十年番害頓除總督王以薪以聞因列上諸臣功狀
上深嘉之以薪博加恩先有成命乃陞儀懃俸各
一級仍賚銀幣有差九月虜三千餘騎冦楡林叅將
劉繼先等戰却之三十年七月延綏張過等言本鎮
自開初以來未經開市法宜慎始且東西相距千五
百里無邊墻爲限而鎮城北距大邊紅石硤僅九里
外即虜巢雖定邊稍有邊墻而地多平漠于此立市
恐招虜侮矧延綏兩鎮所與市者惟虜套一部花馬
池界在二鎮之中有邊墻三百餘里可以爲據宜合
延寧二鎮同此立市限以日期先後互易總督大臣
用防秋例駐此以便調度兩鎮各帶兵馬分布防禦
庶事體歸一氣象可觀十二月總督尚書王以薪等
報延寧馬市完凡易馬五十餘匹虜酋俱台吉等約
束部落終無喧嘩涉秋冬三邊絕警疏下兵部覆今
歲九邊功收不戰良以馬市羈縻之故宜大督撫及

在內文武諸臣業已加恩請賚陝西三邊總督撫及
各鎮大小奔走諸臣于疆事者三十三年二月甘肅
總兵王繼祖巡撫王誥遣降人王眞率卒百餘人出
塞擣虜酋那木孩巢斬首三十三級魏謙吉奏甘肅
孤懸河外東起金城抵玉關地廣兵稀額兵八萬六
百餘人半多逃亡兼之老弱其堪征操者僅二萬七
百有奇今俺荅之衆號四十餘萬逼窺邊以戰則衆
寡不敵以守則分布不敷矧鎮番守備改設叅將兵
亦當增請召募河東臨鞏平凉民兵以實營伍事下
兵部言補軍之法莫如土著今欲召選臨鞏平凉內
地之民以補甘肅鎮番之戍恐人情未便三十八年
十一月陝西督撫王夢衞等言哈密係我屬衛又爲
土魯番所併近番王沙速檀之子脫列速壇復據哈
密哈密夷庶虎爾的等被其殘虐困禾悉爲蹂踐饑
寒逼切携挈內附別無外奸請分發甘肅寄住哈密
國師都督拜言孛剌等各部下隨住鈐束仍將精壯
選充夷軍通事食糧隨操部覆言虎爾的等六十四
名內係哈密屬夷者許令拜言孛剌等鈐束或收充

逸軍告舊係土魯番者須厚給傃原俟回朝貢之期。帶回本國。詔可。三十九年覷謙吉報山丹分口之捷。一百餘級。俺荅與套虜犯西海。帥之者徐任也。四十四年。虜犯肅州。總兵劉承業帥兵禦之沙窩敗之。斬首八十六級。追至採山湖尾。而還。隆慶五年。火落赤每馳山丹大泉間。志在出嘉峪。搶略。所過邊吏陳師以防之。火落赤乃從紅山中渠馳西店。略西番剌剌等族。又略日羔刺眞帖木兒諸族。已乃從西山于鋪過邊。邊吏犒牛酒。不敢犯塞。萬曆五年。虜以貢

好乞寺名。上賜西海寺曰仰華寺。是時俺荅丙兎復得修城青山。益求索無厭。使大把等致書于開府侯東萊。請令五莊剌麻縣道待次。并予料工建寺于西海之岸。索經與師。供于西寧寺中。御史邢玠奏記。虜數數然如此。恐松山嘉峪諸酋相煽而起。宜修木泉谷及于永昌鎮番。先是河套酋略瓦剌。戮其長死者千數。諸酋皆懲伏。嘉峪為報怨地。邀約俺荅。俺荅老耄弟詐許之。已而切盡黃台吉徵永邵卜襖兒都司及宜大酋來乞西寧開茶市。迎生佛。飲長生水。

携數十萬衆守塞上。亦不犯邊。御史李時茂曰。番以茶為命。豈得委權于虜哉。供佛給茶百篦。示恩已足。禁勿予市。冬番僧恰打兒漢至甘肅。謁俺荅。復引把漢擺腰詣仰華寺修醮事。都御史方逢時與給事裴應章所見略同。口夾狄相攻。中國無與。第嚴待之。六年春。御史黃應坤請通事二人于宣大。遂授郭名李福保甘州百戶秩。賓兎挾虜王略熟番甘藏諸族。大獲之。自此番人苦虜。聽其詛約。與相盤牙。而延寧套賊亦鶩利而西矣。四月俺荅特特以法繩其下。毋近

城。毋踐禾。所過甘州外邊。蘆溝至昌寧。已而入邊。從永昌王曹古城。每過從則給食以中其驩。然增置塘軍馬。視虜緩急。慮其戀美水草也。總督董世彥移蘭州備之。七年御史羅應鶴奏曰。貘時丙兎索茶。猶賴虜王詡治之。堅彼初約。今則躬蹈之矣。請茶徽意不過二端。竊操市權。可以威劫番人。而繫其命。撓中國撒法。貨其我予。從洮州而西寧。而河州孰得吾禁。不者。亦重貨厭之也。禁勿予便。九年丙兎益以索茶市。未遂故。略楊咎二番族。及漢人在田間者。總督鄧光

先責讓卜失兎等。因罰馬如初。執火力赤五人來獻。
詔賞俺答金幣焉。十四年。哆羅土蠻引蛇布䙡兒
都司。及套虜卜失兎莊禿賴。從邊外川底走。而松山
酋著力兎亦欲略黃毛達。卽五刺待清水之市。旣畢。乃
趣西河。諸夷治鞍。時套虜何業阿不害。壁于鎭番邊。
威正恰趣西走于大紫溝。而哆酋大會之。擁逼寧遠
堡。一將李魁陳善道列陣以鏖之。方休舍于牧羊川。
以四酋長爲質。火落赤亦馳范家營。板及亦馳茱荻
走昌寧。變力艮在獨青山。阿傍居南山。聞套虜來則

皆喜。欲以故居居套虜。而歹言卽土蠻移草古城一帶。
皆從水泉閘門而入。一軍透新花。一軍透西花寨。總
督鄜光先曰。諸虜西牧所至。輒供流貲不乏。段布米
麪諸經費。率取贖鍰充之。請檄雲中革哆酋之撫額
也。巡撫曹子登兵備萬世德等策虜情曰。諸虜旣云
西搶。何不直走西底。顧乃枉道南渡。豈非虛聲哃我
哉。趣東不數旦。可飛渡洮。趣西不數旦。可直衝肅。而
我西河卒散處千五百里之間。南山無邊墉以限之。
胡然相恤。禁關吏毋內虜。虜聚衆壓境有言。鄜光先

不得已。遂遊俺答故事。聽虜騎由水泉閘門。走洪水
出境。八月兵書張佳胤。追論前撫董世彥侯東萊。當
時妄聽俺答。假道內地。坐此失例。　詔奪二人誥命。
假道者在莊浪。則假鎭羌。在黑松。則假鐵櫃。在涼州。
則假泗水。在永昌。則假水泉。寧遠在甘州。則假石硤。
虜亂皆繇此。而其收番亦繇此。是之謂大瑕。十一月
甘州兵備朱正色。偵套虜之來也。同麥力哥以三萬
入寇。我師大戰于紅橋。參將孟孝臣指揮汪承宣。請
貴之。正色大罵不予。虜遂圍腹墩。正色設伏揚沙多

所斬獲。虜退空心墩。而軍從東西河掘邊去。旦日虜
復入。畧沙窩臨水閘。正色圍匿人馬堡中。置火砲居
外。陳三層。神鎗箭手。視旂鼓而登。出之。虜大不敵。走
出邊。有　詔正色任事。拒寇可嘉。他悉罰治。臺臣奏
誘麥酋者毛大也。行所部。如九九罰以報。兵書嚴清
議上。　詔釋卜刺俄大。勿捕毛大。并允除其罪。清又
議曰。姑停三娘子之嗣封。使之流虜東歸。然後可。十
五年。歹言馳黃河腦。搶生番阿泉力覺。先絕其歸路。
挑戰中流矢死。它虜悉還鹽池。酋婦泣西牧之弗利

也。請乞故道還巢。路將陳善道。護喪至黃馬圈。而部虜五百騎。強欲入邊。引其𦁿。叅戎張君恩楊國相弗之容。蒼頭軍以刀毆酋婦傾跌。而諸虜咸噪。牛的箇等來佐鬪。我軍益發矢石互擊。各墜崖下死者衆。君恩善道各受箭瘢。我師遂獲牛力箇等八酋以軍法皆掠之。曹子登行洪水。令歹酋妻移櫬車去。四月賓兔搶西寧。其婿瓦剌他卜囊。率精兵千餘往岔口堡。從泗水搯門。我師獲其掠者。曰永邵卜部也。十六年。瓦剌他卜囊。及著力兔。擬兵往瞞海鈔黃毛。從鎮羌搯門而過。十七年。海虜從南川入境。聲鈔羅羊。已乃鈔南山生熟番。兼略漢人。兵備萬世德遣叅將鍾一清讓他卜囊。卜囊以其人畜還。而副帥李魁執言虜得我漢人多矣。人計三百餘。畜數千。今安在。他卜囊諱曰無有是。遂傳發高墻。魁亦捕伏西溝。窮追至南川。虜騎直上山據其頂。魁亦鳴砲。後軍不繼。魁與指揮阿承印李世顯劉詔李崇謙皆死之。兩臺部光先曹子登以失事聞。給諫張希皐劾奏之。請革瓦酋賞。兵書王一鶚議免萬世德官。頃之瓦酋假火落赤以

來乞罪。十八年。僉事萬世德贊畫招撫。虜馬生番如剌卜兔等一百廿五族。部落五萬八千餘。三月莊涼把總孫大名蔣印等出千喇叭口。青洋水田斬捕首虜一百六十七級。夏寄僧阿赤兔搶番寇內邊。總督梅友松歸罪于瓦酋。而扯力克又至塞。火酋揣酋宛酋宰酋克酋賓酋。或邀我洪水石硤水泉大黃。而使涼州以西甘州以東絕而爲二。或鹵我歸德坦工沙溝。而使河洮不得安枕。或盜我武勝馬營水柞。而使莊浪不寧。或衝我虎溝紅崖水磨溝腦松林李家莊。而使西寧爲魚肉。乃引衆從古泉占堡。至邀番三若族。凡三舍皆閉牛羊堡中。虜因風縱火焚燒其族。守備高崇謙于城上發火砲。虜退止壁山。副戎李聯芳馳土門。李寵丁文臣馳烟口。時虜分兩道走。我亦分營以趨之。孫繼祖李寵丁文臣周輔賀汝登包繼賢師七百爲中軍。趨千麻。高崇謙帥三百爲左軍。趨杓山。李聯芳韓啓太譚賓郎應圯帥千人爲右軍。趨包家大頂。虜出零騎誘我師。而溝中伏發。聯芳奮力擊殺甚多。三軍不應。鷂兒竟砍聯芳。啓太賓應圯皆亡

陣中左軍中軍兩戰而兩敗臺省薛三才鍾羽正孟養浩張天德交章論其事或募河南山東勇敢士或革火酋市賞或繩扯酋之主謀也或追論始禍者于是總軍門諸任士宿魯光祖爲遊擊往援西寧兵垣隨駁塘報之失實也六將軍已陣亡而云醜類受挫虜來往亂寺古城大率廿有四日洮岷死如麻而云絕無所掠何也是時總督友松亦劾奏曰叅將鄧鳳陰携香力兎部虜四人居于營中乃領兵而趨虜營議獻所鹵劉承嗣等墮其伏中此皆鳳陰携質虜及

其發難而不力救何辭以對哉　詔下鳳對狀而罷承嗣以下賜聯芳官九月番官韓恩及裨將原進學哨于邊執阿赤兎來獻繫之獄復通于乞台熟番徼走揑工川焚其造寺之木一日夜而盡乃下令購火落赤首予萬金爵都揮於是番王完卜乃言景古城和政驛事實擊虜死者十六人進學復遣哈着察之果然其所謂董刺等者皆扯酋火酋頭目也乃出阿赤兎問其狀皆如之得實督臣始上幕府首功爲冬虜入嘉峪外邊卜失兎來寇水泉之墉我兵斬捕九

十五級御史周盤議曰洮河之敗文武吏後先解綬幾二十人而論者猶不已莫若以扯酋放歸于巢而明示火酋以不赦寬假歲月聽塞上便宜毋事倉皇毋持宋事輕詆款貢之非毋引漢事據其出塞之效書奏有省十九年火酋揣庫兒眞相等渡河北走酋長可卜列宗塔兒鵜兒四百人逐牧嵠刺州南山南山即石門大山口烏思藏門戶也會七鎮精兵皆至河州番長哈六東韓六乞台諸番共率八百餘人俱如約將軍劉承嗣原進學吳顒等深入刺川七百餘

里斬捕一百五十有五生獲可卜列等一十二人諸番莫不執白旂以牛酒犒王師火酋西還卜酋敗北乃率其相鼠竄于二川此總督鄭洛招番之力也洛憂諸番附虜招撫益密生番復自虜歸漢屬于荒者四十餘族各給以白旂劄付令其趕馬殺賊諸番大喜賓兎妻聞之還我紅帽課泉等十四國武勝堡馬其等七族降附者二千人是時火酋尚巢腦海與大成比妓爭奪紅帽而番兵願治蒴芟以效　廷論紛紛咸咎洛之不肯深入撫臣葉夢熊曰征兩川最也

臣督洛曰。征青海最也。羌之與虜。狀貌彷彿。軍行之際。波及生番。自襍保塞之方矣。議者曰築洛山寨。所以輯番土官楊受獨以為鐵𦊰山塞故番地也。建堡屯番所以達青海之聲息。而臺省王有功王德完皆言虜不可信。李本固復言番似可疑。于是遣給事張棟。行邊以閱之。奏記頃見順義王使者請官。或請旗。或請由扁都。或請由川底結轍于道矣。火酋尚藉虜王勢。恐復跳梁二川。狙詐罔極。 上念之深。後先所發馬價三十二萬有奇。棟又奏官洛烏思藏番兵故

楊咎二族所統。逦散處幕毳。與我兵無涉。番不足恃也。太僕丞徐琰亦倣此意。十月萬世德於莽剌川斬虜首級一百四十餘。生擒十餘級。奪獲盔甲夷器四百余件。本年於水泉戶斬虜首九十餘級。十一月又擐甲提師遠出青海。焚縣巢穴。仰華寺討擒奸細而還。克臭大會火落赤攙庫兒等七夷。託言建寺。大鈔洪水戶硤水黃山之間。進及捏工武勝。人畜甚衆。驚及河洮。克臭依丙兎潛居莽剌川西山。大帥尤繼先提兵擊之。斬首百有五十餘級。鳌鼓番以破虜也。克臭每吞咲西番。番怨之。積哈六部出番兵百人。韓六部出番兵五十人。誓以滅此。火落赤臨新城。請置水塘。叅將張應時結其歡。與之市。御史劾奏曰。是應時合虜回之交也。兵書王一鶚曰。始火酋偕阿榜之請牧我水塘也。其說為備莊酋甚哀。陰貪水草。而陽假我以誇胡。且得倚之內援。異時又據以為巢。毋令執為故事焉。及火酋挾我建寺捏工川。御史崔景榮曰。捏工故河州外境也。與威正等之水塘。并宜同禁。二十年。永火二酋欲寇甘州。馳嘉峪關。總督魏學曹報

曰。河州景古城素有天險。畫地而守。賊豈能飛度哉。政恐洮州平漫無可阻者。獨幸彼所逐牧木甲竹搶。龍尾八千餘里。今已燒荒。胡馬必不能絕飼而騁也。二十三年。瓦酋久知我罷河主戰。冀固衆虜市期。復擁衆馳分水嶺。誘捏兩朵硤我塞上。先期兵使者劉敏寬朱朝聘遣裨將孫秉乾陳三奇莫貞時等帥百金之士捕伏南川山谷間。而郎中顏宇坪倅龍鷹高第。又皆轉餉勿絕。虜果乞柞越關而入。未半而我伏兵舉烽火鳴砲。大將軍楊濬大兵四回至。矢石如雨。

虜乃中分營東西走。而刺撒爾拾等族番兵合營鏖
虜。自日出至晡。大戰數十合。我攻其內。番攻其外。虜
益首尾不相及。大破之。斬首捕虜六百四十五級。殺
虜悉從刺撒柞逸南渡海而遁。臺臣李汶田樂以捷
聞。 上曰甘鎮大獲。朕心加悅。內閣輔志皐。趙位。張
于陛。陳撫臣汶樂。各陞蔭有差。本兵石星。戶尚楊俊
民。皆增秩。代總督鄭洛。收番族有功。擢之。二十四年
永酋欲報西寧之役。火酋欲報河州之役。引兵十餘。
寇於旂堡。我師敗之。斬首十九級。火酋既衂。請假道

歸。套免走乞台故道。于是牛心四麻古金峽諸零騎
見告。甫撫田樂。條奏其事。曰如果道川底不必備。
如果道嶺危。不可不備。西撫呂坤請曰河歸之南捏
工之北。推擇強番。授以世職。俾爾圖虜也。報可。三十
六年十月二十日。銀歹二酋糾吉囊犯于昌寧湖。參
將賀世勳斬首一百十六級。乃廿一日寧夏巡撫黃
加善。後報二酋犯威武。捕斬八十。地之相去。二千餘
里。狀之開也。距一日。兵垣駁之。四十年閏十一月。御
史董定策。彈肅撫劉敏寬之碌碌也。大帥柴國柱父

子。身未出戶。而錄其幼子柴時亨。斬其恰首。何其黃
口能殺酋長耶。李希梅喪軍五百。來固臣清湖之四
百人鄭崇雅三岔之百口沈光祖。斷喉于嘉峪。此皆
全覆挫敗而扶隱若是。四十五年三月十五日。總兵
李懷信得諜于賓兎娘子。報曰銀定歹成大樂諸部。
有西犯情。乃署分四路。王國灼等爲左營。出山丹。麻
濟邦等爲右營。出河壩。張道等爲中營出鎮番。而付
帥越維翰。出鎮夷。以阻海虜。孫虜住黃明河。斬捕之
于鵝山。共得三百七十五級。級中爲銀酋目者速代

大爲歹酋目者。虎卜害哈泉什也。兵備劉遵憲李應
魁王之兼而露布軍門。則劉敏寬巡撫祈光宗也。兵
垣抄參曰。偽衆敗敵否。與堵截例同否。酌之。四月初
三日。銀定歹成。同合受氣三見等。從青土瀾脫歡山。
總兵李懷信副帥李秉誠等。設伏斬捕一百八十八
級。總督楊應聘以捷聞。天啓元年十一月。虜酋銀定
等。犯于鎮番。參將王承恩。拒之于麻山湖。斬獲甚衆。
巡撫徐養量以聞。六年六月。哈酋黑酋。據南山而犯
甘州。大帥董繼舒。追堵于牛心。斬首六十級。大雨雪

騄至。乃收師。七年二月。套酋土賚火力赤等。入犯。撫臣王國禎。鎮臣徐永壽。副將周士顯。設伏夾擊之于鎮番。

職方氏論曰。河西方略。莫詳于漢矣。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自墩煌而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犂渠。皆有田卒數百人。置較尉領護。以給外國使者。故能用屯田士以擊車師。漢之老臣。無如趙充國。竟圖上屯田。以制罕开。易代而後。諸葛武侯。渥中之法。要約可久。明與九邊屯政。春耘夏苗秋穫。必三報課。始未嘗

不綜核。而後陵夷之也。甘肅轉饟咸陽。逾千里而饋士。補伍調軍。動經萬里。昔者石城之役。項襄毅忠不請京營。良有以也。嘗待罪樞銓。時河西材官。多久勝于河西之任。習而安。不見異物而遷。弁類信之。莊浪岐而南懸。凉州岐而北繫。一線之孤危。南控羌戎。西遮番域。北絕胡穹。邈亘難馭。借藩于屬國。屬國不于常。視我強而我服。視我敝而我攜。故金牌可旌。而關出關入之奸。惟謹。玉關可閉。而五步六步之敎。惟勤。不然者。厘哈密之國。恤而疲八水之民。艱。嘉亦不剌

之景從。而爽海西之後諾。適足自點而起戎心耳。每覩馬鈞陽文升慨復哈密記。躊躇一十七年。費勞萬形。退威未宣。許恭襄論二難四緩之議。亦燭照之矣。昔狄青不報儂智高。雅能逆詐。而陳九疇忠勇自誓。中常侍之餌于間說也。已盈耳。胡然生牙木蘭。輒奏得敵哉。隆萬以來。北虜馴尾宜大。而攫爪生番。其于二川迎佛請僧。黏食諸簇。未有寧日。於戲。安遠長羅。爛然史册。以今較昔。罪乃不在僂蘭郅支也。西僧乞貢。給符限年。勒名約數。庶幾免于擾。

全邊略記卷之六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寧夏略

寧夏古朔方地也即古夏州南北百里東西倍之南北朝晋時赫連夏及拓跋魏皆踞都于此爰迨唐宋朔裔李繼遷趙元昊累世據朔方之險爲中國患洪武元年大將軍達底定陝西即其地立寧夏府五年罷之徙其民于陝內九年復設寧夏等五衛于上郡又增左屯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轄後中二衛并平

虜靈州與武韋州四所于是地廣而民庶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關城諸內地藉以藩籬於戲淪胥旃裘之穢者近于年維我大明舉之席衽之上豈不烈哉太僕寺丞梁焚仙帖木兒言黃河遶孔寧夏所轄境內及四川西南至船城東北至灘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湧舟楫通行宜命重將鎮之俾招集流亡務農屯田什一取稅兼行中鹽之法可使足食矣從之十三年故元國公火脫赤知陝愛足屯衆和林爲邊患 上命沐英總陝西兵討之由亦乃集路渡黃河歷賀蘭山涉流沙至其境去其營五十里英下令分軍爲四一襲其背二掩其左右率驍騎當其前夜銜枚以進合圍之火脫赤等就縛獲其全部以歸二十四年三月故元遼王阿札失里寇邊屯衆顏山命傅友德郭英總兵討之師至哈者舍利王友德遂下令班師虜聞之以爲然越二月復麾師深入至黑領雅山等次洮兒河獲人畜甚多還至全數山復征黑領寒山至麾錐子海打蘭失山追虜衛扎都遂征黑松林之北野人所居熊皮山追達達元判罕掩襲虜衆大獲而

還二十七年從慶靖王㮵於韋州二十八年三月諭寧夏守臣曰寧夏之邑背山面河胡人介之以爲旅拒趙元昊用之矣大將軍掃清河漢今命爾守此關內之北門卿其晨昏深謀無怠永樂初寧夏總兵何福奏曰所調軍在邊者五月一更以息之屯田韃軍內選驍勇者免徵其租河州多產馬購其良者陞卒寒矣宜給皮裘狐帽 上從之曰籌邊悉當朕意何福諜報塔灘賊龍禿督灰在於不老山將寇寧夏其祚鬼的弭以資之不從 上覽其奏曰諭也龍禿

魯灰心計可行也然後發言鬼的哥恐洩機故託說
內賈騍我若不出搶掉野狐二嶺及雲州之地必甯
山西大同其速勅之既而山西報灰淸黃甫之掠皆
如　上所計十年總兵柳升奏築察罕腦兒舊城
賜勅報曰修城之策固善城成之後守者須用幾人
少則難于備守多則難于饋餉朕意此城不過關隘
一二人逃卒若寇猝至不能禦之反以資之爾更熟
議其便正統二年賊由迭烈孫雪山入境掠韓言欲
掠楚府跡其所在多於莊浪寧夏山後　上勅都督

方政由大同都督史昭出寧夏西北都督蔣貴由涼
州出會兵分道追襲阿台朶兒只伯等蔣貴走夜不
收于賀蘭山後史昭亦擒賊郭馬哈木寄元阿台等
欲往亦集乃而屯貴等名軍至魚海子逗遛彌月而
還陝西都御史陳鎰奏其虛糜莫若養威蓄銳以圖
後舉　上命行邊兵書王驥會計以聞三年三月王
驥奏臣同總兵任禮蔣貴擊敗胡虜朶兒只伯於石
城殘虜食盡竄於九魯乃地依阿台貴將輕騎二千
五百人出鎭夷關道兼行三日夜及之虜衆迎拒指

揮毛哈剌奮入其陣諸將率麾下乘之執其僞左丞
脫羅及部屬百人斬首三百有奇獲金銀牌六璽印
二馬騾駝千四百有餘兵甲衣裘稱是阿台與朶兒
只伯以數騎遁是日禮兵至梧桐林執僞樞密同知
院判僉院等官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執僞萬戶
三人言朶兒只伯竄野狐山禮令爲導將二千騎追
襲五百餘里至黑泉而還僞平章阿的干招其餘黨
來降都督趙安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執僞右丞都達
魯花赤等三十人及馬駝械器發兵出沙漠千有餘

里東西夾擊虜衆殲盡謹遣都指揮馬亮指揮馬能
奏捷　上賜勅褒獎遣官宴勞十一年總兵黃眞奏
議慶府韓府護軍及其草坊馬匹尚多乞選三千助
臣協守兵書鄺埜謂護軍二千已足安于河南潼關
直隸諸衞原選三千半往寧夏半往延安冬候春回
歲以爲常　上曰眞不乘時區畫每請益兵益之不
若盡之與不益何異參將王榮以花馬池興武營馬
草乏請穀草于民都御王文曰陝西穀草或撥於兵
警以備用或折於乏糧以實邊別無可撥因贖草於

延綏邊境。黄河迤西。納之亦難。變更西安平凉臨洮諸府。比歲水澇。供儲之外。貧民遠運。其何以堪。安令榮如舊督軍於彼湖坡。及王達所遺空閑牧地。及時採積之。參將丁信奏。據鳴沙州城山旗戶報。甞聞虜潛於金積山牛首寺窺見土民五人。與寇隔溝拒敵。已而寇以番語誘之。五人者遂棄弓矢南向叩頭。卽作椎髻。隨之而去。又聞四里土民人亦多隨寇。臣切恐靈州千戶并花渠等四里土達。雖因國初歸附。然無他生業。惟憑孳牧贍之。今而掠矣。寇掠其孳畜則

衣食艱窘。易於誘引為變。乞撥倉糧賑濟。以安其心。從之。天順元年。總兵張泰奏。韃犯洛陽川。參將种興率兵追之。過墩空而伏發。沒于戰所。兵皆王驥選來榮朱傑以援其守邊。五年以虜酋孛來之黨。命兵侍白圭往寧夏延綏督其軍。僉事李觀奏。寧夏並河四百一十四處。採草官湖多為勢家所據。乞所司清勘。從之。七年都御王竑請于腹內。寧夏中衛及莊浪增立臺墩。下守臣議之。盜墩舉火。腹裏馳之。自為定例。若腹裏增臺。恐虜入境。傚烽四起。官軍之往禦者無

所的從。人民之散處者反致驚疑也。遂巳之。成化元年。巡撫陳价上言。寧夏一城。遠居河外。東西千里。盡作敵場。初設五衛。役選京軍。耕守之規備矣。北征遣去。臨鞏尚存。約可三萬。輪班代更。夏秋僅半。奔馳離曠。情苦萬端。乞為諸軍占籍移家。計口給田。國無瞻軍之費。人懷效守之心。衛官百數。智勇質鮮。蓄邊情既艱。軍政亦馳。訪舉其人。量加祿秩。少不衰甄。庶幾才幹。衆為時用。報曰可。二年十二月。尚書王復奏。寧夏二路。皆衛中路靈州。往南二百八十里。舊無墩。東

西二路。堡墩相遠。聲聞不接。賊深入皆經此。請以東路與武營移至近裏與花馬靈州。東西對直各百里。自花馬東南紅兒山至環縣。西南長流水。至小鹽池。西路自河北分水嶺至固原。斗崗城及永安墩至靖虜。中路靈州至石溝兒。一路往皐州胡蘆峽。一路接小鹽池至萌城西二十里。添設墩臺二座。共計五十八。築墻掘溝。務在寬廣。可容運糧。接遞商民止宿避害。量摘附近屯餘。每墩撥給五人。堡連烽接。鹽貨流通。馬糧漸增矣。從之。七月賊由花馬散入平涼劫掠。

趙二十日。參將韓斌王安。遊擊將軍趙英等令兵截其歸路。賊遂入與武。付總張榮不敢進兵。賊尋入靈州。總兵李杲怯不出。使都揮焦政出戰被殺。八月賊入固原。都揮林盛軍屯甘州牧所。遣指揮董晉等截殺二級。尋復遇賊戰於西山長城。大衆突至。官軍奔二十二人。賊遂擁犖牧所而營。官軍堅壁。賊陷開城縣。殺其令於達教諭湯敏。虜其妻子。居民一十六戸。遂長驅靜寧隆德六州縣大掠。王復劾□處之。寧夏付總兵林嵩。奏邊事凡數千言。大要謂近因榆林寧夏之警。調京營各軍。久頓邊城。就糧各堡。虜會安處河套。以逸待勞。彼主我客。勢成倒置。調集之脆弱。亦與城守者無異。宜令陝西西安洮河秦鞏等衛約可十萬。簡閱精壯。得四五萬人。脫有寇警。守臣酌調之。平涼固原環慶鄜延表裏援之。既不遠煩師旅。亦可少省芻糧。今之邊兵多不足用者無他。以修明爲奇異。以姑息爲老成。平居之馭下之威。臨事多犯令之卒。向者衝突。未能近扞。今該居套。安敢窮搜。貪官役卒。科結成風。賣富役貧。抑強配弱。是以甲仗非素習之器。隊伍無共難之心。養士雖多。無益　國計。乞勅各將速加遴選。從之。七年寧夏撫張鎣言。虜每出賀蘭山後。與套爲一。竊見大帥許寧副帥林盛諳于虜情。假以重權。各提萬人。分東西之責。部議已設總制矣。事遂寢。八年撫寧侯朱永劾奏。去冬虜從花馬池入。參將錢亮領千騎戰於三山兒。虜乃敗退。始約寧夏路將羅敬張翊刻期會擊。越日乃至。又虜從楊柳墩寇。萌城太監王清總兵沈煜擁兵不調。越數日緩帥許寧。率兵至。虜始遁。法宜治。部議行王越覈諸罪狀。既而清煜各稱力單兵少。　上責之曰。爾等不遵朱永節制。擁兵門不進。縱虜遁運。若罔聞知。負委當究。邊警方殷。姑宥之。兵部奏駁寧夏守臣之疏。太監王清武將沈煜林盛羅敬張翊白玉周海。徒負大旄。憑寇出沒。未聞勦盡片討。乃爾朋言出境難擊。畏敵而不畏法。宜命總督王越究清煜等失律以聞。時大帥率勳臣守監又近臣。威席寵蒙驕。不嫺軍旅。張大撻伐。屢命禁師。所費動百千萬計。恣所乱沒。莫可究詰。凡厥否臧之大。未有棄身首于藁街者。頻年頻徵發。

邊人苦之。吏部侍郎葉盛奏記臣與撫臣徐廷章等議。寧夏在城并中路懸於河西。近者虜情多在河東。河東雖名一路。勢亦三分。其接河套沿邊。興武花馬池。實與延綏之定邊相接。其中高橋直抵萌城。與環慶相接。其西韋州鳴沙。則與固原靖虜相接。所關東步萬八千六百有奇。精銳可萬人。令祝雄專於興武。林盛專於花馬。佟理專於韋州。劉忠專於莊浪。魯鑑專於高橋兼援沙井。其進南之要。如石溝小鹽池萌城空。三分涼州之調戍者。趙英往專其地。又增築高橋之墩十有一。隰寧之堡一。至於甄別人帥。若沈煜者。弟口體貌肥大。不便馳驟。其失機狀。雖以盛公直。亦無如之何也。總兵范瑾奏聞虜酋待河冰一合。欲走西涼。而寧夏孤城。是其歸路。請將原調河東擊回守之。仍如侍郎葉盛以涼浪戍軍悉調萌城抵高橋而守。從之。九年春范瑾塘報。歲抄虜入興武。截之于沙井兒。而巡撫軍亦至。夾攻之。追至沙窩。生擒二人斬首八級。　上以寧夏年來止有此捷耳。十三年寧夏撫張鵬議增馬課。於韋州三路之總小旗代補者。

連年征調。俱未併給。速宜監併。各廠所積秋青多浥損。宜市其陳而貯其新。士之布花。官之俸鈔。失期爲患。名存實爽。宜嚴督責之罰也。千四年巡撫賈俊言寧夏軍三萬六千五百有奇。更增客兵一萬。則芻提有乏。宜行往歲馬文升之奏。例贖因也。加納也。免郡縣赴京給由也。各如所擬。十五年太監龔榮奏寧夏東路花馬至黃河東平山墩。西及黑山營。相去幾二百里。說者以河可恃而凍合可憂。舊墻低薄頹壞。欲改築高厚。遂復萬人舉之。二十一年。都御史崔讓奏于平虜城棗兒溝。增築墻一道。寨堡一座。墩三座。廣武營移墩一座。中衛河南增築墩三座。移築三座。報部爲案。弘治五年五月虜入寧夏之廟山墩。指揮王艮。趙璽領兵三百拒之。接戰未久。虜伏兵七八百騎突。起。衛官軍爲三。艮等併力禦之。不克。趙璽十四人皆爲所殺。王泉督備禦王傑未援。亦爲虜圍。會總兵李俊等兵至。乃解去。鎮巡官以聞。并自劾。　上命停巡撫韓文總兵李俊俸。并太監張庥俱戴罪。王艮等三人。下御史逮問之。七年都督盧欽言寧夏臨戎而嫩

守所領人馬一千或八百中有老弱。乞如宜大例。分領三千。別營練之。部議寧夏東西四百里。北有賀蘭之險。南有黃河之阻。兵分勢寡。號令不一。請于鎮城選三千爲團營。戰則領之。罷則歸之。提權專而應敵豫矣。十一年總制王越率師襲賀蘭山後賊。斬首百二十級。云北虜之招徠野乜克力爲患。副總張安監鎗郝善擊之于花果。總兵李俊延綏副總朱瓘。合兵進於大把都城。設伏于柳溝兒。大勝。乃還牛羊以三千計。 上賜級各有差。十二年巡撫王珣奏邊隘苦

于無水。每以就水。故失於追賊。臣聞本邊舊有古渠三道。東爲漢渠。中爲唐渠。今見通水利。可爲守禦。惟西一渠遍在山下。首尾三百餘里。渠兩岸高峻。中廣二十餘丈。相傳亦漢唐舊渠。古道雖存。已多淤塞。請發卒疏鑿成河。引水下流。修築東岸。積土如山。斬削如墻。山口要害。各設堡墩軍。沿河按伏。以遏賊衝。令耕種其內。稍以益儲。請出幣三萬。併借靈州鹽司六年課之直。以給其費。從之。十四年兵部謂寧夏自春夏以來。寇或數千或萬餘。悉徑花馬石溝萌城。直抵

鳴沙。喪亡人畜。不可勝紀。近聞神英楊王。分統六千于環慶韋州。似非所宜。或遣趙鉉魯麟。分布花馬。上從其議。自虜中歸者云。李羅與倘巴聚四萬。小王子六萬。期七月尚未到韋州。何也。乞勅太監苗逵大挫其鋒。方肯過河而退。不然。往兵無已時也。是時虜先後掠數十。而犨林以十二級奏捷。朝士恥之。吏部主事楊子器。一曰激勵主將。邇虜薄榆林。支解二十人而去。主將閉城自守。乞按以法。免遺後艱。二曰調遣軍眾。守臣既不能拒賊。又不能擻隣一城之外。視

如秦越。人心忿怨。殆不可言。夫豈無智勇材能致鬪者。惟此無所召。故彼無所應。東手離心。甘受虜困。請令邊將遇虜不得輒請京軍。就於隣居徵調。拒者以軍法從事。三曰逆料敵勢。如虜在綏。則守綏而甘涼之師出。虜在夏。則守夏而大同之師出。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出。劫其營。處其勢。 上令行之邊臣。巡按燕忠奏環固花池。寇騎充斥。有數月闘者。有全堡掠者。燒傷不忍言。而守臣冒爲欺罔。兵科屈伸奏小王子深入固原。火光營盤數十餘里。關陝搖動之勢。朝

不謀夕。而苗逵朱暉史琳等。且拾得虜氊帳器物。爲
天兵振揚也。玩日愒時。互爲欺蔽。今日虜帳之遺留。
即前空巢之故智。墮彼奸計。略不自懈。方且稱搗巢
爲奇績。指棄物爲畏威。律以誅心。罪在不原。降 勅
切責之。兵部策邊事急。外報參差。請遣使覈其事。於
是令錦衣千戶牟斌。斌還。 上言四月中大舉自鹽
池直抵韋州。七月楊琳遇賊黑城。千人皆沒。八月郭
鋐傳釗。偏裨吳江楊玉神英傑之失利。金玉死之。推
原其故者。鹽池萌城爲賊衝。而諸將不駐此。百里而

趨者踈也。韋州乏糧。而轉運畏掠。故不至也。倉場收
折色。役士採飼。則馬多瘦也。靈州鉄俗河者。賊奪船
也。賊伺之細人者。數數也。轉運之民疲極。空恤免其
他役也。邊情傳以羸馬。則置郵之誤也。宴賞薄惡。賈
貢夷怨也。墩軍揭敝衿敗裙爲旌旗。貽虜笑也。帥府
所過。撥有司羊鹿好酒也。虜入寇。先之以精騎。數百
哨實。而後擡營以行。師律甚肅。深爲可憂。大司馬悉
指其弊。 上曰苗逵朱暉史琳已有旨切責矣。姑使
戴罪自劾。史琳在榆林時。有書生獻策曰。虜入腹裏。
宜令兵截殺。否則擣老營之虛。皆可成功。琳不能用。
是役也。總督以夤緣受任。才實不足制變。兵出無紀。
又多規避。養成虜勢。肆入蹂踐。三輔震動。平慶之民。
死若甚衆。時人有過虜經之地。見人髮遍野。縈罥宿
草。風吹之旋舞。莫不痛心。諸郡民苦轉輸。後數年尚
未甦。而物價騰貴。其行師之費。動以萬數。帑藏亦因
以虛焉。十五年總制秦紘。勘王珣之議立衛于花馬
也。史琳之議立衛於韋州也。徐錠之議增營於興武
也。修堡則可。增官調兵則不可。且近于花馬池之西。

墾田萬頃。募屯稱數。頃可得粟五石。依堅城以爲家。
强矣。十六年寧夏太監張僩。報虜四十萬。駐察罕腦
兒之地。總制秦紘審之自虜中來者。云分逐水草。便
獵牧也。紘抗言。守臣倡爲虛聲。謂四十萬。則誘于衆
寡不敵。虛傳驚駭。其平居畏怯如此。請治之。 上宥
之。十八年虜圍靈州。虜騎入環縣。遂陷清水營。焚糧
二千九百石。草十萬。 上曰清水營堡要害地。所儲
芻糧不少。全不設備。致賊直入焚抄。邊防廢弛甚矣。
其令巡按覈實以聞。虜圍靈州久不克。因肆掠佗鋮

伏遂其歸。大帥李禪亦馳之。斬首三十二級。四月虜起營西渡。邊事少寧。正德元年。楊一淸言寧夏花馬直抵高橋。三百餘里。爲敵騎之門。近因贊議。謂延綏遊兵土兵。無一人至者。不相統屬。彼此牴牾故也。宜命大臣爲之總制。庶全陝可安。部遂薦一淸。特命總制三邊。馬錦衣衞屠璋自陝還云。去冬。虜入花馬。陳輝戰於鹽池。陣亡。張瑛逆之於亂馬川。中流矢死。楊一淸所謂延寧莊浪兵不至。或至亦不戰。惟郭灦江漢侯勳追及虜馬夷器而已。楊一淸言安邊其策有

四。在脩濬邊塹。以固防。增設衞所。以壯兵。經理寧夏以安四府。整飭韋州。以遏外侵。初延綏募土民幾二萬。王軾領之。傅釗又接領之。至是守臣欲散遣于各營。楊一淸謂此兵之設。東應大同。西援延寧。不可散也。藍海知兵善戰。堪以委之。報可。二年四月。總制楊一淸奏。頃因建議修築邊牆。挑濬濠塹。自寧夏橫城起。至延綏定邊營。迤東石澇寧靜墩界止。邊牆三百餘里。連濠塹六百餘里。原擬人夫九萬餘名。若一併起工。則供餽不周。將應起人夫。分爲二班。布政司支

八萬。運貯慶陽糴糧。頃因西安平涼。久旱暫停。二月以來。時雨連降。又令寧夏起取本鎭平涼固原興工。查得西安等府。及各衞所。護衞羣牧等應起軍民共八萬名。比之原擬。十去其一。每班各起工三月。每夫日給口糧一升五合。仍令戸內助路費銀二兩。每十夫共備車一輛。裝栽煤炒器具。每二夫出席一片。椽一根。到彼列車爲營。覆以椽席。用蔽風雨。其漢中府衞棧道之外。地方旣不徵夫。量徵其價。運送工所。月犒二次。茶馬項下官銀。動支一二百兩。置買藥餌。逕

備醫療。自延綏寧塞營起。至定邊營止。添造墩臺一百四十二座。與築鏟削邊牆壕塹。共三萬七千二百六十丈五尺。合用椽木。已於雪山採辦。共三十餘萬。運至邊。迨牆完。即令建營房煖舖。其橫城以北。次第舉之。大司農已給二十六萬。責以垂成。而淸以病歸。得　旨邊役姑寢之。一淸迕劉瑾意。旣而被逮。爲李東陽申救得釋。四年太監王宣奏。爲鑑之失。袁鑑所部劾。而霍忠不援。淸水涉窩之失。唐彪百六十人死。而李祥衞勇守忠等。怠于偵會。勦有　旨。忠等爲賊

擒虜俱坐斬餘降贖有差十月虜寇寧夏入于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十二月亦孛來入套來寇馬昂戰于木瓜山斬首三百五十六太監劉保巡撫黃珂以捷聞初防冬官軍及春放還例也至是不代者三閱春秋兵部請發太僕帑三十萬賞之人各一金五年四月慶府宗室安化王寘鐇反時逆瑾日亂政流言瑾將不利于社稷安化郡王寘鐇素狂誕或于巫術頗壞異圖未發五年二月瑾遣官往寧夏核實屯田履畝加賦使者承瑾風旨妄增田賦數又嚴為法

徵積逋守臣仍計田斂貲入為瑾賂敲朴慘酷諸戍將衛卒皆憤怨寘鐇與周昂何錦等遂決計反令孫景文家寘酒邀諸武弁丁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衆方怒聞景文言欣然從之曰即事不就無所恨遂歃血寘鐇令人往說平虜將及所享若張欽等十餘人皆從之初五日寘鐇設宴邀監鎮撫及核田使者于家周昂何錦等佯言有警當出兵閉城門截諸巷隘馳寘鐇第即席殺諸官長縱囚掠財據官艘懸偽榜發公帑以誅劉瑾為名刻期渡河關中大震

時副帥楊英遊擊仇鉞方出營玉泉而寘鐇召之奪其軍英奔靈州鉞單騎歸私宅靈州將史鏞告變陝大帥曹雄檄黃正帥兵來榆林副帥侯勛參將時源俱援楊英復督兵至致密書仇鉞為內應雄等軍靈州寘鐇軍壩上周昂獨留居城中鉞以計誘昂斬之約所親泛卒撲寘鐇第中殺孫景文等拘繫寘鐇令召何錦還錦走與丁廣朱謙徐欽等俱捕獲之五月

命涇陽伯英神充總兵太監張永總督軍務起前都御史楊一清為提督時神英猶未至陝西及得捷

令英帥師還一清仍往安撫太監張永獻俘寘鐇等伏誅封永兄富泰安伯鉞咸寧伯巡撫王時中謂靈州鹽課司大小二池先年延寧吏番召商中馬計直製鹽公私兩便頃乃困抑商人俱詣陝布政納銀候引民既重勞官復展轉借用不佐邊方之急自今先令甘延寧得自領鹽課率三載一更鹽商開中或馬或銀徑於本鎮收貯類行該部給引擊放部議專其責于靈州兵備可也嘉靖八年套虜駐楊柳堡石臼寧夏戒嚴三月從兗窯踰賀蘭山杭雄副帥趙鎮

等出戰陷伏中。殺傷者近二百人。雄等匿其敗狀。至是奉 旨逮杭雄。奪撫臣翟鵬俸。而太監張鎮宥之。尚書王瓊議將小鹽池參將移靈州而革靈州備將。與武營併于花馬池。廣武營併於中衛各參將。而裁其二營之分守者。瓊又奏西北第一大事。謂寧夏虜自西海由莊浪。四五萬騎飛塵數千里。略無所憚。下本兵李承勛覆。寧自鎮遠關至火沙溝。斥堠相接。昔人所謂斷匈奴右臂者此也。近事姑息。以修邊爲諱。遂議黑山諸營內徙。敵乃長驅。亟發千萬從事于墻。如議行十年寧夏歲調陝西漢中衛寧羌衛官軍一千七百餘。集小鹽池操備。邊境苦寒。軍士難之。每行多道亡及病死。十不得二三。至於是巡撫劉東皐言。軍士苦於遠戍。如赴水火。既非人情。又何功於備禦。自今請勿調。歲徵應調者各銀三兩。輸之鹽池將領。爲修邊之費。庶幾軍無失所。亦不廢防從之。十二年虜犯寧夏之鎮遠。總兵王效敗之於鋒窩。斬首百四十有奇。十三年夏吉囊犯綏。付副梁虛敗之于偷關。斬五十三級。十一月固帥劉文斬首二十七。延帥王

效斬首一百八十五。劉致 才等亦斬首二十。兵書王憲以捷報。總制唐龍請大賚。爲十五年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國初以來。歷年所造兵車。至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隻輪大車。車用二十人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即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惟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 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臣嘗即其舊制。相爲損益。其上置銃砲鎗斧大小兵器。以一百五十斤爲準。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狻猊之像。兩傍各施虎盾。以蔽矢石。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車用二人更推。一人輓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即入。倚墻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戰則各隨地形。環布爲陣。而護騎士於中。敵遠則施火器。稍近則施弓弩。又近則以短兵接之。敵走。則以騎士出追。夜則用箭。虜騎攻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勢如火城。敵不敢近。後則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興武營之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飲馬而後入。及其驅歸。亦飲數日而後出。大要害也。臨泉故有小堡。請增築高沃。包其泉於堡中。常以兵百人。令一枝將

之據守其地。其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力墾三年之
後。從輕起科。及其旁右溝有鹽池。令撈食使虜致百
里無飲牧之地。勢自不能深入矣。十二月虜初大集
兵塞外天和策虜。瞰我西有備。必東犯陰徼白爵將
奇遊二部兵宵行。與吳瑛合。即吾偵堠卒勿使覺。虜
果以四百騎東入黑墩。適與爵伏卒遇。大被創而去。
既又入蒺藜川前。與官軍接。爵復尾其後。急擊之。虜
棄旗鼓奔爭絕水。渡多死。所獲器械甚衆。又入寇家
渦。爵敗之。入張家塔。瑛敗之。邊人禾稼被野得免于

蹂躪。虜既不得志。乃復以輕騎六千。西犯寧夏。效偵
知之。伏軍打磑石。俟其半入。輕牽強弩火器四起。橫
絕其中。斷虜爲二。我兵益集。虜盡氣奔渡河。我防河
卒復以戰艦邀擊之。溺死無算。戰艦文魁所創制也。
故諸臣俱從優典云。頃之吉囊俺答十萬壓境。劉天
和議遠守者。延寧定邊乾溝花馬也。近守者固原甜
水堉虜也。外邊八枚。內邊六枚。仍筑花馬居中。扼機
焉。十九年。兵部言。寧夏軍士素稱脆弱。行伍充實。猶
慮不振。而乃應募他所如紅古城海剌都等堡。本鎮

虛耗。乞發補原伍。第人情安土重遷。而此屬厭去鄉
遠投者。蓋緣寧夏賦繁役重。而餘丁賠糧之苦尤深。
若不體䘏。雖驅之歸。不能羈也。報可。二十年四月以
寧夏鎮東紅花堡等處莊田給鎮守總兵官三頃六
十畝。副總兵官一頃五十畝。遊擊將軍一頃二十畝。
以爲養廉之費。二十一年春。戶部覆巡撫范鏓言。將
領各有常祿。初給田養廉之制。軍餘屯田。各有課額。
亦無虛餘可給將領者。自武定侯勛。郭 奏給各將。委
任奸軍爲非。頭索取牛種。派擬耘鋤人工。爲害不可

勝言。宜復歸軍民耕種。 上以田地既屬軍餘開墾。
依擬給還。如邊將能遏虜不敢近邊。住牧於邊外。自
闢地者。仍其開種。不在此例。三十六年五月。去冬套
虜數萬騎兵西渡。由寧夏山後直抵涼莊。我軍設伏
掩擊。前後斬首一百一十餘級。三十八年正月。巡撫
陝西殷學奏。套虜俺答等。駐寧夏山後。通都回靖蘭
河。宜言欲掠西番。本鎮兵多遣入衛。餘弱難恃。且餉
詘可慮。乞撤回原入衛。并將今春一輪入衛者。暫免赴
班。速發餉以爲軍資。事下部議。入衛兵不可撤也。三

十九年總督魏謙吉言往年防秋。分委閒住將官。提調擺邊非惟無益反滋奸弊。必須總理得人。方克有濟。議將本鎮邊墻分爲三段委布按二司官經營。將鎮靖堡新平坡墩起至定南關門十二墩止屬之駐劄靖邊營管糧僉事。定南關門十二墩起。至興字十三鎮止屬之駐劄花馬池布政司官。興字十三鎮起。至橫城馬頭河口止。屬之駐劄清水營按察司防秋。部覆議報可。四十一年虜犯清水營。副總兵王勳戰死之。詔予贈蔭。隆慶二年十月賞寧夏巡撫標下

把總哼拜銀十兩。哼拜本胡人。歸義以功遷至今官。是年八月出邊邀擊套虜于山後大青山等處。斬其酋長撒兒大哈等九人。總督王崇古以捷聞。三年四月套虜納力兎小黃台吉等糾衆沿河東岸住牧。聲言欲渡河入掠寧夏。總兵雷龍等督兵繇興武營暗門出邊至敖忽灘前襲虜營破之。斬首一百十二級。十一月秋套虜吉能既西掠番夷。其部落在套者。東西分犯各邊不得利、乃移營白城子伺我兵。則乘虛入寇。諜者得其情。崇古檄諭諸將領先發。於是各引

兵從花馬池長城關出邊。抵白城子與虜戰。虜因縱火。火熾而風不利。還自焚。遂北。凡斬首一百七十有七。大帥雷龍之功居多。萬曆二年俺答以封貢受羈。告寧夏中衛所市路遠。矣請改徙蘭靖。是時二子賓兎一居松山。一居西海。其家部韓林娃四刺海赤。又在河西皆勃勃有西意。冬阿赤兎等略番擊入塞。我擄諭俺答。走三靜等往誠兎等。我亦譙其通事人忽晉而罷。八年擺布台吉切盡黃台吉卜失兎阿不害有力及松山賓兎台吉。西海丙兎台吉。後先至洪山

清水中衛、扇都口。鎮夫敗套虜凡九貢。海虜凡五貢矣。十年靈州土軍楊文遇等弑參將許汝繼。而哼拜土文秀捕斬以還。總督高文薦交稱其材。當事者以爲降夷也。不可。十五年卜失兎莊禿賴益貪市賞。毋厭。哼拜禦之益力。巡撫党馨迺舉哼拜上文秀。曰二升大將材也。十八年洮河告急。邊官巡邊尚寶丞周弘禴往寧夏飭諸將。領衆哼拜及拜子承恩義子哼雲上文秀等。其所蓄蒼頭軍至二千餘人。屢以從征積勞勸邊卒以嚴見憚。皆莫敢逆其意。承恩赴征抵

青海。見雲中上谷軍。悉延敵。乃益自負慓悍。暗自忖曰我比如元昊故事易易耳。十九年當是時。臺御史党馨御將卒頗嚴。尤揶折恩常。覈青海虛糧。以軍法繩之。恩由此怨馨入骨髓。哱吳與文秀亦怨馨。會冬衣布花草價及月糧。方出給。而承恩遂名蒼頭軍劉東暘。許朝。何應時。陳雷。白鸞等。議二月十八日。並馳總戎張維忠所鼓譟。維忠鮮威積輕。衆馳備兵使石繼芳斬門獄之。哱拜服紅袍。馬首號名諸軍。皆披甲擁入軍門。縱火縱急。以匿水洞。恩等大索得馨。略褰

中裝。捕家室。皆裸身。屏門外。都司蕭節成。中軍梁富國及維忠伏在馨身。請解免。不可。遂僇馨。謂佐馨者實中軍陳漢李承恩也。復斬兩人。收印符。釋獄囚。鹵略城中。復聚黨數千人。旦日閱。維忠挾奏馨激變。二十事。是時適政務來輔。過堡中。恩迺請願拊安。然以土壁城門道路不通。二十日。總督魏學曾。行部至花馬池。卽徵副總李昫。使張雲曉譬恩等。弗從。弟傳令戒諸軍。毋殺略。二十三日。哱雲及文秀至自中衛。至市亦欲反。恩見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

秀殺琦。雲殺承光。迎入城。久之　上從大司馬石星議。　詔曰。梁琦馬承光。不甘從逆。厚卹其家。後二十四日。東暘使至維忠索　勅印。維忠勢孤。竟與之。曰。吾何面目。迺自縊。推擇董一奎為總戎。麻貴副之。二十六日。東暘稱總戎。至武安王廟。焚香。刑牛馬。於是導引虜酋直拒濱關。僞授承恩。許朝。土文秀。哱雲。爲左右前後副總戎。至北關高樓。授高才張學。何應時。白鸞。陳雷官。吳世顯為參將。令先人靈州。以六千三百人入固原。以三千人入廣陽。會張雲至。東暘曰。將

軍如必欲我降。請授我總戎。專備寧夏。而後可。不然者與諸虜馳會城也。後二十七日。承恩軍玉泉營。文秀軍平虜堡。備中衛者。熊國臣。備廣武者袁尚忠。備大壩者趙縉。皆棄逃。賊據城堡凡四十餘所。殺略亾算。惟平虜蕭如勳靈州來保。堅守不下。玉泉營遊擊傅桓。亦閉關嚴。弗可入。陝縉武聊遂。迺繫桓繫獄。拜王虎張大紀何安。並馳靈州。略鳴沙洲。五百戶堡。三月十日。守備趙武卽把總潘興。轉戰四百戶渡。生獲劉伏僧等八人。十一日。廣武悉定。後十五日參將吳

繼祖。從長樂堡直搗中衛監門捕王虎來獻。殺其黨
十八人。中衛又定。是日總督使總戎劉承嗣提定邊
兵馳橫城。承恩東暘亦旁河而營。我將卒力戰遊擊
梁繼祖叅將崔張奪獲馬牛羊二千餘頭　上有詔。
如能禽獻寘正首惡。餘黨惟與招撫。諸生萬錦。文秀
舅也。往諭秀不從。廼大治渠。先執長史楊耀川。繫其
室。令索　慶府書。請罷兵。微送奉金帛致著力兔曰。
若來治區甲數百與虜。虜一切皆彼漢甲至冠頂。著
力兔使納罕。送奉金銀及蟒緞。緞卜失兔。徵丑氣地

都炒庫兒。青把都捨剌乞漢。徵著不剌虎禿退徵順
義王。十八日。遊擊蕭惟忠。過河奪所據四十餘城。執
王虎。何安。繫獄。斬首捕虜百五十三級。虜黨竟盛矣。
達虜與雲文秀挑我軍。我軍發流矢傷虜數人。虜酋
直走城下。東暘椎牛犒之。部議能捕斷大酋首請比
獲火落赤酋從比獲兀慎擺腰。　詔惟照與化王事
例。襲封侯伯。仍與世襲。復　詔哱承恩亦得捕斬劉
東暘等除罪。是時總督言切盡貰婦貧兔婦。及著力
兔宰僧。皆髃方市。喪必來。昔捨市賞之利　上亦有

詔。言套虜雖入未曾助逆。即宜諭令出邊。大司馬石
星以爲賀蘭山後水草極艱。而死寳兔所居。在大青
山而遠。竊必其不敢深入。且莊禿賴土妹若舍延綏
而窺寧夏。獨無搗巢之懼乎。星復言順義王忠順夫
人旣禽史酋。求款方切。然僅足以贖洮河之役。請比
俺答事。約束東西套虜。勿得應賊。方與定款。　上廼
詔厚加恩賚。後日文秀馳至泉。許朔馳廣武。著力兔
宰僧克馳金貴堡。東暘因鹵獲城中童女娶婦及歌
妓以媚虜。虜廼益誚甘州莊浪延綏諸部。四面而至。

哱雲偕吳教霸帥著力兔二千餘騎。殺略平虜堡。叅
將蕭如薰轉戰疾力射死哱雲。傷吳教霸。擊破之。
詔寅大山西選敢死士七千人。以佐急。四月初五日
恩及東暘推火車火砲爲營。李昫衝鋒。奪獲火車一
百輛。逐北至湖中。賊赴溺者十餘。　賜魏學曾衣一
襲金四十。各恤賞。久之。御史孫琓奏昫功非實。　詔
謂李昫掩敗爲功。下御史逮問。罷劉承嗣狄。魏學曾
自劾。　上曰學曾忠義垂成。還與葉夢熊同心速勦。
昫竟免逮。初六日。許朝土文秀繫　慶王。告邊吏殺

院司者實劉川白張清沈彪等四人願以出獻請罷。兵總督郎使叅將鄧鳳往靈州。治雲梯攻城。後十二日。恩等欲汗蛾慶。寔王正妃方事覺。迎著力兎娘子人城迎酋長至北樓。盟奉金帛及錫方輿地獻吉囊。莊秃賴給諫王德完。乃舉侍郎顧思謙。都御史孫瀹。叅政張世烈。于達眞兵備郜永春。劉葵。袁弘德。按察使李于達。及李材。而御史梅國禎。涂杰。則舉李成梁。李如松及史宸。兵備蔡可賢。主事趙夢麟。 上竟從李成梁而以如松爲總戎。劉國禎願馳赴寧夏。書奏大

將言賊勢既合。必不坐守孤城。非近據寧州。則遠襲洮岷。 上命朱正色巡撫寧夏。是時總戎李昫軍靈州。遊擊趙武軍鳴沙洲。又恐賊東度。廼以一軍軍横城。至備固原。則叅政馬鳴鑾。下馬關則副使楊時寧。大司馬石星又慮賊由下馬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廼請都御史沈思孝。從關中移于關以爲聲援。御史孫玩。亦請徵淮浙及河南兵。以援西安潼關。從之。進士馮應京。試高等。廼請降資。除授邊方。議者以爲有請纓之志。有頃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亦以殺賊

自任。詔褒之。於是延綏遊擊姜顯蕭如薰等。期往會虜東自安定。西自玉泉擾之。我師以二十日進兵。掘外城塡濠塹。賊廼出城挑戰。承恩乘勝帥虜酋擾横城。焚蓊艾略畜產亾算。已浮黄河略奉覇堡東腸詞得延楡兵西征。廼徵告黄台吉婦郎纖男捨達大。及婬火落赤。鐵雷屯舊安邊。磚井堡。殺略亡算。時葉司馬徵貴陽苗兵一千餘人。播司楊應龍。亦請往。後報罷浙江巡撫常居敬。請以浙兵千人往。御史傅好禮言不便。亦報罷。復請乃赴寧夏。二十七日。總戎麻

貴。牛秉忠。劉承嗣。廼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從東北角夾攻。自未至申。疾力戰。斬首一十六級。獲戰具四百有奇。東腸承恩。亦鹵獲二百餘車。我兵退。廼中道。總督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賴許叅將至得解。後二十九日。麻貴牛秉忠。及李昫。馬孔英。期營兵四面並至。是夜夜半。乘大風縱火砲。鳴如雷。並以雲梯攻城。賊益擲火燒擊。兵士死以千數。是日董一奎。欲東復横城。諸材堡以饟道爲急。朱正色度河督戰。總督亦發四使。一切盡姚吉。

一著力兎一賓兎妻一吉囊諭勿助虜。上賜襲学
會劄軍容乃肅。五月初二日。葉夢熊請借甘鎮糧料
及糴本七萬九千九百有奇。大司農楊俊民。動濟邊
銀五萬兩。然前已發八十九萬矣。初七日。牛秉忠見
爲西關可擊。事覺。中流矢幾死。初十日。三軍皆還李
祥河西寨。魏信堡休士。承恩東暘。計欲洸張傑。詐請
歸降。會者宰銀定把都諸酋亦救塞。告邊吏曰。阿王
與哱拜一家。必先撫拜。虜犯南道。拜亦留平虜堡從
虜約也。蕭如薫勦擊之。御史莉春芳陳二事。大略欲

厚市賞以諭虜。勿與賊合。投反間。激忠義。固守一月。
食盡必斃。非然則以龍虎將軍。及五萬金許虜。令誅
賊。非然則決黃水以灌之。給諫侯慶遠。曰臨七鎮之
雄。臨一隅之草寇。乃令虜立功。而取直于我。適足取
輕。六月。夢熊至靈州。十九日。徵營兵及苗兵。分爲五
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眴攻其西。劉承
嗣攻其北。麻貴攻其中。賊虜皆出戰。拒關迎敵。貴鏖
戰。生獲一百一十八人。奪獲槖駝器械。我兵復以火
箭燒城樓。樓頭火起。哱拜以水救之。已掘城脚五洞。

復擊北關。亦以火炮火藥。藥燃城樓。砲石從內擊傷
營兵亡算。後二十三日。梅國禎及李如松。提督大山
西遼東兵。時四鎮兵。獨制置使主之。而如松則專制
中三邊兵也。二十四日。以布袋三萬。盛土堆集上城
城上擊石矢及吳顯面。兵士傷者甚多。二十六日。復
攻南關。先使士卒掘護門實土。焚門。間指揮趙承光。
武生張遐齡。百戶姚欽霸城中人。殊欲爲內間。遡與
總戎蕭臣約。是夜夜半。四面並舉燎火。火起。城下兵
趨上。於是侍樵樓。承光南。欽西南。而樵樓火過。香南

火弗起。城中果鼓譟。大呼殺賊。欽亟使遐齡縋城。呼
城下兵。城下兵行水至中道。還使馳承光。而去。而欽
及百戶方正。跳驅下城。賊盡殺同事戚鄉等五十餘
人。懸首城上。許朝顛有攜心。二十九日。承嗣攻北關。
穿鑿地道。東暘衝鋒。是時都御史朱正色。御史梅國
禎。躬至矢石間。如松以鳴鏑攻射。射傷甚多。賊益纓
城而守。先是虜從嘉峪關。往來下古城。岔山。六月初
三日。副總戎楊濬。行補卫夜漢。斬首二十七級。追丛
至天倉。斬首四十三級。初四日。酋長著力兎。打正。使

夷使哦兒流來請賞打正。即宰僧也。而鈒鈸把都兒
台吉吉囊小酋。亦使刺八五克器等至橫城。索重賞。
比著宰。總督皆許之。先是副總戎蕭如薰直擣着力
兎。與多所畧鈔。七月總督與都御史葉夢熊等決策水
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
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著力兎。如松詗知狀。使
裨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居
有頃。虜酋禿賴與卜失兎合部落三萬。先使土昧糾
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

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酋。別遣董一元
乘虛擣虜。麻貴擊虜石溝。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
鳴沙洲。占例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
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湃。苗兵前拒虜。爲虜圍十餘
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擣巢解散。賊援絕
矣。八月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
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劒加之。時
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暘方從城上鳴砲。俟虜衝
突。二十一日著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

衆萬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
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
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擊。自卯至巳。虜甚銳。
如松劍斬縮朒二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
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虜遂却。追奔至賀蘭山。虜盡
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
虜級示賊。賊爲短氣。九月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
內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禦
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雲梯攀緣

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急縋張傑下
城。聽貸死。總督楊諾。益治攻具。先遣王機密以蠟書
行間。已關氏李登執原給劄。潛諭哱氏殺劉許自贖。
十六日。圍愈迫。東暘頓足嘆曰。遂至是耶。徉爲風疾。
殺土文秀。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
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暘。皆懸首城上。于是
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
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哱氏尚多擁蒼頭軍。
是夕總督下令。旦日不殺哱氏。以賜劒從事。十七日

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執之。李如
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
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倉皇
縊。閤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斬拜首。生
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
時陳雷白鸞陳繼武。督撫隨入城。問慰宗室士庶。宣
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逮前總督學曾得免
爲民。已篋輿致承恩等獻俘。三十五年。巡按王基洪
閱視報竣曰。戎行之有內丁。貴其陷陣先登也。今多
藏亡命。肯擾倂綴城社。莫問幾爲大姦。內丁無偏肥。
外丁無偏瘠一也。橫城邊墻。先年與黃河相近。今河
徙矣。虜旦夕至靈州。無復險塹。議于平湖墩西北疊
水洴以順其枝流。邊外疊水洴以塞其倒流。而淤地
既退。因以營臺。誠可扼塞。更移永清堡于興字舖。遷
之高阜。形勝便矣。三十六年。銀歹二酋跋扈于甘凉
久矣。窺中衛之無備。大肆蹂躪。賀世勛以孤軍抵之。
再犯廣武。總兵蕭如薰斬其首八十三。三十八年四月。
巡按穆天顏報閱視之命。以八議進。曰杜開釁。曰禁

厲役。曰革私市。曰清冒糧。曰稽戰馬。曰覈首功。曰禁
遊客。大司馬李化龍覆行之。錦衣衛劉光先。請開花
馬鹽池。巡按楊州鶴駁之。曰。成化以前。虜患多在河
西。自據套而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冲。窺平固則必
犯花馬。掠環慶則由花馬之東。入靈州固鎮。與寧夏
爲唇齒。花馬一帶。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固原自可
無虞。而嚮石溝至靖虜。修築且在所緩。蓄力分則勢
弱。寇已入門。主人束手。總制不駐花馬者如此。固原
土達滿四。其初不過激於馮傑索餉。遂叛入石城。向
非督臣項忠等籌畫山谷。六路進兵。事固未可知。寧
夏故虜哱拜。其初亦不過掣於劉東陽。已而深據城
隍。勾西虜偬我。所幸撫臣朱正色等。掘水環圍。金牌
誘降。庶幾乎有今日。是禍亂之徵。又見於花馬東西
二路者如此。妄意開拓。釀變無已。請禁之。報可。三十
九年。總督黃加善奏記。火落赤竊犯洮州。仍欲逞志
于番漢。銀定既侵平虜。復思修怨于莊凉。如銀酋西
跳。則寧夏議其后。火酋東窺。則甘肅擣其虛。河套諸
虜。向以雙山之捷。久蓄邪心。卜石兎于神木灘。挾市

堵賞斬級各騎更番內撥副將李懷信賈勇敵之。斬
捕四十餘級。此其大較也。寧夏奏市賞馬價。領日太
從者。撒銀其中。七十六錠將肅門亦奏偽銀。元錠皆
夙陽字號不約而同云。四十年七月初五日銀定把
。邊總兵蕭國忠裨將潘國振等。拒之于平虜城白羊
。河初七日復犯乾溝。僉事張我繩任應徵等。益之以
副帥王宣。拒之前。後斬虜一百七十七級。總督黃加
善巡撫崔景榮各恩賚有差。四十三年九月寧帥杜
文煥副帥蕭挺偵火酋之從碑井來。設陣于柳樹澗。

前後斬首二百五十二顆。三鎮徒丁選焉。而寧夏獨
多。四十五年兵給事熊明遇論甘延功之大後也。曰
寧夏辛志德等沙河貝口之戰。斬套虜威敬著力兎
部二十八級。報稱東來零虜。陷我伏中。似亦近于搗。
然其妒賓妻之款。譯中衛之市。掠臾柴之舉。驚駕有
狀。而我帥遮斫于邊外。俘馘皆壯級。是應着之兵也。
業經督臣劉敏寬撫臣楊應聘具疏所上首功。僅如
許。尚未為過。天啓二年九月。艮定自戊子巳驚。然絕
貢討三十。則春秋。及是悔而窮矣。獻駝求贖副帥楊

加謨講警之罰。以九九增其賞。及馬價一千叁百有
奇官其姪打兒沙為指揮。其弟門大兒為百戶之秩。
總督李從心以虜納輸乞與赦過可之。六年十月巡
撫史永安與總兵談世德盟之。口干兒罵補打大生
諸酋。已于五年互過市賞。不守輸市之規。糾其衆而
要我也。奇正遊三營擐甲待之。
職方氏論曰。寧夏之稱塞北江南也。宜哉。引河為堰。
漢唐舊渠。犁然我理。厥田上上。人易資生。乃沃土併
于乘鶴之軒。而長流淤于懸鶉之質。屯之去其籍也。

惜矣。成化以前。患在河西。以後患及河東。夫鎮城所
據。賀蘭環其西北。黃河繞其東南。論者以固原為堂
奧。響石溝至花兒岔為第二門。花馬池一帶為第三
門。地托重險。無如兵寡而勢岐耳。虜習善渡。非洋木
合㯮所操也。虜習安巢。又驟雨飄風所及也。新舊悉
聘于山前。舊墩盡聚于山外。靈州也。清水也。興武也
之三地者。花馬池所以居重而馭也。建城增帥。與鐵
柱梁家。水草善地。與我東楚。若更修山口十二關。復
墻者三。特其總縱。兩邊不既遐聊王大司馬瓊廢鎮

遼關。而城平虜棄地蓋八十里非棄也新墻之是狃。
而沿塹之是循。劉莊襄乃修復外邊。增築河堤。論者
以為救鎮遠之失。亦率然之蛇勢哉。余嘗攷宋西事。
置戍幾四十萬。韓范之賢。且和終不能討。邊費遂絀。
中山大將軍不遺一鏃。而定之。又越一紀。設衛置屯
四塞晏如。以倒持邊政如遜瑾者。王室如綴。而寘鐇
發難。械不旋踵。及哱拜之亂。勁兵牢握。肆勾強胡。驕
日持久。卒就灌滅。我明與神武之祚。舉施弼方者大
矣。地狹易守。難與獨立。中衛偏在西陲。宜同靖虜。援

之不敗

終

桐城方孔炤潛夫著

蜀滇黔略

時我明肇造區夏。版圖厥貢。大師北伐。戊申迄辛亥。稱正朔者四。祀四方雄傑歸命者。率與侯封。其仁如天。蠢茲僞夏。尚據巴蜀。

高帝祀告于上下神祇。命諸將分道伐之。湯和爲征西將軍。同楊璟廖永忠周德興曹良臣等。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同顧時

陳德汪興祖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繇秦隴趨成都。上密諭友德曰。蜀人聞吾西伐。必悉其精鋭東守瞿塘。北阻金牛。若出其意外。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不勇耳。三月湯和等克蜀歸州。取桑植芙蓉洞及覃垕茅岡寨土酋覃垕爲亂。命平章楊璟討之。勅璟曰。蠻賊恃險阻。乘時竊發。出沒無常。若根株深入。傷損士馬。所得不償所費。今師擊之。但使遠去。毋出擾州縣也。不必窮其巢穴。約束麾下。愼無逐利輕動。復命永嘉侯亮祖朱爲征虜右副將軍。往助伐蜀。大會征進。先是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而引兵趨陳倉。選精騎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四月直抵階州。蜀守將丁世珍拒戰。友德擊敗之。生擒其將襲刀王等。遂克階。將至文州。蜀人斷白龍江橋。友德督兵修橋以渡。至五十里關。世珍復集兵據險。都督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兵急攻破之。世珍僅以數騎遁。遂拔文。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平章莫仁壽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聞王師臨境。又遣僞丞

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同守。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岸壁。引縆爲飛橋者三。平以木板。置砲石以拒我師。璟遣指揮韋權帥兵出赤甲山以通夔。指揮李某出白鹽山。攻南城。璟與都督王簡出大溪口進攻瞿塘。戰不利。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永忠等亦以江水暴漲。不能進。駐師大溪口。友德既克階文。遂進白水江。蜀人望風驚遁。遂克綿州。至漢口。阻水不得渡。乃令軍中造戰艦百餘艘。成將進兵漢州。欲以軍中消息達湯和。而山川

懸隔。適江水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文綿漢日月投漢江。順流而下。蜀守者見之。爲之解體。友德進逼漢州。僞守將向大亨悉兵迎戰。友德擊敗之。戴壽聞友德兵下漢江。乃分瞿塘兵與太尉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既至。友德下命諸將曰。彼勞困遠趨。聞大亨兵敗。衆必洶洶。一戰可克。乃親迎敵。壽兵大敗。遂拔漢州。擒其招討黃龍萬戶梁士達等。壽與大亨奔成都。友仁走古城。友德追擊之。擒殺二千餘人。友仁自古城遁還保寧。時和等師駐大溪口。欲候水平方進。 上聞之。乃詔和曰。傅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今次于平川。蜀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疲于奔命。平蜀之機。正在今日。若候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朕前日所以與爾者。獨不憶乎。何怯之甚。 詔至。永忠遂帥所部。奪夔府。鄒興等拒戰。永忠分軍爲前後陣。既接。乃遣後軍兩翼傍出。興兵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擒其元帥龔興。殺溺死者甚衆。六月永忠至瞿塘關。山峻水急。鐵索飛橋橫據關口。舟不得進。乃密遣壯士數百人。舁小舟。踰山渡關。出

其上流。人囊糗缻水以禦饑渴。蜀山多草木。令軍士皆衣青蓑衣。魚貫出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銳出黑葉渡。分爲兩道。夜以一軍攻其陸寨。一軍攻其水寨。攻水寨將士皆以鐵裹船頭。置火器而前。蜀人盡銳來攻。永忠已破其陸寨矣。既而將士舁舟出江者。一時俱發。上流揚旗鼓譟而下。蜀人出不意。大駭。下流之師亦擁舟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其將鄒興中火箭死。遂焚其三橋。斷其橫江鐵索。擒僞同僉蔣達等八十餘人。斬首千餘級。溺死者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府。明日和兵亦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永忠師行。沿江州縣。望風奔附。乘勝抵重慶次銅鑼峽。明昇君臣大懼。其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泣曰。延命旦夕何益。大軍入蜀。勢如破竹。城中軍民雖數萬。膽碎豈能効力。驅之拒戰。所傷必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於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納款。永忠以和未至。辭不受。後數日。和至重慶。會永忠。以兵至朝天門外。明昇面縛銜璧。

黃始於八及冢宰。奉表詣軍門降。和受璧承忠解縛。承詔撫，下令將士。不得侵掠。送明昇赴京師。七月友仁克成都。先是友德進兵圍成都。戴壽向大亨所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以毒矢火器衝之。象中矢卻走。自蹂死者甚衆。友德亦中流矢。會和遣人報夔之捷。及撫諭戴壽向大亨等家。令其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壽等。遂無關志。舉城降。友德分兵會朱亮祖徇未下州縣。崇慶僞知州尹善清拒戰。擊斬之。進克保寧。執吳友仁。蜀地悉平。得蜀金寶玉

璽銀印五十八。銅印六百四十四。四川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宣撫司二。安撫司三。長官司十二。都司領宣撫司一。招討司一。安撫司四。長官司二十二。行都司領長官司五。[illegible]

[illegible]

行都司領衛六。[illegible]

有四。[illegible]五年壬子正月。元遣孽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竊據雲南。恃遠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參政吳雲奉　詔至雲南。諭梁王曰。皇上聰明神聖。隆啓大業。作孚萬邦。惟爾僻匪聲教。遣使諭意。祇若明命。藪奉版圖。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隅爲中國亢哉。不聽。數日又諭曰。爾不聞元綱解紐。諸雄割據。天兵下征。悉行鈇鉞。惟爾元君。北走沙漠。擴廓帖木兒之屬。或降或竄。當是時。先服者貸。後至者戮。及宗嗣。乃今自料勇智強獷。孰愈陳張。土地甲兵。孰愈中國。度德量義。孰愈　天朝。推亡固存。孰愈天命。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不然。　皇上命將。將龍驤百萬。戰於昆池。爾如魚游釜中。其亡可待。梁君臣駭服。已有降意。[illegible]故元太子自沙漠遣使脫脫徵糧雲南。且欲連兵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知不免。謂梁王曰。汝朝殺我。大兵夕下矣。與副使吳雲俱被

害貴州宣慰使靄翠。言部落有𥫗居者。阻兵拒官府。請討之。 上以𥫗居反側。由于靄翠所激。詔大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外夷報怨之具耶。靄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預防之。六年四川蠻酋編張叛。命指揮袁洪討之。獲其男張壽編張逃匿溪洞。餘黨散入雲南。 上遣使諭洪曰。蠻夷作降不服。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俘悉編軍。如再不服。然後殊之。其所叛境。必以兵威震之。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則兵索之。毋遺民患。九年八月。將征雲南。命潁

全邊略記　卷七　七

川侯友德 傅 巡行川蜀永寧烏撒。修治城池關梁。於是今筑晉定中峰乾溪等寨酋長。相率來降。十年正月。四川松藩等處蠻寇爲亂。命御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帥師討彭晉貴。平之。置松江衛戍守。十四年五月。湖南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德興 周 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彰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國者。盡智勇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趙充國圖取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嘗嘆羨。謂古有

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與年老。不忍使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軍。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衛安民。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七月。師至五溪。蠻見兵威甚盛。悉敗走。不敢復出。八月。時四川水盡源通答平散毛諸洞蠻。皆作亂。荼毒郡縣。 上議征之。乃祭太歲諸旗于龍江曰。 上帝好生。凡有國者必欽承而致之。則民安物阜。西南諸夷。歲爲邊民患。斯患也。自先帝以至于今。化弗循教。征弗畏

全邊略記　卷七　八

威。恃崇山之固。倚林木之叢。跳梁出沒。虐民傷生。今命江夏侯德興。充征南將軍。安慶侯成 仇 充副將軍。征取容美等洞。以及散毛。必欲摧堅撫順。以清西南。時德興方搜捕五溪。聞是命。即偕成等移兵進討諸洞。皆平之。德興還京。 上勅賜慰勞。賜田一莊。九月朔。命潁川侯友德 傅 爲征南將軍。永昌侯玉 藍 西平侯英 沐 爲征南將軍。率師三十萬往征雲南。列侯吳復。金朝興。仇成。張龍。王弼。郁哲。張銓等皆從征。 上諭之曰。遐方行師。當知其山川險易。朕嘗覽輿圖。

諮詢于衆得其扼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曲靖雲南之瘓嘌彼必併力以抗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制勝正在於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兵向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彼此牽制彼疲於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苦煩師行

上出餞于龍江旌旗蔽江而上師至湖廣友德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恒等率兵五萬由四川永寧

趨烏撒友德等率大軍由辰沅趨貴州友德進攻普定擒土酋安瓚羅鬼苗蠻犵狫聞風迎降十二月友德等兵至普安攻下之遂進取曲靖故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遣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將精兵十餘萬屯曲靖以拒我師沐英云彼謂我師疲于深入未有虞心及其無虞心乃可破也於是倍道進師將至白石江忽大路四塞衝霧及江而止須之霧霽則兩軍相望達里麻見之大驚以爲神我師作欲濟勢達里麻搪陣南岸友德用沐英謀分遣一軍泝流潛渡出

其陣後吹銅角樹旗幟爲疑兵山谷間達里麻益駭急撤陣後軍以禦之友德等趣師濟江以猛而善泅者先之既濟整列進戰矢石砲銃齊發呼聲震天地戰數合復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大敗生擒達里麻死者不可勝記俘二萬友德悉縱歸夷人益喜慰軍聲大振友德自率衆數萬擊烏撒分遣沐英等率師趨雲南梁王棄城走滇海島中先縊其妃自飲藥不死投水死之父老爭出金馬山焚香拜迎王師英入城秋毫無犯收梁王金印并官府符信圖籍撫安其

民寔是月二十四日也自出師至是僅百日雲南平友德亦自曲靖率兵循格孤山而北以應永寧之兵遂擣烏撒諸蠻元右丞寔卜聞胡海等兵進自永寧乃聚兵赤河水以拒之既而海等造木筏夜半濟河進師而友德亦至勢合威振寔卜遁去友德令諸將士築城版鍤方具蠻冦復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之諸將欲戰友德故弗許士無不奮勇思致死力友德度其可用下令曰我軍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復合心必不一若使彼據險自固未易克也有土

酋率衆來援寔卜。合勢迎戰。我軍鼓譟趨之。戰十餘
合。其酋長多中槊墜馬死。蠻衆遂潰。斬首三千級。寔
卜率餘衆遁。遂城烏撒。得七星關。以通畢節。又克沙
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震慴。皆望風降附。十
五年春。沐英等率兵掠徽江臨安沅江尋甸楚雄洱
海。次第皆下。二月進兵攻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
河爲固。南詔皮羅閣所築龍頭龍尾上下二關險要。
土酋段世閉關。王師且至。聚衆五萬扼下關。英自將攻
之。牢不可破。乃令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英兵

綴爲犄角勢。別遣胡海將一軍。夜從間道渡河。繞出
點蒼山後。攀木緣崖而上。立我旗幟。遲明。我軍踴躍
歡呼。賊衆驚亂。斬關而入。海率山上軍下攻之。賊皆
受敵。遂潰。拔其城。擒段世。遂分兵取鶴慶。平麗江。破
石門關。下金齒。由是車里及摩些和泥等部。相率歸
附。又略建昌元平章月魯帖木兒降。雲南悉平。雲南
布政司。領宣慰司七。宣撫司三。長官司二十。都司領
安撫司三。長官司三。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東里八百大甸爲七宣慰。南甸于崖隴川爲三宣撫。十二閣納樓茶甸教化部王弄山虧容甸處溪甸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蘇谷秦刺

次河革甸香羅死魯之因遠羅必甸馬龍他郎甸者樂甸紐兀芒市爲二十長官。其都司領者安撫三。瀝江鎮遠楊塘長官三茶山臥孩施甸布隸兵部武遷雲南土官一百五十一武定麗江蒙來流江廠寧永寧鎮沅宗化孟艮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蘭州蒗甸寧州富州北勝大侯雲龍宏葉部發州安寧威遠新化羅華蘇康陸涼知州十七人臨西嵋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知縣六人廣南姚安州同知鶴慶府知事一人千里宣府經歷一人巨津師宗濵菜通安北勝鎮南雄州領祖同知人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亦佐易門定曼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嶍峨定遠楚雄主蒲六人威遠州吏打一人五井順鹽鹽井副使二人老落古剌瀾衛樂衛觀音山夢橋瓷勝關洱西在城打牛月普寧易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永眼鄧川州寧谷喇寧平甸禾序村東山口浪滄江師井打牛坪盡牛金沙江十二開廣南江言索鎮納更山蒲陀崇鎮高南排場關索當鐵橋石水江黑鹽井西金沙江赤

永[illegible]定西嶺龍街關蔓神寨依白水關南平關黑鹽非阿雄村蔓賴元江禾摩村安南坡藤勝練象關楚雄縣松部鋪觀音山鳳羽鄉東金沙江固金關湯池英武關巡簡二十五人吹瀧二十五知府三人鶴慶莽甸廣西知州阿人馬龍彌勒維摩阿維知州二人路南蒙目府同知一人楚雄府縣磨一人麗江典史一人廣寧鹽井副使一人彌勒沙驛丞五人永平孟哈路汀鄉卜思庄雲南遞簡十二人宣化關甸頭樣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關緬沙非雲龍甸練象關楚場右隸吏部驗封諭雲南諸
夷 詔曰。蠻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
並驅。十有三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
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尤

肆陸梁。用是命征南將軍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部落俱已降附。特遣使齎詔諭爾夷目。不遵教化者。卽加兵討之。爾等其洗滌效順。朕同仁豈有間。初 上諭友德等以雲南旣平。留江西浙江湖廣河南四都司兵守之。控制要害。考元時所常留兵數。并計歲支稅糧徭役之法。便宜以聞。至是友德奏自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無從稽量。宜設衛定其稅。元司徒平遠黑麻等嘗言。元末土田。多爲僧道及豪官隱占。今準元舊則。於歲用有所不

足。已咨布政覆實。雲南臨安楚雄曲靖普安普定烏撒等衛及霑益盤江等千戶所。見儲糧數一十八萬二千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府州縣所徵。幷故官寺院入官田及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田之入。以給之。 上勑諭傅友德曰。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今宜屯聚蕩除。殲其酋長。使之畏威。七月 詔至。友德乃移檄沐英會兵進討之。大敗烏撒諸蠻之衆。斬首三萬餘級。其黨懾懼。相率來降。貴地悉平。乃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政司。六月。置大渡河守禦千戶所。征南將軍友德調從征千戶吳中領兵千人守之。復造舟以渡往來之人。八月。命安陸侯吳復克總兵官。平涼侯費聚爲副。統軍往普定等勦蠻寨數十。諸夷懾服。未幾。置貴州都指揮使司。以聚署都司事。先是以大軍旣平雲南。卽分兵四出。攻諸蠻部未服者。雲南攻守者少。諸夷因相扇爲叛謀。有土官楊苴者。尤桀黠。紿其下曰。總兵官已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糾集蠻衆二十萬來攻。進逼城下。守將都督謝熊都

指揮馮誠。督士卒嬰城固守。多置强弓弩於城上。賊至輒射之。往往應弦而斃。賊不能攻。遂爲圍城計。時沐英駐兵烏撒。聞之卽選驍騎一萬。遣援至曲靖。先遣一健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三十萬軍至矣。賊衆駭愕。轉相告報。拔營宵遁。走安寧晋寧江川。役據險樹寨。欲謀再舉。英調兵悉勦殲之。斬首六萬餘級。生擒四千餘人。諸部悉定。雲南復平。十六年正月。友德等平蒙化府。登川州。破佛光砦。過金沙江。攻北勝府。擒僞平章高生。復平麗江府。平

津等與前後斬首一萬二千餘級。蠻民降者四十萬戶。上以雲南平。命耿炳文往諭友德班師。沐英留鎮雲南。麗川之外有國曰緬。中里之外有國曰八百媳婦。皆請內附。十七年八月。平緬宣慰司思倫發遣力令孟入獻方物。并上故元所授司印。平緬在西南夷稍遠。自南大理越金齒至其地。所謂百夷是也。元時常屬緬甸。有城所屋室。人皆樓居。地產象馬。官民皆禿髮如僧。出入乘象。前代未嘗通中國。元始入貢。洪武壬戌開大兵既下雲南。取大理金齒。環地與平緬相接。思倫發懼。故遣使朝貢。上嘉之。詔以麓川與緬連境。遂改為麓川平緬宣慰使司。仍以思倫發為使。欲統其地。按元時本分置兩路。今併為一。雖長于撫御。却使緬夷氣勢漸張。次年二月。思倫發反。邦師征之失利。二十一年正月。命穎國公友德統蕃漢大軍征勦雲南諸蠻寇。雲南平緬蠻叛。結砦于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總兵沐英遣都指揮寗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級。三月。平緬復嘯衆。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寇定邊。沐英自將精銳二萬往封之。旬餘抵賊營。

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三十象來戰。誠一戰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嘉曰。吾弁賊不足破也。即令諸將多置火銃神機箭。分吾將士作三行。俟彼象近。則前行之銃箭齊發。若象未退。則第二行者繼之。第三行者又繼之。銃聲不絕。象必反走。然後大軍乘之。明旦。賊驅百象來戰。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然。挾大竹筒於兩脅。置短槍其中。撩射遠近。英分軍為三。命馮誠領其前。寗正領其左。都指揮湯昭領其右。復申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撓者。一級必重賞。退而卻者。一隊必盡戮。於是將士皆鼓勇而進。陣既交。彼象在前。我前軍火箭銃砲連發。雷擊電走。山谷震動。象皆反走。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剌亦。殊死戰。我左師小卻。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師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按刀飛騎而下。麾衆復前。英責戰益急。三軍大呼而麾。賊大敗。斬首三萬餘級。俘萬人。生獲七十四象。餘象皆被矢如刺蝟以死。巨師力斯郎斯郎理各中百餘矢。斃象背上。餘黨走死山谷中。生還者百無二三。自是諸蠻讋服。平緬歲

入貢賦。不復反矣。七月遣使齎 勅諭征南將軍穎
國公友德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
于羅羅。厥後子姓蕃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
烏撒烏蒙芒部祿肇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
爲救援。若唐時閤羅鳳亡居大理。唐兵追捕。道經芒
部諸境。羣蠻外稱歸順。內實阻詐。聚集凶醜。據險設
伏。唐將不備。遂墮其計。以致喪師。皆因將帥過言無
謀故也。近稱東川諸蠻不叛者。蓋爲衛艮固未可遂
詐。然須豫加防閑。嚴整師旅。使彼不得肆其姦謀。然

後賊可破也。又曰。令令諸夷執送東川蠻人。恐此令
既出。蠻人詭謀。亦由此生。將假此輩爲名。偵伺我軍。
當愈加嚴愼。不可托以腹心。蓋蠻夷者。夫婦無倫亂
加羣犬。雖父子不相保。言豈可信。今欲降伏之。山險
道崎。林箐深邃。其人與猿猱無異。大軍一至。竄入林
藪。猝難捕獲。宜且駐兵屯糧。待以歲月。然後可圖。八
月。將征百夷。遣右軍都督僉事孫茂。以鈔三萬二千
錠。往四川市耕牛萬頭。先往雲南屯田。已又命曹震。
又命耿炳文。又命陳恒葉昇等陸續往屯。命布政司

給銀糧粮。諭沐英等設堡置驛。 聖祖槩事其初預
慮周悉如此。二十一年三月。遣使諭沐英曰。近得報
知平討百夷。思倫發遁去。可移軍漸逼景東。然夷性
頑獷。苟未引咎乞降。必兩人寇。定邊去滇池遲行則
用旬月。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田。堅壁
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然後進伐。五月。先是
上遣舍人滸莊諭英曰。近命普定侯陳桓領步騎
二十餘萬。爲爾聲援。如欲增兵。當遣後繼。恒未及至。
英恐後時失機。乃令其子春先往赤水河觀釁實而

遣人來奏曰。百夷負固恃險。亦由雲南內地之人。互
相煽誘。今欲大衆殲滅之。若于數十萬兵中精選十
萬往取景東及遠幹威遠等地。賊聞必率衆來援。因
逆擊之。勢必克。但巢穴未傾。須用再舉。今東川越州
羅雄把哲諸夷梟驚未服。必須併力勦捕。一以資給
糧餉。一以驚懾餘衆。使賊閭之姦計自沮。仍于寬衍
之地。爲來歲屯田之計。內地既定。續議大舉可也。東
川一部。稍爲彊盛。今罪狀已露。尚恃姦勇。必用進兵。
庶可宣楊威德。 上然之。九月。友德等將兵討阿資。

道過平夷。以其山勢峭險。密邇龍疥。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蠻夷。遂遷其山民。往居早上村。留神策衛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阿資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因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等以精兵壓之。蠻衆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擒一千三百餘人。阿資遁還越州。沐英遣都督寧正從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大頭幷宗等五十餘人。阿資勢窮蹙。與其母詣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

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遂降。二十二年正月置龍里衛指揮使司。施南忠建二宣撫司施南忠建蠻叛。涼國公玉討定之。置平壩衛指揮使司。置景東蒙化二衛。貴州布政司。領宣慰司一。安撫司一。長官司五十二。蠻夷長官司二十。都司領長官司十二。貴州宣慰金筑安撫。貴竹永東青山劄佐龍里白納底寨養龍坑施溪黃道溪水德江鎮夷沿河祐溪偏橋而肝苗民葛章葛商龍泉坪鋣仁省溪提溪大萬山平頭著可烏羅麻響木瓜大萃土馬橋大龍番程番小程方番金石番韋番洪番盧番羅番盧山爾旬平川六峒邛水豐寧平定幕役頂營十二營康佐寧

容寨西堡爲五十二長官。中曹蠻西都坏峨異溪都素踴溪鎮遠金容金達卬水十二峒潭溪八舟洪州伯里曹滴洞古洲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驗洞赤溪古洲西山陽洞龍里凡二十蠻夷長官。其都司領者。新添小坪代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樂平代平浪九名九姓獨山州爲十二長官分隸兵部武選貴州土官一十五。鎮遠府同知一人通判一人推官一人安順州同判一人普安州判官一人婺州縣丞一人曹溪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單韓偏刀木。道偏六人。司獄一人。咬流二初賢一人資州遞商一人。都儒學保一坑石林吏部驗封蜀黔既平。春二月。命景川侯曹震往四川治道路。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界。乃鑿石削崖。直接其地。以通漕運。復闢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道至松潘。一道至

貴州。以達保寧。通陝西。由是往來便之。是月征古州諸洞蠻。首克銀賴洞。及三門。合水古州蕭洞。克銅羅蠻。三月命俞通淵兵克龍里四寨。又克酒洞及赤沙上黃洪州迷洞。七月命普定侯陳桓往陝西。修連雲棧。以入四川。都督王成往貴州平險阻。治蕭淵架橋梁。以通道路。生苗乃馴十二。川命通政司經歷楊大用使百夷。初百夷思倫發寇摩沙勒。及定邊。西平侯英沐討之。思倫發凡再拒戰。皆敗。乃遣其把事招綱等。至雲南言。往者叛逆之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力厮鄙

力斲蕃所爲。乞貸其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遣大用齎勅往諭大用至麓川思倫發遂以象馬
白金方物入貢請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
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力斲郎等一百三十七人。
百夷遂平。二十三年六月。遣尚寶司卿楊敏閱試雲
南左右前臨安曲靖金齒大理洱海楚雄九衛軍。司
尚寶司丞楊鎮閱試貴州普定普安平越興隆五衛。
及普平夷留平新添三千戶所軍馬。類所閱者。官一
下三十五員。士卒八萬七千三百七十人。鎮所閱者。

官三百七十一員。士卒二萬九千六百五十九人。二
十四年八月。雲南左布政張紞奏。維摩、雲龍、永寧、浪
渠、越順等州蠻民頑惡。不遵政教。宜置兵戍守以控
制之。上報曰。蠻民習俗。自昔與中國不同。爲政者
羈縻之可也。十一月。越州土酋阿資復叛。命前軍都
督僉事何福爲平羌將軍討平之。次年正月。福移師
討雲南都勻所部九姓等處。及畢節、囉囉諸蠻。克之。
遂與都督毛鼎等謀。還兵討五開洪洞諸洞。未行而
諸蠻復叛。南侵貴州。北躁畢節。東接沙溪。西逼威清

之境。福乃命畢節諸衛嚴守備。禦茅岗等直擣其巢。
擒蠻首戮之。因築堡屯守。乃進兵征五開等處。時福
又遣人奏。故宣慰使翠靄妻奢香雋驁不服。請兵討
之。上以其非稔惡。不許。二十五年。命凉國公玉　藍
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遁。　勅景川侯曹震　四川
訓練士馬以俟調用。諸軍糧兼給米鈔存其餘以餉
建昌之卒。十月。遣使諭藍玉曰。月魯帖木兒兇頑無
識。生死輕重殊無顧藉。其用事者楊把事達達千戶
二人而已。若大軍壓境。或有使來。恐是此人。宜卽羈

之。勿令復去。昔寇恂斬皇甫文。而用高峻。用此討也。
且月魯帖木兒。其出也。或詭詐以覘我軍。不可信之。
若知其所在。卽遣兵進攻。若來降。審爲之防。事起所
忽。不可不愼。屯守建昌、土軍三千人。宜收入營。諸將
校隊者。捕送京師。又蘇州去西番甚邇。宜早定之。其
柏興州賈哈剌境內。摩娑等部。亦須除其兇渠。然後
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凡師制軍務。惟此最當
留意。賈哈剌者。摩娑洞土豪也。初王師克建昌。授以
指揮之職。至是從月魯帖木兒叛。十一月。玉兵次柏

與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伏誅于京師。玉因奏四川之境。地廣山險。控扼西番連蔵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順慶府鎭禦巴梁大足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雲棧。宜改爲衛。漢州灌縣邛縣西連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俱爲要道。皆宜置增軍衛。下羣臣議行之。遂築邛部諸城置越嶲衛守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爲兵。其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特其險遠。久不入貢

請兵致討 上報玉曰。籍民爲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爲兵。其何以堪。况兕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除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帥還京。玉遂班師。二十六年十一月。戶部奏。貴州宣慰司安約言。木東所統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雜承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避徙隣境。無從征納。凶

平侯春沐 亦言。木西土官薦翠。所納稅糧八萬石。連年逃滅。至二萬石。然亦不能供也 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但覊縻之足矣。其貢賦之逋負者。悉免徵。逃徙者招諭復業。二十七年十一月。宜慰安約貢馬二十六匹。以免其積年逋租故也。二十八年正月。鎭守雲南西平侯春沐 督何福討越州叛酋阿資斬之。先是。越州蠻龍海子阿資據龍窩。殺掠害民。 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愈肆猖獗。春復討之。衆以爲難。進兵紫溪山。擒其黨者宗。春謂衆曰。歷

年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及各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調土酋悉從征。設謀覊絆。俾不能逋。復多置營堡。相犄角。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殉。并誅同惡二百餘人。蠻夷震服。貴州土官何主作亂。都指揮顧成討平之。二十九年十一月。以都督顧成充總兵官。掛征南將軍印。率貴州都司軍馬征勦水西居宗必登等不納糧差。十二月。攻破潤水魁宗那華貢丹能等關寨。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餘人。成有勇略。鎭貴州二十餘年。前

後黝平峒黍擒斬蠻賊。不可勝計。諸夷懾服。三十年古州上婁洞蠻林寬作亂。聚攻龍里守禦千戶吳得鎮撫井孚。令人馳報貴州都司。堅守以待其援。賊攻城益急。得曰爲國守邊。父母在城。賊勢如此。若城不能守。父母不能救。何用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中。殺數十人。得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于陣。城遂陷。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克全者。古人所難。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固忠顯孝。烈丈夫哉。追贈得爲指揮僉事。孚爲正千戶。子襲職。鈔帛恤其家。

十一月。平緬蠻刁幹孟叛。逐宣慰使思倫發。命西平侯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徐凱爲左右副將軍。率師討之。三十一年五月。西平侯春 沐 擒刁幹孟。思倫發還平緬。明都督僉事徐凱。亦執木邦寨叛酋賈哈刺。送京師伏誅。十一月 詔顧成班師。先是成以都督僉事。充征南將軍。帥師征水西蠻。既又征五開。所向克捷。至是征平州六洞等長官司一百三十七砦。皆平之。悉撫諭復業。師還駐常德待命。 詔諭班師還京。賞勞成及其副將何清宋晟韓觀有差。永樂初

設普安安撫司。以土酋慈長爲安撫。元年。沐晟奏車里宣慰土官刁暹答。剽威遠。請討之。 上曰。昔 皇考之世。思倫發爲其下所逐。但遣人諭之。怙終不悛。乃發兵殄此成法也。今始遣使賜賚諸夷。而遽繼以兵。何以取信。且聞車里已納上威遠印。信悔過之心已萌。可令雲南都司移文來。暹答遣人來朝謝罪。并還所掠。二年四月。麓川平緬宣慰思行發遣人訴孟養木邦數侵其地。時孟養木邦方遣貢。部臣請以貢使付法司。 上曰。蠻夷相攻。自昔有之。執一二

人。未足以革其條曲直。未明遽罪其使。祗阻向化。可令西平侯遣諭之。宣德二年四月。川按臣奏。松潘塞蠻阿用等糾集黑水生番萬餘。出掠。遣指揮陳傑往禦之。被害。今調李興討之。 上曰。戍者邊將有以激之。蓋由松潘千戶錢宏往征交阯。僞行設策。誑言番蠻剽掠。則免炙官軍。遂入麥匝等簇。逼取牛馬。番人忿怨。以此遂亂。都司以聞。 上曰。朕固疑之。果然。切責守者。後番蠻結弟等歸罪聽撫。斬錢宏于松潘。九月以緬甸大頭目莽得刺爲緬甸宣慰使。從其蠻情所

推也。四川龍州土官知州薛忠義奏乞改爲宣慰。置軍。　上曰。龍州開治歷年久矣。生番接境。自昔已然。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實從。其遵舊章。勿議。八月初。四川都司本處官軍除舊操備九千五百餘人。又有運糧守堡者千三百餘人。又松潘調往六千八百餘人。通計近二萬人。若依三番更代。餽給實難。兼守城軍士不足。乞如寧夏例。兩番還取衣裝便。　上從之。都督陳懷奏。松番衛南至保縣。東至江油。城池關堡三十餘處。皆諸種生熟番蠻雜居。其官軍分守。悉經奏准。且今疊溪雙馬。諸寨番蠻。或肆攻。或聲聚。都司所奏兩番者。猝難應助矣。行在兵部侍郎王驥議。如寧夏例。可懷。役奏討蠻。　上重恤人力。召之還。勅參將蔣貴曰。興師動衆。古人所愼。爾宜熟計。番果帖服。擇所領壯盛爲守。而以老弱轉餽。毋令久勞役也。正統元年。初洪武間克平雲南。惟百夷酋長思倫發。未服。後爲頭目刁于孟所逐。赴京陳訴。命爲宣慰。回居麓川。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隸雲南。設潞江干崖大候灣甸四長官司。隸金齒。永樂元年。陞孟

養木邦爲宣慰司。孟養宣慰刁木旦與鄰境雠殺而死。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邦宣慰所殺。是時思倫發已死。長子思行發襲父職。亦死。次子思任發襲元職。爲麓川宣慰。狡獪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　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發侵有其地。遂欲盡復其父所失故地。稱兵擾邊。黔國公晟奉　勅征討。會同都督沐昂方政。于正統三年冬。進兵金齒。賊遁入景罕。追抵高黎。斬首三千。追至空泥。我軍敗績。方政死之。　廷議調湖廣三萬。貴州一萬。四川八千。專于晟。以雲南倉儲五十四萬一千餘石供億之。命太監吳誠吉祥監督。參將吳亮馬翔張榮爲副。松潘都揮趙得奏。亦命簇商巴爲寇。乞發大軍。兵書王驥以爲宜。　上命都督李安充總兵官。僉都王翔贊其軍。　勅趙得曰。爾稱商巴叛。比有言其非叛者。所部迫我攔耳。激變之罪。姑記之。既而翔至。出商巴于獄。招其弟審無反謀。爲衛同知趙諒所誣。乃還商巴所領銀印。使還故地。而誅諒。謫得戍粤。松潘遂平。五年五月。大軍至金齒。馬榮

廷遛不進。至芒部。榮令盧鉞敵之敗。榮棄符驗軍器以遁。　上命紀昂死罪。械榮等會鞫論斬。七月木邦發兵助征。其祖母美罕板率其孫罕蓋法等。戕思任發于孟彌。斬首三萬。詔授罕蓋法懷遠將軍。封其祖母。八月思任發致番書于滇帥。謂始因潞江安撫司線舊法。邀報仇。其後乃誣入寇。致大軍壓境。不勝恐懼。欲遣使詣罪。乞使人導奏于　朝。賜儕免戮。　上以麓川久無功。　勅沐昂議進止。昂報非二十萬人不可。大調于楚黔蜀者。三路進之。灣甸芒布騰衝其

卷七　二三九

徑也。六年刑侍何文淵。諫麓川之征。本兵王驥英國輔皷之。阿太監王振意。乃命定西伯貴州總其兵。王驥督之。戶侍郎徐晞于東南撥芻粮以從。進士王文奏。麓運險遠。其姚安州縣土官。積甚豐。令輸之餉而償之。其木邦緬甸等夷。不畏瘴癘。熟知道路。臣請徃令發二十萬自備象馬。與大軍刻日以從。王驥奏臣軍境上。孟定府刀奉來李降。而麓夏未宜抱鼓。大理守賈銓。楚雄守馮郁。驟獲得以餉軍。乞嘉擢。冢宰郭璡請如議。　上曰征南將士。俱未賞。不宜先陞僶運

之官。璡等頓首謝不及。驥奏上江之捷。曰十月之初。舟保由東路灣甸細甸破芒刺。臣及貴由中路至上江。賊弩石如雨。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焚其排柵。火徹晝夜。賊將刀放等俱死。遂拔其寨。斬馘五萬。　上賜勅勞之。七年驥報下江之捷。日由夾象石至騰衝。李安領其軍。賊將陶孟靠者罕心等。二萬列七營于山。我軍劉聚緣嶺而上。進于曼賴隴把。勢大振。十二月抵賊巢。賊伏兵沉箐。驅象突陣。我軍敗之。賊主馬安山會舟安已從東路合木邦。而降其十二寨。元江同

卷七　二四〇

知杜凱亦合車里而降。其孟通等。俱詣軍門。撫令復業。五千餘戶。乃阻其歸路于莪渡。合兵焚溺數萬人。賊父子三人。從間道走。所獲原給扁符金牌司印三十二。平其巢穴。于是月望日班師。　上謂侍臣曰。窮兵黷武。非朕所喜。開兵行之際。不免害及無辜。其令貴驥等。凡所招徠者善撫存之。驥奏木邦宣慰罕蓋法。破賊板罕貢章等寨。思任發父子。走金沙江矣。殄滅可待。　上曰木邦緬甸。既願自効。其勅沐昂加勵圖成。果能生縶賊首來。其麓川土地人民。悉予之。八

年驥奏臣數追往緬甸索思任發不報。蓋緬甸以此賊爲餌。要求土地。而賊子思機發復據麓川。臣欲大舉偏訕。未能持久也。 上命大調諸軍。復加征討。賊子思機發遣其子哀準至金齒告降。驥慰諭之而去。九年驥同貴昂集兵入緬甸。緬甸故執賊首。以金樓船而賂從小舟以遁。蓋緬利木邦之水。木邦利緬之鹽。相爲齒唇。木邦期得麓川地。緬期得孟養戛里地。則元兇獻矣。大兵擣其巢。擒思機發妻孥凡十餘人。象十一隻。執其男齒蓋至京。沒入御馬監。九月立雲

南麓川宣撫司。以麓川頭目恭項爲宣撫使。而思機發餘黨附孟刀等劫其印。 上目恭項新授。夷情反側。昂等其宣威恩。務在寧靖。十二月緬甸宣慰卜剌浪等遣思倫發及妻孥三十二人。付丁十戶王政。斬其首函之。及俘馳獻京師。緬人并貢金銀象牙土錦。 上命卜剌浪襲其宣慰。木邦宣慰罕蓋法乞麓川之地。守臣議以孟止與之。十二年七月僉事李權奏。雲南初立木邦等宣慰司。孟艮等府。惟以羈縻遠人而已。近改瓦甸等官司。隸布政司。又聞設騰衝州。瀘

保土官催辦差發金銀。騷動夷人。致使含怨。遂成西南之患。臣以爲金銀有名無實。供遞年番臣橫欽入已。 朝廷不得其用。乞一槩罷免。惟令依期貢獻方物。以彰柔遠之恩。庶可杜絕奸弊。戶部言金銀係洪武制。難爲除之。思機發之與孟養相表裏也。雖日會勅。而緬船春齋。首尾不應。攻取極難。于是思機發遣其頭目刀克猛等來貢象馬。 帝曰賚之。十四年二月總督王驥總兵官聚都督張軏田禮侍郎侯璡等。自騰衝至金沙。木邦緬甸各府師來會。進焚其寨。賊

子思機發思卜發遁去。命驥等回京。而貴州副使李睿有諸苗連結之報。動以萬計。攻劫貴州。本兵鄺埜。議靖遠伯驥總兵聚等。分據要害。以次剿除。驥言生熟苗蠻。乘時蜂起。攻圍清浪。調雲川三萬。臣勦之于東路。調湖廣二萬。聚勦之于西路。 勑曰雲南不可調。了川湖合十萬之師。必能戡寇。時苗賊滋蔓。西至貴州龍里衛。東至湖廣沅州衛。北至武岡州。南至播州。幾二十萬。共困貴州平越衛已久。驥等請益兵。從之。景泰元年本兵于謙劾奏官聚駐軍水西女王官

深有效順之心。領軍秣馬。而一衆不能鼓舞。顧縱朱還
隊觀等勒取安宣慰及畢節金銀子女。以致激變。羅
羅十萬。燒劫畢節。宜執聚明正典刑。從之。貴州新添
平越清平興隆等衛圍久不解。侍郎璡部署鄭僞攻
其都盧寨。而土官安隴亦敗水西賊。斬首百餘。雲南
兵由烏撒進畢節。而普安土官隆本亦至。斬首七十。
遂克彌勒南窩十餘寨。而驟兵亦會于重安江。自是
諸圍悉解。由興平抵鎮遠。道路皆通矣。二年總督湖
廣王來塘報。自貴州賊首韋同烈僞稱苗王。屯典隆

之截洞。復攻平越等衛。總兵梁瑤。自沅州來。與方瑛
會擊。敗之。賊退保香爐山。方瑛由龍場。陳友由萬潮。
毛福壽由重安江。破翁滿三百餘寨。斬首三千四百。
撫袞水二百寨。復所虜千七百人。令兵還香爐。賊懼。
縛同烈詣軍門降。械之赴京。大軍移清平。諸苗都勻
等寨。具牛酒迎降數千人。悉令復業。　召總兵官還。
三年沐璘奏。割龍川之底麻地。以從木邦之請。當也。
五年緬甸復索地。守臣奏與以銀戛之地。乃送思機
發。及妻孥六人。檻車詣京師。四川草塘賊黃龍韋保。

僞稱平天王。攻播州。都御史蔣琳總兵方瑛。進克乖
西。次谷種。乖西破。斬首七千九百。獲虜男歸二千七
百人。韋保等械俘。冬楚都督陳友。奏婁羅紋洞等寨。
及清水江苗萬餘流劫黃土坡平茶。欲攻銅鼓。擊之。
斬首三百。指揮咸安等八人死之。六年董卜韓胡宣
慰司克羅俄監粲。曾遣奏乞賜勑約束生番兵。尚書
謙議。此酋鷙詐。誘納董敏招亡謝瑩。若允所請。必借
天聲。項乃都落强盛。蠶食雜谷。交結商巴。久懷窺蜀
之謀。所進番文。詞悖語誕。移文松潘兵備侍郎羅綺。

勘實以聞。綺奏土番張蠻國師商巴。幸而天鑒。其姪
吾兒哲。其惡尤甚。幸有南柯兒與之構怨。以討致之。
乞降勑圖之。部議。番夷轉移之間。向背不測。本是親
屬。萬一謀泄。則是中國教令外夷。戕害同類。非所以
訓天下。　帝是其說。蒙能者。岷庶人家僮。竄伏苗蠻。
僞稱蒙王。爲妖書糾衆三萬。攻隆里新化銅鼓諸城。
楚撫王永壽。太監梁達。告急。命南和伯瑛　方　佩平蠻
將軍印。充總兵官。征之。時貴州平越賊首阿骜王阿
榜苗金虎等。亦稱王劫寨。與銅鼓賊勢相倚。並　勑

付瑛。蒙能遂破銅鼓。指揮王廸六百人爲所虜。七年。瑛破蒙能于平溪。分爲三路。一自清浪由硃砂。一自平溪由羊兒。一自鎮遠由馬場。冬。破板鬼等百六十寨。斬馘三千二百有奇。　帝勞之。天順元年。瑛同總督石璞移軍天柱。克破天堂小坪墨溪二百二十七寨。斬金虎侯等千四百九十人。瑛剿蒙能之黨。藕洞諸處。克百九十五寨。斬功二千八百餘。進兵武岡。克擱牛等五十四寨。全軍還武昌。　勅召班師。三年。方瑛奏報東苗勦事曰。臣瑛進青崖。李貴進皮筲。劉王進谷硿。李盧進鬼山。所克水車壩擺傷等寨。百有八十。後進貢黃農竹四百三十餘寨。前後斬馘五千五百有奇。全師回營。成化初。楚撫王儉奏赤谿湳洞之苗。李安征之。得六百四十餘顆。三年。四川戎縣山都掌蠻作亂。諭襄城伯李瑾　李佩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兵書程信提督之。太監劉恒監之。往捕。學錄黃明善上敍州山蠻之策。竄徙隣境以離其黨。散其民于烏撒四府安恤之。分屬漢夷以別其類。撥永寧界者。割隸永。接芒部者。割隸芒。而該縣止編漢民可也。據

險固守以待其斃。馬湖敍州無北走之路。由納溪至示永至芒以斷之。半歲爲殍矣。宋時多剛縣夷爲寇。用白芀子兵破之。白芀子即今之民壯。多剛即今之都掌寨也。鄉兵平夷既有明效。南路從金鵞進大壩。中路從戎縣進箐前。北路從高縣進都掌小寨。易攻。大寨亦從之矣。侍讀周洪謨言。都掌之地。多不過二百寨。守臣親臨。擇其主名。立爲長官司。以統各寨夷民。戎縣不與之約束。不勞兵革。而邊境自寧。　上曰。其言有理。四年。尚書程信等至蜀之永寧。芮成由成縣。吳經由芒部。崔旻由普市水腦。毛榮由李子關。宰用由渡舖。羅秉忠由金鵞。都御史陳宜王浩與信等分督之。攻得龍背豹尾七百五十六寨。斬首千五百有奇。山蠻遁敗。遂遷瀘州衛于渡舖。增置江門水流崖洞榾等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太平長官司。所謂分裂其地以控制之。乃久安也。　勅班師。先是成化初。安南寧遠州目剌孟等寇臨安。至是雲南太監錢能欲通于安南。令指揮郭景齎　勅往焉。國王黎灝亦遣陪臣隨景來。部議。滇中非交阯貢路也。假道

勦。衆宜備不虞。十二年。上勅四川巡撫張瓚捕播州賊。起宜慰致仕楊輝理土兵以諭賊。松潘總兵堯彧。亦奏發與官軍。戰勝乞助兵。十三年。瓚督輝攻苗天堋卜等。斬首四百九十六。就撫男女九千八百人。本兵項忠請聽其撫降。上勅勞之。輝發其子友。乃通路於瓚。瓚乃盛陳楊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議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爲安撫使。 諸苗不復反矣。時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旣而爛土諸苗齋果等。恣大覇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雲南巡撫王恕奏。安南時窺臨安于蒙自蓮灘市銅鐵器。又于界外設官譏察。自吞并占城。時懷乘勝之姿。今臨安衛僅二百羸卒。通滇二十五衛。不過萬二千人。地雜諸夷。賦稅甚薄。取給屯田。僅足一年之食。乞于東川曲靖西洱海十二衛中量調四千。更番戍此。增一副使以飭之。暫止開班銀課。例貢貿石以甦民困。 詔從其言。十四年。蜀撫張瓚修浮橋。治月城。以無阻棧道之權。計破松潘番夷。誅撤盼等一千有奇。所滅寨

五十有二所。降寨百有五。增墩堡九。築茂州城一。遂班師。初議建播州安寧宣撫司。懷遠宣化二長官司。靖南龍場二堡。命楊輝董其役。益以家丁土兵守之。貴州總兵吳經請調清浪沅州援以制獅子孔羯獠之賊。十五年。吳經以平西堡賊報捷云。賊首阿毛堅婁等。俘斬二千一百有奇。破洞五十四。燬寨五百七十餘。是役也。雖濫亦威。雲南冠盜未息。貴所司停俸戴罪。大帥沐琮。乃勒石屏呂明之夷。以四百討。諸司復作如故。先是楊輝條立宣撫司。爛土諸夷惡其逼己。黑苗齋果等。攻圍安寧。輝子愛。幼弗能支。勅川貴助之兵。十月緬甸以播思任發功乞孟養貢掌地。乞金齒衛軍李讓爲把事。兵書余子俊等。以爲思任發族屬累經赦宥。思洪發不聞有過。豈可奪其土地。李讓中國人。而與爲把事。是變于夷也。宜勿許。 上勅如之。十一月。貴州巡撫陳儼奏播苗橫甚。乞調楚蜀粵軍三萬。允臣節制。余子俊言。賊作于四川。而貴州守臣節制。恐有邀功之人主之。且川歷凶荒。兩藩齊舉不遍。肩担背負。師力至憊。心腹憂也。 上曰守臣

輕率哉十二月四川敘州府奏白羅羅羿子與都掌
大壩夷相攻侍郎周洪謨曰戎珙筠高四縣在宋元
時皆立土官以夷治夷羈縻而已國朝代以流官控
制激變洪永宣正間四征四叛景泰成化間屢出爲
寇都御史汪浩乃殺保寨二百餘人夷怨入骨爲誘
殺也轉肆流毒惟立土官治之令夷自推寨主則不
侁不擾夷漢相安夫土官有職無俸無損國儲有益
邊備綱目相繫諸夷自靖矣陞四川僉事戴賓爲副
使整飭松潘兵備初巡撫孫仁奏松潘爲四川西陲

重地深居番境外則東通任昌蠟梅南隣董卜韓胡
西連烏思藏界北接羊洞洮州中則大小二姓寨族
部落彌滿山林環據險固而東南兩路一線相通我
軍關堡連絡參雜夷性往者重臣宿將塡之今乞擢
副使一人職位略崇報可初雲南寧遠建水二州俱
隸臨安府後寧遠爲安南所陷黑脚百夷歲擾車里
村都御史吳誠言石崖栢敢二山乃界地也宜鑿斷
其路以蠻汪寨與交人互市之所設巡司而官其土
人爲便從之十七年吳誠奏令土官遣子于儒學讀

書使知夷俗可變而爭襲之弊可息其地遠年幼者
開學延師　上曰土官世脩職貢而爭襲往往有之
由于政未化于教也其令各遣應襲子就學使蠻貊
乖爭之風潛消而華夏禮義之化遠暨顧不美歟先
是安南王黎灝攻老撾殺宣慰刁桂雅其季子怕雅
賽歸依八百宣慰刁攬那送匿之于景坎仍扼襲交
人大敗之　朝廷賞其保障之義賜以銀幣十八年
雲南總兵沐琮奏木邦宣慰司孟密夷婦曩罕弄威
力日盛與木邦八百與戈陶其往結交趾借之兵請

勅之以除患本兵張鵬內閣明劉集議撫諭之爲良
上曰可其遣大臣宗丁以往雅伯賽課報交兒之
侁覬雲南發兵助之守臣沐琮以請　上曰前代視
蠻侁殺以爲其黨破壞爲中國利朕甚不然交阯老
撾諸夷屬服有年朕視之如赤子救急解侁中國體
也其令琮遣諭之各守境土睦鄰保民十九年太監
蔡用奏火掌蛹番蠻糾聚爲虐乞征之部覆從其言
上特勅巡撫孫仁提兵壓境切勿輕動罪止其人
時番夷小八蠻本爲報復私侁竊掠而蔡用欲興兵

以邀功賺孫仁具其事。兵部復請。業已許其用兵矣。
上復疑之。故勅意專責成于仁。及後招討司果擒
其首惡十餘人以獻梟。地方寧謐。迄不用兵亦無他
虞。曩罕弄之竊據孟密也。其鄰境土官不平欲伐之。
曩罕弄潛遣人從僻路抵滇至京。進獻寶石黃金奏
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轄兵部爲之覆奏。下內閣
議。大學士安萬欲許之。劉珝劉吉不然。曰孟密本木邦
所屬也。曩罕弄叛而請命于朝。許之。凡土官宣慰誰
不解體。是卽周天子命三晉之意。不可從之。安日開

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
不戒。珝等曰。何以伐爲。曩罕弄果弗靖。但勅其旁于
崖孟養等宣慰。令各兵促之。以夷攻夷。蕞爾小醜。亦
何能爲。事遂寢。既而吉以憂去。　朝廷因雲南守臣
之請。起程宗撫諭。而序班蘇銓。承受安風旨。以露於
宗。曩罕弄復具奏。二十年開設孟密安撫司。以夷婦
曩罕弄子思柄爲安撫。隸于滇藩。時木邦爲孟密所
侵。兵力積弱。雖屢奏訴。而孟密據寶井之利。資結當
道。力主開設之議。故事竟不直云。二十二年五月貴

州宣慰使安貴榮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宣慰
使宋然世居貴州城側。管水東貴竹等十長官司。皆
設治所於省會。衙列左右。非有公幹。不得擅還水西。
至是令貴榮巡所部趣辦貢賦。御史鄧庠兵部郎費
瑄勘貴州邊事土欄等。特以天墹千築堡之故。互爭
土田。親詣都勻清平按視。苗實無稱王諸狀。守臣希
覬用兵。輒出危語以劫之。庠瑄不從。遂招苗衆各歸
所侵土田。于是兵不果用。因舉參將彭倫而劾都督
吳經太監張成等　詔從其議。九月侍郎何喬新勘

奏播州本古夜郎牂牁地。自唐乾符間。太原楊端據
之。歷九代宋元。以至　聖朝。子孫相承。世襲其職。敦
龐淳悶。躡慕華風。而頑獷暴戾。終爲夷俗。今楊友家
患不均。奏其弟愛僭淫妖誣。臣往勘其情重者。因之
竊惟楊氏據有播州五百餘年。雖夷服從久矣。奢僭
淫暴之罪。蓋或有之。歷代撫以恩信。究以文法。蓋治
以不治也。初宣慰楊輝溺其庶子友。欲授以職而不
果。輝欲割地授友以官。謀於張淵。言天霸千本州懷
遠故地。爲苗據。請討之。前巡撫張瓚受輝囑。以其地

奏設安寧宣撫司。冒以友任。以所積金玉器用錦綺服飾并莊田。召諸子均分之。罕既殁。淵乃與友潛謀刺愛。誣奏不軌。喬新勘之。直愛而誣友。　詔允所科。思倆既得專孟密之地。先後奪木邦者二十七處。驕橫益甚。木邦宣慰罕空法暴其事。遂追論督撫程宗給圖狀具獄。杖弘治五年。貴州苗作亂。命顧溥充總兵官。鄧廷瓚總督之。土兵八萬。進討都勻長官司。塞苗也。富家長脚破百有十寨。吁。小醜若是乎。專闘以殺也。憊矣。十三年。初木邦宣慰司罕空法廽擒孟乃

爲部下信發所逐。不得歸。而孟密土舍思揉。因侵據木邦地。總兵沐琮。太監劉和。巡撫張誥。兵備黃東山。趙炯。毛科。荊茂等。會議勦而撫之。夷俗相傳。孟密素畏思陸之兵。思陸者。麓川遺孽也。兵備以爲然。許之。思揉聞之。亦解去。罕空法得歸。部落稍附之。未幾復貳。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言思揉可擒狀。于是炯科檄軍門。檄會兵騰衝。又徵潞江土舍所侵軍賄。爲檄孟養隴川南甸于崖兵。藉此扶撫以成功。思陸領象馬渡江。思揉亦柵守以待。我挑釁之不出。乃爲編

書告和。時爛營哭軍乏食。秣蕉心啣之。因爛譁。而孟養同約降。頗有怨言。各宣撫相次應。軍遂縣。賤者莫知其數。科至孟都。思揉遣目襲方請事。科令備方物貢。償官軍餉糜。退所侵地。襲方唯唯。無何皆至。撫鎮官錄奏茂。炯東山及科之功。適科齋捧在長安。具疏自敘其勞苦。而妒茂居首功。本兵劾之。下于理。酌贖。而御史余本賓復繫尹銘拷訊。銘希指誣科。指撫殺良數百人。科不服。吏訐本賓東山私事。遣官往勘之。東山遂得罪。逮。而科炯銘免之。雲南御史謝朝宣奏

孟養夷酋思陸。本麓川叛賊遺孽。先居迤西金沙江外。成化中嘗據緬甸之蠻蠻。弘治甲寅。徵調其兵渡江。遂復據騰衝之蠻莫。又幸木邦起兵攻燒孟密安撫司。殺掠夷民二千餘人。劫聚馬金寶。有併吞孟密。覬覦故土之思。迤西人恭們。騰衛人段和。匹命爲之謀主。屢撫不聽。指揮黃昇承委兩至夷方。取到緬書。詞多矛盾。疑涉夜遁。乃金騰大監吉慶貪暴無狀。酷刑私歛。綮繫軍夷。衆相鼓譟。今失不制。必成腫癰矣。雲南參政李韶。奏洱海衛與北勝州同一城。地域廣

遠與四川建昌西番野番相通。邇年西番土舍章覲高廸等。恃倚山險。招服野番千餘家爲莊戶。遂致各番一志。動輙殺人。而州官無兵。不能禁制。衛官且大廢軍政。恬不加意。又姚安府大羅衛賓川州有賊穴六七處。軍民受害。請添設兵備副使於瀾滄城。以姚安大羅賓州鶴慶麗江大理洱海景東府州衛所屬之。于野番用撫流民法。于賊巢用立保甲法。朝夕經理。不出數年。章覲高廸之頸。可縶麾下。野番賊巢之惡。可消大半矣。初貴州普安州土官龍暢既老。子禮刻而代職。聽營長阿保之讒。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霑益土官安民女也。禮及阿保皆通焉。暢遂毀掠阿保而誅禮。久之。阿保與米魯作亂。攻暢。得寨百餘。暢逃之雲南。守臣臨重兵召盟。戒息。米魯乃毒暢。爲傲滋甚。阿保與其子阿鮮。堅築四寨。僭用黃旗。聲言攻普安。東寧伯俊焦撫院錢鉞。都司劉英。檄土兵三萬。斬阿保于查剌山。米魯走霑益。雲南金騰太監吉慶爲言。孟養思陸乞貢方物。部持不許。巡撫李士寔請許之。又請思㯳已以思落護印。乞與冠帶。部終持

之日。利其貢者。侵地終不可復。若與思落冠帶者。蓋取啓爭。仍令思㯳妻子掌典從之。于是守臣沐崑章上三策。征勦也。切責也。脇撫也。正名義以行天討。蘭兵威以懾曠度。植疑黨以逸邊民。大司馬報曰。下策乃上馭也。十四年。貴州官軍討米魯。失利于阿馬坡。普安州幾陷。 上命尚書王軾往督其軍。太監楊友等俱蔵羿。賊婦米魯營長福祐詐稱降。復聚象燎寶間。益圍普安及閣安南衛。虜楊友以去。藩司閭鉦劉福。介將李宗武等四人。俱被害。王軾至。請調各宜慰發兵從征。播州楊斌。酉陽冉廷甫。永順彭世麒。保靖彭仕瓏。泗城土舍岑接。八道以進。趙民自大盤江。張泰自小盤江。崔鐸自舊盤江。兵備周鳳自砦布。總兵曹愷駐江東岸。米魯斷首于陣。凡用兵五月。破寨十餘。斬四千八百有奇。俘以千計。 降勅陞獎之。思陸之歸蠻莫土地也。守臣疏曰。蠻莫原隸木邦。成化始爲孟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據之。連年構禍。今始平定其地。既不可復與木邦孟密。不可割畀隴川干崖南甸三宣撫。欲開設衙門。則地方懸遠瘴癘

難守。宜暫於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㒓之功。今有悔過納款之願。請賜名目冠帶。部悉駁之。後思陸不受冠帶。乞宣慰印。不許。十六年初保靖僭侮彭萬里以歸附領宣慰。白巖大別大小江二十八寨。其弟麥谷踵之子殺其嗣代為仇敵。其孫勝祖以正統從征功授多江長官。為世英乞襲而嫡宣慰仕瓏輒敗之。奏訐尋戈已解。復結部院請令世英歸所據小江七寨於仕瓏。止領大江七寨。聽仕瓏約束。官軍來守而徙世英十沱埠。

以絕爭端。以後土官應襲子弟。悉令入學。漸染風化。用革夷陋。如不入學者。不准承襲。十七年追治普安州敗軍之罪。初土官之敗于米魯也。其交通適烏數以賄求立。及米魯福祐之殺阿紀適烏也。亦數以賄求撫。罷兵都御史錢越副使周鳳指揮劉英遠任禮張英皆受之。少監楊友總兵焦俊至所遣需索。坐取侵牟。贓械狼藉。既殺阿保。諸人自以為功。吳遠既使人索賂而兵益近。福祐怒而劫營。遂失利。阿馬坡而行閭諸領軍莫不懷璧自解。于是渡江一敗。殺溺幾二

千人。至諸道合兵始克。巡撫戴乾黃阿相繼發其事。得旨逮問任禮等十八人。斬李雄二十八人。戍錢鉞等逮之。十八年四川太監石巖巡撫劉洪奏松潘苗夷殺指揮王楠數十人。官軍臨討。悔罪乞哀。斬元惡首以獻。請姑罷兵。給事張文御史袁任言松潘事大駭愕也。南路開為天險。自牛尾巴失利之後。饋夫戍卒。南行必納貨於苗。不然。擂石之下。立為虀粉。麻答等險。設堡添防。雖費不得已焉。兵備張翼近以西披烈柯等獻級。賊詐稱然。祇宜却回。顧乃奏上其事。

動色相慶。且韓雄輕敵而王楠殞生。都御史林元甫不得辭其責矣。元甫知雄之姦貪。養成大僨。所宜並逮。兩路糧運。由松潘而至西寧金瓶九倉。由茂州而至新橋鎮夷七倉。食尚不足。望其竭力難矣。蒲江關地勢稍平。介乎松疊間。屯築聯絡。可立應也。正德二年陞播州宣慰使楊斌為四川按察使。仍蒞宣慰事。舊制土官有功。惟賜衣帶。或旌賞部下人。無列銜方面者。斌狡橫不受兩司節制。諷安撫羅忠上其屢平普安叛賊功。重賂劉瑾。故有是命。後數年。李致友愛

凱韃之亂時程番宣慰安貴榮亦冒參政銜。夷風鶩矣。茂州卜南村曲山寨叛。自弘治不服征徭。十七年矣。今來歸。乞爲白人。兼請衣巾。欲納糧。其俗以白爲善。黑爲惡也。太監羅籥以聞。量令入貢。詔能撫者俱賞。程番宣慰安貴榮思併陳湖之地。誘宋然激苗民阿雜等署立名號。攻陷堡寨。而貴榮反助以平賊。然論斬繫獄。然訴其爲貴榮所誘之情。得減死。依俗納穀以贖焉。六月加授四川播州致仕土官宣慰使楊愛船穀將軍銜。誥命仍賜麒麟衣一襲。時愛之

子宣慰使斌爲其父請進階及服色。禮科駁之。禮部因奏服色等級所繫。不可假借。兵部以愛舊有勳功。遂皆許之。既而斌復爲其子相請入學。得賜冠帶云。

初貴州銅仁長官與湖廣鎮溪千戶所算子坪長官司。四川酉陽宣撫司梅洞長官司地犬牙相入。弘治中。鎮溪苗民龍麻陽等與銅仁苗頭龍童保聚徒攻剽。不可勝算。土官李椿段昂田宗鄉等貫縱之。而算子百夫長龍真與之同謀。營過司府。其後遂率衆四出。三省騷然。屢告急。前後鎮巡惟務撫諭。終莫能制。

七年巡撫劉丙沈林征于陸龍山。前後斬俘以二千計。詔梟童保等以徇。給湖廣忠峝安撫司忠建宣撫司高羅安撫司印。以夷舍田龍田本忠田萬金掌之。永樂間施州等處民譚文昌譚暹廖汝鳳秦忠亾入高羅忠建鎮南忠峝。各從其土官入貢。許稱爲前土官裔。襲授卑職。歸乃誘奪其印。子孫遂冒襲。弘治間守臣撿之。印貯於官。至是巡撫都御史秦金奏蔭在忠峝。本忠在忠建。萬金在高羅。皆眞夷種。故給之。而鎮南長官司爲汝鳳所冒者。至是夷種盡亾。其司

遂廢。十二年烏荒芒部二府葛魁等寨地與筠連洪縣接境。周遭千餘里。各蠻僰人子羿子猓猡等雜處其中。普法惡身長七尺。通漢語。曉符籙。自負懷異志。與夷婦米浪通。遂以爲王母佛。自稱蠻王。煽誘日衆。巡撫馬昊諭之不從。斬首千級。勅優獎之。初平浪苗夷阿向等之構亂也。自言爲土官王阿童子孫。而王連者本其家奴所出。乃世冒襲職。與之爭。連者復據無賑。阿向不能堪。遂糾緫苗貝數千攻劫村寨。欲得官印乃已。時巡撫曹府檄都勻府衛議處。撫勅之

宜都指揮司繼先知府張禮等皆受連賂誣阿向僭稱王號詳輒信之調永保酉陽鎮溪土兵進勦兵無律所過肆掠阿向等屢出迎敵我軍多死傷者僅得苗徒胖林等四人以還于是巡按李顒劾詳罪受賂請襲開門自嬰諸狀 詔遣郎中張元電按之元電核實納賄貪功者繼先等十有四人罪之十三年二月貴州苗賊阿傍等平初貴州湖廣之交犇苗哨聚連寨相望而香爐山周廻四十里高數百尋四面斗絕其上平衍阿傍等據之糾諸寨苗作亂巡撫鄒文

卷七

盛總兵李昂湖廣副總兵李瑾率參將洛忠都指揮葉縉等參政胡濂蔡潮等分漢土兵爲五斬賊者六百二十撫寨者三百七十有五招降者萬三千九百人壓藤有差初四川天全六番招討使高繼恩爲雅州姦民所誘劫質民財又所部番僧多娶州民女爲妻妾其後烏思藏直管招討高管等襲職回得賜番茶六萬斤遂同繼恩把事夾帶私茶六倍所賜而販市商茶尤多所司詰實併發繼恩等諸姦利既坐黨附者罪因請逮治二招討 詔姑宥之十二月四川

樊蠻攻破高縣巡撫馬昊掣松潘兵攻小東路寨指揮龐昇等死者四十餘人遊擊張傑遂遇害昊平普法惡之後陞州立縣殺降增亂流官治夷之失也湖廣保靖土舍彭惠與宣慰使彭九霄佹佹稱戈而塗地者五百餘人互訐八十餘年下都御史吳廷舉勘之請以大江之右衆歸保靖大江之左二寨屬辰州惠居陀步聽其自新雲南彌勒州十八寨盜阿勿樊掠寧州廣西知府張縉假征勦名斂民財數千事覺衆任而逃通判王錡集兵脅撫仍負固巡撫何孟春

卷七

以聞本兵駁孟春非統馭才也四川凱里土舍楊弘與重安土舍馮綸有隙誘苗相攻巡撫鄒文盛撫平之本兵王瓊駁之奪臬司蔡潮之專擅以蔽文盛云十六年貴州宣慰安鍾驕縱不法爲夷民角藥所殺其從弟萬鎰應襲其目烏掛等謀以族普者弁襲而承勘衛弁胡承遠等得賂歷其情萬鎰忿之借兵從事以討烏掛兩相誣訐十數疏下巡按胡瓊劾奏受賂者令萬鎰襲其爵嘉靖元年樊蠻之復變也都御史盛應期討之推究其始逮前撫馬昊于獄四川巡

撫胡世寧奏。國初設松潘軍民司。控制羣番爲全蜀障。松城內外地。皆熟番爲我服役。故有八郞等四安撫。北定等十七長官司。其南路至疊溪千戶所。又有鬱郞等二長官司。再南至茂州衛。又有靜州等三長官司。其東路至小河千戶所。再東至龍州。則近白馬路長官司。皆受約束。及後任用非人。撫御失宜。熟番多畔。松城四外。盡皆仇敵。而東南二路僅一線之通。景泰間。添設總兵。都御史專治松潘。然會城又設巡撫。彼此牽制。難於行事。以致龍州之失。竟不能復。

華下。韓胡之議。終不能制。然彼時東南二路猶皆可通。及後去都御史。分設兵備副使二員。一治松潘。一治疊溪威茂。一治茂州以東壩底徐塘等。僅路抵龍川。謂之小東路。住劄綿州。參將二員。每歲會皆遊擊率兵與借兵威猶振。後革遊擊。承平日久。巡撫惟事保守。務爲欺隱。軍殺一番。則罪以擅殺激變。番殺一軍。則罪以玩寇失機。官軍喪氣。惟扣糧閉門以賂番。或棄兵械爲番役矣。番人益橫。邀劫道路。殘破關堡。匿不以聞。不幸敗露。反以諉之下吏。因循歲月。坐致

部堂。稱爲老成。南路阻塞則職此由。今欲通之。要在威信兼立。撫治兼施。用人才。添兵將。更賞罰。足財用。四者而已。四川芒部母響等苗數起。部議畢節等衛。屬貴州。而鈐轄官多在四川。彼此推託。宜于敍瀘大壩。設官兼制。撫乂土官。奢爵隴壽隴川等。乃命都指揮何卿督之。卿乃請兵誅芒部之陽順陰叛者。三年何卿勦芒部。斬擒二百計。賊首隴政奔烏撒。久之不出。部議宿兵耗餉。帥信寡謀。革何卿冠帶。以勦自贖。都御史王軏獲賊首隴政于水西。追芒部印。斬獲以

七百計。御史劉廷簠曰。隴政真僞。未可辨也。六年芒部餘賊沙保等叛。攻鎮雄府。傷之。執知府程洸。奪其印。洸得脫奔畢節。蓋初設流官。夷情未帖。幸旦夕之安。不亟收賊裔隴勝。令沙保得擁孺子以煽禍。拊循者之罪也。黔國沐紹勛奏。地方多事之故。土官坐久未襲者。宜趣督所司保勘之。部言武臣不得與襲事。

上曰。雲南不寧。皆因土官不得承襲。令夷人無統。遂至生事。釀成大患。未免煩征。會勘奏保。往往避嫌推諉。展轉行駁。動至十數年。緣爲奸利。豈綏懷遠人

之意。仍令承襲。事宜皆令鎮守撫按會行三司。加倒催勸。有蹈前弊者罪之。七年正月。雲南土舍安銓作亂。侵掠尋甸府嵩明州木密楊林等處。巡撫傅習檄兵備黄昭道周奎歐陽席以兵討之。大敗。賊遂陷尋甸嵩明。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部彬趙倬等。知府馬性魯棄城走。事聞。切責沐紹勛。發夷漢兵夾勦。二月都御史王廷相勒鎮雄之叛沙保等。撫招夾羅以平。雲南武定土舍鳳朝文作亂。殺同知以下官吏。與安銓而圍省城。滇中大擾。 命伍文定爲兵部提督四省兵討之。梁材爲侍郎。督餉。三十萬以從。七年太學生一清等疏。近者雲南安銓構亂。集四鎮之兵。以勦一隅之寇。晌歲糜算。已無遺策。顧兵凶戰危。撲之不早。禍結可憂。竊以雲南荒服。前代不人版籍。我 太祖特命西平侯英克服之。又以諸夷雜處。易動難馴。甚因其酋長有功者。立爲土官。各統所部。子孫世襲。而命西平侯子孫世鎮其地。如身之使臂。如臂之使指。凡所調遣。莫敢不服。盜賊生發。責在土官。遣一介之使臨之。即時奏功。此以夷制夷之法。漢兵不過壯

聲勢。固根本耳。數十年來。土官物故。子孫應襲者。官司不爲保結。土官往復驗勘。有二三十年不得襲者。止令土舍管事。下人不畏。强陵衆暴。無所不爲。黔國總兵之名。不得自專。凡事必與三司會議。然後得行。積之既久。夷以上官爲不足憑恃。亦復慢令玩法。無所忌憚。待其罪大惡極。然後動勦。軍民困壞。誰之過歟。臣等切思雲南各處土官夷兵。人馬衆多。麗江景東之外。如元江鄧州北勝姚安鶴慶寧州。羅次亦佐。蒙化姚州之類。若官用命徵撥。一喚不習。何煩他省。但中間多係不得承襲。亦有緣事提問者。懷怨畏罪。猜保必無。彼聞大兵壓境。生疑阻功。二志未平。又生他患。今日急務。宜先收土官之心。除破從逆之黨。省城迤東。如尋甸州土官安慰一族。東川鎮雄四川東川等府。地方要害。俱與安銓連姻。今安慰承襲。即宜召其酋長。量加賞勞。令所司早爲保勘。使可統攝土人。仍戒諭通賊自取罪責。曲靖宜宿重兵。斷賊奔路。毋干濫傷民。輯威清積倉廩。選老成諸策。 上深以其言爲然。初鳳朝文欲取武定而有之。詒于衆夷曰

土府鳳詔母子斃矣。繼而詔奉其母投會城。夷衆相顧錯愕咸投降。朝文計窮絕菁渡河而走。取道霑益。從奔東川。至湯郎箐爲官兵所蹶。裂其屍。安銓衆尚盛。駐尋甸故巢。列柵寨數十。官兵夾擊之。俱破。乃併力於必古老巢。潰之。銓奔東川。爲土舍祿雲所執。斬虜二千九百有奇。解散其黨二萬。御史傅習歐陽重同沐紹勛以捷聞。 詔加祿陞賚有差。初貴州鎮雄府沙保之亂。官軍擣其巢。詔沙保巳斃。未幾其子普奴復糾衆不軌。數年罔功。兵部尚書李承勛以伍文定

專主用師爲失計。皆于乞休疏中及之。復極言遠夷無所用之不足煩兵。臣查得隴勝。貢爲隴壽子。夷人重骨脉。只有推戴之義。御史戴金言授勝佐貳以收夷心。設兵備于畢節。餉黍戎于永寧。其言可採。 上因取文定同京其芒部夷情。令沐紹勛區畫之。初雲南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養等處土夷。忿爭相殺。歲久未平。各以其情來奏。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勛巡撫都御史歐陽重。會委參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夷。譬以禍福。諸夷皆服罪。退還侵地。而

木邦宣慰司罕烈孟養賊尊思倫。各貢牙象土錦金銀器物求贖。隴川逆舍多鯨亦聽還職兄子多參。至是紹勛等奏言。木邦孟養。殘殺無辜。多鯨手刃兄母。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夷。忿爭常態。今既輸服。請許令追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戒木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思真。以孤軍抗二强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勵。緬甸土舍莽啓歲。因祖父忠揣怨。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其宗。隴川多參孟定罕忽。宜

令還本境。招復夷民。其蠻莫孟母等十三處土地廣寬。諸夷屢爭。初議屬之騰衝。撥軍輪守。則煙瘴可虞。欲屬之木邦。則地勢遼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孟密管食。歲徵差千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得 旨諄切。蜀撫唐鳳儀言自芒部設流。諸夷反者數起。請存隴氏後。不假兵力。禍源永塞。兵部胡世寧議曰。芒流官而復隴氏。事體重大。擅難輕議。查得芒部自成弘以來。數自讎殺。時攻剽畢節界。固非以設流官也。今隴氏政以爭襲誅夷。隴

壽又族而隴勝方幼。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
史王軏。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統其衆。
會軏等遷去。知府程洸。迂腐不能拊循。故芒部復亂。
今諸夷輒易其詞。云勝眞隴氏子。願復其職。夫壽政
皆親隴慰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眞壽子。一
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掌。服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
寨不服。各尋一隴姓者求立。則背且戰爭之禍。今復
始耳。臣以爲隴勝復土官不便。唐鳳儀奏處芒部七
事。一曰因地方以定土流。言芒部與域夷性異類。不

必就改流之說。拂其故性。二曰順夷情以續絕世。言
隴勝乃隴壽所出。爲部落推服。當順其情而復之。三
曰尊威令以示懲戒。言既改芒部爲鎭雄府。今其官
可復其名。不必更。四曰存四司以專責任。言芒地延
袤數百餘里。難于約束。當存四長官分司理之。五曰
明賞罰以定夷情。言阿濟之罪。可以功贖。若以往者
僞報沙保。必欲究治。恐失其心。六曰嚴守備以塞禍
源。言畢節爲諸夷出沒之所。川貴之藩籬也。當命整
飭威靖兵備。駐劄安莊。以制安南一帶。而於貴州添

設僉事一員。專制畢節等處。七曰下重令以戒聯結。
言諸夷姻媾。往往相助以生釁怨。若水西之于隴壽。
烏撒之於隴政。而沙保犯畢節。亦由水西誘引。宜嚴
飭之以離其黨。九年革鎭雄府流官。復授芒部土舍
隴勝爲通判。署府事。十五年都勻界中酋王阿向者。
世據凱口囤爲不靖。官司不能招之。黔撫陳克完督
二萬征之。賊立弩樓疊石自據其上。乃分破其黨惡
凱等衆。日雖宣慰安萬銓以梯鈎魚貫于山頂。自土
下。總兵楊仁自下上。遂斬阿向二百五十級。降夷二

萬。勑陞賚有差。凱口雖平。其黨王聽等。復奪而據
之。都御王琊復調安萬銓攻之。以花銷前後首虜二
百六十有奇。十七年安萬銓以都勻凱口功辭所賞
銀幣。乞領參政。部曰名器可濫予。仍令受賞。二十二
年貴州銅仁平頭苗首龍子賢。鎭算苗首龍科桑作
亂。流劫麻陽。時二苗已就撫。麻陽尹朱崇激之。遂復
叛。都御史萬鏜勘其事。曰臘首龍求兒雖聽撫。然善
後事宜。當設守臣于湖北。于思仁各設文臣于麻陽。
於銅仁各設武臣在湖者。則常衞六衞。永順等宜慰。

旋南等宣撫箄子坪等長官及鎮箄九永二守備隸焉在貴者則銅仁等長官如四川酉陽宣撫平茶邑梅等長官司皆隸焉巳而御史繆文龍劾鍠欺罔狀至辰州時以千百戶四員往質苗寨既得龍求兒置質官于度外苗戕頭目幸存其官多金以贖之求兒母叟虐部小牌借此卷命旋師之後跳梁益甚撫兩岐且銅平鎮箄彈丸地環峙諸司果無招納之弊且夕戒嚴矣爲今之計以夷攻夷割地示賞使各自爲守他日或有反側則因地方以挨部落因部落以責頭目將畏懷之不暇矣乞罷黜鍠二十五年四川白草番爲亂陷平番堡莫酒關虜守弁丘仁殺百戶耿爵兵科石永劾奏都御史王大用惟務裁節所減省纔萬之一而喪失無算副帥高鳳尚皆庸悉當罷蜀撫張時徹言往者番奴一族流入石泉縣白土鄉號白草番比者則庚作威召怨以命誘劫我既失險賊乃縱橫今蜀驟然矣二十六年張時徹督副帥何卿調漢土招討向繼光與湖長官王祥驚土兵羅洞建昌諸衛從之擒賊首渠殺白石撒刺斬首六百九

十九月楚黔按臣賈大亨蕭端蒙咸以銅仁鎮箄未平二省討賊不力今楚調六萬運餉二十萬而貴州師期不至勢難獨進奄忽坐消彼此匱老　詔逮黔撫王學益枸之治二十七年湖貴夾剿二苗不克降楚撫姜儀爲參政罷征苗之師六月以黔撫李義壯請復　命都御史張岳總督之賈大亨奏湖十年內兩省征苗未奏績者土官不用命故也臣從與守臣計擬以箄子坪各寨苗分屬保靖宣慰彭蓋臣約束之鎮溪各寨苗分屬永順宣慰彭明輔土指揮田應朝約束之不至縱苗爲惡挾苗爲重矣　詔如之總督張岳奏曰貴州類困于苗上下相蒙以賊爲諱釀成禍亂不察不討今敢者衆曰撫曰守曰割地巳耳往者賜以魚鹽牛酒花幣冠衿如奉驕子不旋日而叛此撫爲無益往者常戍小橋毛口餉不繼土兵輒私散去此守爲無益諸苗各有舊管矣割地分隸舍其舊而新是圖諸苗未即甘心舊管陰相煽激生他虞耳今鎮箄就撫銅仁獨放其衆不及三千必大創然後可三十年張岳分楚兵以聚酉狗腦七寨分蜀

兵以呂窩普杓八寨分黔兵以鬼提麥地十五寨。去秋三黔並進。及冬。岳駐銅仁苑彌之。前後斬賊千八百有奇。岳旣奏捷。其賊首龍許保吳黑苗竄匿鎮筸寨。乃料蜡爾玲水四川小平茶諸苗詭爲永保哨者。衣其衣。入思州府。執其守李允簡。縱囚釁庫劫燎而去。於是本兵趙錦等參論楚撫任繳總兵沈希儀。及土官彭明輔等諸失職。大學士嵩言。張岳總撫之誤也。得 旨切責。住俸。褫職。逮問。有差。兼責本兵俱罰俸。龍許保又攻石阡府。不克。參將石邦憲購衆四苗誘龍許保禽之。 詔郭鼎示貴州境土。雲南元江府土舍那鑑殺知府那憲。屢審撤不奉 詔。蓋縱劫村寨。總兵沐朝弼。滇撫石簡。督武定北勝亦佐土漢兵。分其哨五。以監司臨之。布政徐樾督餉。進臨安府招降甘莊。賊勢益蹙。那鑑遣經歷張維詣南羨哨乞降。時樾巡餉適與維遇。欲因取以爲功。約翌日鑑面縛出城降。如期樾至元江南門外。鑑不出。縱象馬突之。樾死。朝弼簡集五哨。環元江而壁。遂路通甘莊。二哨之精者。備於南羨哨。渡江。那鑑聞知之。徑衝其贏。

倉卒燒營。監司郝維岳疾入李維軍中。皆不支而遁。唯餘南羨一哨得全。武定寧州儂兵以窮恨俱不退。僉事王詮滸激獎之。迎戰敗而圍之。鑑請降。我兵懲前事不許。日久瘴毒起。大兵暫撤。俟秋再征。三十一年。張岳督石邦憲偵羣苗于猫岡龍塘畏隄。餘苗震恐。生縛龍許保以獻。復獲其首惡李通海等。磔于市。苗情大定。訟者就質。不敢私仇。烏朗土官田興邦斬黑苗首以獻。凡有名稱者。咸屠戮無漏。前患遂熄。三十二年。滇撫鮑象賢決取元江。那鑑大懼。仰藥死。百戶汪輔入城。撫諭其衆。咸稽首奉命。問殺那憲者。曰阿捉也。問殺徐樾者。曰光龍光色也。悉縛而梟首。命推那氏當立者。衆曰那從仁。那端之從孫也。當立。象賢乃疏發鑑之子恕貸其死。屬從仁統之。十二月。川湖守臣擒龍渾安撫司叛夷黃俊及其黨李仲寔等。俊之子中誘軍門降。施州平。三十四年初。四川播州宣慰楊烈仇殺長官王黻。黻黨李保治兵相攻者十年。總督馮岳總兵石邦憲平之。其善後之宜。有曰三省接壤。如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三渡關。貴州

石阡之龍泉各立一堡。移銅仁參戎于石阡。移思石守戎于龍泉。設郡別駕于播州。責監司以巡歷覆可。三十九年。雲南緬酋莽璉喇與孟密孟養世有仇。莽璉喇故與孟密婚。奪其印而假道以掠孟養。仍致龍川於岸南甸擄掠之。知內地有備而遁。守臣以聞。朝廷報曰。宣示恩威。與之更始。四川東川軍民知府祿慶死。子位幼。妻安氏攝府事。營長阿得革者擅權。未炁安不得。乃縱火焚走武定。爲所殺。得革之子堂。奔烏撒。結以賄。土官安泰入因安氏奪其印。安萬銓

素與祿氏姻。乃攻阿堂。又脅安九鼎殺其妻子。堂治兵相攻。長及羅雄州境。堂聽勘服罪。乞代贖。復以其幼子冒祿氏承襲。滇撫游居敬請討之。阿堂爲其營長者阿易所殺。於是來矣石之地子阿哲就擒。安萬銓以經歷印畀祿位妻寧著。署其政。以照磨印畀羅雄土官者濬。而自取東川府印藏之。議者藉藉。謂其陰據東川之志。按臣王大任彈其私擅標署。後竟鑄東川印給寧著焉。初銅仁都勻二府苗行劫。黔帥石邦憲方出激浦。聞變馳還。率安大朝勒之。進先彪山。

略定諸寨。蒐捕其首乃龍老羅等。衆悉降。 詔賞總督黃光昇。撫高昇。帥邦憲銀幣獎之。石邦憲既而平播州之亂。容山長韓甸與正管張問治兵橫行二十餘年。官司不能制。邦憲擒甸并其妻子。先是禪弁乘勝入甸巢。暮雨迷失道。葉勳魏國相陷其伏死。大司馬議其功過相準也。初播州土司原屬四川。統轄徵稅。而其地多在貴州之境。嘉靖初 詔改屬貴州。思石兵備矣。已而夷情以爲不便。二省守臣各異議。有 詔下總督羅崇奎勘議。仍以播州隸四川。分屬川

東守巡重慶兵備三道。而貴州思石兵備道。照舊兼制播酉平邑等土司。仍改給 勅書。重事權。以彈壓之。四十二年。雲南武定土知府鳳詔故。母瞿氏襲。瞿老。舉詔妻鳳索林自代。索林襲後。遂失姑婦禮。瞿大悔之。收異姓兒繼祖入鳳氏宗圖。嗣職不克。則其疏自訴。爲索林所阻。令繼祖詣闕告變。歸即詐稱受 朝命得襲。奪府印。索林將誅繼祖。謀洩。繼祖遂大發兵圍府。索林抱印奔會城。巡撫曹忭下令收印。逮其左右鄭英。聽瞿氏理府事。巡按孫用以爲方繼祖發兵

時守臣既名之爲賊。令鄭茲先坐議、不令爲諸夷笑。乎。麻者羅榮爭贊于霑益。尼羅光尚欽。跳梁于姚安。與夫干崖南甸之伉順。寧永平之擾所恃讋服者。朝廷之法耳。羅祖罪逆顯著。所宜首誅。四十三年。鄒勻平州長官楊進雄。以其兄子珂爲嗣。後生子治安。而疎珂。珂怨望。進雄乃逐珂。奪其產。珂得土苗心。據唐宿剛逆雄敗走。屠其家。都御史趙越請更土爲流。以塡之。楊治安計不便。乃割六洞地賂土酋蒙繼武。繼武乃大攻珂。而墾洞地。洞人不服。復助珂互攻。久

之黔撫吳維嶽招之。珂自縛詣軍門。六洞遂安。改土爲流。守臣叨賞。不邪意復平能里衛阿利之叛。斬致數百人。餘黨以平。四十五年。四川龍州宣撫薛兆乾。與本司副使李蕃相訐。遂執蕃父子殺之。軍門檄勘其事。兆乾懼。遂糾白草番豬闘。絕命拒軍不利。十八族皆散去。奔石壩。我軍追擒之。初。參政賀麟見王愢等受其賂。許爲解。已而不效。兆乾執麟見囚之。至是其隱皆發。川湖撫勦土冦黃中功罪久不決。給事中劉化來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上言賊巢在楚蜀之

交。雖殺之害在蜀。故川主勦。湖主撫。川雖勦。然仍遣千戶魯景蔡監生陳一言等往招。楚雖撫。然仍督宣慰彭翼南舍把彭崇賢等進攻。兩省互川。黃中投降之志始決。其所以之楚者。以結怨在川。求生在楚耳。在楚則曰撫之功。在蜀則曰勦之功。謂餘黨尚存。其實支羅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皆已就撫。惟兩省持論不決。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端。而四川南岸之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爲播揚。有司亦藉口以證撫非非而勦今是。皆非公言也。黃中既誅。宜放妻

子弟姪。并諸黨。慰小夷之心。全大國之信。仍令巡撫譚綸楊豫孫會勘之。巡撫譚綸言。薛兆乾伏誅。薛氏不可復立。宜如馬湖事。例改設流官。其土民散處寧羌利保者。悉入版圖。改龍州爲龍安府。隸于川西安綿道。而宣撫司以薛兆芝襲之。降爲知事。轄諸夷。雲南撫呂光洵既遣鄭茲同武定府鳳繼祖執而殺之。糾衆攻新城。臨安府百戶李盤等援于雞街。遇伏死。僉事張澤督千戶劉裕馳救之。敗被害。隆慶三年。副使張守魯諸道兵並進。繼祖懼。奔入四川會里州。依

其婦家賊帥者色斬羅祖以獻妙安同知高欽餘黨也並擒之土官助義者祿紹先也斬獲千五百有奇 上治失事者罪賞有功者鳳索林安置省城猶不欲絕鳳氏後簡其支屬鳳曆之子思堯授以經歷曆仍怨望作亂夜襲武定城知府姚崇貢嚴備斬之曆之犯也宜慰安國亨與其謀既而與安信相攻 朝廷遣勘之國亨懼誅乞哀執獻其黨阿弟吳瓊等以降各官其子而赦之黔撫阮文中之檄也萬曆二年正月西南夷都蠻有九絲凌霄等寨皆天險焚人屯

聚其中出沒為寇隆慶初屬守臣土告 朝議命曾省吾往討之省吾有偉略徵兵積餉為坐困之形而募死士從間道擣其虛先是有以閩事論總兵劉顯者首輔居正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倘蜀事不效當併閩事逮治之于是顯以平蠻自效凡越六月而凌霄九絲等寨悉平五年秋雲南七官普崇明兄弟搆爭巡撫鄒應龍輕信中軍楊守廉移兵進勦儂寇乘之兩致喪師應龍去繼撫王凝計擒元惡撫處殘儂亂定 詔戮守廉傳其首八年伍開軍餘作亂先是

苗夷慓悍衛所人各結欵自備久之欵黨日增敢于稱亂郡人畏欵甚于苗守備林維喬繩之非便也遂羣起逐喬而中右所欵自相鬬殺傷甚衆靖州守李瀾以治苗法治之各輸金為罰欵人益驕尚書梁夢龍議移參將鄧子龍備伍開焉十一年雲南總兵沐昌祚報緬甸莽應裏入寇 詔嚴備之十二年雲南邊臣劉世曾奏報將佐沐昌祚鄧子陽劉綎俘斬隴川土蠻岳鳳莽噗啞等首虜三千一百級十三年播州楊應龍進大木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龍虎

將軍應龍每從征見官兵弱輒從土司借級遂驕蹇輕漢法所居僭擬變小妻田雌鳳疑妻張外淫封刃命取其首初感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久而覺其欺奪其權七姓因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結關外生苗為翼肆行刼掠夢熊受變告於有司主用兵行勦 朝議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四川不赴貴州十二月貴州羅雄蠻亂撫臣舒應龍調土官隆有義兵破平之西羌松茂諸番搆亂楊柳番主兒與太平堡解牛備食肉而斃適酖之也遂嘯攻普安堡擄掃水崖掠

石門格殺百戶陳克勤。大帥李應祥。兵備劉禹謨。提
三千人克蜂蜂寨。番不可為動。冬進攻平夷堡。圍蒲
江關。命徐元太秉鉞視師。下符分詣播州酉陽平茶
馬湖集兵以叅議王鳳竹謝部監其軍。十四年正月。
周于德將營鑼嶺。邊之垣將酉兵營蕎壩。郭成將敘
馬兵營黃沙。朱文達將平茶兵營茨藤磔。占柯等三
十人。破阿牛玉琢等砦。巳又襲阿孝。囲没舌。克蜈蚣。
巳又夜渡江。擊西坡等寨。捕乃思四人。巳又牛尾得
捷。斬合兒結父。前後浮馘千七十餘人。焚其廨房千

六百。時卭部黑骨西南夷。沿襲如故。部長嶺栢死。其
族阿祭。逐胤李待。河西則五咀咱。桐槽則王大咱。中
鎮則瓜穰。赤卩則撒假。袞兇鞠頑。徐元太既平維州
三城。有事御南。第其界速賊乃。經入涼山。裨將偶達
制不利。元太以琉請馬。閱兵四道。戍司則周于德等
調元邊之垣。郭成。朱文達。兵備則武尚耕。李士達。周
光鎬。監大帥李應祥以行。十五年四月。自去冬誓師。
有官廖馬河木瓜利濟之戰。殺斬白祿等。唯涼山天
險。諸莫敢先發。咸贊銷兵。元太不可奪。籌水陸道。輸

川東粟。我師駐赤卩。破田壩魚坑拖榜白岩。生擒撒
假。又破黑宅。攻黃郎。攘飛石而鏖。普王之毒解。安輿
之頸繫。幕府功二千三百有奇。俘馘大酋幾十數。元
太疏曰。上下川南叛倮。在建昌則有木託安守椊木
普五咀咱之害。在冕山則有桐槽王大咱之害。在越
巂則有卭部黑骨夷之害。在裁眉則有鳳中瓜夷之
害。在馬湖則有膩中涼山赤卩與黃郎等之害。名雖
不同。情則互煽。幸而故土盡還。姦叢多華。乃條上善
後十五事。開縣正疆。設官墾土。 上悅。冬。大第增秩

賜金寢之。十六年。嚴聚雲南冐功之官。先是雲南巡
按蘇瓚。核邊西事上言。破緬之役。皆蠻莫思順諸酋
功。兵備李材以畀囊頂請援。使裨將杜栻等七人提
兵一千。從金沙江行。未至中道。聞夷兵罷。乃發貫屯
五章。會有夷商三十餘艘過。乃殺百人。而以夷地病
故男婦及兵士病故者。悉割首抵級。併原捕生口喇
尨散等七人上功。莫府妄稱萬級。必如軍書所上請
問。窮猪去騰衝二千七百里。擺古一千八百里。何往
來不及[illegible]月乎七月望日材以生辰在司受賀而屯

其境外者何人。遞魯豁堵。或近猛猺。或近獞哈。相去
遼甚。何謂入城連破。並在一時。首功既三千有餘。何
勘驗不及一千。而云爲思化所焚。獲夷民至一千二
百。何不安插。而云各夷不欲出獻。拓地至二千里。何
猛猺尚爲緬據。且阿坡二十八寨。以不送例錢。誣之
爲反。二千人戮之無遺。撫臣劉世曾亦疑之。書奏
詔逮材等。而世曾亦自劾不能簡發。至是科部嚴覆
命黜世曾爲民。材與遊擊劉天俸俱以詐冒坐棄市
罪。四川撫臣徐元恭奏邊將李應祥停輒邛部屬夷

賦乃等。一千八百六十三級。立屏山縣于馬湖。十七
年。播州宣慰司楊應龍所部何恩宋世臣上變告應
龍反。貴州巡撫葉夢熊請兵討之。楊氏于唐永據有
南詔。歷宋元世官其地。國初楊鑑內附。改宣慰司。應
龍于隆慶壬申襲職。從征哈麻。先登。多斬獲。從征九
絲。捕虜無算。從征楊柳溝。却敵先登。先後賜金幣。二
十年。逮楊應龍詣重慶府對簿。法當斬。應龍請征倭
自效。乃舍之。二十一年。石壁舍馬邦聘攻其女宣撫
覃氏。上書曰。臣自從征疊茂。擊破大雪山。斬虜一千

級。兩臺不以臣女流。賜之獎曰。紀律嚴明。衝鋒第一。
今邦聘無故而虔劉我。俶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請比
先年楚金洞舍謀篡事。願以聘就吏。二十三年。總督
邢玠乘傳至蜀。檄曉楊應龍。以唼劉事。許以不死。水
西宣慰安疆臣。請其父國亨郵典。尚書石星手札示
疆臣。趣應龍就吏。得貰罪。重慶太守王士琦屬綦江
令往宣諭之。郎以五月八日單騎往松坎。應龍面縛
道周請死。膝行前席。叩頭流血。請得比安國亨太守
爲請。以七月二十四日詣綦江。縛獻黃元等十二人。

諭應龍死得贖。輸四萬金。命其子朝棟以土舍受事。
設撫夷同知治松坎。永寧土婦奢世續上書曰。臣不
天。白僕再世而再危我也。請以白就死贖兒死。先是
奢效忠有二妾。世統世續。統生子崇禮嗣職。死。續子
崇周當嗣而幼。統與僕沙卜通。不肯立周。兩婦治兵。
相攻五年。崇周爲諸生。竟得嗣職。從討楊應龍戰甚
力有功。卜子白以蠱飲毒周死。故續爲之請云。二十
四年七月。楊應龍肆逆。劈餘慶土吏毛雲乘棺磔其
尸。又掠石阡都壩。焚刼餘慶草塘二司。遍及興隆偏

鎮郡勻各衛。已又遣兆龍圍黃平。數及重安司長官張熹家。二十五年。楊應龍流劫江津南川諸地。統苗兵大掠貴州高呼諸屯。又侵湖廣四十八屯。殺佬民守禦等。黔撫江東之蜀撫譚希忠。請于合江綦州增遊擊禦之。六月。雲南順寧土司猛廷瑞之變。起于奉孝殺兄爭爵。而廷瑞因親之故。招亡納叛。初尚非有逆謀也。得 旨奉孝罪在不赦。猛廷瑞果能擒獻以贖。姑從輕議。臨沅道李先著。躬親招之。廷瑞殺逆獻印。改土設流。先著之力也。滇撫陳用賓。別遣參將吳

顯忠勦之。復劾奏先著。納賄縱賊。 詔逮于理。用賓竟僨瘞于云。于是給事曹于汴劾奏。陳用賓陷死猛廷瑞。已犯殺降之戒。究死李先著。更增士類之悲。冒功陞爵。世襲錦衣。括猛氏歷世之積。飽夷賂吏賕之厚。土儀之貨。敢于褻君。寨功之敘。滔及稅當。書奏不省。二十七年。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率兵三千。襲楊應龍。拒命迎戰于飛練堡。國柱死。師盡殲。應龍初無意反。既覆我師。遂不可止。于是 朝議以郭子章為總督。而起都御史李化龍節制川湖貴三省兵

事。決意征。將帥劉綎麻貴陳璘董三元。回兵南征。郭子章至蜀。即請設標兵。益調募湖浙滇粵將士。檄總兵自松潘移重慶。六月二十日。楊應龍引苗兵六萬。繞綦江城下。以火炮攻之。參政張槺殁于陣。遊擊房嘉寵。先殺妻子而後死之。張良賢被圍七層遇害。其妻懷刃向賊。既就執而釋之。守備胡汝寧赴水而死。切庫縱囚。陳兵三溪。為嫚書以告曰。飛練動激。初未越境。江軍門加劾擅殺。而房遊擊堅不肯容。乞還次男屍縛奸奴何邦卿等。數十人甘于瞑目。生縶馬知

縣為之質。止言爭界。猶冀曲宥。時重慶密邇無備。賊若乘勝長驅。全蜀門戶隳矣。幸賊不來。總督乃得調集溪土各兵守渝城。移文詰責。示無遽絕。賊具文求撫。不復西向。 上聞綦江破。褫川貴二撫譚希思江東之。各為民。楊應龍知 朝議不赦。遂焚東坡爛橋。出掠興隆鎮遠諸衛。貴帥童元擁兵銅仁不前。革職立功。以李應祥代總督。子章為諭苗。雜言招慰賊黨。總督李化龍議懸重爵及投歸之賞。酋謀士黃七孫時泰等。總管楊兆麟郭通等。內司何邦宣等。凡百人。

五司七姓。五十四里。八十八局。九股惡苗紅脚黑脚等。俱得殺應龍而膺其地。二十八年正月。李化龍乃移師渝城。糾集平茶等司。清興黃之道。厚龍婺之防。黔兵略有斬獲。而川中川南大帥劉綎等。克金竹等寨。官壩大營。斬獲三百。二月。應龍攻破龍泉。守備楊惟忠遁去。土官安民志被執。石硅馬千乘。酉陽楊再御。龍疊擊破之。徵調天下兵咸集。各土司亦用命。總督乃分爲八路。川從綦江南川合江永寧入。貴從烏江沙溪白泥龍泉入。楊應龍遣子朝棟。將兵迎劉綎敗歸。酉陽石硅二司。尅桑木關。壩陽永順二司。尅烏江關。綎戰九盤。入婁山關。應龍身率各苗決死戰。綎壓海龍囤而壘。安疆臣亦奪落濛關。賊勢急。父子止困死守。賊將楊珠爲砲所擊死。吳廣燒二關。奪三山。絕賊樵汲。八路兵大集囤下。築長圍困之。應龍久被圍。散金募死士拒戰。無應者。劉綎破月城。應龍窘。合室自焚。吳廣獲其妻田氏及子朝棟。露布獻俘。二十九年正月。黔撫郭子章奏皮林之捷。曰。皮林惡夷。連年攻剽。繇古州以抵都匀。通播構黎。非一日矣。九股

谷居東。近黔之黃平岩埋。答千居西。近黔之都匀。而梁上巴野鬼懷石靈諸苗。又左右傅之。總兵李應祥合三省之師。批擣賊巢。斬級四百一十二。安處苗情二百四十三寨。四千八百七十戶。納糧三百石。而楚撫江鐸。蒙賞矣。三十二年。敘播功。李化龍加少保。郭子章都御史。各廕子世錦衣衛指揮。劉綎陳璘等。各陞賞有差。尚書田樂蕭大亨。各廕子世錦衣。四川巡按李時華。奏勘界之局。初播州之役。安疆臣不惟假道。又且助兵。戰甚力。有功將士分功蔽之。但以虛銜酬賞。竟負初約。其靜邊等地。疆臣據于楊酋存日。撫臣必欲反之于酋亡之後。所以怏怏卒不服。云。雲南巡按宋興祖。奏蠻莫宜撫思化之子。思正恃勇殘其隴[illegible]而不邦。阿瓦糾衆逼之。思正懼奔騰越。求援于我。阿瓦大兵抵貢連闊而陣境內。大幟副使漆及昌。參將孔憲卿斬思正于龍川驛。兵遂退。惜哉此事。牛僧孺之誅悉怛謀類此矣。蠻莫當緬水陸之衝。有蠻莫則外蔽三宜。內障騰永。遂通六慰。一旦束手而授之阿瓦。六慰皆失。三宜任蹂。寇逼門庭。率有蠢動。

徵。調何及得無危殆。昔年思化。衆議處之。撫臣陳用
賓特主容留。以捍緬。尋以征緬功授土同知思化沒
而思正繼正雖戕夷。內屬仍舊。今屬求救不救則已。
且殺之。令土地失而身首異處。凡爲屬夷。將必生心。
曰內附不保疆領土地。而附緬得安全也。是我連各
夷之交而衆其敵。 上曰思正既以計誅。仍宜固內
攘外其母誘。三十三年越巂倮儸不靖。蜀撫吳用先
平之。大帥者劉綎也。三十四年。兵科呂邦耀奏土司
安疆臣惡形漸露。初郭子章籍疆臣之力。故揚應龍

授首。而事平之後。欲寬假以存信。而時論頗以爲非
云。朱國禎云。安疆臣奉 朝命甚謹。蜀撫喬璧星。欲
取安氏爲功。坐以侵占播地之罪。嘉功者遂以受賄
棄地。劾前院王象乾。逐之。去十一月二十七日。金沙
江夷阿克。一鼓而陷武定府。和曲祿勸嵩明三州並
陷。執知府陳典。推官白明通。殺指揮金守仁王守爵。
縱囚劫庫。云報馬尚忠之仇。滇撫陳用賓奏至。兵部
看議。勝夷逆部。據三世矣。鳳朝文叛殺同知袁倅被
誅。立酋族鳳繼祖。伏襲殺僉事張澤。討平收上爲流。

垂四十年。今阿克郎鳳騰霄。及鄭舉乃其苗裔也。跋
思故上。已非一日。各有司城池之律森如也。天討加
之。刑科蕭近高等。劾奏陳用賓沐叡失事狀。十二月
鳳賊逼會城。掠元謀富民羅次諸縣。邀府印官帶。乃
拔營而去。巡按周懋相時駐曲靖。以爲不當也。于是
給事胡忻曰。城下之盟。辱莫大焉。滇撫法宜逮。三十
五年正月初三日。普安道張俊臣。參將張名世等。自
小甸翩而進。克復武定。阻鄭舉之回路。于白花山洱
海道彭應時。金滄道陳蒯。曲靖道羅希孟。會華之。前

後斬級二千九百有五十。用賓奏捷。十八日擒鄭文
等。所捕共四千三百九十有奇。兵部曰。眞印未得。勞
師可疑也。蜀撫喬璧星。差都司張神武。永寧參將周
敦吉。至奢世續之新衙。取其匿印。二弁領兵千餘。恣
行劫掠。其夷目閻宗傳等。以救主母爲名。焚劫永赤
普摩一帶。官軍被戕三百餘人。巡按馮奕垣以聞
詔褫神武敦吉官。下所司問之。黔撫郭子章奏記。四
川大兵。進壓鎭雄者。以隴澄爲奢世續之婿。疑其藏
印。今澄已獻印。交奢崇明。而世續已擒閻宗傳等已

降矣。隴澄退而請罪請罷兵。於是兵部議。鎭雄孤地。
改土爲流。與之休息。以柔遠也。懸得　旨允之。始蜀
撫喬壁星之遣張神武也。知其印藏于酋婦奢世續
所。如不可訓。從而執之。畢節道顧起淹忌神武。而黔
按馮奕垣劾其事。以爲普安摩泥之殘。蜀兵爲之也。
冬。安堯臣陽順陰逆。復取水鎭。各目把七萬人。欲犯
建武。猞遮高拱諸縣。于是喬壁星奏曰。安堯臣以水
西土舍謀占鎭雄。擅自稱官。敢行僭逆。殺土知州胡
紹堯。土經歷𤦻忠。而滅其家。逐威信安靜二長官司。

而沒其產。任其鴟張。縱爲蠶食。必創懲之。拜疏之日
移師敘南。大學士賡　朱　曰。佳兵者不祥之器也。請靜
之。御史李時華給事戴章甫等亦曰。大兵大木之後。
休養爲先。兵部覆議得。　請撫臣所奏。本當征勦。但
印即獻出。奢世續姑釋放。閣宗傳撥置之罪。且饒擒
治。許其自新。其鎭雄還求隴氏子孫承襲。安堯臣歸
本土司。遙授職銜。不許冒襲隴職。安疆臣用心約束。
朕視華夷皆吾赤子。涵育生全。不忍置之鋒鏑之下。
六月滇撫陳用賓奏記。八百大甸宣慰司自古不賓。

洪武間曾一至。今酋景邁荷咸齋蕭葉緬文恭進牙
象二隻。此成周越裳之廷音也。請嘉絶域之輸誠。大
宗伯條具錦紵布鈔數。　詔賞之。三十六年。武定知
府陳典之剝削也。以榜掠馬頭鄭舉。遂糾川首欲復
鳳安而阿克鄭舉等。攻陷武定祿豐元謀尋甸諸城
池。楊禮等陷嵩明。以誅貪爲名。於是巡撫陳用賓
以次恢復。御史梁州彥劾奏用賓往者順寧之役。土
司猛廷瑞以冤死。叅政李先著以誣繫。復遣黃宮三
入暹羅。糾合滅緬。乾沒衛兵私關邊釁。項戮阿克。以

假爲眞。旣而川東獲眞阿克。而縱令張名世殺掠土
漢。如鄭文被擒。報詞互異。前日張惟忠之獻出。後日
二都司之捕獲。舛矣。　詔曰。賊夷速破八城。幾失省
會。其逮陳用賓沐叡。罷藩長薛夢雷。四月兵部議下
撤兵之　旨。令安堯臣退歸。授以職銜。仍求隴氏子
孫襲職。以撤兵責之蜀。以堯臣退還責之黔。而蜀巡
按錢桓策之曰。堯臣歸黔。留妻子于鎭雄。每寨留土
兵二百人。此其絶隴侵雄之形已判。整兵移鎭。良非
得已。五月蜀撫喬壁星奏鎭雄近立星官。隴阿迺而

安堯臣密計叛目喳多糾色者等。抄奪主母者氏而殺者它。諸目堯臣駐大方。諭水西夷口倮合等領軍以從。驅安挾龍。此其時矣。三十七年。雲南巡撫鄧渼曰。滇十數年、一困于征緬、再困于羅平。三困于猛廷瑞。物力蕭然、加以稅監之搜求。緣隨之磨吮。近日武定之變。偏成甌脫。曲靖金商、僉派股實。增金至五千兩。煎蒸彼產、不可勝數。請蠲減焉。六川蜀撫喬璧星奏。建昌之變、土官被弒、夷倮無主。擁戴土婦祿氏。傳調蛸起、總以祿承爵之故耳。僉書張洪烈巡道蔡守愚、

各戡罪討賊。三十九年滇撫周加謨、報破苗滅賊。獲印復地十月廿八日。斬級二百有四十。兵部敘鄧渼之捷。生擒鳳阿克鄭舉者。金誠劉靖窮也。臨陣捐生者蘇夢賜五人也、各陞贈有差。巡按錢桓疏曰、黔撫郭子章謂水西鎮雄原一家。而安堯臣爲隴富之後。是以黔土舍據蜀土府。特未核舊牒耳。李化龍云。隴澄之爲堯臣久矣。崔景榮曰。堯臣者水西安疆臣之弟。黔不可襲蜀也。堯臣以入贅奢氏而來。遂合吳旻彭月政逼女官者氏之印信。誘叛目喳多攻其主母、

橫矣。四十一年正月。建昌衛貢生何智告變曰。自丁未來。土官安世隆被殺。裴祿氏與土舍安崇業、爭職互抄。都司韓錫。頗有担當。竟以忌阻。建昌拾屯萬有六千石。叛猓列咩安義白虧戈備占奪之。守備胡維城周世忠。死于其刃。前撫喬璧星。發兵越嶲。參戎陳策冒矢石。少寧息。及總兵侯國弼乏餉。而各叛據瀘水。連金沙。設守備李正實等。孤城數閉。恐五衛非國家有矣。貴撫胡桂芳曰。汰揀千人。立爲奇營。歸統之于驛傳道。則事權一也。銅仁鎮標與平頭二備兵

專制紅苗。他不過護滇路耳、宜分一于龍新。分一于平興、分一于普定。分一于都匀。則上下二路通矣。新添參將轄百人、併于操捕。都司可裁其冗。總兵鄧鍾有倒冲田心龍魚凱樓之捷。水硍黃栢諸苗。無足慮也。三月霑益土知州安紹慶告變。安堯臣糾目恩備等越入州境。沿抄必迫。故剛一十六營。殺者三百人。擄二千計。盡焚積聚。乞亟賜誅。滇按毛堪曰。水西最強。安堯臣最狡。夫烏撒霑益其始祖親兄弟也。萬曆改元。霑益乏嗣。以烏撒之次子安紹慶往繼之、丙申

烏撒之嗣。以霑益之支子安效良往繼之。宗派甚明。多官定議。與水西之安酋。毫無與也。迺暴強越境。全酋震驚。乞下黔司力誅其狀。四十二年。思南苗叛。百姓譙月聯等告變。下黔撫胡桂芳治之。給事張鏈曰。桂芳今日。以為自我崇階厚祿乎。從吾民之刳腹抽腸。割乳剖胎而來者也。請賜罷斥。黔撫張偲奏。安順安莊之行劫。則鎮寧土舍于騰龍部苗也。騰龍逃于泗洲行兵備彭憲范捕之。而陸衛新添平越。劇賊數百。行副師陳寅捕之。四十三年七月。黔按毛一鷺奏。

苗仲肆毒。復情騷動。既縛典史沈懋敬。又屠指揮楊可久劍仁之要撫。平壩之臨城。黔之道黎。何其不幸。亟勅撫臣張鶴鳴。總兵鄧鍾。為之行勦。于是太僕劉述祖公疏乞帑十萬以濟軍興不報。四十五年。黔撫張鶴鳴奏勦苗仲。而按臣楊鶴以為餉無所出。請帑金四萬。以其半因之。以其半善後。寢不報。六月黔按楊鶴奏曰。撫臣張鶴鳴奏　命大剿。進勦之初。止于定番廣順。近復勦洪邊。兵分南北二路。洪邊收拾稍易。定廣掃蕩甚難。今者斬首六千餘級。而番寇俱聚

勞平壘其氣尚惡。大都始勦而終撫。聲勦而察撫也。樞部覆張鶴鳴之議曰。烏撒為滇蜀咽喉。衛則轄于黔。府則轄于蜀。似宜改蜀于黔。援昔定之先例。推永寧所未行區畫最便。施秉控諸苗穴。為鎮遠門戶。乃縣則黔屬而戍楚。守備則楚官而駐黔。跡似犬牙。勢分秦越。當明戰守兩資之便。蜀撫饒景暉。巡按吳之皡疏烏撒改隸黔中。其土知府安效良言之泣下。先是貴州宣慰安堯臣以爭襲啓釁。逐效良于霑益。今復令其聽水西之齮齕委羊而何虎改隸則害大而

變生矣。若開天條緻礦。夷情洶洶。愕駭難勝。請已之。四十六年二月。黔撫張鶴鳴疏曰。兩江惡苗楊應龍之餘孽。界在鎮遠施秉平清偏鎮四衛之患。年年來攻圍縣城。勢雖猖然。一月可平。平之不當。背楚于是楚按彭宗孟爭之曰。黔委楚于苗吻也。兩江召黨一良吏足辦之。毋以疆場為戲。鶴鳴曰。兩江無廣定之多。亦無平定之強。臣願乘此勦。何傅檄于楚。不得不期會。而道臣蔡復一。檄諭苗曰。聞原願反黔勦爾。我不忍殺。黔亦無兵。此復一外挑苗。內構宗孟。鑠金之口

也五月援遼總兵劉綎議調川貴土司三萬人兵書
黃加善裁其數曰如閻宗傳之鶴州奢寅之跋扈矣
平茶石梅右耶羅華羅用王朝臣等兵雲南李倧部
兵象奴五十人廣西殺藥解藥四十人苗刀三千抱
纖可免調以煩瑣屑計調九千八百二十九名即以
雅黎遊擊周世祿廢將吳文杰周敦吉周一桂分統
之七月黔撫張鶴鳴奏三省紅苗之刼奪四十八旗
也分勦之便其四川苗首石千斤石老龍老架老等
川十四寨責成酉陽石耶邑梅三司緝之其湖廣草

首龍老黨尤等九十八寨責成永順保靖二司及鎮
溪緝之貴州苗首尤老保老等五十六寨責成銅仁
總兵緝之八月永寧宣撫司奢崇明告變水西奢社
輝屯六十營遂抄蔺地殺擄無算謂蘇似洵之入大
方來崇仁之蔺假還籍有以搆之蜀撫饒景暉奏請
雜治之四十七年遼左用兵以來當事者以徵調三
省都司爲長策戶部主事楊嗣昌疏言遠戍沙場非
其本願一有不測將舉兵加誅又言各處土兵俱爲
遼出此苗仲得志之秋橫肆攻圍之日水藺之役黔

蜀相爭以莫解之冤共行倡之役勢必有變不報天
啓元年九月十七日蜀撫道鎮俱臨重慶誓師援遼
蔺酋奢崇明率樊虎樊龍等作亂撫徐可求道孫好
古駱日升李維周重慶同知張文煥推官王皇宅順
慶同知但世科巴縣段高選敘州同知熊嗣光總兵
黃守魁參將萬全指揮正登爵等同時遇害募兵給
事明時衆御史李達通判王天運負傷踰墻而出城
中伏尸以萬計納溪瀘州江安三城俱經燒刼典文
知縣張振德勢不能支同妻錢氏子張純媳氏女淑

安淑慶同自焚僕嚴英顧美死之永州長寧棠呂俱
已空筠州主簿徐大禮一門仰藥南溪令王順甫灌
縣令左重桐梓令洪維翰訓道趙愷指揮薛應泰李
世勳郁聯若張羽鄉官同知董盡倫俱力戰死合州
守翁登彥江津令周禮嘉率衆坐守挫其鋒川北一
路尚藉安堵巡按薛敷政具題布政朱燮元署巡撫
事二十八日酋陷遵義府以播孽爲之也所司袁任
逃去馬鳳雛龔萬祿死之十月十二日富順縣爲賊
所據資陽內江蘭州皆望風潰周邦太遂降巡按薛

敷政與布政朱燮元。周著部署迎戰于資陽。指揮冉世烘雷安世瞿英陷陣死。賊乘勝抵省城下按察林宰胡承詔戴熼郎中劉可訓總兵沈崇極都司陳繼先張承恩魯義中薛來衍范繼道傾鳳翔等爲之防堵推官郭象儀結土司戰江門而殁二年正月二十日總督張我續由棧道帶毛兵入奢酋時據新都僞勅牛貝向上進爲副使自稱大梁天順元年安綿道馮勞鑛湖廣楊監軍述程同秦艮玉兵譚大孝兵皆至廿八日攻復新都郭縣金堂旋而克拔成都解而

遵義復三月太僕劉時俊因蜀事召發抵荆州聞遵義之報逆酋安邦彥直逼貴州惟余力坑之役侯良柱黃運清與安賊遇而敗之副使徐如珂同知越其杰知縣劉國藩鄉紳黃盡倫極力支之金富廉李大儒破產募兵亦竭矣女官秦艮玉羅覊將譚大孝忠州判胡平表乘銳以來往年征播費至四百萬千里爲墟亟請發帑總督張我續嘆之遂誣時俊抵于法時黔酋安邦彥攻陷龍里瓮安進圍貴州省城巡按史永安告急四月奢賊據瀘城七閱月矣虎覩瀘內形占三寨阨險二關以爲天塹監軍楊述程丘志充總兵杜文煥以廿二日攻佛圖關參將楊克順前衝賊營而石柱司秦明屏統勁兵出賊背忠州判胡平表督河南北土溪各兵並進二郎關俱下直逼瀘城賊十七大營皆空矣五月廿七日薛總兵來胤盧參政張副使計誘樊龍張彤遂克瀘城復之六月廿五日蜀撫朱燮元以計誘酋將宋武等縛何若海于中青若海充僞丞相周鼎郭仕徐廖嫁佐之今入吾網膠致檻車其宋武張令弘□重何法

秦周倖陳大臣閔付孔等赦其從逆姑與維新黔撫因賊犯新添參將范仲仁敵之于室城失利副帥徐時逢坐擁不救顧乃誣范以違制治之巡按侯恂曰馬一龍白自強表表者今皆獲沒豈不痛哉七月十五日總兵楊汝懋與賊戰于江門布陣未齊譚大孝兵先潰汝懋曰一死耳奮擊數十人遂死鄧懋官全軍而還坐營趙光啓吳民望王功馬純祖李宗顏張子偉焦之才王朝舉黃金楊柱先徐永武黃起鳴皆死八月初二日參政吳國仕都司陳一龍戰賊于金

刀坑。斬沈朝稷等三百餘級。于是扶國禎之靜羽水西之兇聲稍稍悯矣。九月滇撫沈儆炌援黔之師。兩路並阻。尋甸嵩明武定三城。幸無恙。平夷霑益二城。繼次恢復。監軍黃似華知平場捕餉之爲祟也。以千金諭之。令其擒設科等。而捕餉反覆。參將尹啓湯率沙源大破之。賊遁普安。復圍越州。而戰羅平官軍截之敗去。於是儆炌會沐昌祚以報同孫千仲之攻尋嵩也。參將袁善知州周士國王有德退之。張世臣之攻武定也。參將李忠恩知府胡其謨退之。設計之化

曲靖也。副使黃似華參將尹啓湯退之。今補餉復化越州羅平。大有斬獲。而望餉如渴。請等之十月十三日黔按史永安曰。部咨稱奢氏父子自足以制邵彥之語。臣不覺仰天長嘆矣。二月初。賊領羅藁苗仲數萬圍會城者六月。誅訪塘報餉路盡斷而城中斗粟安莊烏撒安南普安定番所攻不一。而安順則推官徐朝綱死。陷廣順。則知州鄭雅爵陷。畢節則同知楊以成縛。副使孫克恕殁矣。各衛之中于矢石者尤眾。春時滇撫遣都司李大常援普安。意主息兵。而賊首

羅應魁。詐降于盤江。誘至鼎水。全軍盡覆。此撫之爲害也明甚。劾秦張我續王三善。有　旨責其戴罪入援。史永安李楼破格嘉之。時城中斗米四十金。父子相食。撫截髮按判血學道劉錫玄。有殺妾飼士之風焉。十一月初五日。貴州圍解。巡撫臣王三善。駐平越。幾得兵一萬三四千人。同監軍向日升。從中路何天麒從清江。楊世賞從都勻。眾人丘禾嘉。大將劉超斬賊河成渾。將楊明楷孫元漢劉志敏等。奪龍里。次它渓殊死戰。凡七日。奪高寨安邦俊斃于銃斬級無算。

賊遂遁于老鴉關入陸廣。總督楊述中合總兵魯欽馬爌。都清道楊世賞由烏江入。帥龍高化泰明屏陽通密由中澤林入。撫臣王三善爲後勁。沿帥渡河破廣者七營矣。三年正月。四川巡按張論塘報。奢崇明父子列數十營于武休。列七營于長寧縣之白塔山。二月復圍仁合諸處。我爲間于安鑾。鑾庭拔營而降。土偷聞之亦降。而黔剪首腹心。土城衛奪。即今遵義恢復。監軍道趙邦清。推官胡平表。副帥侯良柱。秦衍祚等之力也。安鑾者。奢寅之右臂也。趙邦清謀所以

招之。而鑾心定交僧了相劉崇德等。誘以厚貲。叅將侯良柱。往行間說而鑾妻子爲賊將符國禎所挾。良柱乃夜舉兵接之。黔撫王三善報曰。臣議援兵俱抵會城。便當捽而壓賊。按陸廣河一路。直抵大方奢氏。鴨池河一路。直抵安邦彥巢穴。楊明楷爲先鋒。孫元謨劉志敏佐之。副總兵劉超統之。楊世賞監其軍。進龍里。劉𦳝曾成爲先鋒。黃連金汝李師流佐之。平蠻總兵張彥芳統之。河天麒監其軍。進威清。正月五日。泰明屛連破賊。獲其母子。十二日賊伏十數萬。諸營

遂潰。以採糧而乘其壘也。秦楚之兵。各無戰氣。賊黨何中蔚宋萬化等。督四千八莊兵。圍青巖。而斷定番之糧。苗仲爲左右翊。期犯會城。我師祁繼祖等破龍里。爨寨百五十。斬首四百二十級。王建中等救青巖。斬首三百二級。王元佐等斬首三百三十級。于是定番路亦通矣。二月滇撫閔洪學彙報捷事曰。霑益逆酋補鮓。叛黨阿九等。攻犯羅平。師宗。徵祁將施翰李恩忠等。前復斬級千五百有奇。二十四營之叛。阿九安應龍驅之。而補鮓主之。兩歲來普安平夷六凉亦

佐。勾連苗類。勢若連雞。滇之與黔。陰合而一。此番執訊。伏城有機。而秦兵沙兵。亦爲助。三月補酋賞千金。要北十二營長阿西等。投把事尹士保。以固盤江之援。叅政謝存仁叅將袁善率精兵火攻之。大敗其衆。平夷得全。三月巡按侯恂策黔曰。滇兵下盤江。以斷賊之臂。川兵出遵義。以扼賊之吭。粵兵進四城。以冲賊之脇。此黔之全局也。屯陸廣。淸上衛。守烏江。今宋酋何酋被縛。川人賀戰勝。賊遁竹將。昏酋寒矣。四月十五日。監軍道閔夢得李仙品。劉可訓擣巢之捷。從

小西門入。一舉而攻永寧二酋。遁壁于紅崖。擇女子千人。金銀十萬計。乞援于水西。水西頭目晉仲賢。李兵來。自白沙入于獅子。爲藺酋犄。大帥李維新等。斬克耿洞。及共僞將阿稱。招撫赤水等二十三洞。四十八寨。斬級千有二十八。五月仁合路。監軍王世仁。徐如珂。率土將秦翼明羅乾象。戰于銅鼓。眞𢇁遵義監軍吳國仕趙邦淸。大集而攻古藺。而天台圍賊目羅鋪貴等。皆倒戈來歸。六月廿四日。總督楊述中。以都淸道楊世賞軍情報曰。叅將王建中捕賊于姑蕩華。

得四百八十七顆。七月總督朱燮元報曰。逆賊父子庭水西聚殘苗而挺其險。今藺目趙國璧西目游朝炳等相文乞降。臣檄大帥李維新分部圍擊劉養鯤縱火于龍場林兆鼎勝于楠木刁菱。得級四百五十七。秦衍祚攻于茶園橫山。得級三百八十四。前後降衆計五千人。行間者劉可訓趙邦清也。閏八月御史劉大受曰。楚餉黔非計也。黔局結于一時。楚運瑣于歲月。黔不支而楚隨之。莫若、發帑稱便。始奏膚功。兵部覆王尊德疏曰。督臣不和宜更也。設偏沅巡撫。專

理楚餉征播例也。勞臣有功宜敘也。謂王三善等解圍之勳。蜀滇協勦宜力也。安効良借臂于水西。安邦彥走險于烏撒。滇越象嶺而據普定。蜀堵口藺而截龍場。黔得悉力擊安矣。餉路戍兵宜設也。謂清平平越諸隘。土司郭順宜獎也。謂定番州十二土司。募督手運米而入圍城。班麟貴扼安賊下道。不爲遮殺。鐵貯花甲等夷。樂從轉糴而沙源掃境赴援。大應旌賞。逆賊詭計宜防也。乞撫退舍緩我師之謂也。十月貴州巡撫蔡復一謂水西兵可六千。乃自鎮遠以抵亦

資。千里四環。苗種有獞。有狆。有仲。有蔡。有宋。罔玀鬼。昔之陷普定破龍里皆衆苗嘘之也。非制苗無以孤賊。非附民無以實黔。而楚餉之後輸未濟。前貯已空。呼吸無餘命矣。兵部策西南夷曰。搗虛之說。以從陸廣鴨池爲聲。以從遵義西寧爲實。轉奇爲正。須借特角于川中。坐困之法。距廣河以扼吾險。收沃壤以待其饑。用靜制囂。須防走挺于水外。則何以離水藺。使無合而逞也。何以使安効良尹把事之無應于滇也。何以使沙羅二賊之無應于粵也。欲免獸窮之搏。先

防免死之悲。則坐困搗虛。總憑合力。而殲渠用間。妙在兼行。閔洪學又策曰。普安安南諸營水西所暱也。我攜之。泗城烏蒙水西所嫌也。吾餌之。以一軍出亦資。趨新興。襲土官營。謂之正兵。以一軍出黃村。趨曾土。襲馬乃。謂之奇兵。十一月初三日。尹王保據于八納。袁善因大雷夜入而殲之。廿九日監軍閔夢德李仙品劉可訓分五路討賊。武臣則林兆鼎范繼道。土官則秦翼明羅乾象等。收其降將胡世孝等。得生口十人。僞梁大上皇奢崇明。皇太婆安氏。皇伯奢崇輝

承相蔡貴張問極何以濟。經略李廷。都督王承恩。尚書法答。總督張紳。侍郎葉木。惟寅中二鎗。竊馬而遁。龍場遂虛。四年正月初二日。按臣報曰。黔撫王三善于去臘部署大將魯欽馬𤇆。監軍尹伸向日升岳具仰等。從畢節進大方。攻破金營山。安位奢社輝竄入火灼。安邦彥奢寅。進入織金。又入龍場。擒奢崇明矣。班師回。將抵化竹宅吉。各洞羅鬼。蜂擁六聚。我兵登山。苗以火。遂爾大潰。三善被創落馬。苗扶掖之而去。蓋誤陳其愚之詭降也。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思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萬應奎捕官

楊思奕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王得勝董兆舜秦明屏藍補袁陳我謀田有能耿良張要宗延齡尤正國周國用聶應德馬武單天龍李紹忠譚事君劉象民羅承富曹思敬黃中和劉應龍陳富俞報國張傣楊鯨羅袍羅承寵劉仲時楊通張懷等等俱歿于陣　二月總督朱燮元疏。臣履戎行。問古藺落紅大壩新寨太平瀘江。皆膏腴也。地雖隸黔。土實在蜀。聚五路之師。費三年之力。始就廓清。蜀自遵義郡縣以來。不以得土為利。反以養兵為累。談及改流。輒多蹙額。然永寧一片土。西至建武。東至遵義。三面環賊。未可仍置宣撫也。論者欲以赤水河為界。河以東龍場一帶。悉與黔。河以西

至永寧。悉還蜀。而永寧居中。設立道府。稱便。或照黎平鎮遠之例。蜀自郡縣。黔仍衛所。地勢人情。必出於此矣。六月十七日。總督楊述中奏。大將魯欽攻貴州平茶。斬級三百。十月。凱里土官楊世蔚告急曰。安酋結苗據岩頭。則凱里不能支。大帥魯欽。尅其寨。而運道接四衛矣。五年三月。我師魯欽劉超黃越深入水西。襲于織金。斬首八千有奇。十二日。我師稍懈。施兵暗通西兵。倡逃焚營。遂敗績。督臣蔡復一列許將罪狀下部條晰之。五月滇撫閔洪學曰。霑益州夷九漢

一。而吏之為營火者。四十有八。自烏撒窜逃。而州墟矣。自論設科而後。土官安遠死。始以流官領之。始有赴州輸糧者。土官沙源。拮据急公。宜加鼓舞。又奏報曰。烏撒土酋安效良。水西肺腑也。自擒安應龍。而酋不自忘。故西烏霑。其截黔而向滇者。勢騎虎也。三十九營。衆殆十倍。副總兵袁善。土官沙源。吾必奎。龍在田等。血戰霑益城下者。凡五日夜。破賊五六萬。亦已奇矣。布政謝存仁。參政王鑛。同知吳思溫。皆有存城功。修撰王應熊獻五策曰。固本屯守。行師進取。勦撫。

此五者而西南可定也。侍郎沈演曰。猓夷目以誅邪彥得邦彥而赦安位。所以善黜而專逆也。十月總督朱燮元陳會勦機宜曰。滇之正兵須出沾益。遏效良佐鬪之謀。而又另布天生橋尋甸等處。以杜其走蜀之正兵宜臨畢節。扼諸夷合縱之區。而另抄出龍場岩後。以奪其險。黔之正兵。宜繇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逆彥巢穴。而繇綠廣鴨池以搗其虛。粤西之兵。徑出四城分頭策應。三方布置既定。八道聲勢相連。臣率大兵繇遵義。約定期會鼓行並進。六年三月偏沅撫

閔夢德。黔撫王瑊。報曰安邦彥率衆數萬渡汀與我兵大戰四日。大帥魯欽死于營中。十六日賊燒麻姑孫官堡。逼于城下矣。巡按傅宗龍告急曰。魯欽蹉跌。苗仲蟻趨。臣等先遣王國貞守。攻河沙壩之儸鬼。盡俘斬之。而廣順定番青岩白納一帶之猓夷。爲之奪氣。繼遣張雲鵬等。拒逆彥於趙官堡。小戰二日。大戰二日。所殺傷者無算。水內水外之賊。奔走潰歸。十月貴州巡按傅宗龍奏苗仲之捷。道將周弘謨張雲鵬胡從儀陳謙共斬苗剳哈。功級一千二百七十五名

獨山州土官蒙詔其子蒙恩裘擒特表公勇擺沙一役。合算十四朝。焚巢于半夜。擺尨擺容打里西岩等寨猶振落也。撫則王瑊。督則蔡伏一也。敘賚有差。七年總督閔洪學敬陳進取機宜曰。賊之藩籬。東爲播北爲藺。藺巳盡撤。獨畢節一路與西夷通耳。繇永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悉皆坦途。赤水城郭尚可憑而守。宜結老營于此。整頓兵馬積備糧草事事疕具。移營漸進。四十里爲白岩。六十里爲層臺又六十爲畢節。至大方不滿六十里。賊必併力而禦。

非重兵不能夯而據之。畢節一據。則四夷交通之路斷。而大方震恐。然後貴陽遵義之兵。剋日並進。賊必不能支。按臣之疏所云貴取之三逆者端在此矣。此舉宜爲久不爲者。蓋緣貴陽至畢節三百餘里。中爲水西隔絕。黔文武吏俱駐貴陽。豈能分身越險。永寧之道鎮兵將俱隸四川。又豈能舍巳若人。以故頻年置而不講。使必據之要害。棄爲甌脫。可耕之沃土。鞠爲蒿萊。良可太息。

職方氏論曰。詩有之。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豈不謫遠

矣哉。孝陵剖符沐氏。世鎮西南。夷爰及苗裔。長
陵伐交趾。張氏建麾不終。卒致叛貳。蠻夷之習。所腓
其人。所頂踵其類。雖歷世不變。蓋其性也。因而治之。
使得掌兵蔽華。交制竊發。然而襲替之權。必萬里赴
闕。或献馬象方物。惟謹。言有君也。必有尊也。貢琛通
道于中朝。姑息乃寬其介使。於是越數十年。而有天
順間呈繳勘奏之制。越數十年。而有成化間納穀備
賑之制。遠人無罪。懷璧其罪。以一紙書關其悍。以一
斗粟陋其規。流之濫觴。雖釐更仍。世宗初御。約法

稍簡易。然掌股掣曳。終不能復　祖宗之舊焉。鄭端
簡曉有言曰。畫正疆理。則鄰族靡爭。預陳嫡孽。則宗
庶自定。世及之際。以時覈閱。錢穀之輸。一切報罷。飭
武事于節制。修文德于廟堂。誠哉訓述之有章也。雲
南酋長以什伯數。而元江永寧鎮沅孟艮景東為之
最。向背靡常者。鎮南蒙化順寧霑益也。諸甸約束騰
衝。諸羅窺竊尋靖。益之反復。而麓川之虛耗。孟養之
曲徇。又多歷年歲。征發京軍。大者秩萬戶爵。次及養
子門朋。曾何裨于柔遠羈通之道。貴州酋長以什伯

數而泗城之北窺。永寧芒部之南擾。畢節有播之外
実。普凱之內潰。交讒構亂。喜禍弄兵。四川酋長以什
伯數。而烏蠻阻其東南。蔓繞西抵番族。龍州咽喉于
松番。每遮向道。烏蒙烏撒諸部。內黨日堅。敘瀘之間。
聯其醜類。惟是播州旁通四省。逆節忍自房闥。夫雖
屬何損于版圖。乃悁悁繕征。匹夫匹婦。痛手瘃軀于
負米。轉于棧峽中。賭其酋官名稱郡縣。雖時逢萬曆
內帑充溢。而魚梟蠶叢間。蕭然苦兵矣。未二十年。而
有奢安之變。是時因遼驛及西南夷。至括楚水以上

五省之力。移黔都歲運。通應援黔。腹裏益竭。其策敝
矣。漢人出竊。笮馬僰僮犛牛。採珠採木。伐金錫礦徒。
因緣為奸。防閑多廢。而大小吏以武斷荒服。滋好貨
之實。將毋謂　明天子遂不見萬里外耶。安其居。宣
其用。生其共。有位者之風也。

全邊略記卷之七終

全邊略記卷之八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兩廣略 湖廣土司在內

洪武元年二月。命平章廖永忠爲征南將軍。叅政朱亮祖爲付率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兩廣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正在今日。彼聞入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

固守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款迎者。不勞師旅。愼勿殺掠。阻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聚兵臨之。未有不下者。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北以次招徠。留守仍與平章楊璟合取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又勑衡州衛指揮使陸仲亨率本衛及南雄韶州等鎮軍馬。會廖忠永等征廣西。諭之曰。近命平章楊璟等由湖廣取廣西。平章廖忠永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率師由韶州直擣德慶。三方進師。爲犄角事。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撫輯生民。無縱侵掠。廖忠永等率再師自福州航海趨廣東。先遣人以書至廣州。招諭元分省左丞何眞。眞廣州東莞人。少英偉。達書舒。元末仕爲河源副使。嶺海騷動。棄官歸鄉里。率衆保障。至正乙未。邑人王成陳仲玉搆亂。眞請于行省。擧義兵除之。擒仲玉以歸。成築柴自守。圍之久不下。眞募人能縛成者。予鈔十千。于是成奴縛之以出。眞烹之。駕鑱車上。號曰。四境有如奴縛主者視此。於是人以爲漢將蒼頭子密莫及也。遂併有

循惠二州。嶺表民賴以安。元授分省左丞。武陳符瑞勸爲尉陀計者。輒斥之。師至潮州。眞遣其都事劉克佐。上印章。籍所部郡縣戶口兵馬錢穀表奉歸附。四月朔。我師至東莞。眞率官屬出見。師進次虎頭關。元將盧左丞張元帥各率所部來降。遂入廣州。時偽叅政邵宗愚據三山寨殘暴。聞王師入廣。遣人納降遷延。永忠知其詐。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獲宗愚。徒黨皆斬。檄諭海南海北之郡縣。悉皆歸附。陸仲亨率師畧定英德清遠連州肇慶。進攻德慶。元將

張鵬翮棄城走。廣東悉平。承忠遣人送何真降表至
京師。上賜詔褒真。謂其保境安民。以待有德。不勞
師旅。先期來歸。其視漢唐名臣竇融李勣奚讓。特召
真乘傳入朝。賜宴。仍賜白金千兩。文綺紗羅綾絹各
百匹。將校各賜有差。諭之曰。天下紛紛。所謂豪傑有
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
流毒。身死不悔。斯不足論。須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
不煩一旅。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授真朝奉大
夫江西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楊璟等兵克永州。鄧祖

勝食盡力窮。啣藥死。參政張子賢萬戶何義千戶劉
仲拒守之。胡海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衆潰。執
子賢。齎思誠等遂克之。璟引兵進攻靖江。承忠亮祖
進兵取廣西。攻梧州。元達魯花赤拜住率父老迎降。
時元史部普顏帖木兒張鵬以便宜從事入廣西行
州。次藤州。聞我師至。欲募戰無應者。既而聞州守吳
庸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亮祖勒兵追斬于
是。潯貴部州郡所次降附。亮祖分道府江進克平樂
府。璟等克清江路。下令禁止侵掠。復遣攻卜柳州。招

諭兩江溪洞。七月。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
州府土官岑伯顏。各遣使齎印章詣軍門降。永忠次
潯容州。同知明安普花迎降。進次貴州。鬱林知州張
那海亦降。進克橫州。次南寧。元土浪屯田千戶宋真。
說其守將平章皎住等遣使請降。永忠悉收諸司印
章。命真守其城。遣指揮耿天璧等討元平章阿思蘭
于象州。師至賓州境。何思蘭部將李戰敗。知勢不可
為。乃率所部請降。獻其銀印二。銅印三十七。金牌五。
中書省臣言。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上曰。

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則服。逆則變。未可
輕動。惟分要害以鎮服之。日漸教化。自不為非。數年
之後。皆良民。何必遷。廣西悉平。廣西布政司領長官
司三永安上林安降右諫兵部武選司廣西土官一百九十七思恩田州
思明鎮安知府四人思明結安下石西利州都結奉議思城上思龍英鎮遠江州結倫同業忠那庶若落
萬承全茗上下凍洞州大平向武南丹歸東安平萬永忠州思陵龍州歸德那地東蘭江隆知州二十三
人左州同知一人羅白惡江[illegible]寨陀陵羅陽縣州知縣六人上林縣丞一人懷遠主簿一人首平貴淡典
史二人永平寨波羅堅大洞三寨鎮安平鄉剛原鎮高井寨尖山鎮周沖鄉樂墻古江口羅目鎮慈棗泰
東鎮巡簡十三人木盤浦鎮鄉寨門不寨羅覲肚思廖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禮鎮那龍寨

大豹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門寨李岑
寨白面寨遷隆寨西合寨麗壁布桑江口古皆鎮三
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丹鎮
新興鎮歸化鎮吉靑鎮廖洞鎮江口鎮章賢鎮安湖
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洞鎮通道鎮靑流鎮思管
鎮羯頸盤保江鎮西洞鎮淬江鎮萬石鎮安永鎮縣
郭鎮淸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達勝鎮大曾鎮
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晉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
鎮金城鎮方村豪村窮果雨江口岑門寨南源寨常
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行度口寨慶蓮寨信都鄉
淥日寨樊家寨白花洞口渠樂寨金城寨八尺領那
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宜鄉駄演寨鴉頭鎮都
名鎮丹陽鎮周沖大宜鄉靖寧鎮大黃江口北山懷
逵鎮湘山渡頭副逕間一百二人嘉靖初年設武定
州知州一人。阳州吏目一人臨時岩馬甲大田子甲
子甲陽院思郎罪彩伯河武龍拱甲床中婁鳳下隆
縣甲泉甲告桑佰牙思幼候周思恩自與龍定羅定
安古零那馬下旺都陽逕舊二十八人。改流州。知州

二人。委利上石。知縣二人。
崇善永康。右隸吏部驗封。
湖廣都司領宣慰司二宣
撫司四。安撫司九。長官司二十。蠻夷長官司五。水瀨保靖
爲二宣慰。施南散民忠建容美爲四宣撫。東鄉五路
忠孝忠路金峒龍潭大旺忠峒高羅桑植爲九安撫
臘惹峒麥著黃峒驢遲峒施溶溪白崖峒思家峒五
寨草子坪搖把峒上愛茶峒劍南木冊唐崖六椒山
瑪瑙五峯石寶水盡源通塔平石梁下峒東流臘壁六峒
橫坡等等。爲二十長官。鎮遠隆奉西坪
爲五蠻夷長官。南渭施溶上溪柿州三
右隸兵部武選。湖廣土官五人。石耶石門院場坪邊
簡二人。右隸
吏部驗封。二年湖廣省臣言。慶遠地接八番溪洞。
所轄南丹宜山諸處。宋元皆用其酋爲安撫使以統
之。天兵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錄用。

工從之。改慶遠府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
司同知副使經歷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王毅爲副
使。夏辰州二十八洞友九溪九度水米坪散毛柿溪
等洞蠻夷作亂。命衞國公愈 鄧 爲征南將軍。楊璟爲
副。率兵討平之。凡克四十八洞。石江諸蠻作亂。討平
之。至是復命良率寶慶衞指揮胡海等攻銅鼓五開
灘溪曹滴勝浪篤莫洪州古州等。誅其首。撫其餘。使
復業。凡平崮寨二百餘所。皆編戶附籍。輸租奉法。地
方遂寧。十八年四月。思州及五開山諸峒蠻夷作亂。

命信國公和 湯 江夏侯德興 周 率師討之。留冠帶王
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和等乃于諸州。分
屯勸捕。夷其窟穴。俘獲四萬餘人。旋師。柳州府馬平
縣主簿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民。及
官軍討捕。則退入深谷。操弩弓。注毒矢。潛于隘。卒不
能獲。兇頑自恣。乞立寨置兵。扼襟喉。斷出路。塞穴中
之巢。拔窮食盡。可以盡剿。然此雖盜賊。豈無良心。昔
陳環文爲縣時。猺獞應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
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兇頑豈不

章心。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賢守
令以撫輯之。十九年湖廣都指揮奏請運施州崇山
大庸五開黄平平越等衛軍食。上覽奏謂戶部曰。
崇山大庸屯種歲久。何得乏食。數年來軍中無尺寸
之功。但知需食有司。而不惜吾民供給之困。惟施州
從其請。五開等處。令軍士屯田自食。二十年廣西潯
州府知府沈信言。府境接連柳象梧藤等州。山溪險
峻。猺賊出沒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恭爲大亨猺
祿山生猺所殺。宜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岸扳緣樹木。

捷如猿狖。追襲所不及。若久駐兵。瘴癘時發。兵多疾
疫。及至兵退。復出爲患。臣以爲桂平平南二縣舊討
猺民。皆便習弓弩。慣歷險阻。若選其丁壯千餘人。免
差徭。給器械。各團村寨。置烽火。與巡司民兵相爲聲
援。協同捕逐。可以威之。上曰。蠻夷梗化。彼習然也。
若土官能招徠之。何用殺。若無事。但當謹其禦。使不
爲患耳。寇不已。民不堪。則發兵討之。何必圖巢。二十
三年正月。靖賊湖蠻叛。命東川侯胡海爲征南將
軍。帥師十萬討之。師渡九溪大庸度天火嶺六古早

洞。擒獲蠻酋夏三八占皮等。械送京師。還次賀山。擊
斬蠻兵千餘。分道勦捕散毛部落。俘獲亦千計。還京。
二十八年冬十月。楊文等師至奉議州。兵分勦向武
都康龍英等州。斬叛酋黄世鉄黄嗣嶽等。又征南丹
州。斬其酋莫金。分兵勦大藤峽江南嚴蓮花寨諸猺
賊。擒戮其叛酋陸充公等。餘悉撫定之。擒賊共一萬
八千餘人。開設奉議南丹潯州慶遠四衛。向武池河
懷集賀縣四守禦千戶所。守其地。遂班師。洪熙元年
廣西總兵韓觀奏。桂平蠻民爲亂。請捕之。勅曰。爾

期撫綏其民。悉使得所。非專以兵威也。民或迫有司
誅求。逃還行劫。苟圖自存。宜諭使復業。毋輒進兵。如
其不服。發征何晚。宣德七年三月。廣西總兵官都督
山雲奏。斬獲廣西桂平等縣蠻寇覃公專等首級之
數。上顧尚書許廓曰。蠻夷害我良民。譬之蟊賊害
稼。不可不去。然殺之過多。亦所不忍。廓對曰。兵誅有
罪。自取滅亡。非朝廷有意殺。上曰。天地以生物爲
心。今雖殺賊。官軍豈得無損。朕意欲兩全之。庶幾不
愧天地。正統四年七月。廣西慶遠府南丹州知州莫

頑奏本府所轄東蘭等三州土官所治歷年以來地方寧靖宜山六縣流官所治猺獞諸蠻不時出沒原其所自皆因流官止能撫字州近良民而猺獞諸蠻恃險爲惡者不能鈐制及其勦而民與諸蠻交結者反泄軍情致賊潛遁詐爲向順會未幾何仍肆劫掠是以兵連禍結而無寧歲願授臣本府土官其流官總理府事而臣專備蠻賊務將猺獞諸蠻積害者殄絕其餘則編伍聽調據嚴險者拘集平地使無所恃擇名望者立爲頭目加意優恤督勵生理各村寨皆置社學使漸染風化或三十里或五十里設一堡使土兵守備如賊不除地方不靖乞究臣誑罔之罪廣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訪勝界民二百九十餘戶并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三司行撫不服奏曰考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于西南以分茅嶺限之于西北其界限之內自洪武來俱隸欽州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安南所侵加遣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矣九年廣西總兵官奏猺獞數多乞增軍伍英國公輔議奏得江南蘇州等處清出廣西軍丁多畏炎瘴不肯前乞遣官督發補伍況廣西丁男四十八萬餘口俱不畏瘴癘乞照洪武垜軍事例約計丁數量垜軍

制曰可十四年總兵柳溥伏奉

勅調軍于清浪竊以廣西兩江土兵叛服不常起調擾煩恐生他變

上允其奏天順元年柳溥曰柳慶賓州上林武緣蠻賊猖獗攻陷城寨僞稱剗平王臣設策出奇令士卒攀藤緣崖斬其賊首黃公好等五百餘事得平廣西少監朱祥告警曰猺賊千百餘羣劫柳州之柳城南寧之武緣里田荒蕪道路梗塞乞借楚黔所征兵以從事二年總兵朱瑛報永福之捷領桂林兵抵理定南鄉蘭麻斬其首陳公果千有一百廣東副帥翁信亦報廉州之捷于水頭洞獲級二千部播之日前此信袖手觀賊而後捷則撫臣葉盛未之聞也令糾察之三年時兩廣盜滋起雷廉高肇之地或數百里無人此爲有司貪慾所致或保襲土官或調遣土軍或輪班官軍或豪富賣閑百計巧取激變蠻夷

上命都察院榜禁之巡撫葉盛奏瀧水縣猺賊鳳第

吉為寇臣等斬首三百餘首賊以俘少監朱詳奏廣
西零賊不常有司輒以奏報蕢　聖聽臣請賊徒衆
至二千以聞其餘定限類奏部議廣寇不時流劫而
詳如欽類奏若允所請非惟軍法無由知彼而兵民
受害亦將無所控訴宜令過賊即奏不得隱匿　上
從之四年巡撫白圭奏報獞賊流劫永州破桃花桃
杷二所永明江華二縣請治陳杲李震失機之罪去
秋田州府頭目呂趙殺其知府岑鎬謀岑氏以襲至
是春撫崇盛按吳禎率兵攻功僥獲趙　聞呂趙挾

岑鐸而遁追至雲南富州奪鐸斬趙誘岑鏞掌府事
田州以平時三年內廣西累報賊情不下四百餘起
大司馬責其隨類奏請治大帥過與以下諸將領
罪狀少監朱詳亦奏賊破藤縣指揮張能開門而逃
縱其大掠于是過與奏報慶遠清潭峒賊韋台海等
六百二十級古河毛洞一百二十級劉玉奏報賊首
禁衍一百九十級白石崖七百餘級焚巢仝師李震
奏報橫水溪寨五百餘級莫宜中平寨六百五十級
令過與夾攻圖山諸猺盡克之斬獲以千計兩廣總

兵顏彪奏報潯州大藤破七百餘寨斬獲二千二百
有奇大都誇張其說至乃殺降附諸蠻及民之供億
者官軍乳虎也哉不知中丞葉盛贊茲機務允為草
捷抑又何也五年潮州府揭楊縣沿海邊民作耗戕
指揮劉琛通判劉恭等推原所自蓋舊守周宣縱賊
首李紱不誅而左右蕭宗榮悉其黨雖招安屢行而
肆掠如故每勒捕令下諜輒泄至是潮守李永寧暴
其狀下葉盛區畫之成化元年兩廣巡撫吳禎奏廣
西泗城州土官岑豹聚四萬劫上林又殺岑志威其

族部言豹強獷如此可則撫之否則禽之是時兩廣
蠻獠大狗亂甚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
上初即位銳意南討集　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言
峽賊稱亂其始由守臣失策以招撫圖為苟安長其
驕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為今
之計當大發兵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慮過人材兼
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
材略可任乃擢韓雍為僉都御史督軍務趙輔為征
夷將軍帥兵討之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太監盧康陳

宜爲監軍。戶部侍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任霖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雍。二年二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兩廣已無完郡。而大藤峽賊之巢穴。不足之圖。而趨其本。未見其能濟。苟今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何須于逐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勝之而已。

于是總率諸道兵逕進。用土兵爲先鋒。先破修仁荔浦。遂進擣藤峽。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山洞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爲險峻。官軍直抵其上。磨勝崖事。記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而已。未有窮而破之如此役者。遂易峽名斷藤。以誇武功。乃遣將四出。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粵服侵安。雍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罔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兵出有成功。雍謫達官千餘名。專一將領之。猺獞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兩粵閫。四年雍督參將夏鑑僉事陶魯捕賊于思恩潯州。斬黃公漢等三百五十餘人。然柳廣歲饑。雖散復聚。可慮也。鑑魯又捕賊于石康。所斬百有九十人。三月雍奏廣西猺賊林裕肇等。凡擒斬六百餘人。五年僉事陶魯奏立總府于梧州府。起復韓雍。雍奏于城東別立城移奉議衛官軍以實之。報可。雍同廣西巡撫張鵬勦六六龍猺之蠻于平川廉村。得捷二百有三十四人。上以殘賊根株未除。毋以小捷怠。十一月

巡撫陳濂奏高廉雷肇四府。及連州。行伍無定。勞逸不均。以故將不知兵。兵不識將。臣議欲分兵爲四哨。新興瀧水陽江新會等爲左。靈山永安爲右。石城信宜并雷州爲前。德慶抵連州爲後。每哨以四千人爲率。分入功如此。其可經久。十年太監黃沁劾奏參將諸守臣不報南丹之失。南丹土官莫必勝劫荔波人民二千者。殺二十有奇據。而賊首韋萬付奇。流劫天河懷遠桂平羅城義寧雄縣武勝柳城岑溪古田諸縣。不可勝計。部駁之曰。賊勢充斥。旁午而心等未嘗一

策歸罪於屬邱溫驗年兵太監陳瑄總督吳琛總兵
陳玫俱負重寄宜加切責行御史勘之時布政何宜
之固也張斅之貪也比周泌訐雍去公論失平十二
年總督朱英奏獞猺屢叛不常然亦尚可善化臣勸
誘之能去逆効順者定爲編戶復其徭役三年則有
荔波縣立山鄉賊首李公主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
來降請立爲縣有衆數萬俱願歸附參政袁愷隨招
馬平縣獞老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蒼梧縣獞
六里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招陽朔縣猺皆編

戶其餘猺部項忠曰可嘉也十六年太平府知府何
楚英龍州土官知州趙源思恩縣土官知縣李廣寧
各報所得安南情事謂安南之攻老撾以去秋興兵
八萬開路積粟令其臣東正議與戰大敗失兵二萬
至十月國王黎灝親率九萬復爲滿國兵所邀死者
三萬總督朱英以聞 勅曰安國悖禮棄義自取敗
衂爾其勿怠于邊鄙十七年兩廣獞猺羣起總督朱
英總兵陳政由靈山石龍引軍鬱林容縣擒斬以三
千計馳 勅獎勞二十二年巡按徐同愛疏曰古城

王古來攻殺交阯所置提舉莽交阯怒兵壓其境古
來懼率其妃王孫千餘人載方物至崖州赴愬 勅
曰古來殘敗餘息間關萬里提攜投附情可矜憫其
撫恤饋從毋致凍餒 命都御史屠滽往諭之弘治
二年兵部奏湖廣之戍于潯柳者多斃于瘴宜減其
班軍守臣報曰楚猺粵獞互相侵擾楚之戍粵亦所
以爲楚也寶慶七衛之在梧州九溪三衛之在柳州
者其瘴重宜免其軍而撥寶慶寧遠永州以守柳州
撥九溪永定常德以戍全州其省城瘴輕則留長沙

衡州岳州夷陵四衛之班于城更番府江右處得所
邊鄙無虞從之古城王古來既還國乞如永樂時督
兵護守以振安南部議永樂之遣將也正黎李之弒
逆非爲鄰境交惡故豈據單詞冒險涉海遠戍代防
非懷柔之道也田州土官岑溥爲思城土官岑欽所
逐暫居潯州 朝議令按察司陶魯督臨之諭其釋
怨泗城土官岑應復奪貴州十八城與欽割田州分
其地官軍往撫山覓敗敵而應復援之都御史秦紘
單騎入田州逐走欽縛以歸府 上慮無孤軍遠入

勅都督馬俊按司陶魯助其聲厥後應兵欽互殺以平。六月廣東德慶猺鄧飯主爲冠總齊奔弘太監王敬總兵毛銳五路征之。察司陶魯參將陳暉領其軍。自玉自魚子口馬義自瀧水孫璧自三州安紀自詠頭。李寅自南鄉斬首五百廣西古田僮爲梗副帥馬俊入賊箐中參議馬鉉俱死戶部郎周琦曰桂林古田山勢相連我軍攻之。如石投萍隨散旋集財匱罔功。宜以二十萬夾攻覆其巢擣其渠帥而撫其殘村立爲土官招集逋民復其故業如江廣砍山流食之人給與土田免其徭稅以夏徵調以霜降進山兵不費農矣合勦不如獨攻明捕不如暗執此制獞之策也八年總督閔珪曰臣等酌量山巢險易賊徒衆寡將官軍土兵分爲四哨一哨兵萬一千六百人副總兵郭鋐副使武清將之。自理定荔浦進勦府江西岸一哨兵萬七千二百四十四人左參將毛倫僉事劉信將之。自平南五屯進勦西鄉一哨兵萬七千六百五十人右參將歐盤右參議吳昭將之自象州修仁進勦牌嶺。一哨兵萬三千五百五十人遊擊將軍王永

僉事王本倹指揮使謝謙將之自平樂廣運剿府江東岸又調署都指揮孫璧僉事黎冑兵七千二百自賀縣進備賊東道合王永夾攻尅明并抵山巢按圖撲滅。十月占城國王古來遣子沙古蒲闌告安南侵殺乞大臣往爲解詞甚哀。廷議故事無大臣爲外國構和者。上意終欲遣大學士溥徐等曰安南負固險遠自成化來屢諭還占城之侵地彼實未嘗輸情今徒掉口舌難施威力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致虧國體且給寄爲土酋番所奪三十年命官遣將互相仇殺亦不能槃以王法爲斷今安南奉正朔而占城名號如故誠僞未可悉。上乃罷遣。九年總督鄧廷贊奏分布土兵之策優授土官諸事兵部會議曰古田縣密邇省治雖有猺獞亦多良民其間土地皆民世業若克平之後遂以韋祖鋐次子爲土官數年之後良民田稅皆非我有。即欲設長官司亦止可于本處土民中選補執印侵地雖岑接父祖之過。然再四撫諭岑接尚不肯歸之于官似未改圖。遽使實授則志轉驕溢非馭土官之

法思恩府兵力已盛若更益以賓州八寨漸不可制
止可于本府土舍中擇衆所推服者畧爲長官設長
官司徑隸廣西布政司其本府甲軍土兵照數派調
遷江所百戶軍德等止理本寨猺獞土兵不得與長
官司事以生嫌隙昭平堡係腹裏地若增設土官是
以夏歸夷恐貽後患況府江一帶近設副使其土官
黃瓊子孫不必遣止令每歲各出土兵一千聽兵備
提調其餘岑濬之復職致仕歸順州之改爲州岑瑛
之改授知州龍彪之改授昭平堡巡簡請俱如廷議

所奏十一年御史萬祥奏兩廣地自景泰初年調廣
西官軍從征廣東各山峒賊乘機竊發高山之徭日
下平地深洞之獞時出近村天順成化以來大肆今
古田通縣盡爲賊有以次蠶食義寧永福洛容等縣
村落時於深定理定江路行劫又與始祿賊通脩仁
舊縣西鄉亦爲賊據新縣東鄉僅有良民數十餘家
今賊穴在桂林者古田始龍江西延三處在樂平者
荔浦脩仁府江三處在永安者西鄉一處在柳慶者
則白牛上油肆潤三都三都四五都等巢非止一處
在廣州者十三村後山藍奤流溪四處在惠州者黃
洞一處在高州者雲爐大桂平地石羊各瓜捌鎮六
處在廉州者扶鷄山木頭洞二處在肇慶者羅傍山
大潭坑二處聯絡州縣貽害地方當先蓄糧如往年
朱英之征木頭洞餉兵如往年山雲之剿三都有事
古田則調廣西省下與廣東官軍各四千湖廣官軍
鎮安歸順向武王兵各三千參議都康各二千往林
夫欵五千平樂三千共調三萬之上有事峽山則調
潯州官軍二千廣東四千田州土兵一萬五千泗城

一萬二千思明太平武靖各三千龍州二千江州一
千共調四萬之上有事柳慶則調柳慶與湖廣官軍
各二千思恩土兵八千東蘭六千南丹三千遷江安
隆各二千那地永順安順各一千柳州夫欵三千慶
遠二千共調三萬之上以九月霜降剋期進取古田
分布在於洛容柳城荔桂義寧永福猺遠融縣一帶
要處峽山分布在于潯州象武平南貴縣一帶要處
柳慶分布在于宜融柳城馬平折城來賓象武一帶
要處營壘連絡聲勢振動三年之後果有成功可無

後患。則古田之兵可移脩仁荔浦下及府左上至始龍江西延等峽山之兵可移永安上至貴縣龍山下至平南小田等柳慶之兵以次可移縣復一縣州復一州。廣西事安後蕃將士。順流廣東攻取羅傍山大潭坑十三村黃洞雲爐大桂等巢。迎刃而自解矣。十二年田州府土官岑濬爲其子猇殺。猇亦自刎。次子猛方四齡頭目黃驥護至省城告襲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逐蠻爲變請調思恩土官岑濬助之。濬受驥賂約外其府武龍等地濬攜猛出守臣撫之乃

出猛。猛率得襲濬怨要結泗城土舍岑接東蘭州韋祖鋐。各攻蠻入田州殺掠萬人城郭爐燬恭政武清往田州勘治其狀濬納清金寶以萬數清曲爲佑之。後以貪暴黜先是古田獞猺襲殺藩臬守臣請大發兵問其罪。蔓數年猺獗道路爲梗守臣鄧廷瓚請發兵九萬部議未允貴州巡撫錢鉞亦奏都勻之亂請益兵五萬部議以清浪平越之六千臨之勿動大衆錢鉞復奏土官漸被聖化汚俗已更請令其應襲子孫得與宣慰學充貢使之習禮以杜爭源黔備虛

空。有關職比試之例。納米者免其試。都清二倉實矣。十六年廣東瓊州黎賊符南蛇反戶主事馮顒奏本府遠在大海之外。山有五指山黎峒雜居外有三州十縣一衛十所週三千里成化間黎人作亂三度征討弘治來瓊守張桓余濬相繼貪殘。大失黎心南蛇自相攻擊村落有司不察過傳動于鋒鏑。誠可惻憫。五指菁林險阻。兵不能入乞勾考土官應襲者熟知夷情給以犒勞。可得精兵數萬以夷攻夷不煩軍旅部從其議增設兵備以王繼蹕之十六年符南蛇平。

掄斬以三千計。十八年廣西泗城州土族岑九仙乞襲職本兵劉大夏駁之曰故知州岑豹叛逆遺孽今之岑接背傳爲梁接不知九仙何物遂逃妄援漢岑彭之裔考岑氏譜始祖本納罕于元至正間與田州知府之祖伯顏一時受官者。九仙塵瞶應治以罪其諳嫻夷情如此。正德十二年總督陳金奏報府江搗巢之捷。得賊六千。本兵王瓊敘有功者各陞階蔭賚有差大率嶺南險遠有司貪剝激夷逆我顏行及大軍四調多殺良殲降虛張克捷主之者貴緣增秩多

失實云。十三年五月都御史陳金。奏廣西府江北抵
桂林。南連梧州。西平樂府縣。界乎其中。上下八百餘
里。兩廣州船。必由之路。民夷雜居。無城郭之限。諸賊
據險出沒。江道阻塞。近雖調兵征勦。而林菁溪峒不
能盡剿。時復潛出為患。臣等詢訪衆議。欲於昭平堡
創建守備。移平樂指揮居之。摘撥桂平柳梧之民。欲
分番戍守。府江之患消矣。議可。十六年廣東蘇蒯十
八山青能圖諸平。所俘斬以萬五千計。總督楊旦。太
監王堂。總兵朱麟。俱蒙褒賞。初思恩土司劉召叛。合

其黨黃安等。奪定羅堡。劫掠良民。兵備副使等徼田
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佯許。而按兵境上不進。都指
揮孫震。直前立營撫之。為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
之。召就言。挈同田州兵。乃出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
欲盡挈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召亦竟不出震。是時
諸土官黨逆。觀望莫肯用命。總督張嵿等。請調湖廣
永順保靖土兵萬人勦之。先是田州岑猛叛。總督盛
應期。巡按謝汝儀。議大征。及應期解任。姚鎮代之。復
條前情。猛具疏陳辯。乞遣官體勘。 朝廷拘留其抱

奏者盧九。且待事寧。嘉靖六年大兵十萬至。殺猛子
邦彥。順州土舍岑璋。誘斬猛以獻。冠首既誅。姚謨請
將田州改流。留參議汪必東。申患。參軍張經。以萬人
填其地。守稍懈。兵亦分。必東以疾移。于是其黨盧蘇
王受等。借交趾兵十萬。薄府內應。謀起戕官軍。燒其
倉。據府以叛。佯為乞撫。已乃又攻思恩府據之。都御
史黃衷言盧蘇賊衆未多。而永順保靖兵素無律。所
過苦擾。請毋調遣。便本兵持議不合。請 勅王守仁
視賊緩急。以便從事。王受入思恩。執知府吳期英。拘

其府庫。而自攻武緣。守巡參議以聞。道奪門得期英
賊遂遁。新建伯南兵尚書守仁疏曰。臣惟兩廣軍門
振其軍威。自足制服諸蠻。因循怠弛。軍政蕩壞。一有
警急。必倚調土狼若猛之屬者而後行。故此輩悉兵
日增驕驁。及事平則又功歸于所司。彼無所與。兼不
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為姦。激發忿埘。調遣不至。土
族下憤。日深月積。至加以叛逆而征之。夫已暴之惡。
誠宜加誅。然致彼若是。亦當反思咎責。使內治外攘。
我有餘力。彼將自服。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

及黨惡數人而已。其衆固皆無罪。今黨惡既戮。天討已行。乃又不勝盧王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命。諾兩省財動三省兵。騷然塗炭兩年于兹。酋首未得。徒爾兵連無罪死者十巳六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旣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酋者哉。臣以爲宜開其自新。息兵罷餉。休養瘡痍。絕覬覦之姦。弭不測之變。厲處旣定。德威旣洽。二酋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事。何足重煩天兵。以泄憤于小醜。臣非不

知僥倖成功。苟免怯懦。邀美目前。設數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思恩未設流前。土人歲出土兵五千。聽府調遣。旣設流後。歲發民兵數千。備土人之反復。流官無益。斷然可睹。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猺獞乃存。土官藉其兵力爲屏蔽。若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上曰守仁才略素優。諭奏必有所見。五月。提督王守仁報思田賊平。其疏略曰。臣與御史石金及藩臬將領

會議。思田禍結兩省。已踰二年。今日必欲窮兵。則有十患。若罷兵則有十善。何謂十患。今 皇上推至孝以治天下。而驅數萬赤子傷天地和。一也。軍興所費數十萬。梧州倉庫空虛。二也。調兵久戍。疫逃接踵。復之鋒鏑。土崩瓦解。三也。民不得耕織。久慮亂。四也。土兵市井狙儈。挾此貪恣。五也。猺獞巢穴數千百計。皆堡關隘之兵募補。然且不敷。今傾盡聚之一隅。六也。觀夫騎馬取辦南寧諸處民困之極。非盜則死。七也。岑猛之滅。各懷唇齒之疑。蘇受之討。皆有狐兎之憾。

土司遲疑觀望。所恃獨湖兵耳。前歲之役。湖兵死者過半。其家倒有償銀。費亦鉅萬。今道路怨苦。勢必逃遁。雖誅之不能止。八也。田州深山邃谷。皆猺獞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欲雖改土設流。其與誰守。爲邊夷拓土開疆。九也。旣以兵克。必以兵守。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十也。何謂十善。活數萬無辜。明耶好生之仁。遠夷感德。一也。惜財省費。畜其贏以備他虞。二也。久戍之兵得歸。無疾病死亡之患。三也。及時耕種。不退爲盜。四也。罷散各土兵。知 朝廷 神武不殺。消彼

驚鶩陰斷反側。五也。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脩復。
六也。解百姓倒懸之苦。七也。土民土官安心定志。八
也。恩田遺墩。得還舊土。招亡復業。因其土俗。仍置酋
長。俾人自爲守。内制獞猺。外防邊夷。九也。恍服不復
兵守。無調發之費。有安居之樂。十也。夫勦撫之利害
明白易見如此。當事莫言撫。何哉。其間有二幸四毀
焉。下之人幸數級之獲。以要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
捷。以蓋愆。是謂二幸。始謀請兵。終鮮成効。則有輕舉
之毀。頓兵竭餉。得不償失。則有浪費之毀。聚數萬衆

竟無微克。則有縮畏之毀。狥土夷之情。拂士夫之議。
則有迹嫌之毀。是謂四毀。幸蔽其中。毀惕其外。犯患
而不顧。棄善而不爲。今日計其宜撫也明矣。衆皆曰
然。臣抵南寧。遂下令盡撤集兵。解歸若數萬爲湖兵
數千。道阻遠不易歸。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
未幾。盧蘇王受遣訴。願得掃境投生。乞有一死。臣等
喻令齎飛牌歸巢。速降無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
躍。歡聲雷動。尋率衆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
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于是下蘇

受于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爾
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爾者。人臣執法之義。衆
皆叩首悅服。謂朝廷再生。當以死報。願殺賊贖罪。
臣等至其營。撫定其衆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
等。安插于二月二十六日。悉令歸業。是皆皇上至
孝達順之德。昭格上下。霊孚鬼神。未朞月而蠻夷率
服。不折一矢。不戮一卒。全活數萬。卽古舞干之化。奚
以加焉。覽疏嘉之。曰守仁受命提督。著事未
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

降。罷兵息民。厥功可加。其賜勅差行人獎勵。賞五
十兩。紵絲四表裏。太監張賜御史石金各賞銀二十
兩。紵絲二表裏。其餘有功官俱賜賚有差。守仁奏比
者侍郎方獻夫建議。于田州暫設都御史。同廣西副
總兵專駐其地。臣近因蘇受等歸降。行委林富及張
佑撫定其衆。竊見富慈祥愷弟。識達行堅。佑嫺于將
略。才俱可使。請以富量改憲職。俾巡撫思田。張佑復
其舊職。廩餼與馬。俾辦南寧土衛。不必于思田之人。
俟歲餘經略有次。思田止責知府俾治。或設兵備于

賓州。或以南寧兵備兼理。遂如所議。九月守仁督兵
討廣西諸寨叛賊。悉平之。先是斷藤峽等處猺賊。上
達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連絡數千餘巢。盤亘三
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流入萬叢箐中。自潯
潯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守仁旣招降思田
叛目盧蘇王受。責之剿寨賊自効。罷還永順保靖二
司土兵。戀調至者。寄授方略。使掮捕盧宏等議乘歸
途之便擊之。守仁止南寧。偃臥旗鼓。示不爲備。度賊
已懈。督官四面圍之。永順攻牛腸、保靖攻六寺等巢。以

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
仁等大破等巢。斷藤峽平。乘勝進攻仙臺花相白竹
古陶羅鳳等巢。悉破。右布政林富率蘇受等由間道
抵八寨。夾破石門。賊遂奔潰。我兵分道搜剿。于是古
蓬周安吉鉢都者峒黃田鐵坑等寨相繼殄平。餘賊
僅千餘人。且戰且守。趨渡橫水江。會大風。溺死大半。
其脫身入山者。多投墜崖谷死。會守仁病甚。乃上書
請告。奏言岑氏世有田州。人心久服。岑猛雖殁。有子
二人。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于開設流官知府

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
猛之子邦相。授以署州事吏目。錄之知府。承岑氏祀。
府部議岑猛四子。而守仁止言存者二人。與前奏不
合。守仁引竊議武靖當猺衝。邦佐出繼已久。民心歸
戴。況其才力足也。今欲更立。殊難其代。恐失武靖各
目之心。莫若仍還邦佐于武靖。而立其次子邦輔。時
各目擁御邦輔。外婢所生。名實不正。惟邦相係猛正
[illegible]質貌厚重。衆心歸服。繼岑氏者莫如邦相。臣等因
土官之方專爲繼絕岑氏。以順諸夷之情。得　旨如

擬。後數年。盧蘇殺邦相。巡撫陶諧立芝猛。而邦佐爭
立。及蔡經代撫。亦不能問。諸土官解體矣。禮部尚書
方獻夫詹事霍韜言。臣等編戶廣東。備知諸猺爲患
多年。先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動支官帑數十萬兩。
米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靜五十日。然我軍失亡。因已
大半。而思田叛人與斷藤新寧府水諸賊相表裏。肆
出劫掠。終莫得要領。新建伯守仁。乘百年破敵之後。
感　聖明特起之知。不役一卒。不費一粟。片言馳諭。
而思田稽顙。八寨斷藤峽之賊。各鳥棲獸伏于深巖

絕峒間自我明開國來未有輕議征勦者今一舉蕩平如拉枯朽因瀕廣之歸師不煩調遣善一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力善二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善三因歸師以討逆賊無轉輸之費善四不役民兵不募鄉力衆皆不擾善五元惡就誅餘黨威服得撫勦之宜善六八寨平諸賊可知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善七徙建城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善八勞少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思田非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

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救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卒用奏功當時未聞有專制之嫌守仁者有便宜從事之

又言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臣皆死討賊獨王守仁伍希儒謝源三人而已成功之後乃為忌者所抑不曰初同賊謀則曰濫載金帛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從事飾其事至今未白夫國家論功有二道有開國勁功之臣有定亂極危之臣開國之臣成則侯敗則寇雖勿崇焉可也惟禍變倏起社稷安危懸

乎一髮効忠定亂之臣則不可忘何也所以衛社稷也忠如守仁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再屈于兩廣司馬未見賞旌司農委之查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猖為地方慮不淺惟

陛下察之八年十月廣西思田既平新建伯守仁議設流官知府以制之及平八寨又移南丹衛于寨改思恩府城于荒田改設鳳花縣治于三里各設流官縣治于思龍增巡守鎮城堡于五屯及倚郡甘當綱之又言田州界居南寧瀕城而道當交趾為備且

改設流官則邊方之守我獨當之中猶未無悔身既伏誅長子為戮情法兩當若猶其土官則行於罪何以服諸夷之心宜降府為州仰以孫子亦相知州事止選一吏目佐之分設十巡簡司使各世其地無事則倚角而守有事則彼此相防為便八寨不可遷衛有四頑山絕地商販不通一也瘴為最虐人無固志二也生理亡聊易驅從惡三也忽險成捍緩急無援四也南丹衛設在賓州既不足以遏制八寨又不得以還復賓州為今日計獨上林之三里守仁故

所議設縣者。可遷南丹衛于此。夫設縣則制賓州之地以益思恩。是顧彼失此也。遷衛則扼八寨之吭以還護賓州。是一舉兩得也。與守仁議微有不同。總督林富守帥佐鸞報廣西之捷。張祐破封川石覓。得首二百一人。張經破潯州斷藤。得首百七十人。李璋破永福靈州。得首六十二人。沈希儀破象州武宣。得首百十一人。猺獞皆平。　上勞之以銀幣。于是林富以新寧會寧二縣賊所據田。令流亡者佃之。設官守之屯。其餘者招還流移。使復其業。而蘇其困。○八年

西藤峽弩灘諸巢悉平。凡斬首千二百五十二。十年。賓州馬平柳城諸猺獞首韋公返韋扶領為亂。上月。楊留襲賊而死。千戶何鐵力戰無援亦亡。總督蔡經。總兵柳珣。自劾。兵部議于古田縣建置長官司。擇土官領萬人守之。馬平客平洛容懷遠荔浦設立大軍堡。擇土舍各領五千守之。二十四年。兩廣守臣奏封川猺首蘇公樂張公檠等平。斬獲二千五百七十人。粵撫張岳陳圭等報柳州馬平諸巢韋金田等平。前後斬四千餘級。撫者三萬餘人。　部覆賞有差。二

十八年。廣東崖州黎賊。那燕聚衆四千。流劫鄉寨。詔發兩廣土漢九千勦之。而賊擣昌化感恩諸岐賊。勢益猖。給事鄭廷鵠言。黎據山嶺中。州縣環其外。彼高我下。彼服我鹵。彼衆我散。無如之何。嘗考今昔勦黎。其大舉有二。元至元辛卯。勦石五指山。遂建屯田府。立會同二縣。而經略未盡。嘉靖庚子。又嘗人發師。徒攻毀嶺巢矣。議於德霞。擬建城邑。中道而廢。旋為賊資。夫黎骨雖張。有限蟻封雖密可夷。必先攻郎溫嶺腳二嶺之岐賊。使不得借為山。必安定凡陽擂

巢之岐賊。使不得託為犄角。察土舍之有黎而左袒者。立參戎幕于德霞。其新附者。異志者遷之海外。如漢徙潛山蠻故事。　詔悉允行。三十四年。始罷立節制。容美十三司土官田世爵等。移擱瞿守備于施州。九永守備于九谿。世爵與向元楷罷爭故也。三十六年。廣東扶黎蔡梅等肯賊平。賊首馮天恩等為害數十年矣。總兵王瓏勦斬七千八百餘首。地方以寧。四十四年。總督吳桂芳言。廣東肇慶府上下江一帶地。名羅旁。淥水介東西二山之間。竹木叢翳。素為猺

淵藪。其羅旁西山猺人。先年都御史韓雍經畧隄防
頗就安輯。惟東山諸猺。阻深箐而居。時出剽掠。有司
每歲發卒戍之。費廣力疲。無益實效。莫如聚兵召商。
隨山刊木。設立營堡。將就近田地。給戍兵耕。扼其從
出之途。絕其潛伺之計。耕守既定。控制斯嚴。北岸營
兵。以次漸減。報曰可。四十五年。時銀豹久據古田。與
諸猺分其地。爲上下里。居之。銀豹爾犯省城。稱下六
里人從之。提督吳桂芳遣典史廖元入上內丑諭降
諸獞復業者一千九百餘人。銀豹勢孤。亦請降。桂芳

即以古田平。聞因言古田自弘正來。縣令未嘗入。今
典史廖元撫復已有次第。宜量陞箚。候其政成。仍擢
爲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揮充之。不兼備禦處。
權輕位下。凡事取爲撫夷道所持。似宜特重將權。部
爲罷大帥焉。太僕殷從儉曰。獞所畏服。惟狼兵。先年
古田之寇。未敢深入。由狼兵聲威振也。頃歲議減狼
置募已復革。寂募二兵。而用閩浙兵。如捕鼠者易猫
以犬。非所畏也。臣嘗稽之往牒。訪諸故老。莫如調狼
兵。占地而責之也。守藩土官。得以地爲利。而古田素

稱膏腴。尤其所覬覦。宜擇調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土
官。令親領精銳各一二萬名。給以行糧。資以嚮道。進
據古田要害。田裔其中。各獞村寨數百。種類數萬。其
中固有納欵向化者。亦有曾經爲寇。未與犯城。後能
懼罪。願立長相統者。進兵之初。當預榜別良惡。使知
向背。而不疑。秦入採行。古田僮賊攻劫會城。戕殺官
吏。連歲苦之。其最黠者韋銀豹黃朝猛。據鳳凰潮水
二巢。險固不可拔。總督殷正茂李遷。調思明土兵。
及漢兵共十萬。令俞大猷統之。直抵諸巢。合營進剿。

斬首七千四百六十餘級。詔晉其秩。示勞焉。隆慶
四年。韋銀豹黃朝猛之亂。未熄。古田苦之。　廷議大
討。晉殷正茂專征伐。正茂會總督李遷。徵土漢兵十
四萬人。分七道。門崇文將南丹。繇永福抵總嗣隘。錢
鳳翔將思明。繇兩江抵都狼隘。黃應甲王時科將鎮
安向武東蘭田州。繇洛容抵三門。丁山黃龍將泗城
歸順龍英江州。繇融縣抵恩管鳳門。進與梁高盧鈗。
將三千人。備策應。征蠻將軍俞大猷總其師。以十二
月破東山鳳凰犬嚴潮水數十寨。賊奔潮水合陣據

其極巔。五年正月。俞大猷陽擊馬浪。而陰以安隆死士耶驢等入其山伏發。分擊碎江金寶諸賊。三月一日班師。禽斬七千三百有奇。廖元王綱誘斬黃朝猛首。而銀豹懼不免。乃爲僞首以獻。居有頃。知韋首非眞。正茂再購之。知縣唐執中計通其兄銀站生擒銀豹來。正茂躍然。爲章自劾。以鳴不敗。檻車致西市磔之。上陞賚有差。奏定東蘭南丹那地三土州官族巡簡職事守其地。立古田千戶所。升古田爲永寧州。萬曆元年二月。嶺東賊平。惠州有馬口等寨。最山深

箐。賊嘯聚其中。督撫殷正茂擊之。俘斬藍一清等。一萬二千有奇。先是賴元爵藍一清盤牙四十八巢。延袤八百餘里。晝夜以殺爲戲樂。或剖孕婦。或粥嬰兒。使母爇火烹子。使子立觀殺父。慘酷萬狀。自隆慶初至末。所虜殺村落男婦以萬萬計。其黨曾廷鳳等已遣子入學。馬祖昌等各面縛歸佯降也。正茂燭其意。決討之。名諸軍大會。并徵左右江土兵。以參議顧養謙軍歸善。吳一介軍永安。陳奎軍長樂。爲監軍。分三道入。自壬申冬至春。大戰數十。諸將佐暨丞尉及諸

生之有武略者。各效命直前。悉得搜捕山巖溪洞。無一得脫者。嶺南北郡縣始得寧帖。正茂復督諸將張元勳胡震陳璘等。逐海賊諸良寶林道乾于海崖。盡傾其巢。螺溪酋賴元爵馬公酋藍一清洋烏酋才祖與大坪陳世通掩巢酋鄧加儒高瀧酋馬祖昌赤花酋馬祖盛藍溪酋黃民泰岣溪酋黃買東坑酋李仲山高砂酋廖仲向石坑酋陳旗九丁酋曾廷鳳黃捕酋曹志良烏石酋楊崖㶁田酋曾文瑞蘭盞酋曾萬境捕尾黃明時入萬酋謝福散馬酋曾協彬竹酋王粟碗窯酋葉景清油步酋何萬頃牛埔酋鄧愛濤銅坑酋曾仕龍岸山酋蕭宗石門酋廖一凝溪沙酋詹石懷此皆惠潮陽山橫行者也總督殷正茂。巡撫郭應聘。奏府江之捷。府江者。平樂府地也。上起陽朔。下達昭平。且

三百里。諸獞憑險。又以朦朧三峒仙廻高天水諸巢。根柢之。韓雍蕩平百餘年。齒益夥。庚午占田與師未遑。及辛未。彪灘賊楊公滿雷公奉等。殺千戶周濂土舍岑文益橫。正茂請　詔徵土漢兵六萬人。四哨以從事。西岸及水哨。則王承恩董龍三峒。則王世科。東岸則錢鳳翔。而李錫總諸軍事。壬申夏。師克古西木魚青靛諸巢。三峒之賊。潰入南源雞籠山。我師擒斬五千一百有奇。條上六事。大要巡司久沒于賊。荔浦之峯門南源。修仁之麗璧。永安之古眉。悉易爲土

司。東則水涯。西則仙廻。更營于古西東線。蘇兵屯田。
而開山通道。兩岸以便舟挽。府江距蒼梧唐宋時設
龍平思勒馬江沙亭諸縣。後皆爲夷。今割平樂富川
賀縣之地。通東兩岸爲六道。㮚縣治曰昭平。總其屯
賦。得畝六萬有奇。北三北五峒老平法眞等。許自新。
兵書方逢時覆可。冬。碎江賊廖金灄等。殘孽復逃。副
使徐作。副帥王承恩。李張世勳。敢戰捕斬二千餘。奪
復峯門。周公樓自縛詣降。輸稅爲編戶。特懷遠黑猺。
以忿殺知縣馬希武。變聞。會大兩雪。兵無固志。李錫

曰非廣募浙人莫可制。郭應聘以爲合徵取浙兵。心
生悔。是自疲也。旣搗其巢。逃來萬世等分入黃十白
巢獞青洪大梅猺悉從安撫。咸願以兵助。十二月。委
錫募兵四營。土十萬。浙千三百。廣千八百。鈎刀三千。
移牒楚撫趙賢。黔撫蔡文。各備邊。而監軍悉屬之。沈
子木賊方屯板江大洲。恃五灘自固。錫裝戰艦四百
艘。設伏破其丹竹濰營。同樓竹尾諸巢賊復集鵝嶺。
錫鼓水兵截潯江。大破之。二年正月。李錫追及上獞
龍七寨。稱曰猺王。凡馘首三千五百四十二。餘孽乞

潯。殷正茂乃議曰。懷遠舊治環於峒中。推程村則附
殘民。板江則隣融界。宜擇於斯。方伯楊成吳一介。有
夾贊之力云。是時寧獞韋狠耍洛容。獞韋相義。上油
峒獞爽伯雍。陽朔金寶頂之獞韋狠仍。永福邊山獞
廖勝朗。以次削平。粵將張元勳。閩將胡守仁。合兵擊
逋賊林鳳于礪洲。大破之。鳳走呂宋國。四年。六十三
山及七山。皆岑溪猺巢也。酋潘積善阻山公行爲患。
總督凌雲翼往征。羅旁未還。以其兵威曉譬之。積善
傾歸田輸賦。以其子附學宮。受書。雲翼乃大營移

潯梧守將輯之。治大峒城屯堡三十。上官之。是時北
三甸長潭公柄河塘。酋長韋宋武。貢弩百。斝。巡
撫吳文華。商于雲翼。移恩吉將王瑞兵臨之。酋願以
所占據遷江。所屯還版圖事。得肆平樂。四屯心恨黎
福莊犯賀縣。村嶺就捕。而韋六哥與蔡天龍搆如故。
李錫大集民兵進攻。其白冒五指。斬千三百七十人
而定。五年。嶺西羅旁。據東南山海間。東西二山相踞
鸞江急峽。飛巖斷壑。諸猺竊其中。　世宗朝。浪賊
黃德祥等雄據兩山。轉相寇掠。大司馬凌雲翼旣至

討賊乃部署八道並進。克木夷山峒五百六十有四。俘斬四萬二千有奇。拓地數百里。置邵縣。提閘陽賚之。七年。總督劉堯誨。巡撫張任。勅十寨之役。即新建伯舊寃之孫也。討蔡土漢十萬人。總四部者征蠻將軍王尚文。思恩將李應祥。進于三里。柳慶將倪中化。進于忻城。永寧將于嵩。進于夷江。潯梧府張楠進于乚林。堯誨移蒼梧參政彭文質周齊監軍事。十二月分道禽捕。九千百三級。俘者五千。捷聞。告郊廟。影林酋長黃邦祿。近北舟走沖北沖州間入與業諸縣。御史顧鈴兵巡王原相。大徵兵生得邢綠。斬首四百。撫民很者幾四千人。八年九月。廣西巡撫劉堯誨。擒斬叛賊鮑時秀等。凡三百五十級。九年高江諸猺酋盤宗明大人猗茯堡百戶劉卿與戰。陷水而死。巡撫吳善檄標兵馳之。總戎呼良朋斬首千有十二級。生俘八百有四十八人。姪復仔即鄧應鰐再撫粵。遂改十寨為三鎭焉。周安古卯為一。思吉古鉢羅墨為一。古蓬都者剝丁為一。以土官族目韋顯能韋應鰲黃焉。各授土巡簡職。世其地。仍隸賓州。設土兵屯田以賞之。歲糧三千三百五十四石。應舉又討禽羅陽土酋黃金彪。忠州土酋黃賢相。附內遂寧。十年。馬平獞韋王朋肆劫。總戎王尚文。斬首六百有奇。其始也。境內與非我族類者交錢財。責負甚急。出入縣庭。卒至戕賊。大司馬梁夢龍。察其弊。下所司。嚴譏非常。所與獞猺通和致富者。沒入官。著為令。十三年。懷集獞嚴秀珠大蹂于閩建封川之間。把總羅定朝沒于毒弩。下兩廣總戎戚繼光呼良朋。兄以有合鄉之兄大的五道而進。截應縣出伏虎營下。如迳出蘭峒娓宗瀚出石牛營。楊壽甫出仳峒。沈茂出會昧。前後斬級四百有奇。於是銅鍾牛欄石羊橋八峒咸克撫戍唯命。二十年。交部總使莫茂洽荒淫無度。黎維潭用鄭松計襲殺之。幾殲莫族。莫敬用等竄我境上告急。維潭盡有交地。亦具款文。粵撫陳大科。叩關求納。二十一年。黎維潭復函封乞如 先朝從象齊後。前督府陳渠直指余宗濬。舊有疏矣。彼之雪仇有名。勿拒其勘處。陳大科以聞。下部議可。按察使楊寅秋捧檄黎人。封還僞印。將莫人依土司為邇藪土司皆為侵

地、有謂莫分道屯據。所收毀凶萬餘人矣、而安平龍
州雷州以交黎搆焚告。貢秋日詐也。二十五年。寶慶
府城步縣護印照磨梅蕃祚條議。撫苗方略、時城步
元知縣欲淸丈苗田苗大激。蕃祚順其土俗治開釁
諸奸。取苗之傲驁者。稍懲之、以定一方之變。云、二月
盤岑溪七山功、加撫臣陳大科右都御史。四月楊寅
秋抵桂林賓州、用思明土官黃承祖策擒十溪師五
千人、整壁而待、特不以夜襲搖欸事、邀其方物、嚴裝
抵關、候進止。設　龍幄儀衛備盛、黎維潭亦跪白組。

具所對狀。世系世者。供繼井井、行叩頭禮。因諭之給
高平府治棲。莫氏交人。唯唯交戢之下。不敢失尺寸
矣、督撫戴耀巡按黃紀賢林道楠報欸竣。　詔陞賚
有加、三十五年二月。廣西撫楊芳奏、安南夷官韋達
禮、侵犯思陵。負險于公母山、竟莫能制。該國奉檄剿
劝函首詣鳳陽關、差范彥等。賚其印表、并三部貢物。
惟　世廟受莫登庸之降。封爲安南都統使、作事文
武臣咸賞焉、銜璧獻琛之儀、未有如今日者。總督
戴耀總兵王鳴鶴以下、得　旨黎維新准襲都統使、

新須銀印、令其叩關祇領、贖印銀兩、其免解以昭德
意。裴宗奇等梟示。三十六年四月。總督戴耀報欽州
事、夷人突入州城。破獄殺官。水陸兩防悉未能遏。糾
付帥楊應春付使蔡夢說俱戴罪。其爲殘莫遘孽。行
黎維新補之。有　旨戴耀久任、平居制禦罔何從得
諉老下吏、三十八年、酉陽土司冉御龍先年以兄弟
相讎之故、與永順土司彭元錦構禍。而御龍姻彭象
乾。爲保靖土司與元錦不相能。營元錦必反督府
通議勒之、辰州知府瞿汝稷評有鴞原之而已黔楚

自征播後。賊野皆非昔時。何堪鼓聲哉、請于撫按願
以檄驗之。驗而不順、用兵未晚。遂草檄于言使人持
。驗元錦柔服。再驗保靖酉陽二司亦服、一方帖然。汝
稷尋以卓異擢天柱巡簡朱某。以德化苗蠻、啟之耕
田治生息。關睦里苗蠻服之。仍選其俊子弟。教之讀
書習禮。而身自率之。又舉其率教者、引之謁上官。使
知官府之貴、一方遂爲善俗。知府瞿汝稷請丁監司
題請天柱爲縣。朱某爲知縣。四十二年五月、盟压生
黎節羅活與抱由等峒。熟夷相搆。那影翹乞火藥爲

禦大帥楊鳴鶴以爲裨將張萬紀足辦之而三戰三北二月之役薛鴻翮七十餘人死四月之役符起鳳四十餘人死十一月之役一千戸四把總九哨官五百餘人死萬紀陣亡于是兵科張國儒彈劾督臣張鳴岡大帥以下曾國棟袁應兆等御史曾之蘇劾鳴岡厚結粵瑫阮鼎以自覆也四十三年總督張鳴岡巡撫林欲厦巡按俞蒔覆奏改州之議曰土官岑氏世濟兇頑天厭夷氣三繼三絶武靖乃斷藤峽中之碧灘也地險既深狼兵復鷙似宜改州爲鎮近隷潯

州移府判官于其地簡衛弁統狼兵更番戍之便可之四十四年十月粵督周加謨撫林欲厦爲酋稅增兵之議以交賊督勝集文淵等騎象馬六千人攻上思州已過馱英二村復吞迀榜六路德廬雖被天刑余孽尙稽天討憂心如焚策餉勦除四十六年三月兵部議廣西夷案曰狡賊扶隆祿山虎踞自雄鯨吞爲虐執馘獻俘者十夷宜誅之于交阯境上邕越皇威至于安南都統黎維新高平府莫敬寬等宜加褒賞堅其恭順之心八月巡按俞海曰自藍元儒謂夷

情日熾土司日削上思距南寧僅數十里如抜焚溺是以有那堂平那賴三大營之役下石西等州久困蹂躪是以有卜禁龍毒嶺之役調土兵千人戍之天啓二年八月粵撫何士晉奉援黔之旨調泗城南丹萬人付之杜文煥而部咨又令與椎官袁玉佩面商狼兵可否然而田州岑懋仁栺士納叛連結交兵帶甲四十萬安酋遣細人與之約西南半壁嗁于然者田州願請自備甲馬以敵乎黃龍府泗城願爲安酋書檄以詰奸自居而至于戍栁百人尙乞撤回始貌

恭也歟藺囚援遼倡亂錦江羅囚征藺窮兇留水皆明鑒也用漢不如用狼之奇用狼不如用漢之穩悟兵一千粵東兵三千酋餉二十萬粵力罄矣十一月總督胡應台募鮮夷商二十四人以報曰濠鏡之地若蓮花然浮峙海中一線小經聯于香山曰蝴蜞灣近年增稅二萬金廣民食其機利項太僕李之藻欲募三百六十人乘風浮海以圖倏伏張壽之來竊疑之用夷攻虜事不經見責以戰守三百猶存乎見少如以習銃已耳無取多選遠夷致駭觀聽今夏經毛

番俶𣪽灣夷。灣夷呼救甚急。助以酒米。張設軍容。紅
番始遁。創達幸濠鏡之不為彭湖也。昨紅毛據彭湖 南丹州
土官莫儒。胡肆有年。怙而不悛。頃遁謀安酋納其賂
私助甲馬三千。祖母韋氏。大義滅親。傳命莫欽明等
計擒儒。隍樓众為保詐也。於是巡按賈鑰祥嘉其內
變。滿旌韋氏。詢于夷衆。舉莫偎襲厥職。二年五月。交
祿酋何悖窺黔蜀之變。狡焉啓彊。集衆五萬。以一枝
從波羽而犯龍向。以一枝從思陵。一枝攻上思。總兵
犯元愿堵之。斬馘百餘級而遁

職方氏論曰。夏典要荒。周官蕃鎮。大臣因俗而利導
之。邊塞絕嶺。雖扶輿暨絃。橫海伏波。而化理終塞。廣
東東莞伯何真尚矣。廣西當嶺南右偏。土瘠而民獷。獠
獞猺獞窟焉。左黔右鬱。荔浦東西。殘破不次。大藤諸
峽深險。郎被誅勠。未數十年。復跨江出剽。非田寧梧
藤諸屬辛之所扼也。桂林之北。連武岡則六峒為之
孽。柳慶之東通懷遠。則八寨為之根。府江上下。近蕩
平而猶巢。右江岑猛。雖討除而復種。玉盧再叛。思田
更強。自茲以往。繆制日困矣。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巫

黔中地。錯辰常間。溪深峒險。難馴易竄。永順保靖自
宋迄今。富強雄脅諸司。其搆結也廣矣。其憤驕也堅
矣。夫西南夷帶河礪山。遮五省而亘天半。略其雅度。
漏彼綏人。乃國家神氣不自鷹揚。每行征誅。輒議調
發。當其備糗連營。不費公家一錢。名稱佐急。及所過
恣掠。軍法難廉。於于劇盜。蘇松征倭之血。國可謂役
轍浸尋。至于萬曆之季。援遼命將。遍及夷官。馭朽未
兢。巴俞先陷。於是既用夷治夷。夷權日畸。其有領兵
齊節。殞首疆場。朝議無所以優之。而爵級遂濫。或加

文資。至于藩臬。或晉武秩。予以都督同知。名器苟闕。
禮貌記旬。裁抑則前賞化仇。寵衰則後錫已庶。實禍
萌也。走不敢懼焉。擬以文旌止下太守之銜。武表極
于副帥之例。而五府玉帶之階。兩司花金之界。持之
甚力。其若土將而授流官。勿使佐居楚地。獨轄蜀藩。
必達陟邊鄙。疎其黨助。然後藏帑可察。陸悖易驅。蓋
畏其卒也。夫用兵多變。時移勢殊。粵稽銅柱樹標漢
卒。斃于瘴癘者過半。韓襄毅雍定大藤之亂。善用達
軍。何其不崩不沉。迅若霆電。及新建仁守撫處思田。

潛芟八寨。亦足振天威矣。後起者或以爲未盡。哲人猶難之。而況鹿鹿者乎。

遂略記卷之八終

全邊略記卷之九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海略　廣東福建浙江南直山東北直

古之神明之胄者率登祚於西北維我

皇圖受命奠位東南防海與防邊故並重云

高皇登極之前一歲次在丁未嘉平月先已發湖湘粵蜀之征復命信國公和　湯等由海道進取福州廖永忠吳禎等自明州即寧波也嚴程進風不數日舟師奄至城下圖其水部三門一鼓克之元孽臣幽出遁

為此海師之始也洪武元年春二月　詔湯和還明州造海船漕運北征軍餉此海漕之始也廖永忠領和舟師自福航海趨廣東時倭寇劫掠蘇州崇明沿海皆患太倉衛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捕之遇於海門之上帮擊殺不可勝計生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　詔以德有功陞本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告東海之神德承命往倭畏懼不復出沿海遂寧四年八月日本國王良懷遣使

來朝按日本即古倭奴國海中諸夷倭奴最大西南至海東北至大山國主世以王為姓羣臣亦世官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有附庸國百餘拘邪衛最大其國小者百里大不過五百里戶小者及千多止一二萬皆倭種也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倭王最雄長者邪馬臺即邪摩維歷漢魏晉宋隋皆朝貢稍習華俗唐咸亨初惡倭名更為日本其俗男子魁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屈紒背跣足間用屐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然也物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

水銀銅錢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花布螺蛔漆器扇犀象刀劍鎧甲馬交市華人喜得重男女錦綺絲綿磁針初是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及淮安三年又寇山東轉掠浙福旁海郡是年遣萊州府同知趙秩賜璽書諭其王良懷王禮秩具物遣使隨秩奉表稱臣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　上又遣僧祖闡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復寇海鹽掠溫州初令浙福造海舟防倭又寇福建海上諸郡六年七月靖海侯禎俘倭于琉球洋以於顯為總兵官出海巡倭

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貢馬茶布刀扇。上曰私交也。却之。令中書遣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廷用等奉表及方物謝罪。賜宴及使文綺有差。已而 上覺日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命安置于陝西蕃寺。十四年七月日本國王良懷遣僧如瑤等貢方物。 上却其貢。仍命以書責之曰。大明禮部尚書致意日本國王。居滄溟中。不奉 帝命。但知環海限山。肆仿縱盜。上帝將假手於人。禍有日矣。若奉今尊之命。移文

卷九

與王。王井觀蠡測。自以爲大乎。王之國。始號日倭。後惡其名。遂改日本。自漢魏晉宋梁陳唐宋之朝。皆遣使表貢。當時帝王或爵以王。王由歸慕意誠。故役禮厚。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必受禍。王其審之。其九月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使。 上曰日本既謝罪。遣其使。召至京宴賞之。遣歸。十五年歸庭用又來貢。於是有林賢之獄。日故丞相胡惟庸通日本。 祖訓所謂日本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謀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磔且三年矣。禁愈厲。四月浙江都指揮使言。杭州

紹興等衛。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分行嘉興澉浦松江金山。防禦倭寇。至秋乃還。後以舟師出門。乃聚泊於紹興錢清滙。然自錢清抵澉浦金山。必由三江海門。候潮開洋。凡三潮而後至。或遇風濤。動踰旬日。卒然有急。何以應援。不若仍於澉浦金山爲便。其台州寧波二衛舟師。則宜於海門寶陀。或至於本衛江次。有警則易於追捕。若溫州衛之舟。率輒出海。宜於蒲洲楚門海口備之。 詔從其言。十六年寇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守邊。是年

卷九

帝面諭信國公和曰。日本小蠻。屢擾東海。卿等老。強爲朕行。視要地。和築登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四調一以戍。二十二年。置浙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堡福建漳泉人爲戍。二十五年七月。琉球中山王察度遣子弟學于國監。 上喜。禮遇獨優。賜閩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來朝貢。按琉球在海東南。自福建梅花所開于洋。順颿利舶。七日可至。漢魏及唐宋。不通中國。隋嘗遣兵虜其男女五千人。元遣使招諭。亦不從。

其間、而五指腹心。盡爲黎據。於閩之中。定安尤險。循或撤備門庭。皆勍敵矣。福寧烽火門寨。設于福寧州所轄官井堡。驛浮爲南北中三哨。後官井添水寨。則又以羅江古鎮分爲二哨。是在烽火官井當會哨者五。小埕水寨設于連江。所轄安鎮北茭焦山等七巡司。爲南北中三哨。是在小埕當會哨者三。日南水寨設於南日所轄沖心莆禧崇武等所司。爲二哨。而文澳港則近添設於中海之後。是在日南當會哨者四。浯嶼水寨設于同安上自圍頭以抵日南下自日尾

以抵銅山。大約當會哨者二。銅山水寨設於漳浦北自金山以接浯嶼。南自梅嶺以接廣東。大約當會哨者二。由南而哨北。則銅山會之浯嶼。浯嶼會之日南。日南會之小埕。小埕會之烽火。而北來者無不備。由北而哨南。則烽火會之小埕。小埕會之日南。日南會之浯嶼。浯嶼會之銅山。而南來者無不備。哨道聯絡。勢如長蛇。防禦之法。其能踰此耶。總計八閩之地。三面當海者二。興泉是也。一面當海者二。福漳是也。其要害地。如晉江深扈獺窟。與化沖心平海。龍溪海門

漳浦烏尾南靖九龍寨溪。是也。然莫有如福寧之尤險者。三面孤懸海中。如人吐舌。賊入必首犯之。舊寨設於三沙。近移松山。似易。浙洋沿海。舊設四總。今增爲四叅六總矣。四叅者。杭嘉湖一寧紹一台一溫一也。六總者。定海昌國臨觀松海金盤海寧也。悉其防禦之制。自內達外。有三重焉。會哨于陳錢。分哨于馬蹟羊山普陀。爲第一重。沈家門馬墓之師。爲第二重。總兵督發兵船。爲第三重。備至密固。乃若定海者。是寧紹之門闥。舟山者。又定海之外藩。其地則故縣治

爲里者四。爲嶴者八十有三。五穀之饒。魚鹽之利。可供數萬人。不待取給于外。非若普陀諸山比。國初置昌國衛於其上。屯兵戍守。誠至計也。信國經畧海上。以其民孤懸。徙之內地。改隸象山。識其小而未見其大。蘇松爲畿輔望郡。濱于大海。自吳淞江口以南。黃浦以東。海壖數百里。一望平田。皆賊徑道。因不能禦之于海。致賊深入。其禍慘矣。今建議者曰。松江之有海塘。而無港口者。則自上海之川沙南滙華亭之青村柘林。凡賊所據。以爲巢穴者。各設陸路把總以

屯守之。而金山界于柘林乍浦之間。尤要衝。特設總兵以爲陸路之領袖。又于其中添設遊兵。一把總專駐金山往來巡哨。所以北衛松江西援乍浦也。至于蘇之沿海而多港口者。如嘉定之吳淞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福山港。凡賊可入者。各設水兵把總以當衝之。至于崇明孤懸海中。賊必經處。特設參將以爲水兵各將之領袖。而又于中添設遊兵二把總分駐行沿營前二沙。往來巡哨。所以遠哨海洋。遮截港口也。若內寇待不陸聚黨一之可以禦賊于外洋下之

可以循塘而拒守亦既精且密矣。乃若淮揚二郡介於江淮之間。東濱大海。三面隄防。考其形勢。起自東南蓼角嘴。迄家蕩。綿延四百里。除安豐等三十六場。俱在腹裏。其爲要害之處。乃通州也。狼山也。楊樹港裏河鎮也。餘東餘西等場也。蓼角嘴呂四場也。掘港新閘港也。廟灣劉家莊金沙場也。其尤要者有三。曰新場。爲其出入至近。通揚州也。曰北海所。爲其通新閘港。且有鹽艘聚泊也。曰廟灣。爲其巨鎮。而通大海戶也。須設三把總以駐之。仍用陸路一遊擊。駐海安。

則東可以控狼通海門之入。西可以捍揚州矣。倭患之作。嶺嶠以北。達于淮揚。靡不受害。而山東獨不之及者。豈可無意于此哉。艮以東民便鞍馬。不便舟楫。無爲之導接耳。所虞者登萊突出海中。三面受敵。且危礁暗沙。不可勝數。非諳練之至。則舟且不保。何以迎敵而追擊。故安東以北。若勞山赤山竹島斗門劉公芝罘八角三門沙山諸島。乃賊所必泊。我所當伺者。若白蓮頭槐子口橋雞鳴嶼大人嶼金勞石谷蒲。淺灘亂礁。乃賊所必避。我所當遠者也。推原太監鄭

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俯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即付使人治之。纔置甑中。烝殺之。仍使還。遣通政趙居任。賜倭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王餽。上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賜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爲文勒石。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六月。遼東總兵劉江。以捕倭

捷聞。江督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築城堡。立烟墩。得縱望。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堝。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既過堡。舉砲發伏。都指揮錢真等領馬隊。要其歸路。都指揮徐剛等領步隊。逆戰。寇衆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官軍圍殺之。自辰至酉。擒戮盡絕。生擒百十三人。斬首千餘級。封江廣寧伯。自是倭不敢犯遼東。宣德三年七

月。巡撫布政使周幹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洪武中設海寧衛。及澉浦乍浦二千戶所。陸置煙墩。水備戰船。因得無虞。永樂七年。盡拘軍船赴沈家門立水寨。倭寇乘虛。縱掠。水寨相去海鹽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之。請如舊。報可。六年。巡按陳祚奏。廣東洋潤寇屢出患。往者調軍五千人。海船五十艘巡捕。二十餘年。多被漂無益。請如福建設立水寨于潮州碣石南海神電廣海雷州海南廉州衛。每寨一官督之。八年。登州衛戚珪言。山東緣海洪武中置十衛。

五所。分轄文登即墨之地。都指揮衛青乃聚軍三千八百人于登州。而別寨空虛。乞調還各歸其戍。詔御史三司計之。曰宜如珪言。是時海防頗密。賊不得閒。貢稍如約至京宴賞。市易饒恣其欲。焉正統初有吏周頌言。永樂間。因內官王鎮奉使日本回。奏調諸衛官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沈家門等處。建立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實難駕使。不能赴敵。宜照洪武時。例冬依衛所守備。改作快船。于港口哨瞭。彼此應援。賊輯民貧矣。四年。倭衆寇桃渚。五年。御史李奎言。

洪武間浙舟七百三十艘。歲久廢壞。行寧波知府鄭珞言。急未得完。敕巡撫周忱。奏臣詢之匠作。云造一海舟必得米千石。則物料百需皆具。論三月可完。今各衛所。已造七十六艘。共五十艘。所費若干。杭州倉見貯米一百四十四萬九千四百餘石。歲計官吏所給不過六萬石。久則腐。請以新輸給匠。每舟九百八十石。期三月必完。則事易集而人不擾。　上是其言。七年。倭來貢。八年。戶侍郎焦宏。沿海分汛之議。以浙自乍浦至昌國。後千戶所一十九處。須都指揮蕭華領

之。總督都揮使李從駐昌國。爲之中。福自福寧至莆
禧八衛所。都揮賈忠領之。自崇武至玄鍾十衛都揮
劉海領之。而總督都揮使王勝爲之中。從之。七月黃
巖民周來保龍溪民鍾普福俱因徭稅叛入倭。輒爲
鄉導設掠桃渚大嵩諸處。皆與焉。貌于丐爲縣官所
讓。赴京梟磔。景泰三年正月。鎮守福建薛希璉等奏
今備倭軍船分爲九澳。星散勢弱。烽火門小埕澳南
日山浯嶼西門澳五處。俱係要地。欲將出海分爲五
寨哨。其腹裏衛出軍。已有行糧四斗。沿海行糧宜於

本衛月糧一石內分出四斗助之、新設魚船。止許四
十料以上。朝出暮歸。裝鹽官船。止許三百料以下。編
成字號。每年二月起至八月終。許令裝載商鹽各處
水寨巡司。遇到量撥官軍弓兵護之。成化二十年倭
周瑋來貢。弘治八年倭壽蓂來貢。十八年二月巡撫
應天都御史魏紳奏。爲海洋之民習性貪悍。好鬬輕
生。中間盜徒。起于爭利。如崇明縣半洋錢營等沙東
漲西坍。無歲無之。舊坍者多有糧之地。新漲者歸有
力之家。貧弱賠徵。富豪專利。始則仇訟。終則劫奪。習

染成風。遂至嘯聚。臣等欲委官檢閱。如先有而今坍。
先無而今漲。彼此通融。使田糧相稱。與奪適均。脫有
强梗不服者。官調邊衛旗軍舍餘發邊。民發口外附
近衛所。子弟家人多賊黨與。假名公差。陰實爲盜。宜
從重問遣之、正德六年。宋素卿永壽來貢。求祀孔子
儀注。不許。靳人朱澄告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
守臣以聞。儀部主客以素卿止使釋之。令諭王劾順。
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
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

遣僧瑞佐。反素卿先後次寧波。故事凡番貢至者。閱
貨筵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
舶太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
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太監又陰助佐。授之兵
器。殺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素卿坐叛論死。宗設瑞
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主客遂請
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賒奸豪家。久之奸豪
欺負日積。番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上爲盜。詣負
貨者利其速去。以危言嚇官府。出兵捕之。番人益懟

根大肆殺掠。而國中又多爲之嚮導。於是王忤、瘋徐必欺、毛睡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云。游夷佛朗機。逐滿剌加國王蘇端媽末。而據其地。遣使入貢請封。會滿剌加使者爲昔英等亦以貢至。請道將助兵而復國。禮部議佛朗機初非貢國。侵奪鄰封。宜絕逐之。仍諭暹羅諸夷以救患之義。初佛朗機人別都盧恃其巨銃利兵。寺嶋疎世列等千人。駕五大舟寇新會縣之西草灣。百戶王應恩截之。生擒別都盧以衆二十八人。四月還觀海道副御

史朱紈疏報詔安之捷。因言閩賊嚮結已深。變且不測。臣遂得所俘僞千總李光頭等九十六人。交通內應。即以便宜檄都指揮盧鏜、海道副使柯喬斬之。下巡按勘覈。已御史陳九德劾紈不俟奏覆。擅專刑戮。請治其罪。坐鏜及喬等。初都御史朱紈既報溫嶼擒獲夷王之捷。隨奏夷患率中國並海居民爲之勾引。若長嶼喇達林恭等往來接濟。若大擔嶼姦民姚光瑞等。無慮百十餘人。今欲遏止將來之患。必須引繩排根。永絕禍本。乞下法司以正憲典。破奸惡首紈請

去任。都察院議下雜捕奸徒並土豪爲淵藪者。大彰國法。仍移檄各處。有能告捕魁惡者。重賞。首改自新者。聽免本罪。且浙福海患相沿。出此入彼。宜令兩省諸臣一體施行。報可。按上海之事。初起內地奸商王直、徐海等。常闌中國財物與番客市易。皆主餘姚謝氏。久之。謝氏頗抑勒其值。諸奸索之急。謝氏度負多不能償。則以言恐之。曰吾將首汝於官。諸奸既恨且懼。乃糾合徒黨。夜劫謝氏。火其居。殺男女數人。大掠而去。縣官倉惶申報。謂可云倭賊入寇。巡撫紈下

令。捕戮甚急。又令並居民。有素與番人通者。皆得自首。及相告言。於是人心洶洶。轉相告引。或誣良善。而諸奸畏官搜捕。亦遂勾引島夷及海中巨盜。所在劫掠。乘汎登岸。動以倭寇爲名。其實眞倭無幾。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一聞賊至。仰鳥獸竄。官守艦爲空。官兵望風奔潰。蔓延及閩海浙直之間。調兵附餉。海內騷動。　朝廷爲之旰食者六七年。至竭東南之力。僅乃勝之。蓋患所從起者微矣。給事中杜汝禎劾朱紈曰。諸賊已擒。又不分番民首從。擅自行誅。使無辜并爲

魚肉。誠有如九德所言者。紈既身負大罪。反騰疏告
捷。而鏜喬復相與佐成之。法當首論。其行功坐視諸
臣。通判翁燦指揮李希賢等罪次之。指揮汪有臨知
府盧璧。參政汪大受又次之。拒捕者人方叔擺等四
名。當處死。餘佛南波武者等五十一名當安置。見存
通番奸徒。當發配發遣。法司如覆紈鏜喬遂逮付獄。
燦等下巡按御史提問。有臨等奪俸。有差紈爲人清
廉。勇于任事。開府閩浙。首嚴通番之禁。海中爲之肅。走
馬溪之役。雖張皇太過。然勘官務入其罪。功過不明。

紈竟坐憂憤仰藥而死。公論惜之。是時閩浙中大有
力者。以賊艘爲外府。歲私貢有額。夜輸無算。李祝等
夷。喙無文網之懼。不逞者健羨靡然從風。而沿海貧
民。貿易之利。所得於廢身得利市三倍。仰火器刀鋌
諸禁器。必先製完好。關出以資之。而紈務批其根卒
以不免。三十一年倭流劫台溫寧紹破黃巖縣。七日
而去。巡按林應箕曰。因初取制番夷。至爲周密。後以
海波不驚。戒備濟弛。伍符日虛。樓櫓朽敝。過警輒借
漁船應敵。號曰私哨。而官船廢矣。前都御史朱紈議

招福清捕盜船隻。勅治有效。因量留福船四十餘隻。
分泊海濱。其台州海門衛實黃巖之外障。故以福船
十四隻守之。節年所恃者此耳。近海警益數。海道
副使丁湛又將福船盡數遣歸。其原設官船既聚。仍
催募漁船以資哨守。兵非慣戰。船非專業。聞警輒逃。
全不足恃。以致羣盜縱行。失事之誅。湛當首坐。得
旨逮之。三十二年倭犯溫州。參將湯克寬斬其二十
八級。賞之。三月海賊汪直糾漳廣羣盜。島夷大擧。自
台寧及蘇松至淮北數千里同時告警。屯于浙山兩

參將俞大猷舟師攻之。始解。時有失舟倭四十人突
至乍浦平湖海鹽之境。官軍遇之皆敗。十有六日奪
舟而去。賊犯松陽知縣羅拱辰禦之。俞大猷邀擊斬
首九十六。參將湯克寬圍賊於獨山民家。以火焚之。
賊半死。餘遯于海。七月巡撫應天彭黯。巡視浙江都
御史王忬。各以倭寇出境。浮海東遯來聞。倭自閏三
月中登岸。至六月中始旋。留內地凡三月。若太倉海
鹽嘉定諸州縣。金山青山錢倉諸衛所。皆被焚掠。上
海縣呂圍。衛南匯吳淞江乍浦嵊。與諸所攻陷。崇明

華亭青浦象山嘉興平湖海寧臨海黃巖慈谿山陰。會稽餘姚等縣。焚蕩略盡。向東江南繁盛安樂之區。騷然多故矣。九月崇明南沙失風倭三百人不能去。遠近震恐。湯克寬班師守之。敗績于南沙。復追擊于寶山。斬首七十三級。有倭失風飄于福興化流劫太守董士弘。措置張練科民兵戶鐵之。時諸島寇舟。倭居十三。而國中叛逆居十七也。三十三年倭犯太倉。攻松江縣丞劉東陽死之。轉掠于蘇。湯克寬斬擊于淘港。百有八十。倭薄通泰。焚掠鹽場。漂入靑徐界中。

山東俱震。四月倭寇嘉興。參將雷鐘敗績。周應禎李九律蔣綱宋應瀾死之。遂陷嘉善縣。副使陳宗夔既禦倭失。入乍浦犯寧海。千戶洪偕文呂齡王烈俱戰而殞。南兵書張經言。國初凡閩浙濱海之區。陸有城守。水有戰船。故百餘年來。寇不爲害。其後法弛弊生。軍士有納料放班之弊。於是强富者散遣。老弱者僅守。船壞亦棄不修。寇得乘之而入。請預集兵船。以守要害。追補納料軍士。以實行伍。請理積歲料銀。以造戰船。 上命張經往總督之。給事中王國禎等言。比

本兵議上禦倭方略。欲以重賞招降賊首汪直等。臣竊疑之。臣聞勝國末。海濱多警。東南巨寇有扶至漕運萬戶及行省參政者。迄終無救。何者。其心不服而爵祿不足以歆之也。殷鑒俱存。奈何復效。今四方萃盜。所在蠭起。皆幸 朝廷不誅。無所創艾。就使部議得行。降一王直。未必不生一王直。古帝王招撫。不過脅從罔治耳。渠魁未嘗宥之。使渠魁夾歸宥賞以爵。是賞以勸惡人。誰不爲。夫吾使民皆趨爲惡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部日臣聞王直本殺人。故與浙人徐

惟學李大用輩。逋番入海。既而悔之。嘉靖二十九年八月中。嘗爲官軍捕斬海寇陳四盻等。及餘黨二三百人。欲以自贖。是時有司不急救之。遂貽今日害。故臣等欲倣岳飛官楊幺黨黃佐故事。懸以重賞使歸爲我用。以賊攻賊。非敢輕授王爵。示之弱也。 上以國禎等言爲是。漕運侍郎鄭曉奏。倭寇類多中國。其中有勇力智謀可用者。每苦資身無策。遂甘心從賊。爲之嚮導。非包荒含垢。早圖區處。必爲腹心憂。今議者一曰復市舶。使一曰嚴誅勤。使夫市非禦戎之體。

訴妨好生之德。臣愚欲乞
聖明廣收武勇，申命各撫按等官。於軍民白衣人中，每歲查舉有膽力膽略智謀者十餘人。以義勇名色，月給食米一石。令無事率人捕盜，有事領兵殺賊，立有功勞，量議官職。不然恐數人後或有如盧循孫恩黃巢王僊芝者，益至滋蔓難撲滅矣。臣又聞洪武中倭奴數寇東南傍海州縣。浙江一省，既遣信國公和湯築城，又遣魏國公輝祖徐、江陰侯高吳練兵。又遣都督商嵩楊文劉德出戰，又遣都督於與出海巡倭。此皆上公元侯謀臣宿將，猶且遲之數年，未得寧息。後遣南寧侯庸趙招撫沿海漁丁島人鹽徒蛋戶，籍為水軍，至數萬人。又遣萊州府同知趙秩、禮部員外郎呂淵等諭倭奴。于洪武二十五年以後，海夷始靜。不得泄泄付之無何而已。倭犯吳江，指揮夏江中流矢死。流劫嘉興，參將俞大猷敗之，斬首二十三。又敗之長蕪，斬首十有八。八月南太僕章煥言，比者江南之變，起于內地游民，利賊重貨，為之嚮導。我兵倉卒無備，徒手搏戰于滿勝沮洳之鄉，故每出輒敗。夫兵者因地形者也。今六七郡間，一村百落，皆為戰場。敵形至難制者也。郡縣官相率閉城，使各鄉兵當賊，左矣。今急築城堡於諸鄉，使固守于郡縣以待戰。今新設軍門，止以參文道制千里外，如兒戲耳。法莫如重將，重將當自軍門始。使參佐偏裨一稟束約，而後兵可使，亂可定也。政體不素立。郡縣之與督撫，相視如客。率然臨變，上官漫督之，而主者亦漫應之。軍情則苦諭不調，官帑則出人無稽。或一人兼數人之食，或數日無一餐之偷。或一家而數役迫之，或一人而數官臨之，日驅閭已成例焉。況百里之外哉。夫調兵非計也。臣謂訓練主兵，宜募粵楚青齊近海丁壯及罪謫者，居之海壖，給耕田宅，使之土著而忘其鄉。計無便此者。外賊易見，內賊難知。東南大變，皆奸民釀之也。治外賊以兵，治內賊以誠。倘郡縣得人，如龔遂者，示寬大，布恩信，問疾苦，時循拊反側者，將反本而呼天，何變之能生。時倭屯于柘林，而募兵參將李逢時、許國以山東槍手六千人，邀賊于新涇橋，追斬八十餘人。許國仍從間道襲賊，伏起，指揮劉勇陷陣死，我兵大潰。詔卹死事者。

以涉兵涉船。付僉事任環督之。令山東兵還。倭犯海門。兵備張景賢殲其衆于呂四場。海賊犯潮州。指揮黑孟陽擒斬以二百計。三十四年二月。先是工部侍郎趙文華疏陳備倭七策。疏下部。復謂祀海神。降德音。增水兵。募餘力。察賊情。俱稗軍政。請下督臣酌行之。其差出賦。恐致擾。不必別遣。會崑山致仕侍郎朱隆禧奏請添設巡視福建都御史。並開互市之禁。

上諭閣臣曰。南北兩欺。本兵若周知者。文華、隆禧二臣。疏似不同。從奏者當有依據。今南破北虜。 祖宗

養教恩深。豈以愆節而忘先德。卿等其集兵部科臣。示朕此意。令就忠獻以告。於是兵部尚書聶豹等震懾請罪。言文華之疏。臣度可行者已奏可之。其事有窒戾者。亦復疏陳其略。至隆禧奏設巡視。科臣謂官多民擾。其云開互市。科臣亦謂示弱。兼以北虜之市為監。背駁寢之。昨歲文華已有市舶之議。臣惟 祖制絕倭朝貢。不開市舶。良有謂也。得 旨南北兩欺。倭虜尤甚。豹等何有忠獻之告。豹益惶懼。上便宜五事。

上切責其摭拾舊文。各降奪有差。益本兵豹不議遣文華故也。初。文華條便宜。首請遣大臣祭東海。禮部復如其言。 上以問大學士嵩。嵩言遣大臣往祭。即令察視賊情。訪求長策。或即用文華亦可。 上乃命文華往。文華本嵩私人。復自以奇袤術得幸於

上。既出。憑寵自肆。所睚眦。即立催仆之。有司望風震慴。奔走供奉。恐後。公私財賄填入其室。江南爲之困敝。馬至於牽掣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雖徵兵半天下。而賊勢愈盛。皆嵩引用匪人之罪。四月。趙文華至松江。祭海神。時倭據川沙窪柘林

爲巢。經冬涉春。新倭日至。地方甚恐。及狼兵至。人心稍安。總兵俞大猷遣遊擊白泫等遣狼兵數隊往來哨探。乘隙邀擊。稍有斬獲。文華謂狼兵果可用。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數百。與戰不勝。頭目鍾富、黃維等十四人俱死。衆兵失亡甚衆。於是狼兵不足畏。復肆掠如故矣。巡按胡宗憲請以日本貢不及期。遵例阻回。令有司移檄其王。問以島夷入寇之狀。

詔曰可。永順宣慰司彭翼南、保靖宣慰司彭藎臣各統土兵三千。至松江柘林。賊過金山。我兵大潰。犯常

熟知縣王鐵。斬首百五十。遂奔江陰參政張景賢侨于狼山。敗其倭巢柘林。倭新倭四千餘。犯嘉興參將盧鏜。督狼兵于石塘灣大敗之。賊北走。總兵俞大猷。以永順兵追擊。共斬一千九百有奇。東南擄鼓此其第一功云。御史屠仲律。日海賊稱亂。起於負海姦民通番互市。夷人十一。流人十二。寧紹十五。漳泉福人十九。雖槩稱倭夷。實多編戶之齊民也。臣聞海上豪勢。爲賊腹心。標立旗幟。勾引深入。陰相窩藏。展轉貿易。此所謂亂源也。可設險防扞者。如自浙東西大江

以南。資海數郡言之。入下陽港。則近金塘。入黃花澳則近臨石。而通溫州。入海門則越新河而達台州。入寧海關入潮頭。擊則窺象山定海。而瞰寧波。入三江口則搖尾於紹與。入鱉子門。則直涎於杭州。入乍浦峽。則流毒於嘉興。入吳淞江。則犯松江。入劉家河。入七丫港。則扣蘇州。此其大勢也。中間經行或潛形於馬蹟山。或遁跡於大七洋。及大小衢上下川。則其要害也。此沿海諸郡之通患也。故守下陽港。拒黃花灣。據海門之險。則不得犯溫台。塞寧關。絕潮頭灣。遏三江之口。則不得窺寧紹。把鱉子門。則不得近杭州。防吳淞江。備劉家河七丫港。楊舍馬蹟大七洋大小衢上下川諸險。則不得掩蘇松嘉興。此地險也。近日徵調各處民兵。遠近四集。徐邳山東永保川廣及狼門編調。各府義勇無慮數萬。然師老財殫。竟不克膚功之奏者。請指其弊。陳之。先發後行。尅期始動。前耶未啓。先聲已聞。一也。謀不預成。計不先定。冥行突進。動陷伏中。二也。守不據險。屯不列要。奔急救斷。賊逸我勞。三也。兵不專一。主客雜聚。卒遇狡賊。易衣變飾。突

然來前。不能別識。四也。兵不素統。將不預設。一遇有警。卒然命官。本以烏合之人。帥以未識面之將。五也。法令姑息。紀律不肅。進有必死之恐。退無伏鑕之虞。畏敵而不畏將。六也。地形不習。險易不識。趨利不及。避難不早。七也。糧餉不儲。芻料不周。遠兵勞役。撫恤未至。枵腹待斃。窮愁思歸。八也。士不精選。勇怯無辨。前擊後解。讙然而散。雖悍夫勇士。或以無援而力挫。或見先奔而膽喪。九也。地狹人衆。不能旋轉。互相排擠。雖有勇敢。無以效其所長。十也。十弊不去。雖頻收

操刃。責令執戈。終莫能濟。沿海各沙民鹽徒打生手。及村壯悍夫。皆勇敢可用。然多樂效用私室。而不樂報名公家。何者。公家勢遠而文繁也。豪民保村里則有餘。充行伍則無益。何者。行伍人多而心力渙也。順其情。相其宜。振作鼓舞之。必有妙術。近蘇松嘉湖之民。嘗有糾集智勇。乘賊怠玩。或掩其昏暮。間能殺賊。奪其輜重者。隨爲官軍劫財奪功。夫居民出百死之力。卒被劫奪。曾不獲分毫之報。激衆怨。失民心矣。行民團結。自相防護。志在全家保妻子耳。有司概謂其

能。遂報名入官。以故人各畏避。不敢復謀拒賊。此更沮其氣。而抑其忿也。請諭地方官。凡義民不願在官者。不得一切附報。嚴禁官軍。不得攘奪民功。斯民見利而動。無畏而奮。將各思所以自效矣。倭寇山東日照。至淮安。副使李政攻之。斬四十五。又倭千人犯蘇州。蔓于江陰無錫間。總督直隸浙福右都御史張經。以平望王江涇大捷來聞。先是趙文華疏經玩寇。有旨逮經。至是捷音至。兵科李用敬閻望雲顧弘濟袁世榮高敬學等。因言經[illegible]懊失事。罪之誠當。今獲

首功以千計。倭奴奪氣。我兵激奮之時。宜乘勢搗柘林川沙窪之穴。以殲醜類。若復易帥。恐悞機會。上覽疏大怒。手批之曰。張經欺怠不忠。聞文華之奏方此一戰。是何心也。此輩黨奸惡直。沮法怒。上命各杖五十。黜爲民。已而上心疑之。以問大學士嵩。嵩言此事。臣聞臣階臣本。二臣松浙人。皆言經養寇損威。殃民糜餉。昕狼兵初至氣銳。經禁久不進。屈氏憤曰。我自備軍糧不效尺寸。何以歸。文華憤不能平。與御史胡宗憲合謀。督兵追賊經閘。經下文華必身

徇國。宗憲勇敢有膽。此上天垂祐所致。上乃遣官賜文華銀幣。方文華發疏時。永保兵已至浙。其日俱有石塘灣之捷。蓋經以兵機貴密。文華宗憲輩所淺不輕與言。今戰勝。嵩乃言文華宗憲合謀。督兵擐甲經乃後至。殊失事實。狼土兵實服經威名。經旣逮。衆志卽渙。周珫楊宜。皆庸駑非濟變才。且受制文華。宗憲。由是倭患日新。而狼土兵。復爲地方所苦。東南愈不可爲矣。兵備任環。總兵俞大猷。及永順兵殲倭於陸涇壩。得級二百七十。又敗之于王江涇。斬級千。

任環又敗之于常熟金山。共級三百五十。趙文華以
聞。上給宣慰賞。常熟尹王鐵及鄉官參政錢泮爲
賊所掩歿于軍。詔贈以卹蔭其子錦衣。予祠祭。倭
犯紹興。鄉御史錢鯨見殺。遂流劫杭州。俞大猷水戰
于遮洋。得級百有三十。倭犯黃浦。殺遊擊周蒲。于是
巡按周汝斗。彈劾總督大帥以下玩寇狀。上責曰
近日江南調至狼土諸兵。不爲不多。督撫官逗提觀
望。養寇貽患。新賊繼至。合勢愈熾。又欲增調。不過假
此遷延。奚有實心平賊之忠。江陰知縣錢錞死于賊。

陷九里山伏中。贈廕有加。三板沙倭出洋。任環俞大
猷擊之于馬蹟山。斬級九十三。是日倭屯嘉定民家。
環投火焚賊。盡燒之。總督周琉稱爲民。以楊宜代之。
華巡撫李天寵。以胡宗憲代之。副使王崇古斬蔡涇
倭于靖江。四十首。餘者焚之於民宅中。尚卑逃倭爲
浙兵逼由濠嶺。入歙縣。積溪流旌德。過涇縣。破南陵。
官兵來援。引弓射之。賊悉手接其矢。諸軍駭潰。蕪湖
縣丞陳一道父子俱死。嗟乎零賊僅六十七人耳。所
過莫可誰何。縱燒蕪南岸。渡北岸。商民登屋以瓦石

灰甓下。賊奔去。趨太平。時操江都御史史褒善。駐太
平。督鄉兵義勇禦之。火敗。城中人斷浮橋而守。賊往
江寧。指揮朱襄戰死。直趨南京。我兵不敢對。自城上
投之以火。城中亦獲其間諜。賊引去。江南金涇許浦
白茆之倭。爲俞大猷劉鏜沉其舟。殲首百有五十。颶
風大作。賊溺。亦互溺焉。南京倭由秣陵關入溧水。所
至望風先潰。遂入城。流溧陽。趨宜興。一晝夜奔二百
里。至滸墅。都御曹邦輔圍之柘林。倭出海爲僉事董
邦政所擊。前後追于寶山。百六十有八。倭流在華亭。

及太倉。指揮張大綱被殺。邦政領把總婁宇。以沙兵
躡之。及於楊柳橋。盡殪其衆。此自紹興很奔豕突。數
千里歷八十餘日。始殲矣。時趙文華以蘇寇之捷已
不得與爲恨。見調徵咸集。妄謂陶宅之爲柘林餘孽
也。可一麾取。浙撫胡宗憲阿文華意。大言寇不足平。
文華喜。營于松江之磚橋。約應撫曹邦輔兵分四道。
賊悉銳來衝。浙陣先潰。直陣亦陷伏中。自是賊勢益
熾。台州亦有倭艘。參將盧鏜擒其烏魯美。斬計四十。
而三舟盡殄。兵備劉燾亦督五千人。來攻陶宅不克

應撫曹邦輔以許墅之捷聞。而敍董邦政受刈之力。
文華被闕宅挫衂忿甚。乃委過于邦輔邦政曰。趨易
逃難。僥倖功敍乞加究之部曰。所謂逃難闕宅也。所
謂趨易許墅也。籌量聲勢難易何分。以流劫之剿捍
清屯聚之蕃衆。益復蔓矣。尚俟事平總較功過。　詔
下邦政于督臣逮問。初文華聞蘇冦得緘趣赴蘇揆
爲巳功。比至則應撫露布行矣。文華遂大怒。乃以闕
宅坑冦坐輔政而督臣楊宜心知邦政功重失文華
意。受其嗾詣邦政故遂節制不自保其矛盾云。御史

周如斗言近日多本地鄉兵之功。而狼苗兵自浙收
一無足用。川兵未見可否。何鄉兵希儀贊昵哀懇請
罷遣二臣並徵兵之令。　上曰可。給事中孫濬言近
見督察侍郎趙文華請罷應天巡撫曹邦輔總兵俞
大猷逆剿在九月十一日。浙江次日方進。四段罔之
罪不在直隷。矧今蘇松民士謂邦輔實心任事。稱不
容口。其前流劫留都之倭。又爲邦輔所滅。功能了然。
遽請斥罷。文華之意殆不可測。時東南用兵寇勢方
熾。臣恐有妨大計。竊謂事權歸一。則責成專。而無彼

此牽制之患。昔者漢祖任韓信專閫外。雖智加張良。
不使于與。所以能成大功。方今江南之事。督率不嚴。
方略不愼。罪坐總督。錢糧不敷。調遣無法。罪坐巡撫。
軍容委靡。戰陳退縮。罪坐總兵。兼應不前。因境殘破。
罪坐郡縣。簡察無實。功罪不明。或眛機專斷。强人從
巳。以致撓敗。罪坐督察。　上從其言。倭至浙之平陽。
衛弁祁嵩劉愍閔容不克而死。倭至福之興化。衛弁
楊一茂。及福淸弁童乾震俱被害。　詔各贈䘏之。副
浦寺之倭川兵遊擊曹克新斬其百三十級。賊奔入

川沙窪。俞大猷兵備王崇古。及于老鸛觜。殲百有七
十。遂奔上海。而平陽之倭。劉及劉綱張澄俱死。是時
調客兵太多。督撫率無長略。不能以恩威駕馭。諸兵
恣睢。不奉約束。曹克新所領川兵。得斬二百。娶戕殊
力。天全土兵。筠連擊手。齊銳亦斬七十。乃酉陽兩潰。
我軍遂亂。大渡河千戶李燦。成都百戶鄭彥并死之。
諸軍大奪氣。蜀與齊兩兵相鬭。而酉陽大噪。奪舟徑
歸。趙文華搞慰之。不敢詰。酉陽兵赴湖至九江行劫。
並殺其獲送官曲禮。　朝廷惟牽領至者併耳。與倭

自東清犯上虞會稽者。爲典史吳成器所斬。百有二
十。三十五年。錢倉之寇。合倭於曹娥江。留守王倫督
土司田九霄等。斬其二百首。松江新塲倭。傷我參將
尚允紹。亡卒千千總。督楊宜請大調邊兵。部持不可。
宜闇淺不足應變。蜀楚粵黔閩越中州青齊軍咸會。
宜袖手懲張經之陷。諂奉文華。極其卑恢。文華鄙厭
薄之。然亦不怒。及土舍彭翅之敗。永順自用豐年等
皆没。按臣乘文華意。欲厚宗憲。遂劾奏宜失職。召
文華入京。對冠起時若無兵。今兵集若無將者。上

以爲然。罷宜。而以宗憲代之。四月。昨歲浙江巡撫胡
宗憲。請遣使移諭日本國王。禁戢島夷。并招還通番
商犯。立功贖罪。既奉　旨。遂以寧波生員陳可願蔣
洲往。及是可願還言。初自定海開洋。爲颶飄至日本
五島。遇王直毛海峯。言日本國亂。王與其相俱死。諸
夷不相統攝。須徧曉之。乃可。我輩昔坐通番。以窮自
絕。實非本心。乞得通貢互市。願殺賊自効。遂留蔣洲
傳諭各島。而以兵護可願先還。宗憲以聞。且言洲等
奉命出疆。法當徑抵日本。偶遇海峯等于五島。即爲

所誑。阻而旋。隱情未可逆覩。乞令本兵議制馭所宜。
奏以從事。疏下部覆。東南自有倭患以來。有言悉帆
海奸商。王直毛海峯等。勾引島寇者。有言彼國遭荒
米貴。各島小夷。迫於饑窘。乃糾衆掠食者。用兵數歲。
捕獲亦多。招報參差。莁無可據。直等本我編民。既稱
効順立功。自當釋兵歸正。乃絕不言及。而第求開市
通貢。隱若夷酋。然此其姦未易量也。宜令宗憲等振
揚威武。曉諭直等。勦除舟山等賊巢。以明誠信。果海
壖清蕩。　朝廷自有非常恩賚。俟將洲問目。保無他

變。然後議市貢事。疏入報可。倭破慈谿。殺知縣錢燠
鄉副使王鎔。時浙東則慈谿獨憐。餘姚次之。浙西柘
林乍浦烏鎮皂林。皆賊巢。前後萬人。汀向倭結至犯
瓜儀。流至圌山。北無爲州同知齊恩甬帥迎之。斬首
級。至安港伏發。恩父子嵩叔等二十一人皆戰死。倭
乘勝至金山。殺千戶沈崇王。世邗于江中。逐犯丙庵
沈莊清水。俞大猷董邦政擊之。趙浙卑林。佐擊宗禮
帥九百人。禦于崇德。三捷。得首三百餘。賊首徐海等
皆辟易。稱神兵。會三里橋陷軍潰。禮與侯視何衛俱

死之。是役也禮驍勇敢前。用寡敵衆。血戰第一功。禮雖陷敗。然海等亦病創奪氣矣。初文華言。殘倭無幾。旋當清蕩。已而海警屢至。因　上屢詰懼誅。乃攻李默誹謗爲脫罪之地。　上大悅。陞文華尙書加宮保。嵩因薦文華有文學宜供玄撰。　上不允。及是倭患日甚。浙之東西。江之南北。攻城殺將。羽書日夕數至。部議遣大臣。督兵往援。業已命兵部侍郎沈良才矣。　上復諭大學士嚴嵩。以南地人事物情。再問文華。令備細以實對。嵩知　上覺其欺。詞窮且見譴。乃令

文華自以其意。請復視師。嵩從中爲言。良才不勝任。江南人。引領徯文華至。宜仍遣督察。則諸臣不敢欺蔽。寇滅可期。　上乃止良才勿行。令文華仍往提督。賜　勅遣之。文華因奏薦文武官知兵可用者。副留守朱仁。守備朱磨。戶部郎中陳惟寀。工部郎中陳茂禮。新補雷州知府盧孝達。原任漳州通判黃元恭。請悉發自隨。與良才舉何鳳郭仁。一體效用。蘇松寇自黃浦遯于海。俞大猷以水師斬其三百。寇屆浙之仙居縣。副帥盧鏜。從彭漢斬其二百。倭寇復圍游擊阮

鶚于桐鄉。胡宗憲遣使爲間于賊首徐海陳東而圍解。海有聽撫意。助官軍擊倭于魚山。再敗之舟山三敗之瀝表。宗憲奏于行間賞之。浙西寇惟陳東所部最強。久據新塲。既而徐海後上。與之合桐鄉之圍。海先在三里橋陣傷。推東前進。久之不克。及胡宗憲間使至。海麾其兵遽退。東不得已從之。於是東遂與海有隙。宗憲微知其情。乃乘間急說下海。使爲內應。海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其所部五百餘人。離乍浦別營梁莊。官軍遂圍乍浦

巢。用火攻之。連戰斬首三百餘級。焚溺死者稱是。奪回被虜男婦七百餘人。餘賊有遁入海者。指揮邵城引兵追擊之。沉其舟。無一人得還。趙文華胡宗憲阮鶚。以乍浦捷聞。時浙東仙居。浙西桐鄉。二大寇略平。其分掠海門者。把總張成已敗之。北寇流人常鎮者。總兵徐珏等敗之。及蘇松寧紹諸處。相繼告捷。賊勢日衰。徐海既縛獻陳東等。退屯梁莊。聽撫時索船索賞。進退未決。其部衆無所得食。稍出營擄掠。至是官軍四面俱集。保靖客美兵自金山至。永順兵自乍浦

至。趙文華遂欲乘勢勦海。挑海衆劫掠爲詞。使人責
問之。海知有變。乃阻深塹自守。爲迎戰備。信好既絕。
我師遂薄賊營。會大風。縱火。諸軍鼓譟從之。海等窮
迫。皆闔戶投火中。相枕藉死。於是浙直倭寇悉平。九
月趙文華奏上功次。請錄土司彭藎臣彭翼南彭明
甫彭守忠等。及文武將吏。稍祭告　郊廟。　上嘉悅。
陞賚有差。三十六年江南自乍浦沈莊捷後。浙直悉
靖。惟寧波定海舟山。據險結巢。時土兵狼兵北兵萌
兵已遣歸。而川貴所調麻寮大剌鎮溪桑植六千人。

總兵俞大猷。經營舟山之賊。夜大雪。賊出甑攻殺土
官莫翁送。諸軍競怒而進。以椶蒙捲火擲之。斬首百
四十。餘悉死。　勅賞賚有加。時新倭復犯江北。如皐
敗之。凡二千。流劫海門。犯高郵。掠揚徐。入寶應。衝天
長。部弁田沃岳君寵皆死。敗趨盱眙。突泗州山盤城。
至廟灣。破清河。安東兵備于德昌參將劉顯率苗兵
殲其渠首。得級百。賊焚溺者衆。遁于刀門港。　命侍
郎江東督山陝保河兵往淮揚。行剿舊督楊宜之遣
鄭舜功者。流于日本豐後。蔣洲之宣諭。終不得見王。

亦僅至五島山口豐後而止。其都督源義長遣僧德
揚等護之歸。具方物奉表稱罪。欲修貢。初蔣洲之再
往入倭也。徧歷諸島。披誠勸諭倭衆。唯其言是從。又
聞徐海誅。請貢益堅。洲以是年五月歸。稱與直舟同
來。洲至而直未至。人疑其詐。巡按周斯盛請罷貢。罪
洲。文華在工部。力言洲無他。而禮部僉　廷議。皆是
按臣。乃命罷貢治洲。洲既逮。陳諭倭始末及言直以
誠來。其未至必有阻耳。九月直至。泊兵定海。仍同洲
來。實以颶風損舟也。宗憲乃使人招直。願見洲。洲方

對理。疑畝望不遣。遣千戶夏正質舟。直素與正善。恃
質。遂詣軍門請罪。具言其與洲戮力狀。乞得効海中
自效。宗憲慰藉之。使居關節候命。陰束縛之。直義子
毛臣。聞直至。殺夏正。率其徒叛入舟山。論討直功。宗
憲加宮輔。夏正廕子指揮。蔣洲既釋罪出獄。竟窮死。
汪直與羅龍文宗憲皆徽人。相信。直因以十萬金托
龍文餽嚴嵩父子。冀得授指揮銜。駐浙中三司與巡
按周斯盛議汪直葉宗滿皆爭勾夷謀叛。王汝賢越
關出境。通應解獻。　闕庭。顯戮市曹。其孽禍原在海

上。汪直葉宗滿兢後梟示。王汝賢處殺。各犯妻妾及子。解京給付功臣家為奴。嵩父子受賄。欲擬投降宥死。且言 聖意欲如此。三法司等執稱直等率衆攻破城池。殺傷文武將吏軍民百萬。明是謀反。今作謀叛。已非正律。嵩曰 旨下再議。三法司曰。再議則用反律。豈可減乎。嵩曰。原著兵部會法司。法司從兵部議可也。皆曰兵部郎議末減。法司亦不敢僉名。嵩父子怫然不應。竟票 旨云。汪直背華引夷。罪逆深重。皆就彼處決梟示。葉宗滿王汝賢既稱歸順報效。饒死。發邊衛充軍。嗚呼。威望之勞臣。身首異處。而渠魁幸全軀苟戈。然則張經李天寵求如宗滿汝賢。二盗之多金。庸可冀乎。三十七年。新倭大至廣東。千戶魏宗高洪死之。犯溫台。及興泉同時登岸。破福清縣。執知縣葉宗文。舉人陳見。學訓鄔中涵罵賊而死。攻惠安縣。尹林咸登陴守之。五晝夜不克。往焚南安縣。而林咸乘勝追之。陷伏中沒。參將尹鳳衝倭之綜艘。所斬幾二百。虐焰少熄。浙西倭分掠樂清永嘉。指揮劉茂朱廷錀千戶周賓俱陷于白塘港。鄉宦僉事王德見殺。部治失事者。並優䘏死事者。倭復破福清南安二縣。初宗憲誘直下獄。毛海峯遂與直絕。與倭日妙善等列柵舟山。阻以岑港海中。苦毒霧賊憑高死鬬。我兵不得利。倭犯浙象山。副使譚綸戰于馬關。斬其七十餘級。舟山殘孽。福住柯梅。宗憲陰縱之出海。播害閩廣。倭既泊于浯嶼。閩人大譟。謂宗憲嫁禍也。南臺李瑚劾之。宗憲疑俞大猷以閩故相為報具情。於是誘罪大猷以自希得 旨逮繫猷等。尖譁狀新倭大至。攻福安破之。廣倭來往漳浦間。而舟山之孽結賊洪澤珍。尚屯浯嶼。新舊寇徧海上。副將黎鵬舉敗倭于七星山。斬首六十七。福州府遂得全。續有倭犯江南崇明江北通州。指揮張加敗績。崩盧鎧引兵哨遇之。殲其百三十人。寇斂入三沙不出。江北副使劉景韶同遊擊丘陞三戰三捷。丁堰如皐海安。其得級百。盡銳復攻于播莊。又得級二百。自南河以來之寇。至是勦絕。廟灣之倭。合攻淮安。巡按李遂督會克新大戰于姚家蕩。斬首五百四十餘。劉景韶復擊于印莊新洲。斬其百二十首。以火攻之。復得二百十六。

流劫之賊悉死。惟是廟灣。據險固守。我兵環而攻之。孝遂塡撫鳳陽。堅以水陸斷其糧道。用圍困之計。而遁政唐順之。視師來謂。寇不宜玩。環甲持矛入險。失利。順之乃以經略三沙。行我兵百計挑戰。賊終不出。劉景乃夾樹塡壕焚其舟。圍之數月。賊因夜雨遁入舟順風去。我兵據其巢。頗有斬獲。江北悉平。兵部因寧紹晶合之警。駁行部宗憲。日往蕆舟山逐勦幾盡。留舟寸道究春汛　寇擧然阿集。無慮數萬。幾盡爲夾攻力其剿亂。謂之來及其少也。謂之去乘其少挫。

謂之捷。幸其他往謂之安。征調催科。將致生變。宗憲等亟奇其若之何。上切責之。倭來浯嶼經年。圍福州郡城一月餘。賊破永福縣。至是屯海峯。移衆南嶼。建屋而居。唐順之往三沙。而宗憲亦檄官軍合綜出海。擒斬以百。遂奏捷音。三沙倭突滸門。將化揚州。劉景韶等縱火併力。得級三百。賊勢倭頓。値江南副帥劉顯以銳卒千餘來。李遂恐亟成之功。互讓致僨。乃檄諸兵盡屬之。顯自駒芋化七竈諸處。各斬首四百餘。其衆悉殄。永福倭出楊花洋。裨將尹鳳張僑分艘

擊之。追于橫山。前後二百有九十。總督宗憲閩撫之報捷者。一千五百六十餘級。方蒙獎賞。而福清長樂及王麟賄港之罰。又繼報矣。三十九年倭寇六千人。流劫潮州福建。以亂。募調廣兵。多輕剽無賴驕橫。貪不厭所欲。即鼓行爲盜。自沙縣將樂攻泰寧破之。守弁王址劉兆元戴權俱死。而閩撫劉燾張大其詞曰。四五月間。新倭合於濂澳。月港之賊。近仞驛我所下與泉。凡斬七百有奇。溺焚倍此。部敘燾功第一。四十年潮州府大城所。孟客兵挾之爲患。知府何鏜追

捕海夫劉伍等。擒斬二百有差。宗憲奏報浙底蕩平。戰蕩者六。戰陸者十有二。前後計一千四百十六人。參將戚繼光爲最云。四十一年倭大至。自浙來者。合福寧連江賊。攻陷壽寧政和寧德諸縣。殺掠擄齊天祥自廣來者。合福清長樂賊。攻陷玄鍾所。殺遊擊倪祿。延于龍巖松溪大田之境。戚繼光劉顯俱連破賊于平港。宿寇盡平。及引兵還浙。而寇合攻興化匝月。陴卒勞罷。賊夜以布梯薄城。闖門城中始覺。參將畢高參將翁時器。縋城脊遁。同知奚世亮爲賊所害。

四十二年閩撫游震得告急。乞以戚繼光駐北路之福寧州以義烏兵隸之。俞大猷駐南路之月港。以歐陽深隸之。急起參政譚綸領浙人三千。而令兩廣軍門張臬。擣其南灣之巢。時劉顯來援興化。見其勢盛。屯於江口。興化素仰顯威名。冀滅此朝食。而顯坐以相機。其坐觖望矣。興化倭陷平海衛。殺歐陽深。遂轉掠寧德。已四陷之。劉顯俞大猷。邀擊上遮浪。斬首五十。而戚繼光浙兵至。夾擊于平海。大破之。斬首二千二百餘。福州以南諸寇悉平。閩撫譚綸以上海捷聞。

武臣則繼光居最。文臣則汪道昆萬民英等。義士則許朝光劉文敬等部勒教之。四十三年。總兵戚繼光。擊仙遊餘寇。盡破之。王詔洋斬首數百。遂奔漳浦。繼光自持短兵。分爲五哨。緣崖披荊。又斬數百。其零賊流入廣。初歸善縣盜盈七伍端敗潮參將之陣。未幾七被縛。端詣軍門。求自效。端卽所謂花腰蜂也。粵撫吳桂芳。粵帥吳繼爵。受其降。爲前驅。圍倭于那塘。焚斬四百。　上嘉賚之。閩寇之流粵者。適土狼兵大集。俞大猷湯克寬。設伏以待。梟斬約二百人。所得零賊

又千餘。倭乃盡。四十四年。倭至江北。副帥郭成。沈其舟。所斬百三十。倭入浙台山及福寧。戚繼光斬三百。先是視師通政唐順之。條海上事。有曰。國初海島近匯。皆設水寨。今雙嶼烈港浯嶼諸島。海賊巢據者。卽其故地。沿海衛所軍伍。素墾屯田。亦多。及金塘玉環諸山。膏腴幾萬頃。皆古來居民置鄉之所。悉皆墾種。浙廣福三省。原設三市舶司。所以收其利權操之于上。使奸民不得乘其便。今數者已廢。宜令諸路酌時修舉。浙撫劉畿。言寧波舊設市舶。可聽其貿易

征其舶稅。行之未幾。近奸侵利。故議裁。今倭安爲。又欲議復海上港口。多而兵船少。此費一開。爲夷嘯聚。有不可勝言者。戶部亦以爲然。事遂寢。四十五年。官軍圍海賊吳平于南澳。已大破之。會俞大猷部下湯克寬等趨之不利。平走漳林。按臣劾大猷。罷之。命戚繼光兼制潮惠事。隆慶六年。廣倭犯新寧高雷。官軍與戰烏漁。俘斬二百。以捷聞。萬曆三年。倭寇廣東。總兵張元勳。破之於電白。二十年。命出師援朝鮮。朝鮮雖爲中國屬國。故亦臣附日本。日本酋平秀吉。起

自人奴。累以雄傑善兵。致位關白。將謀篡國。命行長平秀嘉清正等。率舟師直逼釜山。陷慶尙。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人望風奔潰。王李昖棄王京。走平壤。復走義州。頻內屬乞援。日本清正出平壤西。獲朝鮮王二子。駐兵咸鏡。督撫以聞。本兵石星。議遣人探之。翰林董其昌。以妾父黃應陽薦有言其狡。乃用嘉興人沈惟敬。奉帖諭朝鮮王。別令副將祖承訓。史儒將兵渡鴨綠。抵平壤。拔之。倭酋平秀吉。廢山城君。自號大閤王。改天正二十年爲文祿元年。祖承訓兵至

平壤。爲倭兵所殲。史儒死之。石星募能入倭關說者。沈惟敬請往宣諭。遂抵平壤。行長令牙將以肩輿迎之。執禮甚卑。稱秀吉曰大閤。願入朝。與朝鮮並爲外籓。惟敬歸報。石星以聞。加惟敬遊擊。往諭倭撤兵歸島。以侍郎宋應昌爲經略。郎官劉黃裳袁黃爲贊畫以李如松爲東征提督。時趙志皐當國。張位新參志皐虛己馮之。位引楊一清翟鑾故事。欲經略東陲。志皐故靳之。石星乃推宋應昌。位頗不悅。宋請薊遼兵將。星希位意用如松。而應昌已遣惟敬入平壤歸矣。

如松至軍。大會文武將吏。見惟敬而叱之。參軍李應試請問曰。君何不藉惟敬給倭封。而陰襲之。此奇計也。應昌如松以爲然。遂誓師東渡。二十一年。沈惟敬三入平壤。約以新正七日李提督齎封典過肅寧館。行長命牙將二十人來迎。副將李如松。易倭寡。伏甲士擒之。倭驚潰逸去。僅殺三人。以首捷報倭將還告行長。問惟敬。惟敬曰。必通事迻情兩誤耳。行長令親信小西飛禪守藤。隨惟敬謁如松。如松加撫遣歸。平旦行長佇風月樓候瞭。然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

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與倭逡巡莫入。形遂露倭急登陴拒守。如松麾兵攻之。諭諸將無割級。南將吳惟忠奮勇登城。倭退保風月樓。夜半行長收兵渡大同江還龍山。旦日如松入城。遼人竊級上首功。南人西人皆無級。一時譁然。贊畫袁黃面折如松。以三不可經略。乃令遼人均功與南西軍。并以一級敘惟敬名下。以大捷聞。遼人之竊級也。多朝鮮人爲首。朝鮮人恨之。訛曰倭棄王京遁矣。如松信之。輕騎趨碧蹄館。馳至大石橋。馬蹶傷額幾死。倭人圍之。僕夫李

友昇力戰。援如松出圍。避兵過橋者盡死。友昇亦戰
死。仍以猝遇倭鬪殺捷報。大兵退守開城。然東師自
碧蹄之敗。軍氣大索。有諜言清正截鴨綠江。遮我歸
路。經略宋應昌。茫然無措。劉黃裳議還遼避之。袁黃
幕客山陰馮仲纓。請使清正說之。因請同事金相爲
副。應昌賞之。奉諭帖以往。至咸鏡。留相外觀形勢。而
仲纓單騎突入倭營。清正盛張軍威迎之。仲纓立馬
大言。清正懾服。率諸酋跪拜受諭。亦以秀吉受封爲
請。仲纓曰。先還朝鮮王子陪臣如約。然後可請。正唯

唯隨令王子陪臣見與訂盟。交割王京。傳示拔寨東
還。仲纓詭之曰。恐朝鮮人有邀之者。愼防之。清正既
行。金相領健卒百人。俟倭盡。邀其星落者殺之。黃裳
忌黃收功。責其通倭結奸。仲纓示以所殺。乃愧服。分
級十之三。與劉門下。應昌敘其事。如松怒。揭仲纓背
倭宵遁。論以軍法。升揭袁黃罪。袁遂削籍去。如松欲
乘倭惰歸擊之。而倭爲步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去。
別將劉綎查大受祖承訓等。各進屯險。倭大驚。前移
釜山。屯種爲久戍計。兵科 侯慶遠謂全師而歸。所獲

實多 上乃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我兵以次撤歸。綎
略疏請俟倭盡歸。量留防戍。提督李如松。駐師平壤。
餽餉不給。叅軍李應試曰。師老糧盡。坐待何爲。沈惟
敬馮仲纓不足使乎。如松乃詣定州與應昌謀。適副
將查大受得倭文一通。詞意甚謙。不復以大正紀年
矣。稱萬曆。稱陪臣云云。如松乃召惟敬私語定計。以
親信守備胡澤副之。駕小舟。直趨龍山。行長日往事
不必言。大閤托我大事。今日天朝如何。惟敬曰。經略
提督殊惆悵。第無降表。難以據奏耳。行長曰須人使

至南戈。會大閤裁之。惟敬還報。應昌以謝用梓徐一
貫爲正副使。齎諭帖往。惟敬先馳報行長。行長集其
秀忠平正成諸酋于王京。迓徐謝二使入。二酋曰必
責我衆還島乎。沈大人嘗送至釜山。四月十七日。倭
衆出王京。如松令諸軍次第進發。正成行長狀上。經
略提督獻米五萬石。諸將各分布于其下。兵士大頼
以安。黃應賜勸如松躡倭。可得利。遂馳度鳥嶺逐之。
倭人還兵復讐。遂攻下晉州。沈惟敬及二使至南戈
崖。平秀吉貌禮甚恭。付還王子臨海光海二君。及相

將三人。三都八道悉還朝鮮王。使小西飛禪守藤、齋乞封表。隨二使入境。八月東師歸。 上諭本兵許其封。勿許其貢。宋應昌再遣惟敬人倭營趣謝表。十二月以侍郎顧養謙代爲經略。宋應昌及李如松等取回。二十二年秋議日本封貢。時顧養謙受代于寧遠。宋應昌待罪都門。予告歸。劉黃裳亦論去。南北將領吳惟忠等先已西還。倭使小西飛留廣寧。秀吉表文且至。養謙具奏身任封倭。千年可保無虞。下廷議。詔小西飛入朝。羣臣或奏言不便。已而定議。 命臨

淮侯子李宗城都指揮楊方亨充使。同沈惟敬往倭國封平秀吉爲日本王。二十三年。勳衛李宗城奉使往日本。所經行之營。尤索貨無厭。次對馬島。太守義智夜飾美女二三人。更番納行帷中。宗城安之。倭酋數請渡海不允。義智妻行長女也。宗城聞其美。併欲淫之。智怒不許。適謝周梓姪隆與宗城欲殺之。隆誑其左右曰。倭奴三三兩兩躡足附耳。似有變。宗城懼。棄璽書夜逃。比明失道。自縊于樹。副使楊方亨撫聞于 朝。臣工閧然。督撫直指皆言倭情未常有變。

正使自爲奸人誤耳。乃改方亨爲正使。惟敬爲副。立限渡海。二十四年。楊方亨沈惟敬奉册如日本。島撤蓋。平秀吉齋沐三日。郊迎接使。受封。行五拜三叩頭山呼禮。禮畢顧使者備至。朝鮮王議。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孽臣李德聲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告惟敬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 天朝約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貨。辱小邦耶。辱天朝耶。惟敬慰諭之。秀吉曰。今留石蔓子兵于彼。候尽聞天子處分。然後撤還。翌日具貨物數百種奉貢。遣使

齎表文二通隨册使渡海至朝鮮。 廷議留使于朝鮮。取表文進驗。其一通謝恩。其一通乞 聖天子處分。兩國是非。衆皆謂眞僞未可知。而異議紛然矣。二十五年。石星請自往朝鮮。諭兩國就盟退兵。不許。再議東征。先是總督孫鑛。別令其下葉靖國致禮清正。約殺行長。付封典于清正。成功爲清正所斥。孫慚阻乃欲破壞封事。與石星相許。刑尚書蕭大亨欲代星位。挑其功。張位在內閣。必欲以武功表異。于是科道爭論星辱國就逮。而孫鑛亦罷。遂以邢玠爲總制。麻

貴爲備倭大將軍。楊鎬爲經理。楊汝南丁應泰爲贊畫。麻貴抵遼陽。請濟師。邢玠疏請募土漢川浙兵。幷調薊遼宣大山陝兵及福建吳松水兵。劉綎督川兵聽勦。貴密報倭。宣大兵至取釜山。則行長擒清正已走去。玠以爲奇着。乃檄楊元屯南原。吳惟忠屯忠州。麻貴至碧蹄。以行長營釜山。清正營西生浦。梁山當東西扼險。再請益兵。大學士位請屯田于開城平壤。朝鮮工曰地嶢崅不任墾。議遂寢。軍驕故也。久屯滋蔓故也。倭鬪惟敬破執。盛兵西下。清正鬪南原破之。

遣人揚元西奔。玠時在遼陽大驚。麻貴請于玠。欲棄王京。退守鴨綠江。海防使蕭應宮以爲不可。自平壤兼程趨王京。叱貴止之。玠召參軍李應試問其計。應試請　廟廷主畫云何。玠曰陽戰陰和。陽勦陰撫。敵府八字密畫毋泄也。應試曰然則易耳。倭州以處分絕望。其不敢殺元。猶望處分也。直使人諭之曰沈惟敬在。即退矣。因請使李大諫于行長。爲仲緩于清正。玠從之。玠請李如梅充禦倭副總兵赴朝鮮。倭至漢江。楊鎬遣張貞明。持惟敬手書。往責其動兵。有乖靜

侯處分之實。行長正成始尤清正之輕舉。不進王京而退。貞明返至中途。爲人所刺死。貴報青山稷山大捷。應宮揭曰倭以惟敬手書而退。青稷並無接戰。何得言功。玠鎬怒。遂劾應宮恇怯不親。押解惟敬。兵科侯慶遠參之。遂並逮同石星下　詔獄。已而星與惟敬俱坐大辟。應宮論戍。天津副使許承恩揭稱天津不必防。海運必不可行。船必不可用。與邢玠忤。楊鎬劾其阻撓。逮之。二十六年。經略邢玠使李大諫通行長。約勿援清正。麻貴遣黃應揚賂清正。許和而去。

大兵奄至其營。令陳寅攻山寨。寅身先士卒。中彈矢。勇呼而上。斫柵兩重。清正白袍躍馬。督倭拒守。其第三重柵垂拔。楊鎬密令茅國器竊割倭級。國器以李如梅未至不便首功。遂鳴金罷戰。詰朝如梅至攻之不拔。朝鮮臣李德馨訛報海上倭船揚帆而來。鎬不及下令。策馬西奔。諸軍遂潰。清正縱衆逐北。我兵死者萬餘。遊擊盧繼忠三千人殲焉。鎬潰奔星州。撤兵還王京。會同玠露布言蔚山大捷。諸營上簿書士卒亡者二萬餘。鎬大怒。駁改止稱百十人。丁應泰閱蔚

山之敗。衕惋詰鎬。問後計。鎬示以張位沆一貫手書。并所票未下旨。揚揚功伐。應泰怒。驗進退實情。首論位一貫。交結邊臣。扶同欺蔽。鎬附勢煽禍。飾敗張功。及麻貴李如梅按律悉當斬。并鎬駁改陣亡兵馬卷冊封上。 上覽奏震怒。欲付之法。內閣志皐 趙力救。得允。鎬聽勘。部推侯慶遠。查勘東征軍務。 上不允。用給事徐觀瀾。 上怒內閣位密揭薦鎬冊擬憤事。制籍去。是時主事丁應泰獲朝鮮臣申叔舟海東紀略冊。見其紀年大書日本僞號。而書永樂宣德正朔

于僞號之下。應泰上其書。又聞朝鮮求地于玠。玠許之。具題以寬奠夾江洲地畀予。應泰上疏摘發李玠奸狀。有 旨并勘。勘臣將至。玠急令麻貴趙淸正董一元趙正成劉綎趙行長陳璘水路趙海。劉綎兵逼行長營。使吳宗道約行長爲好會。行長許以五十人往。綎大喜。分布諸將。四面設伏。令徤卒許爲綎。而綎許爲卒。執壺觴侍。令軍中曰。視吾出帳。卽放砲圍倭。衆亂斫之。翌晨行長果從五十騎來。僞綎磬折迎于帳外。及席。行長頟執壺觴者。曰此人有福氣者。綎驚

愕。置壺觴而出。司旗鼓者。驟傳砲。伏兵盡起。行長騰躍上馬。從騎一字雁列。風剪電掣。旋轉格殺。遊擊王之翰。率黔苗兵來援。倭始奪路而去。明日遣人謝宴。綎亦遣官謝。謂撤席放砲。敬客禮也。誤生疑心。行長唯唯。遣使綎巾幗。綎進攻城。行長潛出千餘騎拒之。綎敗北。喪士卒千餘。陳璘亦棄軍遁。燬舟溺死者萬餘。綎璘互相訐揭。玠槩不以聞。麻貴至蔚山。望之空壘。及趨而至。忽然旗幟蔽空。貴策馬而逃。喪兵十千。董一元使茅國器約正成。完封荷正成陽聽之。奄殺

我兵殆盡。僵屍四十里。勘科徐觀瀾聞報。大罵諸奸。叅奏四路喪敗 旨下部再勘。 詔析馬呈文都三聘以徇。一元等各帶罪立功。初 上見丁應泰疏。謂御極二十六年。未見忠直如此人者。書其名于御屛。一貫懼。賄玉熙宮宦官知文溪演東征戲文。熒惑聖覽。乃霽威。復召一貫入閣。而台省急攻志皐。註籍不出。倭將各統兵歸國。時平秀吉已于七月九日死。諸酋久有歸志。玠斂軍中數萬金賄諸酋。隨之渡海。求秀吉之子。永結和好。諸酋欣然揚帆。同日南去。經

理萬世德自六月受命。遷延不敢前。比聞倭退。兼程馳至王京。會同邢玠奏捷。遣三百人。分送三酋。亦遣百人送玠。渡鴨綠江。玠即縛之以獻俘云。主事丁應泰再疏玠等遣茅國科。假官齎賄。隨倭渡海。並無戰功。僞奏膚捷。一切奸狀。而給事劉餘澤陳如吉劾其妬有功者。得 旨罷應泰勘之。勘科徐觀瀾亦抗疏忝一貫大亨玠世德。四兇者黨和貴冏。疏至長安。侍郎張養蒙。尼之不得上。時觀瀾方駐遼。身歷釜山蔚山忠州星州南原稷山。查劾各處敗狀。蝫貢人册。大

亨危之。通于一貫。遂簡觀瀾前疏中。有抱病語。准賜骸骨歸。改差給事楊應文代完勘事。應文盛稱玠鴻伐。而中外莫敢有言者矣。二十七年。吏科陳維春劾奏贊畫主事丁應泰。神奸黨倭。賣國蓟遼。總督邢玠。奏稱監軍御史陳效。爲丁應泰所逼。身死異域。初效同徐給事會勘。自誓曰。效若庇同年楊鎬。則不生還。後竟食言。及應泰疏出。乃曰吾爲舉醮所誤。官何足論。奈不諱于名簡何。無奈張內閣書。吾悔無及矣。至南原又曰夢陣亡諸鬼。索食吾其殆乎。與萬世德對

坐舉茶遼僕頃刻死。給事中楊應文勘報東征功次四路擒斬。如邢玠所奏。玠廕錦衣世官。世德廕子入監。綎璘賁各升級。一元復職。鎬以原官敘用。陳效亦廕子錦衣。沈惟敬棄市。始撤朝鮮戍兵。先是玠世德與朝鮮王李昖議留兵善後。昖固拒不從。曰不戰而去。何必善後。小邦無糧。不敢留兵。監軍陳效怒曰。不留兵。豈成戰局。因强留兵萬五千。朝鮮不肯給餉。戶尚書陳渠謂七八年來所費本色百萬。折色四百萬。必朝鮮辦餉。方可議戍。署兵尚書蕭大亨心知朝鮮。

苦此集成。遂議撤之。福建巡按方元彥。奏初紅夷之入閩。不過二舶。貪漢財物。爲奸商所誘而來。久之貫人欺紿。盡沒其貲。夷爲無告。守土大吏。不辦侏倘之言。惟憑通事顚倒。以致夷人忿而稱亂。自後時時見告。不可復止。二十九年。吏科曹于汴劾奏。尚書邢玠。經略播州。苟且卒事。以致禍結兵連。戕民耗國。經略朝鮮。掩敗支吾。既稱倭將義弘斬級矣。倭將正成生擒矣。義弘正成見在無恙。復以書來申明和約。則當時死于兵戮于西市者何人也。此古今未有不欺。慕

士金相嘆其以無辜講和之夷誘之爲俘驅之就死不勝憤削髮辭去不大愧玠哉姑息優容四千金傾伺之說又見于兵垣合糾是益之慾也三十年倭王平義智還其所擄于朝鮮朝鮮王李昖安置倭使橘智正于絶影島告急于我乞得水上名將爲賊所畏憚者于是趙楫上其事而給事桂有根洪瞻祖孫善斷皆策之亟有　旨撰敕申誡朝鮮勿以懦緩解免鎮江旅順各嚴之三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昖以倭情見報曰倭家康已傳國政盡反秀吉所爲自庚子迄

丙午屢使訂盟發回所擄人口遣僧松雲往詗之秀忠（家康之子）似致恭順大司馬蕭文亨奏其事戶尚書趙世卿奏閩撫徐學聚之劾稅監高寀也利盡山海布滿諸洋日本暹羅呂宋和蘭大泥占城艘舶相接歐思等住石馬林宗文等住中左海口如織復勾紅夷等番許其通貢侵入南灣殺戮商漁無算塗炭至此追其亂萌晚矣三十六年八月琉球通事鄭國安具齎狀曰日本摩薩州世習強兵今春遣花山權左衛門率衆三千取琉球國三月廿六日連破孤山中山

王降遷其宗器及其弟叔三法司五百餘人載歸摩薩九月差十酋長往琉球丈田起賦其意挾琉球以通閩浙也閩撫陳子貞上其事三十七年倭玄蘇平景直等賫其國書載船泊朝鮮之對馬島假道修貢遼撫李炳上其事九月琉球差鄭俊梁順告急于中國則其王妃所遣也三十八年九月倭假琉球修貢長史蔡堅通事林世重入京以窺之三十九年浙江巡撫高舉奏台溫兩遍之交者三盤也宜一哨台之大陳一哨溫之東洛嘉兩遍之交者甫磐也宜一哨寧之陳錢一哨嘉之洋山設有遊擊將軍重其控制

薦成啓元梁文領之四十年五月　朝廷回賜敕書王舅毛鳳儀賫之于摩薩州州主給米百五十包仍護送之于倭京閩撫丁繼嗣飭汛議曰台崙二遊之守松山爲北戶也三江口爲興化之門庭守要于劉灣與若嶼萬安等哨甚近海澄機兵舊係土著今以浙易土稍厚其餉免鬻弊矣四十一年粵帥王鳴鶴疏謂倭借對馬島互市爲入朝鮮之梯以爲中國能救朝鮮不能救琉球也今乘其弱據雞籠淡水借其

貢道。爲入中國之梯。臣昔勦寧征播並策北虜。四十二年。朝鮮王李昖以倭情來告曰。平義智差賫書契。要求貢路。詞設悖慢。或屬關白之謀。每以琉球被滅爲張詡。此不足憑較。疊奉兵部咨。許本國便宜。從巧開市釜山。超海之船。船富浦之日月坐綜之人數。通平㞢乞增船。親詣王京。顯示陵逼。謹陳機務。以洞其信然之志。四十三年。浙撫劉一焜。巡按李邦諿。會奏。普陀之望日本。風帆三日可到。寺建自宋元豐。方國珍據之爲亂。洪武乙丑信國公和燔其宮。移像下郡。

城角東棲心寺。天順後。奸僧日煩。嘉靖間。倭據普陀。流毒億萬。事平有　旨。移寺于縣之招寶山。僧徒潛住者充軍。今萬曆壬寅。奉　聖母重建。標下一遊。定海一哨。若復興造。防守更難。伏惟裁察。不報。十月。粤督張鳴岡奏。粤海旦夕。以濠鏡澳夷爲虓。虓多畜倭奴。以爲羽翼。臣令道臣喻安性。香山縣令但啓元。躬視澳中。宣　上威德。獻出倭夷一百二十三名。待以不殺。令歸本國。已載舟而掛帆矣。夷目哶吵嘟噶嘛等。立狀爲之永禁。四十四年七月。禮部奏西洋夷龐

迪我熊三拔。及已故利瑪竇。不知何所慕戀。遠來久處。說者謂香山縣蠔鏡澳夷之細人也。前此賈夷。棲蓬詠草于澳中。次第柴屋築城。招倭奴紅毛番海鬼。竊據其地。習華語。讀華書。衆庶既利其賕賄。士人亦墮其雲霧。今如豐陽瑪諾等。大煽夷教于洪武岡。非我族類。實逼處此。今甲于外夷。必核印表。重譯而後敢入。豈有不經路引。根株深固。識者抱郭欽江統之憂。請亟罷遣。侍郎沈榷。御史朱楷。皆論之。報可。八月御史陳玉輝以閩人策閩事。曰倭有吞併雞籠之心。

必有協取淡水之日。有挾要互市之謀。必有侵據彭湖之漸。夫南鹿者在閩爲頭顱。在浙爲尾閭。舊撫臣黃承玄會學曾皆籌之。宜置水兵杜其艘路。而尤致謹于彭湖。決勝千里云。三月山東巡按王雅量奏。登萊三歲告祲。民枯于涸轍。往例有行之者。嘉靖辛酉。萬曆丁亥。兩遇天災。暫開海禁。商船百艘。任其糴糶。給引移粟。民乃起于溝瘠。有五利焉。一以集稅。一以勾補。一以邊需。一以防倭。一以禦虜。葢與遼左爲表裏也。四十五年二月。應天撫王應麟條防海事。向者

李家洪一沙未洗。險在吳淞。嘉隆來吳淞漸淤。非漸
汐不通舟楫。而李家洪北接大洋。南連黃浦。險已移
之寶山。昔時一堡海標焉。今移把總鎮之。而遊陸二
營。仍隨總兵駐淞。與寶山峙者。有稗草沙。則輪其兩
哨。青村南滙二營。各六百人。畫地而戍。其三號船民
兵已汰。循塘拒守。宜增三十六兵。專駕免于抽調。金
山衛沙船十五。號船六。宜復其二十人。勿汰。蘇松海
洋奇兵營沙船八。號船五。宜責成于爛沙頭。分其信
地。楊舍一營。不應泥于谷瀆。而應獨脩平寧一沙。民

間沙船多有力者。堅大能破巨浪。有議其爲患。折之
者。民失其貲。必挺而走險矣。編號立甲。刻字給由泊
于沿江。有事得其所用。部議悉允。五月總督周加謨
遴按田生金。籌粵事者。內海屬之驛傳。外海屬之海
道。似岐權也。陸兵仍巡道。而內外海惟海道所驅。汛
汛期參差。非制也。應先汛十日出移附海城。而大帥
駐虎頭門。以防其僨。水軍之命在舟。水戰之命在火
器。料價寙薄。則士力殫。宜酌增之。濠夷麗廸峩。論令
西歸矣。其羣夷去故土數萬里。居濠中六十年。殲之

于和。逐之難脫。莫若謹香山一關。嚴奸人之嚮道耳。
四十六年。閩撫黃承玄曰。清明後爲大汛。夏至則止。
霜降後爲小汛。冬至則止。今則不然。自琉球告警以
後。東湧以汛後至。料羅以汛前至。大金以殘臘至。島
燧未敢撤防也。料羅絶島。九月颶作。倭一舟百餘人。
取水澄岸。彈人焚廬。浯嶼把總楊喬厥罪宜褫。而王
仕忠挈其舟于中流。大金者十二月倭來南鹿屏風
山胡商船泊烽火門。我兵逐之。一倭落水。戴元勳鈎
之舟中。倭以三舟追于礌山。會楊希忠船觸礁而碎。

倭及大金。我兵遂棄而走。倭焚城內三百舍。殺傷五
十餘人。由雞籠東而去。福寧參將劉思祖把總陳加
訓。厥罪宜褫。海防同知鄧全悌。知州殷之輅。坐罰俸。
俱得允。四月廿二日。有倭船突五爪湖。遊擊黃承爵
禦之。廿四日倭船突窩兒灣。參將張可大禦之。又倭
船突海松。把總胡獻琛禦之。收其草撒船而還。廿七
日倭船突台遍。把總羅奎章禦之。廿八日倭船突壇
頭。昌國把總王施仁禦之。五月初二日倭船突漁山。
參將俞咨皐禦之。接日五船。斬倭十級。餘悉燬溺。巡

撫劉一焜以捷聞。八月東撫李長庚從海道聞朗先之請也。奴治船于烏龍江。雖不舍騎而波臣是問。我焉可以无備。登調援拔銳矣。亟募六百人補之。四十八年八月。登撫陶朗先奏島將王紹勳往撫寬奠。寬奠民莫不踴躍歃血。而奴攻東山。乘勝下寬奠。力已不敵。奔入夾江。投朝鮮以苟存。宜令水戎沈有容。嚴正中爲之助。亟遣紹勳聯絡朝鮮。亦所以防其間也。天啓元年七月。都司毛文龍從廣寧救兵二百。爲風所飄。下鎮江。十四日泊鹿島。十八日歷朝鮮彌串堡。

十九日諜知佟養貞抄殺黃嘴商山。蘇其民張攀等。遂乘其虛夜入鎮江。以陳良策王一寧先入爲應。乃擒佟養貞等六十餘賊。遼撫王化貞奏其捷。有　旨鎮江擒叛。四衞響應。化貞指授有方。津撫畢自嚴。登撫陶朗先。速從海策。於是部議以梁之垣。齎　勅而諭高麗。之垣請備餉二十萬。甲士二千人以從。經略熊廷弼曰。鎮江已復。義州有王紹勳等之兵足矣。三部侍郎王在晉條上十議。曰奇捷者轉喜爲懼時也。兵孤援詘云爾。御史方震孺曰。毛文龍即未能創奴而能勞奴。懲奴。亦一奇也。允釋岳元聲奏曰。鎮江初捷之時。則爲倖得倖失之文龍。鎮江既屠之後。則爲若存若亡之文龍。皮島未營之先。則爲可留可去之文龍。皮島既營之後。則爲千慮萬慮之文龍。則國臂之轉擲。帥尾之孤搖也。廿七日奴遣萬騎盡屠鎮江。以劉愛塔爲三衞帥。毛文龍逃入朝鮮。避之伏州草。遊擊收聚遼人五六萬。赴長山島。李應坤督船四十三艘。接遼入于鹿島。二年正月十二日。御史賈毓祥曰。散兵諸島。扼要旅順。爲全之道也。經臣疏言可附

和。臣則何敢。四月御史李時榮曰。山東驟增軍兵。殺價騰踴。陶朗先出海之師萬人。劉國縉集遼三千。最驕橫而難制。淮揚募兵七千爲最。何以建復遼之策。御史董羽宸曰。登萊蕞爾。一旦客戍遼民幾數十萬。賤農而貴兵。賤土著而貴烏合。賤約束而貴作奸犯科。登萊之人。無所措其手足矣。新撫袁可立曰。勿處奴。且患內變將作。敗形亂道。皇皇也。九月初二日毛文龍。又報董骨寨闖王寨之捷。陳繼盛等舍水而陸。得級一百二十八。十一月浙撫蘇茂相以勒寇報曰。

把總唐欽中黎延慶捕賊于海門金盤門陳拱揚遊
忠等善駕小艚焚其大艅斬捕二十餘級得生口者
百八人僞稱長岐島王沉船橫架路將陳希范之力
也十二月廿二日御史夏之令奏曰夫三韓旣失茫
茫大海我與彼共之我航朝鮮甚險遠彼趨登萊甚
近易建州貞夷信不慣乘舟彼若使南四衞人及江
浙人之爲彼用者千艘直指山東徐州迎西南以大
衆逼山海關顧不得爾耶竊謂登萊宜急設重兵也
毛文龍駐朝鮮則我自不能接應而勢不已也我未

能用文龍制奴而奴先用文龍誤我竊謂文龍宜撤
回也文龍不惟不能牽奴且多裨益奴何也驅有用
之兵將翺翔于若順若逆之邦櫛風沐雨蒙犯霜露
遷延旣久疾疫將生中國猝有事而不能召海道猝
有梗而不能歸朝鮮一旦閉其糴絕其撫而數萬
人可立斃也客其館食其粟衣其布帛淫其子女歲
月因仍嫌怨易起言語徃復佹恨日深因以傷小國
之心而堅其擇強之計奸細假接應爲名方舟並濟
略無難阻白衣搖櫓潛兵宵渡尚欲導之由廟灣搗

淮揚由永平海汊襲天津者三方布置熊廷弼之廷
議也悠悠海濱無風詐稱有風無寇捏稱有寇誰肯
同心踴躍前往文龍之不能害奴亦自知之審矣奴
非畏文龍實畏二千人糾之敢正視鎮江哉其未即
來則城郭宮室未完也奸細之來闌內者未盡得當
以報也我方以百萬餌西虜彼欲搆之非倍此不可
計西虜固挾彼要我亦挾我要彼約言未定姑爲躊
躇也文龍在朝鮮幾二年零級績報舉 朝動色皆
奴酋之所掩口竊笑者也佟養貞父子二鼠耳于彼

國有何關係賀世賢之一百四十級不宜傳兩頭乎
而今何如耶之令卒以此疏得禍烏師毛文龍上方
略陳大韶守旅順三山島距旅順一百里上學易居
之入金州廣鹿東距長山五十里宋鴨巢居之入伏
州長山東距石城三百里劉可紳居之入海州石城
近小松島林茂春居之入益州石城距鹿島二百里
程儆居之入守岫巖鹿島距朝鮮寬奠二百里張思
孔張繼善尤景和乘除其間有人奴寨三年八月沈
有容毛文龍二報互異登撫袁可立奏疑事曰一金

州也。在有容。謂奴緣劉愛塔。約降事洩。遍戮金民。空
之而去。在之龍。謂張盤火攻砲擊。逐虜而收金城。一
愛塔也。在文龍。則登洩于登營。在有容。則登洩于陳
營至于滿浦昌城等捷。賈志祥所報者用兵不滿一
千。未交一戰。不遺一鏃。而使賊自相蹂踐。及被砲者。
二萬有餘。坐收全勝。骨董豐寨斬二百二十級。千古
未有之奇矣。居無何。文龍報涼馬佃之捷。分從六路。
清河小孤雙陽 滿馬橫山所木 勝算無比。馘級二千有奇。有容亦遣。
舟師泊復州。焚奴積聚。　詔嘉之。敕賞十萬。賞金三

萬給之。嗚呼。三報互異。不可詰也。四年五月登撫袁
可立奏職于海上諸島。向頗留心。咨詢其與登鎮相
對者。旅順也。東則平島三山廣鹿諸島在焉。他島但
可往來停泊。而島口寬闊。可以駐船屯兵者。惟廣鹿。
長山懸在海中。距老岸六七十里。卽欲應援毛帥則
二島爲緊。若議進窺遼陽。覺此島爲綏地矣。旅順以
西。其近岸者有半須四山連老岸。不可泊舟。再西則
爲雙島。環島皆山。駐舟雖不虞風颶。但薪水皆取給
老岸。恐未便也。轉而西北。則有麻洋島。再北則有林
木汲閭島。皆狹而水淺。不堪屯駐。再北則中島南汛
北汛口也。三島皆四面環海。其去老岸。遠者六七里。
近者三四里。陸路抵伏州三十里。蓋州一百八十里。
水路抵蓋州。祗半日程。東南風順。抵二岔覺華島一
日程。再如由蓋套入蓋州。不過十里。由三岔河入海
州。不過四十里。由海州入遼陽。僅一百二十里。比督
師閣臣。謂三島之間。可進窺伏蓋而聯覺華。良有見
耳。且三島沃野百里。甘泉茂林。卽充囤之金城不是
過之。欲藉登兵以成恢復。則三島爲屯兵安地。海外

諸島之形勢大略如此。今欲分地。則旅順以東各島
毛帥業已布兵屯住。凡逼近金州。須兵部議令金州當
爲毛師進兵發軔之地。此自當屬之東鎮。若旅順以
西則去皮島最遠。恐東鎮之鞭雖長。終難以及馬腹
也。九月閩撫商周祚。以爲紅夷突犯澎湖之陸鼇。而
銅山卒卒援之不及。遂被焚掠。巡道指揮伊裕將張
嘉策把總劉英禦之。去十月夷舟復入中左所。總兵
徐一鳴。海道高登龍。遊擊趙頗告急。此用武之秋也。
張嘉策請勿他擢。居有項。御史崔奇觀劾奏。程再伊

通夷有據。受賄已彰。得　旨下部看議之。未幾紅夷
目。高文律。籍通事洪慶宇爲奸。首獻其人。銃一門。小
銃五門。爲質。求互市。願徙大舟還本海。周祚遣方輿
督之。必墮彭湖城。始准復咬𠺕吧之市。萬曆甲辰。奸
民潘秀。勾大泥國咬𠺕吧來彭湖者。非此山川。非
中國版圖。而實南閩門戶。爾時守土者議拒回。已得
旨而稅璫高寀。戀賄土之中間販海者。乃又潛召
宋貿易。不貲。遂斷彭湖。久之紅夷怨憤。故入內地。互
相殺傷。且失利。亦蕭然逝波矣。蓋誘文律于彼場大

陳兵衛。而且擇揖讓。復海禁。所以南北守不必治侍
不必還。呂宋不必革。而紅夷發如。二月廿五日。乙文
龍。深入搗巢。斬虜三百七十一級。又于去冬十一月
攻烏雞關。進搗斬虜二百二十五級。於是登撫袁可
立。內閣督師承宗報聞。有　旨賞以帑金三萬。錫文
龍蟒衣一襲。白金百兩。褒焉。閩撫南居益。條上紅夷
事。去夏之犯料羅古雷也。自韋麻郎始于今矣。新牛
文來。律十三艘。載夷二千。與倭二百人。海道孫國楨。
副帥俞咨皐。遊擊劉應寵等。率舟師百有七帆。移于

員背嶼。臣奉旂牌督之。南則蔣上抵風櫃中。北則有抵
案上仔。北則暗澳抵媽宮。向銃城用火攻。策勵其樵
汲。既已據險設強。相持三閱月。夷乃豎白旗。倪通事
黃應魁。願拆城垝牆。以完市。焚其舟十三。壘而墮
其巢。而往年中左朵翦之勳。收全于鯨浪矣。九月毛
文龍續報涼馬佃之捷。牛馬之捷。牛毛之捷。獻俘活
夷十二名。夷婦五口。首級七百二十六顆。有　旨告
廟。御史袁化中奏。豹敗力人。獰猙似鬼。皆把枯
枯若等。幼童女八人。縲如貫螺。皆半掛在長木常

有斬將奪城之勳。在奴未聞有沒軍喪師之辱。當名
王梟叛之首。充國重典。書奏不納。十一月。毛文龍兵
至把骨寨。骨皮峪。分水嶺。三戰三捷。前級四百五十
俘獲生夷二十餘名。五年三月。奴破旅順。裨將張盤
死之。朱國昌。駐長行島。救之被刼。曾有功。駐三山島。
坐視奴去。扁舟入旅順。掠婦女而行。遊擊林茂春邀
之。七月。登撫武之望。規畫旅順。而深規毛文龍也。兵
部議曰。文龍艷恢復之高名。局已闊而力難。則歸怨
比鄰。尾之大矣。科臣王夢尹。葉有聲。臺臣汪裕。皆總

艱難之。夫以爲征。伐之大兵。冒老寨襲新城。則誣矣。以爲牽制之遊兵練舟師熟海道。則不爲多矣。以爲撫護難民。招致降民。勿爲奴用。則不可少矣。張盤原屬倖功。張扳止堪哨駐。其南關之築。姑停之勿後也。卒城于旅順。十二月兵部議曰。牽制奴酋者朝鮮也。聯絡朝鮮者毛鎭也。駕馭毛鎭者。登撫也。今日紛諍之事起。以小不忍。成大不和。撫與鎭隙。鎭與屬國隙。使敵乘便而抵之巇。先是李綜之無國而有國也。綜今廢其主李倧以大妃令嗣封號文龍與有力焉。樵蘇之道。係糸之介

米價之不償。帑室之無虞。鮮乃携二千島矣。尹義立韓潤潤背之叛也。彼國處分之足矣。登撫武之望。不滿文龍所爲。故有是議。六年三月奴方寇寧遠。而毛文龍報八會寨之捷。登撫李嵩駁之。有 旨奴犯寧遠已經三月。毛文龍竟不覺知。何云牽制。因 勅兵部。毛文龍遠駐東江。二千里不相救。其所駐處要害。以便策應焉。五月毛文龍報曰。臣所駐須彌島。連有三山周圍廣闊。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須彌島。後眞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鐵山。有八十里。以水

程計。鐵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須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鐵山從水路去。亦如之。義州與鎭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鎭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鐵山與須彌與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二十餘里。政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皇上。今日便議移鎭。此何見也。有 旨仍之。六月毛文龍報會安堡之捷。梭回順民千有三百人。擒眞夷三十六名。工科王夢尹使于朝鮮。以情形上言。遼民者。近十萬。枵腹不任戈。遼兵者。堪戰二三萬。卒無甲

械。遼官者。各衛避難東江。流離孰甚。遼生者。患難中。不廢誦讀。忍錮之于海。商人者。銀給于島。商宥于登。欠至九十餘萬矣。俘解者。旅順迫鐵山。過之攖其排牧也。屯田者。獐島西隷遼。皮島西隷鮮。已得二十九萬石。接濟者。文龍以帑易貨。以貨易米。屬國亦苦之。于是文龍奏立島學以訓士。 詔允之。七年正月奴假麗人裝數萬搶鐵山。而討擒毛文龍。文龍潛雲從山。而用間伏于皮島。大擊敗奴。奴恨之。盡殺麗人[illegible]萬。焚糧而去。袁崇煥發水兵擬之。 詔曰設撫可陽

言者以慰㒺懷。其近于陰者以聽該撫。于是朝鮮告
急于遼。遂遣汪嘉徐勇。舟師二十艘而趙幸教等移
駐大雙松吉之間。更選覺華島三千以益之。三月島
中敖將毛承顯高萬重劉章李鑛等。掠婦女財帛。登
舟而駛。文龍率毛承祿救宣州。斬級奴于義州婁延
關。二月海賊鄭芝龍犯銅山。把總茅宗憲莫能禦。焚
及民舍。已又犯中左。泰將陳希范金富廉拒之而退。
四月復犯銅。我燒其一艘。賊順風遊之。又犯中左海
道周應期。陳兵。賊不得入。復犯泉南燒弌樓船十隻。

全遼略記　卷九

巡撫朱一馮以聞。海賊楊六等就撫。責彼之。
職方氏論曰。中國有聖人。與澄清萬方。宣化三譯。大
矣哉。海不揚波。二百有六十年。獨其閩莫翀于望海
堝之捷。莫毒于嘉靖之蔓延。莫誕于島帥之牽制。夫
漢通甌越。而樓船贖爲庶人。唐征麗遼。而貢銀難塡
巨浪。海不亂華。華自蹈海而罔華耳。是以　高廟勒
垂祖訓。世世備虜爲內憂。而稱倭爲外懼。　長陵中
使。遠泛西洋。固有別說。自非然者。珠崖木棄。合浦無
還。市舶之開閉。莫塞其源。漁禁之往歸。或逋其藪。深

山大澤之能蛇。不在外府也。官海者。病以紛爲經治。
海之寇者。病以隣國爲壑。廣之交閩。閩之交越。越之
交吳。吳之交齊。齊之交遼。細大不相關。掌股不互運。
如是而海病矣。夫寇之利海。以其舟堅。我之不利寇。
以其舟瑕。寇無舟。取諸賈客。雖堅而小。我有舟。取諸
官帑。雖瑕而大。大而不瑕。與波上下。無全敵矣。汛之
制。五歲大修。二歲小修。營牒請兵使者。使者牒請制
院。院檄方伯稽覈之。左右轉動積微耗若價數且廉。
給發短計。汛卒各捐糧以佐費。此瑕之本也。丁大長。

全遼略記　卷九

百夫長。謀曰不足。誰爲永圖。木頭竹屑之不戹。非藉
破浪擊賊。臨風多觸礁。報飄無虛時。復科斂而更新。
此瑕之用也。昔者劉宴轉漕。每估多濫。其宄市利三
倍。領漕之卒。家致殷陳。公家竟頼舳艫之益。代者損
其羨。既爲撡切。無不家毀。漕艘遂廢。則思過半矣。故
汛價宜厚。當値宜預。嚴造宜眞。使卒輕舟。舟輕器。器
輕風。而寇在掌中矣。夫戎舟有地利。因之則治。廣船
便裹海。福蒼船便外洋。浙唬船便島嶼之間。吳沙船
便灘洲之察。揚水而駕。未有不膠而覆者也。登萊者

島礁石莫測驗之風針不嫺于倭。以故山東未罹倭患。而虜伸騎屈舟。卽帆潮接旅順。虜將焉之。天啓初毛文龍因鎮江之小批。開三島之大慕東江一片地儼然夜郎尉佗。履至險而乘至安露布時聞奧援三錫。飛輓不貲卒之牽制亦罔效夫設官登萊。恢復四州金復海蓋計畫似奇。施用終叓。事不師古而望赤蚤之宮飲黃龍之府峩沬之前閎也。朝有畚臣。野有盜兵。諦覩倭寇登壇推轂者趙文華。狴犴加劍者朱紈張經彭天寵也。倘倘展四方決蹄踰背鐵合谷城滋起。其是之嘆歟。

全邊略記 卷九

全邊略記卷之十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遼東略 山海關在內

洪武元年我

高皇帝之伐中原也式於廟堂首逐元都驅及上都北平大定而王保保特其黠為頑大將軍達等直取太原不逾秋北邊全底於績其於遼東西猶所綏洪武三年春故元遼陽行省平章劉益籍其軍馬錢糧之數并遼東州郡地圖遣使奉表求降 上嘉其誠遣

斷事吳立持 詔往諭置遼東指揮使司以益同知指揮事四年劉益既降授官未幾故元平章供保保馬彥翬共謀殺益其右丞張良佐房暠擒彥翬殺之保保走故元將納哈出營遼東之衆因推良佐等權衛事良佐遣使械送殺益逆黨平章八丹知院僧兒等至京且言肘腋之間皆為敵境乞留 朝廷所遣斷事吳立撫之 上以立與良佐暠俱為遼東指揮既而納哈出據金山擾邊為患本衛乞益兵及遣黃儔以書諭納哈出被拘不還於是大為保疆計乃置

都衛以馬雲葉旺為都指揮總轄遼東府遼及側尚多雲等繇登萊渡海頓兵金州招降故元叅政葉廷秀敗走平章高家奴遂進至遼東完城繕兵設守備一方遂安五年戌遼東命靖海侯禎吳總舟師繇登萊轉運之九年十二月納哈出來寇雲旺偵知其將至命蓋州指揮吳立等堅壁勿與戰納哈出至徑趨金州城池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王富督勵士卒分守諸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剌吾自恃驍勇率數百騎挑戰城上發箭中之遂獲之虜勢

大阻納哈出慮援至引兵退走乃繇城南十里外從幹河歸葉旺覺之先移兵梓河自連雲島至窟駝寨十餘里沿河疊冰為墻以水沃之經宿皆凝結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河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待之老弱捲旗登兩山間諭以閑砲郎豎旗令指揮周鶚等各肅兵以俟虜見寂無人形抄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旗旌蔽空鼓聲震動矢石雨下虜駭奔北奔趨連雲島遇冰城馬不能前皆陷遂大潰馬雲復於城中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獲虜人馬及

溺死者甚衆旺等乘勝追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
納哈出僅以身免捷聞 上遣使齎勑獎勞遼東諸
將擢馬雲葉旺都督僉事十二年勑遼東守將潘敬
等曰奏至知高麗龍州鄭白等降朕未審將軍識其
詐否高麗僻處海隅俗詐性頑人情莫不安土重遷
舍桑梓歸異鄉斯必示弱於我如墮其計不過三年
間至者接跡其害豈小小哉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
還今國中方寧息兵養民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
小隙使彼得以藉口彼果不戢則師有名春秋有云

毋納逋逃不然邊患繇此而起矣士卒饋運渡海有
溺死者 上聞之命羣臣議屯田之法諭之曰昔遼
左之地在元爲富庶至朕卽位之二年元臣來歸有
勸復立遼陽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曠人稀不欲
建置勞民但立衞以兵戍之其糧餉歲輸海上每聞
一夫航海家懷訣別事非獲已憂在朕心必至期復
命士卒無虞心方釋然近聞有溺死者朕終夕不寐
爾等其議屯田之法以圖長久十六年高麗遣使張
伯崖請來貢以違命却之令禮部諭王按朝鮮秦遼

東外徼漢初爲燕衞滿所據武帝取爲眞番臨屯樂
浪玄菟四郡漢末爲公孫氏所據魏滅公孫晉弃於
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王高璉居平壤卽樂浪也而
東徙鴨綠江東南千餘里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
新羅百濟又徙東松嶽以平壤爲西京子孫遣使朝
貢宋遼金四百餘年元至元中兩京内屬置東寧總
管府其國東西南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
西兩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俗
柔謹知文字喜讀書崇釋尚鬼惡殺戴折風巾服大

袖衫男女相悅爲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
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以田制俸以秔醞酒法
無苛條刑不慘毒山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
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細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
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稍魚昆布秔黍椿栗人參茯
苓之屬國朝二年卽奉表稱臣朝貢不絕至是以其
違約不恭故諭責之十七年 上謂部臣曰近命遼
東立學校或言邊境不必建學夫聖人之教猶天也
天有風雨霜露無所不施聖教亦無往不行昔箕子

居朝鮮施八條之約故男遵禮義女尚貞信皆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而民化其德曾謂邊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况武臣子弟久居邊境鮮聞禮教恐漸移其性今使之誦詩書習禮儀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資用二十年九月故元納哈出降赴京入見 上賜一品服封爲海西侯其所部官屬悉賜衣服冠帶授以指揮千百戶有差俾各食祿不任事分隸雲南兩廣福建各都司處之殘元臣孽已盡惟納哈出尚擁衆金山數擾邊於是以正月

命征虜大將軍宋國公勝左右副將軍潁國公友德永昌侯藍玉左右參將趙庸王弼胡海郭英統軍三十萬往征之納哈出聞之棄金山巢穴營於新泰州去遼陽千八百里王師既行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陷虜死六月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右屯納哈出部將全國公觀童來降初納哈出分兵爲三營一曰榆林深處一曰養鵝莊一曰龍安一禿河輜重富盛畜牧蕃息虜主數招之不往及是大將軍逼之納哈出計窮乃剌吾因勸之降納哈出猶豫

未決大將軍遣馬 指揮往諭之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陽爲納款而實覘兵勢勝遂遣藍玉往一禿河受其降虜使見大將軍勝還報納哈出聞之乃指天嘖嘖曰天不復與我有此衆矣遂率數百騎自詣玉降玉大喜出酒與之飲甚相歡納哈出因酌酒釃與玉玉請先之納哈出即飲訖復酌以授玉玉解衣以衣之謂曰請服此而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持酒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取其酒澆地顧其下咄咄語將脫去時鄭國公常茂在坐其麾下有趙指揮者

解胡語以告茂直前縛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之傷臂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衆擁之見勝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十餘萬在松花河北聞納哈出被傷遂驚潰餘衆欲來追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於是其衆亦降凡四萬餘并得其各愛馬所部二十餘萬人羊馬驢駝輜重亘百餘里納哈出有二任不肯降勝復遣人諭之乃折弓矢擲於地亦來降勝以禮遇納哈出復加慰諭令耿忠與同寢食遣使奏捷仍奏常茂驚潰虜衆遂班師悉以納哈出來降

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仍以都督濮英等將流
兵三千爲殿其驚竄之衆聞大將軍旋師以其降卒
俱行甚憾之設伏邀之英等後至伏發英猝爲所乘
衆寡不敵英復馬踣遂見執自剖腹而死二十四年
春都督沐春曰虜人遠遁塞外淸寧已置大寧都司
及廣寧諸衛足以守邊其守關士卒已命撤之而山
海關猶循故事其七站軍士名雖守關實廢屯田養
馬自今一片石等關每處止存軍士十餘人譏察逋
逃餘悉令屯二十六年開元衛軍士馬名賢上言五
事一曰瀋陽廣寧義州舊皆有學今宜復二曰天下
學校教育人才其出於工商技藝之家者稍涉虛淺
卽欺人傲物管子曰工商雜類不預士伍萬一任之
以政必無益於治三曰狹鄕之民遷於寬鄕地有餘
而民力不給則分兵以屯之庶民無游食之憂兵無
坐食之害四曰兵老而家無丁者除其籍庶免有司
勾補之勞五曰今華夏治安夷狄遠遁止歸馬放牛
之日外衛軍士老死者免補且漸收番衛移置京畿
上擇其可者行之八年三月停造遼王宮室　勑

武定侯郭英曰遼東軍務物情來者多言其艱苦況
邊境營繕不宜盡力以困之今役作軍士皆强悍勇
力善戰之人勞苦過多心必懷叛往往逃伏草野山
澤間乘間刼掠近者高麗表奏言多不實朕已命有
司究之聞彼自國中至鴨綠江凡衛要所儲軍糧每
驛有一萬二萬石或七八萬十數萬石東寧女直皆
使人誘之入境此其意必有深謀朕觀高麗自古常
與中國爭昔漢唐時遼皆爲所有直抵水平之境恃
遠不臣時肆天兵自古無狀今遼之糧軍十餘萬備
不即發沙嶺倉廩賑之必致高麗招誘逋逃之心使
高麗出二十萬人以相驚諸軍何以應之今營繕造
作皆宜停止凡今立營屋以居永樂元年十二月
勑右鎭守遼東孟善曰朕命爾往鎭東郡所宜招懷
遠人綏安邊境以稱付託之重爾比遣百戶傅三漢
出塞竊馬以致喪失內失可用之人外失信於夷狄
遼地肥腴一年耕有收足數年之用數年有收海運
可省爾不盡心提督屯種之務軍士皮裘必先將關
給庶幾得用爾及今方以爲言有司展轉文移豈及

旬可得及皮遲至而天氣向暖苦寒之地下人何堪。爲帥如此國亦何賴十三年十月寨關外宴磨峪大峪長小峪小姑將峪大姑將峪勝先峪大木峪小木峪石灣跳梢峪水峪白鞏董家小陵峪常峪西石陽北石陽隘口一十六處每處以軍十一人守之宣德元年九月　命按問自山海至居庸守關將校先是
上以邊備不謹遣右都御史王彰巡視關隘點閱將士修築城堡至是彰還奏城堡已督士卒修築而各關指揮千百戶軍士擅離所守之地者五十餘人。

皆當治罪。　上曰禦邊所恃有將帥有精兵及城堡堅固今將卒怠惰如此設有警急何以禦之其指揮千百戶悉遣人械至問罪軍士姑宥之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庶不廢弛六年十一月總兵官巫凱上廣寧馬市所市福餘衛韃官馬牛之數
上謂侍臣曰朝廷非無馬牛而與之爲市蓋以其服用之物皆賴中國若絕之彼必有怨心　皇祖許其互市亦是懷遠之仁正統五年五月瀋陽中屯衛軍有陳其操練不得息妻孥饑寒者乞於農時暫放耕作以資養贍俟秋成赴操事下行在兵部覆奏
上允之因著爲令何意今之軍士不操不耕困苦更無從控訴矣六年八月總兵官曹義言比奉　勅旨以凡察董山爭掌衛印宜審其所部人情所屬者授之臣即遣人奉宣勅旨而二人各執一詞紛紜不定遂同至開原臣反覆諭以朝廷法制凡察乃匪匏出其新印且欲身自入朝陳諭已著令暫還本衛至秋後赴京臣竊觀其部落意嚮頗在董山而凡察怏怏。終難安靖永樂中海西野人都指揮惱納哈塔失叔

任爭印　太宗皇帝令惱納掌忽剌哈衛塔失掌弗提衛其人臣各隨所屬庶消爭釁以靖邊陲肘腋東守將屢失機　朝廷以爲憂乃命王翺往督之令便宜行事翺至守將以下庭參翺詰責玩寇失機故將斬之再三哀請乃已於是三軍股栗莫敢不用命踰月躬出巡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溝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璧貫仍簡閱戍卒更老弱賑貧窮配鰥寡俾成室家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專用贖法無問輕重量情以布絹穀贖

贖罪雖人命亦令償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在遼數年措置糧數萬石銀萬餘兩馬千餘匹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樂戰守八年四月錦衣衛指揮吳良奏臣奉命使海西見女直野人家多中國人驅使耕作詢之有爲擄去者有避差操罪犯逃竄者久陷胡地無不懷鄉爲其關防嚴密不得出或畏罪責不敢還情深可憫今海西各衛累受陞賞皆知感激請給榜開原及境外於野人女直則諭以理使無拘禁於逃叛則宥其罪俾之來歸十四年九月時　車駕北狩兵部言遼東都御史王翺總兵官曹義太監亦失哈等奏報達賊三萬餘人入境攻破驛堡屯莊八十處擄去官員軍旗男婦一萬三千二百八十餘口馬六千餘匹牛馬二萬隻盔甲二千餘副義等失機之罪雖在赦前亦難容恕

帝曰且免其死翺義俱罰俸半年七月兀良哈三衛夷人寇邊發兵二十萬討之分爲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嘉峯縣中路左都督馬諒出界嶺縣北路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縣南路都督陳懷出古北縣西北路踰灤河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至全寧遇福餘逆戰走之次虎頭山遇泰寧朶顏又擊敗之御史姚鵬上其功　詔加勇太保亨進封興安侯諒封招遠伯懷平鄉伯餘進爵有差景泰二年十一月建州等衛女直都督李滿住董山等自正統十四年以來乘間竊掠邊境遼東爲之困敝都御史王翺等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至是稍歸所掠男女而身自入朝貢馬謝禮部主事請留董山等以正典刑天順二年十一月永平山海等總兵官沈煜奏所轄自葦子谷寨至刀山關爲關寨者九馬墩臺者三十二而松棚谷一關無水難守切見葦子谷寨北去關九里地名洪山口西止捨身臺一路山形險峻少有空缺請將葦子谷等九關寨軍士外徙於洪山創設關寨者三使之併力守禦可減舊設關寨墩臺三之二事下兵部從之三年十一月都御史李秉奏同監督太監黃順總兵官武靖伯趙輔其左哨之兵出撫順歷打必納等寨俱空九月廿九日遇賊於渦刀山襲於五嶺柯忠等抵其巢斬首五十六生擒二十七

監丞韋朗等襲於陽家寺斬首一百二十五王𤋮王
銓出渾河斬首六十四共收所擄男婦八百餘人燔
其廬舍其右哨之捷歷宋產八李等寨斬首九十七
追於摩天嶺斬首三十七裴顯等攻修火等寨斬首
一百三十八襲於張亦升松林斬首一百二十有一
共收所擄男婦四百餘人兵書白圭以聞　上曰寇
既殄滅輜等處置得宜然後班師十二月李秉等先
奏於蓋州復州廣寧右屯三衛各摘戍守鳳凰山闘
隘既而人情安土重遷多不樂從秉等復請於本處

通遠各立城堡摘遼陽招集土兵守之七年十一月
遼東虜寇哈都赤與叉打必納及舅失忒昔兒關原
我軍追之不及獲鄰寨小郎親屬兀洪等三人歸以
為質小郎等乃擒斬打必納失忒昔又生致哈都赤
來贖守臣還其親屬械哈都赤至京命下都察院鞫
之小郎等俱賞布帛十一年七月朶顏等衛夷人請
開馬市不許總兵官歐信等奏三衛至邊援舊例乞
開廣寧馬市事下兵部議此虜為北虜滿都魯所驅
離散巢穴潛避近邊欲求市易以濟其急宜令信等

諭還故地　上曰馬市久罷勿許果彼為北虜所迫
暫令於近邊三四百里外屯駐虜退即還故地侍郎
馬文升奏遼東都司帶管應募兵二千七百有奇廣
寧操守應募兵一千八百有奇俱金復海蓋等衛餘
丁今既廩食在官而募者亦授職然不轄以衛不籍
其姓名他日勾補之無從也乞令管糧參政稽二處
募買量遣餘丁衆多者還助舊軍仍籍應募所留餘
丁分邊隸遼東者以五百人編入撫順隸廣寧者以
一千人增設一所餘則各照原數之地給於遼廣諸

衛所乏廩軍有定伍人無私役奏可馬文升奏東山
新添東州馬根單清河鹻場靉陽五堡距遼陽三四
百里令海蓋餘丁轉運惟艱近堡曠地每運撥五十
畝牛價一金耕守相兼邊用自給兵分三路廣寧為
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寧遠錦義為西路中有
遼河虜兵據此我不能渡請復浮橋以聯聲勢從之
兵部尚書項忠等議文升欲於永平府孳牧馬內選
取牝馬千匹分給永寧監官軍領養三歲收其二駒
死則量加追償生則預為調習遼東軍士缺馬則具

奏選而給之宜因其言推而行之弁令陝西山西苑
馬寺各措置兆馬千匹或二千匹即給予監軍徐領
如例二年箕駒一匹文升又謂遼東軍士若以馬死
賠補欲令守臣預措三路馬軍月報馬死之數收軍
所賠及官助買之價每季遣官齎價於産馬之處收
買歲爲常例文升又以遼東副条以下多役餘丁欲
所司稽其丁數馬軍與二丁步軍與一丁其措揮千
百戸等官合用之數明立定則以免餘丁辦納之苦
其言誠爲良便戸部議文升所奏足衣食省折鈔不

足鬮之大半輭緇歲例布花之給海運不繼及于號
寒登州海船數少給取每不以時欲於旅順口修倉
復益三衛庫三十間設官吏到郎散之所奏均屯田
者謂各衛膏腴爲官所占乃將累年放免克軍名下
未稱之租派分貧丁而富實餘丁官豪仍舊私之無
所控訴　詔申飭行巡撫陳鉞奏洪武永樂中軍士
二分守城八分屯田人云糧除景泰以後乃以餘丁
額數抵納遂爲例今遼東極邊百需俱出軍餘又以
遺糧負累抵納寔爲無名臣近於各處措置以抵此

數請悉爲除豁之戸部議遼東屯種景泰時纔一十
八萬　是加二萬有餘此必用以丁撥糧以田賠其
間屯軍縱有逃竄而其田故在況措置之糧亦非久
計請移巡按弁本部論郎督同布按糧官會都司夫
量廣寧等二十一衛見種成熟田畝仍籍每衛屯軍
餘各種田畝若干歲納子粒若干頂補納糧無田餘
丁幼老若干衛所官員豪富軍餘占種及富實不屯
種者若干以其餘田分發無田軍餘每名各撥一分
輸納子粒若所徵之數視舊有餘然後以無名者具

奏分發　制可時海西虜酋糾建州三衛入寇靉陽
巡撫陳鉞議建州夷虜始居蘇木河與七姓野人為
仇奔依朝鮮不受因而來貢　朝廷令居遼陽邊東
蘇子河成化初恃恩累寇天威震怒詠元惡董山等
進師擣其巢穴當時總兵爲謀不遠少有克捷遽爾
班師物論至今惜之莫若舍經而從權寬道以制勝
召募土兵選立驍勇併力討之遼人屢經戎掠含怨
切齒由令募之必遠近響應然後聲罪致討是宁邊
恥　詔是之時太監汪直傾中外既與大獄欲立邊

功鉞揣知其意故屢建征討之議云總兵官歐信等
屢奏建州夷人犯邊請益征討有通事王英者密說
汪直曰建州三衛係　祖宗朝設立衛分世受官賞
修職貢豈肯背叛止因近侍郎文升奏革差行人伴
送禁其買賣心懷怨望故爾且陳鉞不務招安邪欲
貪功啟事近聞執其報事及投降之人禁錮凌虐欲
冀之死失遠人心宜請於　上往彼撫諭及體察鉞
等所爲革其情弊英願備前驅直喜以聞　上命太
監懷恩至閣議學士萬安等力阻之曰昔在京城尚

動搖人心如此若令至邊陳鉞亦不能保全誠恐各
邊從此聞風皆憂禍及無復能盡心防守矣必欲差
官宜遣大臣恩日然具以其語復命　上乃勑文升
弁通事都指揮詹昇往都御史陳鉞奏永樂開遼東
馬市三處其一在開原城南關以待海西女直其一
在城東五里其一在廣寧城皆以待朶顏三衛夷人
正統間因漏洩邊事以罷其二惟開原南關市獨存
近有朶顏屢請開市　朝廷不許今朶顏窮迫潛結
海西轉市於我而海西藉彼馬力數犯我邊甚爲非

便若復許開則有以收朶顏之心散海西之黨而中
國并受其利事下　廷臣會議報可五月錦衣衛指
揮吳儼奏遼東軍士冬衣布花出自山東民間每糧
一石折布一匹歲縣海道以達遼東多爲風波沒漂
民被其害而軍不沾實惠乞勑該部議將十四年以
後每糧一石收銀四錢於陸路解送以給需軍民俱
便事下戶部議以爲遼東地無花布若令折銀恐後
難繼勑兵部侍郎馬文升招撫夷冦先是文升奏臣
偕詹昇招撫建州海西女直已於四月終招徠建州

左右二衛掌印都指揮脫羅卜花禿等一百九十五
人及被勦家屬指揮郊哈等四十八人繼又招至建
州衛掌印都指揮完者禿偕歲首趙得路等廿七人
至開原又招海西兀者等衛都督等官寮安察等三
百七十五人是日文升又奏虜冦擁衆從清河入境
鈔掠因言建州女直叛服不常往年以招降都督董
山等而又殺之已爲失信近復搗其巢穴屠殺無辜
致彼仇恨變詐難信爲撫爲討伏候處分子俊等言
今推誠撫安事將就緒若欲加兵則仇生於恩何所

示信況六月興師兵法所忌時陳鉞方欲搗巢貪功而文升奏勑招安故鉞違拘不協而文升爲所苦累有奏請也陳鉞奏五月虜入大水峪境我師擊之連勝共斬獲首虜一百四十七級以捷聞章下兵部知之命太監汪直領通事百戸王英往遼東處置邊務勑王英諜欲往遼東撫諭諸夷會遣馬文升不得遂至是聞文升等招安功垂成復嫉直而佐之行其意謂建州雖安朶顏三衛宜撫欲因是以爲己功且沮詹升之進後英得陞千戸而文升之禍肇於此矣七

月劄陞何等衛指揮使等官亦里哈等十七人乞陞職并賞衛指揮同知鎖羅哥秃乞更勑書葛柄哥衛指揮僉事等官申充捏等三人乞兼給勑書印記諸夷皆侍郎馬文升等奉勑招徠者弗思等衛指揮等官都察秃等十三人乞加陞死者衛故都指揮同知等官剌塔子引塔温等二人乞襲職屯河衛故指揮使革勤革子馬牛乞陞并請給勑書印記亦麻剌衛都指揮僉事阿塔乞陞并改衛諸夷皆以招撫至者廵撫陳鉞復請搗建州巢本兵余子俊止之馬文升

申誠守關之詬辱科索者失貢夷心請治叅同周俊罪劉八當哈者東寧人天順間因盜馬奔建州導入寇乃冒酋名入貢爲親知所識撫臣請梟示之乃勑卜阿日爾等所遣使中乃有中國叛人冒名希賞已依法處之矣自後乃須審實十月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撫寧侯朱永佩靖虜將軍印充總兵官討建州夷從陳鉞之請也鉞媚直也本兵余子俊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甫等以其不朝抵成乃誘夷郎秃等四十人貢欲寘之死　詔徇之朱永等

襲敗建州夷奏捷謂賊巢在萬山中高峻險狹臣等分爲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軍四面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級俘獲四百六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獲牛馬千餘盛甲軍器無筭　詔授其奏捷舍人李珍監生陳澍俱爲錦衣衛百戸珍太監李榮姪澍陳鉞子也御史强珍奏建州班師之後虜即入靉陽清河四散殺掠男婦五百餘口頭畜無筭實繇前廵撫陳鉞啓釁邀功以致虜報救怨其指揮王英白評都指揮

吳瓚右參將崔勝等俱不能禦而太監韋朗都督緱
謙等又各畏罪貪功隱匿前事法皆逮兵書余子俊
等覆奏引　皇明祖訓黍鉞累犯死罪不宜再縱
上命吳瓚崔勝戴罪殺賊韋朗停歲賜食米牛羊緱
謙陳鉞各停俸一命禁邊將誘殺夷人以為戰功者
從強珍之劾王全也九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
威寧伯兼左都御史鉞王往遼東備邊未行而罷時
直怙寵弄兵荼永越輩以利誘之因以為己利既濫
爵賞猶不厭一遇小警輒欲出師而三邊屢報捷

遂亦欲希旨以倖功也此舉雖已罷之然脈月大同
之警又復行矣餉司金紳奏遼歲額中鹽屯五萬矣
附守墩卒新塘米七萬矣乞別為措置戶部議以賣
鹽銀五萬兩發於屯兵要地支糴或相兼折與官軍
買用事寧兵止則准作成化十八年之數此外自十
七年為始每歲額外添送銀二萬兩秋豐穀賤則送
如舊額并兩淮及山東運司見在額辦鹽課開中一
十九萬引內兩淮成化十五年存積鹽四萬三千引
引米七斗豆五斗十年長蘆鹽九萬二千引引米五

斗豆三斗山東成化十五年鹽五萬五千引引米一
斗豆二斗召商上納庶得有濟疏入從之然自兵興
費耗糧餉邊境騷然所司愈難為矣十七年築鳳凰
山等城為朝鮮貢使開之避建州野略也山之東至
靉陽築墩臺二十二山之西為城城西六十里曰斜
烈站站之西六十里曰新通遠堡堡之南名寧夷各
增戍守巡撫王宗彝所創也十月陳鉞既因緣營掌
本兵悔馬市之開釁也復申嚴其禁例以自文焉諸
執十九年五月虜酋亦思馬因為逃北小王子敗走

所遺幼穉乘虛三衛攜往海西易軍器遼東巡
撫都御史王宗彝等知其詐以為市之設正欲革海
西與三衛互市之弊今若使其得以人口易軍器而
不預為杜絕他日必將糾合為邊患乃遣譯諭之凡
攜幼穉來市者倍償其直至是以所市男女九人來
獻　上命分賜司禮監官餉司毛泰謹按洪武初遼
東糧料俱從太倉海運其後罷海運置屯田八分屯
種二分戍邊每軍限田五十畝租十五石以指揮千
百戶為田官都指揮為總督歲夏秋二徵以資官軍

俸糧自洪武至永樂為田二萬五千三百餘頃糧七十一萬六千石有奇當時邊有儲積之饒國無運餉之費誠足食兵之要道也至於宣德以後屯田之法雖日寖廢軍士猶餘四萬五千四百而糧亦視舊不減三分之一近彼邊方多事屯法盡壞巡撫官相繼徵其數少增又歲運銀千萬兼開中淮浙鹽所用尚乏都御史滕昭乃於操練馬軍內遴選步馬生疏者三千餘名退歸屯田歲省各軍所支糧具六萬餘石而得屯糧三萬餘石至成化十二年都御史陳鉞仍

以昭所遣之軍勒歸操練遂罷徵糧又減除無名屯軍六萬餘名以五年計之共減糧三十餘萬石故今所存正軍惟一萬六千七百餘名而歲徵糧止一十六萬七千九百石又以荒歉蠲免歲不足七八萬之數較於舊制屯田之法十不及一故遼東三十二倉通無兩月之儲臣愚過計以為今日欲足邊用莫若練選冗兵使歸屯田二十年通事楊銘奏朶顏遣察反等告急竊意朶顏與小王子素為仇敵撫而用之以夷攻夷之法也宜遣使撫諭之兵書余子俊以為

以夷攻夷非用兵常法如唐借回紇以討安慶緒終唐之世受其侵軼之患宜宴察反而罷遣使廿三年二月巡撫劉潺等奏卜蘭罕衛與泰寧衛夷人報小王子已死欲從喜降口入貢因與泰寧同於馬市交易事下兵部言卜蘭罕與孔剌滿都魯和親不入貢者十餘年一旦近邊傳報欲容其為市守臣厚加撫恤諭之曰馬市之設朝廷所以待三衛餘不得同如欲朝貢宜仍從大同入論泰寧等衛自後毋得與之俱來弘治六年巡按李善奏臣見遼東邊墻正統二

年始立自後三衛夷人假以放牧潛入河套開行剽掠且邊墻阻遼河為固瀕河之地延亘八百餘里土脈鹻鹵秋修春頹動費巨萬夏旱水淺不及馬腹冬寒水凍如履平地所在城堡畏賊深入遂將民田數千萬頃棄而不佃況道路低窪每遇水雨泥濘不通倘聞原有警則錦義廣寧之兵不過遙望浩嘆而已臣詢之故老云有陸行舊路自廣寧抵開原約三百餘里兼程不二日可到地形高阜土脈滋潤有古顯州城池遺址猶存為今之計莫若開舊路展築邊墻

起廣寧恭盤山直抵開原平頂山移分守八百里之兵聚守三百里之地以錦義爲西路廣寧爲中路遼陽爲東路開原爲北路四路聲勢相接一路有警則三路之兵分投應援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如是則暫勞永逸而九重無東顧之憂十二年兵部奏海西每年一貢三衛每年再貢互市相通世受厚恩雖時有寇掠原無聚衆反叛之謀祇因邊臣往往誘殺熟虜以爲功委官覆按亦不舉正其罪所以結怨虜人致啓大釁彼得以復仇藉口我軍數敗且三衛之賊

易爲而海西之寇難平失今不圖恐怨積而導北虜其患非細請令巡按御史覆按雙臺之役人畜殺掠幾何官軍亦曾敵應與否分別功罪以聞自今有誘殺熟虜冒功爲首者以謀殺漢人律罪之同行知情者俱調南方煙瘴守備官知情者處之劾遼東守臣奏正月中虜衆分道入寇我軍禦之連三捷先後斬首三百級全勝而歸議者以爲遼久不振疑其誘殺詎是朶顏三衛來貢朝廷遣大通事指揮使楊銘等審之具云今年三月中遼東鎭大夫差通事誘泰等

厮餘兩衛頭目脫大乃等男婦三百餘人[illegible]盡掩殺之又領兵出境燒其氈帳車輛死者之親遂屢來復仇又人自虜中還者云朶顏三衛遣三百騎與北虜朓羅干等約和謀入寇給事戴銑劾駁其事命都御史顧佐往按覈以聞久不決而指揮徐鑑等流言於長安謂佐偏刑激變佐請別遣　上不允會總兵李杲虛言虜至請增兵臺省交劾十三年顧佐乃勘報日太監任良總兵李杲巡撫張玉誘殺之罪得　旨代回劾海西兀者前衛都督都卑吉次子尚

古以舍人入貢授指揮後貢駱駝弁歸被虜人口求陞都督不許尚古怒去絕貢時入寇遮絕海西諸胡之入貢者胡怨之尚古後悔過叩邊歸款守臣貪功招之約爲求陞尚古遂率五百騎入至開原守臣驗五十人赴京泰寧衛都督猛革忒木兒聞之大怒邊將謂尚古阻其好音反容先納遂入寇遼陽旣去仍留書於邊言諸胡所以侵犯者實由於此建州左右衛亦各遣人來尚古若誅則衆怨俱解守臣因請誅尚古詔投之南荒以謝諸胡兵部議爲尚古劾使人

至邊意在服罪以釋諸胡之忿當時守臣止應曉諭令回不應擅招以挑胡忿今尚古既貢又不可沐若如所請恐結海西諸衛更生他患守臣不善爲謀一至如此給事中屆伸等言泰寧諸虜內附日久受恩最深一旦以尚古爲辭大肆寇掠殺虜軍民攻陷屯堡今日問罪之師當衆無疑兵部備若將所虜漢人送回俱有重賞臣等以爲漢人係泰寧諸胡親行虜獲者設若送回行賞是前日之犯邊不以爲罪今日之歸俘反以爲功誘以爲盜之利啓其無恆之心王

者懷柔之典固如是乎御史余本實等奏遼陽失機聞遣官按覈臣等竊聞議者皆云太監孫振定西侯蔣驥都御史陳瑤招撫尚古以致諸胡怨冦 陛下寬仁姑俟按報未即寘振等於法各官妄稱兵不血刃威伸異域遂原其既往之辜許以自新之路反闢諸胡藉口則又詭稱安置南荒明正典刑以爲諸胡戒一尚古也先以爲功賞後以爲罪誅招撫失策明自知之邊釁已開又不嚴禦致賊虜衆深入如蹈無人之墟自長勝等堡直抵高儒于沈家屯二十餘處

縱橫殺掠人畜蕩然暴屍滿野哭聲震天長老以爲百年來未嘗遭此慘酷其罪蓋不可掩也十六年吏科都文盛疏曰三衛者果何恃乎徒畏北虜之侵犯而任三衛之刼掠是猶芻牧之家畏虎豹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爲衛也道路咸曰虜之爲患非一日而我之政則有數失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嚴也怠援不接也關市失平也邊墻不固也兵食不足也爲今之計宜反其所爲以征伐言之虜雖逐水草以爲生然各有巢穴前屯賊巢在鐵嶺川寧遠賊巢在虹螺

山錦義賊巢在凌河墨州上啃廣寧賊巢在刀背山各近邊墻百里餘每至水凍草枯人馬疲困若於此時併力一征其勢可勝以禁例言之遼東邊禁誘殺襲殺撲殺擒殺者皆有罪固所以杜僥倖之功然犬羊之類信義難服乞少爲更張語爾衆乃緣此爲奸乘機肆虐是自絕生成矣其自今遠遁不得在邊住牧但有百里之內悉聽官軍撲滅亦以此示廣寧等五路將官凡新獲首級照例陞賞所得婦女生畜悉不追問則彼將不敢窺邊以關市言之遼東先年因

三衛內附東夷效順故於廣寧開原秦立馬市交易當時虜因輸欵時以馬易鹽米彼得食用之物我得攻戰之具近賊虜狡黠不以堪用馬匹貨賣持以入市者惟榛松貂鼠瘦弱牛馬而已又有假此窺覘虛實者中國罔利之徒與之結交甚至竊賣兵器洩漏軍情雖有監布分守等官勢不能禁竊聞虜所易鍋鏵出關後盡毀碎融液所得豆料專以飼馬其志可知又聞犯邊後以所掠銅鏡等物貨賣東商諸商以所掠男婦係縶至詭言於三衛所得邀其家屬贖取

官軍不惟不敢問而且餽以酒食米鹽之類借寇兵而資盜糧孰甚於此乞罷關市以兵言之遼東東連海西北接三衛國初設二十五衛堠充官軍填實行伍因軍屯種積聚僉糴先年官軍十有九萬近或逃回原籍或潛匿山東米穀銀一錢可糴五六斗或三四斗近因兵荒斗米直銀一錢而十一月一石折銀二錢五分則止實米二斗五升兵食不足是以虜賊乘虛侵掠乞清伍核屯爲要八月指揮張斌出擒殺三衛於夾喇灣以三十八級居捷御史王獻臣疑之

暴其罪得　旨如所擬正德三年巡按劉㦤奏遼東所屬二十五衛衛有鹽場例歲煎三百八十五萬六千四百二十斤軍自運送去衛甚艱毋若召商中買爲便　勅獎之四年泰寧三衛滿蠻率所部二萬餘稱避北虜者欲附墻築圈以潛　詔令暫收事寧則遠之七年十二月初遼東三衛爲忱慍達子所逐驅其牲畜入境以避守備寧遠都指揮馬標與百戶錢謀邀殺之而取分其所有誑稱犯邊希賞既而三衛醜類夷人叩邊鎭巡官齎具得其情以聞都察院

議標等貪利妄殺當斬獄上得　旨如擬兵部議開平原與泰寧海西建州諸夷接境各有界限邊墻之外任其牧放無禁比年分守備禦等官略不爲備致虜深入及虜既去乃徐出境俘斬牧夷掩罪冒功故諸夷忿怨報復爲患不已今宜申飭邊夷凡遇賊侵犯若在邊墻之內即時斬獲者方許報功若經宿或私出境及去邊墻五里以外者雖有斬獲功不論仍以失事齊覈論罪鎭巡官復奏酋虜貪殘無厭今我拘於禁例畫地自限使虜志益驕士氣大沮非計也

請自今追剿犯邊達賊若扺其巢凡有斬獲俱論大小男婦俱令報功庶夷虜畏兵部覆議夷近邊百里內爲寇者方令出兵必長壯首級乃得論功若不犯邊及百里外牧放者仍遵禁例十一年海西福餘衛虜那孩率衆三千人欵塞欲詣開原乞貢十三年建州都督脫原保等欵塞自陳賊首玖山等率所部三千人營於章成寨巡撫張貫遣指揮王綱白本等詣其營遂各貢方物　上嘉貫等而獎之嘉靖初七月初開原與虜爲市虜時殺掠市人開原若之會虜首速長加等入市鹵掠參將孫棠率兵掩殺二百餘人都御史張鎬上其功已而巡按御史蕭禮劾棠貪懦不法狀　上黜棠而遣李承勛往經略之元年女直通事王臣條貢事情弊曰一夷人勑書多不係本名或伊祖父或借貸他人或損壞洗改每費譯審宜令邊官審本勑親子孫實名填註到京奏換一夷人陛襲往往具奏行邊年久不報怏怨回家致生邊釁宜再行催繳一夷人宴賞日期積聚數多遲悞及至領賞又多濫要故不懷惠一速黑忒矛令吟剌哈等俱

自稱招撫邊夷功宜查實陞賞十年三月女直左都督速黑忒自稱有殺猛克功乞蟒衣玉帶等物　詔賜獅子彩幣一襲全帶大帽各一猛克者開原城外山賊也常邀各夷歸路奪其賞速黑忒殺之速黑居松花江離開原四百餘里爲迤北江上諸夷必繇之路人馬强盛諸部畏之往年各夷疑阻速黑忒獨至項又有功　朝廷因而撫之示特賚之意且備論在館諸夷郎萬里外有功必知知無不賚云十四年三月巡撫遼東都御史呂經以苛虐失衆心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遠矣經檄行淸革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册徵銀追牧馬田還官召佃納租繇是衆益怨之是月經巡視遼陽檄將吏益城築圍墻及臺將吏督併急諸軍遂大譟擁衆入撫院而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者在傍叱衆呼左右榜笞告者衆益悍鬨不可制爭起毆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棄　勑諭垣走匿衆遂擊毀院門火其役衙籍鳴鐘鼓糾衆閉諸城門出械遊擊將軍高大恩於獄搜得經裂其冠

蒙執都司公署四月巡按御史曾銑按部企復開遼陽軍變亟行副總兵李鑑揭榜安撫凡經諸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命將吏督諸軍守如故亂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遊擊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按遼陽分部將士畫城守九門及鐘鼓等處非時巡警懲其飲酒諠譁者遂參奏都指揮劉尚德等逢迎呂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倶下都察院覆銑議欠當往年大同遼賊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無說輒爲請赦蓋一時偷生猶可說也今諸軍未有殺逆

而乃坐尚德以激變之罪事情法律兩不相合其五月呂經既得報還入廣寧治裝其中軍袁璘者素謟事經擬扣月草價爲餙裝具悍卒于蠻兒等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繫獄蠻兒知其怨經乃先劫孝兒出率衆排捱揞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爾汰我餘丁耶爾奪我牧田耶殘毀髮膚裸而置之衛獄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幷經私篋縱火爇之延燒公署倶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鳴鐘鼓竟日夜明日取經及璘囚首掲標環遊隨復縶之獄遂脅

管糧郎中李欽昊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額且要約賑濟費庫銀幾及萬兩　命韓邦奇往塡撫之旣而命任洛代邦奇爲巡撫　命侍郎林庭㭿行撫事錦衣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駕帖非膺黃是詐爲天使謀脫經也復操亂擁經倂官校寘廣寧獄總鎭等官諭以禍福曾銑宣示諸軍始出經付官校行亂卒于蠻兒趙劓兒謀使林庭㭿至脅賞如大同例總兵劉淮賜之因而撒各隊去曾銑密捕胡承恩悉擒叛二十有八人各梟之十八年廣寧逆軍

伏腦等作亂都督馬永率家丁捕斬四十人事遂定
上深嘉之開原虜四貢大掠參將孫繼祖敗之十三級趙國忠復戰虜斬百有二十一年建州賊從鳳凰城入寇殺守備李滐修恩等所過鹵掠無算部議夷非三衞等徃成化中董山爲梗命將討平至今有六十年無反側者今攜釁必有所自況號捕首惡不過趙那舍等數人耳遽加之兵未免玉石倶焚命給事林廷壆往勘之報曰建夷故多忠順邇近夷先入關那壹等遠稍遲闘將毋以額滿阻之所得賚予

歸途後爲近夷所掠是以怏怏其心叛逆耳　上乃罷其征討總兵劉大章巡撫孫檜宥不治夯建虜李撒赤哈冦邊率八百餘騎從鴉鶻關石嶺進入掩伏誘敵康雲易之出堡與戰伏起雲遂死千都指揮趙奇修勳王鎮皆死之給事葉鐘劾孫檜不能預防總兵李景良弃堡而逃刷　上不忠宜併罪之乃　詔檜回籍二十五年遼東總兵張鳳巡撫于放令指揮陳守節犒馬市諸夷尅減鹽物夷不服守節自於鳳鳳令籤之夷遂攻鎮焚殺人民李鉞等不能禦縱其

殺掠而已　上奪敖鳳俸三十一年虜酋把都兒率愛原謀冦錦義諜知有備適乘虛突犯前屯百戶常祿指揮姚大謨以孤軍犯其前鋒皆沒人心震恐指揮王相日吾家世爲將獨此一心報君恩耳且虜驕而無律鄉衆不足押明日虜驅人畜欲歸下和疾邀出其前邀之戰於蠣殺山相所率不過四百連戰二日以必死爲期諸將若世勛等觀望不敢近獨千戶葉廷瑞毅然驅百餘卒佐之其與同死可謂烈矣是時虜歲入犯各邊無敢鬪者　朝廷初聞相事深所

嘆異故郵典亟下凡重傷裨校若高　崔忠等亦皆升級其死事則下按臣勞其官職以報加優賚廷瑞初以死聞故不與重傷之賞比贈諸死者視常典加渥有千戶吳天錫以走報邂逅爲虜所殺乃亦贈指揮使而廷瑞以後甦故恩竟不及蓋當時以賞功之典爲賞死舛矣三十四年四月遼東邊外屬夷孫宥穩克等以俘斬虜獻功　詔給賞如例先是北虜虎剌哈赤及魁猛磕打來孫等欲假道東夷內侵不遂魁猛隆乃率所部攻搶哈寨夷酋孫宥等與戰斬虜

首十級生擒二人穩克等復斬零賊二級叩關以獻請於義州大康堡河口築墻以禦之三十五年十一月北虜打來孫速把亥等率衆十餘萬騎深入遼廣總兵官殷尚質率遊擊閻懋官等禦之不敵尚質等死之亡其卒千餘人總督王忬以聞且劾論巡撫蘇志皐輕率寡謀之罪三十七年六月總督王忬奏遼今歲大祲議賑議蠲別無良策臣謹按山東遼東僅爲一省近雖隔絕海道然金州登萊南北兩岸間漁販往來動以千艘官吏不能盡詰眞若因其勢而導

之明開海禁使山東之粟可以方舟而下此亦救荒
一奇又言宜大遼乞照例空運通倉米給軍　上皆
從之既而給事中許從龍因請就海道以行空運或
將天津倉糧從黑洋河抵昌黎登岸達山海關或將
登萊起運量發近海民船從沙門島抵金州達遼陽
此可省陸輓之勞官民兩便下戶部議行　命遼東
苑馬寺卿住劄金州給放各島商船不得抽稅從都
御史王忬及御史周斯盛疏通海禁議也十月東虜
大舉從清河等堡總兵楊照副總兵劉岳師諸將守

備巾有爵等分道出擊之斬首八百級時西虜亦擁
衆瀋陽邊外聞我兵既東乘間深入二百里照等聞
變郎馳赴之虜見大軍至引去三十八年巡撫侯汝
諒以遼大饑移粟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發舟至右
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可達遼陽中間若曹泊店月
沱桑沱姜女墳桃花島咸可灣泊各相去不過四五
十里可免風波盜賊之虞請動支該鎮賑濟銀五千
兩造船二百艘抑商販運內覆如議十二月虜把廣
寧實泰寧衛叛夷果力箇等導之果力箇者其四世

祖恩李羅因入邊馬市率其族十三家求為內臣朝
廷欲收以為用乃徙之塞內住牧使偵伺虜中動靜
頗得其力後聚落日繁果力箇等衆遂百餘人往往
挾虜邀賞守臣不勝其求稍抑制之遂叛降虜告以
內地曲折導使入寇於時遼東廣寧歲有虜患每主
果力箇等各為先鋒都御史侯汝諒患之乃密遣通
事陳紹先等誘果力箇等入市伏甲饗之酒半伏起
遂擒果力箇及其黨四十餘人四十年山東巡撫朱
衡奏登萊青地瀕大海東近邊左通浙直國家設軍

分守甚嚴日者遼左告饑暫議弛登禁其青州迤西
之路未許通行今富民猾商逐海道赴臨清抵蘇杭
淮揚興販貨物海島亡命陰相結搆俾二百年慎固
之防一旦盡撤頃者浙直倭毒非敗事之鑑也宜申
明禁止為便報可四十一年虜酋土蠻等大寇遼攻
東關驛錦川營破之巡按吉澄以聞本兵楊博言吳
璜老將驍健可以責成當分三千守前屯而免其入
衛之額遣大臣侍郎葛縉往緝舉郎中張志孝副將
劉大章自隨可之遼東邊外屬夷干呆等導虜分衆

入寇一自東州堡入一自撫順核桃山入副總兵黑
春節遊擊徐維忠等禦之春身自搏戰殺數十人諸
將從之虜衆大敗棄其鍋重鎧甲而遁於是備禦劉
普亦敗虜於核桃山共斬首一百四十九級奪馬五
十匹所獲夷器無算侍郎葛縉總督楊選巡撫吉澄
總兵吳瑛以捷聞部覆遼東饑疲之後有此克捷乃
近年所未見者有功諸臣論賞虜復攻鳳凰城黑春
隨其伏中力戰二日而死四十二年副總楊照敗虜
於清河長安堡斬馘七十五級楊照夜掩虜於廣寧

全遼略記　卷十　十九

衆外失道爲虜所覺中流失殺麻將線補袁郎得功
等力戰斬首二百二十五級以照屍還四十四年除
茵黃勇略廣寧城巡按王之誥條陳開墾荒田八事
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
總二十四總委官六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
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
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耕免其雜差惟耕時
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
草料其牛具即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

九百頃用種孖蕪千四十石或粟或豆隨地所宜即
於上年收穫內支四議車兩登場日裝車一百八十
輛每輛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輛餘者宜於廣寧馬
市稅銀內支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
四百委官五約工百日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
具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內支
六議草稭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稭晒
以飼牛歲稭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
農器七議倉廒各城倉廒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

全遼略記　卷十　廿

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營田子
粒八專責成宜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
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四十五年虜速把亥入西
平苛麒張祿遇伏亍於陣虜自西平出郎得功抵之
於張能峪斬首七十五級御史李輔請裁減邊城遊兵
而以新設寧前遊兵二枝分番入衛已有　旨報允
至是遼撫魏學曾等言前寧距山海關僅百餘里近
因虜變增設遊兵二枝戍守不可議撤請於原設入
衛兵馬預選驍健者三千人籍名於冊至期令該班

遊擊領衛歸則各還其伍又比歲遼饑兵自入衛鎮軏逃匿薊月糧折價數豐起其羨心將領多納此輩役爲家丁者千百夫遼薊附若唇齒遼旣虛薊豈能獨利耶隆慶元年御史李叔和疏總兵全鎮保障當審緩急今乃坐河西而以河東委副將雖云畫地分守然所部士馬不足當總兵五分之一海瀋開原險山諸路士馬亦不足與廣寧寧前鎮義鎮武諸路相等夫虜無多寡而兵有强弱今一月之間三犯河東坐視不爲之所是秦人視越也且總兵部下驍騎皆

所選河東精銳括此精卒豈直爲河西計哉臣謂總兵宜以隆冬之時移遼陽以援海州瀋陽氷解回廣寧以防土蠻庶東西皆有備報日可黃勇本降胡後復亡歸虜酋速把亥盡以虛實告虜導虜入寇者十四殺備禦二官軍五百有奇翹堡鳥城十餘遼人患之是年四月中與朶顏夾卜哉開馬市速把亥部落有詐稱朶顏人混入者總兵王治道遊擊郭承恩等掩捕得三百七十五人使人謂把亥曰爾歸我黃勇我歸爾俘速把亥遂縛勇來獻遼人因相謂曰與虜

共亡者尚有大敗刺等七人在虜中患未已且吾畏爲虜俘者尚多及此要之乃留十七人不遣虜怒數遣輕騎入寇我輒敗之六月虜以少騎入犯而伏三千人於邊外中軍王世祿易之乘勝追入伏起爲虜所敗治道救之乃得還亡其卒七十餘人殺把總佟國勲等四人虜乘勝攻鎮靜堡克台而去給事中鄭大經言遼東款市之事釁起於激虜因劾奏治道輕追納侮守堡官陳言守備王政嚴備禦畢朝用開住參將祉鏜承調參將萬國遊擊馬文能畏怯觀望請

治其罪然是時里孛羅猶思鏜躬馳堡中叩頭乞市也九月總兵李世忠引兵東援遇虜於撫寧斬首五十三年四月虜酋張攞失艾失哈等擁衆近邊聲言欲寇鎮場孤山遼陽副總兵李成梁率中軍指揮蘇承勛等出邊迎擊之而以原任參將謝相廷督選鋒衝其前至夾河山城突入虜營斬獲賊首張攞失等一百六十四級奪馬一百餘匹賊遂遯去四年八家寨莽子谷酋長汪住內英哥等從陽明臺入諸將軍趙完馳遼陽郭承恩馳虎皮安嶅馳奉集裴承祖馳

鮑屯、柯萬馳平虜。撫臣張學顏、大帥李成梁、皆壁清河。至卓山擊破之、斬砲兒、大寗公提等五百八十八級。五年、速酋之長佟鎖羅可赤。聚兵散羊谷。我帥擊斬于蓮花堝。四十四級。虜復從靖安口入。我師追殲于柳河。斬佟鎖等百有五十一級。十二月、虜寇河東。從望酒墩入。大帥李成梁、副帥趙完、郭承恩等。率師禦之於卓山等。大破之。斬首五百八十餘級。內有酋二人。他夷器無算。六年三月、東虜速把亥、歹悄等。憤遼陽卓山之敗。復犯長勝堡。守備指揮范芝等與戰

卻之。尋犯清河堡。守備曹簠等又大敗之。斬佟鎖等一百六十五級。獲酋首一級。捷聞。兵部謂該鎮累奏奇功。且俘斬數多。例當宣捷。上命勿宣。弟犒報捷如例。卜言兀等。直搗白塔谷堡。遊擊李惟一力疾戰之。而遁。萬曆元年。卜言台周之子卜言會、炒花、猛勞亥大入瀋陽。大帥李成梁。率偏將宋成恩等力戰于南靜九營。斬勺苓戶等二百有七級。七月、總兵李成梁。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杲、東鄰兀堂、去靉陽二百里。巡撫張學顏按視之。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

鹽布。學顏疏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靉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屬海西者王台制之。屬建州者兀堂制之。頗遵約束。二年、速把亥既已連騎往仰加奴新寨。請婚王台。而又大會諸酋。自紅螺山走遼城。總兵李成梁出塞。會風砂障天。捕斬首虜四十三級。上諭大司馬譚綸曰。前報虜數十萬犯遼。已到近邊。朕心夕惕。經旬杳然。有無失事。共以實聞。遼東告捷。東虜屢次入犯。逆酋王杲至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總兵李成梁提兵問罪。直搗紅力寨。斬首一

千一百。東夷王台執送逆酋王杲父子。致境上。詔磔杲于藁街。加台龍虎將軍。有功將吏悉增秩。三年。青把都會兵二十萬于大寧。張學顏乃告急。請薊兵入衛。及器藥之數。督軍門楊兆以狀聞。頃之知其馳土蠻實而犯山海虛也。王台是時所部東盡灰扒、兀剌。南盡湯河、建州。北盡仰逞二奴。延袤幾千餘里。速把亥頗有美心。行鹵略。先是逞仰二奴。父孔革為台所殺。偺奪季勒諸寨。二奴乃欺台老。數數有啓疆之志。台卒憂死。台生五男。長虎兒罕赤。次三馬兎。次煖

大歹綱實歹猛骨孛羅。至康古六則台外子也。罕常
與白兎亦相仇殺。於是仰加奴等一十三寨、把吉把
大等五寨、猶屬罕它一切灰扒兀剌等江。皆爲建州
諸夷所奪。四年李成梁出比羅兎去遼百里。斬虜五
十二級。五月。虜衆二十萬。自錦義至凌河。會迅雷烈
風止壁旦日。分騎大掠鹽場左右中屯。御史張允升
劾奏叅將馬文龍。下兵部。方逢時覆奏曰。當以保全
衝戰爲功。損傷可勿論。　上以連年禦虜。各賜之金。
土蠻遂怨邊人。乃率黑石炭等三十萬窺十方寺。上

丁字泊。先遣騎隔河而語。曰屬夷也。土酋虜欲渡河
而生。守使翟誘裳曰。詒也。總戎李成梁帥佟渠東元
吉軍長定。佟應科王朝寵軍新打營。裴承祖高虛登
軍小船城。而又檄李澄清徐維忠等從征。虜走老營。
我兵追四十里。大破之。斬阿丑哈伯革奈等四百七
十六級。督臣梁夢龍撫臣周詠以大捷聞告　太廟
如禮。賜成梁以下金幣綵廕階有差。十一月。黃台吉
擁老撒大會土蠻十餘萬。欲犯廣寧。于是泰得倚出
海州。孔東儒出鞍山。查大受等出瀋陽。徐國輔出奉

集。陶承譽出析木。凌雲出威寧營。適速把亥連營遼
河。長四十里。李成梁帥精兵。李如栢李平胡李得金
出鎭安堡。而以蘇國賦楊燮爲左軍。劉承武王惟屏
爲右軍。直馳養善木。斬把兒度卜等八百八十二級。
捷奏。　詔陽李成梁封爵。六年御史安九域上書大
略言遼鎭中後所及前屯與邊烏牛背大青山有朶
顏大一千酋長。昂酋長兎酋。董狐狸酋。小一千酋土
魯赤酋。忽兎罕酋。廣寧錦義邊外虹螺舊遼陽有卜
兒愛酋。卜言兎酋。速把亥酋。哈屯酋。歹青酋。遼陽長

安外邊中遼河有泰寧莽金酋。卜勞九酋。把兒慶酋。
卜言酋。哈當酋。開原外邊上遼河。有稱餘莽巾酋。炒
木酋。卜哈酋。卜言酋。東勝外邊蛤蜊河。有猪兒楷酋。
忒木兒酋。土魯酋。孛兒戸酋。歲爲塞上患。我師備河
東者。曰我處河東冰堅。備廣寧者。曰我處秋高馬肥。
備寧前者。曰我近虜巢尤甚。四時無須臾間也。要之
二月初旬以後。三月中旬以前。舊草既除。新草未長。
我稍得恃以無恐。今正月將盡。土蠻頓思大舉。臣必
其不敢輕動。至二月中上馬。至三月而越寧前至四

月而近廣寧。三岔河下。冰已解矣。請以遼陽之兵備西面。薊州春防之兵備東面。獨慮土蠻要市賞亡已。臣竊跡遼陽市事。酋皆因以為利。而獨開原慶雲堡西市亡賴。專誘土蠻為重。前是福夷入市。近朵顏泰寧人伯言卜言以兒鄧者。恭兒及黃台吉哈屯煖兔諸酋。皆傳箭而入。要挾大賞。不一而足。豈直今日事哉。廣寧市由　文皇帝詔頒勑文。禁持弓箭器械。裸而牽馬。奉土產。赴關吏驗入。而開原故未有禁。可鑒圖之。且遼左米價殊迥異。河東軍士願得折色。河西願得本色。莫若開石昌谷州諸金銀冶。令饑民採取四六。以佐軍乏之事。下戎部問狀。十月。泰寧衛酋速把孩窺盜遼邊。是月。青把都哈卜愼大會土酋。分犯寧前。成梁直擣劈山。去邊二百餘里。斬四百三十五級。

上方行嘉禮。巡撫張學顏大捷奏至。敘錄有加。七年。兵科光懋奏。遊擊陶承嚳所殺夷人阿丑。實懼罪來歸。承嚳假以犒賞。掩其不備而殺之。請治其罪。于是一時敘功者。俱准辭。八年。建州夷兀堂犯靉陽寬奠。又犯永奠。李成梁逐之。出塞二百里。斬七百五十

級。兀堂復以千騎入林剛谷。副總兵姚大節復敗之。斬首六十七級。土酋志報薊門之役。合速酋營紅土城。佯入海州。而一犯錦。一犯義。時備兵使李松張崇功洪濟遠周于德等十道並發。大師李成梁捕伏大清堡。出塞二百里。斬捕四百七十一級。主爵者比劉江之封廣寧伯。以倭七百級。曹義之封豐潤伯。施聚焦禮之封懷柔伯東寧伯。以虜四五百級。成梁先時破逆杲。至千二百餘級。比虜級更宜倍之。　詔曰。李成梁累獲奇勳。其以原銜指揮僉功世襲伯爵。給誥券。為寧遠伯。秋。虜入盜東窰河。兵備李松禦之。土酋失利。頃之復入慶雲堡。吳尚忠等禦之。虜走鐵嶺。冬。犯義州大凌河。哈不愼連騎數千。圍我劉五臺。焚殺亡算。都御史周咏行海州。諸營兵救之。九年。土蠻復犯錦義。以咻金哥為鄉導。兵使者李松亟請于總督梁夢龍。分道而馳于大青松山之間。虜計不售。給事王致祥上書曰。恰酋受縻于宣大。而逆顏于薊遼。請革其撫賞以創之。勿受若媛。自辛巳迄癸未。督院鄭洛禁之甚嚴。十年。速把孩入陽河堡。遂深入錦州。分

馳四門裨將周之望力戰與王應榮俱死裨將徐恩
趙案分出北門西門擊之虜奔凌河涂寬等各伏兵
邀擊虜倚遼河為險李成梁出兵大戰斬捕三百四
十級虜乃去王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
忠又戮祝孔革子仰奴逞奴亦服台以女妻仰奴翼
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
台亦怨王台之縛其父叛附逞仰二奴各夷皆雲翔
不受台制南關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
兒罕爭關逞奴助之而陰收其部夷白虎赤等自益

虎兒罕亦死逞仰二奴數掠孤山鐵嶺將軍李成梁
勒兵出塞大破之于曹子谷得一千三十九級泰寧
酋速把孩率其弟抄化及子伯言入犯鎮夷堡李成
梁迎之其下李平胡射速把孩中脇墜馬斬之炒花
等大哭出塞遼東大捷至　詔進張居正太師逞仰
二奴窺海西之隙乘間而起适與土蠻約詳擊猛骨
孛羅因以略遼瀋開原久之竟借𧷤可大白虎赤萬
餘騎猛骨與歹商亦帥二千餘騎接戰不能克殺把
吉把太寨三百人猛吉台失二寨從二奴者一百戶

土蠻率火耳趂十萬欲略廣寧李成梁聞之卽伏中
固去開原可四十里使霍九皋諭撫之二奴偍恍忽
大二千騎詣鎮北關關吏譙讓之以三百人詣圉門
巡撫李松四隅設伏二奴至圉門言語不馴白虎赤
拔劍斬九皋九皋反手擊一虜墜馬軍中砲鳴伏將
宿振武李寧等合擊之斬仰加奴逞加奴等凡三百
十有一級復追之于新寨斬捕一千二百五十一級
追至二奴巢諸虜叩頭願從猛骨孛羅約歸我漢人
王艮富十三人自是海西警矣捷聞告　郊廟而賜

爵賞董狐狸糾炒花等犯塔山再犯莊窠又犯黑山
備禦楊紹勳易之遇伏把總劉進忠死之紹勳中流
矢復斫二虜而還黑石炭馳于褶郎兎成梁從大寧
堡出邊行四百里擣虜壁斬首三百四十三捷至會
　上大閱喜甚　郊廟賜爵賞焉小歹青略瀋海我
帥大敗鹵鈔幾盡御史于應昌劾奏之曹簠崔吉等
削逮有差十一年太寧酋伯言把都糾花大及大虜
衆五萬騎入寨攻鎮靜堡李成梁議于黑山大出兵
佯為北伐夜遣李得全馳入鎮靜為內應且日親自

搏戰李寧以刀擊花大傷臉復貫矢中髆花大伯言叔也虜營皆哭失聲而去伯言復偕董狐狸三萬騎入犯廣寧殺掠吏士二百二十三人李平胡跳擊之會大風揚沙盡晦須之雷電交作大雨如注平地水深數尺虜盡走出塞阿台寇遼東入瀋陽李成梁禦之戰于古勒寨阿台射死別將秦得倚復破毛憐夷阿海于莽子寨誅之伯言把都復連結鄧兒台吉萬餘騎入寨殺掠軍民遊擊周思孝逐之虜走遼河河深不能徑渡李成梁追襲之從丁字泊堡出布陣爲

一二字以一字銜鋒二字繼戰令既定旦日去邊一百五十里虜望見兵至既跳騎挑戰成梁躬率一字陣接陽大器弓矢齊發撫臣李松遵二字陣鼓行而前虜股栗欲奔我兵乘勝疾戰斬首虜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李來等十三人獲馬五萬四十九匹軍士亡失者六百三十九人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毀烽臺殺略人畜甚衆於是給諫馬景隆及御史詹事講書再至 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調景隆以安成梁遼陽百姓方維

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鴨兒匱之戰鴉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兎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九月哈酋大會大小委正等鈔寧遠桃林逃撫翟繡裳兵備成遜築垣掘壕以待于山海小委正走厰房大選克世等走水汲一克灰正走宿商以四萬騎從前屯入參將王守道杭大才等發虎蹲砲擊

之人戰五十合遊擊戴朝弁直夜深其溝固其壘而守道潛出營告援于總督張佳胤楊紹勳率燕河三屯兵至虜遂解冬虜復犯前屯戴朝弁奪所掠于北水關譚堪趙愷等火攻于新羅城虜奔一片石而走東嶺御史李東劾奏諸失律者岳汴劉登太王守道杭大才以請總督佳胤曰謹按故事宣大以戰爲守薊遼以守爲戰但使匹馬不入即爲首功茲役當以血戰爲功而略其損軍之罪以保全城關爲重而原其虜掠之末於是兵尚書吳兌嚴山海事覆奏大略

以山海關及八里庄去前屯七十里。去山海七里。今遼東城堡無失。而八里庄殺略甚多。太等未可盡謂無罪。唯　上所財察。左遷岳汴而登太等戴罪視事。十二年。西虜欲自無水者入東。虜欲自有水者入黃太舟等入養善木而東。短弓兒等入軟城。始蒲河之役殺略石家衕千餘屯。雕背山之役。人畜至三百。總怪張佳胤劾奏郎梅等鐫其級。十三年。厎正大舍東虜鄗彥伯西虜忙金兒等入寧遠前屯。李平胡馳古路十墩林擊斬卜兒忒革等一百有八級。以兒鄧大

會炒花分鈔東西一枝寇懿路。一枝寇沈河。蒲將曾尚忠死之。略及鐵嶺。焚燒亡算。冬。東虜一克等十萬騎來。李成梁與疾出鎮邊堡。行二百里。斬捕九百有二級。中有酋長虎虎兒處首二十四。蓋用李平胡策也。晝伏夜行。平胡乃帥降夷四十人先驅。大風飛砂。中及虜覺。注矢而我兵已橫絕之矣。大司馬嚴清宣捷。賜成梁廕秩三級。王一鶚顧養謙皆遷官。十四年。速兒兒引瓜兒兎等馳十方寺。結西虜以兎鄧萬騎。直抵蒲瀋。擊城堡。殺略軍民。遊擊周思孝追逐出塞。

河深。虜騎不能渡。大將軍李成梁密符遊擊韓元功。集船板繩索。起丁字泊。治浮橋。出其不意。總督李松、備分巡任天祚、兵備王緘。親監軍出邊。成梁迺布陣。繼入。遂至打大去邊一百五十里。矣虜已先覺。跳驅挑戰。成梁躬帥一字陣以火器火箭刀鎗弓矢並發。二字陣鼓行而前。乘勝勇氣益百倍。疾力戰。斬首捕虜凡八百二十四級。得名酋捨征字來乞俗把失等首凡一十二級。二月。把都抄化花大復聚土蠻犯邊。撫臣顧養謙徵召將士黑雲能等大集鎮邊堡。出塞

二百里。李成梁親自力戰。自辰至未不懈。虜不能支。皆騰山鑽林而逸。成梁逐北。斬首九百二級。得名酋虎兒把禿等二十四人。將士被傷者李寧等一百七十八人。十五年十月。王台孽子康古陸妻其父妾溫姐。分海西業與兄子歹商猛骨爲三。因號曰海西酋。誘叛夷阿台卜花攻歹商。姦收歹商妻。開原兵備王緘。檄叅將李宗召擁精兵直擣虜營。逮溫姐與猛骨孛羅歹商講和。還所鹵獲畜產。已捕康古六就吏。是時溫姐待逐逃兵。使王緘知曰。歹商不立。則無海西。

無海西則二奴之子北結西虜南連建州而開原危河以東且西急土蠻三衛東急東夷腹背受敵而左右狼顧鎮城之兵分防兩河之間不足且將東面而防東山益分益寡益勞且披巡撫顧養謙曰溫姐去而猛骨索羅勢不能不復叛而況殺一康酋於我未必益而北關二孽之疑畏日甚溫姐及猛骨孛羅益遠遁不可收則歹商之勢益孤而東北之間兵連禍結殆不可知矣遂釋康古六置之開原大司馬議可已而釋溫姐以誘其子猛骨孛攻歹商焚其巢幷刼

溫姐去巡撫顧養謙劾奏玩寇釀亂者緘也 上遣緹騎逮問科臣彭國光抱王緘之不平入告曰失事該藩史者養謙也 上欲置之理閣臣持不可御史許守恩劾奏王緘議勦二奴遺孽不遜至猛骨孛羅數反殺有狀 上詔即訊大略以卜寨那林孛羅初非犯邊未可議征而況猛骨孛羅歹商皆年少緘故欲殺康古六以懼孛羅且溫姐親孛羅母殺之孛羅勢且必深報緘故請釋溫姐實以安孛羅凡所爲懼與安無非欲存歹商耳不然夫豈不自知誅兩酋之

可以爲功也緘又言備兵使任天祚貪功要賞大不敬襲時選仰之役虜不至三百人其它多江上耕鎗之下 上復遣錦金吾逮任天祚與緘對簿閣臣時行中曰緘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追咎行勦之非不可也兩兵際遇豈能審問而後誅殺以血戰之功爲妄則邊將灰心十六年卜寨逞加奴子那林孛羅仰加奴子圍歹商巡撫顧養謙璧遼陽李成梁璧海州三月十三日屯開原東郊下令毋擾南關而給練布于歹商拔之爲號出威遠堡至洛羅寨北關部落受其降時卜酋已

奔那酋同壁以險拒不聽降召已又殺我士銜我軍我軍縱兵逼其大城虜退入保堅閉拒守矢石如雨我軍多死傷其外大城以石石城外爲木柵而內又爲木城城內外大壕凡三道其中間則一山特起盤山坂迴廻使峻絕而壘石城其上城之內又爲木城木城中有八角明樓則其置妻子資財所也上下內外凡爲城四層木柵一層其中控弦之士以萬甲冑者以千計刀劍矢石滾木甚具我兵攻之兩日撤其外柵破其城二層其中堅堅甚不可破而我仰攻先

登之士。輒死於大石滾木。大將軍乃急下令收兵而以大砲擊其中堅。凡再發砲。內有鉛彈、彈所經城壞板穿樓大木斷壁頹。而中多洞胸死者。斬把當亥等首凡五百五十四級。征虜將軍李成梁從城遠出塞。卜寨秉其衆。進入那林壁。成梁擊之城破二酋窮促乞哀。開原兵備成遜。并釋秉古陸以存歹商進卜寨那林論之。諸酋並服。後康古陸温姐仍繼死遂令北關之卜寨那林。南關之猛骨歹商兩相結。釋其嫌。並請貢。歹商遂與建州奴兒哈赤婚。十七年逆酋克五

十盜塞上。奴兒哈赤（王台部夷）斬其頭並還南者。總督張國彥爲之請曰。哈赤忠順如是也。上爵之以都督。初哈祖父。叫場塔失並從征阿台戰死。李成梁雛畜哈赤。及長以祖父殉國。予指揮與南關埒。既與歹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漸雄長諸夷矣。十九年南關酋歹商嗜酒好殺。北關卜那二酋。潛使人于途中刺殺之。歹商子幼。總督侍郎郝杰。令所遺部夷並屬猛骨。自此與北關口搆怨而勢益孤。滾兎屢不靖。總督蹇達提縛將先發之。李平胡等

出鎭虜逢寇至接戰。斬二百四十有二級。二十二年冬。以侍郎孫鑛爲東征總督。東虜卜言台周以衆勝。把兎兒以強勝。連騎犯邊。大將董一元以兵匿鎭武堡。虜率騎深入。士卒從中起循墻而進。虜大駭。搏戰自午至酉。我師精力愈倍。虜遂潰。一元追逐之。斬首四百十六級。伯言中流矢死。把都傷重。空馬而逃。是夜虜奔而狂。哭聲震野。把都尋亦死。二十三年。總兵董一元。襲虜于黑山。斬其酋長卜勒亥百有九級。總督孫鑛。巡撫李化龍以捷聞。有　詔加賚。加建州酋

奴兒哈赤龍虎將軍。煖兎入犯遼陽。副總兵李如梅與戰。身被十餘矢。僅却之。二十五年。以御史陳效爲監軍監按遼。邢玠疏請發臨清德州倉米。放天津募船運入軍中。抄化斜衆入犯渾河遼陽男女。屠戮一空。三十三年。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六萬餘口入內地。棄新疆爲甌脫。奴速二酋。各請金繒。即于靉陽清河沿邊給賞。總督蹇達巡撫趙楫。布政張中鴻。總兵李成梁。以招回華人敍功。并賜奴酋金。三十六年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人猛酋領賞。禮部案驗得實。

時奴酋二年失貢矣。職方主事葉世英。言奴酋強梁日熾。鎮江寬奠之問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兵科宋一韓疏撫鎮棄地啗虜。譴循職掌糾之。謂先年巡撫張學顏同寧遠伯成梁開拓寬奠等六城堡。延袤八百二十三四等年。軍民史仲義劉可大等各佃雲頭進裏沙松杉剪子。㘓唎鴉鶻大小松峪盤嶺等處。東西三百餘里。住種二千二百餘家。歲納糧三千石倉串卷宗俱明。至近年撫臣趙楫鎮總兵臣李成梁。慮開邊釁。銳然議行招撫。撥將韓宗

功。爲成梁脅。納建酋重賄。棄作逃民。給帖驅逐。六萬四千餘家。撫鎮等臣各論功升賞。加陞不幾。而奴虜踐蹂至矣。且當時加增蟒幣歲予舊賞五百金。每歲徵派錢糧貯庫。今酋已阻貢。不當給賞。請勘復之。兵部行御史熊廷弼勘報。曰自撫順關起。至東川堡進東清河所屬。以至靉陽一帶。爲成化中副總兵韓斌所定之舊界。內推孤山一堡。又進東新寬大永長五堡一帶。爲萬曆二年巡撫張學顏總兵李成梁所展之新界。而新舊分矣。舊界外之新地。如馬根單散羊峪鹹場等堡。所直靉兒口等處。猶得以出邊告種爲辭。至于清河之鴉鶻關松樹口東安靖虜空向化靖夷一堵墻之盤嶺各墩。一連九座長六十里。此皆舊邊也。今則縮守內地四十里。而七十里之邊失矣。孤山之張其哈喇佃子。西北接鹻場三十里。東南接緩陽五十里。先年雖建堡未果。而其地猶我軍種。萬曆二年所創。歹講紅不崖南河金口四台。猶爲我守也。今則以堡側古壕爲界。前項盡沒。而八十里之邊失矣。新寬大永長奠五堡。舊皆邊衛。邊外地曰松子嶺

乾雞子十岔口青崖子文大人營鍋兒舊皆虜衛。此萬曆初年閱臣原議也。故展設五堡以鎮諸衛。今其界俱在。即科臣所云雲頭裏㘓唎泊等處亦俱在。若以失去原展之地。強坐李成梁。成梁必不服。但自靉陽界起寨兒疙瘩進東至橫江一帶。徑一二百里。長約三百里。住民耕種已久。粮無逋欠。虜無爭競。此不可謂其非我地。邊土人稱爲朝鮮餘地。成化中朝鮮若女直邀刼。請改貢道。兵部郎中劉大夏曰。不可。朝鮮貢自鴉鶻關繇遼陽經廣寧。踰前屯。山海關。迂回

三大鎮而後入今舊鴉鶻關在清河之東北七十里正與長永一帶新地對直若從鴉鶻入貢此正經由之地遼誌嘉靖十六年以前鴨綠江西湯站堡東地名九連城南北順江一帶遼人麗人住種混雜交通行竊該國勘呈御史胡文舉疏請此後遼屬軍民不許在此住種朝鮮居民不得越江採取其後皆爲我住種是以有鎮江城之建此卽九連城故地又先年李成梁自險山展出一百八十里卽今長永大三與遼北新地二百餘里當初無一夷居住而我民始居

之縣是觀之不論朝鮮餘地與否順江以北總是華夷共棄之地不可謂其盡建夷地也今則盡棄與夷三百里之邊又失矣此棄地之大略也宋一韓又疏曰宰賽廝伯爃之強陸梁開原與奴兒哈赤爲姻癸卯之革賞是甲辰之伏〔後〕賞非也撫臣郝大猷倣誘殺遲仰之法以于守志招宰賽于慶雲堡置酒夜會任國忠李克泰等待李如樟至而成擒不意虜覺而遁銜恨轉深八月之一舉而克東能屯岳讓大小節諸屯慶雲古城寧河諸堡鏖曰三犯慶堡罪將安辭遂

撫劉四科以爲海西建州二夷不修貢事者久矣頃補貢一千五百名海車每八兩五錢馬每四錢五分建車每十五兩馬每一兩廩餼鞭布賞而後移亦皆議如俺答故事俱止關外而各夷不從請如會典次序每月起送五百人浹三月而止隔別之調停之便巡按熊廷弼曰省餉消兵邊防大壞餉司以正項爲羨餘假存剩爲節省蓋因辛丑餉司王之都所爲後沿爲制誤矣兵給事宋一韓疏高淮亡賴有才有了營爲遼東稅監據鎮守之名陰蓄夷丁戰馬以數百

計藉口交易參貂輸情外夷擅糾文武大吏而獨非仗于李成梁宜撤成梁歸老亟罷斥淮侍郎楊時喬等亦合糾高淮參隨爪牙狺狺不悛遼民喪生思亂十巳八九近日前屯衛軍因淮差吳景相散疲馬催肥價魯國全鞭撻號頭遂致洶洶禁斧毁甕甘心于淮淮乃載重貲匿能窩以自保也窮兇極貫罄竹難書淮與謀蓄矣大司馬蕭大亨總督蹇達巡撫劉四科臺省交章具以撤稅監爲請自巳亥罷稅開礦以來至乙巳停礦乃稍樂生稅監高淮貪心愈熾取贏

馬散給軍收好馬之價十倍至于布靴香袋米麵諸
貨無不派勒各營及民間者追呼鞭撻歲無寧日
陛下何忍全遼陷于宼璫之手也乞依律治其激變
五月淮至永平軍民復變擊碎惡稅宋希曾等淮露
刃挾主事李如楡同知王修行乃得免護其　勑楨
于新龍窩于是四科具疏極言其禍有　旨召高淮
還京其夷丁附各營安插三十七年四月宋一韓曰
廣寧無墻爲限被患較易頃者錦昌錦山之拒堵我
兵倍有損折而大勝堡陷矣與去年慶雲同一慘烈

嘗杜松哈河兎之捷時該道馬拯慮爲釁而殺屬夷
遊擊于守志李懷忠其責昜辭兵部遂革守志而罷
松兵部曰按臣熊廷弼科臣宋一韓駁論杜松搗巢
之功罪互有所執按臣哈流兎之疏惡之科臣大勝
堡之疏嘉之及查遊擊高賢所報搗巢二十六級外
其餘皆堡內夷人是以開拱兎之恨而逺錦昌之攻
督臣撤搗黃台而松搗拱兎故違節制擅剿僞功不
謂其決裂至此宜先罷其職以勘之既而朱一桂祖
一韓刺廷弼廷弼復疏曰松所殺降夷花掰有姓名

証佐一百一十四頭中軍崔謀斬五十五則長嶺椵
木沙河灰山之堡夷于守志斬四十則大福大與之
堡夷高賢十三則松山內之堡夷楊䴙一十六則白
塔寨兒之堡夷近來廉勇功正四字不明松以此誤
知已任松者以此壞封疆庇松者以此混朝議亦以
地方之言正之而已朱一桂更駁之曰廷弼詘戰主
欵專爲斥杜松用馬拯而設廷弼復數千言答之大
畧殺降之戮非戰也和戎之欵非欵也未可易視拱
酋也一虜動衆虜皆動方與宰賽講時而慶雲之堡

外極邊脩築蓋欵不防戰也五月熊廷弼糾杜松大
勝之敗以爲速怨挑隙急在復欵而已任欵之人寧
道馬拯是也已而東虜禿計打不害三台去十等赴
薊講欵亦已心折六月熊廷弼曰春夏以來三面合
虜拱兎報佬于錦義宰賽挾賞于開原收夷糾犯于
遼瀋奴酋復遣蟒骨大率萬人築南關舊寨以圖北
關又親領七千騎擐入靖安堡以逼開原烽火天連
行人投箸此非文告所能欵者避兵堪戰不過八千
人募勇敢分戍連地大約萬人因河西之班軍減河

東之額伍又以河東之逃故給河西之雙糧救遼第
一義也又請太僕侯馬三千匹于是兵尚書李化龍
條秋防事以爲班白于宣五路賴蟒于薊火落赤于
延銀歹于寧松海于甘未若宰㥆拱揷之于東西遼
也而奴爲急得　旨僕濟十萬班價五萬南兵六萬
戸工七萬解遼以充募餉御史顏思忠奏建虜披猖
日甚先是禮侍郎李廷機遣客李維葵以書諭建夷
詗虜意止于勒索所以口舌折之論者藉藉詆奴酋
之作逆廷機書實指之幾有仲淹元昊之謗云三上

八年閏三月兵科宋一韓因打鶯長定諸堡之破與
熊廷弼駁曰河東西虜情各不相涉河東之虜患始
于李成梁之誘殺宰賽而慶雲之入也李如楨擬死
而成梁釋矣河西之虜患始于杜松之搗拱兎而大
勝之陷也于守志擬死而杜松危矣其實宰㥆何日
不搶河東我特與之以誘殺之名耳拱貴何日不搶
河西我特與之以搗巢之名耳今以逆虜而槩目爲
啓釁以東釁並責于杜松倘其說行是代李成梁任
罪也又其甚者以佟鶴年而學距賊一百八十里之

王威以王威而學距賊二百一十里之杜松倘其說
行是又爲佟鶴年開一面也　朝議竟罷巡撫李柄
總兵王威降謫存仁治張昌胤等鶴年擬辟五月奴
兒哈赤差火眞稟驗貢本願去卑價減貢夷退還地
界遼撫李柄以爲可從也南臺王萬祚曰奴外媚小
恭內售密計其詞悖慢賞之是賞佻也背盟缺貢屆
本在酋畏兵豈畏賞耶北虜封候命境上　陛下
姑赦其前罪却其方物限以歲年保塞乃准偹賞仆
碑歸遁於我何加焉巡撫趙楫言招遁定疆之功罪

蓋寬奠六堡乃萬曆甲戌李成梁所建後有言棄地
啖虜者此時虜勢敗弱成梁乘勢建堡何畏于虜而
啖之巡按熊廷弼請修築全遼屯堡未然之防也三
十九年四月抄花連犯十方寺殷家庄及靜遠堡遊
擊王紹芳備禦張雲龍死之已而抄花領其九子襖
入歹青等營于延佛寺挾賞入犯總兵麻貴防之荅
懲于辛丑河東之役也四十年八月抄花率九月色
特兒等糾乃蠻連犯鎮安總兵麻貴陣兵以待之自
辰至申從黑嘴白雲以抵可可毋林共斬首一百九

十級。撫臣楊鎬馳聞。有　旨告　廟宣捷。台臣謂其
姑勿宣也。田生金勘曰。搗之爲釁。張五典勘曰。血戰
之爲功。楊鎬爭之曰。會典所載東虜乃蠻。不與宜大
貢夷同功。原不禁其趕馬勦帳。升賞之例森然。柰何
挫之以文法。貽四夷笑也。耶。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
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十一月遼撫張濤報寧
前之役。昂會台吉會合卜喇杜萬騎。從黃土窩入掠。
叅將郭有忠禦之。斬虜九級。劉家山口遠伏。有忠亡
于陣。二十四曹莊之役。虜殺擄千人。祖天壽李應選

匿不以聞。巡按張五典劾其事。四十一年。奴兒哈赤
以郭夷阿都乞于松山堡對直開墾。並乞子粒于邊
人。邊人告曰。南關故地。非建州地也。已復又遣其塔
卜古台投入金白之羊骨寨。巡按張五典疏謂。奴酋
種南關久曠之土。以便其窺北關之謀。又晌西北嗜
利之虜。以廣其吞北關之力。請救助北關。爲開鐵門
庭討之。五月。平虜之剏也。按臣報鹵略無算。而撫張
濤題敘堵截功。御史李義星駁之。八月乃蠻勾克石
炭等。從錦黑台六川河分二隊而入。叅將李繼功等

禦之。斬捕二十級。內昂蟲者酋首也。九月奴酋具番
漢文字。乞質子爲誓。遼撫張濤。遣籍大成往訂。爲奴
婁大成。遣其夷七子巴卜海夷三妾眞哥所生也。頭
目于骨里付之。濤口奏曰。建奴比年以來。人有與其
諭令退地不聽者矣。人有與其諭令改碑不聽者矣。
人有與其諭令送還吾兒忽答摩羅合不聽者矣。人
有與其碎札帖鎖通事李得時於鐵房。三月不放者
矣。茲則俛首割愛。殊出意表。一切官賞。自有其章。濤
蕃詡爲驕。典英猷云。十月給事張國儒奏。甚矣遼撫

張濤之輕躁也。一聞邊聲。五官易主。即有淸河之報。
徵調薊門。旣而杳然。未幾有平虜之敗。損卒千人。逞
臆倖功。輿築二千餘里。未幾有質子之事。奸人籍大
成主其謀。誇爲遵父治命之愛子。妄比北虜封例。艷
爲美談。未幾有焚劫之事。燬燼千家。濤吞奴餌而不
能吐。且曰北關爲盜矣。法宜褫。巡撫張濤曰北關世
犯遼東。金白二酋之裏逞加奴仰加奴也。其父卜寨
那林也。慘毒邊圉。卷案如山。今哈奴強來依于我。敵
血除奴。不勝大願。該道有移成北關之策。而長二千

里之地兵饑城外無端烽火難以翼飛爲遼計妨北
事爲北計妨遼事先遼乎先北乎遼按張五典奏鎮
安之捷因抄花三犯華其賞遊擊尤彪戰勝于毋林
去邊百八十里毋林非抄花巢也非無故而搗其巢
也平虜之役官軍屠戮宰賽宰賽者開原撫虜也非
開釁也御史田生金駁之曰遼積弱安得此復行勘
之炒酋夷三子色特兒以三十九年八月行營于可
可毋林入鎮安口我軍截殺麻岌三十六頭酋之東
追于黑山斬首八十七尤世祿等追至白雲斬首六

十七劉仲乙等追至毋林斬首七十二我兵傷三百
人大帥麻貴撫揚鎬也時酋圖其暫卜台吉卜投北
關金白二酋納之奴兒益墾南關曠土諸營詣遼告
急奴兒好語謝都御史謂撫安等屋耕牧日久惟新
墾者槩罷張濤揣情形上書謂北關逝開二釁其一
建酋求婚北關老女北關不與而又匿其逋背其一
謂金台失有女爲兒那林收養嫁西虜宰賽及日金
酋故殺那林妻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于時副將
曹文煥盟北關將拔之奴酋討糜我兵以第七子願

留質度我弛備卽嚴兵燒北關十九寨總督薛三才
疏爭失策請先募二千餘兵令原任總兵麻承恩實
文煥分統屯開原待其變塡之御史翟鳳翀言奴酋
不在壻女以天朝作外夷撮合名汚而體褻北關勢
必不支今日宜急救以完開原北關爲西虜抄掠部
落苦饑投奴甚衆矣四十二年正月奴具六萬騎攻
關遡撫張濤移鳥銃手五千人防于開原境于是奴
酋自訴北關與戈數千二百乞太師馬法察之七月
奴酋差阿都報命于遼按郭光伏日二分兒花包冲

撫安柴河松山靖安六堡地遵洪武老邊豎石碑鐫
字曰自萬曆四十三年春永不敢來此越種漢人亦
不許出邊五十字其種地夷五百耕牛一千六十隻
盡甘結退先是去年所退三堡今春復來至此悉還
漢矣六堡係南關猛骨孛羅之地指碑爲誓離遼二
十里輸服無詞夫奴酋假爲搗尾擁兵自衛退四堡
二十里之地鐫立界碑總之與婚婿皆枝葉也婚婿
固不能保其不吞北關也退地雖遠豈有重關百二
足限之耶奴之反與不反固不在是奴具狀數千言

多屬悖慢。大約以中國之獲北關。北關得我羊錢。其女已三十三歲。青天當怪腦之。我以女與卜占台者。三人矣。卜占台與北關同心。又強奪我所定之女。天朝宜進卜占台于內地。青天當怪腦之。北關又讒我作反犯邊。我有墻外草國起事。天朝出墻護助青天怪腦中國大人。張濤曰。其必殺金台失白羊骨二酋有如此者。奴酋滅其驕騎。入撫順堡。告于李永芳曰。我忠順如故。而裏邊携我。此金白之讒也。金白酋老兒女羊錢而又他許。我是以問之。不受賞而去。巡按

翟鳳冲奏其情。御史董定策奏。遼撫張濤。中奸人籍大成之魔。交通質子。質子入而濤爲奴制。質子還而濤爲奴輕。北關已構焚刧。逋脅尚利。執言濤乃虛張救勦。掩其遼東棄北之詐。濤恢誕無人臣禮。籍大成當與沈惟敬同其罪。奴酋新入撫順告張濤曰高太監作害萬民。而給事喻致知引之以諫。張濤陳邊情曰。北關所守者。二十餘里之邊也。奴酋所守者。七百餘里之邊也。救北恨奴。兵餉當從何出。未易動也。四十三年七月。北關許以老女許嫁煖兔子。駱駝十。馬

萬牛千頭。奴乃嘵嘵。謂漢人陰教之。郎不我與亦勿嫁。兩息兵戈。開原道召北關酋婦而語之故。爾度力能敵奴。奴昨破焚爾寨。不能當也。北關對。老女久與西人盟。今背之。西禍起。不如結于西。恐于東。尚賴天朝火器手之助。八月巡按王雅量奏。北關竟嫁老女矣。奴已蠢動。幸有廟算。不問其婚婿之故。今日之技止在我。搗奴在我。彼已虛實自決者勝。閏八月虎墩兎憨糾乃蠻克石炭等連騎十萬入寇鎮遠諸堡。何將李懷忠等堵之。四十四年二月。總督薛三才日建

酋連四虜。圍併北關已決。麻承恩曹文煥。舊設新募已得四千人爲一營。而開原道薛國用。近報所議餉二萬八千金已竭。慶雲威遠鎮北距北關。爲啓齒地。宜宿重兵以李効忠主之。非十五萬金不可。清河兵私出松山採木爲奴酋部落殺掠。御史王雅量參遊擊馮有功藏罪。四十五年正月。宰賽卜兒亥糾犯開原永寧。三月而悔過。俛頷孫大煖兎以自新。仲帥李起元參政馮暖予以一駝一馬。遼撫李維翰受其還虜者六十人。請復其賞。可之。四十六年四月十五日。

奴以入市爲名勒衆三萬陷撫順城二十一日尤世
功自瀋陽文明象自靖安朱勝擢自長勇頗廷相自
遼陽滿世芳自海州總兵張承胤與梁汝貴卜向績
自廣寧馳撫順爲四營賊聞之焚城而走李維翰紅
旗催戰甚力張承胤奮往墮其伏中遂沒裨將頗廷
相梁汝貴滿逢芳把總魏居正王孚道萬邦寧等五
十餘員頗重出入殺掠無筭遊擊李永芳越一鴉隨
之而去千總王命印大罵不降遂支解之　詔賜蔭
祠祭有差五月十九日奴剋撫安白家冲二堡臺省

論列李維翰罪狀有　旨李維翰解任聽勘巡按楊
一桂罷回起舊撫楊鎬經略之鎬薦劉國縉爲贊畫
從燕議也熊廷弼爲監軍從楚議也奴酋以令箭長
馬送還漢人張儒紳張棟年四人給以印文賚進夷
書佯爲求欵內有七宗惱恨中含要挾輕侮之詞聞
其人則曰東廠所差也莫不駭愕御史唐世濟論其
事乞勅法司以究通夷者賜總兵張承胤謚巡按張
銓言凡大將以克敵爲功一死豈足以塞責以朱子
綱目定死難之品張承胤正在喪師辱國之例不當

予世蔭予謚矣五月南兵書黃克纘應部調水兵三
千以遊擊查國輔統之北邊所調宣大山西兵馬一
萬廢將張萬邦馬林統之延寧甘固兵馬六千廢將
趙夢麟統之七月二十二日奴自鴉鶻關入攻淸河
城守將張旆嬰城以拒之中鳴鏑死鄒儲賢發火攻
之半日而藥盡奴戴大木蔽身掘墻墻圮遂陷士馬
六千人俱沒儲賢斬其愛馬焚其衙室賊將李承芳
誘之不從大罵力戰于南門而死守備陳大道等遁
焉經略楊鎬捕梟以殉惟時本道閻鳴泰鎭陸李如

栢移懿路馳援奉集已無及副帥賀世賢防于瀋陽
遇奴奮斬一百五十一級奴大驚從背予爲而去大
司馬黃嘉善以爲奴陷撫順不兩月陷三堡更搆別
釁犯大淸長勇以東西分我力亟起宿將杜松劉綎
官秉忠柴國柱李光榮等夫何迄今數月悉未出關
互相諉望請比魏學曾之勦劉東陽李化龍之征楊
應龍　賜尚方劒于楊鎬使不用命者軍法從事
詔曰可其有懷謀倡亂徒脅臨陣逃潰者如陳大道
例即梟軍中巡按陳王庭劾奏大帥麻承恩不救淸

河之失。聞虜楊麾。操刀不割。王牧民既安西虜承恩輒納抄花部夷百五十人。及奔清河降夷輒叛去。承恩法當褫。時軍律蕩然如此。給事亓詩敎吳亮嗣議以楊鎬既過河宜補廣寧巡撫。兵部爲之請。遂以周永春充其官。七月朝鮮國整兵萬人馬七百騎。差陪臣李慶請硝黃曰。小邦昔奉　憲宗降勅。夾擊建州。以陪臣魚有詔領其師。　孝宗勅勸建州以陪臣尹弼商領其師。茲者候　勅有所進退。經略楊鎬以聞。九月初五日鐵嶺遊擊鄭國良。瀋陽遊擊誰世功。楊

于渭。偵奴聚營于撫順關外。入犯瀋陽。大帥李如栢。乃率援衆遇于撲老屯。拒斬七十六級。楊鎬奏制東夷在先款西虜。乃有已款而未堅者。虎墩兎憨以東。則炒花煖兎宰賽卜兒亥等酋。以西則拱兎擦臣台古歹青黃台吉等酋。或以十數營稱。或以二十四營稱。皆擁強聚衆。而乃蠻兄弟之七營。又在東西諸虜之中。正負廣寧錦義之中。皆未款而屢逞者。既十三季久矣。茲向遊擊王牧民誹訾增賞二百金。足釋內懼。酋獻駝馬以贖其愆。御史田生金曰。奴逐原野。其

技幾何。宿將勁兵。唯我所之。鎬之才力。足以辦此。四十七年。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尙多可憂。北關金台失來告曰。勦奴酋一寨矣。大學士從哲　方移書楊鎬。趣戰甚厲。有師老財匱之旨焉。二月經略楊鎬。既決策入告。乃以十一日誓師遼陽。凡分四路。馬將軍林遊擊麻巖丁碧等。從靖安堡出邊。趨開鐵。都司竇永澄督北關之衆。攻其北。杜將軍松。率都司劉遇節等。從撫順關出邊。趨瀋陽。攻其西。李將軍如

栢。率叅將賀世賢李懷忠等。從鴉鶻關出邊。趨清河。攻其南。劉將軍綎。率都司祖天定等。從晾馬佃出邊。趨寬奠。及都司喬一琦督朝鮮之衆。攻其東。計勝兵可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堡定總兵王宣。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隷戲下。更令原任總兵官秉忠。駐遼陽。總兵李光榮駐廣寧。誓已。梟撫順陣逃指揮白雲龍殉衆。期二十一日。先後出師。杜松越五嶺關。前抵渾河。棄車營。趨利。半渡。賊萬餘忽邀擊。衝我師爲二。松血戰突圍。自午至酉。力竭師殲焉。馬將軍林改由三岔

出塞翌日方抵二道關遇賊乘勝來攻。亦敗績開原
僉事潘宗顏及竇永澄麻岩死之。劉將軍綎獨統兵
馬家寨深入三百餘里。剋十餘寨。朔四日賊詭漢卒
裝誘墮于重圍夾攻衆遂潰綎及軍鋒劉招孫等竝
殁唯清河一路。李如栢以經略令箭撤回獲全。朝鮮
國王願親提兵五萬合勦。已竟令他將引萬衆從劉
將軍先登遇覆盡殪而北關於初三日方以二千衆
赴三岔北則三帥已陷矣御史陳王庭稽師亡將領
三百一十四員。大將杜松神將吳... 羅四 ... 上官趙文 ... 大將

趙夢麟裨將杭卿梁通啓鎬道夢陽傳元號趙世
龍趙書賊體元趙晃趙從趙虎趙男趙中何如趙
虎田秀趙大化保定大將工宜裨將李天柱張聯師
洪印宋良卿劉繼祖馮是佐鍾國臣賈世功孫貴文
門張大定郝彥禮靳國臣郭尚仁王尚賢張煒麗應
科劉登利劉經劉邦謨裨將楊欽英王英土宗柴志
善係夢家王應科李正陳彪趙得英白宗進芬樂劉
聚良廖尚賢裨將王諸全伏初別延賜蕭進忠王承
爵李錦董晃裨將江萬得張虎劉秋江王鄉林陳
國旺丁充裨將李希泌李國良徐應宮王鄉月王國林光
榮志道李標李應魁劉鈴洪良楼葛守薈金王清周
武德大津裨將施鳳翔于加英朱中馬永壽丁將萬
敬談順德彭守祖陳茜善王友功尚紹祖劉合勸郭
承宗張有名黃承武李先貢王延用劉忠漢蔣守道
李良王柱龔會遂張天祚荊大佑王弘化雷應龍岳
起鳳劉友才卞景桂楊朝武任廷貼陝西裨將李永
芳陳盡忠梁惠民固原裨將柴國楨崔成孫大江陳
中孝馬曉甘州裨將張大紀高科臧繼科孔一貫劉

天爵甘州裨將江海龍趙用賢王准賢然大宗通國
輔王宗弘延綏裨將李鳴鳳安繼龍僉事崙宗頌通
將堇函屬副將黃鉞裨將宋德隆馬燧楊一科于鳴
祁煥李日葟張桂江應聘陳因王天吉呀汗兆李承
恩馬炳馬喝且方太海代明入法楊天吉李寬華王
懷智劉尚胤王功忠朱邦芝磨國楊登福王湖印齊
和猛克虎魏思賢廉承恩向忠扶王杜福下秉德董
引官將宮伊男聘康民旺王繼盛部應乾刻興問閭
原副將麻岩周大盛程廉介仲賢弋之翰劉宮休進
忠魏和打代趙仲寧聘姚守爵代李胤麻雷宋將
鄭國將趙雲能趙廷魏簡魏甓曹外趙佝鐵寺押將
祝世良太辭丁鏜魏國勳龍鱗江蔚春霞附阿止
孝雄藩寀國太何印王寇陳一元慶萬寒阜棲陳不
登李維翰才國瑞康世泰寇寧廷將夢哥啟德功
鄭國忠高良玉趙鎮李雲中未萬興鼠止奇尚門大
將劉廷神將劉朝元劉招孫劉應愛李止忠官中
劉吉龍吳志文劉中二劉思勝干光寺狗易劉延
陳王國泰胡卿田見龍曾郎鄉附官伸將姚劉輔鼓

于明張應豹徐國用楊遷張成功張登愛應巢樓得
勝樓嵩張得衆程良貴張大勝杜大相徐國吳人相
惠一鎮先裨將江萬化江應聘董孟春王尚忠姜良相
史一元劉爌劉朝金國棟鎮江裨將喬一琦金文麟
漢惟廣龐養德馬應瑞寬奠裨將祖大定齊天爵趙
袁劉魁夏時正劉鎮邊岳維屏張明遠陵陽裨將徐
九思李茂先朝鮮官軍一都
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詔贈卹祠祭。虎墩乘
機挾賞。擁數萬臨廣寧邊。時周永春以為喪師非吾
事也。乃疏鎬之失曰。何不幸而臣言中之矣。蓋鎬意
存和夷。永春意存和虜。似截三岔而分功罪是時總
督退任薊。而遼撫退任廣寧。諸首皆訛責自倖矣。
詔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復起前御史熊廷弼。馳

渡遼。尋授經略之任。兵尙書黃嘉善率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發內帑。特　旨允給四十萬兩。李如栢候
勘。巡撫周永春請以其弟李如楨代將。奴酋僭號後
金皇帝改元天命。李如楨至邊。與經略總督爭禮。曰
吾少保也。及廷弼至。得其拾殘級之僞。曰如楨十不
堪也。請李懷信代之。五月。給事中李奇珍彈劾李如
栢。曰奴弟素兒。生女甚美。栢納爲妾。生子已十四歲。
是以鎬等歲糜數百萬。拱手媚奴。苟圖目前之無恙。
若遣將調兵海運粟米等事。一切視爲不急。無奈廷

議勦伐紛紛。已大拂其願。而杜松劉綎輩。誓必裹革
吞胡。斷不與賊俱生。無怪乎枘鑿不相入矣。鎬等揚
以勦爲名。陰以和爲實。從來未見秘策奇謀。而一追
於馬上之催。倉率舉事。自不得不以松綎等爲一擲。
以破勦之非。而自實其和之是。鬧出兵之先。如栢與
松講解。謂吾今願以自功讓爾。松遂踊躍鉦鼓。獨當
撫順之冲。臨期又以訛言中之。使人謬傳如栢自清
河進兵。奴酋已被擒矣。松不甘以首功讓人。因奮不
顧身驅而陷賊伏中。而如栢惟按兵寨上。樂觀其斃。

而已脫其禍。暴骨沙場者。尙嚴輕進之誅。臨敵苟免
者。反蒙全師之譽。無惑乎麻承恩之有後言矣。翰林
張鼐曰。劉綎轉戰十五寨。殺奴無算。與劉招孫皆死。
肝腦塗地。猶曰違制。曰輕敵。是豈有人心者。朝鮮二
萬甲士。盡沒從征。宜捐萬金優其賞格。巡撫周永春。
請賂抄花虎憨等。及鼓舞朝鮮。又疏請帑金二百萬。
釋罪將郭有光劉孔胤。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援遼。
可之。六月十六日。奴萬騎從靖安入逼開原。寅至巳
卽陷。推官鄭之范從北門出。守將何茂官朱梅往南

而行。撫則周永春。按則陳王庭也。赴戰沒者。總兵馬
林。副將于化龍。高貞。于守志也。是日西虜亦以三萬
騎圍鎭西堡。居民盡奔于鐵嶺。七月二十五日。奴從
三岔堡入。竟陷鐵嶺。時鐵嶺婦人先從。惟等帶兵五
千守之。聞風悉返。二十九日西虜數萬。從鎭西入。李
如楨賀世賢遇之于熊官兒屯。臨敵斬級一百六十
有奇。楊鎬曰。城已失守。幸免再跌。彼驕也。少挫。此懦
也少起。奴于八月二十一日。先攻金臺失寨。隨攻白
羊骨寨。同日焚陷。以故南關酋吉揮王世忠。爲遊擊。

以風屬夷焉。九月。熊廷弼曰。遼爲殘兵者。逃陣之餘。生氣垂盡。爲額兵者。開原淸寬撫靉與營翼。併已消亡。爲募兵者。朝投暮遁。聽聲駭飛。爲援兵者。羸弱應命。馬弊甲穿。既以恇怯喪中國之積威。又以虛糜重海內之隱禍。自喪敗來。從戎以下死者五六百員。零碎弁流。稱戈膽落。故意刺馬覬免出征。遼人侵染胡俗。賊殺其父母妻子不恨。而一聞公家之役。怨不絕口。賊遣行奸細輸情用命。軍法能行于各將。各將不能行于逃軍。制置能行于道府。道府不能行于逃民。

惟有哀鳴涕泣而已。於是選于各邊將領。征調江應詔等九十六人。江應詔。毛有倫。王有光。王國萊。姜廸。倪寵。王秉忠。劉芳聲。艾穆。蒲貴。張定。潘洪。陳文魁。吳富。金城。謝子龙。王世卿。黃璽。郭登選。黃士英。閆正名。夏國鼎。張總。方承勳。麻嵩。崔承恩。張萬化。邢進邦。李承芳。馮大梁。尚志弘。鄧登科。李秀。王永禎。戴名。袁大有。沈應業。薛拴住。張斌。李榮。李浦化。何光先。杜文煥。杜勇。孫雄。尤岱。侯體乾。侯世祿。馬雄。武貴。葉光先。張治化。田茂。梁仲善。孫光禧。郭虎。田應龍。魯胤昌。王汝金。保國忠。羅一貴。楊舉。郝煌。張世胤。戚金。陳九思。陳策。陳寅。童仲揆。張大道。張世應。雷安民。韓錫。王藎。郭惟宗。陳一龍。王與業。許承明。蕭聲。錢世楨。張國棟。張惟德。王成龍。張思仁。李表。張應鄰。陳與王。王千斤。徐武。石應羅。盧無敵。又請罪將四人。張名世。周敦吉。張神武。莊安世。薦邢慎言兵備。高出胡加棟監軍。已又

謂大將李如楨。不能直守瀋陽。而坐視開鐵之喪。法宜誅。道臣韓原善。力任恢復。請勅瀋陽責成之。廷弼又捧尚方劍。繫逃將于轅門。數之曰。從張承胤而逃。從杜松又逃者。非劉遇節乎。臨陣背主先逃。杜松呼之不應者。非王捷乎。鐵嶺既陷。棄城而逃者。非王文鼎乎。衆曰然。卽麾斬之。乃設六壇以祭死事諸文武者。大哭致哀。開原推官鄭之范以逃被劾。奴遣賈朝輔爲同鄉擊鼓而見軍門。廷弼問其故。則撫順生員也。奴竟剋北關。而後并力于瀋遼。于是亟調李懷信。

朱萬良出關。而以何奮武住山海。十月。初春聞警時。廷臣議起熊廷弼爲宣慰。姚宗文閱視兵馬。兵書黃加善以爲請。宗文行閱主事邵可立佐之。徐光啓往朝鮮。未報。至是得　旨姚宗文速出關。相機行事。北關既陷。其酋長子姓部落何在。著于西虜處查明優恤之。熊廷弼曰。昔金粘沒喝臨河。以虛聲嚇宋人。擊鼓達旦。兵十三萬盡走散。今遼兵畏賊。風鶴自驚。何須擊鼓。前日之不復淸撫。以失開原。舊轍不遠。卽後來之不復開原。以棄遼危京。楜樣同然。臣議新增七

萬。先調一萬。隨臣出關以壯聲勢。右牽左掣尚望其他。乎十二月。遼撫周永春。以為虎墩兎憨糾合諸酋。哈喇侵。打喇明暗。蟒金。爪兒兎黃把兎因得革兒肆患。方大乞將西來勁兵二萬一千分防于廣寧。寧前間。仍令李光榮回前屯。柴國柱出山海。移廣寧為西虜備。薊撫劉曰梧爭之。時永春黨方盛。曰梧力不能得。部如永春議不敢違。薊門愈單矣。四十八年正月。熊廷弼以為催兵愈緩。虛應如故。皆紙上之兵也。冲戰之地。止得柴國柱賀世賢李懷信一萬六千人。每

談賊色變。陣脚不定。親丁數百。勉強支吾。虎皮以東。設防示弱。不如更番傍邊城拒守之為穩。閣臣姚宗文亦勸其回使臣心膽俱裂。于是濬濠築垣。借水為險。人始固志焉。是役也。調兵十有八萬。二月刑科曾汝召。及李奇珍等曰。監朝鮮之說。徐光啓自請行。莫若遣劉時俊為宣慰護之。練兵于義州。脣齒也。不報。五月姚宗文條議屯田。借力任民。廣墾於四衛。戍謫移種于寧錦。以來斯行海運于天津。以康應乾團結于寬奠。襲替者輸糧免查。捐助者激勸作氣。守備

嚴正中捐粟五千。李鑛捐千石。王化溥捐馬五十六騎。花獻宸助兵一百二十名。豆百石車六輛。福將捐二百金。豆二百石。麻承宗輸大車二輛牛十六隻。皆四衛募義之武也。海運一節。東撫王在晉極言其難。十六日熊廷弼奏。旬月之間。文武和附。乃敢主張守瀋。以為南顧海蓋。北規開鐵。東逼賊巢。漸進轉戰之計。泰昌元年九月初六日。虜以前月二十一日大攻瀋陽。不利而去。復從蒲河。副帥賀世賢。堵之于大塽臺。斬捕二十六級。二十五日虜從三岔兒石砌北以

山。世賢遇斬八十九級。十月二十日。上日講畢。傳遼事三條。一佟卜年係奴族。如何升僉事。劉國縉被劾。如何起用。二胡加棟贖罪之功。如何在天津。三御史安伸劾主事張某如何不伏。于是熊廷弼條答之。十一月初一日。虜以萬騎從榆林大穿人犯賀世賢部。為十日分鑾前後。斬捕一百六十三級。天啓元年正月經略袁應泰。以復撫順為備。曰撫順六帥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主之。尤世功陳良策童仲揆佐之。清河三帥。侯世祿梁仲善姜弼主之。寬甸一帥。劉孔

胤主之。監軍則高出張慎言牛維曜胡嘉棟也。以官秉忠守蒲河。以李懷信柴國柱守瀋陽奉集。將有降夷黃把都兒等千人。賀世賢等收之。兵科駁曰。勿墮賊術也。三月十一日。奴截鈎梯傾巢而來。半度渾河深入。十二日攻犯瀋陽。援將周敦吉。謂與瀋陽內外夾擊。可以成功。士卒亦踴躍爭先。陳策童仲揆。尚在疑豫。及十三日瀋陽陷。諸將益憤。曰在此三年何爲者。石柱司泰邦屏先渡河。戚金張明世以浙兵三千。營于河北。渡未半。虜以鐵騎撲之。諸將吳文傑等。督

斬賊二三千人。賊卻而復前。如是者三。圍益衆。遂不能支。皆死之。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入浙營。賊追及。圍之數重。火器既盡。俱敗歿。周世祿衛突而出。惟朱萬良姜弼兩軍。距渾河數里。聞浙圍急。方整陣而紆。已無及。巡按張銓請恤忠魂。治懦帥。以明軍令。浙兵回者尚萬人。可成一軍。已檄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撫臣薛國用。宜帶河西卒移海州。督臣文球。宜帶山西卒移廣寧。山東水兵。從海道抵蓋州。而通州民團與內帑俱亟發。有　旨逗遛者戴罪。輔臣一爆。

劉尚書李汝華。卽出視事。小臣議論煩多。大臣畏譏不任。成何國體。速會議之。奴酋于十九至四里鋪。經略袁應泰。卽督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姜弼朱萬良。參將周世祿等。領兵拒敵。經臣與按臣張銓。登城指揮。經臣親自出城督戰。按臣留守。兩軍相當。互有勝負。經臣夜宿營中。不入城。二十日相持。二十一日賊衆擁砲車過河。在山東結一大營。官兵陣于東城外。相對發放火器。官兵未交。賊遂以步兵攻小西門。經臣急退入城。與按臣分堞嬰守。又出各監軍催

督各將領合力救援。監軍牛維曜從小南門突圍。被賊砍射落水。扶傷而起。有馬達賊攻東門。兩處夾攻。火器幾窮。殆不可爲。經臣按臣與分守何廷魁。三人在東樓。共欲慷慨赴難。經臣曰。泰不才徼尚方寵靈。國誓以身許。按臣無關外責。尚可收拾餘燼。爲退守河西計。泰死且不朽。間各門幷攻益急。三人復分城死守。至酉時小西門火起。夷賊先登。遂有內應開門以延之者。城內大亂。經臣知勢不可救。登樓引刀自裁。按臣罵賊不屈死之。守道何廷魁視其二女二妾

投井。而後從之、監軍崔儒秀自縊于都司堂上。比曉、賊酋始入。出示安撫百姓。令二拔將收集西兵。許以月餉三兩、人皆剃頭隨順。當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城中火起、知已陷矣。遂四潰。各監軍因而西奔。邮死事者。大帥張神武。楊宗業。梁仲善。郭有光。偏裨劉芳聲。等五人。曾登衢等。三十三人、張鄧等。九十二人、各陞級蔭襲。土司冉見龍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奉邦屏秦邦翰、各有贈。四月吏部都察院接　聖諭。遼患日迫。防禦所先。限三日一類奏。各工器。限十日報

完。大臣慢無主持。依違悞事。如熊廷弼守遼一載。未見大失。換袁應泰。一敗塗地。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手送賊。若不嚴核。何以懲儆。其廷弼更換及參論各官。詳開來看。遣朱童蒙往勘遼事。乃褫閣科姚宗文為民。張脩德馮三元魏應嘉各降三級。郭鞏謫之。起擢廷弼尚書、兵科蕭基、劾姚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以四千余俘虜婦（虎墩兔憨之妻）猶黃葉止啼也。五營之衆。假耍子之悍。煖兎巴陵之獗。粆花之詐。而王猷創言三千人貢路從梔林入。是開門

揖盜也。二十七日。海州吳金祖叛。李光榮等鬪之。童鯨秀被砍于此谷口。賓承武從南谷口。進而焚其頂。賊遂平。監軍王化貞揭曰。賊寇遼陽。河東嚮附。惟磺兵南衛不從。奴欲除之。此時有兵三萬。住之河上。而晗巴兎粆花以利、結虜驅奴。正可間也。監軍道高出揭日、河西似不能存。不如棄之。明諭西虜。餌以廣寧地。使奴虜搆。而我以全力守山海也。御史劉廷元劾之。有　旨逮出于詔獄。九月巡撫王化貞報曰。南衛屯民俱結聚鐵山上。奴衆仰攻被傷數千人。奴求救

于遼城率八千人。持一月糧。為困鬪鐵山計。九連城有大姓繆氏兄弟五人、各捐萬金。收積豪傑、而我不能援之。侍郎王在晉曰。衆怒堪乘也。熊廷弼曰、三方布置。有名而無實也。臣意謀襲蓋州。還斷賊路以解鐵山之圍。而撫臣以非萬全不可動。兵機之變。呼吸不容髮、臣如決主于下、而密奏時之機。或非會議時之機。　皇上裁決于上。而奉行時之機。倘非發下時之機。皆不能無滯碍也。十一月御史方震孺。領帑金二十萬。賚邮遼瀋關鐵撫清陣亡將士及血戰冒矢

石者。設壇于郊。大哭之。宣示　朝廷德意。俵奉撫
差。條奏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撫臣鋭于滅賊。賊
未可滅。經臣曰、守具卽爲戰具。人饑馬疲。守且不能。
以何爲戰。撫臣曰。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糧
何在。撫臣曰我過河而海州之糧因之。經臣曰。旣過
河。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法。撫臣曰。我一
取牛庄。彼中响應。定有縛叛以獻者。于是諸道將皆
浮沉于戰不戰之閒。守不守之際。凡事牽制者多矣。
二十四日遼撫王化貞罰連日人心大奮。西兵欣然。

來。後過河。取海州一戰。而遼陽可伏。經略廷弼乃請
督臣移鎭。樞臣催援矣。王化貞曰南衛人心爲可惜。
西虜情狀。爲可恪也。王在晉曰西虜未足恃也。大學
士向高　葉奏曰。毛文龍鎭江之捷。撫臣以爲功。經臣
以爲罪。皆可勿談。而言者屢以經撫不合爲說。夫廷
弼爲趙充國。化貞爲辛武賢。亦何不可。如使阻撓廷
弼付之廷議。爲他日藉口。則與杞檜何殊。向高因擬
部科二臣往諭解之。　廷議非便。向高又奏曰。經撫
不和。坐視成敗。義則何安。懸斷其是非。意不難定。撫

臣作法不如經臣之穩。今不明白處置。封疆廟廊。互
議並談。外分火水之形。内助左右之袒。轉盼之間。奴
且過河。將得罪于九廟神靈矣。兵部會議。論其竭力
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
劔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劔許以便
宜從事者。周如磐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
黃克纘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高也。不許經略
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者。張鳳翔董應舉也。責成二
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

寧巡撫陞經略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
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
經臣別用。或移薊鎭。或　召還京。或駐山海者。兵科
蔡思克等御史徐景濂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
侯震暘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宜甯汝楫也。專責本兵
出代經略者。惠世揚周朝瑞兩人也。登萊廣寧二撫
互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者。李精白也。
二年正月二十一日。總兵劉渠分十三部。迎敵平洋
橋。奴竟撲金鑛。劉征撫衆。遂奔渠陷陣死。傅烽直撤

廣寧江朝棟領六千人馳西平壹賊而返壁未及其半西平城中火起矣先七日監軍高出總兵祁秉忠守鎮武監軍韓初命亦來合營周守廉見賊先奔羅萬言亦奔黃闓而鎮武遂失西平繼之羅一貴祁秉忠戰死兩監軍急請設輕兵于閭陽一援廣寧一防西虜是日廣寧生員群趨化貞署諍守諍逃相鬨而擊逃者挺刃以砍守者誑化貞搏化貞思獻奴爲首動化貞中軍孫得功黃進則已大倡迎奴香花龍亭盈于市傾城軍士出奔奸細藏殺男女枕藉糜爛以

萬計化貞大叫死不足惜大開城門縱民避難叛弁巳封庫釋囚待奴監軍牛象坤副將倪寵陳一元江朝棟從化貞以一馬從西門出是日廷弼繼援三屯夜半相報拔刀自刺僕詭五抱救之二十六日化貞馳大凌相見執手而哭曰叛將誑我一至于此叛將傳李永芳意奴懼遼人狎西人也亟罷西兵專用遼兵一鼓過河斬憨內應化貞信之不疑故罹此敗二十三日西虜聞變哨騎人擄鈔錠狼藉于市叛將果過河迎奴奴尚駐沙嶺終疑忖奴子乘馬墮地死竟

亦不至逃難民數十萬擁廷弼于右屯廷弼處關門有意外變乃以身護百姓先入關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馮從吾太常董應舉太僕何喬遠合疏請逮新經臣以保社稷蔡思充並祭經撫有　旨經撫姑戴罪高出胡加棟再逃縱騎逮之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謂其家僮高永曰好收吾骨葬先人墓側遂自縊高永曰義不負吾主殮畢亦縊二月巡按方震孺再報河西不守之故臣在前衛去廣寧已四百里正月二十日奴攻西平急守將羅一貴用砲擊賊近八千

人城外之屍幾與城平劉渠撤鎮武之兵迎敵而潰奴終不敢近也所爭廣寧死守一日則河西無恙而巡撫西走遼將遂亂儀制司劉宗周請申討賊之法曰自奴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得民塗炭避禍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之范也通夷速禍三路出師全軍伏沒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避瀋既陷以封疆之臣航海遁逃者監軍道高出胡加棟康應乾贊畫劉國縉也逃而待罪于境上者理餉傅國監軍牛維曜也身生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升

僉事者。佟卜年也。無功則受上賞。遙制山海。乃圖卸担。不能戰和撫臣。以敗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通夷起衅者。奸璫蘆受也。以受之黨。伏讀犯弒君之惡。漏網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御史江秉謙。劾職方郎耿如杞。以爲伺張鶴鳴之隙于廷弼也。流言巧爲佐鬪。搆中樞而殺經略。甚于敵人。是以縱化貞于三岔。困廷弼于右屯。及廣寧二十二日巳失矣。匿不以聞。猶曰化貞二十三日。領兵對壘西虜宰衆助兵。假塘報以喧朝端也。宜立賜斥。 聖諭經

撫不和。官民塗炭。深切驚憂。張鶴鳴懦恍視師。江秉謙等。妄言淆亂。已從薄罰。今又黨賣。不恤國家。法難輕貸。是時鶴鳴必欲殺廷弼。宥化貞而劉弘化等斥其奸惧云。鶴鳴又捕遼人劉一燉。鍛鍊奸細。坐以原籍南昌人。因之傾首輔一爆。而大司寇王紀執之內批紀黨奸。削其籍矣。二年八月經略王在晉曰。自昔守遼。議兵十八萬。守廣寧。議兵十三萬。此臣總理三部時所查數也。宜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設遼班赴防之法。優其內顧。限其徵發。已得我心之同

然大約非西兵不可用。非浙兵不可守也。總督行邊王象乾。經略王在晉。以撫賞西虜爲務。臺臣夏之令施棌沈猶龍。省臣賴良佐劉弘化。京營佘懋衡。訟言夷堅難厭。虜性難馴。下部議曰。廣寧之遠。虜糧三十六萬。俟其既伏城而與之。挿漢哈喇愼二十萬。俟其滅奴而與之。每歲約二十萬。而流賞。坐賞。添賞。零賞。額賞。皆在其中矣。大學士承宗孫曰。臣與通撫王國楨議。平時既以萬人拘攣一撫臣。而捉其手。一旦有警。恐萬人不足護一撫也。總督建牙地。應兵三萬。而

僅萬二千。漢夷健兒。似有隱憂。弁流亦當精簡。勿分吹于一盂。葉震生帷中之畫也。遵化觀丁二百。多飛揚。不減密之夷漢。過灤州有土兵一千。月餉三錢。而各族有貼。則灤之土兵。可爲獨美。建昌兩副將。裁其一。以杜應魁填之。劉昌亂之西兵。可還三屯。歸馬世龍練之。石匣歸孫祖壽練之。昌平增萬人。屬白愼修練之。通州止設一帥。屬張士顯練之。在沉雄搏大端謹精詳之大臣。力去逃官逃將。以洗天下之心。而新其耳目。仍以用毛文龍。用西虜。爲虛活之著。其戰具

在關。而其提挈全鎮之精神。在關以外。身爲邊事者。必自枯千遼。而眞見有人爲主。便可立地化爲強將強兵矣。乃舉魏雲中張撲。邵可立、岳和聲閔宗德流棨孫元化。閻鳴太袁崇煥。王之釆。王之臣李三才諸人然。又曰。在晉博大之未能。鳴太未滿八分。亦不諱云。是時在晉議築墻八里舖迄芝蔴灣。截關外而守也。承宗曰。西虜决非守關之人。逃將决無守關之計。以三十萬可了之工。而計百萬。以八里地費百萬之工而待歲時。逃將之破冒。逃道之籌策。寧足問乎。李山三萬之義民。豈可忍其化爲夷虜。關城數萬之流冗。豈可忍其盡爲溝瘠。而方且釋急計。與緩工。如寧遠以內二百里之疆土。幸奴酋所未到。而今讓爲西虜之幕塲。令之逼關而處也。我漸實其土。則西虜漸遠于關。於是自請以身備行間。不量綿力　上覽奏而大喜曰。卿親往督師。封疆有頼。深用嘉慰。卿便以原官督理關城及薊遼天津登萊軍務。功有次第。即召還朝。關防勑書。所司速給。十一月大學士承宗祭將吏汰裭十八人。取用營將。三軍凛然。乃稍知師律。

其叅將等官。則有倪宗業翟從義廚凡徐應垣査國寧。部勳鄭其心周文炳。中軍千把總則有高第勳宋德隆許國運許國元張承恩段天祐衛之嶽蕭九韶楊如松蔡應魁楊禮鄧繼先馬光先陳九功胡尚義張其偉洪琦孫承恩尤福科劉朝用金煉張加第毛國華陳應奎譚正言崔繼泰劉大壽陸之英劉天祐柳遇時山東京班都司王家棟林官則俞泰亮陳應元王文炳張弘緒董大勝劉天吉馬成龍曹惟肖水又文科王光爵張桂王綱燦郎國華牛允中叅將滿桂高見守備蕭升馬士驍。三年正月大學士承宗部署大將。請罷監軍。畧曰。馬世龍管中部。節制三部。以建昌路隷之。王世欽管南部。以燕河路隷之。尤世祿管北部。以石門路隷之。蓋以朝議暨之曰中制。以朝使監之曰掣肘。以邊之大吏攬其權而監之。曰兼併。以邊之平交。狃其名而監之。曰橫侵。昔馬隆之討河西。聽臣自任。狄青之討智高。麗藉請勿遣侍從副之。杜黃裳薦高崇文。勿置監軍。今可併于巡關。省一官。可省諸將千百端之曳掣。鵲印龍阿。自上予之。而庸將不能用。懦將不敢用。矜長自用之文臣。各有私人。不容其用。前者河東之道臣。擁兵而扁舟魚海。近者河西之道臣。抗顏而匹馬雄關。文吏之謹詳者。尚圖自守。而孫一種發揚蹈厲之氣。踸踔馲駈上。且以爲不圖上方畧。不足以明壯猷。熟見習聞。若

大將之命懸于其手而勇徒半銷唐裴度欲一諸將之心宋蘇轍欲養天下之氣臣愚謂勿奪其尋常應付之權三月內閣承宗略陳部署將領奉 旨卿勳守機宜悉有成算朕方聽焉楊嘉謨孫諫王世忠趙率教滿桂楊應乾陳九德李承先賀謙祖大壽劉定邦胡伯顏倪承業徐應垣查國寧曾之甲左輔尹應聘周文炳王家棟鄧勳高國楨翟從胡繼寧金剋方務倫朱文用徐璉劉思中應斗張景珍諸葛佐周鎮姚與疑劉元盡李重春尤岱山蕭升尤智楊如松劉永壽丁國用張本錫尤智俞太亮路無寧郤紀先許國張桂牛允中盛忠劉昌胤陳應元曹世寧殷宏晃王綱燦李平東張守禮吳鳳騰董文勝鄭一鄰佘化龍藍相王勳戴大寵張弘弼彭守印張承恩譚止言朱平高棟寧成功洪琦蔚攀桂徐之俊卜文瓚衛文屏王光爵米文科毛國琮

楊啓元七月大學士承宗奏心不一難共計氣不振難圖功具不備難定謀機不起難乘便奉諸臣之敎凡所爲指摘臣者臣得執以指摘道將所畫五部車營總馬步二十四營騎兵五萬一千人步兵四萬一千八百五十人七鎭更番約以萬人分所賜帑二十五萬臣坐差官徵發之自爲統領量無塞責八月兵部覆巡撫閻鳴泰疏曰撫臣議守者恢局也第恐奴以欲取姑舍者餌我我以無所不守者自疲因定三策其曰正着即樞輔五部之經營其曰奇着虛着即樞

輔三方之布置閏十月孫承宗報寧關大略曰臣自山海撤八里鋪兵民可六百奇抵中前所爲朱梅暢應乾撫歹青者兵可千五百奇高賓站兵當三千抵前屯趙率敎穫田可千七十頃兵民可六萬十牧民撫虎酋于此抵中后所魯之甲撫哈喇慎諸部抵中屯所王楹兵三千來郡可百餘頃回思春抄繆過慢幕墟坳短築墻角今縫弁交錯不覺潸然過曹庄抵寧遠祖大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徐應垣統合兵民數萬生氣鬱然必爭之地高見賀謙力任之李應魁

各分一面田可千五百頃抵覺華遍歷洲嶼唐城遺址其肥可屯次陽泉至望海臺足堡萬人益虜不以飛楫望洋而海口沙船游御史號船以習風汛返寧遠抵葫蘆套憩安山與勝山可當關門立關城南從望海北接首山其險可據其衍可堡帑百萬築城邊二十里山海在重垣之內矣初臣議守寧遠羣駭爲虛恢今關以外爲名城者五內堡者七俱已塡實邊堡者十有七亦牛塡之復遣滿桂毛元儀圖其情形內極紅螺外閡蟣子天之啓基也未絕之胡雛未定

之屬國。似有可因。惟此數十萬之遼人。恩結之不住。威劫之不來。天留子遺。塡茲遼儒。買田而屯。造地而業。必不能。臣以安揷於前屯寧遠。去關尚近。今東者拒邊。西者裁道。若曹旣容。而臣憂更大。關內人浮。關外地浮。必播土乃食土也。鑄錢煮鹽。貿舟因物情。而治牛種。俱爲儲算。不此之計。以不出關爲守關。以安又遼人爲強迎。以經營寧遠爲肯險。棄屯墮築。離守錯戰。何以因汚而成隆矣。又曰自八里鋪至寧遠。步步爲寶。而于寧遠。特不欲先侈大局。審令諸將任事。

以待兵成。而舉簡練不精。兵必不出。而關外敗垣荒野。安集爲先。每堡以土官有心計者。招撫遼人。以流官有風力者訓制兵馬。初不敢驟爲嚴。今不敢槩爲寬矣。四年十一月初十日。輔樞承宗簡練士馬。至通州。以　祝釐。孔邇。陳乞面奏機務恢復之宜。時內閣廣微附忠賢。芟刈朝臣甚棘。中外謂之二魏。嗾高陽之還。忽造蜚語。嗾樞領精兵三萬。淸除　君側之奸。忠賢落膽。亟傳　嚴旨。承宗擅離信地。其速還關。差數尉八人。坐職方署。如過午時。兵部堂司皆予重譴。

廣微大怒。嗾臺官劾輔樞者。即王敬李懷光也。罪臺崔呈秀黨緣復官。首疏建白。曰承宗罪人。當罷廠監忠賢築肅寧城。勞臣也。當敘。有　旨忠賢蔭都督。承宗會議之。職方郎官方孔炤執不覆蔭。而罰輔樞畢春防事。另議代。于是阻其媢端。逢其殺械矣。五年八月。毛文龍薦王化貞監海軍。有追論甲子停刑。爲廷弼賄者。適蔣應陽妖書發。遂夾廷弼。傳首九邊。六年正月。寧前兵備袁崇煥。差撥兒賜景松口報。二十三日大營達子到寧遠扎營。一日至二十四日攻西南

城角。我用火炮。擊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車遮益用釜鑿城數處。崇煥練柴灌油。幷攙火藥。用鐵繩繫下燒走之。二更時選健丁五十名。縋城而出。用棉花火藥。將達賊戰車盡燒毀。奴賊在西南離城五里龍宮寺扎營。約有五萬餘騎。貯糧俱運至覺花島。遣者焚之。近島海岸冰俱鑿開。達賊不能過海。捷音至。上勞之曰。袁崇煥血書示衆。誓迴師中。滿桂趙率教矢心奮勇。從優陞敘。賚以十萬金。時太監劉應坤陶文紀用等。聞報欲援之于右屯。崇煥曰。勿發援。援來即

敗矣。孤城無援。士心益堅。崇煥肅淸城中。喧譁動走
者斬之。賊登山望見城內大靜。遂駭之。竟以退虜。居
無何。東虜又捕武長春。以爲賊細也。有 旨嘉魏忠
賢殊功。封魏良卿肅寧伯。于是升臣黃承吳曰。遼人
驅出之關外。勿生其心。崇煥曰。藉遼人以收遼兵。裨
于軍實而已。六月收掩秋花。殺掠荼毒。自嘛喇領其
衆來歸。以二千計。督師王之臣譯審而安插之。七月
總督王之臣善趙率敎之能。袁崇煥善滿桂之能。具
別二帥之參差。 勅大司馬議。專趙率敎于寧遠。專

滿桂于山海關。時北地淫雨爲災。袁崇煥曰。山海內
外官舍民居。倒塌無筭。軍馬路處。死病相連。中前禾
黍。很籍波濤。前屯中後右復然。糧草皆飄蕩如洗。堦
砦積滑。竈已產蛙矣。 上命速賑恤修築之。十月兵
部因遼撫袁崇煥之請馬也。核其事曰。自奴敓以來。
費馬不貲。多銷帑金。似乎該鎭馬價。獨有存留而遼
因舊有撫賞錢糧。原出大司農。年來西虜要挾。無歲
不增。臣部因假鎭馬以助之。增至三十六萬餘兩矣。
司農旣忘撫賞之深爲分內。又不顧馬價之已踰額

外。節就八大營五大營二家。臣部已出二十七萬餘
兩。除該鎭馬價十一萬之外。誰非從他鎭額內那借
者。他鎭每年悠期。臣部方有醫瘡剜肉之憂。而撫臣
問馬于馬不意。遼爲之已變爲賞。并他鎭馬之亦變
爲遼賞也。山海關太監劉朝。以關外情形聞。遼稱厰
臣魏忠賢。矢志滅奴。詛盟潛格。天譴老奴。憨于八月
十七日自斃。功莫大焉。兵部爲覆得 旨。奴酋奪佩
而自殲。厥脫漸收而可墾。斥堠益遠。堂奧繼安。皆厰
臣魏忠賢。精忠報國。勝算籌邊。士飽馬騰。屢賚愉助。

師武臣力。盛借提衡。惟朕釋東顧之憂。實賴爾獲自
天之禱。令特晉爾階太子太保。肅寧伯良卿爲肅寧
侯。世襲。歲加祿米。照舊錫之誥劵。與國同休。巡撫袁
崇煥上言。捐棄兩河。未有勝着。惟舊督臣王象乾。經
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
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
若揚言綴錦寧。而以全力攻關。必生詭計。彼之遠來。
利速戰。能戰之兵。又利在得戰。臣一心死守。令其至。
無得而與我戰。便自困之。惟困之。乃得而與圖之。如

李春臣面懇于經臣高第無發援兵衆方疑之並援
絕而人方致死必能死而能生自是古法天下事固
成于有所固亦敗于多所倚漢多出塞之功則在于
能任如班超馬隆虞翊輩願其才可用則盡其所欲
爲故成功惟漢最唐安史之亂蹂踐長安而不敢窺
潼路則在廷之權分而藩鎮之權一也又曰客調之
兵豈第不能爲援而先已爲遼之擾恐兵一撤而事
生誰執其咎然遼之倚仗而已糜各邊之物力應破
成例而放之還即召遼人以塡實之十二月督師王

之臣奏議據廣寧以窺河東定軍營以固根本調班
兵以亟修築分兵民以安地方設道臣以淸屯馬合
水陸以張撻伐用西虜以蹙東夷合關寧以通脈絡
集衆思以廣忠益絕和議以杜釁端此皆目前急着
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
七年五月十一日奴提兵十萬至錦州扎四營車梯
挨牌畢具先攻西北太監紀用總兵左輔副帥朱梅
等堵之矢石火砲交下奴退舍五里有 旨滿桂出
援而以李嘉訓領昌兵錢中選領津兵王徫領保定

兵出關策應二十二日滿桂兵至笊籬山遇賊衝擊
而却之二十八日奴四王子樹白龍旂設大帳望厌
山首山連山南海而營大將尤世祿孫祖壽等參將
彭纘古等舉西洋火砲擊碎之奴長子召力兎碑勒
其子浪蕩寧谷碑勒中鳴鏑死孤山四人牛鹿三十
餘人大剱而遁錦州圍解寧遠之圍亦解滿桂之力
多也捷聞 詔曰夷氛甚惡賴廠臣指授方略深中
機權特封弟姪一人爲安平伯頒御前五萬金以犒
將士

職方氏論曰遼東實有遼東西地冀東北分幽州即
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分營州即岔河以東之地渤
海碣石之外一大都會也古設郡縣國初奠金陵視
爲餘徼北平丕基仍之惟立自在安樂二州處降夷
于中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憐女直諸衛西北則
兀良哈三衛分地世官互市通貢三岔河南北亘數
百里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間故遼北京中京
也林麻豐蔚叟饒魚鮮委以豢虜遂進腹心限隔東
西守望勞費成化中邊臣屢議截收竟不能復之東

褻壓居耕食。不專射獵。西虜鼠竊狗偷。大寇亦鮮。馬端肅（文升）喻命羈縻。不崇朝而安輯者。數百族。乃讒謀弗獲。見戕于佞倖。而陳鉞別受願指。妄談搴斬。我詐爾虞。日滋邊釁。轉輸孔棘。金復海蓋寧遠東西諸屯政。亦侵假而湮頓矣。夫麗江之珠。參長白之貂珥。詎不足以懷音。而貪夫外牟。儒將內嫉。粉飾太平。競驅任國。文濡而武猾。莫遊薊若駿踐。為交游之權寵。戶合手植。閫外殆奴。夫治非一日而治也。亂非一日而亂也。隆萬以來。夷運孱尪。李成梁疊策殊勳。豈知薪膽積畜于旃裘。蛇豕薦交乎戟鉞。榷璫一起。萬衆携心。六堡雖恢。二虜已穴。驕虎進狼。失于志滿。所以釁寬之棄地。多戮漢人。界石頻遷。老女多舌。七宗之惱恨無因。四路之出師可愕。夫使杜劉諸宿將。帶甲十數萬。漢汗大號。厲氣循城。豈憂哈赤哉。兵垣（吳亮嗣等）較路。政府如兎。馬上紅旗。一朝而殞于鋒鏑者。海內之精銳。大略盡矣。清撫開鐵。戰而不屈。瀋遼屈而不戰。廣寧之壘未交。而隔河之風先潰。兎墩間掠輜重如山。推究其敗北。我未之前聞也。宋李綱有謂邊政之

盛衰。關乎中朝之氣習。至言哉。熊（廷弼）王（化貞）雅足將材。分膝自能疏裕。而緝緝嚅嚅。強其鑿枘。又不幸而樂其敗。升天墜淵。判在呼吸。借封疆以報睚眦。本兵心事。不可以對鎮九廟之靈矣。關外見聞錄。不亦侃侃其畫之耶。三方布置。非謂虛張。而度量弘深。則高陽（孫承宗）之請纓為最。蹐距而當紫塞。何如伴食而晉黃扉。樞輔毅然單騎。此山海以外。何等時也。皂囊押至。廷工股弁。有臣如是。舉寧遠之顛脫。屯練有加。比及三年。雖受讒而退。而人承其緒。將戴其猷。誰之力也。彼其之子。以老奴鬼錄。歸功咒犯。遂縮遁促。而樞輔六防積甃。槩不膚奏。曰大敵未屠。烏用是驕惰我軍實耶。寺人聽之。碩人在陸。鄒忠介（元標）有言。朝臣和衷。天地之和應之。嗟哉。媢嫉未消。人材暗困。征調已空。加派無日。醫巫閭之禋望。所經宵旰者。抑未央矣。

全邊略記卷之十　終

全邊略記卷之十一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腹裏略 北京南京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河南山東山西陜西

高帝起壬辰。訖戊申。即位于鍾山之陽。大赦天下。凡十有七載。中土幾甸乃一。其于九邊。一截馳檄而定。豈其腹難若此。邊易若彼哉。提戈之際。訪賢延傑。表節興學。禁暴止亂。足食蠲征。故得乎丘民。斟酌飽滿。而夷虜不足憂也。爰稽往蹟。壬辰三月朔。起兵濠州。其得將之盛也。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子興。郭英。胡大海。張龍。陳植。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率先歸附。而李善長。丁德興。馮國用。胡大海。鄧愈。孫興祖。王志。茅成。仇成。常遇春。金朝興。楊璟。後先來歸。廖永安。永忠。俞廷玉。通海。張德勝。葉昇。桑世傑。華高等。泊舟巢湖。間道納款。王弼。康茂才。降焉。其尊儒之亟也。取太平路。耆儒李習。陶安等。出迎而獻策。取集慶路。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錄用之。聘鎮江秦從龍。迎之以入。經徽州　召儒士唐仲實。姚璉。朱升等。問民疾苦。克婺州。　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等。會食省中。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正。吳沉。徐原。爲訓導。喪亂之餘。始聞絃誦。胡大海薦四賢。遣使聘之。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李文忠薦三賢。遣使聘之。王禕。許元。王天錫。創禮賢館以處之。其表節之專也。入金陵。則嘉南臺御史福壽之忠。瘞之以禮。下浦江。則訪義門鄭氏。十世同居者。護其家。入安慶。則嘉余闕之忠。勅北臣在班不得與北征之賀。其一統之大也。則竄元帥于采石。梁陳埜先于太平。敗陳友諒于龍江。破偽漢于康郎。平張士誠于姑蘇。討方谷珍于兩越。殲左君弼于廬州。定李思齊于隴慶。驅廓廓竹眞于晉代。降吳益于遼西。追胡元于沙漠。收西南夷于蜀滇黔粵。神武不殺。萬方底定。壬辰六月元兵陣于采石磯常遇春拔之郡將吳昇降取太平路徐達取滁揚諸縣元蠻子海牙復攻太平　上擒陳埜先梁殺之丙申三月取金陵改取集慶路爲應天府取鎮江下諸縣克廣德路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時張士誠據有平江來寇鎮江遣達等破之于常州丁酉命耿炳文等取長興克常州[illegible]寧國復叛胡大海等復取之命張鑑克泰興常遇春取江陰徇常熟胡大海攻徽州廖永安等取池州廖大亨取揚州路戍虎王弼取婺源以康茂才爲營田使李文忠取青陽

徽婺諸縣會鄧愈取嚴州文忠兵取浦江達等拔宜
興益衛領民兵萬戶府胡大海克蘭谿　上帥遇春
取浙江道徽州己亥李文取諸暨方國珍以溫台慶
元三郡來附王師克金華克無爲州達克潛山遇春
克衢州大海再興取處州庚子袁天祿以福寧州來
歸陳友諒陷太平花雲死之友諒弒其主徐壽輝自
稱帝號漢擊言東下建康震動　上用康茂才行間
敗友諒于龍江復太平取安慶　大海取信州于光以
饒州降辛丑時顯以泗州降　上親征友諒徑克江
州遂援蘄黃梅廣旋復安慶傅友德來降胡廷瑞以
南昌約降吳宏王溥歐普祥皆請降我師克南康慶
永忠等遂下瑞州臨汝吉安諸郡吳宏取撫州鄧克
明以建昌十八縣詣降壬寅　上發九江陳龍孫本
立營萬中悉降致龍興路爲洪都府是年浙東金處
江西南吉俱復叛復定之曹良臣韓政來附癸卯諸
暨再叛陳友諒自將圖南昌八十餘日　上命諸將
解廬州之圍親督舟師三十萬往援之火湖口友諒
東出鄱陽迎我師永忠等合戰于康郎山友諒死甲

辰李善長等奉　上即吳王位親征武昌陳理降立
湖廣行省建忠臣祠于鄱陽湖達等取江陵傅友德
克衡永二州乙巳熊天瑞降贛州平胡海等取寶慶
路其靖州軍民安撫司皆降胡琛等討陳友定進克
崇安建陽遇春取安陸至襄陽羅明以穀城降以鄧
愈鎮之我師取樂靖元思州宣撫田仁厚以鎮遠吉
州二府婺川功和十縣龍泉瑞溪三十四州來獻打
山縣余思志降達等規取淮東軍于泰州丙午容美
洞宜撫田光寶及彭建思等各請歸命達等克通州
取興化至太湖取德清李伯昇張天駿降華雲龍克
壽興謝五以餘杭齊原明以杭州降李文忠克紹興
路俞通海取太倉州陳仁降松江路朱顯忠降丁未
戴德取沅達等圍姑蘇久破之張士誠自經熊天瑞
伏誅取無錫執莫天祐取南通遣湯和討方國珍國
珍降朱亮祖討方國瑛輸伯通降命大將軍達北取
中原由山東次第進山西胡廷瑞收福建湖廣楊璟
等取廣西大將軍達率二十五萬首克沂州王宣降
陳瑩以東平降取萊州濟寧先聖五十六世孫孔希

學率郡縣降兗州以東具附胡廷瑞至光澤戊申
夾邵武李宗茂降建陽曹復疇降湯和取福州
正月朔改元洪武。定衛所官軍及定將帥將兵之法。
其法自京師達於郡縣。皆立衛所。大率以五千百人
爲一衛。一千一百二十人爲一所。一百一十二人爲
百戶所。每百戶所設總旗二名。小旗十名。管領鈐束。
以指揮使等官領之。大小相聯。以成隊伍。有事征伐。
則詔總兵官佩將印領之。既旋。則上所佩印於朝官
軍各回本衛。大將單身還第。權皆出於朝廷。不敢有
所擅調。自是征伐。率以爲常。二月廷瑞拔建寧。也先

不花降。永忠取延平。泉漳俱降。執陳友定。璟取寶慶。
永州寧州桂陽皆降。命永忠取廣東。何眞降。達等取
南昌路。張仲毅降。取永城歸許汴梁。左君弼降。鄧愈
攻唐州。取南陽。達等攻河南府。阿魯溫降。遂取華州
陝州　詔曰山東州郡新附。今年夏稅秋糧悉蠲之。
車駕幸汴梁。議定都。遣使賑恤中原老稚孤貧者。
六月廣西梧州達魯花赤降。達等取衛輝彰德。楊儀
卿降。攻廣平。趙州克臨清。取德州。克長蘆。至通州。元
主去如上都。　詔以汴梁爲北京。金陵爲南京。命學

葉詹同等十八人。分行十道。訪求賢哲隱逸之士。徵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禁胡俗。悉復中國衣冠之舊。定官民喪祀之制。從御史高原侃言也。達取山西。遇春取真定。及平定井陘。還取大同路宣德府。洪武二年詔曰朕本淮右布衣。荷天眷佑。西取友諒。東誅士誠。遂至八番。抵極于海。重念中國。命將北征。齊魯之民。歡然迎餉。不辭千里。朕為天下主。深用憫焉。已將山東行省元年稅糧免徵。不期天旱。民尚未甦。其二年夏秋二稅再蠲。近者平燕都。下晉冀。其民久被

兵燹。困於徵斂。尤甚齊魯之民。及北平燕南河東山西新附地。二年稅糧亦與蠲。河南諸郡歸附以來。久欲惠之。西北未平。師經必資。是以未遑。今晉冀平。大軍已入。其西抵潼關。北界大河。南至唐鄧光息。及秦隴所附地。二年稅糧盡蠲。遂朕初意。　詔曰朕本布衣。首定太平。次居建業。其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為京師翼郡。創業之初。興師旅。定羣雄。供億浩繁。止此數郡。以足我用。子孫百世。何忘江左之民。朕欲次第甦息。故先太平。次應天鎮江。俱已蠲稅糧一年。今二年

三稅。應天鎮江再與蠲。其寧國廣德及滁和無為等州亦與蠲。以甦吾民。稱朕意焉。大將軍達等克河中。攻西安府。王武降。進取鳳翔。克臨洮。李思齊降。取慶陽。收濠州為中立府。定為中都。徙蘇松嘉湖杭五郡民四千餘戶。給牛種舟糧。濠田為世業。　賜民教民榜。徵江南諸大家赴闕庭訓諭之。賜以酒食。於是大封功臣。中書省臣上天下府州縣及戶口之數。三年伐蜀。降遼。七年徙江南民十四萬以實鳳陽。給牛種墾田。九年伐雲南。免河南八省及安楊徽池等郡稅

糧。十一年免應天六郡及長興四縣稅糧。北平不雨。免其租。十三年免天下租。胡惟庸謀逆。死者數萬人。十四年免應天五府租。雲南平。十五年免直隸浙江五省租。置錦衣衛。十六年都司上衛所城池水陸地理圖。十八年免山東北平租。十九年二十年置兩浙防倭衛所。二十二年徙江南民田淮泗間。二十四年
命皇太子巡撫陝西。此巡撫之名之始也。二十六年殺藍玉凡數萬人。三十年漢河盜起。長興侯耿文平之。建文元年賜天下田租之半。七月壬申　燕府

靖難兵起。侍郎張昺。都閫謝貴彭二。長史葛誠余逢
辰。死之。靖難兵降薊州。馬宣曾濬死之。兵破居庸懷
來。彭聚孫泰俞瑱死之。山後諸州上谷雲中。往往降
附。攻永平。趙彝降。以長興侯炳文等師三十六萬。分
道北征。徵雲南兵。炳文次眞定。迎戰大敗。李堅甯忠
顧成劉燧被執。降鄭州。潘忠楊松被執。以曹國公景
隆李爲大將軍。代炳文。江陰侯高[illegible]等都指揮[illegible]楊
文攻永平。　燕王拔永平。襲破大寧。朱鑑死之。遂挾
寧王還北平。景隆圍之。不克。十一月景隆戰敗。走還

德州。　燕王出紫荊。攻廣昌。楊宗降。二年攻蔚州。王
忠李遠降。保定雒僉降。景隆戰于白溝河大敗。瞿能
俞通淵滕聚死之。魏國公輝祖殿軍而還。靖難兵入
德州。掠濟寧。王省死之。圍濟南。三月不能克。鐵鉉高
巍盛庸禦之。遂解去。破滄州。執徐凱。　燕王至東昌
大敗。退駐館陶。還北平。三年二月靖難兵南下保定。
盛庸大戰夾河。賊走。莊得楚智等死之。閏三月吳傑
平安戰藁城敗績。靖難兵次大名。掠濟及沛。袁宇敗
績。兵掠彰德。房昭行兵自[illegible]岡攻北平　燕王卯日

還。九月燕兵攻定州。花英鄭琦王恭詹忠被執。楊文
從遼東攻永平不克。王雄等被執。四年賈榮敗于衛
水。靖難兵破東阿。鄭華死之。攻汶上。顏伯瑋唐子淸
黃謙死之。進攻徐州。入宿州。破蕭縣。鄭恕死之。平安
敗燕兵于小河。輝祖何福敗燕兵于齊眉山。何福敗
于靈壁。宋垣陳性善死之。五月燕兵至泗州。周景初
降。兵渡淮。盛庸敗。樊士信死之。兵至楊州。崇剛王彬
死之。兵至儀眞。張彥芳勒飛死之。陳瑄帥舟師降。兵至
龍潭。景隆開金川門迎入城。是六月十三日乙丑

也。王艮廖昇鄒瑾魏冕周是修死之。　燕王榜枚左
班官員。曰奸臣黃子澄齊泰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
鄒瑾胡閏郭任盧迥侯太暴昭陳繼之鄭賜黃福尹
昌隆張紞毛太董庸曾鳳韶王度高翔魏冕宋徵巨
敬。凡二十五人。右前榜王鈍黃魁戴德彝韓永葛誠
王叔英周是修盧振顏伯瑋張昺卓敬鐵鉉謝升龔
太芽大芳陳彥回鄭恕宋忠姚善胡子昭周璿葉惠
仲高不危廖鏞徐輝祖凡二十六人。在續榜仍以方
孝孺爲首。出賞格收之。尹昌隆鄭賜王鈍張紞自恕

見死已已燕王卽　皇帝位詔抄奸臣九族村里爲墟誅孝孺太子澄翔敬鉉迪昭淸等劉璟死大封靖難功臣永樂元年徙行都司于保定徙山西澤潞民耕于河南裕州命尚書夏原吉往浙江治水選天下富戸實北京三年免順天永平保定租四年詔建北京宮殿征安南五年置交趾三司八年長沙妖人作亂　皇太子命豐城侯彬李討平之十年徙登青民耕于兗州東昌定陶蠲其役十一年弛齊黃奴黨之禁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者縣民林

三妻自稱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能剪紙爲人馬相戰鬭煽誘愚民奸人董彦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爲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間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彦杲之衆以紅白旗爲號劫掠莒州千戸孫恭等往招不服殺其從者　上勅安遠侯升柳分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背有汲道卽往據之夜二鼓賊襲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升始覺分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

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𤩽縣丞馬㧑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憤志益師莒州卽墨萬衆併攻都指揮衞青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賓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于賊既而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於諸城盡殺之山東悉平陞賚有差十九年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京畿負重山面平陸地俛魚鹽穀

馬果蓏之利又轉漕東南財貨駢集天險地利足制諸胡汴洛關中江左皆不及也眞定北至於永平皆爲內郡乃今居庸紫荊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鎭皆稱阨塞故漁陽保塞重兵屯爲廣平順德大名山東西腰膂南北舟車並集臨淸天津海運故道遮洋餉舟下直沽至漁陽猶海運也河間眞保多降胡性獷難馴東安霸州武淸而東野獷人稀凶徒伏匿逃山有樵牧之利姦人淵藪其中有司莫敢蹤跡若乃水利不修旱澇歲困田野不闢租徭日增馬牧不諳坐糜

財力。貴遊不戢。兼併膏腴。郵傳不節。水陸繹騷。關譏不嚴。奸胡覘伺。皆不可謂非急務也。親軍衛三十七屬所二百一十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三十八屬所三百三守禦千戶所二在外直隸衛二十九屬所一百三十二守禦千戶所九屯田共一十九百二十七頃四十九畝零大寧都司領衛十屬所五十四守禦千戶一屯田共二千一百二十六頃七十六畝零萬全都司領衛十屬所七十六守禦千戶所七屯田共萬九千六十五頃七十二畝零京營見操并外衛上班官軍共一十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名巡捕官軍五千八百餘員名錦衣等衛屯田共六千三百三十八頃五十一畝零南京畿開基之地也。勝勢在長江。以故留都守禦。舟師爲急。藩垣之固。專倚江北。徐潁跨中原。瓜連數省。淮安控徐揚魯齊。文武重臣。開府作鎮。雖職兼漕撫。而聯絡南京。廬民多遊手。野有遺利。鳳陽陵墓。供億繁苛。財力冗費。漕沛之間。濁河氾濫。蟻淪魚鱉。轉餉既艱。民亦凋瘵。決齧之患。濠泗尤棘。揚有鹺臺。富商走集。民頗豐洽。俗亦浮靡。瀕湖農田。塗墊爲患。江南安慶。當長江委流。東約全楚。爲江表門戶。蘇松常三郡。市浮於農。文勝於質。加之田賦不均。稅徭日困。常征之外。坐派日煩。沿海兵戍。本以備倭。而太倉崇熟。瀕海之民。擅鹽魚之利。間作弗靖。出沒江洋。肆行剽劫。以故江防海備。並

爲要職。徽多山少田。民逐末利。風俗用偷。泄在山麓江滸。多流冗。寇盜因以竄匿。鎮江襟山通漕。海潮下上。穀土歲易。利歸豪貴。財盡貧冗矣。親軍衛一十六屬所一百一十三守禦千戶所一在京屬府衛二十三屬所一百九十六守禦千戶所一百九十六守禦千戶所一在外直隸衛二十八屬所一百四十有守禦千戶所十五屯田共一萬九千八十七頃二十五畝零中都留守司領衛八屬所四十守禦千戶所一京營馬步官軍舍餘丈人共二萬八千九百餘員名在句南州除中都留守司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舍餘共兩萬四千八百餘員名錦衣等衛所屯田共九千百六十八頃七十九畝零孝陵衛屯田共七十九百五十二頃七十八畝零湖廣跨有江漢。武昌其都會也。南瀕湖漢。北襟原陵。山高水闊。劫其黨秀。承天王氣萃焉。鄖襄上走秦梁。德黃下臨吳越。荊襄巴蜀。辰汧雲貴。郴桂通五嶺。入八閩。衡據南嶽之勝。永寶之間。謹備苗夷而已。常德地廣民貧。漢陽土狹利薄。岳州當洞庭之波。仰資市利。長沙雖卑濕。民物稱殷盛。顧穀土泥塗。甚於禹貢。宗藩賦祿。廣於周封。傳符紛紜。流冗雜沓。土酋橫強。猶復征調。洞蠻草竊。徒示羈縻。皆足爲慮。乃若民寡蓄儲。官多徵集。坐費財力。徭肆呰窳。非明示休息。恐未得安靖也。湖廣都司領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宣撫司安撫司九長官十四蠻夷官司五守禦千戶所二十六宣慰司二屬

長官司八鄖陽行都司領衛七屬所二十守禦千戶所八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合餘七萬一千八百餘員名興都留守司一儀衛司十一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十五頃二十五畝零浙江山海江湖。所在限隔。大海東蟠。直轉淮揚。重湖右滙。波聯圻輔。左逾信郡。即走江西。南入閩關。遂連甌越。而杭州其都會也。杭山水秀麗。人慧俗奢。衣被可概。米薪是急。嘉湖寔與江東相表裏。兩稅困人。貧者流徙。富者折衄。海鹽之塘。利害通於蘇松。歲築歲隕。勞費已甚。安吉以西山越巢窟。錯入廣德。好訟喜鬭。累與大獄。行劫殊甚。寧淳之間。隨地出沒。剽掠村墟。久之不治。

將有隱憂。嚴衢金華。以徽饒爲郛郭。生理爲優。征徭亦簡。寧紹溫台。北海而南。達於汀漳。估客來往。人獲其利。寇至倉卒。亦能爲禍。倭夷貪市中國。僑云奉貢。風帆所指。突至寧波。華人交通。倏去忽來。詐僞叵測。除戎之戒。定海爲棘。處人視他郡爲悍。依山盜礦。糾結四集。激之易亂。殺之難剿。浙江都司領衛一十六備所司守禦千戶所二十五屯田共二千一百七十四頃一十九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三萬九千九百餘員名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漢。實爲吳楚閩越之交。外抗險阻。中包壤地。安危輕重。常視他藩。即四方有事。雖欲

保境距兵勢難獨完。南昌沂江滙湖。右荊左浙。帆檣所集。江西一都會也。九江獨據上流。人有市利。南康臨彭蠡。縮隘土瘠。時有寇盜。饒州稱爲豁阜。廣信傳道。下邑殷盛。撫州人悍多山寇。而衣食自足。頗憂兼并。建昌僻在東南。即有藩封。亦稱安輯。南安贛州則汀漳雄部。山峽會焉。林深谷邃。寇賊淵數。撫臣提兵牽制數省。軍門之費。不煩度支。苟得其人。南服一壯鎭也。袁州地通長沙。逋民客戶。嘉獄好爭。讒狡既難殺剿不易。臨江瑞州。素稱樂土。吉安山邨水秀。人才

華出。地利亦饒。甲於諸郡。大抵江西之民。質儉勤苦。時有憂思。至爭曲直。持官府。即費財不吝。其士守遂末。不務稼穡。經營四方者多矣。江西都司領衛三屬所十五守禦千戶所十二百戶所一屯田共五千六百二十二頃一十七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千七百餘員名儀衛司二福建瀕抱東南。山聯西北。重關內阻。羣溪交流。雖封壤約束。而山川秀美。福州其都會也。福州及建寧。以江浙爲藩。人稠土沃。礦徒作孽。波及建寧古田。福寧利在魚鹽。害亦隨之。汀漳山廣人稀。外寇內逋。與南贛聲勢聯絡。海物互市。時起兵端。人悍嗜利

喜爭。大抵漳州爲劣。興泉文物之盛。甲於八閩。地利亦豐。人懷巽順。延平邵武。事簡人淳。雖沙尤之間。或有小竊。亦不能爲大患。（福建都司領衛一十一屬所五十六所一十七屯田共三千七百七十四頃建寧行都司領衛五屬所三十守禦千戶所四屯田共九千二百二十九頃二十三畝零所屬馬步官軍共四萬八千二百餘員名）河南當天下之中。開封其都會也。北下衛漳。達京圻。東沿汴泗。轉江淮。車馬之達。交於四方。雖險塞不及關中。而水陸道里爲便。彰德控趙魏。懷慶走晉。冀衛輝洪泼。亦當傳孔。河南嵩洛河華分陝要區。蔽山南。扼河北。稱形勝焉。汝寧南陽

下蘄黃。入襄鄧。又與淮江相爲表裏。顧分封日盛。宗祿日繁。民亦勞止。睢陳歸德。犬牙盤省。轄管不能專。奸人時竊發。急之則潰逸四出。彰德兵民雜集。頗爲牽制。河洛之間。馮險鑄獵。習於劒弩。難馴易動。若山川環互。民物殷茂。汝寧爲優。（河南都司領衛一十四屬所四十九守禦千戶所七屯四共三萬六千三百九十一頃一十七畝零本都司所屬除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一萬五千九百餘員名　儀衛司八）陝西山河四塞。神皐奥區也。平涼固原。豐草平野。監牧蕃滋。鞏鳳之墟。亦稱雄劇。延慶沙葦蕭條。而人士精勁。寧夏隔在河外。別爲一區。水穀之利。

亦足自養。甘涼以西。至於嘉峪。左右番達。勢爲孤危。洮岷西寧。錯入羌族。要在撫輯而已。西安會府。生理殷繁。塞餉蕃祿。十居七八。閭閻疾苦。殆與他郡相當。漢中西川襟喉。瘇關保障全陝。並爲重地。若乃茶馬之禁漸弛。藩牧之地漸廣。僕死之畜漸耗。異類之巢漸深。斥堠之封漸廢。調弦改轍。皆在所急。（陝西都司衛二十六屬所一百三十四守禦千戶所一十一屯田共一萬九千四百四十四頃二十二畝零行都司領衛一十三屬所五十六守禦千戶所四屯田共六萬二千一百一十一頃九十九畝）山東在兩都之間。外引江淮。內馮遼海。西走趙魏。北俯滄瀛。而川陸孔

道。並會德州。自海運既廢。此爲漕渠。築塞疏濬。舟車牽挽。勞役無休。特兗州水潦爲虐。疾苦滋甚。青多礦賊。禁輯尤難。公私交病。成山沙門。上下礁磧險毒。勢難輒議。聞諸往蹟。平度東南。有南北新河。南起淮北安東。北出海倉入北海。不數日抵直沽。勝國嘗治。置閘通舟。避開洋之險。嘉靖中副使王獻修濬有緒。讒言中阻。臨清濟寧。有咙吭之憂。此亦未爲不知務也。登萊僻在膠東。三面距海。利在魚鹽。蓄積農田。亦足自贍。牧撫得人。不失爲樂土。（山東都司領衛一十九屬所七十五守禦千戶

所一千二屯田共二千六十頃本都司所屬除山西二班京操外馬步官軍六萬三千八百餘員名

表裏河山。人稠地狹。俗尚勤儉。果毅任氣。北荷重邊。極稱險塞。自大同反側。虜數入內郡。鴈門南北。爲虜通衢。今日所備。不止河曲而已。山後礦徒。河中屯卒。上黨逋民。亦非細故也。嗟乎山西四郡。大同不足恃。則太原危矣。虜已獲利於潞安。其志時時在平陽。每議禦虜。輙云居庸紫荊井陘。置鴈門且不論。況大同乎。夫背翼勞瘁。即無虜患。外轉搬儲。內供藩祿。猶不能支。仰給鹽利。當是時而不早爲之所。內憂方殷爾。

山西都司領衛九屬所四十又所七屯田共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舍餘夷人一萬九千五百餘員名行都司領衛一十四屬所十又所七屯田共一萬一百一十八頃二十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四萬六千餘員名儀衛司三

四川長川沃野。穀粟山林。竹木蔬果。織染之饒。自足周贍。西届蕃部。南阻蠻落。雲棧之固。北出褒斜。瞿峽之流。東下荊楚。坤維井絡。斗絕諸夏。實爲陸海。而成都其會府也。山川綢繆。防守爲易。盜奸割據。安輯爲難。以故松疊威茂安綿敘瀘重夔。皆有兵憲。蓋唇齒之勢。利在東南。指臂之形。險在西北。或謂吐蕃寇自黎文。南詔賊由沉黎。蕃詔糾合。必由灌口。蒐兵繕障。玩弛久矣。劇盜起於重夔。諸戎伺於牌臘。烏撒得於都夷。龍州梗於偏道。皆非細故也。建昌西徼。輿壞民夷。頗輙成都。江水役郫灌爲勞。亦蒙其利。諸郡塘堰。官課其成而已。

四川都司領衛一十二屬所四十九宣撫司二安撫司七長官二十二守禦千戶所一十一長官司二招討司一屯田共六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四頃零行都司領衛[illegible]所[illegible]十五長官司三守禦千戶所八十[illegible]千[illegible]百[illegible]頃五十五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九千六百餘員名儀衛司

廣東在嶺海間。古稱樂土。北負雄部。以臨吳楚。東有潮惠。以制閩閩。內閩高廉。以控交趾。外藩雷瓊。以扼黎夷。廣州山海包絡。嶺南一都會也。戍洋守嶂。屯哨勞止。韶州嶺險谷平。交廣咽喉。南雄萬山三水。控帶猺蠻。而督府兵衙。九郡傳郵。盡仰其權利。惠州提封廣袤。悍客廝徒。勢難收戢。潮州沃野廣原。寇夷爲棘。肇慶據上游。當嶺西孔道。高州海濱猺衛。闊地除兵。耕守並集。可也。廉州層山曲水。海北要區。雷州炎徼。多平田。腴壤。濵大藏命。貴在人牧。瓊州踞海。五指腹心。反爲黎穴。皆乃島夷之國。以十數。雖時時出沒。志在貿易。并盜邊也。頑人逐礦冶。番舶之利。不務農田。或尚剽掠。行劫海

上。桴鼓之驚。彌滿山谷。凡以生齒日繁。欲求日用。師旅數興。漁獵還至。通山之禁久弛。餉軍之饋給煩也。况夷珍珠富。本民用所興。而公私交征。反爲下病。廣東都司領衛十五。屬所六十八。守禦千戶所四十五。屯田共七千二頃三十三畝。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名。儀衛司一。廣西東南接廣東。均在嶺南。而風壤氣習異於廣東。山高而秀。水淸而駛。地利物產。倭贍自足。則桂林其都會也。若府江左江右江。號爲三江。貫絡諸郡。綿流甚遠。苗夷附據。肆爲寇竊。不但古田茘浦。若其蠶食而已。潯州大藤峽。跨黔鬱江上。蠻巢

穴焉。雖有屯戍。未見催輯。柳慶號爲盜區。行者苦其荼毒。設兵制將。控馭督警之。可無大患。思恩田寧。悍久矣。殘破之餘。萌孽復作。削土分官。不爲無策。南寧太平。控遏兩江。坐蹶交趾。寔爲桂管保障。梧州開府。稍有兵卒。地促人貧。全仰東道。然諸蠻咽吭。列郡襟束。形勢便矣。廣西都司領衛屬所五十一。守禦千戶所二十一。屯田共五百十頃四十畝。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一萬二百餘員名。儀衛司一。雲南羣山崇峻。高岡縈紆。金碧米鹽之產。亦稱精贍。而雲南其一都會也。臨安大理永昌鶴慶楚雄。並稱沃壤。設險守固。華內捍外。則元江臨安。路走南交。金齒騰衝。驪都諸甸。永寧麗江。聯絡於瀾滄。烏蠻蒙撒。控彈於曲靖尋甸上下。風土絕異。而兵衛漸疎。大抵滇南取道貴陽。稍有警動。坐令梗絕。城郭人民。夷居十八。緩則蜂屯蟻聚。號令不行。急則豕突鴟張。勦誅未易。苟設撫得人。相與休息。本無禍變。顧萬里投官。類無固志。時開釁動。咎有由矣。雲南都司領衛二十。屬所四。宣慰司一。長官司二。守禦千戶所十六。屯田共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一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八萬一千四百餘員名。貴州本隸川湖。雲南建省設官。始於永樂十一年。緣田琛

倡亂。旅拒朝命。誅討旣行。始置郡縣。官雜土流。而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者。地本蠻夷。山多箐穴。水不通漕。土無貨殖。貧瘠已甚。官戍歲給。全仰他省。加以兵荒。供乏弗繼。况省城會區。咫尺夷土。西南諸郡。苦於猺賊。思南石阡銅仁。界在川湖。鎭筸酉播。夷峒間寇。擾內出師旅數興。境內諸酋。亦皆佳兵好殺。非因俗隨時。先殺撫定。未易爲力也。貴州都司領衛一十八。屬所九十三。長官司一十三。屯田共九千三百二十九頃二十九畝零。本都司所屬馬步官軍二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員名。

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赦奸黨。並放還家。給與田產

洪熙元年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軍務。上以武臣踈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叅政沈固。宣府則叅政劉璉。遼東則叅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俊。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宣德元年八月。漢王高煦反。上親征討平之。高煦在樂安。未嘗一日忘反。仁宗大行。謀益決。招集亡命。以護衛指揮王斌為偽都督。樂安知州朱𠇗為偽兵部尚書。移檄遠近。斥輔臣蹇夏如亂為辭。中外洶懼。彼

遣人密約英國公輔張等內應之。輔即縛其人白于上。上夜召輔臣入賜坐。屏左右議。楊榮首勸親征。上有難色。原吉曰。臣昨見命將。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兵事貴速。宜卷甲韜戈以往。一鼓而平之。所謂先聲有奪人之心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明日諭百官親征。英國公輔請得以時自效。上曰。卿誠足辦此。令大索樂安奸諜。乙丑。勅遣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瑄陳防守淮安。令勿南走。令指揮芮勛守居庸。毋令北入胡。勅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命定國公景昌徐彭城伯昶張守皇城。安鄉伯安張廣寧伯瑞劉忻城伯榮張建平伯遠高守京師。己巳。命豐城伯賢李侍郎郭璡。郭敦。李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北京。廣平侯容袁武安侯亨鄭都督張升。山雲。尚雲。黃淮。黃福。李友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榮。太子少保。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晝夜兼程而進。癸酉。駕過楊村。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

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衛家在樂安。不肯棄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師幸成事。今聞朕行。已膽落。至即擒矣。戊寅。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出。應天人朱恒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大事可成。衆不從。又高煦初聞陽

武侯等將兵擐臂言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于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貽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卽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以王爲奇貨。悔無及。辛巳朕夾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我兵營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卽攻城。　上不許。勅諭高煦。亦遣勅皆不答。闔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

全邊略記　卷十

妻子。明日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直止曰。寧一戰死。無爲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潛從間道出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　上不允。以劾章示高煦。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之。　上令高煦爲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鎭撫樂安。改樂安爲武定。九月乙酉班師。命中官劉繫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典

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卅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爲民。誅靳榮子義。天津鎭守都督孫勝等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撻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堠者七百二十七人。三年祭贈交趾死節諸臣。五年以御史于謙爲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各省巡撫倣此。正統十三年四月福建沙縣民鄧茂七反。佃種閩王。遣都督劉聚等討之。先是巡閩御史柳華檄各郡縣。于鄉村各置

全邊略記　卷十　十四

隘門望樓。編爲什伍。設總小甲。統率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小甲究治。由是總小甲各得自恣。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與弟茂八皆編爲總甲。嘗佃人田。例于輸租外。餽田主薪米雞鴨。茂七始倡衆革之。又以輸租遠者。令田主自運歸。田主不甘。訴于縣。縣逮茂七不至。下巡檢司追攝。拒殺弓兵數人。縣聞于上司。調官軍三百人與之格鬬。殺傷始盡。遂刑白馬歃血誓衆。舉兵反。他縣游民。皆舉金鼓器械應之。烏合至十萬餘人。僭稱王。署官職。八閩騷動。　詔遣都督

劉聚爲總兵都督僉都御史張楷監軍討之秋七月
處州賊葉宗留反征閩官軍遇之與戰不利都督陳
部戰敗死遣工部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督諸軍討之
冬先是葉宗留與其黨陳鑑胡陶得二糾衆作亂屢敗
官兵殺都指揮紀綱遣明松等四出剽掠時承平日
久民不識兵革及是寇起勢熾東南震駭朝廷慮其
與閩寇合發兵征之 命御史朱瑛與中官分守要
地瑛榜諭脇從示以禍福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
等殺人械于慶元謀報賊首黑面大王領衆三萬來

劫明松等中官大懼欲走瑛不可即誅明松等尸于
市賊聞之逡巡遁去十四年正月陳鑑既敗師旋賊
勢益熾遂圍延平汀州 命寧陽侯懋 陳 掛征夷將
軍印充總兵官保定侯瑶 梁 平江伯豫 陳 爲左右副
總兵都督范雄董興爲左右參將刑部尚書金濂參
贊軍務復命太監曹吉祥陳蕪監軍御史張海丁瑄
紀功大發兵討之鄧茂七寇建寧署府事福建左參
政張瑛戰死瑛愛民多善政親率兵拒戰而陷二月
鄧茂七寇延平中流矢死賊黨推茂七兄子伯孫爲

主時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
乘間時官軍調集又復遠遁師老財費計咸莫知所
出僉事陶成請招諭之乃從僕隸四五人徑抵賊巢
諭以禍福言辭懇惻宗留等環聽悚動恍悟率其黨
出降惟陶得二不受招殺使者引餘黨遁入山中寧
陽侯懋 陳 尚書金濂等討福建盜至建寧鄧茂七已
敗死伯孫繼之勢益熾懋等乃揭榜招諭立賞格能
自相擒殺來降者與斬敵同賞于是擒斬而降者相
繼有千戶龔遂榮者入龍溪山中降其衆數千而還

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鬭自茂七起事恒倚仗之遂榮
乃爲書遺之許其自新使諜徉若誤者傳致之伯孫
伯孫果疑留孫殺之由是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遂
進兵沙縣破貢川掛口陳山諸寨伯孫就執乃分兵
解汀漳之圍八閩遂平命都督同知董興總諸道兵
討廣東盜黃蕭養以兵部侍郎孟鑒贊理軍務僉都
御史楊信民巡撫廣東景泰元年都督董興等大破
黃蕭養誅之楊信民先爲廣東參議有惠政恩信素
孚於民及受命巡撫民爭歸之信民發粟賑濟民益

喜。賊衆日散。既而信民卒。與等帥兵至。經清遠峽。有白魚入舟中。天文生馬軾曰道賊授首兆也。時蕭養聚船河南。勢甚張。衆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復蕭則變。以所徵江廣狼兵猶拉朽耳。與從之。三月與帥官軍至大州頭大破之。賊陶得二冠武義副使。陶成戰死。天順二年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亡何邊境騷然。　上召李賢曰革文臣而武臣暴今乃知其弊。卿與王翺馬昂議之。推選務在得人。于是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使陳翼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軍門。其地五年七月曹吉祥謀亂。吉祥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腹心。奪門時呼召此輩陟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亨庇此輩如故。亨死。上厭其恣。稍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爲御史所劾。　上原之。詔戒諭勳舊臣。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

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鏜馬昂以是月初二日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與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鏞。弟都指揮鉉。達官都督伯顏也先等。乘機誘殺孫鏜等。擁兵入宮爲亂。而吉祥爲內應。騰府恭順侯瑾吳及都指揮完者禿亮。知其謀。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符宙中官拘繫吉祥。四鼓欽合番漢兵五百騎徂關直抵東西長安門。不得開。殺錦衣衛指揮逯杲并左都御史寇深。擊傷大學士賢李廣寧侯安劉。縱火焚東西皇城門。及東華門。朝臣悖散。比曉王師始集。　詔會昌侯繼宗孫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登。吳瑾及諸將分道迎擊。馬昂以精兵殿之。大戰于東華門外。自辰至午。鏞敗走。斬之。瑾爲欽所殺。相拒至酉。鉉以百餘騎突陣。鏜發神臂弓射之。斬鉉及鐸。於是欽走匿其家。溺井中。伯顏也先縋城遁。追獲之。是曉。　上出御午門。朝百官。下吉祥等于御史獄。皆伏誅。籍欽等家。以賞將士。餘黨並流嶺南。秋揚州鹽寇起。守兵失利。　勅南都御史高明剿捕。明造巨艦樹簿亭。往來江南北督戰。又授方界御史戴琥餉以

山擒賊九百餘人。並江置邏堡。高山望候。賊出沒盡
踪跡不得逞焉。江海間稍靖。中官以私鹽縛儀眞哨
揮。羣卒大鬨。明繫籍其鹽。劾中官。又條劾戶部及諸
巡撫縱法狀。陳利害十餘事。衆始忌明。明竟終養其
志。八年。命太監周中於奮武營。右少監王亨耀武營。
太監唐順練武營。右少監林貴奉顯武營。太監張溫
敢勇營。右少監趙永剛勇營。奉御郭建效勇營。右少
監宋章鼓勇營。左副使高廉立威營。奉御王璇伸威
營。右副使張翰揚威營。奉御張紳振威營。監神槍。仍

聽太監劉永誠節制。此內臣分坐十二營之始也。耗
糜而無功。成化元年三月。襄鄧山中流民劉千斤等
數十萬人作亂。二年閏三月。賊首劉千斤僭號于南
漳。命撫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擒千斤
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戰
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永爲平虜將軍。總兩京
及諸路兵。圭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兵李震率土兵
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鼓摧其前鋒。伏退
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苗龍等。劉長子

石和尚脫走。深入巖險。已而永瘥。領兵擣其穴。斬首
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石和尚。出苗
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級。獲賊將
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既而諸將爭功。忌張英。踣于大
將。謂英多獲賊賄。捶殺之。班師論功。秋上杭賊起。郎
家賜高明勅便宜討賊。明力疾赴閩。先諭撫賊降。恃
險不應。進兵搗其巢。俘四百人。誅其渠魁十一。餘並
輕坐。析其杭溪南里爲永定縣。控之。海中民船令募
以命。謀不軌。明不欲所起大獄。或至用兵。坐沐妖言

而衆遂定。三年十二月。始定十二團營。按京營之制。
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掖及左右哨是也。永樂
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趾。得神
鎗火箭之法。立神機營。是爲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
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　駕親征則
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
爲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亘十里。令軍中樵採
舊不得出營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銳官軍。分立十
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爲團營。天順初罷。八年復

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揀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征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老弱無幾名曰老家專備營造差撥等用共十二團營并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精兵共二十五萬實之分為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京營制度之大畧也七年四月兵科給事中梁璟等言項者荊襄盜起

皇上命項忠往總軍務諭令罔及非辜後賊首王

彪就擒盜亦漸息宜令附籍者聽其生業未附籍者斟酌驅遣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絜總兵李震等貪利要功所過州縣見今附籍者不論久近一槩逐之十二年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奏中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有司搜逐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畧曰昔東晉時廬松滋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荊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水之側其後松滋遂隸于荊州南雍遂併于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甚得其道今若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李賢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賢乃援洪謨說疏上之

命副都原傑往蒞其事傑編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

上德意延問欣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大吏僉謀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給與閒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建設

郡縣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即鄖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西房上津六縣之地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為保障計乃上言曰襄脇從之黨豈皆盜耶莫若簡任賢能輕徭薄稅羈縻其心佩犢帶牛漸化成俗因薦鄧州守吳遠守于鄖諸州縣皆選才以充薦御史吳道宏才德優格堪代以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十六年命太監汪直監督十二團營軍政遂壞正德四年四川保寧流賊劉烈聚衆作亂侵陝西漢中諸處又有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等亦保寧

流賊糾衆至十萬。侵湖廣鄖陽諸處。 命刑部尚書洪鍾。督陝西川湖三省兵征勦之。五年七月四川賊藍廷瑞廖惠破通江縣。巡撫林俊調發官兵及羅回砦等土兵討敗之。廖惠被擒。藍廷瑞奔紅口。合鄢本恕越過陝西漢中。三十六盤至大巴山。俊復遣兵追及大敗之。賊棄輜重走。六年巡撫林俊討江津亂賊誅之。四月江西盜起。召右都陳金總制江西軍務以副都俞諫督軍征之。先是江西諸郡盜賊蜂起。頭賊犯新淦。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寨。

華林賊破瑞州府。既而撫州東鄉。饒州姚源洞等賊亦作亂。金等奏調廣西田州東蘭等處。六月時洪鍾以總制至四川。與林俊議多牽制。每不得速進討。藍廷瑞等招集散亡。勢振。攻燒營山縣治。殺僉事王源。而鍾會俊。督蜀兵。奏撫藍章督陝及撤楚豫兵分路進勦。追及于陝西石泉縣尉斗壩。賊急求撫。令王四川東鄉縣金寶寺聽之。鍾給協示并檄召廷瑞等約日出降。賊意在緩師。依山駐營。廷瑞本恕俱不出。但使人通款。欲得營山縣治。或臨江市。駐其衆。且要取旗牌官爲質。鍾等俱許之。本恕廷瑞來見。且降且掠。仍虜松埡民家爲脫走計。官兵分七哨周防之。不得間。賊勢窘漸潰散。十五日廷瑞以所掠女子詐爲己女。嫁領兵土舍彭世麟爲妾。結其驩心。世麟白軍門受之。遂邀賊宴。鍾令解于金。說廷瑞及本恕于十六日帥諸賊二十八人同至彭世麟宴。伏兵盡擒之。衆遂大潰。四出奔軼山谷。鍾等遣諸路兵分道追勦之。斬溺俘獲甚衆。捷聞加鍾少保。俊竟各一級。既而江津仁壽連賊方四任鬍子及麻六兒等復殘蜀土。

民益疲困。七月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作亂。劉六等霸州文安善騎射。號響馬賊。將太監谷大用馬永成。張忠皆文安人。劉六等以鄉曲故往來諸內家。從入。 禁內至豹房縱觀。有輕心。及爲都御史甯杲所捕。聚衆焉拒。劉瑾誅。杲亦罷。廢兵尚書王敞。行有司雜治之。已獲齊彥名繫安肅。劉七等奪獄去。旬日間窮民響應。遂橫行北方。八月劉六等擁衆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侍郎陸完督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急。乃 召完還。以惠安伯張偉 張允總兵官。副

都馬中錫督軍務。統京營兵征之。劉六趙風子等。分
掠河南山東。風子名璲。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
任俠。先是劉六劉七齊彥名邢老虎楊虎。率衆萬餘。
攻掠文安。璲偕家屬避賊立水中。賊刼其妻、將汚之。
璲怒奮往。殺傷二賊。爲劉六劉七所擒。因降爲盜、久
之劉六等欲分寇。于是璲與楊虎邢老虎爲夥。轉掠
河南。劉六劉七齊彥名爲夥。寇掠山東。張偉馬中錫」
所領京營。皆未經簡閱。中錫以書生。欲效龔遂之化
渤海。張偉亦紈袴。旣出兵。中錫遍檄諸路。傍城經過。
所在官司勿捕。與供飲食。若聽撫待以不死。賊聞之。
所至不殺掠」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桑兒園駐兵。開
誠撫之。劉六欲降。劉七曰。今是誰主國事。馬都堂豈
能自踐其言。潛使人至京。探諸中書。無裕降意。又以
金銀輦載。饋權幸求赦不得。遂大肆其惡。聚至數萬。
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焚刼馬都堂家。由
是謗騰蝟及。偉下獄論死。中錫竟瘐。宥偉革爵。大司
馬遂嚴失機之令。劾奏山東撫邊憲。眞定撫蕭翀。逮
于獄。除名著爲令。曰內地郡縣被賊陷者。比守邊將

帥例抵死。　內廷中貴願自恣。以爲兵事非書生所
能辦也。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軍務。伏羌伯毛銳充
總兵官。兵侍郎陸完督之。居中駐于臨清。調宜府遊
擊許泰谷永。大同副帥張椵遊擊江彬各領邊兵入
內地隨征。邊人遂輕蔑甸之弱。卒釀驕變云。時山東
欒陵令許逵。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使民各
起墻屋。高過其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容人。家令二壯
者。執刀俟竇內。餘各入伍。令曰守吾令。視吾旗鼓。違
者軍法從事。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旗舉
伏發。賊火無所施。兵無所加。盡擒斬之。巡撫交薦其
才。遂超擢備兵僉事于武定州。旣而劉七楊寡婦以
千騎犯利津。逵率衆追至南苑。斬其首四十餘級。復
破之于德平。自是賊遠遁不敢犯。時遊擊將軍許泰
敗賊景州。谷永敗賊阜城。趙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
瑾遇賊戰敗。燧本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
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
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
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縱還。遂渡河。擒高郵指揮陳鵬。

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兵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禦萬都司率衆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渡小黃河。顧兵營河上。虎率壯士七人奪船而渡。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死。燧等共推劉三爲奉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貪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

督。陳翰爲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其宿。豎大旗。置金旗二丈。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又造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芻糧酒肉。降者秋毫無犯。拒者寸草不遺。十二月賊破舞陽城。劫庫釋囚。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僞爲諸細賊所殺。攻襄城。人饋銀馬以免。攻破寶豐縣。僉事條磐齋黃樹撫賊。燧復書曰。奸臣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羣奸之首以謝天下。

斬臣首以謝羣奸。營中見撫檄。逃者百餘人。賊有掠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劫庫釋囚。攻唐縣不能破。傀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　命右副都御史彭澤節制寧夏延綏諸路軍馬討河南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發其先世冢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劒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以馬文升尚書家在鬮中。引衆去之。時裕州同知郁采。上蔡令霍恩。棗強令侯冢。各戰死。贈廕

有嘉七年二月流賊攻河南總兵馮禎戰殁。三月彭澤遣兵擊賊于西平。大破之。楚撫馬炳然爲賊所殺。轉寇至六安。攻破舒城縣。延寧軍追擊之。其衆多散亡。劉三楊虎邢老虎俱死。風子走至商城。削髮詐爲僧。欲投江西賊。遇趙成等執之。閏五月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敗遁黃州。擄掠軍民船入楊子江。下南京。操江官軍不敢逼。至鎮江。官軍禦之。敗績。劉六等欲自通泰登岸。趨淮安。復還山東。爲楊州官軍所逼。六月復自通州泝流上至九江。七月又下過南京。凡三往

來如無人之境。八月舟至通州狼山。颶風覆舟。賊盡死。天也。九月論平流賊功。封太監谷大用弟谷大寬爲高平伯。陸誾弟陸永爲鎭平伯。咸寧伯鉞進封咸寧侯。並賜誥劵世襲。都御史陸完加太子少保。斯時也。毛銳已衰老怯懦。所領京營兵萬餘。未嘗經陣。谷大用驕貴。擁衆自衛。高坐堅城。罔知軍紀。銳至眞定遇賊大敗。損軍喪輜無算。幸許泰兵至援之。銳失所佩將軍印。徵回京。不問失律喪師。罷歸私第而已。中涓大用同事故也。先是內閣票 旨從楊一淸之議

能擒斬盜賊三名顆者陞一級。賊雖擁衆數萬。其號信驍勇善騎射者不過千人。官軍每追及之。賊驅脇從棄敵。并棄所掠財帛。奔逃而去。官軍爭取財帛。及斬獲脇從。屢報明陞賞。谷大用陸完得 勑獎最多。大同遊擊江彬過薊州。入人家。殺二十三人。有司申狀。大用完皆不問。復奏帶權勢子弟僕從數多。坐冒功級者千餘人。日費廩餼。自出師芻糧犒賞。至費太倉金二百餘萬。帑藏爲虛耗焉。十月陳金撤副使周憲等分兵三路討華林賊。兵進失期。憲與賊戰。獨深

入。賊憑高發擂石。憲死之。子幹從征。見父被執。躍馬前救之。中流矢死。事聞。贈憲官。謚忠愍。仍旌其子孝烈。乃命給事黎奭往勘功罪。金檄按察司王秩南昌知府李承勳督兵勦之。承勳招賊首黃奇寘麾下。有智略。任用之。令宿帳中。奇感奮。誓以死報。勳乃令奇入賊寨。說其黨多來降者。與約期。承勳令土酋岑猛選精兵五百人。夜與俱至山下。降者來。既見復縱之。令爲內應。勳乃與猛師銜枚登歷重險至壘。群賊方酣睡。夜三更。奇拔柵。帥衆奮力斫之。降賊亦合勢夾

攻。斬首三千餘級。餘賊奔壘逃匿。候曉搜山。所斬獲又千餘。華林遂平。于是移兵擊瑪瑙寨。東鄉賊皆平之。初成化間。劉千斤石和尙相繼作亂。荊山西李姓者以幻妄之術左右之。及劉石敗。李挾背遁。至是其孫李五世習幻術。復來延安。卒覆深室內。令其徒黨鼓惑愚俗。謂彌勒佛出世。當王天下。某男當爲文武將佐。某女當爲后妃嬪御。令自照水中。果見冠服殊等。孚信不疑。照者果籍記姓名。出財擧事。遠近爭附。隨其貧富所獻。至有千金者。破產亦所甘心。或子女。

戎器物。接踵而至。輜重潛移之。孑身鼓衆。劫縣殺人。及官兵敵敗。五先遁。八年。時華林瑪瑙東鄉賊皆平。移師姚源賊。閩狼兵至。頗懼議降。按察使王秩欲受其降。已有納款者。議曰賊反覆不可信。欲乘兵威撲絕。取來降者殺之。賊遂大亂。介巢寨。奔突四出。踰饒越信。衝掠徽衢諸縣。皆被其害。已而官軍擒之。陳金奏立東鄉爲萬年二縣。分治以撫安之。十二年再平江西。初陳金封華林姚源諸賊。多所招撫。諸寇輒徒嘯聚。不數年。仍聲起爲盜。在南安有橫水桶岡諸寨。

賊首則謝志山藍天鳳等。在贛州有浰頭等寨。賊首則池仲容等方千里。遭其荼毒。　朝廷始以王守仁巡撫其地。集兵討之。守仁徵湖廣兵。夾攻桶岡賊。檄江西副使楊璋。參議黃宏。知府邢珣等爲偏裨。相與議曰。桶岡地險。賊破爲難。然恃橫水左溪等寨爲羽翼。先破橫左。勢與楚合。觀望未備。可以移兵。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自上猶縣石坑入。知縣王天與自上猶縣白面峪入。皆會橫水。遣守備郟文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自大庾縣聶

都入。知府季斆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守仁亦親帥兵于南康。十月初七日分道並進。至巢三十里。駐兵。募善登山者四百人。夜由間道攀厓上。伏覘賊先發。其滚木擂石。十二日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諸山頂砲聲如雷。大驚潰。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邢珣破磨刀坑三巢。王天與破樟木坑二巢。許清破雞湖三巢。唐淳破羊牯腦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郟文破獅子三巢。余恩破

長流坑三巢。舒富破箬坑三巢。季斆破上西峯三巢。俱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諸營。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連破數巢。時已約湖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遣素通賊李正巖劉福泰。釋其罪。幷縱所獲賊鍾景于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鎖匙籠出告降。賊方恐。見使至皆喜。不暇爲備。守仁遣使于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帥兵入西山界。唐淳帥兵入十八磊。張戩帥兵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入險。合勢

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烏池巢。張戩破西山界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三巢。王天與破員分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賊遁山谷。守仁乃命諸將分屯要害。以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十餘巢。賊敗。餘黨奔入雞湖穩下。守仁復遣諸將分捕之。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討出師凡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人。守仁議于橫水等處建城設縣治。控禦三省諸猺。捷聞。 璽書褒諭守仁擢右副都御史。諸將各賞賚之。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浰頭賊乘虛出援。使人諭降。賊首池仲容佯應以覘之。守仁令從征橫水。及官兵破橫水。池仲容懼。遣其弟池仲安詣從征立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人分召近浰頭諸縣被賊害者。授方略。令密部集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懼。守仁遣使至浰頭。賜諸賊牛酒。賊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其言。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廉二人擅兵狀

且令仲容除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無勞官兵。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已招新民。獨抗賊。賊讐忌之。三人來告變。言池仲容反狀。時仲安在守仁所。守仁陽怒三人讐誣。令仲安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繫盧珂等寘之獄。密使至獄中諭意盧珂等三人勿恐。遣使歸集衆以候。十二月守仁還至贛。張樂大享將士。下令橫水桶岡以平。浰頭又歸順。境內無虞。宜散兵歸農。仲容意乃大安。守仁別購仲容所親。說仲容令自來訴。使盧珂等言無所入。仲容信之。謂其衆曰。贛州役倆須自往視之。遂率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贛。守仁先已檄諸郡縣。及行龍川盧珂等勒兵候報。至是探知仲容就道。亟遣使發諸路兵刻期會浰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賚一檄。爲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見檄。遂不爲意。池仲容以閏十二月二十三日至贛。謁守仁。見軍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械繫獄中。意益安。遣人歸報。事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牛酒。日宴犒仲容等。緩其歸。十三年正月三

邸虞盧珂等已至家諸郡縣兵當大集。守仁乃設犒仲容等于庭。先伏甲士引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悉置獄。而趣諸路兵。知府陳祥兵錄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繇烏虎鎮入。指揮余恩千戶孟俊兵由平地水高沙堡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季斅推官危壽諸兵皆繇各路入、守仁帥親兵由龍南縣冷水逕入直搗下浰大巢。諸路兵皆會於三浰。賊兵已散處矣、驟聞官兵四集。皆驚懼、乃分投出禦。而悉其精銳。險伏于龍嶺、官兵聚爲三衝。指揮余恩首擊賊王

受等追之。賊伏起奮擊。王受遁危。壽至前衝之。千戶孟俊又帥兵進衝。伏賊大潰。遂克三浰大巢。官兵乘勝追擊。陳祥破熱水二巢。姚璽破淡方三巢、邢珣破竹湖二巢。郟文破曲潭二巢。季斅破古坑二巢。自初十日後諸將連日又破賊二十餘。得其金龍霸王印。餘賊精悍者。尚八百餘人。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設礧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幕。詐爲賊敗奔者。山上賊見之。果招呼入。及度險。遂扼其路。賊始知禦之。則大衆繼入。賊

不能支。乃退走潰出。官兵先於四路設伏待之。二十二日以後。諸將兵覆賊於五花嶂白沙銀坑水等處。追躡山谷。擒斬略盡。餘徒二百人。慟哭請降。守仁納之。乃親行相視諸險隘。議立縣設隘。留兵防守。遂班師。蓋自正月移兵攻浰頭賊。至三月乃平。前後破賊巢三十八處。擒斬賊首六十餘人。賊徒二千餘人。俘獲招降千餘人。捷聞。守仁以前功陞秩。仍　賜璽書褒賞。餘將士賞賚各有差。時中原之平盜也。以邊兵。蜀之平也以苗兵。西江之平也以狼兵。而京省兵一

無恃。奸雄生心日長矣。十四年寧王宸濠。見權倖用事。深懷不軌。賄結諸權倖。招納大盜。刼江湖間。朝貴陸完錢寧等。無不黨者。楊廷和初亦庇之。後覺有異。主御史蕭淮論之。乃以淮奏下　制。遣太監賴義。駙馬崔元。往切責奪其護衛。夏五月也。宸濠聞故。知上有意督過。遂決計反。以六月十三日誕辰。宴江西諸守臣、入謝即刼之。乃夜集賊首吳十三凌十一等飭兵器以候。詰旦諸守臣謁畢。宸濠曰。　太后有密旨。令我入朝監國。今往南京。汝保駕否。都御史孫燧

曰。天無二日。誰則敢違。衆駭愕失色。副使許逵抗辭大罵。宸濠叱令武士縛孫及逵。曳出斬之。遂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及三司太監等下獄。遣召致仕都御史李士實。舉人劉養正。至宸濠自出城迎之。令參政季斆等持僞檄。諭降諸郡縣。十六日遣賊首閔念四吳十三等。奪船順流攻南康。知府陳霖等遁走。進攻九江。知府汪穎等亦遁。城俱陷。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以公事將至豐城。聞變乃退保吉安。馳疏上聞。請命將出師。遂檄諸郡縣知府伍文定等集兵

討賊。并檄鄰省赴援。時宸濠以兵未集。故留旬餘不出。遠近得爲備。七月朔始帥舟師趨南京。賊衆數萬舟檝蔽江下。素通謀太監畢眞。令以浙江兵應宮之。遂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禦之。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也。被執。宸濠令鵬遣家屬。持書諭降。崔文手斬之。磔其屍投城下。居民登城詬罵。宸濠盡攻擊之術。不能克。　朝廷聞反狀。乃收太監蕭敬。秦用。盧明。都督錢寧。優人臧賢。尚書陸完等。俱下獄。籍其家。時守仁檄諸路兵。期以七月十五

日。會臨江。吉安知府伍文定憤激之甚。屢趣守仁出師。適使者御史謝源。伍希儒來。守仁奏留參佐任事。九江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等。約爲參謀。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驛丞王思李中等。咨訪贊協。身督伍文定帥兵徑下。于是知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兵來會。十八日至豐城。衆議所往。守仁曰。寧王久不克安慶。精

銳皆出。守巢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還兵自救。聞之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爲十三哨。哨三千人。少者千五百人。令伍文定等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寧王別伏兵墳廠爲城援。守仁遣知縣劉守緒。夜從間道襲破之。以滅城中。十九日發市汊。以二十日昧爽各至信地。守仁下令曰。一鼓附城。再鼓登。三鼓四鼓不登。斬其隊將。又先期爲榜。入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洎衆舁攻具至。城上雖設守禦甚嚴。兵

士皆震愕逃散城門有不閉者兵遂入守仁乃入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皆降盜最驍悍然頗肆殺掠。守仁執數人斬之衆稍定。擒拱樤及萬銳等千餘宮眷聞變縱火自焚不盡者拘繫之。散遣脅從府庫被宸濠取完軍費及兵士略取不盡者籍封之。城中始安。時李士實等勸宸濠勿還兵舍安慶徑攻南京既即大位江西自服宸濠不從解安慶圍移兵泊阮子江。或謂寧王兵威衆盛守仁曰寧王本當遂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今進取不能巢穴又喪沮喪退歸衆心已離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而自潰是日撫州知府陳槐亦帥兵至守仁大賑城中軍民慰諭宗室。榜示宥釋脅從二十三日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守仁乃遣諸將帥兵迎擊之令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之邢珣帥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分擊二十四日遇宸濠于黃家渡賊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佯北致之。賊爭趨利進前後不相及邢珣兵從後急擊橫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還兵乘之徐璉戴德孺兵合勢夾攻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

里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萬計。賊氣大沮退保八字腦衆見兵敗亦稍稍散去是日建昌知府曾璵等帥兵至城中。守仁謂九江南康不復則道終梗且湖廣援兵不能達。乃別遣知府陳槐合知府林瑊之兵攻九江。知府曾璵合知府周朝佐之兵攻南康宸濠併力挑戰官兵退死者數百人。伍文定乃急令斬先却者以徇身立銳砲間。火焚其鬚髯不移足士殊死鬬兵復振砲及宸濠舟。賊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甚衆賊復退保樵舍聯舟爲方陣盡出其金帛賞士伍文定等乃爲火攻之具火及宸濠副舟賊衆遂大潰妃嬪皆赴水死。將士執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儀賓僞丞相元帥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吳十三凌十一等又獲被執脅從御史主事三司太監等官王金金山王宏等擒斬賊衆二千餘級。溺水死者數萬棄衣甲器仗金帛與積屍聚江中若洲焉。餘賊百艘俱逃潰四出諸將分道追[illegible]之於樵舍。又破之于吳城擒斬千餘級。守仁所遣陳槐曾璵兵亦攻復九江南康二郡。擒斬一千餘級將士

執宸濠等擒旋入江西。軍民聚觀。歡呼之聲。震動天地。九月 車駕發京師。王守仁將獻俘。張忠等欲縱之鄱湖。 皇師親征而獲。守仁乃乘夜過玉山。至杭州告張永曰。江西久經亂。從伊京邊官軍。恐必遁。昔助濠協從也。今窮蹙聚起。途成土崩之勢。盜以俘歸者功十。木乃徐曰。吾非爲掩功來也。但 上意猶可挽回耳。是守仁以濠付永。繫之。 車駕至南京。命張忠等引兵至南昌。統軍萬人往勦宸濠餘黨。給事中祝續御史章綸紀功。時江西已定。忠等搜求然已

謂誠下詔安置誅錢。沒入其朋背軍馬五閣月糜費浩繁。總交十五年閏八月 上受江西俘。遂旋蹕。嘉靖元年正月。追錄平濠功。封王守仁新建伯。三年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千數。 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賑濟巢縣之。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其江盜 勅操江伍文定擒捕之。八月遼東妖賊李真陸雄等聚衆謀不軌。人山海關。殺守關主事王純。守臣以聞。逐捕之。大學士一清疏曰。 太祖設五府四十八衛。 太宗建都燕京。仍立五府。增七十二

衛。設五軍神機三大營。都城之外。設大教場操。又以河南山東大寧中都四都司官軍。輪歲赴京操練。真居重馭輕之宜哉。厥後承平。戎務漸弛。正統己巳。秋北狄侵侮。幾危宗社。景泰初。尚書于謙。乃于三大營中選精銳者。分立十營。是爲團營。統領得人。餘致嚴肅。四方有警。或用一營二營。三營以次撥行。不復臨期挑選。其選之剩者。退回原營。謂之老家。大抵初罷之。成化初復置。後增爲十二團營。分布益嚴。嗣後因陋就簡。垂四十年。而戎馬日耗。士卒之應役者。以錢包

其荒。而其名徒存。饑寒困苦。氣息奄奄。平昔且不能自存。爲國捍禦戰陣。遇警撥兵。未免復行挑選。如以不足數爲慮。是團營與老家無異矣。夫兵以衛民。民以養軍。今各營月支米八萬一千石有奇。歲計之。九十七萬八千餘石。皆百姓膏血也。詎不爲之寒心。至于統兵將帥。臨期選之。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進退倉皇。將以至關。卒尚在城。都人相傳。爲笑嘆。正德年間。山東北直隸。羣盜縱橫。乃調宣大陝邊遊兵征之。踰年始得平定。是豈強幹弱枝意哉。沛優恤之恩。

禁侵削之害。嚴役占之條。耳目一新。精彩不變。所以壯元氣。延生命。庶幾在此。乃條上六事。一本兵職重事繁。宜設都御史專董營務。簡才望者充之。一坐營官多膏粱紈袴。不嫻軍旅。宜推用各邊間將經戰陣者。一各營宜通行簡閱。選勇健者。三千人為第一等。又選膽力過人武藝精熟者。為戰鋒。專備征。次者備防弱者退更之。一軍士操練。沿襲舊規。惟逐隊聚散。令宜使熟知號令。人人習于進退之度。擊刺之法。又簡其熟于武藝者各一二人為師。驗其教習者以成

效。一各官役占者多。所操練征發。多係貧軍。而殷實強壯者。多包辦走役。不肯與焉。軍心怨憤。且常隊等官科斂多端。軍安得不貧。宜嚴治之。一京營之馬壯大者不以給軍。給過數月。隨即羸弱。斃者相繼。開各軍一年全支草料者。只三月。餘月折銀。所折不足以供立以待斃。宜量增其數。以恤貧軍。乃立法稽其倒失之數。嚴其樁朋之銀。庶養馬者不累。被罰者無詞。疏入下部行。乃改刑書李承勳兵部兼右副都督營務。七年青羊山賊亂。巡撫常道。請兵往勦之。遣指揮

秦州擊賊於谷底堆。擒賊首陳卿陳琦。賊徒猝至數千人。出掠壺關黎城潞城。事聞。以王應鵬往代之。同河南巡撫潘塤。及副使牛鸞。僉事陳大綱。都督魯綱。同往平賊。十月進兵。遂連破賊所據窟廠底尖縱口洪梯陡崖諸村。賊大潰。陳卿父子遁走。指揮杏瑞［戶劉岱市民曹浩等。襲破其巢。獲生口無算。卿窮蹙為大綱所擒。給事中夏言劾綱等欺罔。且云潛賞等奪險先登。搗其腹背。牛鸞楊卿鳳等遇敵畏縮。擢其哨吮陳大綱張羅。伏機塞其歸路。皆可錄者。　勅吉往

勘。言至躬履山形。平察賊衆。僇首惡。散招降。撫殘民。亟宣賑濟之恩。以彰王化。請焚薄籍之餘。以安反側。仍建議改潞州為府。地方以寧。牛鸞目陳卿小醜耳。孟浪虛喝。人心動搖。聚兵萬衆。屯守年餘。常道之輕謀好事。誠有如桂洲所論者。八年浙江溫州等丁賛曰。磐石衛逃軍糧可扣貯也。軍數百披甲持刃。執主簿吳永寅軍中邀之。瓚支給之。而擁兵如故。御史王化以聞。曰四月間。劇盜十四艘登岸。掠則擄婦。燒死男子房屋無數。此海道傅鑰之過也。下部御史平之。

常州江陰縣私鹺盛行。撫郡御史孫愷擒之。其黨侯仲金等。復糾衆連數百舳。縱行刦。金壇主簿梁瑾統兵三百往勦之。被盡殺之。而支解瑾。百戶任臣投于水。有旨切責知府劉可特命征之。遂平。三十二年八月。師尚詔者。司市老人。歸德知府尹一仁任以捕盜。遂橫謀不軌。結衆魁日舉兵。郡以他事遣卒至鎮。詔疑偵已。執殺之以祭。率衆夜薄城。時已有申諭矣。閉關納之。刦庫獄。捆載去。尚詔有令勿犯學宮勿戮生儒。故守令皆匿學官以免。而詔家多金珞娼姬。而

柘城亡賴子。乘詔出掠。所當淫其姬。詔圍柘城。索之不得。乃破城。獲劇之。因掠公私帑庾。復圍太康。索所怨者二人。縣官執其人縋城與之。殺之。巡撫楊宜徵兵追捕。大敗。官兵死者相枕。勢益猖獗。至數十萬。三十八年。以海上倭盜。及于腹裏焚戕無算。語在海警篇中。于是福建巡按樊獻科言。近歲軍興。募集武勇。四方無賴子弟。每以投效爲名。所至騷甚。今廣潮閩俱警。宜遣還三省兵之應募者。原籍收爲鄉兵。即以客兵餉贍。不惟客兵免遠調之勞。而各地方且獲鄉

兵之利。從之。三十九年。南京軍亂。舊例南營軍月未有妻者一石。無妻者減十之四。侍郎黃懋官嘗歎曰。四十八衛卒不敢敵二十七倭。焉用是冗食爲哉。各衛送支月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月軍丁妻糧。諸卒忿甚。比大祲。月已既望。而闕待木下。直振武營操期。遂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踰牆而出。諸軍邀而樸殺之。懸其屍于市。脅兵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誠意伯世延。劉諭之稍戢。兵侍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踰墻死。各軍特不當殘辱之。不得稱叛。因

麾亂軍退。衆求賞。遂叱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奈何大譟。乃議發賑人一金。補減折糧。餉始散。事聞。命擒治爲首者斬之。四十五年六月。湖廣承天衛卒以求需月糧。擁衆入府門。毆擊書吏。知府鄭文茂廉得其爲首者。執而鞭之至死。諸軍益憤。因大呼詈辱文茂。久之始解。事聞。上曰軍玩至辱守臣。其嚴捕首惡律治之。隆慶元年。大學士階等疏團營起于景泰至嘉靖庚戌虜薄都城。戎務大壞。乃革營法。撤內臣。事權歸一。數年暫有成效。請勿

遺内臣輕變 先帝之法。上乃罷提督内使。
萬曆十五年四月。張佳胤定浙二亂。進右都御史兼
兵侍郎。時佳胤奉 勅視浙師。浙故有蘇府親兵四
千五百人。故少保胡宗憲之起戰功。倚賚之。故
尚書趙文華稍爲裁縮。月一金。分營九。以七營防
汛。時當國者汰冗費。請減營廩三之一。新餉十之後
法壅不行。無所得食。相號于兩臺。撫臣吳善言予錢
自如。乃洶洶爲惡語。有二黠魁曰、馬文英楊廷用構
其黨。謀于治餉僉事之門。遂闌入幕府。曳撻他官跡

侍之擁至營。宥令爲狀。兩臺使來爲解。吳善言自書
服罪狀。以庫金二千賚乃縱歸。其明日。二黠魁相鬨
結姐隊甲陽自縛以詣法。然其皆匪力事間。上與
佳胤便宜行事。善言勅遣里候代于落皆間。無何而
市民變復作。先一歲室在民蟻聚。文綱束濕弗堪而
城中諸構各設役夫司千掫。諸上著戶册錢粟禁遊
手充之。後更其法。必以身受役。又相率倚豪有力以
免而游手驟失募。亦怨上虞人丁仕卿素舞文。與市
大猾相結。假利便言之監司守令。俱不聽。意忿忿。頃
之仕卿坐他法。臺使者杖而囊三木。諸大猾遂嗾衆
奪之。亡賴子立響應。至千人。指一二薦紳能免應役
者。焚毀其第。劫財。遂破臺使者門。臨司而下走陸衛
廬僅免。而佳胤抵加本營至抵臺治事。而諸亡賴嘯
聚益衆。盡毀構及他罷無賴長竿。裂所掠紗衣幟之
良刃向臺。佳胤乃從數卒乘肩輿出。謂之曰女曹毋
反。反則移六師至。族女矣。且女必有所苦。與若不平。
衆乃以司夜役告。即下令除之。衆躍陽散。而氣益張。
乘夜復大掠諸巨室。且編火光燭天。其囂與悲哭聲

達旦。佳胤秉燭草檄。諭以禍福。質明。布之通衢。衆裂
之。烈亦甚。佳胤以爲亂民之不聽。兵詗受散命。遊擊
徐景星俾二營兵入。召伍長而撫之。曰使汝以功免。
可乎。衆唯唯。又進馬文英楊廷用密謂曰。脫上故不
畏死。爲我倡衆捕亂。功成有賞。今天下稱義士。二黠
魁亦踴躍聽命。乃召徐景星爲中軍。營兵欠之前薄
亂民。敗之于菜市橋褚堂官港草橋。俘獲首亡仕卿
在焉。五十餘人。皆梟之轅門。百人悉放歸。佳胤其前
事。謂有司舉行太過。裁脫太甚。苟欲自成其名。不顧

國體不祭物情。醞釀鴆毒。積久必潰。夫兵變民變此特二端耳。天下隱憂尙有深于此者。 廟議爲之動。有所寬減而賜佳胤飛魚衣及金綺。佳胤因賜諸二點魁曰、功差足贖矣。予之冠帶、榜于營曰、還者餉革、錢不行。械貼服。獨二點魁者、始鼓衆人中丞又以一死赦若曹誅。姑予我棺殮給妻子費、衆歡蹈讙數自既免而不復反案。始大恨曰、或亂曾故名曰二賢也。又曾我任撫乃命徧臨司徐監司革建首六細由巖而徐景早以其名捕營各一人。若陳德勝方子能

李文高張賢陳文崙吳守成遂斬之。已復捕馬文英楊廷用又斬之。凡九首陳轅門外。而使使馳檄七營卒。又召其與討亂民者二營。諭曰。吾得汝主名而故隱之。念向者尺寸勞耳。吏民懽呼。渤自是無警、十六年、三月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二漢劉汝國余孟新四人糾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季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之有仇者濟案。托以擒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芥伺于宿松縣有車嶺。擒堂父子幷獲劉汝國之妻。具知盜蹤。十七年正月賊燒停前驛。往來長流二郎河。又往王樹觀朱元三家。殺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佳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操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二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二十六年。兵科郝敬奏曰。 文皇帝以兵二十六萬。屯牧近畿。與四十八萬京營兵相與表裏、而屯兵歲久漸消。人鮮知者。何不綜此爲守邊之備、所謂寓兵于農不煩召募者也。古路今大用亦條及之。終

亦罔所施效。三十年長垣縣新立關廟。鄕人賽神。以毆而傷者。百餘人。保撫孫璁奏罰其縣令張文煥、則祀禮之當崇也。南兵侍范崙條南京營之弊曰。選鋒。曰占役。曰班軍。曰門禁。曰偵邏。曰浦口之乘城也。三十九年保定巡撫王國。行井陘二道捕獲巨盜劉世第董世耀等一百五名。四十三年閏八月朔山東安丘縣被賊。梁陽子張國柱等。竊入胡庫。縱囚。知縣梁聘孟王鼎臣。以才力降罰。是時益都縣金嶺賊占于鐵山。而臨淄新城長山爲之震。昌樂縣高陀店賊占

于崇山而安丘以南爲之震。青州巡道李本緯牒于
軍門錢士完以聞。山東安丘縣獄囚王滙因晝計于
胥劉建業。挺身殺賊自效。斬捕百餘。巡按畢懋康奏
免其死。釋之。四十四年山東饑。泰安厝城間聚盜數
百人。巡撫錢士完戢之。四十五年五月閩撫表一驥。
劾奏稅璫高寀。剝閩一十六年積貲千萬。潛屬異志。
造戎器萬件。造船入海。凡奸豪勇猛蹈險輕生之輩
收爲親兵。外圖通倭。內制閩粵。按劍一呼。兵卒雲集。
先劫臣以論散百姓。次挾道臣爲城下盟。福州府海

防同知陳豸。昔常盤詰其洋船。喝兵拘執。入維稅府。
司臣李思誠呂純如等往解。輒逢露刃。夫豸命臣也
幽囚擅虐。叛形已具。推其流禍。寀不死于　皇上之
法。而死于萬民之怒。上失誅惡之權。下受擅殺之罪。
臣惟一去以明志耳。後召寀還京。十二月礦賊高二
集衆千人。流劫靈寶縣獄庫。石知縣却之。已追獲伏
法。四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常州鎮居民。忽相傳揣
爭避倭寇。跟蹌于道。無慮數萬。自相較踐。棄男遺女。
爭渡而溺。夫妻不保。武進江陰尤甚。是日孟河風發。

敗舟塞港。奸徒作是訛以倖變也。按察使陳瑛具其
事。南臺汪有功奏曰。流言不軌。宜亟弭之。時奴兒哈
赤陷撫順。連克三堡。募兵措餉。言滿公車。南職方郎
鄒維璉直陳調募之害。大約謂召募一着。可爲應卒
之權宜。不可爲接續之長策。可爲遼左一面禦寇醜。
不可爲天下州郡開大患。我　朝設衛置屯。國無募
兵之勞。民無餽師之費。今不思所以振舉之。舍兵索
兵。兵弱如故。舍餉覓餉。餉匱愈甚。唐張說募彍騎。而
府兵壞。李林甫停魚書盡出于募。而府兵廢。李泌陸

贄悉謀復府兵。良有深見也。山西冀北參政徐如翰
極言民兵不可調。疏謂今日最宜罷者。則無如各州
縣民兵。此輩生長田野。不識軍旅。一行抽取。嚇詐百
出。及其督行。則仳離苦楚。尤不忍聞。職無暇遠引。試
以山西言。集之省下。拘繫管攝。如同盜囚。驅之出省。
號呼痛哭。幾慘天日。中途逃脫。往往而是。逃後復行
州縣。拘執其父兄子弟。以求索逃亡。獲之則箠楚縲
紲。遣之赴伍。至則又使枵腹露處。煢煢無依。試思此
狀。其可禦寇否。胡乃抽取之以搖民爲。蓋兵部責各

鎮以空名。而授各鎮以實害。無如今日調遣矣。戶部主事楊嗣昌疏曰。今日之兵。征調召募。乃至二十餘萬。餉從何出。強寇在外。饑軍在內。蹈藉之患。不可測也。至于土兵四萬。取足六司。遠赴沙場。非其本願。設有趑趄抗令。毋乃又增一奴乎。前者水順二千止來八百。追逃無法。不過數十四人而止耳。九月戶書李汝華。采邊撫周永春之論。日敬術征倭征播加派往例。以萬曆六年所定田土。每畝槪加三釐有五毫。計七百餘萬頃。得餉二百萬有奇。戶科官應震條十四議

部酌覆之。如南兵之康貯。操江之存剩。溪湖之贓罰。滁太僕之馬價。河道之餘積。及河工銀。此七欵者。均縣官之財賦。然請發內帑二百萬。文章不報。若鈔關之節省。各郡縣無礙之搜括。兩殿中書之設差。戶上之援納。士民之捐助。從此利析秋毫。蕭然多故矣。有論德徐光啓以爲募調失序。徒紛擎也。上目事略曰。用兵之要。全在練。此人人所知。別無奇法。但選須實選。練須實練。若敵亦選練之兵。又須別求進步。務出其上。苟爲不然。即強弱相懸。如卵投石。至則糜爛矣

論衆寡哉。雖調集百萬。亦空傷民命。徒費資儲。而惡以爲今日之計。必須用管仲晁錯之說。在細謀而力行之。精求天下勇力捷技奇才異能之士。豐其餉給。原其折損。優其作養。又精求良將以統率之。選用教師。羣居聚處。日夜肄習之。博求巧工利器。如車乘甲胄軍火器械等。盡法製造。以配給之。技藝既精。然後教之刑名節制。步伐止齊。分合進退之法。中間給以重賞。威以重罰。教練既成。自能臂指相使。雖赴湯蹈火。無不如意。如是者有士一萬。人可以守。出可以戰。

有士三萬。可以捍蕩逆奴。有士五萬。可以製禦西北諸虜。使警不敢動矣。四十七年三月楚撫徐兆魁奏部咨土兵三千以宜慰彭元錦知州田萬年彭宗鄉統之。聞劉珽覆沒。各哭泣欲自刎。逃回數百。其離析如此。七月朔湖廣武昌府因曾星耀與繼德者皁吏也。司理孫有祿發其事。成獄。與大盜王繼川合謀。而越。擊殺指揮張明棟于武勝門。太守洗憲祖遇之漢陽門。誤中兩傷。孫被刺旋殞。官司雜捕之。巡撫徐兆魁以聞。議者以爲熊廷弼與星耀隙。必致之死。故有

此變云。天啓二年二月十三日因廣寧之失　聖諭
封疆多事。民困未舒。暫時加派。事平即蠲。其帶徵先
免二年。北直地方。苦累尤甚。併免加派。有司團練鄉
兵。獎行智勇。河西避難士女。安插發賑。仍給屯耕。朕
實不逮。負累吾民。祖宗金甌。朕不忍棄。四月十一日
白蓮賊楊子雨張世佩等千人。攻陷鄆城。知縣俞子
翼逃去。賊自立兆順王。欲破鉅野。方及滋曹間。徐鴻
儒其首也。都司廖棟張楠彭修盟。焚其家。破十處。斬
獲丁三百七十二顆。堀挑丁逃撫通之。只留鉅野知

縣趙延慶。據城以守。復攻兗州。太守楊楠。得賁于魯
王之餉。五月十七日。聞香教二千人。三更斬關而破
鄒縣。通判鄭一杰挈印出走。同日滕縣。亦破。前縣令
姬文印死之。十八日。妖賊乘滕之陷。從沙溝入夏鎮。
掌閘主事陸化熙。馳請漕院發朱守備丁人。又馳徐
淮道。發劉參將二百協之。適蔡院游十仟之兵至。化
熙又請部院檄爵葛秉忠。敗于河堤之南。官兵破殺。
六月四日返滕。六日陳所學朱兆南大破之。斬捕鄒
二首。少齋周念菴楊三師張布還等。大約六千餘。其

被撫者給累歸農。嶧縣遂復。而判城曲阜之圍解矣。
徐鴻儒逃之不獲。二十二日賊伏沙溝。期奪糧艘。哨
官姚文慶率鄉兵捕之。斬孟光漢等。時焦績後抵夏
鎮。驅斬賊無數。賊乃從東路白溝山走之。七月七日
平紀王城。十九日東師楊肇基挑壕築堤。與賊相持
于鄒縣。鏖戰數陣。賊返而嬰城。九月初三日楊肇基
合天津來斯行之兵。平錫山。克復滕。賊離滕據兩伏
山。伏山者俗呼鍋裏六猶柏人也。計十萬一欲抵運
道。走徐淮一欲北救鄒縣。初七日我師疾趨山北。王

化淳蔣總芳來燕禧張泉寶等。用火箭火車。其聲震
天。十四日窺其走鄒。設伏于峯山南。賊更走據四山。
復斬二萬餘級。衆獻鄒付師于城下。獲賊首任之體
等。賊乃拔落鄒城旂而請降。劉家漢錢體乾梁汝霖
馬如翰冲鋒闖之。鄆城鉅野皆復。恤征妖陣亡者五
十三人。張楠張鳳陽木雛馬負國張其李鵬一岐鞏嬌忠馬遇奇胡奈泰泰邦號朱嘉賓丨丨重馬
虞祺趙洪勳谷之秀胡鶴齡賀希聖商嘉亢陳濂席
鞠躬蕭景驄呂永年房可負范椿鄧雲忠林傾拜王
建功韓瑀將朱俊臨呂成名陳富用武棟張翰相張
國勳高萬仞陳高第趙任順徐希卿劉斌時斌郝寅
亮李恩譚奇黃德明李秀陳安馮翰李和丨賢陳學
劉仁劉貴余選陳大用薛雨蔣張漢驍承緒李守綱

陳評八月初二日保定撫張鳳翔奏曰。鄒滕鄒兗有發大難。而武邑衡水棗強繼之。傳頭大主則于弘志景州李隱。馬習之。自書鈔掠自蓮開香無爲龍天等教。遍傳域中。如深州東鹿饒陽武強。獻縣清河故城冀州南宮清河棗城晉州安陽。氣候相通其數十萬卽遣韓將張體乾蘇從訓錢體乾協勦矣。初八日巡道來斯行。一鼓而併擒之。時妖賊叢于界河。贊攻兗府。楊肇基拒斬七百餘人于總莊。賊悉走。巡撫河南馮嘉佺亦告急曰。陳州康安睢州柘城四人忠十閑始會首劉化龍共結數萬。號日聚懺。仍受妖衡。汝寧守王應樓。因始令高捷深憂其衛。請給以兵餉。把之于河。十一月東撫趙彥善後事宜。曰有城臨德兗濟曹沂間。增兵九千。馬二千四百。需運餉以給之。不足。則召買與贖鍰。以助二東之鑿也。捕得賊徐鴻儒。遂年。三年三月御史胡良機諫內操曰。內操作俑于劉朝。寒暑不輟。今逐其身。行其言。李隨其術。昔唐大曾令宦者監軍。使驍勇爲牙隊以自衛。覩軍執小卻。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常侍與兵每移運祚。此輩衛于人。

非衛人者也。九月操江熊明遇上機事曰。宗室膺爗身長七尺。輕財博塞。而常州陳飛相自負能兵。占候星氣。收匿江南北盜賊。養死士。相五爲飛將。湯之軺等羽翼之。其父武庫郎賢者也。馳不禁止。而諸奸出入太湖。今兩郡所搜書略頗有狀。擬以窩盜妖言吏案行誅。足矣。十月妖賊蓄于山東二歧山西伏山之餘孽。喬化宇等鼓衆四五百人。以初四日攻沛縣。焚其廟闕。劉令恐城闕拒斬賊一人。得生口六人。餘走去。淮徐道宋統殷窮治其事。能率會首全科馬永等也。臚列六十二會。分開四十二人。刊者經書出沒爲態。總漕呂兆熊以聞。十二月三十日浙江有白巾黃衿賊數十人。乘夜入長興縣。總司捕巾生得知縣石有恒。不屈殺之。主簿徐可行亦被刃。士民下捕孫奇吳野樵許畫逅等。而宜興吳縣吳江廣德皆震。鄒如沸。醍御史楊維垣以變聞。曰葉朗生之流也。四年正月有司奉迎當道。放燈杭城特盛。因火火。把總陳奇往救之。路逢生員許溥。怒其不讓。糾衆毆之。家丁李才以護主故。毆生員。陳奇知衆兵意。素苦夜巡。又颯

恨于家幹之凌辱者。遂倡衆毀所吽拆巡舍。駿駿有
波及巨室語。把總楊茂忠止其麾下。勿與亂。陳奇與
茂忠隙。鼓衆以茂忠者巨室腹大也。往集茂忠所。破
其門。曳茂忠又貼示本營曰。壞垣未足含忿。凡營俱
動。我營不出不遵法也。奇輩大懼。憤爾倡爲退懊坐
我等不端耶。誘茂忠縛之。欲集射其胸。陶起宦爲乞
宥免。適巡撫王洽至。取奇等遣配號令之。又細責隊
卒凡十二人諭之曰。閱爾等似戒不得有所。但追巨
將令日營伍嚴然而定。　詔可之。二月十八日虔政

令益各已

侍郎朱光祚申明會典疏。一曰養贍米。何將、參遊佐
坐官其三十五員月支五石。遊擊、千把總二十二員。月
月支三石是也。一曰家丁口糧。各將官隨任家丁。共
二百五十六名月支二石是也。一曰遊兵一萬。月糧
二石是也。一曰壯丁七千二百口。月一石五斗是也。
一曰援衛軍。故新設振武營衛補伍營之兵。月糧一
石四斗是也。一曰三大營與兩標營官軍衛設戰馬
二萬五千四百五十二匹。除兒缺外實在一萬八千
三百七匹。月支草料銀八錢五分是也。此六欵造支

在營故總辦得問之。此一欵造支在衛。非京營所得
而問矣。一曰火器手小糧。計戰車兵營有五千三十
名。每春操兩箇月支二斗。秋操三箇月支四斗五升
是也。一曰三操行糧。每秋操三月壯丁與標戰車三
營軍支九斗。城守營軍支三斗是也。此二欵係衆營
支。然衛所既先冐月糧。則小糧行糧亦與之俱矣。一
曰冬衣布花。每軍遇歲給布二疋。綿花一斤八兩。鈔
二十五張。營衛兼支是也。伏睹大明會典所載營制
府庫兩衛等二十四衛。番牧等三所隸五軍營。大寧

前衛等二十七衛隸神機營。金吾左衛二十七衛隸
神樞營。至嘹然也。嘉靖乙卯。議准將大小衛分相湊
搭配。務令一衛專隸一營。或多寡不齊。務將一所盡
隸一營。精壯作正兵。老弱作備兵。各衛告補。各清解
逃軍役。及營操官舍悉照編定營伍。分撥遵守。甲
子年議准。營正兵及原屬衛所。每衛各造一冊。營中
據冊稽查。衛中憑冊支餉。其有逃亡事故。即行根之。
在衛即與住糧。容隱者送問。又隆慶十中科道洪聞
孟等條議。創併營衛事宜可考。煌煌令甲。誰敢擅更。

不知起自何年。一聽營衛官。恣意混淆。有一衛一所。而散之十小營者。有一營一司。而雜見各衛所者。以頭司言之。查得第一隊軍五十名。府軍前衛二十二名。義勇前衛羽林前衛永清後衛各四名、龍虎衛忠義前衛各三名。瀋陽左衛二名。留守左衛右衛義勇後衛大寧中衛神策衛龍驤衛瀋右衛各一名、舉一司而他司他營可知。如此。軍籍何由而清、倘蘇何由而去。然則部科之欲責成營衛各就所屬告册相同。方得支糧遵 祖制也、並聽見哉。四月廣東米價湧

貴每石至一金有美。衆乃歸咎白糒。白糒者闘販戶也。時巡按陳保泰。知府程光陽、皆闘人。百姓訴其私糶也。羣造郡堂訟之。光陽曰。吾闘價吏高。此何足多。百姓大憤。起而毆之。光陽避入院。已又羣譟院門。陳保泰言答復厲。遂被辱。挾徒步三司之門、藩吏恐干庫藏。閉不入者久之。總戎崔天錫。都司鄭維城。藏兵大衆中。護按院以出。既而裸裎無儀之咏、溢丁部會。知縣羅萬爵張國維。慰解之。總督胡應台具題。於是布政饒景曄及總帥以下。皆被罰有差。十月山東妖

人王好賢者、徐鴻儒之師也。收畜生徒百萬。以鄆城蛩發而敗、遂逃于淮安。爲太守宋祖舜所捕。根株芟矣。五年四月漕船露囤于武清木廠之地。夜有巨盜刼鎮海衛糧二百餘石。一馬負二囊而行、往南崙以去、御史許其孝劾奏。曉兌稍稽。囤空不蚤。軍書委積于河崖。雨浥濕耗。固無論。乃大盜公行、從容趕馬。亦既多矣。押運者有在壩之旅、偷安多不獲之卒。何怪乎長驅而盡捲也。郎下遊徼雜捕以聞、六年九月兗州賊鄭江鄭海孫東溪、結于呈家庄、接于開州、鋒莫

可當也。巡道曹文衡、檄叅將陳思明。設伏格鬬之。賊首就擒、東省乃寧。

職方氏論曰功令甄別吏材。必分邊腹。邊治多兵。腹治多民、養腹之脂。固邊之郛。若元氣然。設衛置屯。兵民不擾。 太祖有曰朕興師百萬不費百姓一粒一錢」故撻伐張皇。而蠲租減賦之詔數下。雞鳴犬吠煙火萬里。黎庶蒸蒸。忠節濟濟。蓋至靖難師起。鼎革誅夷。而後轉東南之漕濬惠通之河、紅朽陳腐。屯營隱寄。艫引變更。年例浛額。漕折之外。鋪及民運。節施薦

增閹尹侵貴金花之儲。權璫之採。既已惟王無會矣。備官冗食。債帥攫金。文武交偷。於是乎朘腹以朘邊。而江防。湖防。河防。銀坑。鐵冶。香課。鹽場。皆非百年無事之區也。衛所星羅。京營虛統。機牙木偶。知而象人塗馬。類乎騈枝。遣京軍。則累邊以恃功。調邊軍。又藐腹而肆志。夫兵食其力。而民不知者。化國也。民出其力。而兵知愧其食者。強國也。承替之末。兵自責其所食。枉狼之客兵。索數倍于民者。敵國也。簡稍莫興。狼而難掛。　萬乘踟蹰。患貧患弱。是適何道哉。正德快騎馬之遊。集豹房之樂。逸藩蓄異。劇盜如蟻累輕。唐穴奚足以喻其危。王文成仁守寧蕩滅于俄甲之中。彼也謀之累世。此也屠之一月。而讒言罔極。黑白幾淆。兵不交征。偏無括騷。可謂耐禦馭。是時守令援抱。咸備干城之任。慎斯道也。以往何必中州毛卒。義烏勁旅。而後可耶。萬曆之季。聚斂之臣。褒其隊大。閣有高寀。楚有杜茂。陝有梁永。江西有謝劍。滇有楊榮。湖口有李道。粵有阮鼎。叢神桑攤。未能宣　上德意。而鴻雁碩鼠之歌苦焉。然猶志存聆咷。未縮甜主。金鏡常懸。太阿獨運。莫不懷恬熙之風。而泰昌晏駕。及天啓胙土。寧公奔走天下臣民。供其鍛鍊。權收史館。祀纂辟雍。郡縣左藏。搜括殆磬。吏習民艱。痛哉痡矣。此皆宰相之罪。非白纓盤水之所贖也。夫治天下者以民心爲本。本固邦寧。分乎撫虐。民窮則變。剝上反下。赤眉不假于匈奴。黃巢非資于回紇。寔釁其在中乎。

今上開中興之志。順流更始。大法小廉。獨道守令。腐竊折衝。則弭盜安民之要術。奚徒相席以繡衣之文而巳

金邊略記卷之十二

桐城方孔炤潛夫父輯

大明師中表序

蓋聞四表兩階。錫圭玄牡。征誅遞興。孟津大會。帝王之道。要在得衆而已矣。易之用衆。莫大乎比師。是以親建之三驅。吉居顯比。畜容之三錫。寵以師中。春秋于戎狄以不治治之。順乎前禽之失。以聽其後夫之凶。法如是足也。車攻渺而侈收繁。狩述蹷而內政寄。衆正之竊其衡。非朝夕之故矣。白登辱也。玄菟懲也。

澶淵盟也。上焉者表餌雖工。難洗和親之誤。下焉者獻納行諍。爰深割地之悲。胡運固無百年。而赤縣竟亡九有。瘡痍未起。禮樂何繇。自堯舜以至于今。未有如我明興者。中華之　聖人。出而主我中華之統。于時若春。于乾爲元。草昧經綸。建乎　天造。是則　皇極之初。已膺執中之曆數矣。龍江飲至。南北禡牲。苗羽薦格。孽幕頻荒。節制之操屯。不擾吾民之耕鑿。春和大有。時賜鐲租。內富外威。遠追三代。斯其至已。靖難一戎衣。而兩京並奠。鹵簿赫耀于三陲。玄石清泉。

紛陳遠御。魯台自棄于瀚海。野于乞命于嵬山。可謂千古之奇伐。然而胸臚一發。弓墮蒼崖。儒臣尚懷轡武之憂。借衛山戒。終未能復。　宣皇于喜峯鐵騎旋凱。誰謂本雅之遺裔。能須臾忘我耶。華山桃林之風。師武臣漸驕矣。維藩既歸。交黎困敉。樂安之內訌。將士武闘鼓鞞而慄。若是者。烏可委總戎之貂璫侍中。而呼路馬之蹕。漫遮塞外。麓川糜耗。未及八年。閩浙徭苻。乘氛間作。乃醞北轅之變。　三陵之禴祀。幾搖錘簴而　社稷有君。朔州首捍。固原陷築。雖欲

徭西竭。就次削平。惟是僉壬相望。樞密剖肝。迷　復辟之大常。攘奪門之殊賚。是以有亨辭之逆。卽府江左右繼捷。以爲未式于帷幄之內也。　茂陵得人爲盛。項忠制勝于綏德。力屠石城。王越決策于韋州。發空寧海西則程信之豹尾。韓雍之大藤。徐廷章之古浪。白圭之襄陽。馬文升于甘肅。余子俊于榆林。而馬昂葉盛。營畫宜大。是時毛裏孩滿都魯小王子的加思蘭之屬。蕃而驕矣。鉞璫者流。媚奥倖賞。君子短焉乃經略哈密。終　泰陵之宵衣。敉煌屢驚。未揚我武

火飾初強。猖猖豢豺。劉大夏楊一清之勞勩。胡以泰
竟而譴。艮因　康陵禁籞。政畸閹宮。小王子花當諸
虜。更躪馬蘭龍門。順聖白羊沿河及固靖而寘鐇東
指。以誅瑾爲名。阻于塞北。早溢竄登。內賊蝟集。從畿
內霸州闖入彰衛。而彭蠡錦江華林桃源。揭竿斬木。
一切觀軍容使者。必本于中涓。未樹尺寸。幸賊自斃。
忝竊分茅。是以知　天心未厭禍也。鑾和馳驟。巡
邊北以狩江南。倖臣臧賢陸完石彬輩。奸宄恫盆奚
難。盜國藉令逆藩東下。進無安慶之劘。前退無南贛

之刖後。艨艫蔽江。金陵內應。然則王守仁之亢略。王
瓊之淵謀。瞻言百里。烏可及哉　瑞符自楚。盡罷內
尹。主兵海內。想望丰采。土魯番戎索于甘涼。思平蕩
夷于西粵。而雲中悍旅。再沸鼎鐺。懦將養癰。而俺答
阿不孩把都兒黃台吉遂勁。初則搖尾而求食。繼乃
豬牙而狂噬。當事既乏雄圖。又靳欵術。使宣大雁門
之林。虔劉無虛日。夫豈無楊博翁萬達唐龍楊守謙
曾銑張經彭天寵諸臣。宣猷戮力。而饕餮檮杌。在
帝左右。恣意齮齕。甚者誅鋤北虜南倭。各犯京闕。斯

時也。相臣勿懷利以事。則　英主之登咸而祖席也。
易易矣　穆廟初載。高拱當軸。贊成把漢那吉之降。
邊民休息者。幾六十年。而除備乃弛。又瑟琴史張之
會也。　神廟坐受昇平。四大征捷。李成梁破杲于遼。
葉夢熊殲哱于夏。李化龍剷應龍于播州。劉綎驅秀
吉于平壤。黎庶又安沐浴膏澤。而晚年翠華稀臨。青
蒲每伏。封椿左藏之意。貪輔援引爲容。遂乃積亢甘
陵。設機牛李。而朋黨之局移于封疆。所謂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焉可誣也　光宗發帑籌遼。寰宇雷動。未

幾而天啓沖齡。邪風蓊結。雖遺簪舊履。未竟厥施。閱
科按劍于遼水。募臣開刃于巴渝。島帥僥榮于皮鐵。
拔山轉石。布置三方。經撫失和。與戎多口。出將入相。
豈其乏人。而一代之材。莫繇供一代之用。意見之刃
組之精白之謂何。上公元爵。蹊路須勤。且請九錫之
文。擬居攝之議矣。夫能以衆正者。師。師濟濟之稱也。
故曰丈人貞吉。長子帥師。又曰善鈞從衆。三卿爲主。
可謂衆矣。朝以賢衆。邊以將衆。何宿憂乎文武之弗
憲。疇離其祉　信邸御天。七鬯在握。黼黻無私。禹之

世宗肅皇帝永陵

二年癸未	嘉靖元年壬午	十六年辛巳	十五年庚辰	十四年己卯	
					原
同撫張文	虜掠偏頭		虜駐把兒墩		
	甘州衛軍殺巡撫許銘	土魯番表貢因歸所虜官軍並哈密王妻			
		廣東蘇巒盜平			建守備
	素卿掠寧波罷市舶				
	虜首速長加等殺掠開原市人				欽寨自陳
			車駕楊州受宸濠俘	福州軍亂誅首惡逆貢寧王宸濠反王守仁擒之	

七年戊子	六年丁亥	五年丙戌	四年乙酉	三年甲申	
				文錦	錦請聚落高山設千戶所大同軍郭巴子殺巡撫張
虜入乞濟		宋微禦虜右後			
虜入大白	虜犯宣中路水地莊復寇大白楊	虜從大同及宣禦之而逝			
楊一清奏	套虜踏水過河王憲敗之				
土魯番虎	陳九疇妄奏速檀滿速兒牙木蘭敍死罪功	陳九疇議納哈密遷威虜舊址	姜奭敗寇賊于苦水峪	陳九疇禦土魯番滿速兒	
			虜寇寧夏王憲兵拒之		
討土舍安	芒部餘賊沙保等叛			王航斬賊首隴政追芒部印	
王守仁報	姚鏌兵討攸賊岑猛				
青羊山賊				泗州洪澤饑盜山海妖賊李真	

七年丁卯	
捕酋犯逆	
套酋矮木素等犯逆	
[illegible]	
奴酋攻[illegible]敗走	

大明神勢圖序

職方氏曰。兵法之貴神勢也。其政德北辰之喩乎。大堯封禹貢。殷服周官。曾越閩之未綏。爰荊徐之尚阻。輻員強富。莫亞秦隋。其暴也如彼。是故將御咸寧。形因神格。法以勢收。未開封疆之域。山谿之險。兵革之利也。夫人也者。所以振其神也。士也者。所以守其勢也。則用也者。所以運神勢應無窮者也。財用之入。若夏稅。若秋糧。若鹺。若權。若牧。若鍰。而屯田爲之最。財用之出。若犧牲。若宮府。若宗祿。若賓興。若河漕。若贊

予。若督繕。若撫賞。而軍需爲之最。是以生之節之。調治耗之蠹之。則亂耗蠹之門开一一而賂略侈品爲之最。故用非其人。而財終不可理也。好惡不拘其平。而人終不可用也。兵食之爲。似無關於風教。而夫子必曰。民信之矣。上好信。則民用情。如大[illegible]者爲軍旅之本耶。維我 祖宗。以易簡之道。經其兵食。和其兆民。其時東南無游人。西北無荒土。上下相信。變而通之以盡利矣。夫何及于今。卽不敢謂瓦解之患。甚於土崩。而 九重之大號。格格不能下。萬里之劬勞。

鬱鬱不能上。營田半去其籍。徒塞莫開其中。加賦雜科。民散久矣。周官之制壞。始欲救之以申韓。申韓之法偷。又欲救之以煩牧。毋乃大逕庭乎。要而約之。兵食在人。用人在信。立信在好惡。同其好惡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九經之所以勸也。豈曰衣裳鱗介之易處哉。

本朝寰宇通衢書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番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至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負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

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二。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景泰之通志。天順之一統志。悉本之。而夏艮勝李默諸賢。各撰輿志。而述郡縣之煩簡。風俗之奢儉。阨塞之衝。次藩目之侈汰。因事寓規。義均保泰。然而大寧畫界。交趾隨捐。則方聽其萊蕪。開平典和。移為內堠。樂浪若之附庸。燉煌棄諸關外。雖差于漢。遠邁宋而媲及唐。創業艱難。

守成不易。披圖與憤。其三韓山海之間乎。寇近門庭。盜萌心腹。以一隅而困四海。以四海而補一隅。誰此民嵒。毖其人滿。則老成之弓劍。新進之纓繻。誓我嚶嚶。還夫蕩蕩。斧斤哉。藥石矣。而後乃今具恢復之猷。敢以為　明良祝。

神勢圖
日本

神勢圖
東遼鎮

神勢圖
卷十二
六
灤州
樂亭縣
遷安縣
撫寧縣
昌黎縣

神勢圖

卷十二
皇都
通州

卷十二
代州

偏頭關
交城縣
文水縣

葭州
吳堡縣
石州

神吾圖
卷十三

賊勢圖
卷上

賊勢圖
卷上

神勢圖
卷十二
虎坑
太平縣
大崑山
小崑山

神勢圖
卷十二
東霍山
青龍山
白馬礁
錢塘所
象山縣
大嵩所
定海縣
五嶼
東崎山
桃花門
新河所
健跳所
桃渚所

神勢圖
卷十二
三十二

神勢圖
卷十二
三十三

神勢圖
卷十二
二十四
劉公島
曼雞島
莫耶島
竹島
成山衛
威海衛
金山所

神勢圖
卷十二
二十五
東島
高苑縣
壽光縣
利津縣
蒲台縣
博興縣
萊州府
馬停寨
黃縣
八角島

神勢圖
卷十二
二十六
自此入朝鮮界
鴨綠江
海蔣島
沙兒島
平島
鳳凰城
鳳凰山
鎮邊所
中方所
金州衛
復州衛
蓋州衛
海州衛
山海衛
南水關
北水關
桃花島
平頂山

神勢圖
卷十二
二十七
山東界
山東東昌界
山東濟南界
山東萊州界
河南彰德界
出遼州界
東海

禹貢圖
卷十二
二十八
兗州界
東海
嘉興界
黃州界
九江界
嚴州界

禹貢圖
卷十二
二十九
河南界
汝寧界
安慶界
南昌界
袁州界
南安界
韶州界
思州界
黎平界

形勢圖
卷十二
三十
鎮江界
蘇州界
松江界
寧國界
徽州界
廣信界
建寧界
福州界
福建界
日本

形勢圖
卷十一
二十一
安慶界
池州界
武昌界
徽州界
衢州界
邵武界
汀州界
惠州界
長沙衡州界
郴州界

形勢圖
卷十二
衢州界
廣信界
建昌南城界
贛州瑞金界
惠州興寧界
潮州界
處州界
溫州界

形勢圖
南安界
贛州界
汀州界
梧州界
溫州界
南寧界
海

卷十二
寶慶界
黎平界
永州界
肇慶界
廉州界
海
曲靖界
程番府界
新添界
都勻界
廣南界
海
安西界

卷十二
西番
四川越雋界
山東界
貴州界
貴州界
鎮安界
南海
安南
海

四川烏撒界
敘州界
施州界
沅州界
靖州界
廣西府界
柳州界
慶遠界
田州界
大平界
利州界
曲靖界

漢中界
金州界
歸州施州界
銅仁思南界
永寧界
姚安界
西土官界

絳州界
潞州界
順德界
大名界
開州界
曹州界
兗州界
西安界
鳳陽界
漢中界
廬州界
卷十二

永平山外
山海關
女直
河間府界
卷十二
朝鮮
海州界
開封界

山西圖
卷十一
宣府界
紫荊關界
直隸真定界
直隸廣德界
河南彰德界
河南衛輝界
河南懷慶界
陝西延安界
陝西西安界
山西布政司

陝西圖
卷十一
哈密界
韃靼界
西番界
四川松潘界
四川保寧界
山西太原界
山西平陽界
湖廣鄖陽界

全邊畧記後序 沈

藻之淂事薑卿方先生也則自先生躐嘉州入長溪也先生好士如不及藻自愧受知而猶碌碌若是今過先生家得盡覩家藏伏讀贈卿明善先生逓尉文孝先生著述及先生書一家淵源洋洋大風可不謂盛甚哉至所號全邊畧記

者則先生任職方時所記也夫今日之職方非昔日之職方矣事關疆埸極重而養交者祇為要人奔走之門每一善地則羣起而爭之不聽則誹謗交集誰能抗首而奉公哉先生入職方發之一切謝絶以疏請其擻曰武不能以武動文而乃後文以挾文文不能以文鑄武而乃飽武以弱武娓娓千言屹然無撓當是時邪焰初張崔呈秀欲私其弟首拂之呈秀首薦逆璫加封蔭欲坐府管事又力阻之執弗覆呈秀又劾樞輔又議留之又見遼事屢壞逃將之逃而復用也參劾其尤者皆大帥彼輩奸賄與援而構隙以故受毒最先削歸田廬慮

且不測及

今

皇帝龍飛欲擇樞部有清敏勤練曉暢

邊事之

旨當事以知名者五人對遂淂

賜環先生則擻篗单車入火房如前謝絶諸所條奏更置悉當竅槩邊人肅然不暇縷數嘗慮

聖明在上有
君無臣同心者寡遂有急流勇退之意于
是乞假以歸後之相繼競競以職掌自
明豈非先生有以風之與先生歸無幾
即當外艱廬于白鹿山之墓食粥誦孝
經三年不入市余小子見之長跪而感
古人之不遠也魯嶽太先生終其身居

官日少居林日多談道德咏詩書惇汶
力行靜正自持嘗疏請勤
聖學用人求治諸大務終不曲學以阿世
士類師之其家傳有如此也故黨禍起
于其鄉延于天下而廷尉超然如蟬蛻
也其于喪喦求榮招權敗政者若何哉
藻正與先生講論時則又聞

召對太宰麻城苛舉及先生舊事則指向
者糾彈林之蔭債帥一案也昔蒙潔已
發奸之
溫旨茲又蒙記憶非我
聖天子孰能一善不忘乎苟當事有遴才
者何忍林下有留良乎然先生則嘗言
事功有限理性無窮閉戶翛然闇脩獨

得每不言祿矣先生初在長溪當倭破
大金之後而裕軍弭盜海不揚波蜀閩
而地皆卓政頗拘拘例不入考選在
職方著有環草舊草所言邊情後無不
合符者誰謂當今之世遂不見賢人君
子哉藻才能雖菲薄亦嘗志在天下苟
幸而當國家之事則願以先生家學為

法焉

崇禎癸酉之夏長溪門人劉中藻薦叔甫謹跋于桐川之荷薪齋

岱史十八卷

〔明〕查志隆撰

明萬曆刻本

余盖聞之陵谷有變遷金石有毀鑠惟斯文不朽故載籍重也自輶軒之使無專命而省方觀風者與有責焉皇華原隰駪駪之謂何於載籍可無詢哉余茲奉
上命按東夏甫下車會岱史告成蓋同臺嶺南譚惺堂侍御檄屬查丞志隆編摩而刻之鹺司者也先是岱無史嘉靖間東浙吳堯山尚書時為侍

御秉鹺事命官搜輯遺事誌名泰山迄今三十年往矣殺青既久魚豕多訛侍御深用慨焉慎所付托迄用有成矣亦循鹺臺之故實而維新之與然今茲義例採用史家多所創著故崇其古稱而曰岱史云考凡三曰圖曰星野曰形勝表凡二曰山水曰疆域紀凡四曰狩典曰望典曰靈宇曰往蹟志凡五曰宮室曰物產曰香稅曰災祥曰登覽

一寓目而儀象之分明封都
之沿革
帝王之述作人文之興替物理
之盛衰舉無遺矣夫豈獨誇
峻極瞪玄造以慰山靈已耶
自古稱不崇朝而雨天下者
岱之澤也鍾靈秀而降生聖
賢者岱之神也乃今莫寧藩
輔屏翰畿封以流潤則濬漕
源以感召則裕榷課尤岱之
鼇脫獨饒於
昭代也

聖主當陽百神受職岱實揔鎮
焉祚國安民弘開壽域功德
甚盛傳不云乎天下之安若
固泰山而四維之則豈惟
皇家有秩多祜觀風使得籍手
而報
上命不亦與有神庥哉茲岱史
所為作也以對揚神庥也以
對揚
天子庥命也即以當輶軒之使
副金匱石室稱不朽於斯文
殆其幾乎

萬曆丙戌冬仲日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吳郡毛
在撰

岱史序

環區中而山者萬不啻也岳
爲最環區中而岳者五不啻
也岱爲最故曰岱宗蓋自黄
虞氏而下靡異號云以故自
昔受命而興者靡不有事於
岱然而秦漢之事君子譏
惟我明一切屛絶封禪撟誣
之說寘弗道而諸所行望祀
之禮珪幣登祝之數名爵之
稱又皆一洗近代詭謬而還
古初是自古有事於岱者七

十二君不嘗也我明爲最乃岱於前世率不過吐奇孕異致靈惟以闡世符惟我明建樞北極而茲山屹立國門之東汶濟之水會焉下國筐篚舳艫相銜際天地而來者以萬數而茲山諸泉實委輸之儼若岳伯元僚總率九牧之賦以歸天府是岱之祚國佑民即億萬年不嘗也亦我明爲最夫岱既已最五岳而雄區中而我明所以有事於岱

與其所以有功我明者又百代之最如此則其他瓌奇特絕之觀與夫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斷碣之所記載者在他名山往往籍之爲重而要皆筏焉無當於岱惟是岱之所以最他名山與我明所以最百代者蓋在彼而不在此此載筆者之所宜詳也予往奉璽書按鹺政於濟上間以職事一登茲山四顧徘徊求古皇王靈

之遺趾而世代綿邈莫可稽
詰則慨焉有感於前誌之浸
廢乃屬同轉運使查君輯而
新之查君則裁取舊編斷以
己意擬例三史取材百家凡
為考若表若紀若志得若干
卷其於所稱瓌奇特絕之蹟
登臨嘯咏之蹟見於仙經地
志殘碑廢碣之所記載者固
已掇拾其槩靡所漏遺而自
黃虞以下所以有事茲山與
夫我明之典禮名數所以兩

秦漢而還古初者特加輯録
而例別之以自附於大書特
書之義於是遂更其名曰岱
史厥義賅矣茲史甫就刻而
皇上方以軫災祈年之故特下
德音分遣大臣祠禱五岳以
徼福元元展禮告虔惟岱宗
首宜有禎祥符應以荅
上旨俾後世徵竒考異之士見
謂聖神之代百靈受職惟我
皇上最焉則豈惟茲史之光將
是山寔籍重焉敬為書其首

簡以竢若其他義例查君自有述予可畧也

萬曆丁亥歲元旦之吉嶺南東官譚耀書

岱史叙

岱史者何志岱宗也志何以為史岱者萬物始生五嶽之長古帝王之所受命告成而東諸侯主焉志之而曰史以尊岱也岱故無志乎有而畧諸州且不備也侍御嶺南諸公廵行考覽謀諸鹽政大夫查公以為州不得有乎岱故別而為史也為史柰何革舊而為新因畧以致詳旁搜遺考以備人文而標名勝俯

之志也夫圖經者觀察之筌
契也嫉而弁之以為綱紀故
作圖考天之精曰星地之精
曰山嶽其大者也降婁玄枵
之次然以位焉其應廣矣作
星野考岱者中條之所底也

河濟不得無以障青兗不得
無以填鐵輔不得無以屏故
曰齊得十二焉作形勝考記
曰岱宗周迴三千里東方之
山皆其裔也然而綿亘二山
不可勝識惟是七十二峯

堅泉石神怪儵詭化工備矣
作山水表在古錫魯其後隷
齊更姓易制畫野分疆纆紛
綺錯名實相參而岱猶故岱
也作疆域表省方之后廼修
玉帛暨乎明堂王政攸布安

河濟不得無以障青兗不得
無以填鐵輔不得無以屏故
曰齊得十二焉作形勝考記
曰岱宗周迴三千里東方之
山皆其裔也然而綿亘二山
不可勝識惟是七十二峯

壂泉石神怪儵詭化工備矣
作山水表在古錫魯其後隸
齊更姓易制蕫野分疆纆紛
綺錯名實相參而代猶鼓代
也作疆域表省方之后廵修
玉帛暨乎明堂王政攸布安
所云七十二家之封而以秦
秦皇漢武爲乎其失至我
明然後一洒之此亦古今得失
之林也作狩典紀然自
聖祖開基鳌正嶽號
國有大慶使徒奉璧告焉亦將

望之遺矣作望典紀介丘
勝久矣城邑壇墠或爲墟莽
探奇懐古之士有所感慨而
踯躅焉作遺蹟紀夫山之守
爲神三宮空洞之天百靈之
府也神房阿閣可謂侈麗矣
作靈宇紀遊屐之所登臨畢
軺之所陟降有廬舍焉僧
室志夫代君子於是觀土德
也芝草玉石冥棲之侶皆焉
作物産志夫自燕秦河洛之
間奔走奉祠絡繹般賑其

不億洋洋乎神之爲德也有
司稽其名數以備不常又以
當他賦焉作香税志夫岱者
一州之鎮也然而吉凶之應
於國有關焉作災祥志操觚
之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於
遊得之渢渢乎可以觀也但
登覽志總之十有七卷旁該
寥廓苞舉珍瑰繽紛浩侈洞
心溢目闊哉博矣故曰革舊
而爲新因畧以致詳旁搜選
考以備人文而標名勝作者

之志也於戲天下之以山名
者衆矣至於巉削刻畫之趣
欽崟窈窕之觀或具體於穹
崇者鍾技於妙巧亦皆標奇
史諜侈美聲詩矣況夫秩視
王公功侔造化風雲之所吐
納萬品之所育成者哉何其
宜有史而久未有也岱得侍
御公與大夫而後尊於史岱
尊於史而公與大夫之名得
以不朽於岱典亦金簡玉策
之藏而縣寓之鉅觀矣不亦

盛弌大夫博雅有文故爲武林世家以丙戌季夏月受晝於侍御公纂述鉤校不數月而告成事斯已勤矣行不佞家於伭猷盖嘗有意斯舉而力不能及今也賴侍御公與大夫之志而幸獄之有以尊也爲叙諸簡端如此

時

萬曆丁亥正月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日講官兊

會典副總裁直

起居注石閭主人東阿于慎行

撰文

者三為表者二為紀者四為志者五卷凡三
八字凡廿萬有奇敢云副在名山妄希不朽之盛
事或者比諸覆瓿可償散局之微勞朕幽不負
靈而明不負付托曾籍斯語告成嶽祠第編摩三
四月之間迺上下千百年之事寒暑固未嘗間隔
風塵猶未免驅馳坐是作輟靡常且於精神有限
雖劬勤惘寧免踈虞其間魯魚亥豕之譌訛自知
終其雕校猶娭雕龍吐鳳之鴻匠早當為之析衷

為此具呈

本院裁照施行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　初一　日

岱史凡例

一岱史云者岱宗之稱經見於虞典賓靡
故從其古名曰岱茲所撰録稍襲史家義例
曰史蓋前哲曾有以路史名其記籍者

一泰山舊圖甚略余躬自涉歷指點形勝命工圖
之廣衍四倍於舊圖併舊圖並存焉蓋舊圖括
其槩今圖分布其形勝也其餘諸圖新創者居
多

一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考夫考者
校也謂參校於子史百家也諸皆舊志所略者
做通考義例創者焉

一為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夫表者標也謂
標而明之也山水之勝境延袤疆域之沿革屢
變不為之標揭其爲以顯示故做史家年表義
例創者焉

一為紀者四曰狩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
宇紀夫紀者記也史家有帝紀蓋所謂大者
書也茲所紀皆神聖之精靈帝王之制作爲

國朝御制御祝尤炳炳焉故別於凡志云

一為志者五曰宮室志曰物産志曰香稅志曰災
祥志曰登覽志夫志者識也識臆其煩賾勿俾
遺忘也茲所志皆人文物理之散殊雖取材於
舊志而時移事改故正其訛補其未備者居多
若香稅則舊志不及特草創於今茲

一每卷冠以小序蓋撮其大旨發明著作之意也
而見聞所及於當時利病偶有一得稍贅數語
正不自知其足採不

一余本固陋寡聞且奔走泥塗中無暇日稍暇[illegible]
從縉紳家假古今名編搜討焉顧名編不多得
也山水形勝古初遺蹟雖躬自歷涉然寧能遍
觀至於
國朝諸名公及文人騷士題咏諸篇什或仍舊志或
採碑匾或採諸家集然於見聞所不及者寧無
遺失非敢有所刪削也廣收博採尚有俟焉

西浙海昌查志隆鳴治甫識於歷下吏隱齋

右岱史為義凡十有四別而為卷凡十有八中間豈省不齊緝而為冊凡七取中庸質諸鬼神而無疑句以命冊焉夫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岱宗山靈蓋鬼神之大者是役也滌思搦管對越儼然登謁搜討駁奔匪懈詎非鬼神與質乎顧凡陋胄襟安知天道又安能以無疑余於茲有深愧矣然孟子論盡心知性而歸之於知天則知天之學要在盡心中得之余誦法往古從事筆硯以供明神之役敢不盡厥心以昭假而求底於無疑之境哉岱所為命名豈漫然無所取義云查志隆謹識

賜進士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

山東鹽課兼管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一圖考

星野圖 泰山舊圖 泰山新圖

東嶽廟圖 碧霞宮圖 五嶽真形圖

周明堂圖

卷之二星野考

史記天文書 正義 前漢天文書

前漢地理志 魏太史 晋天文志

唐天文志 宋天文志 宋中興志

天原發微 通志 汪子卿論

卷之三形勝考 附里至

舜典 禹貢 魯頌

周禮職方 爾雅 公羊傳

漢官儀 後漢書 道藏經

郭璞書 法苑珠林

曾鞏二堂記 蘇東坡序 魏莊渠書

岱宗記 通志 茅君傳

博聞錄 五嶽記 福地記

列仙傳 尸子 博物志

道經 堪輿家 勝覽

里至記

卷之四山水考

山 峰 石

洞 峪 嶄崒

崖 巖 臺

門 寨 園

泉 池 河

溪澗 灣 井

勒石 橋 坊

卷之五疆域表

總部 郡 州縣

鄉進士山東運司經歷荆門戴相堯 校

岱史第一卷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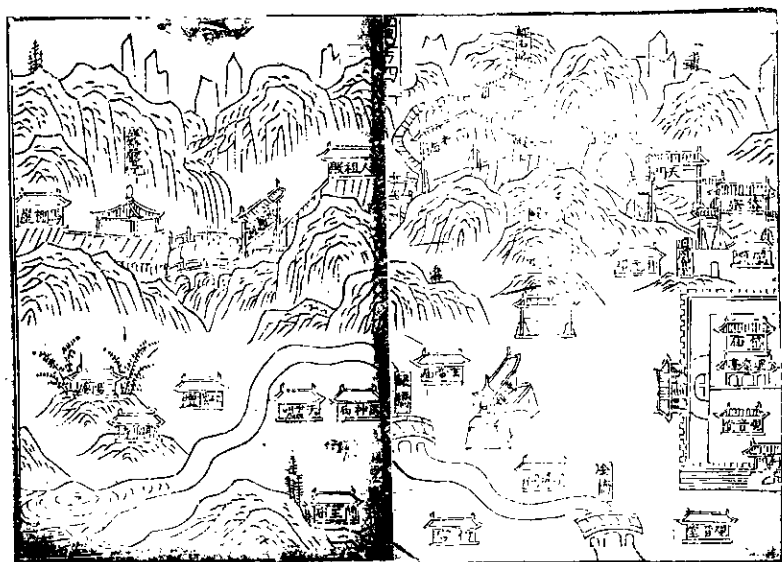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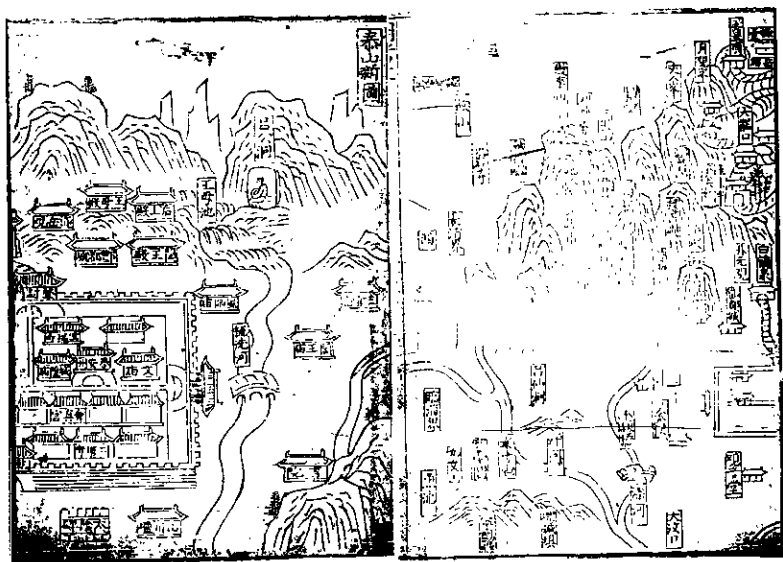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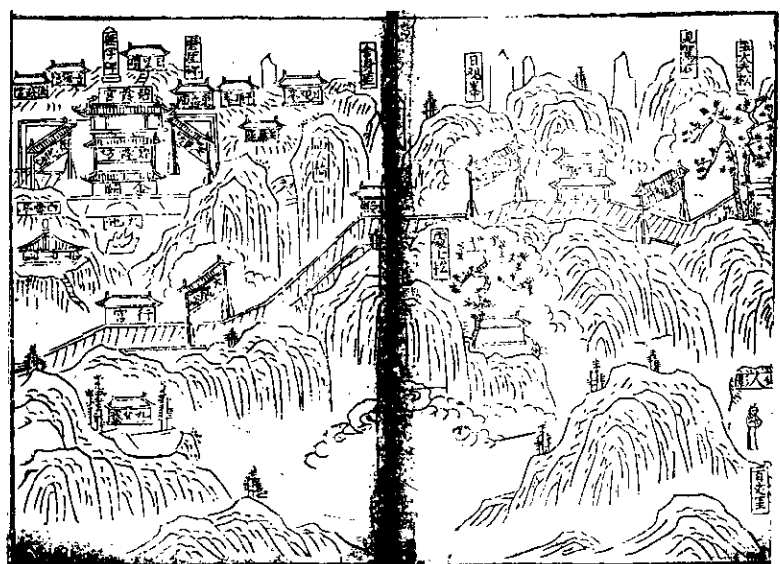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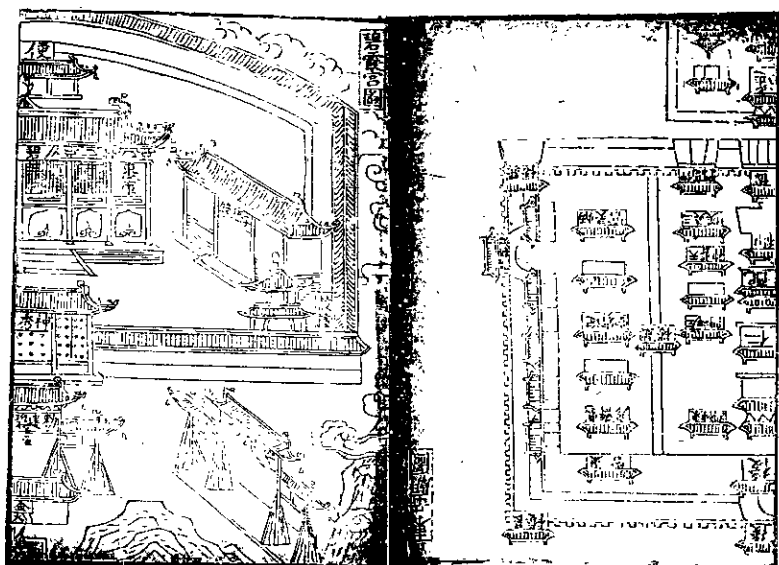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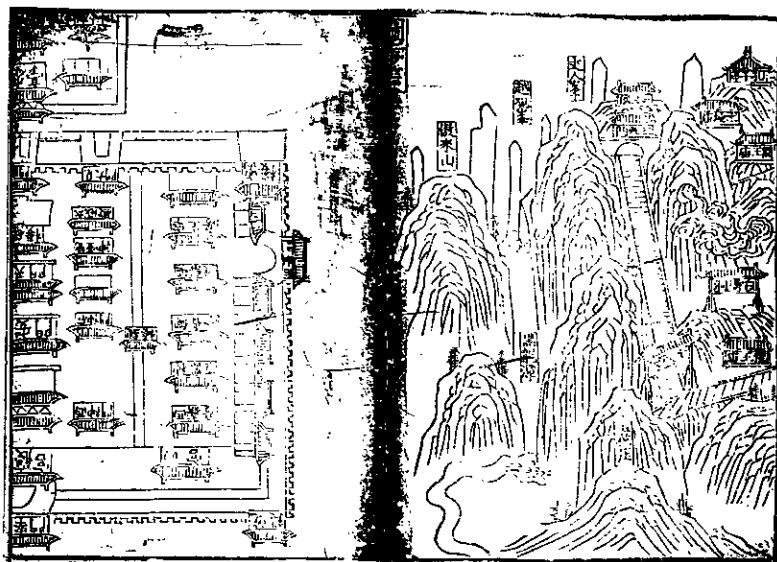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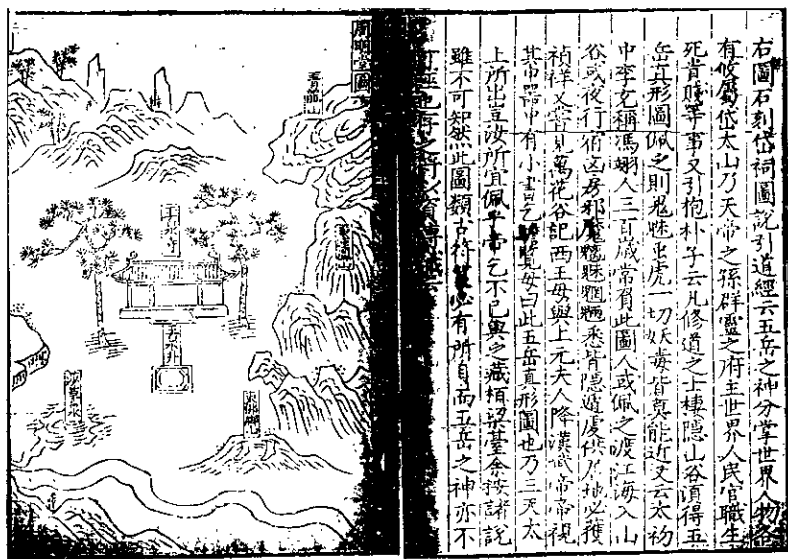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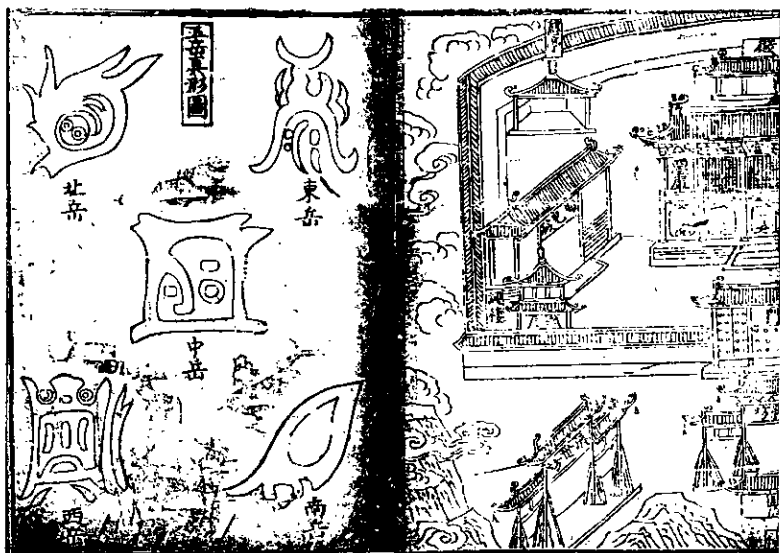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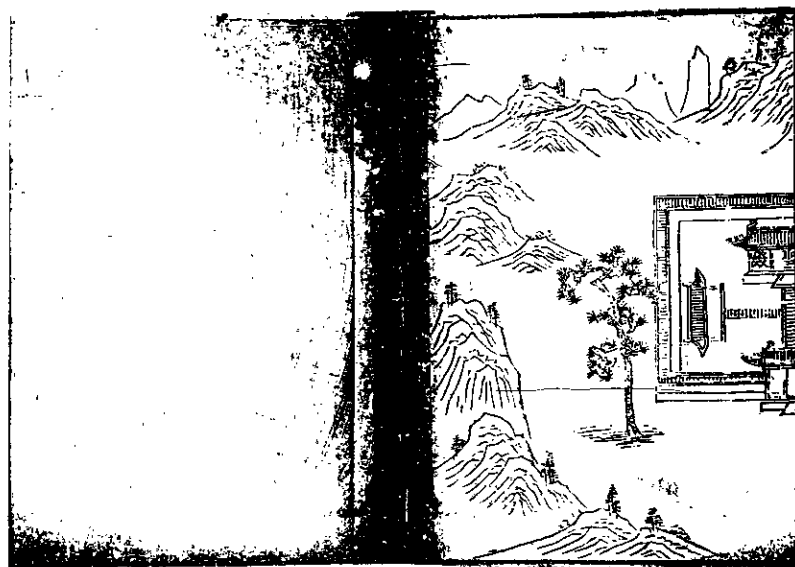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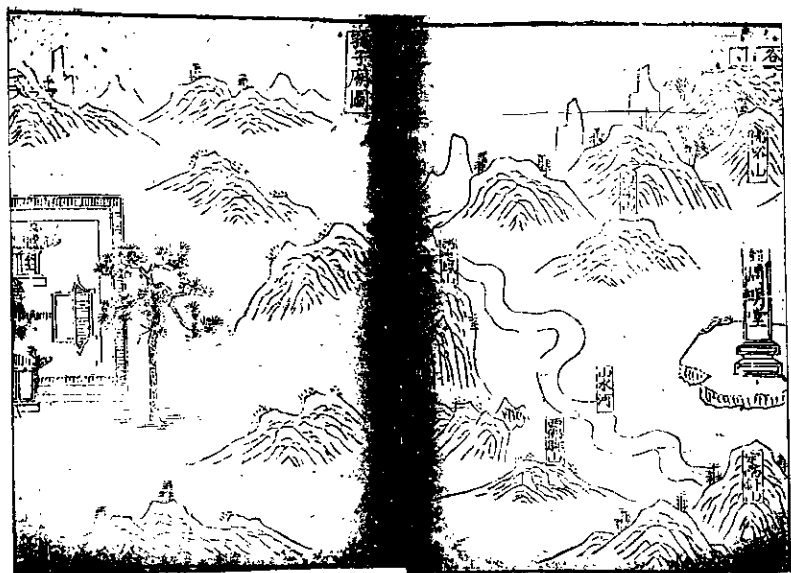
敘曰昂云乎圖考也考泰山之形勝而繪之爲圖也夫鴻濛始判爲物者萬而惟流峙最大爲峙者萬而惟嶽最大爲嶽者五均之巍巍峻極而惟岱最大近則橫亘齊魯跨引江淮遠則[illegible]九紘霏兩四海豈非華夷之巨觀古今之崇鎮[illegible]欲以方寸赫蹏揔攀全勝抑何難也然自古迄[illegible]新域必取諸圖不然則周覽不能窮其勝載籍不能紀其詳即有嵩邢之士興起卧游之想曷從而[illegible]焉是用摭古證今圖諸簡端圖泰山握坤軸也而先之以星野紫乾象也圖嶽廟以神所棲也圖碧霞宮以世所崇奉也圖周明堂以帝王致治之蹟也而附之以五嶽真形則以泰山五嶽之宗宜統會其勝也維嶽降神實生孔子爲世宗之如泰山喬嶽圖其廟而崇祀之以表聖蹟重山靈也夫天開圖畫地湧丹青豈人力哉維茲繪事肖厥化工俾世之觀覽者一披卷而對越介丘恍若明神陟降勿勿乎欲其享之則又非特豁目惠心卧游之適云爾

泰山圖
王母池
大汶口

碧霞宮圖

五岳真形圖

北岳 東岳 中岳 西岳 南岳

右圖石刻岱祠圖說引道經云五岳之神分掌世界人物各有攸屬岱太山乃天帝之孫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官職生死貴賤等事又引抱朴子云凡修道之士棲隱山谷須得五岳真形圖佩之則鬼魅虎一切妖毒皆莫能近又云太初中李充稱馮翊人三百歲常負此圖入或佩之渡江海入山谷或夜行宿凶房邪魔魑魅魍魎悉皆隱遁度供所抵必獲禎祥又嘗見萬花谷記西王母與上元夫人降漢武帝帝視其巾器中有小書乙卷覽母曰此五岳真形圖也乃三天太上所出豈汝所宜佩乎帝乙不已與之藏柏梁臺余按諸說雖不可知然此圖類古符籙必有所自而五岳之神亦不可無也存之以資博識云

岱史第二卷星野考

叙曰易考乎星野也考泰山之分野而繫之於分星也謂其上應天象也夫陰陽之精其本在地而上發於天在天二十八舍在地十二州各有所主即一丘一阜懸象列宿矧夫崧高維嶽峻極於天而泰山尤群嶽之宗其昭回法象豈不鉅麗自保章氏失職久遠郡國廢置代遷千百年來譚星野者或以泰山主心房氐或主婁胃或主虛危其言纚纚洋洋靡所適從[illegible]或著律曆[illegible]者言[illegible]古天文角亢[illegible]至[illegible]而[illegible]青徐兗之域泰山[illegible]主角[illegible]旨哉僧一行嘗言之也曰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觀兩河之象與雲漢之終始則分野可知而通志云山東當山河之會得升降之中泰山介乎其間此乎載通論也[illegible]籍諸史以俟閎覽博物之君子折衷焉

史記天文書　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虛危青州

燕齊之[illegible]在辰星占於虛危宋鄭之疆候在歲星占於房心

正義曰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角亢鄭之分野房氐房心宋之分野豫州箕尾燕之分野幽州方斗牛女虛危室壁斗女吳越之分野揚州女虛齊之分野青州危室壁衛之分野并州

前漢天文書曰角亢氐沇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虛危青州　丙丁江淮海岱一曰甲齊　中齊酉魯

前漢地理志曰齊地虛危之分壄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成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

魏太史令陳卓曰泰山角六度

晉天文志曰泰山入角十二度

唐天文志曰降婁玄枵其神主於岱宗歲星位焉女虛危在子齊分野女虛危玄枵也循岱嶽衆山之陰其地得陬訾之下流其象著為天津絕雲漢之陽凡司人之星與群臣之錄皆主虛危　奎在戌曾分野奎婁降婁也循岱嶽衆山之陽在陬訾下流婁胃之墟

宋天文志曰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其神
為青帝司春司木司泰山
宋中興天文志王奕曰泰山入角十二度馬端臨
象緯州郡躔次並同
天原發微曰天下山分為四條上應二十八宿負海
負殖所阜之國　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為三齊
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為鄒魯此負海之國也
通志西山東自南正達於西正得雲漢升氣自北正
達於東正得雲漢降氣則山東其當山河之會而
得升降之中乎
汪子御曰按山東通志引晉書言循岱嶽衆山之陰
主虛危循岱嶽衆山之陽主婁胃引唐書言齊除
齊魯主心房氐盖我
朝清類分野擬二書之說以定星野之次而通志因
之夫以心房氐言岱猶為近之乃若虛危北宿也
婁胃西宿也而可以東方言耶又按古天文圖書
降婁魯分也玄枵則吳越揚州之次也歲星十
歲周天非有定位而唐志云云圖復云云要而

謂其神主岱而非躔次之謂邪夫王者齊政
璿璣不可不知而亦不易知也故今志以王奕
端臨為正而餘則傳疑以俟夫明於占步者

岱史第三卷形勝考

叙曰易于形勝也考古今之誦說乎泰山者也夫自有天地以來形勝無如泰山故自有書契以來誦說形勝者亦無如泰山乃其始經見則虞典岱宗爾言耳夫虞典凡嶽皆以方位言惟泰山不言方位而言岱不言嶽而言宗國謂夫出震配乾萬物始代儲坤繇亘五嶽推宗其形勝甲於普天之下無兩也嗣是而詩稱魯詹禮稱兗鎮爾雅稱東嶽則槩其一方所推重而極言耳他若子史百家佛經道籙奕奕樹屬炫句玄詞所謂天孫神房洞天福地與夫金床玉几之說最不可窮詰然古人於搜神紀異稗官野史亦所不廢也世即有善言形勝者或未能越此故槩凡見聞所及併編錄之以備參考迺其寒暑之候逈異於下方里至之遙艱難於躋陟俱世所欲聞者宜不厭於鎖贅云

舜典曰岱宗　按五經通義云岱宗言王者易姓受命報功告成必於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之處宗長也言為群嶽之長

禹貢曰海岱維青州　又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按書註云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又云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

魯頌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　按說苑云山者宣也言宣氣生萬物也泰言高大之至也爾雅云右陵泰丘或云泰者太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發舒於東方也

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鎮曰岱山　按鎮言其重也

爾雅曰河東岱　又曰泰山為東嶽　又曰中有岱嶽與其五谷魚鹽生焉　按詩註云嶽言山之尊也東方主天地生氣以方位別五嶽是為天之東柱

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耳

漢官儀曰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仰視天門如從穴中視天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為仙人石閭東巖為

[illegible]長三丈所又東南名秦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
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黃河去泰山二百餘
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山南有廟悉種
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圍。相傳云漢武所種小天門
有秦時五大夫松見在
後漢書曰光武封泰山雲氣成宮闕
道藏書曰泰山周迴一百六十里畤五十步方栖各
[illegible]四十里
郭璞書曰泰山在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四十八
里三百步
山海經曰泰山環水出焉東流注於海
法苑珠林曰泰山之東有醴泉焉其形如井本體皆
石欲取飲者皆洗心跪而挹之則泉出如流若或
汚慢則泉縮焉蓋有神明以宰之也
魯輩二堂記曰泰山之北水與齊之東南諸水西北
滙於黑水之灣又西北滙於柏崖
蘇東坡送楊傑詩序曰無為子嘗奉使登泰山絕頂

[illegible]書曰泰山之上有日觀峰者夜半可以
見浴日彌望如鋪金者海也綠色微茫中有
黿者海島溪山相間也金色漸淡日輪浮動水中
如大玉盤適海濱望而見海日是矣登天台之頂
曰華頂者乃知此特小海耳諸山環列外乃為大
海泰山有日觀者觀日於未出也有月觀者觀月
於已沒也長安觀者西望秦關諸山也越觀也者
南望會稽諸山也衡山有七十二峯皆有[illegible]
[illegible]觀不及泰山者[illegible]外位也
岱宗記曰梁父長白二山為泰山輔嶽
通志曰濟南諸山其北麓也兗州諸山其南麓也
齊海上諸山其左翼也河東諸山其右翼也斯
為泰山矣乎迺若山南則有漢武遺柏天門則
五大夫松絕頂則有秦無字碑懸崖則有唐朝
[illegible]斯則泰山古蹟之最優者
[illegible]曰[illegible]九[illegible]十二[illegible]週[illegible]

岱史第五卷疆域表

敘曰表疆域者何表岱宗所隸疆域也隸於州邑而郡而部也夫岱宗秀挺六合靈應八埏涵育萬形儲峙千古豈一疆一域所得而囿乎然自古錫土姓以立國制地域以撫封必恃名山大川為之界焉是故禹貢九州之域海岱維青周禮山鎮之崇兗州曰岱此疆域所由始矣秦漢而降建牧分州剖裂土境廢置凡幾漢之奉高唐之乾封宋之奉符皆以邑名於岱阯者也

皇明定鼎燕冀惟岱宗較諸嶽獨邇雄據東夏屏[illegible]皇畿若拱辰然而漕源國計亦維茲攸賴所謂適[illegible]磐石之宗其在斯與岱阯不以邑而以州俾奉政祀[illegible]而州以泰安名有以也夫茲備錄古今沿革并其[illegible]數而為之表如左方

朝代	總部	郡	州縣
唐虞夏商	青（禹貢曰海岱惟青州）		
周	兗（周禮兗州其鎮曰岱）	魯（魯頌曰泰山[illegible]）	
戰國	齊		博邑
秦		齊郡	博邑
西漢	兗州部	泰山郡（漢初屬齊北國武帝元狩元年濟北王奏獻）	奉高縣（武帝元封元年置奉高）
東漢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光武二十二年至奉高章帝元和二年幸奉高）
晉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南宋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北魏	兗州部	泰山郡	奉高縣
隋	兗州部	魯郡（大業初改爲魯郡）	岱山縣（開皇六年改奉高曰岱山）
唐	河南道	兗州魯郡（武德貞觀制祭東岳於兗州玄宗封泰山神為天齊王）	乾封縣（高宗改岱[illegible]縣為乾封）
宋	京東西路	兗州襲慶府（初祭東岳於兗州真宗加號泰山天齊仁聖王又上號仁聖帝）	奉符縣（真宗祥符[illegible]年改乾封為奉符）

金	元	皇明
山東西路	山東東西路	山東布政使司
泰安州 大定二十三年陞泰安軍為州	泰安州 加上泰山天齊大生仁聖帝	濟南府 洪武制不加泰山封號正名稱東嶽之神
奉符縣	奉符縣	泰安州 省奉符縣並入州

岱史第二冊諸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長蘆山

東鹽課兼管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六狩典紀 附封禪

唐虞

夏后氏

周

秦始皇封禪刻石文李斯篆

漢武帝封禪詔 司馬遷封禪書略 班固白虎通略

光武却封禪詔　封禪刻石文

章帝　安帝

魏明帝

隋文帝却封禪詔略

唐太宗却封禪議

高宗封禪玉牒文 駱賓王為兗州父老請封禪文

玄宗封禪玉牒文　御製序銘

宋太宗不允封禪略

真宗封禪玉牒文 孫奭諫疏　御製序銘

皇明永樂却封禪略 王直題却封禪頌

附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虎

梁許懋

宋胡致堂　章俊卿　馬端臨

明丘濬

卷之七望典紀

唐虞

周 附魯

秦

漢高祖　武帝　宣帝

光武　章帝

魏文帝

晋成帝

梁

後魏祭岱文

始皇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
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
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
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甫刻所立石見史記○王仲淹謂封禪非古
[illegible]
李斯篆刻石文今存二十九字詳見遺蹟紀
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海之
內莫不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人庶蕃息天祿
永得今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
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泰
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
行諸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於後世順承
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
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
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格內外靡不清
淨施於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漢武帝元封元年東巡海上夏四月登封泰山降坐
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

[illegible]古月非八禮遺天地況施著見景象
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
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
十月爲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
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
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
戶牛酒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
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
二年秋作明堂于泰山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
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于明堂
以配上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于明堂甲申
修封丙戌禪石閭
征和四年春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
司馬遷封禪書畧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
者矣未有覩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illegible]
況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

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秦始皇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於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風雨則譏之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偽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今上自得寶鼎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

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
通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蓬萊高世比德於九
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不能辯明封禪事
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群
儒盡罷諸儒不用三月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
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顛上念諸儒及方士
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
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
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
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
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
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
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群臣更上壽
明年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
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修五年之禮如前
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阯南方方士多
言仙閭也故上親禪焉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
地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

[illegible]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
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
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則有司存

班固白虎通畧

王者易姓受命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
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
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必於
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
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illegible]
高報天附梁甫之阯以報地明天地之所以
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
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
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
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於梁甫
三皇禪繹繹之山明己成功而告有德者
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梁甫者[illegible]
[illegible]

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告于天必也於
宗何明告易姓刻石紀號告自紀于百王也燎祭
天報之義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
封泰山也
光武皇帝建武二十年十月東巡狩至於岱宗
三十年群臣上書請封禪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
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
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禪管仲非之若
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
群臣不敢復言 三十二年帝夜讀河圖會昌
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按索圖
讖文言九世封事梁等列奏乃許焉求元封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累壇玉牒玉檢
金泥及石檢度數帝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
禪故詔梁松因故封石空更加封而已松疏爭
可二月至泰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將工先上
刻石辛卯封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四月己卯赦
以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 [illegible]

光武刻石文畧
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
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群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憙
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
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
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
野四七之際火爲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
省得中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僞不萌
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
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
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雒書甄曜度孝
經鉤命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
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
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盜
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
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横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
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
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

八戢與兵起是以帝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
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
舟車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
靈臺改律呂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
死贄以類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三年六十
有一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
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
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泰山甲午禪于梁
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後昆百
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東巡狩柴告岱宗幸奉高祀
五帝于汶上明堂

安帝延光三年二月丙子東巡狩辛卯柴告岱宗

魏 明帝東巡狩凡三至岱宗所過存問高年恤疾苦
或賜穀帛

隋 文帝開皇九年朝野皆請封禪詔畧曰以薄德
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攸聞今後言封
宜即禁絶十四年百官抗表固請封禪帝令
等創儀注既成帝視之曰茲事體大朕何德
之但當東巡因祭泰山耳

唐 太宗貞觀初羣臣並請封禪唯魏徵以為不可
六年文武官以初平突厥盛德被於海內又年穀
屢登表封泰山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見衆議以封
禪為盛事頗爰勸朕行之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
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於堯舜若
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桀紂
昔秦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
言無假封禪且禮云掃地而祭以表至誠何
登高山封三尺土也太宗雖納徵言而羣臣猶抗
表勸請 十五年東幸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

高宗麟德二年幸東嶽乾封元年正月封泰山禪
于社首以皇后武氏為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為
獻其帷帟錦繡羣臣瞻望多竊笑之

玉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
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咸祚淪亡高祖

而救黎元賜玄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道
宇於再慶業壯斷鼇飲滄溟而一息臣恭奉餘緒
恭承積慶遂得崑山縱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
祧而降靈宇昊今謹告成東岳歸功上玄大寶
克隆鴻基永固凝熏萬姓陶化八紘

駱賓王為齊州父老請陪封禪文

圓天列象紫宮通北極之尊大帝凝圖玄猷暢東
巡之禮是知道隆光澤既輯玉于雲臺業紹禪
必登金于日觀伏惟皇上乘乾握紀纂三統之重
光御極登樞應千靈之累聖故得河浮王者
文于帝朝海薦四神奉冊書于王會稱開三脊
洽五雲既而緝總章之舊文紹辟雍之故事非煙
翼戟移玉輦于梁陰若月承輪秘金繩于岱巘臣
等質均芻狗陰謝桑榆幸屬堯鏡多輝昭餘光
連石軒圖廣運追盛禮于撥金然而鄒魯舊邦
淄遺俗俱沐二周之化咸稱一變之封境接青
俯瞰獲麟之野山開翠屺斜連辨馬之峯豈可
稷下遺甿頓隔陪封之禮淹中故老獨奏

咸是用虔日披冊御璧輪而三舍望雲紆宸
闔于九重倘允微誠許陪大禮則夢瓊餘息
閭以相讙乾木殘魂遊岱宗而載躍

玄宗開元十二年群臣多言封禪中書令張說又
固請乃下制以十三年有事於泰山御製御書紀
泰山銘

玉牒祝文

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
運興土德高宗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合
盛中宗紹復繼體不定上帝眷祐錫臣忠武底
內艱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
海晏然封祀岱岳謝成于天子孫百祿蒼生受福

玄宗紀泰山序銘 紀勒石嶽巔磨崖碑詳見遺蹟

朕宅帝位十有四載顧惟不德懵於至道任夫難
任安夫難安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心之浩蕩若
涉於大川賴上帝垂休先后儲慶宰衡庶尹交
皇極四海會同五典敷暢歲云再熟人用大和
辟僉謀倡予封禪謂孝莫大於嚴父謂禮莫尊

衍既至人道其積國請不已固辭不獲命
[illegible]儀與繹漢制張皇六師震疊九寓
[illegible]州[illegible]肅肅邕邕羅羅濟濟以至于
[illegible]項也爾雅云泰山為東嶽周官以兗州之鎮
山實惟岱帝之孫群靈之府其方處萬物之始故
稱岱焉其位居五嶽之伯故稱宗焉曰昔者受命
易姓於是乎啓天地薦成功序圖錄紀氏號朕承
先王茲率厥典實欲報玄天之眷命為蒼生之祈
福豈敢高視萬古自比九皇哉故設壇場於山下
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於山上暨一獻之通神斯
亦因高崇天就廣增地之義也乃仲冬庶寅有事
東嶽類于昊天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畢
降粤翌日禪於社首侑我聖考祀於皇祇在地之
神罔不咸暨壬辰覲群后上公進曰天子膺天
符納介福群臣拜手稽首稱千萬歲慶答歡同陳
誠以德大[illegible]叶慶彝倫攸叙三事百揆時乃之功
萬物由庶[illegible]入允殖列牧衆宰時乃之功一二
[illegible]以[illegible]灰錫類萬國時惟休哉我儒制禮我

[illegible]爲天地擾順時惟休哉蠻夷戎狄重譯來貢
聖之化朕何慕焉五靈百寶日來月集會昌之
朕何感焉凡今而後儆乃在位一王度齊衆法推
舊章補缺政存易去煩苛思立人極乃見天則
於戲天生烝人惟后時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
明矣地厚載物惟后時相能以厚生生萬人事地
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藝祖文考精爽在
天其曰懿予幼孫克享上帝時若馨香[illegible]不乃曰
儈我之文武曾孫其[illegible]錫新命纘我舊業永保
祿子孫其承之予小子敢對揚上帝之休[illegible]
與百執事尚綏兆人將多于前功而毖彼後患
夫不獲萬方其罪予一心有終上天其知我朕惟
寶行三德曰慈儉謙慈者覆無疆之吉儉者崇
來之訓自滿者人損自謙者天益苟如是則執
易循基構易守磨石壁刻金記後之人聽詞而
心觀末而知本銘曰惟天生人立君以理惟君
命奉為天子代去不留人來無已德凉者滅
[illegible]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萬

臣死為空言以誣下罔上為己任是陛下以
艱難之業為奸臣僥倖之資此臣所以長嘆痛
也

徽宗政和四年兗鄆濮開德興仁潁昌府鄭州廣
濟永興軍等上言父老欲詣闕請皇帝登封詔郡
之將來京西將講封禪以文太平預具金繩玉
檢及[illegible]四千艘雖滿具亦以十萬
計他皆稱是然不果行

永樂間太常官缺須請封泰山
成祖文皇帝郤絕之
王直題鄒封禪頌後
禪頌纂前翰林學士贈禮部尚書文穆公諡胡廣作
也昔
太宗文皇帝在位時太常臣有言曰古者聖人治天
下功德成隆則必興封禪之禮以告于神明垂
於萬世今陛下繼統天清地寧民物咸遂 聖
神功古無與讓而乃封禪未講何以繼前代帝
之盛請命禮部行之上曰封禪非古也帝王之
御於後者在德不在封禪不許公聞之曰此

事也而大臣有與之比者陰助之公慮為所惑
本封禪非古之說與後世賢君良臣所以闢而
行之美作此詩以獻
皇上聖性高明真知灼見足以破千古之謬為百王
之明監覽之喜曰是朕心也於是言者沮而封禪
卒不行君子之尊君務引其君以當道若公是也
彼秦皇漢武肆其後心以瀆擾上下天地厭之顧
乃以是為詑此為邦者所以遠佞人而公之所深
慮也

歷代儒臣封禪論

漢司馬虎曰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
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
之王巡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
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即封之
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
將無事於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
宣王由衰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
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illegible]

禍而於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illegible]
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於人
聞其在封矣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
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
有至德於天下征伐受命必有大功於萬物是故
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
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
故求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所通必於所宅崇其
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

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
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
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
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盖率復舊業增修
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
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
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
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梁許懋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玄引孝經

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燔燎禪于梁甫刻石紀
此緯書之曲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
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
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
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
於下非盛德之事不可為法也
宋胡致堂曰緯書本原於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在
豢於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幽明之故非知
道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

所以載道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
謬於理矣登封之事原於柴燔而夸之者也詩書
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岱宗陟其高山
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於
郊而埽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亦
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
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二事則傳者之失也
然則七十二君之編錄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
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典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故前世論登封
莫善於許懋惜乎世祖之臣智不及此陷其君於
過舉而不得聞也　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
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
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玄
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
稽古之言以袪群惑遂使有天下者於無事時肆
其侈心千乘萬騎巡狩後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
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故求
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
之意推廣其義以荅請者則賢於光武遠矣使其
舉措每如此則金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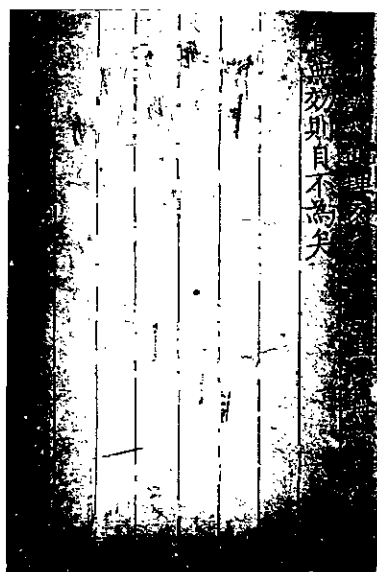
董俊卿曰以封禪為非古者王仲淹也以封禪為
不經者李泰伯也以封禪為不足信者蘇子由也
失六經無封禪之文帝王無封禪之事著是文者
管仲蹶其源史遷浚其流李仲推其波張說助其
瀾侈是事者祖龍噓其煙孝元封其燼隋帝熾其
膏玄宗烈其焰是封禪之典惟以肆情示誇也
之以六經之明文質之以帝王之實迹則後世
歃滋甚且云云一山也或以為在東山或以為在
蒙陰亭亭一名也或以為在牟陰或以為在鉅平
社首一地也或以為在鉅平或以為在博縣則服
虔晉灼應劭之論不同既曰伏羲禪梁父禪云云又
曰三皇禪繹繹既曰帝嚳禪云云又曰五帝
禪亭亭既曰禹禪會稽湯禪云云又曰三王禪梁
甫則管仲孔穎達之說為不一紛紛異議迄無
證唐虞三代果有是乎七十二君果足信乎
是事六經遺文豈應不載吁安得仲淹泰伯子由
與之議封禪之非哉

馬端臨曰按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
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
嘗不封禪且引管仲荅齊桓公之語以為古封禪
七十二家自無懷氏至三代俱有之蓋出於齊魯
陋儒之說詩書所不載非事實也當以文中子之
言為正

野翁詩話唐竇庠冬夜寓懷寄王翰林詩云

霜蕪葉下枝殘四吟斷四愁詩漢家若欲論封[illegible]
須及相如未病時按史記天子曰相如病甚可往
悉取其書使所忠往相如已死妻曰長卿未死時
為書一卷曰有使來求奏之言封禪事所忠以奏
天子異之夫封禪秦漢後心既非古禮而相如至
死不忘献諛夫豈忠臣而庠以自比或以比人此
唐儒之陋也韓退之亦上表勸封禪又數自謂希
相如退之儒宗猶爾如庠何議焉

明丘濬曰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illegible]
事乃天下國家之盛禮堯舜禹湯文武成康[illegible]
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
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於長生不死為國至於
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為之者縱為
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的於服食樂[illegible]
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是故明君永年莫若寡[illegible]
延國祚莫若愛民寡欲而至於全其天愛民而
於過其曆誠有是理亦誠有是事嗚呼世主祈
甘心於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illegible]

[illegible]無効則自不為矣

岱史第七卷望典紀

敘曰曷云乎望也帝王祀事之稱也紀之者[illegible]
以崇禮也夫國之大事惟祀祀之大事惟天地與[illegible]
嶽而岱惟嶽首帝王狩望必先焉於禮豈弗崇重哉
然虞書望祀而曰秩周禮四望而曰秩視三公盖則
於天地也無用越禮以為媚也降及後世餙縟矯誣
唐則稱王宋則稱帝獻符奏策瑅牘雲臺輒冀幸徼
神而徼之福顧不思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以此
媚之亢孰甚乎哉

高皇帝稽古制祀典先正其名號曰東嶽泰山之[illegible]
而郊壇而遣告而禱賽一切秩之以禮與帝典王[illegible]
同符列聖承之昭然成憲可為萬世法若夫公卿[illegible]
執事有事於祀者凡以為國為民也例得附錄焉

唐虞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見典

周 天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小宗伯四望五嶽 五[illegible]
視三公 見周禮

周公封于曲阜伯禽為魯侯遂得主泰山之祀

魯僖公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illegible]
三望 見春秋○公羊傳曰三望者何望祭也[illegible]山河海也

魯宣公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
乃不郊猶三望 同上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弗能救與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秦 始皇即帝位三年東遊海上祠名山大川及八神
八神之次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八神之祀莫知
所起盖周之先已有之始皇因之及舉封禪亦祠
泰山

漢 高祖至武帝時泰山屬濟北王境內自奉祠元[illegible]
元年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然後天子[illegible]
領祠元封五年帝至奉高修封祠泰山其後五年
一修封凡五祠焉

宣帝神爵元年詔太常制五嶽常祀禮皆使者持
節唯泰山與河歲五祠餘皆三祠

光武中元元年定北郊祀五嶽建武三十年三[illegible]
帝卻封禪之議幸魯過祭泰山 三十二年[illegible]

臣聞結萃為山巖無疆之厚載升名曰嶽表鎮
之崇丘至若根一氣以混成巍四時而首出作
東夏寔惟岱宗辨乎五方設位冠配天之大蓋
八卦建標當出震之區邃深連空洞之宮翕習
神靈之府夫其魁甲艮象握制坤軸嶾嶙碕礒
崇岩嶤天門路界於欝蒼日觀勢臨於杲曜列仙
遯迹存棲真之石閭永命儲休闕與齡之金篋
殖百卉函育庶類畜泄雷雨吐納風雲封之所
合元符登之所以小天下近綴梁社遠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海沂襟帶淮泗[illegible]
化權蓋順貞之壽域也古先哲后誕膺駿命披
圖稽帝文告成功申大報昭姓考瑞刻石紀號
無懷氏迄唐明皇登封展采布在方冊者罔不
兹矣開元十三年始封神曰天齊王禮秩加三
一等綿歷五代寂寥無聞爰暨皇朝勃興嘉運
百姓與能之望應真人革命之秋太祖皇帝總
英雄鞭撻宇宙勤勞四征削平多壘方混一插
中太宗皇帝恭膺洪緒懋建皇極對越道德

天人乃綏懷於海外[illegible]鄭難創業纘緒
崇舊灾將底績而未暇開先遺大知弈世而有
待惟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欽明上聖
孝皇帝陛下承邕定之基格孟安之世顯仁以育
物廣孝以奉先宣洽重熈財成庶政弭息戎旅撫
柔要荒秉國步之密清宅天衷於醇粹因之以豊
懋加之以阜康席慶宗廟之重游心帝王之術是
轡遠御大道坦夷天衢於是乎嘉亨德教於是乎
漸被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幽隱講求典禮包舉藝文接千歲之統可炳儀
封祀當萬物之盛宜昭告於神明然猶務謙肅
益光體健行而不息冲晦藏用淵默思道俄而
休震動上帝顧懷真籙游臻靈心有懌總集嘉
覺悟烝黎踰金簡玉字之文等河圖洛書之寶
是祕檢發為蓍蔡露濡開榮普天受賜新建
號易通邑之名茂昭降祥聳動群聽是時東
老湊闕廷以上書[illegible]

皇帝謹遣吏科給事中車璽致祭于東嶽泰[illegible]
曰越此東土泰嶽惟崇民物奠安厥功允茂予
承大統謹用祭告惟神歆格永祐家邦尚饗
正統三年遣泰安州知州胡宗敏告曰朕祇御下
民永懷保恤百穀長育茲惟厥時顒冀明靈特降
數祐無災無沴時雨時暘作歲豐穰以穀黎庶尚
饗
正統九年遣翰林院侍讀習嘉言告曰予奉天育
民愧涼于德致茲久旱災及群生夙夜[illegible]
惕切神司方嶽憂憫諒同兩農以時寔[illegible]
茲致禱尚冀感通弘布甘霖用臻豐稔匪予之
特乃神庥尚饗
景泰三年遣太子太保兼都察院都御史王文
香帛太牢祭曰茲者河流泛溢自濟寧州以南
于淮北民居墜畝皆被墊溺所在救死不贍朕
傷切于懷夫朕敷政以惠民神出泉以澤物皆
帝所命今泉流溢於淮泗災害及於公私雖
責固朕不德所致神亦豈能獨辭必使泉[illegible]

民以為利而不以為患然後各得其職仰無[illegible]
而俯無所愧專祺感通以慰懸切謹告
景泰六年遣刑部尚書薛希璉奉香帛牲醴告曰
恭承天命重付躬民社所依災祥攸繫志恒內
省政無外乖或寒燠愆期或雨暘踰度田疇失利
穀麥不登憂切民心妨及國計究推所自良由在
茲然因咎致災固朕躬罔避而轉殃為福實神職
當專夫有咎無功過將惟一轉殃為福功孰與
特致懇祈幸副懸望謹告
成化六年遣掌太常寺事[illegible]
邇者山東地方爰自去秋訖于今夏天時久旱
流乾涸夏麥無成秋田未種運河淺澀船運艱
中心皇皇深切朕念惟神奠鎮一方人所恃賴
茲旱暵寧不測然茲特遣官齎香帛以告于神
體上帝好生之德默運化機弘施雨澤使田野
足河道通行用紓朕慮大慰民望庶幾神之休
永永無窮神其鑒之尚饗
成化十三年遣山東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鉞

曰國家敬奉神明事嚴祠祀所期默運化機[illegible]
民庶乃近歲以來或天時不順地道失寧或晉[illegible]
失常雨暘愆候或妖孽間作疫癘交行遠近人[illegible]
頻遭饑饉流離困苦痛何可言惻然於衷罔知攸[illegible]
措惟神鎮一方民所恃賴覩此災沴能不[illegible]
是用特具香帛遣官恭告尚冀體上帝好生之德
贊予憂憫元元之意斡旋造化弘闡威靈捍患御
災變禍為福庶幾民生獲遂享報無窮惟神鑒之
尚饗

成化二十一年遣[illegible]
盛顯告曰惟神自開闢來作鎮東土興致雨雲
育萬物靈明克昭蒸民攸賴是以歷代報祀之
有隆無替乃今歲二三月間震動數次意者人
不修不齊瀆神弗安弗寧守臣馳達朕心憂惶
備香帛命官往祭望喬嶽以處祈冀鑒臨而[illegible]
勳司元化誕福斯人大古今瞻仰者在茲國家
崇者在茲謹告
弘治四年遣通政司左通政元守直祭曰[illegible]

[illegible]無雪今春天時尤旱雨澤愆期田[illegible]
黎庶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禱祈
神矜憫下民斡旋大造早霈甘澤潤滋禾稼弘
民艱庶民有豐稔之休則神亦享無窮之報謹告
弘治六年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
王霽祭曰伏自去冬無雪今春少雨田禾未能播
種黎庶實切憂惶予甚兢惕用是側身修省虔致
禱祈惟神矜憫下民斡旋大造早霈甘澤以滋
稼以濟民艱[illegible]

報謹告
弘治七年遣內官監太監李興太子太保平江伯
陳銳右副都御史劉大夏右僉都御史熊翀以香
帛告曰比者黃河不循故道決于張秋東注于海
既壞民田又妨運道特遣內外文武大臣循行
決之處督工修築神其默相用成厥功使農不
業國計不虧不勝惓惓顧望之至謹告
弘治己未年
御製重脩東嶽廟碑[illegible]聞自古天子報祀[illegible]

萬斯年

正德五年遣戶部左侍郎喬宇告曰比者暵厲踰
時雨澤少降水泉枯涸運道艱澀者致有乖違
上于叶氣予心警惕内自省愆爰飭有司各脩乃
事咎惟齊魯之地泉源是鍾名山大川神所居守
敬將香帛特遣廷臣仰冀明靈斡旋大化沛施甘
澤濬發河流無使國餉疏通田禾暢茂民生有賴
邦本無疆謹告

正德六年遣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議孫
永告曰去歲以來寧夏作孽命官致討逆黨就擒
内變肅清中外底定非承洪佑曷克臻茲因循至
今未申告謝屬者四方多事水旱相仍饑莩載塗
人民困苦盜賊嘯聚剿捕未平循省咎由實深兢
惕伏望神慈昭鑒幽贊化機災沴潛消休祥叶應
佑我國家永庇生民謹告

嘉靖十一年遣泰安州知州李敢祭曰惟神鍾靈
孚秀鎮奠一方陰翊國家其來尚矣朕以寡昧恭
承天命十有一年于茲敬事神祇罔敢少懈顧
[illegible]宮未立恒切于懷茲者特以其牲帛醴齊遣官
[illegible]伏望茂著神功錫予元嗣則我國家綿慶禩于
窮而神亦享福于有永矣伏惟尚饗

嘉靖十七年遣泰安州知州丁方祭曰比歲嘗命
官禱嗣于神昨丙申孟冬之吉仰荷天賜元儲亦
神所贊佑者茲用致謝神其鑒歆而永惟默佑焉
尚饗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閏三月丁未朔越二十
[illegible]日甲戌[illegible]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illegible]
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祇奉天命[illegible]宰萬
夙夜兢惕靡敢怠遑茲者淮徐守臣奏稱去夏
來黃河漲溢水患異常堤岸衝決民舍渰沒運
淤塞百姓阻饑不能聊生朕聞之惻然惟神[illegible]
一方永饗秩祀茲冝體
上帝好生之德捍患禦災俾濬築工成水循故[illegible]
安常業漕運疏通惟神之顯庥幣帛將誠神[illegible]
[illegible]之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二月壬申朔十[illegible]日[illegible]
丑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
致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比因河水漲溢糧道梗
阻已經遣官祭告茲者明神顯應修濬工成河通
運達國計有裨特茲致謝惟神歆鑒謹告
嘉靖三十三年歲次甲寅四月辛未朔十二日壬
午
皇帝遣巡撫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沈應龍
祭告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朕恭膺天命子育黎
所冀歲稔時和災害不作爾者各處地方水旱兵
荒人民遭阨危亡載路災變異常朕心憂惕惟神
上奉　帝命奠濟一方諒垂矜憫爰命潔士齋[illegible]
香帛特遣撫臣備儀竭虔詣祠致祭所冀明神
彰靈應潛斡化機俾氣序順調雨暘時若弭[illegible]
刬溥賚豊泰庶同朕奉　天子民之意而神亦
惠于無窮矣謹告

皇帝遣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姜廷頤[illegible]
文曰邇者水災異常殃及黎庶良軫朕懷茲特遣
官祭告惟神鑒祐永福邦民謹告
萬曆元年
皇帝遣祭于東嶽泰山之神曰惟神毓秀鍾靈永奠
東土奠安民物萬世攸賴茲予嗣承大統謹用祭
告神其歆鑒佑我國家尚饗

歷代群臣祀祝

魏 高允祭岱嶽文正北坤元作鎮東夏齊二儀以永
固崇至德以配天故能貧元氣以造物協陰陽而
變化若其嵓嶺嶒峙川谷幽深神怪譎詭倏忽百
變吐納風雲育成萬品攝生之所歸焉禎祥之所
萃焉是以歷代帝王之崇封禪銘功以告其成七
十二君咸在茲焉自非功侔造化應同自然孰能
若此者哉自我國家肅恭禋祀懷柔百神邦域之
內罔不咸秩徒以天路未夷雖望祭有在今大駕

既同奄有淮岱謹薦于嶽宗之靈尚饗二年

宋 歐陽脩祭東嶽文脩此者獲解郡章將遂北開方
中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軌以恩寵仰干大造
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羨放陽以涸
轍遂無道路之阻得逐草芋之居行役之深不知
為報一觴之潔誠用薦焉

濟南守曾鞏告岱嶽文去歲之旱有禱于神蒙畀
嘉澤田則大稔今春河役發民二萬更迭齊送無
又俗之盛此齊人出者戕半追其反室維夏之始

實應祈又逢播事夫民數歲乃遇一稔敝室
直今二麥方苞而尤陽為雷吏任其咎所不敢
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其念
之不可惟神合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
滿八紘今此齊邦近在山趾方夏又旱麥苗將萎
吏思其緜奔走群望而人微言賤不能上動頻陰
復散忽已兼旬念此疲民弊於征斂方歲之富倉
常不足一遇災害必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
顧此北州宜先蒙賜豈靈脊獨忍遺之是用敢

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禱詞急謹德來格使二麥雨霑
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維泰山壓
古至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
或企足動容卒莫能至實卓儔殊尤神明之地故
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北光靈威烈焯示萬世夫嵩
他山可得而視維齊魯獲仰而事粒食纖衣莫非
陰施今邦不雨自四月以迄于茲積水之澤塵
冥冥粟將槁死蝗亦滋生雖政或不良足以致
南有此同罪宜蒙家於彼據上之山勺水之用

能與民為福錫之有年豈如泰山朝出一雲暮[illegible]
天下其勢之易易於轉圜而比近託麗顏下能[illegible]
殆莫之或告告或不發夫民之生蓋亦艱矣無儲
與蔑重歛煩使歲一不登多濱於死姦強無知或
起乘時聚為盜攘以取誅夷循理安業田間之民
亦與俱亡奚可不傷聾受命天子守藩于東敢齋
以嚴告于靈宮惟神閔人之病助歲之功霈然下
雨變沴為豊尚俾斯民以牛羊黍稷得承事于無
窮右三首俱祈雨臣愚行為時之所背言為時之所輕寔
儔少和耿耿煢煢苛於人而如此敢望信於冥冥
屬東轅而進謁託斯文而薦誠恭齋祓之舊邦休
大鎮之崢嶸若旱暵之方驕亘憂歲事之不登民且
瘠於溝壑或椎埋而死兵甚聰明之響荅霈膏雨
之霄零言丁寧以上訴心惝怳而潛驚顧不能以
諧世將何以動夫民靈乃不知夫神與道而為徒
雖窅默而難明其虛心也物有來而必應其公[illegible]
也無憎愛之常情彼大雖自大小雖謂小吾與[illegible]
而已矣常一視而持平故徼裏得以上徹利澤[illegible]

之旁行或噫為風或震為霆隱然雷出霧[illegible]
[illegible]寸霆以蒸夕熾灾氣於無形蓋西極于伺服[illegible]
屬乎涂濱入盈其望物遂其生黍芃芃而稚秀累
穎穎而敷榮使時沴遂熄年功可成人食豈乎鍾
酺神祀衍乎粢盛民相安於田里吏無用於威刑
信大恩之莫報而至德之難名愚所以意激而感
深者方涉世之零丁荷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
憑敢因辭以進謝愧抽思之匪精右謝雨

國朝

都御史陳鳳梧告嶽文海內名山惟五嶽為尊[illegible]
神奠位東方生長萬物於五嶽之中又特尊焉自
唐以至于
聖朝歷代崇祀威靈烜赫蓋以一方之安危休戚神
有以主之也辛巳之秋鳳梧備員東藩嘗謁告祠
下預祈有年既而叨蒙　聖恩簡任巡撫夙夜兢
遑惟綏懷是事壬午之春以徂于秋雨暘時若歲
神之惠於是乎有乎矣是秋暨冬礦寇突起于
冢之間荼毒赤子追捕出境餘醜渡河而南[illegible]

跳梁頑者賴神之佑會兵剿平中原之地獲寧
馬惟是齊魯之域深谷茂林姦慝潛伏其患靡常
伏從神威助兇化恭使濟河海岱寇盜不興水旱
不作黎庶遂以平康斯鳳梧之責可少逭焉而
崇報之典其敢有忘謹以牲醴特伸祭告惟神
其鑒之謹告 嘉靖二年

泰安守許應元告嶽文 元聞之含澤布氣膚寸而
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之神為然元以逑
乏守茲土始入境聞民之所欲曰歲荐旱[illegible]
通且半誠得雨殆其有[illegible]惟精[illegible]神志不[illegible]
不潔不敢以徹於明神屏息而待命者旬再矣嘉
穀未播麥苗且槁而沛澤靳於先施是神之靈罔
茲土者無已也罷備之民不任亟毒即守土者無
狀宜降厥殃咎彼蠢蠢者誠可哀憐敢率僚吏竭
誠以禱於明神惟明神卒降之惠俾無槁於道路
報神之德爲其有極尚饗 嘉靖十二年

左布政使揚維聰告嶽文 夫天下之山莫尊於
五嶽五嶽之中獨岱以宗稱其名最著瀹然出雲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其功最大居於東方
維生物之府其德最盛寰海之內無有遠近徧
罔不鄉往其神最靈是故自古聖帝明王必加敬
焉而況為有司者乎維聰受 天子命長茲東土
典領方嶽謬任之初得以職事過于祠下盛醴之
薦敢有弗虔重念維聰之不德受茲重任凡政之
未平民之未乂風雨之未時蝗癘之或作皆有司
之罪也維聰不敢辭其罪然於神有深望焉默而
相之神之惠也民之福也非維聰之所敢私也[illegible]
告 嘉靖[illegible]年

分巡濟南道僉事盧問之祭嶽文 夫惟神有奠鎮
區域之功惟問之有撫治地方之責昔分祭望
通感孚頃以按部之餘遂與僚屬[illegible]以暘旱
之災吾察夫慢民者之過也用是省躬[illegible]民
吏大小齋告[illegible]洪麻遙賜將格而山上之雲觸
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待哺之民有望矣
催租之吏不憂矣其功之速之大實顯佑于東
問之臨風興懷殊切瞻望謹命有司崇修樽

不神功尚饗嘉靖十六年
都御史端廷赦告嶽文茫茫后土五嶽盤薄神為
之宗威靈鑠鑠上扶乾綱風雨時若下握坤軸是
耕是穫恢我　皇度靈長何託庇我蒸人滋淵寥
廓凡此神功振古如昨廷赦奉　命撫茲禮當謁
神謁神之初敢干神政匪誕匪私為民請命夏潦
為灾冬旱復甚陽侵陰伏寒行春令二麥若稿斯
民之病惟神依民惟民依食胡忍視民以至此極
將神之怒撫臣之失罪在撫臣實則何愿伏望矜

翊化工昭錫靈貺興雲降雪慰茲渴望[illegible]有[illegible]
撫臣甘之毋使斯民橫罹之式號以呼神其聽
之尚饗嘉靖二十三年二月
謝嶽文廷赦撫按無狀獲戾神
明致茲冬旱用是皇皇靡寧匍匐祠下為民請命
蒙神降鑒旋收杲日大布重雲霰雪先集霡霂繼
盈需足優渥其應如響吏民罔知咸歸於廷赦自
分罪愆顧有何德可以動神何誠可以感神寔
正直仁慈不忍以廷赦之故累及元元顯貺休
徵當報謝廷赦既荷神宥自今伊始益當[illegible]

垢力詢民瘼以求不為神羞惟神佑之鑒之尚饗
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鄭芸告嶽文惟神萃造化之
靈秀顯仁威以配天峻德獨崇於諸岳巍功茂對
於八埏崇古今之封秩為祈[illegible]之具瞻五徵時應
六府眞安芸欽承　上命攬轡茲方風裁是秉惟
神之綱春生秋殺愚激淑揚爰及藩臬降鑒有光
精神默契敢不肅將祇陳牢醴維脩典常明禋載
馳維神是匡利奏膚功憲度孔昭下土永賴赫[illegible]

用章尚饗嘉靖十三年
巡撫都御史王忬告嶽文蓋聞懿垂編錄休翊
明時以雄長乎五嶽者神之大造也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神之能事也至於奔
走天下積致賄施以利賴此一省者又神之顯
也則夫雨暘時若固神之當先及而亦一方之
私望者矣乃不雨自春迨將中夏逮乎四境旱
三時麥已罔秋禾豈望歲夜倬雲漢晝苦風霾
民其咨　上天有憾神之所以息此一方者

尚𩗶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馮爲告嶽文東土饑饉地方

遠不遠古賦役繁重即有年民亦流移往遺水旱

一寡爲不能自存老稚在途強壯嘯聚疾苦之狀不

忍聞見

聖天子痌瘝時殷簡重臣出廩賑饑而垂絕之生意

復蘇然猶望今歲有秋也爾麥亢旱農事盡廢

私既竭將日以支惟神震方名嶽能興雲雨以

萬物古今祀典攸崇也夫民有疾苦官茲土[illegible]

宜罷斥竊恐神茲土者心亦弗能自安神宜佑

聖君之仁俯從廌等之願誕敷靈液以紓吾民之[illegible]

苦神之德惠將流被無窮矣謹告 嘉靖三十二年閏三月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雍焯告嶽文謹以牲醴敢昭

告于

東嶽泰山之神曰於赫岱宗秩祀有恒神功不施

物効靈冀此霪極翊此坤寧歷代禋薦酬德報

迄我

皇朝威祀維明焯等叨事茲土肅將明禋印請

[illegible]昭格用徵輩我 鴻圖永隮豊亦尚饗 三十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段顧言行布政司左參

徐文通按察司副使王世貞李[illegible]尚僉事王遴張

份暨都司署都指揮僉事李春華告嶽文竊聞

地之大德曰生而生生不息之元氣盛德鍾焉

焉是曰泰山夫泰太和也謂天地太和之氣盡

焉在也行之而時則惟春而神寔司之布之而

則惟東而神寔專之大哉乾元至哉坤元[illegible]

生成而終始之是所謂天地好生之府而岱

嶽之宗乃若壁峙之峻極盤薄之閎遠又非所

也以故粵自有虞氏以迄

昭代咸秩祀而崇報之也固宜予小子言按部齊

責在肅清而激懸鋤凶若與大神之生道不相

者然我心我精我儀我誠神將吐之乎嗟乎吾

其必弗爾矣吾聞春生秋殺玄化之流也福

渥明神之靈也遏惡著良大君憲天之政也

[illegible]生道殺之而生生者斯無窮以福機禍[illegible]

宥斯無窮千繄乃知大君顯憲幽贊以成化而
小子祀風覽戀又將以奉君之命而致之元元者
也求終其于於茲神不享非禮之祀君子不寘祀
于不享之神大神其以予之言為不戾耶尚祈鑒
我精誠我假我歆而毋予譴也謹告（嘉靖戊午夏五月二十七日）
巡撫都御史張鑑祭嶽文曰粵稽山東之地青兗
肇域齊魯舊疆聖賢王霸之化禮義富強之方逮
皇明之御宇為畿服之左壤東表溟海西絡河防赫
赫明神實主震方鑑奉 明命來撫是邦則巡撫
之與威靈乃均夫秉幽明之寄念言東土憂心伻
侵薦臻饑饉官方不良煩苛盜疾昏墊流亡戶籍
耗減阡陌蕪荒以今日之所目擊較之古昔之盛
慫焉其如傷蒨任以來夙夜惕惶仰承神祐時雨
時暘百穀用登盈畝穰穰匪直彼不欽稱而此當
穗實貧有餘而富饜飫是神錫吾民之福而所以
既有位之康彼存者既享有年之樂而去者覺
故土之望桑梓在念逝頁雖償思者不來來者
減招撫墾闢秕敢怠困則户而平其稅分撥

清其糧上則請命於 天子天子即賜俞允下
責成於有司有司有欺心玩法削民自殖者典
有赫實足自戕苟非明神屢錫以豐年聚育以和
氣則民將迫於貧困疾疫何能永樂利於故鄉繼
綸潤澤既明且詳陰騭默祐惟神煌煌鑑茲求上
不負 聖天子牧養小民之意下不負生平奉公
憂國之志使閭閻郊野盡復古昔之盛亦為東方
明神之光用是敬陳牲品侑以玄黃既齋既潔
恭對靈為已往有年之謝致將來時若之祈
之佑非言所將禱善祐正惟神之福鑒假來
懇知來格之洋洋尚饗（嘉靖四十年）
巡撫都御史傅希摯祭嶽文曰茲者漕河横溢運
道阻艱特 命大臣總司開濬惟 神雄鎮一方
捍除百患凡川流之壑注或山下之出源式用
官備申祭告顓望 鑒茲重計舒予至懷急請
瀾佑成羣役俾運儲以通濟永康阜于無疆謹
隆慶六年
巡撫都御史陸樹德告嶽文曰惟

体元發生吾天率土蘇不景象况此幅員之內
所敷氣而布精一作一息是怙是憑迺者恒暘
雨啖啖群情懔臣憂之亟禱於庭亦嘗檄下諸
共敬祈請雨澤逢而不至天杳杳而難明豈政之
多舛抑禱之鮮誠方擬遣官敷告 祠下草既蘇
而雲合使未發而雨零惟神惠民如響應聲撫臣
何容竊有餘榮謹潔牲醴遣官陳詞仰荅寵靈於
萬德施不匱湛澤時行自河之壖迄於東濱靡
弗遍靡露弗盈朋殫竟者畢達亢者皆若消

於不作調歲事於豐登尚饗萬曆十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嶽文曰維 神作鎮東方靈
昌下土凡 國賦之登耗實紀綱其司生靈之休
戚實宰制其柄威靈焜燿古今福澤奠安境宇從
矣山東頃歲以來陰陽舛繆災歉頻仍乃者冬不
雪寒春鮮雨澤時既入夏竟日長風致令麥方
而就枯穀及時而不播農民愈皇於四野吏士
怖於庶司雖祈禱連旬而密雲不雨切念山東
民困於涸轍矣而歲再不稔將何聊生山東

祭於秋荼矣而室如懸磬將何輸納即職守官
焦狀嗟此下民其何以仰惟 惟神靈爽咫尺
祭蒸蒸惟有所歸而職受幽冥之譴如適遭
已久祈 矜憫之恩而縱陰而閉陽隨興雲而
雨蒸生我百穀汙禽穰穰滿車惠此群黎婦女嘻
嘻卒歲不然感而不應則神何以稱威靈求而不
獲則民何以誦福澤忝職不任謁誠祈懇之至謹
告 萬曆十三年知府李伯泰代告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輔祭嶽文曰今歲自春徂夏四月

不雨內自 皇畿達于淮甸焦枯奚啻千里猶
東土寔惟左輔民生益否前雖需此霖霂曾入土
之無幾乃今苗不秀而秀不實旋復稿矣下民洶
洶哀籲 上帝無間遐邇 天子憂勞臧躬徹樂
下詔罪己馳道不除則步自宮迄于郊壇柔林齋
禱為民請命閔恤勞只輔茲東土叨承撫字
宵誠念此無知顛隮溝壑寡惵惻而不能已矧
主憂臣辱即匍匐蒿萊焉敢一息而自寧止惟神
位維泰職司生物胡忍坐視斯人之日就填委

譴率屬吏布其欵悃以告于神顧神明罰予吏
無良而無遺禍於歲出其膚寸不崇朝而雨天下
以畀我婦穉而蘇疲 天子夙夜憂勞之意則此
子道猶能供粢盛而備肥腯以奉神之祀於不匱
惟神鑒予之丹誠而示予以形響輔不勝悚息聽
命之至尚饗 萬曆乙酉年四月二十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輔告嶽文曰自春徂夏長風為雹
旱氣如焚夏麥垂枯秋禾未播輔受明命撫輯東
方俯念民艱憂心孔疚先曾齋心備物赴祈旅神
伏蒙明神鑒其悃誠東以靈澤致禱者再獲雨者
三枯麥半收新谷漸達念念應如桴鼓益瞻靈爽
之不違點點潤若膏酥共戴慈恩之無量但雨澤
應時雖慰三農之望而霑足未徧尚懸再旱之憂
且內自京畿外逮諸省猶聞繼三時不霑點雨数
千里都無粒食以致 主上焦勞軫念警惕上聞
宗社下係生靈奚獨鄙念之所悚惶抑亦神衷之
所惻惻是用不厭煩瀆再行頂禮虔誠施於既
徹明既於將來伏望大展神功溥垂陰騭甘霖
服於彊域在在滂沱洪仁普被於寰區人人驩
于手蹈之薰灼梲迴樂歲之謳歌輔不勝感激
切懇叩心待命之至尚饗 萬曆丙戌年同知趙承芳代告告畢而雨至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嶽文曰惟神海內名山五嶽
之首五嶽之尊獨踞岱宗正趾坤元奠位維東顧
惟天之靈應成長育之洪功矧茲齊魯宜荷帡幪
敢欽第
上命來撫東方初入其境旱魃為傷目茲憔悴心甚
憂惶躬詣神祠為民祈祥幸賜昭鑒下我祥霖
詞甫畢靈雨即零翼日旋車雨降雲蒸大霈甘霖
弘闡神靈三農胥望萬物遂生神功莫報峻德難
名遣官代祀敬潔犧牲修茲報賽用展微誠伏願
風雨時若災沴不形永祜民庶屢歌豐年戴不勝
忻躍懇祈之至謹告 萬曆十四年五月五日
巡撫都御史李戴告嶽文曰惟神化馳九域位冠
百靈裕民足國有赫 帝庭矧茲東土香火綏
家戶戶祝是依是屏胡天不吊降此大災二麥
雨麥乃盡悴九夏不雨禾且無穗國用民生

胥置　聖上求瘼有位忘飧道路流離黎庶[illegible]
英爽有知而罔忍者愍悲普濟具仰彤壇載救[illegible]
無方懷憂如擣夙夜齋沐為民祈禱神之聽之庶
幾惟保爰濟艱難回此枯槁謹告 萬曆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山東[illegible]同知查志隆撰岱史告文曰志隆忝
家魯誦法孔孟則聞登泰山而小天下云蓋未嘗
不馳心翹首冀幸一踐跡之為快也往在壬申假
道登覽特忤權貴圖且謁歸謂與山靈永別已矣
安得如程伯子請註鄒傳撰録名勝哉不自意
隔一紀復出而典職則在山靈咫尺之地會奉僉
者嶺南譚侍史觀風陟嶽詢訪圖經屬志隆以纂
訂之役所幸時清吏隱竟月一無簿事得以遊思
於執林豈山靈有意乎假此閒曠俾償始願耶竊
謂藉手於此少効涓埃即叨竊斗倘寔尸素是用
虽首編摩罔間寒暑曉窓夜燭集古覈今殆四閱
月業已屬草為考者三曰圖考曰星野考曰形勝
考為表者二曰山水表曰疆域表為紀者四曰狩
典紀曰望典紀曰遺蹟紀曰靈宇紀為志者七曰

宮室志曰物產志曰香稅志曰災祥志曰登覽志
而揔揭之以名曰岱史謂夫岱宗之稱昉自黃帝
今宜從其古初而譔者之法獨揘史家茲稍襲其
義例也第念管窺蠡測則心思未融徑巡崖壑則
涉歷未遍碑殘簡脫則目力未周於茲有深懼焉
古禰祠下敬藉所草質諸神明行且涉阻躋巔遍
觀周覽豈敢妄希先賢之勝事闢衛嶺之烟雲尚
冀神明降鑒而默佑之雲披日霽畢露奇觀對景
揮毫恍然天啓庶幾幽不負山靈明不負付託而
於已亦不負攄梧橫卷之辛勤則惟神明陰相是
賴也敢告 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四日告畢登覽岱巔晴霽凡三日遂得以遍歷諸形勝眾
符所祝云

岱史第三冊男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山
東鹽課兼管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八遺蹟紀

王侯遺蹟

玉簡 石閭 登封臺

周明堂 漢明堂 章俊卿明堂論

無字碑 泰篆碑 歐陽脩集古錄 劉跋泰篆譜序

唐崖碑 長城鉅防 鳳凰臺

望仙臺 舞鶴臺 張說序頌 社首壇

封祀壇 朝覲壇 陰字碑

御帳坪 傳城 巖城

謝過城 龜陰田 汶陽田

萊蕪 紅城 白騾冢

聖賢遺蹟

孔子 顏淵 曾子

孟子 伯牙 延陵季子

柳下惠墓 羊祜城 孫復

胡瑗 許衡

列仙遺蹟

漢泰山老父 稷丘君 安期生

崔文子

晉張忠

唐呂嵒 張仙

元丘長春 張志純 徐世隆

成興公 王從之 海印

卷之九靈宇紀

東嶽廟 宋宇文粹中重脩記 明李賢重脩記 薛瑄重脩記 李欽重脩記 許天錫重脩記 李欽脩古井記

東嶽上廟 陳儒記 東嶽中廟 元至元文

玉帝觀 萬恭表岱巔碑 玉皇廟 陳察記 謝王記

會真宮 任式記 后土殿

青帝觀 宋加號讚 明弘治御祝文 御讚 御祝文

碧霞宮 明弘治御祝文 嘉靖御祝文 高海玉女考 劉定之記略

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
設黄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修五城十二樓
名山接萬靈于明廷禾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
過甚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
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且然亦可以稽
千門萬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
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長城鉅防 在泰山西緣河千餘里至琅邪臺入海蘇
代說燕曰齊有長城鉅防韓非子曰長城鉅防
[illegible]
海西至濟州千餘里以備楚括地志云長城西
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泰山北岡上經濟州
即西南兖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琅邪臺入
書紀年云梁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
今泰山西北有嶺鋪俱名長城遺址尚存

無字碑 在嶽頂登封臺下秦始皇立或曰石表
或云石函或言其下有金書玉簡當是碑
[illegible]

昔蘇非嶽之所有自他山至是不知用民力幾
甚矣秦人之層用其民也史記漢武帝置五車
於嶽今莫知所在故樸菴詩云已迷漢武五車石
卻咲秦王無字碑秦政不足言惜夫漢武之效尤
也

秦篆碑 在玉女池上西公署後李斯書始皇二世頌
德文宋劉跂序泰山秦篆譜時尚有二百二十有
二字今湮沕僅存二十九字夫秦雖無道然其所
立有絕人者其文字書法世皆莫及亦不可廢

題石曰 秦斷碑

歐陽脩集古録

余友江隣幾謫官奉符嘗至泰山頂上視秦所刻
石處云石頑不可鐫鑿不知當時何以刻之也然
四面皆無草木野火不及故能若此之久而風雨
所剝其存者纔此數十字而已

劉跂秦篆譜序

史記載秦始皇帝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
今世傳泰山篆字可讀者唯二世詔五十許字

始皇刻辭皆謂已亡莫可復見宋丞相莒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模得墨本以慶曆戊子歲別刻新石親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公集古錄亦言友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以大觀二年春從二三鄉人登泰山宿絕頂首訪秦篆碑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在南面稍平處人常所為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若有字痕刮磨垢蝕試令模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摸之然終莫非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氊椎從訐校之他本始為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二十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為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而每面行數乃不同如此廣狹不等居然可見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詞以史記證

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成完篇宋歐江二公初未嘗到惟憑工匠所說無足怪人多以二公為信故亦不復詳閱余既得墨本并得碑之形象制度以歸親舊聞之多來訪問倦於報乃為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又幽沉晦之迹今遂歷然秦至無義不足論然李斯小篆古今所師經千三百有餘歲而復彰茲可尚也如親巡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氏金石刻石著作休嗣作世聽作聖臨作垂體作禮見作從則又史家差誤皆當以碑為正其曰御史大夫者大夫也莊子曰且而屬之大夫衛宏曰古文一字兩名因就注之史記於瑯琊臺刻石備列從臣名氏余家所收瑯琊殘字亦有五大夫字則大從一大因不復重出歟

磨崖碑有二在嶽頂東嶽祠後一為唐玄宗八分書紀泰山銘字五寸許遒勁可愛一在崖右刻唐

逝撰東封朝覲頌字徑寸餘書法類晉近閣人
焞以忠孝㷔節四大字覆刻其上鑱毀殆盡
鳳凰臺在登封門外漢宣帝時鳳凰集泰山故名
望仙臺在州治東北三十里漢武帝築 一
舞鶴臺唐高宗築按唐書高宗築封祀壇於泰山南
四里如圓丘又詔立登封降禪朝覲之碑名封祀
壇曰舞鶴臺登封壇曰萬歲臺降禪壇曰景雲臺
今皆頹蕪而碑亦埋沒

張說序頌

皇唐六葉開元神武皇帝再受命致太平乃封岱
宗禪社首褩石紀號天文煥發儒臣志美立碣祠
壇曰厥初生人俶有君臣其道茫昧其風朴略因
時而欻起與運而紛落泯泯沒沒無聞焉爾後代
聖人取法象立名位衣裳以等之甲兵以垣之於
是禮樂出而書記存矣反其原致敬乎天地報其
本致美乎鬼神則封禪者帝王受天命告成功
為也闕襄聖之興訓考列辟之通術疇若天而
成者背道而靡失由此推之封禪之義有三帝

之略有七七者何傳不云道德仁義禮智信
之稱聖哲逆之號狂悖三者一位當五行圖錄
序二時會四海昇平之運三德具欽明文思之美
是謂與天合符名不死矣有一不足而云封禪
且未許其如天何言舊史者君莫道於陶唐虞舜
臣莫德於皋陶稷禼三臣降德皆有天下仲尼敍
帝王之書繫周秦之誓明魯祀周公用王禮泰
伯益接周統孔聖微旨不其効歟然泰定天下之
功高享天祿之日淺天而未忘踐堅之德也故太

命復集于皇家天之賛唐不惟舊哉其興之也玄
靈啓迪黃祇顧懷應歸運以義舉撫來蘇以利見
湯也無放夏之慙武也無代殷之戰高祖創業四
宗重光德有格天漏泉蒸雲濡露菌蠡滋育氤氳
涵煦若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溥有形而歸是
囂無外而宅心百有八年于茲矣皇帝據內難而
啓新命戴睿宗而纘舊服宇宙更闢朝庭始位羲
[illegible]軒氏之造皇圖也九族敦序百姓昭明萬邦咸
黎人於變立土圭以步曆葦銅渾以正天蓋

虞氏之張帝道也天地四時六官著禮井田三
五圻成賦廣九廟以尊祖定六律以和神蓋三代
之設王制也武緯之文經之聖暮之神化之然循
戕戕械械日慎一日納規誨以進德遂忠良以代
丁謀習乎無為之書討論乎集賢之殿寵勇爵貴
經明甚乎鵷鸞之列在庭毅乎貔豹之師居鄙人
和旁感神寶沓至乾符坤珍千品萬類超圖溢牒
未始聞記我后以人瑞為心不以物瑞為意王公
卿士儼然進曰休哉陛下孝至于天政合乎道而
年祈后土入獲天穰問歲祀圜丘日不拖朔感禋
以祈聖因事以觀天天人交合其則不遠意者喬
岳埽路望翠華之來上帝諸思侯蒼璧之禮久矣
焉可專讓而廢備勅群臣固言勤帝知罪至于再
至于三帝乃挹之曰欽崇天道俯率嘉話恐德不
類敢憚于勤其撰巡狩之儀求封禪之故既而禮
官不戒而備軍政不誅而輯天姥練日雨師灑道
六甲按隊八陣警蹕孟冬仲旬乘輿乃出千旗雲
引萬戟林行雚濩燦爛飛焰揚精原野為之震

草木為之風生歷郡縣省謠俗問百年舉百禮
墜典葺闕政攸徂之人室家相慶萬方縱觀千里
如堵城邑連歡丘陵聚舞其中垂白之老樂過以
泣不圖萬里之魂復見乾封之事竟雲徃舜日還
神華靈鬱爛熳乎穹壤之間是月來至于岱祇祓
齋宮滌濯靜室凝神玄覽將款太一議夫泰山者
聖帝受天官之宮天孫總人靈之府自昔立國莫
知萬數克承中而建號惟七十而有五我高宗立
之而今七矣非夫尊位盛時明德曠代遼闊難稱
之甚哉先時將臻夫大封也累封疆於高岡築泰
壇於陽趾夫其天壇三襲辰陛十二咸秩衆靈列
坐有次崇牙樹羽管磬鏞鼓宮懸於重壝之內干
戚鉞殳釣戟殺戩周位於四門之外代國重器傳
代絕瑞旅之於中庭玉輦金轂翠冐黃屋夾之於
端路庶官百辟羌夷蠻貊褒成之後謙王之客序
立於禮神之場髦頭弩手鐵馬金鞍介冑如雪旌
幟如火遠匝於清禁之野於是乎以天正上元
駕徐進屯千乘於平路留群臣於谷口皇帝御

龍步萬仞獨與一二元老執事之人出天門臨
觀次沉瀣宿巉巖赤霄可接白雲在下庚寅祀[illegible]
祖於上封以配上帝命衆官於下位以享衆神皇
帝冕衮登壇奠獻俯僂叶金奏佾羽舞撞黃鍾歌
大呂闢閶闔與天語清蹕信公奉斗布度懋建皇
極動[illegible]芬生昭[illegible]乎未兆禳災乎未萌上下傳節
而禮成樂遍福壽同歸而帝賜神策乃撿玉牒於
中頂揚柴燎於高天庶忠誠之上達若憑熖而駕
煙日[illegible]方旋神心餘眷五色雲起拂焉以隨鑾
歲山呼從天而至地越翌日尊辰宗侑地祇而禮
社首遂張大樂覲東后國風惟舊無黜幽削爵之
誅王澤惟新有告災大賚之慶不浹日至化洽於
人心不崇朝景福遍於天下然後藏金匱於祈室
廻玉鑾於上都煌煌乎真聖朝之能事而萬代之
盛節者也于斯之時華戎殊俗異音同歎曰岳合
多雨山峻多雲豈有大衆百萬之師剋期千里之
外及行事之日則天無點翳地無纖塵嚴冬變
節寒風變為和氣非至德其孰能動天如此

順者乎昔人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信知聖人作而萬物覩其心服之之謂矣或曰祭
泰祈[illegible]先后非禮歟曰是禮也非宜也王者父事
天母事地所神崇孝無嫌可也且夫柴瘞外事帝
王主之否當內事后妃助之是開元正人倫革弊
禮起自王之法也故今千載睹來者聆絕韻咀甘
實漱芳潤樂玄妙之精流不已之淑聲臣謹作
頌告于神明四皇墳而六帝典雖古甫亦莫能名
徒採彼輿人之詩曰大矣哉維天為大惟皇則之
率我萬國受天之祺子孫百代入神共保綏之云
爾而已矣

社首壇在嶽[illegible]二里許曰社首山臨屬蒿里前代多
禪此宋真宗[illegible]王欽若撰壇頌碑石

封祀壇宋真宗在嶽南五里許

朝覲壇在州南宋真宗東封群臣朝覲地州之風雲雷
雨壇因其故址陳堯叟撰碑頌今在壇下與天貺
殿碑及天齊仁聖帝碑皆待詔[illegible]撫古書書法類
聖教序

陰字碑在州之乾封門外迤東三百餘武是為
宗荅謝天書述二聖功德序銘曰陰字以字鏤
面從俗稱也或曰金字謂當時以金塗飾也或
禋祀以精意享祀言也皆聲相近而義亦通嘗
真宗東封駐蹕會真宮故碑作屏製鐫其面當
南百餘武俗稱陰字為是宮今在城內而碑限于
外故人罕知其鐫意云萬曆癸酉按臺吳從憲
泰陰亭於碑北

御帳坪在嶽之中道即秦封五松之地宋真宗
駐蹕于此故名金石上柱窠帳殿之遺蹟也

菟裘在岳之陰左傳隱公十一年公語公子翬曰
裘終老即此

紅亭在泰安州境春秋昭公八年大蒐於紅即此

白騾塚在封禪壇北一里唐玄宗登封泰山益州進
白騾甚偉異上親乘之便於登降禮畢方下山抅
休息有司言騾無疾而殪上歎異之諡曰白騾將
軍命有司具櫕櫝壘石為塚

博城在岳東趾距州治三十里漢之奉高隨之汶
唐之乾封同此今名曰舊縣

嬴城在岳東趾距州治東南五十里漢置縣屬泰
郡唐爲東泰州後省入博城

謝過城在岳東南趾漢明堂側齊魯會夾谷後歸謝
之地故名岳東南地曰谷里古夾谷也

龜陰田即齊人歸魯以謝過者

汶陽田在嶽南汶河之上魯成公二年春秋書取汶
陽田八年書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

聖賢遺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
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曰然
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
政猛於虎也禮記檀弓　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
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
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惟人為貴吾
為人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

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為人剛
嚴直不妄與人開後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
右後坐則立非降拜起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
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
嘆嗟之而迪與道輔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
介為學官語于朝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
得其方耳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學士
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
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將為侍講而嫉之者言其
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
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
泗州又徙知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
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復行為世
法經為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為國子監直講
嘉祐二年七月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
其在太學時為大理評事天子臨幸賜緋衣銀魚
及聞其卒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友
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其治春秋不惑傳注

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
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
為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天子選書吏給
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
錄之藏于秘閣見歐文忠撰墓誌銘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與孫明復石守道講學泰
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問見有平
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令人名其投書處
為投書澗云

許衡字仲平河內人金季兵亂避地徂徠泰山間篤
其學曰嘗學初從姚樞竇默游獲聞程朱之學遂
為名儒元世祖召為京兆提學累官集賢大學士
兼國子祭酒領太史院事累遷中書左丞贈司徒
諡文正

漢

泰山老父不知姓氏漢武帝東封見老父於山下道
傍頭上白光高數尺怪而問之老父曰臣年八十五

五時衆老垂死遇有道者教臣絶穀但服朮飲井水並作神枕枕中有三十二物以二十四當二十四氣以八當八風臣行之轉老為少日行三百里臣今年百八十矣帝受其方賜以玉帛老父後入山去後[illegible]十五年還鄉里住三百年不復還矣見類林雜見并葛洪神仙傳

稷丘君 泰山下道士也髮白再黑齒落更生漢武帝時以道術受嘉賞後辭去帝東封稷丘君擁琴迎拜止帝勿上上必傷足帝上及數里左足指折諱之還為稷丘君立祠傳讃曰稷丘洞徹脩道靈山鍊形濯質變白還年漢武行幸攜琴來延戒以升陟遂覩未然見列仙傳及集事淵海

安期生 在泰山遇李少君入山採藥病困安期生與神樓散一匕而愈

崔文子 者泰山人也世好黃老居潛山下後作黃散赤丸賣藥都市自言三百歲後民有大疫長吏之文所請救文擁朱旛繫黃散以狗人門飲散者即愈所活者萬計後去在蜀賣黃散故世寶崔文子黃散云傳讃曰崔子得道術兼秘奧癘氣仁心攸悼朱旛電麾神藥捷到一時獲全永世効見列仙傳及集事淵海

張忠 字巨和中山人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清虛服氣餐芝餌石符堅聞其賢徵至長安以野服見堅曰先生獨善之美有餘兼世之功未足故遠屈先生將任以洪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為侶尚父非敢擬願還餘齒歸岱宗堅以安車送之過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illegible]兩化去謚曰安道先生

唐

呂嵓 字洞賓宋天聖戊寅三月二十一日書五言絶句于王母池署其後曰回翁題政和丙申六月十八日復書七言絶句署其後曰回公再書前後書法皆類顔魯公再書二字類逢賢亭刻人莫能識好事者慕其真蹟至會真宮觀其詩則知純陽二至泰山矣詩見岱覽志

[illegible] 不知何許人開元中與李某同至泰山學道

之孚以宗室辭歸仕至大理丞蜀安祿山亂携家
襄陽尋奉使揚州途觀張子遨李同宿門庭壯麗
僕從雜遝李視女妓中有持箏者酷似其妻及罷
張呼持箏者以林檎繫裙帶上各散去明日李往
至門館荒穢無行人訪鄰人曰此劉道玄宅已
十餘年無居者乃還襄陽索其妻裙帶果得林檎
問其故云一夕夢見五六人追云張傺與撥箏臨
別以林檎繫裙上於是知張已得僊矣

元

丘長春不知何許人嘗居泰山南阯長春觀以全眞
為教元賜號神仙無為演道太宗師別號長春子
後去之嶧山有仙化道跡

張志純號天倪子泰安埠上保人六歲能誦五經十
一歲入玄門居會真宮數載道行超群輩初名志
偉元主改今名賜號崇真保德大師授紫服重建
岱岳升元二觀及上岳廟元初王奕斐稱有贈詩
云赤松宗世遠斯地作神仙註云其人百二十
三見帝學士徐世隆題其小影曰形雖羸于道
肥性雖介于物則齊凡儒墨之體用見天地之
倪杜仁傑曰其堅也老莊其志也軒岐郡人王天
挺曰天倪外深內炳又曰山澤之臞道德之
腴又徐子于此世之所謂天倪子者乎化日自頌
曰肥下娘生皮裹此骨樂然輕快百尺竿頭進步
逢玄洞府去來去來而世宿德醫僧今非道門小
才

徐世隆別號復齋不知何許人元翰林學士風與泰
山天倪子游元季喪亂變姓名上下泰山常居岳
祠或城隍廟三稱子從學一教習泗水超距一授
漢書其一曰王圭授舉子業父之別去言三子貴
賤短脩其後授漢書者目盲賴說書為衣食習泗
者過濟南灌城之厄以泗解圍以超距脫死致爵
賞圭登科膺爵齒三人所至悉如其言圭年八十
許時世隆復來見天順間又至泰山忭作元觀一
老道士識之其容貌如兒時所見後不知所終
文文山集書世隆尚書東平人詩哭文山蓋宋
之人也歷胡元終始而我國朝人猶及見之異

成興公真人不知何許人仙道成于泰山

岱史第九卷靈宇紀
叙曰靈宇者何神明之所宅也紀首岱廟者
之定制也有司奉制命而歲祀焉禮也岱廟上中
凡三而惟下廟故址麗在州城内正北蓋
歷代勅建望祀之所朱牒金泥龍檢螭跋紫蟲篆魏
儼然帝居漢柏唐槐虬蟠雲擁御碑古碣林立森森
以斯知其從來遠矣玉帝觀青帝觀后土殿則以居
天神地祇也顛麓俱有焉謂天地鍾靈於茲神必依
之也碧霞靈應宮則以居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也衣

滿顛麓而嶺以勅建獨闕偉謂其神靈感召安民裕
國也孔子入中之泰山愚兩先生一方之師表則其
祠於此也固宜其他佛老之宮群靈之府倚巖緣谷
比比而是大都肇構於隋唐宋元間今其存者不及
十半然亦傾頹甚矣惟岳頂諸宮觀當世嚴奉不廢
乃絕無真宦以居黃冠黃冠因其貧率散處麓下竟
食則神明香火之謂何即居守安所籍也旋葺旋頹
職此之由哉余請岳頂諸宮觀宜各因其隙地有司
以香稅餘錢構為真室以居黃冠之有戒行者俾

名於宮責以焚脩掃除則宮觀不致蕪穨可歲省脩
葺之費恤民萬神庥幾兩得云

東嶽廟在州城西北隅風俗通曰岱宗廟在博縣西
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按岱嶽觀至元碑云嶽廟
在嶽之南麓岱嶽升元二觀前當為漢址唐武則
天篡唐時改今地或云宋改今地其後歷代隳興
修葺詳其諸記石廟制堞城周[illegible]里城門
有八南闕者五而正中曰嶽廟門東偏曰仰高門
西偏曰見大門東闕者一曰東華門西闕者一曰

西華門後闕者一曰後宰門凡門各有樓而角樓
亦四東南曰巽樓東北曰艮樓西北曰乾樓西南
曰坤樓由岱廟門而上重門為配天次為仁安再
上為仁安殿露臺高下聯屬者二殿前兩廡之中
為鍾鼓樓樓之後各為齋房殿後為寢宮宮左右
為配寢其規模宏侈儼如王者居配天門左為三
靈祠右為太尉祠祠前東廡別殿曰炳靈西曰延
禧碑亭三其一當岱嶽配天二門之間其二對峙
於鍾鼓樓側三亭皆為　國朝御製碑建殿前[illegible]

松數十株蟠結偃盖非他境所有炳靈殿前則
祖延禧殿前則唐槐皆特異雖良繪莫能狀銀杏
大者圍三仞火空其中陰符經曰火生於樹信夫
奇石玲瓏者九其上有古題刻知自遠方來莫獻
者碑石林立其可考者古者張侍制深書宣和廟
記嶽承宰守篆御祝方廟前有亭曰遙參亭前為
遙參門門之前為御街宋東封登蹕之地而實為
廟之第一門也舊榜曰草參門門中有臺臺上有
亭亭重簷四面十有六角崚嶒綺麗昔凡有事於
嶽者先拜於亭而後入廟故曰草參今有司遵舊
祝遣於廟先則徑從由亭門而出猶古之制也亭
今列屏幾方闌各一高六尺許縣前雕塑元君
像四方來謁頂廟者亦先拜焉故又曰遙參亭云

宋學士宇文粹中重修嶽廟記略

宣和四年九月有司以泰嶽宮廟完成奏功制詔
學士承旨臣宇文粹中記其歲月臣粹中再拜稽
首而言曰臣聞自昔受命而帝者咸有顯德著在
天庭合四海九州之歡心以為天地社稷百神
主故有壇場圭幣以薦其物有宮室祠宇以奠
居有牲牢酒醴以薦其潔有祝冊號號以導其誠
其漠然而意可求僾然而誠可格殆與人情無
異是以黃帝建萬國而神靈之封七千虞夏商周
文質迭救雖所尚不同而[illegible]代其歸一揆
必以岱宗為首而神靈煊赫[illegible]猶在書史
接於耳目者爽爽相屬也宋[illegible]都於汴東
倚神嶽遠不十驛章聖皇帝[illegible]嘗躬款
祠下欽惟神靈饗答之異念唐開元始封王爵禮
加三公一等未足以對揚休應遂皆五嶽咸陞帝
號仍共宮廟加修薦獻加厚四方萬里士民奔湊
莫不祈報皆謁日益而歲新也皇帝聰明仁孝光
於上下神動天隨德施周溥既已躋斯民於富壽
迺申勅中外凡所以禮神祇崇顯祀盡志備物畢
用其至歲在辛巳迄於壬寅詔命屢降增治宮宇
繚墻外周縈恩分翼端然如背都紫極望之者
其為神靈所宅凡為殿寢堂閣門亭庫館樓觀廊
廡合八百一十有三楹財不取於賦調役不擾

追呼而屹然崇成若天造地設靈祇燕豫福應
響嗚呼其聖德之事也觀是宮廟土木文采輪奐
崇麗則知郡邑之富旗帷帳熒煌衮冕璀璨則知
絲枲之盛溢牲牷充庭醪醴日御則知耕牧之登
行旆鼓塤衢歌呼滿道則知風俗之和平神之聽
之迪祇陳於上帝用降鑒錫茲祉福則社稷之安
固曆數之綿遠蓋方興而未艾也哉

明李賢廟記略

書稱岱宗蓋以東方屬春萬物交代故曰岱為群
嶽之長故曰宗然而祭之者何也記曰能出雲為
風雨又曰民所取財用也三代以前不過為壇而
祭之如周制四坎壇祭山林丘陵於壇是也秦漢
以來有神仙封禪之事於是有祠廟之設古者五
嶽視三公謂視其饗餼牢醴之多寡以為禮節之
數也非以三公之爵封之也後世遂封五嶽之神
為王為帝建旒端冕儼若人鬼矣洪惟我 聖祖
高皇帝聰明睿智卓冠千古即位之初詔示天下
有曰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
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
依古定制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於東嶽稱曰東嶽
泰山之神嗚呼是舉也裁革瀆禮不經之失所謂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濟
南太守陳君銓走書京師告予曰東嶽泰山神廟
傾頹上請得 旨重修巡撫都憲賈公銓與三司
官僚合謀經營若按察使王公鉞尤留意焉俾銓
綜理其事經始於天順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落成
於五年九月初一日內外煥然一新俾是方之
依而敬之有加於前僉曰不可無紀敢乞為記刻
之用示久遠予惟泰山出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
雨天下功德固廣大矣要之是方之人沾其惠澤
尤多況又取其財用者乎雖曰朝廷祀典所載而
是方尤所當敬也今巡撫方面風憲重臣同心協
慮重役神廟又得郡守克承委任用體 朝廷之
意以表民之所敬真可謂民之父母矣彼慢神虐
民者視此於心不亦愧乎

明薛瑄廟記略

酒司布席將事惟時巡撫都御史鎮山朱公
命主祀大懼簡陋罔磬明禋乃謀諸藩臬廣
方畫圖而特委濟南府同知翟公濤專董其役
選能也公乃檄請當道材木瓴甓金石之類以
匠傭役廪皆取給香帛而秋毫不以煩民經始
壬戌春迄癸亥夏廟工告成自殿堂而下毀
觀厥成是日也淑氣洋溢靈光下矚
尊且安自是而往陰祐顯相雨暘時若而豐
災病殄而民氣和以永保我 國家無疆之
神之功當與天地並而君子謂翟公之有功
也其亦偉矣哉
參政許天贈重修岱廟記略
泰山之麓有廟

後有寢兩傍有廡儼如王者居我 朝因勝國
天順以來屢奉 旨修葺碑石具在 孝廟親為
記 宸章赫奕萬代瞻仰邇者修葺止取裁兩院
以香稅所積自可充修廟費毋用雇 明旨動內
帑為也萬曆甲申廟漸圮於是左參政屠公請於
兩院得可委濟南府通判張世臣董工作之役泰
安州吏目蘇天壽佐之余至督視益勤閱乙酉秋
八月告成凡費金九百餘不動民財不勞民力而
大工就緒余聞之祀禮也國之大祀必以禮聖人
制禮尊五嶽配天其祭以壇不以屋其神設主不
以像通諸天下先司府州縣歲時祭境內山川案
由斯道復古制祛民惑也斯廟有先代故事廟
像率無所更易豈 天造草昧偶未之及也抑別
深意寓其中若耶弘治間倪岳王晉若以此為
然者愚以是知 聖人敬神導民至意使人有所
敬畏啓為善之心遏從惡之念更相告戒以造於
治所謂無害於治者 聖人不與民變革也今
貌巍然神威赫然若有臨之在上然者四方祈

受罪之士女入廟瞻拜肅然起敬罔或不虔則於
聖化或可助萬分一哉若佛老家言神若王者操
福禍之權握生死之柄為善惡果報則其不經見
故儒者缺之勿論

李欽重脩嶽廟古井記

欽垂老林泉自愧無益於世每月一集鄉民老幼
百餘於嶽廟宣揚　聖諭僭為講解期將化民成
俗挽廻魯道之舊民有李進盧士卿者再拜告余
曰廟有古井水甚清洌祀事之灌漑饎爨咸頼焉
曩以日久灘淤盡為泥土洞取廟外之水以奉祀
恐涉不潔吾輩出貲掘而甃之重加淘汰水復清
洌如故請翁識其歲月於石余曰是可以觀今日
鄉約之意矣善者人心之固有非假於外也私欲
蔽之則失其初譬之井焉壅於泥土則泉不能達
然清洌之源固在也一淘汰之遂復其舊然則吾
民之蔽於私欲而喪失其本心者可無以導之乎
鄉約之設固所以去吾民之泥土而達其固有之
良心也況泰山五嶽之宗此水得山下正脉將
神明其用貴且重矣吾民生於魯域自古為聖賢
鄉人人人誠知所以自新一變可至道也若其溺
於私欲而自棄其貴且重焉其無靦顏矣乎是用
記之以儆於有衆

[illegible]泰嶽頂磨崖碑前元至元閒提點張志純
寄修廟壽請問都御史曾銑追修祠下使陳儒記

陳儒記曰

泰山為五嶽之尊撐亘齊魯蹻引江淮矗突雲霄
輝映日月巍乎高哉其天下之奇觀而獨秀者乎
我　明天子御極望於山川徧於群神曰用相我
國家維嶽乃辛丑地震化順乃申　勅封疆之
臣曰其各壯乃金湯峙乃砦堠用扞衛我國家予
一人以寧亦維茲嶽嗟乎嶽之時用大矣哉維時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廣陵曾公銑寔來　簡命保
釐東土比至時且告饑公約已裕民惢崇秩祀而
凡為我民徼福者靡不備至是故蹶萌于　朝得
減京儲數萬石減租亦數萬石間乃語諸藩臬府
正曰泰山威靈鼓動海内矧茲兵戎之調度頻連

之賑卹以暨百官之匪頒罔弗㪅之是其庇我
山者乎閒今廟貌圮壞弗亟圖之其何以祀乃請
五月諶諸監察御史關西楊公亦深僉同該議曰
其動乃官需毋勸力毋違時乃底績已乃祗若成
命移檄諸司曰若布政使陳儒王鴻漸爾其經理
諸難曰若按察使僉事爾其糾察御事乃罔弗旣
厥心亦罔弗慎厥事曰知府劉璽曰同知王景明
爾其鳩工儲工曰知州馬逢伯爾其率作興事乃
罔弗奔走惟罔功是懼於是群工畢興始於壬寅
夏五月迄於癸卯春三月東嶽殿之修者四楹南
向碧霞坊之建者一亦南向泰嶽坊亦一西向東
官廳之建者六楹西官廳之建者四楹各南向鐘
鼓樓對峙於元君之廟者各東西向如其制工既
訖而是祇而暘時若東方庶寧君子謂泰嶽於是
乎有神矣乃請勒石於泰山之巔公以記屬之儒
乃拜手稽首颺言曰嗟乎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欲將至有開必先言神異也顧茲東嶽孕秀鍾
甲於天下則所以奠我民生翊戴我國家者宜倍

涯哉

[illegible]廟在嶽之陽王母池之東昔名岱嶽觀今
名老君堂僅存三清小殿按宋李諤瑤池記云觀
肇於軒黃即此地也廢址中有古栢古松卜餘株
古枝餘如虬如龍宛觀 國朝高誨記云漢武帝
東封時植蓋此也而後園洞中壁間一石碣題
漢栢二字相傳趙子昂書玩之近是古碑凡三其
二刻唐與僞周老氏之徒題記行楷書俱有古法
碑雙石並立覆以束蓋士人稱鴛鴦碑眞奇製也
其一刻元至元年間泰安州禁約今錄于後

至元碑刻禁約

泰安州准東嶽提點監修官牒開稱東嶽有上中
下三廟本州城址岱嶽廟係中廟唐時武則天將
岱嶽廟改作道觀左側西王母殿宇經毀不存止
有嚴嚴亭廼遇封禪 帝王歇體之所下有西王
母池次有呂翁洞猶存聖像池上一石碑云該
州官合行禁約諸人無得於池上下作穢如違
杖八十當職准此合行出榜曉諭禁約至元

九年九月日杪

玉帝觀 即太清宮在嶽之絶頂盖古登封臺昔嘗[illegible]
廢成化廿九年中使以內帑金資重建隆慶間侍
郎萬恭撫觀於巔北出巔石而表之題曰表泰山
之巔萬恭自為之記

侍郎萬恭表泰山之巔碑

隆慶壬申春黃河汎溢輸道梗湮天子惡呈命恭
若曰汝其治水踰㫖河成漼輸悉盡天子懌豫命
恭若曰汝其東禋於時臣恭以八月禋泰山報成
續也余乃歴巉巖蹈險絶撫泰碑登日觀已乃陟
山巔謁天宮忽緇衣蹁躚目睇足蹺招余言曰是
泰山巔石也余與之睇其上窒如銅也睇其下砌
如砥也而惡知夫泰山之巔而又惡知夫泰山之
巔之石余喟然嘆曰夫泰山擅四嶽之尊而茲巔
石又扼泰山之尊乃從而屋之又從而蔑之又從
而踐蹂之令尊貴不揚發靈異不表見余過也余
過也亟命濟倅王之綱撤太清宮徙於後方命之
曰第撫地而出巔毋刓方毋斵圓毋劉天成迓[illegible]
山之真已矣倅乃撤土巔出之巔石博十有[illegible]
厚十四尺有奇聳三尺戴活石馬東博二尺五
厚一尺三寸西博一尺八寸長八尺有五寸夫[illegible]
泰山而東之巔已奇甚矣又摩頂而戴之石斯[illegible]
界之絶顱青帝之玄冠也余倚活石覽觀萬里俯
仰八荒遠眄則扶桑之日曜其東崑崙之風吹其
西近睇則泰碑若正笏叢石如群圭而齊魯諸臯
圓者似金直者似木曲者似水鋭者似火方者似
土枕青揚之絳闕俯元君之幽宮而六極之大觀
備矣彼巔石不表見幾千萬年矣今出之始迓泰
山之真而全其尊後來覽觀者尚毋刓毋毀毋劉
天成務萬世令迓其真而全其尊以毋得罪於泰
山之神其緇衣蹁躚意乎緇衣余問何許人何所
受而告余然而不答噫我知之矣盖緇衣受之碧
霞碧霞受之太君太君受之上清上清受之元始
元始受之寥冥之祖

玉皇廟 在嶽之回馬嶺按察司陳察撰記廟前晦
為崖磴高三丈餘磴盡處為昇仙閣

謫臨命名曰昇仙閣僧諸予請記予惟兩閒
造化曰神感而遂通誠信闔闢著乎隱顯山嶽
靈宜莫重於岱嶽之巖巖與神之穆穆而他莫
焉　聖天子功高德厚以明厥報天地之誠擬
嶽者將無往而弗通以享無窮之祀不亦宜乎

【會真宮】在州城東南隅舊名泰高宮宋真宗駐蹕改
今額國刻宣儆玉皇殿有呂洞賓詩二首手書石
刻并李太白詩四方碑刻俱古雅可玩

任式記畧

會真宮玉皇殿成嘗有碑刻以紀其歲月式齋沐
拜手言曰一氣之分而輕清上浮者謂之天[illegible]
乎其間者謂之帝吾儒曰昊天上帝彼道家者流
尊其名曰昊天玉皇上帝世之曰宮曰觀皆其奉
香火之地也會真宮在泰山之陽其創建不可考
觀宋祥符間有頌二聖功德碑在宮之南百步許
朝觀碑在宮之南一里許傳者謂真宗封泰山駐
蹕於此金大定間從泰符縣為泰安州故宮居州
城之巽隅興替靡常所存者僅玉皇殿三間燼其

[illegible]
望昇以嶽頂昭真祠上閣欲更新之[illegible]
即下命所司時歲在庚子也於是召公輸於魯
招匠石於郢郊採徂徠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
是尋是尺[illegible]昭真觀既作壬寅玉皇殿告厥
巍巍乎浩浩乎松桷有梴旅楹有閑粉飾藻繪
翬精華金碧耀日月之光丹青奪乾坤之秀像
穆穆赫赫厥靈誠以昭我　聖代敬天事神之[illegible]
無乎不在[illegible]

玉座芬芳白雲飛帝瑤壇空靜[illegible]
加額者祝　聖天子於萬壽也黃童白叟羅拜於
左右者祈斯世斯民於平康也嗚呼天不在於
高而在於咫尺帝不在於冥冥而在吾昭灼過
者寧不秉虔恭存敬畏以思無忝於對越也耶

【后土殿】在嶽南麓距州治三里許數松差類嶽祠
奇古可愛

【青帝觀】凡二其一在嶽巔其一在嶽之南麓[illegible]
不知何時宋真宗加青帝懿號曰廣生帝君

巔者今巡撫都御史李　命官脩葺於萬曆丙戌
年冬訖工在南麓者真宗御制御書賛刻今尚
存　國朝弘治正德間脩拓嘉靖間尚書朱衡復
加脩焉帝即漢唐所祀五帝之一按漢書及宋天
文志青帝天神也而東嶽屬焉此廟祀之所由起
也

宋加青帝懿號詔

勅中書門下名嶽配天乃衆山之雄長盛德在木
實萬物之資生惟真宰之斯存蓋靈篇之攸紀青
帝真君職司發育道叶冲虚贊玄化於高明庇羣
生於溥率真祠夙建方志可徵屬嚴駕以時巡婁
秘封之成禮式瞻神館載沐宜休祇舉典章載揚
懿美奉蕭薌而將薦旌至德於無方用表欽崇永
綏福祉宜尊懿號曰青帝廣生帝君觀宇特加脩
飾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廣生帝君讚　御製御書并篆額

若夫典治喬嶽表正靈祇司生發於東方佐聰明
於上帝宜乎名冠仙籍德被蒸民饗祀典於萬
鐫徽稱於金石者也屬以虔修封禮恭荅神休
顯號以致誠述斯文而頌美讚曰節彼岱宗萬
東土生育之地靈仙之府爰有高真允司明命至
神不測虔誠斯應茂實克昭儲祥是繫式奉嘉名
用伸精意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御書院
模勅刻石

御祝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日
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謹遣尚書兵部員
外郎邵曄告於青帝廣生帝君伏以峻功丕顯誕
彰陰騭之仁神化無方實主發生之宇惟高真之
攸部乃喬嶽之靈區屬以祗奉元符躬陳大報仰
睽景貺克舉上儀式形旌代之稱以表欽崇之禮
合伸致告用達虔誠謹告

三皇廟祀伏羲神農黃帝在嶽南麓距州治三里許

御祝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十一月初一日皇帝遣內
官監太監齊玄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聖帝曰粤惟三皇建於有極百草畢嘗藥石是商
疾痛痾癢用賴以瘳神聖功巧萬世永賴邁俎豳
精虔誠斯遵敬仲祭奠虔其歆格謹告

碧霞元君宮在嶽絕頂西南下三里許舊名昭真觀
宋真宗東封時所建國朝增拓其制改署今額
累朝脩葺不廢近自世宗朝遣工部郎陳策齋宗
旋萬金重脩益鉅麗矣隆慶間撫臺傅希摯按臺
吳從憲又加葺焉其神曰天仙玉女碧霞元君四
方謁款祗穰者摩肩接踵而至諸所捐施金帛珠

玉馬段之類有司日監守而筦榷之萬曆乙酉按
院韓應庚侍御命官鳩工更新往制其宮故南向
凡五間則欄其東一間題曰東寶庫欄其西一間
題曰西寶庫用以收儲諸所捐施焉宮之後架殿
三間題曰便殿宮之右架亭一間題曰憩亭凡此
皆創刱也宮之前左翼曰子孫殿三間右翼曰眼
光殿三間其中為露臺為甬路而甬路之南大門
三間東披樓西鍾樓而門外綽楔凡三中曰勅建
碧霞坊東曰安民坊西曰濟世坊而碧霞坊之前

臨火池之上有闕門焉曰金闕凡此皆增飾舊
也繢棟藻櫨霞駮雲蔚儼然神居非人世所有
其形勝環拱宮東南則五花崖東北迤西則嶽頂
磨崖日觀諸峰蜿蜒峙列三面若屏扆前若雙闕
由宮門西下石磴三丈許南俯懸崖下視城郭着
畦園自城郡望之則崖岩森蔽不見宮宇此蓋造
化靈區真天奇云

御祝文

維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正月朔初一日己巳
皇帝遣御馬監太監□□達致祭于碧霞元君曰懿德
含弘仁慈廣濟佑民生於壽域跛群品以需依茲
因眇躬偶與調攝敬祈聖力永佑康寧特以香帛
用伸告祭益彰靈應福佑家邦謹告

維嘉靖十一年歲次壬辰二月庚辰朔十三日壬
辰皇太后遣太子太保王田伯蔣榮致祭于天
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神曰皇帝臨御海宇十有
二載皇儲未建國本尚虛百神萬民無不
望茲特遣官敬詣祠下祇陳醮禮潔修禋祀御

神既默運化機俾子孫蕃育早錫　元良實
社無疆之慶無任懇悃之至謹告

高誨玉女考畧

泰山玉女神顯靈于天下其來尚矣世傳為東嶽女盖謬說也人心崇尚習外承訛非特愚夫愚婦之不知雖博雅君子亦未聞有能考其實者按州志載嶽頂玉女池馬端臨通考紀池側故有玉女石像泉源壅濁宋真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湧上升山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漢王欽若請治之像頗摧折詔易以玉石既成上與近臣臨觀復襲石為龕奉置舊所祭焉唐劉禹錫送東嶽張鍊師詩云久事元君住紫微而李白遊泰山詩亦云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及觀李謂瑤池記謂黃帝建岱嶽觀嘗遣女七人雲冠羽衣修奉香火以迎西崑崙真人由是考之則知玉女必黃帝所遣七女中之修而得仙者後世因之祠于山而宋元間龕像建觀尤有徵迨我朝拓新殿宇靈應益著不然則泰山喬嶽之上何緣有此據通考唐所載質之謬記益信

劉定之記畧

泰山絕頂舊有祠祀碧霞元君以其最高雲蒸雨降村木易朽飈風剛勁瓦多飄毀祠不能久　今副都御史原傑巡撫山東謁祠見其隳墜謀新之銅梁鐵瓦琉璃甎甓之堅固丹雘青碧藻繪漆飾之輝煥高廣深邃規制增舊其費取諸官而民不知自昔登山禱祠委諸巫祝妄費不可稽而今紀理之皆有條法云

某記畧

昭真祠在泰山絕頂世傳謂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　皇天子御極十有五年命太監陳喜來修祀事明年詔修是祠即故址增飾之祠殿為間者五以奉元君左右廻廊各三間則護從之神居焉神道有門鐘鼓有樓恐其凌空壁立易為風雨所剝蝕故陶土為甎冶鐵為瓦務為堅確黝堊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其肖像左石右為銅中以沉香雕龕石座霞帔鳳冠於赫穆清而其所費一

皆輸財於神貯之帑藏以充其用而毫芒不敢私民自經始以來綱維其事者大監文安邢表翕憲衛輝劉瑾下至義士耆宿罔不弁其事事所以重上命致神明也夫泰山雄鎮東方為五嶽之尊歷代有封禪之典維我　列聖每遇登極必遣廷臣以祀方岳又時命中貴有事於祠或金帛朋貝以將其誠或冠帔旌幢以拂其像蓋神之靈既感人實有以致之嘗觀州志昔有猛虎為害禱之而去飛蝗為災禱之而死以至於民之旱澇祈之歷有其驗故遠近衆庶拜瞻之頃靈風颯然知者敬其誠愚者啓其敬忠者堅其志奸者沮其謀善心以之生欲心以之窒吁休矣哉其神之惠乎

徐溥記畧

弘治八年春正月巡撫山東都御史熊公翀言泰山絕頂碧霞靈應宮燬于火宜治寓下戶部議謂泰岳有生物功凡祠關祀典者不宜不飭且神以靈故四方奔走士女操金帛為禱祈者歲所積甚夥宜令按察憲臣籍之以為工費詔可乃以屬僉事陳君寬領其籍内帑賜銀百兩以屬副使廖君中司出納焉凡用銀以兩計者七千三百有奇為夫若干千而成熊公乃致書京師請予記予聞泰山之勝稔矣顧職在朝署無使命欲一登而不可得嘗觀泰安州志備載其形勢祠宇知有所謂碧霞者故閣老劉文安公之記在焉其為辭閎奇偉嶸[illegible]異[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使人讀之真若望扶桑[illegible]日觀[illegible]氣[illegible]乎剛風倒景之外粵自有天地即有[illegible]川奇秀所結靈神所聚邦君之所得祀擴而求之宜亦有不可無者矧國家秩祀之所載所以萃人心而延景命於此有資焉是其興廢起弊以貽不慤抑豈非有司者之事哉記成系以詩曰岱宗之巔巋一宫兮金碧絢出高龍從兮承乾據坤秀氣鍾兮神名碧霞誰所封兮雲冠霧裳崇廟視隆兮月星光彩冰雪容兮人世杳絕嗟難逢兮門集五騶隨兩驄兮小大執事靡弗共兮國家明昌年穀豐兮五岳效職茲其東兮刻石紀事垂無窮兮

崔文奎記畧

和平雍容不平者情不私者乎　神偶人哉
神哉　吁淵乎微矣可以幽贊於神明矣予故
之記示後世有考焉已矣

王之綱玉女傳

玉女者天仙神女也黄帝時始見漢明帝時再見
焉按玉女考李諤瑤池記云黄帝嘗建岱嶽觀遣
女七雲冠羽衣焚修以迓西崑真人玉女蓋七女
中之一其修而得道者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華
國孫寧府奉符縣[illegible]
甲子四月十八日子時生女名玉葉貌端而性慧
三歲解人倫七歲輒聞法嘗禮西王母十四歲忽
感母教欲入山得曹仙長指入天空山黄花洞修
焉天空蓋泰山洞即石屋處也三年卅就元精發
而光顯遂依於泰山焉泰山以此有玉女神山頂
故有池名玉女池傍為玉女石像宋真宗東封先
營至泉水忽瀑清泚可鑑味甘美王欽若請濬之
像偶折詔易以玉復龕石為龕構昭真祠祀焉
龍謂世傳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始此　國
成化間拓建改為宮弘治間更名靈應宮嘉靖間
更碧霞碧霞宮之名始此　累朝增葺宮制滋
兩神之靈益顯四方之瞻禮者益爭奔走焉其於
國家多庇護矣內史氏綱曰余聞之太史公學者載
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虞夏之文可知
也余于玉女將何以徵焉蓋天地一氣而已其在
天為星辰地為河嶽明而為人一氣也玉女之化
為人人而復為神也何異哉故觀於考與泰可稽
也若謂玉女為東嶽金虹太乙宗父所生而化身
為觀音之在世豈理也哉至其神靈顯於泰則
其所嘗住修之處而精神往來聲諮宮露之在太
虛有依依而不能去者矧泰山位東北東木德而
玉女坤質為水象池固其所自來耳其依神于此
以揚靈異之休而助生成之德于不窮殆若天命
之者世乃謂玉女親受帝冊為女肖其人永鎮泰
山以主其祀豈不謬哉豈不謬哉愚固表而出之
俾夫昧者有所據而傳也為之傳云

巡按御史方遠宜撰泰安州祝文

維神懋權化機駕御陰陽助天育人炳靈[illegible]
釀玄功八埏震揚明德俔天昭回七襄崧高維
閟宮有侐仙馭式歸維此棲宅國有社祀民有
帛場靈拂和四海來洛茲惟守臣曰薦厥常祖
莫莫鏞鼓鎗鎗維神降止鏘鏘琳琅颯遝維車雲
漢維棠空歌欽欽㳌樂肅肅旄旎斯人式丕百穀
永奠邦基扶輿清穆祀禮弗忒維神率育尚饗

巡撫都御史何起鳴宣諭

萬曆八年予觀風東兗泝泉源登泰山之巔[illegible]
俄聞四方以進香來謁元君者輻輳[illegible]
離父母膝下者然是曷故哉以誠心所感也今
以此心事親則為孝以此心事君則為忠以此
待同胞則為友以此心處朋友則為信以此心
子孫則為慈以此心不奪他人之有則為義以
心不徼非分之獲則為榮存此便得進香善果
此便得朝山福田脫或不然心一背馳將明有
非幽有鬼責曾謂泰山而能私庇爾哉孔子曰
罪於天無所禱也言獲罪也孟子曰雖有[illegible]
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言遷善也可不畏哉[illegible]
州守袁稌播諭四方香客以正人心云

巡撫都御史李輔祈雨告文

惟神受職皇穹陰握玄化烝為雲雨以澤天下盖
祈年而祈靈者日奔走乎宇內作福而降祥者亦
特洽於諸夏矧茲東土固神奄宅之區而精英之
所常遊又不啻如枌榆之社也乃今四月不雨驕
陽杲杲赤地千里野無豊草致一 天子之憂勞[illegible]
桑林而露禱輔撫茲東土民將安[illegible]用久[illegible]
心如擣惟脊咎於厥躬甘待罪而蕭禁惟神[illegible]
元元少續旦夕之命而賜之甘霖俾回枯而起槁
則神貺之洋洋等 皇仁之浩浩矣輔謹率吏民
齋心以叩於神惟神鑒而聽之以彰顯道不勝待
命之至

朝元觀在嶽之南麗鄷都廟西石刻政和尚書省勅
牒尚存元張志純重建改曰朝元觀學士徐世隆
記

牒勅碑畧

尚書省牒准泰寧軍奉符縣升元觀又云泰寧
狀據兖州儀曹婁寅亮狀稱契勘兖州奉符縣泰
山之下名曰三官空洞之天載在圖經牒奉勅宜
賜升元觀額牒至准勅故牒

徐世隆記畧

朝元者何兩儀資生萬物居泰群臣之賀正也故
道家取象名其觀曰朝元古殿摧仆掌教洞明眞
人爲天倪子鳩工掄材雖時經凶年亦勉力成之
其費皆出會眞常住岳頂香資及掌教所勒[illegible]

夫洞天三十六福地七十二泰山其一也其興[illegible]
廢必有靈祇司之豈不爲神物所護持者哉

天書觀 即乾元觀今榜曰碧霞元君行宮在州城西
里許宋大中祥符建史載天書降于泰山西南之
麓即其地也

長春觀 在州城西北隅女道士廢絕久之禪僧寄居
中統碑刻元和子爲女冠訾守愼作記丘神仙牒
刻成吉思皇帝勅旨俱存記稱祖師謂丘神仙[illegible]
眞則守愼之賜號也

元和記畧

教非道不立人非教不修凡以道爲宗以神爲[illegible]
者莫不剖賸抉瞽拯沉照昏躋人於長生之域嗚
呼世或有聞而未悟者有聞而悟者是旦暮一遇
之幸也近代幸我祖師設教七眞開天上智下愚
咸使知之男修女學悉爲證矣夫全眞之道杳然
難言執其教也微妙玄通廣大悉備在人賢者識
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其要絕貪去欲返樸還淳捐
已從人懋功從德則爲遊藩之衛若乃游心於[illegible]
合氣於漠不以是非好惡內傷其生可以探堂奧
矣妙眞修學無間然矣儻來不爲得去不爲失不
悅生不惡死冲而用之厭心不容雖天地晦冥而
朗日自照霰雪交集而陽春自舒此得性之功也
動與陽同波靜與陰同德寤寐無夢覺無憂居而待
也其生乃全聽之於心冲氣爲和息之以踵谷神
不死此保命之效也

龍泉觀 又曰斗母宮在岳之小龍口嘉靖二十一年
德府重建濟南陳輸記石

風伯雨師廟在州治東按天文志風伯箕星雨師畢星也先是廟廢止遺一石碣成化丙午旱雩不雨或油然雨狀輒為風散知府蔡茂請其所祭之風頓息大雨如注因復立廟廟圯知州鄭豸易以壇

高真觀在岳之南麓曰金山青帝觀後俗曰眼光殿

三霄廟有三其一在岳之中道曰快活三其一在治西關其一在治東關

酆都廟在岳之南麓升元觀東弘治十四年建其神為酆都大帝其左為閻王廟嘉靖壬戌年濟南府

同知翟濤重脩有記

李欽重脩酆都廟記

岱宗南麓有廟曰酆都其神為北陰酆都大帝配以冥府十王其東為曜靈五門王而左右十司曹官列焉嘗稽道經所載酆都者陰氣之主九地之樞機拷罰罪鬼死魂之所也十王之中其七曰太山故陸機太山吟有曰蒿里亦有亭幽岑集萬靈蓋蒿里去泰山僅數百武李白樂天詩亦曰東嶽前后魂北印新舊實誠如是則酆都之為廟未

嶽麓之所可少者我雖然俗傳歿捕追逮出入死生之說固儒者所不道也然昔者吳道子畫地獄變相於成都民咸懼罪市之屠沽魚肉者不售而況崇之以殿陛列之以案牘肖之以人鬼嚴之以對燒舂磨之刑使人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將自知去惡以求免刑戮之弗遑也其為神道設教之意顧有復善於此者我廟創始於太監李僅時弘治十四年也至今歷歲既久風雨所侵剝棟宇榱桷蓋瓦級甎皆毀矣丹雘藻繪之飾未免傾圮

迄嘉靖壬戌春濟南二守安陽弘齋翟公濤以兩臺專委來督嶽廟大工既獲底績乃復以撤請為重修酆都之舉兩臺亟為嘉允卜日興事皆費取給於香稅而於農民秋毫無所干擾經始於癸亥秋七月訖工於今十月殿宇廊門觀缘垣悉加完治鬼神之像皆重為塑塑煥然一新廟西登嶽之路復建岱宗坊三楹自此以至嶽頂地方凡八又皆立坊以表其名而各揭聯以壯其景金碧輝煌映照山河由是泰山之偉觀愈益增矣郡人

咸願刻石以紀其事余惟天以春生萬物止者
秋聖人法天以政養民肅之以刑故曰父母之
子鞠育而遂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
之於民也政教以撫綏之仁也刑罰以聳礪之亦
仁也岱岳於方為東於時為春與攷雲雨發育萬
物而壯陰鄷都之府所司者秋殺之權也公來本
以嶽廟為事而其餘力又有及於斯者無乃所以
警勸下愚而啓其遷善敷德之機耶

森羅殿左為閻王廟在岳南三里蒿里社首
間有七十五司及三曹對案之神神各塑像俗
為地獄云

徐世隆記畧

蒿里者古挽章之名田橫之客傷橫而作者也漢
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
夫庶人後世以為人死精魂歸於蒿里有神主之
張華博物志陸機泰山吟皆云人死其魂拘於蒿
里白樂天詩曰東岳前後魂壯𠛂新舊骨樊殿
廟記亦言人生受命於蒿里其卒歸於社首蒿

祠距岳廟西南三里許社首壇之左自唐至宋
火不絕禮之者入則肅然凜然出則悚然豈非
人如見真鬼神而然歟吳道子畫地獄變相于被
都觀者咸懼罪修福而市屠沽魚肉者不集况
比祠其不寒心而駭目者鮮矣

趙相公廟在社首之陽其神見搜神記及宋人元豐
記石

三靈侯廟在南天門祀周諫官唐宸葛周武又附祠
岳廟按通志三人墓在高苑縣

靈派侯廟在州城西南渿河東涘其神舊名曰渿
將軍後曰通泉侯宋真宗東封拓廟封靈派侯元
重建教授王真記

王真記畧

泰山有三溪獨西溪雄秘莫測源來自上方為瀑
布直注山趾洄洑龍湫而出高深委折至郡城之
西百舉武居民飲濯之而呼曰渿渿之東滑地形
若穹龜然廟其上曰靈派侯者宋真宗有事泰
駐蹕於此始患水泉涸絕俄而涌漲嘉其神異

[illegible]禱所毀不數月而畢卒歲在丙戌冠[illegible]
[illegible]為權知泰安州事守天勝以久旱禱雨於龍
側時有小白蛇出戲於香器上劉以為神龍
再拜祝之曰三日之內有雨則我將為神修
之吉一軍歡呼羅拜經數日無雨劉怒曰神
雨今既無雨則無神矣命諸隷卒揭西崖之石
其地池將滿雷雨暴至如傾雹大如雞卵[illegible]

入往往有親見之者權府張侯談之甚詳因
之記

李簡謝雨文

庚申年二月己亥朔十九日丁己泰安州州
簡謹以剛鬣清酌庶羞之奠再拜稽首祭於
公之神去歲之秋畏侯不以李簡愚戇不
此州時方苦旱秋畜疾疫已愆種麥之期

霈雨作如響如答旱既久非霖雨莫能濟是[illegible]
日約太守以下諸僚屬以荒唐不恭之辭輒得
禱是夕雨降淋漓三晝夜東原千里所在霑足
犢耕夫播種徧滿郊埜不失今歲來牟之望者神
之惠也今春復旱遂於上丁前一日太守弗樂率
展率僚佐致禱於明神所明神閔人之不辜是夕
降甘雨二寸許越三日雷雨復大作萬姓欣欣
神之恩敢不明受其賜謹選吉日躬齋潔奏音
以獻以樂以謝神其鑒之

監希尹感澤記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監郡太守能布
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
患難能致感通亦在監郡與太守耳凡監郡太守
若無文武才畧不清廉肅下不明惠公直則致
和氣一州生類皆受其害今監郡住童暨太守
希尹來守是邦兵革之餘井邑丘墟生人幾盡
問其故不覺涕下况歲乙巳值天久旱民有
夏五月望日謹齋戒沐浴躬率屬僚禱[illegible]

濟公之神屢獲靈應至十八日辛巳大雨饋歲
不敢忘又從而歌曰龍之為神變化屈伸能大能
小澤及生民或潛或飛或幽或明雲行雨施品物
流形

夏靖記

景泰甲戌春三月徂夏不雨二麥萎悴東作靡興
民心將至於流移矣郡守楊公定憫民之憂若己
之病遂齋沐備禮延柴道正於四月朔設壇草
祈禱惟謹越五日不雨耆老曰岱麓有淵濟公
備守者遇旱請禱輒應盍秉虔誠偕官僚
拜跪道塗至祠爇香再拜祝曰惟神血食茲土
與神陰陽表裏懇禱不聞其誰之咎俾之歲歉衣
食不足民何以安粢盛不潔神何以享為神之靈
毅龍致雨夫何難哉詞懇誠切恭禱禮畢至暮徧
達草菸維時玄雲四布雷電交作甘雨如注夜
皷少止翌日再雨不二日又雨公忻然顧余輩曰
此時雨也時者不先不後之謂使得雨也先五
而至麥為之忌後五日而至麥奚以秀不秀

此雨所以為時也由是萎者以穀悴者以榮物
舒暢民心悅懌以為有年矣神之澤民如此合
祀焉謹以牲醴大合樂盛報神恩屬余記之余
有道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年穀順成物無疵
癘民不夭札而太平之象見焉乃者雨不違時二
麥復蘇東作可興而有年之望也斯民也遭逢上
瑞權忻鼓舞而不知誰之為之者良由太守公精
誠所感以致然也公字在止西江忠節裔由科目
擢今職并書以為記云

闗王廟其一在高老橋其一在城内營裏街其三
東關大石橋其一在州西南下張集者尤靈異州
遇大旱郡人輦之來州禱輒雨

岱史第四冊神字號目錄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長[illegible]

東[illegible][illegible]管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卷之十靈宇紀

孔子至聖殿　安神祝文　常祀祝文

魯兩先生祠　岱嶽修建孔廟議　[illegible]記　吳寬記

卷之十一宮室志

觀海亭　挾僊宮　過[illegible]亭

仰止亭　桌公署　乾坤樓

半山亭　五松亭　誠意門公署

巖巖亭建榮記畧　飛雲閣　醴泉亭

更衣亭　且止亭　迎賓堂

誠明堂　御香亭　泰山書院

泰陰亭吳從憲記　環翠亭　萃英亭徐琰記畧

霞液亭　高山流水亭萬恭石壁記

環詠亭袁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議

白雲軒[illegible]撫都御史李戴書

卷之十二物產志

木　果　花

藥　穀　貨

茶　款　五金

鳥　獸　魚

冰

卷之十三香稅志

委官員額　委官期限　香稅事例

[illegible]施事例　會計事例

卷之十四災祥志

漢　晉　宋

東魏　後齊　隋

唐　宋　元

國朝

鄉進士山東運司經歷荊門戴栢兗　校

岱史第十卷靈宇紀

此卷特錄吾夫子殿宇蓋別於神佛寺
魯兩先生祠附焉以存道脉云

孔子登聖殿在嶽巔玉皇頂西稍下可半里許其地
相傳為越觀峰其一[illegible]孔子崖意者韓詩外傳所
云孔子登泰山望吳閶門白馬以示顏子此豈
即其地耶嘉靖間尚書朱衡謀拓基於此構建祠
宇以奉孔子迄遷任弗果萬曆十有一二年間先
任濟南府郡推官大猷創議建正殿三間前為門
一間四圍垣墻俱全專為崇奉孔子設也[illegible]以
任未及安神奉祀以竟其事今監臺侍御譚
脩岱史稽考勝蹟有司議請重脩前項殿宇奉孔
子神主配以顏曾思孟悉如學宮之制春秋行釋
菜禮仍於殿之兩偏構道房居黃冠以供掃除云
其時撫臺中丞李　按臺侍御毛　悉可其議行
藩司覆覈脩舉由是孔子與群賢登臨遺蹟昭揭
於泰山相為終始瞻仰者快焉

巡按御史毛在委官安神祝文

維　年　月　日　致祭於
至聖先師孔子曰猗維聖師天縱其生貞元鍾[illegible]
氣光嶽儲其精然嶽莫崇於岱故其儲精也不偶
而聖莫崇於聖師故其取精也獨宏麟紱尼山近
接介丘而應瑞龍吟洙泗淵源泮水以毓英嘗聞
登泰山而小天下迄今貽芳躅而永鴻名令人想
見其丰采罔不顒聆其英聲恍若群諸弟子凌陟
千仞之上手提魁斗揭日月而開群盲又若鼓丘
陵之歌盪激天籟鍠鍠然與松風笙鸞而齊鳴又
若裁帝王之六籍卷舒雲錦不崇朝而雨此乎
絃蓋岱宗雖峻極得聖師而益嶙峋聖師[illegible]
雖無乎不在而於生平勝覽詎不益朗其神情
用頌夫登臨之地崇祠而奉主時舉釋菜之禮
豆而蒸盛豈惟高山仰止之思興起千百世如一
日行見齊魯一變之化不越衽席而漸摩乎斯
斯哦則今茲所為嚴事尤不勝其悃誠也敬奉
祔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
子配享左右共安神明亦謂夫四子之於聖師
群嶽之於泰岱而當年之步武屬屬步靈光之

倚晶晶尚　饗

巡按御史毛在訂定常祀祝文

維　年　月　日　致祭於
先師至聖孔子曰維聖天縱惟嶽降神乾坤參贊
帝王經綸儀宗仰止振衣登臨一時過化萬古流
聲靈瞻廟貌吾道常新涓兹春秋仲敬薦明禋以
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配尚
饗

豈志隆岱巔脩建孔廟議

竊照泰嶽靈區在寰寓最勝而古初遺蹟惟聖哲
尊崇然聖哲中之有孔子猶山阜中之有泰嶽
豈惟誕育降自嶽神廼其里居尤為密邇遐想[illegible]
環之日師弟子相從登高覽勝者屢矣故孟子
云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禮記檀弓則云孔子
泰山側聞婦人之哭而嘆苛政猛於虎列子則
孔子遊於泰山問榮啓期之三樂而善其能自
韓詩外傳則云顏子從孔子上泰山望吳閶
繫白馬而顏子對以有如繫練孝實錄則云曾
耕泰山下思其父母而作梁山歌凡此故實鑿
可據若孟子生時則其母夢神人乘雲自泰山來
覆於其居而宋儒稱之曰泰山巖巖氣象其言
無稽哉由斯以觀則泰山勝蹟孔子稱首而顏曾
孟三賢皆踵其芳躅者也夫何時世變遷蹤跡湮
滅惟孔子崖銅像僅存殘毀者半而顏曾孟杳
無可考見夫老佛之宮廣袤山谷燦爛丹青固
庸置論即如宋時孫明復石守道兩先生猶
豆泰嶽之麓而聖如孔子賢如顏如曾如孟生平
固其涉歷之地沒後獨無棲神之所臨風吊古寧
不感悽查得嶽頂玉帝觀之西有空殿三間牆垣
俱全其中絕無神佛塑像蓋在二三年前先任濟
南府推官郝大猷創議營構原為崇奉孔子設也
續緣本官遷任未竟始謀迄今廟宇空虛漸至頹
壞然因其舊貫加以繕脩費既不多工可刻日相
應命官經費處材鳩傭待其脩理完日於殿內設
立孔子神座神主正中南向而東西配以顏曾孟

併入子思否神座神主東西相向一如學宮之制
春秋丁祭每歲晉香稅官備辦祭品照州縣釋奠
菓肴各神座前一桌其牲牲則總供猪一口羊一
口本宮如期致奠仍於從傍構道房三間責令本
山道士二名常住看守報名在官以供灑埽及孔
子崖銅像亭宇一併修整仍於舊址供奉聖賢
遺像大與泰岱為始終而嶽竝崇嚴足慰萬世之
瞻仰非特斯文之幸實亦山靈之光以此紀載簡
編不亦燦乎[illegible]猗歟 萬曆拾肆年拾月拾日識

魯兩先生祠 [illegible]
明復石守道其廢興具金學士承旨党懷英及
國朝大學士吳寬撰祠記

懷英記

魯兩先生曰孫明復石守道氏宋祥符天聖間
仁義忠孝之道發於文章為諸儒倡當世大儒
文忠歐陽公文正王公皆尊禮之故其沒也歐
公為誌其墓蓋比之孟軻韓愈之流其羽翼
立朝行己治行終始偉如也初兩先生築室

下以為學館劉大關嶽祠壖基甫迫乃址徙
而以舊館為析林地歲分施錢為養士之費學
至今賴之而鄉人指以為上書院者則其所徙
也大定間嶽祠火越明年有詔營建乃命更新廟
學已而諸生相與言曰昔兩先生宦學汶上汶學
祀之不忘吾儕居其鄉食其德乃可遂已乎於是
兩先生諸孫聞其言更出所有作為祠堂於大門
之左以成學者之意石先生之孫震使其姪翊
詣京師屬其門婿党懷英書其本末將刻者[illegible]

[illegible]兩先生之道垂於後世[illegible]
然有一言為方孫先生以春秋之學教於魯石先
生蓋師事之時給事孔公道輔聞其名自兗來謁
孫先生既出應客而石先生執杖履侍其左右召
降拜伏皆扶之其往謝也亦然繇是魯人始識師
弟子之禮士風為之一變近世士尚剽竊以從師
親友為恥忠厚之道不著久矣國家尊經養士
使人人為鄒魯固當師承鴻碩因文以入道德
與而後游兩先生祠下而食其餘庶幾以無愧

吳寛記

魯兩先生者為宋泰山先生孫公明復徂徠先生
石公守道也祠始建於今泰安州治之西而降於
嶽廟金源時遂為廟併元改建於嶽麓已而復為
浮屠氏據入 國朝乃附祠於州學而規制狹隘
祀事簡率無以慰魯人之思至是州守前進士德
清胡君瑄言於巡撫山東左副都御史無錫盛公
謂其事繫風化甚重請於朝事下禮部議從之仍
平有司每歲春[illegible]
[illegible]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廷祀馬工未畢盛公以請者
去而眉山吳公來代益重其事趣成之胡君乃以
書來請記於石予惟大賢君子所以能使人久而
追崇者非區區末學所知顧請之之意堅不可
也惟兩先生在宋盛時泰山來自平陽而寓於泰
其學長於春秋著尊王發微簡易公平多得經
本義一時名公賢士尚其學行至妻以女或就
之後范文正公富鄭公交薦其賢始授官

[illegible]丞徂徠則生於魯者當孫公居泰山之時與
秉之其為人好善嫉惡嘗著怪說中國論及唐鑑
以為世戒而慶曆聖德詩尤為人所傳誦常以經
術教授於鄉後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太學自此
而興初舉進士甲科官止太子中允蓋兩先生平
生見於歐陽文忠公墓誌而國史取以為傳者其
大畧如此按其言論其世信其為大賢君子卓然
出乎流俗而[illegible]為一方之望者也故在當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盡其用
徂徠之剛直既沒而禍患作幾不能保其遺骸而
庇其妻子蓋小人之不相容亦勢之所必至者今
去之六百年雖天下知有兩先生而魯為所寓所
產之地道德之風藹然猶存宜人尤尊仰之祠象
煥焉而不至卒廢人心之公不能自已如此又歐
陽公所謂發先生之光者今則愈久而愈光矣兩
先生蓋慶守臣又推朝廷尊賢之意既加封護
[illegible]且二氏寺菴[illegible]選其人以[illegible]

岱史第十一卷宮室志

叙曰志宮室者何志其宅岱宗之勝而登臨者稍
盤桓也夫自古名亭佳館崇閣危樓必據山川之勝
栗斯擅寰宇之偉觀而勝莫如岱則據勝莫如岱宮
室矣天地其邃除日月其戶牖烟霞其几席風雨其
洒掃不越乎楹檐櫳拱而超然遠凝邈然周覽曠然
出人境惟茲獨也豈不稱上界清都哉其間過化亭
則宣聖之芳躅泰山書院則孫石名賢之故墟觀海
亭挾仙宮則浴日御風之氣槩仰止亭迎賓堂則秦
迋
朝命而禮當從之制當此又宮室中最稱勝者大抵
危崔峻嶺之上材木瓴甓轉運最艱即一磚之費十
倍平地乃其役夫嘁嘔血汗可憐之狀余嘗目擊焉
而風露霧霾日烈風剛於滬圯又最易以故有崇墉
見稱於古而今僅存其名者余嘗謂岱嶺工役勿務
華務堅固勿務新創務時葺舊構勿待其大傾圮
後葺之以致耗財動衆而居守又必有專責焉是
亦愛之一事云

觀海亭即日觀亭在嶽頂日觀峯秦錡樊獻科題
扁曰日觀揚經立石碑二曰東觀日本西望河源
蔡叔麟勒石坡曰天下名山第一

探海石在嶽頂觀海亭之西萬恭題扁曰憑虛御風
宮後石屏大書曰孔子小天下處嶽頂公署惟此
最寬廣達官燕飲恒於斯

過化亭在嶽頂稍西孔子崖吳譢勒石崖曰泰山巖
巖

仰止亭即西公署也在碧霞宮西前後堂三間俱有
堂前巡撫都御史今工部尚書何起鳴題扁
止云天柱峯玉女池秦斷碑俱在亭之後凡達
止宿恒於斯

東公署在碧霞宮之西其制稍隘於西公署香稅
巡官憩息之所

乾坤樓在大龍峪下侍郎洪朝選題今名扁侍郎
恭又扁前楹曰礪山帶河

半山亭在朝陽洞之西南山上

誠意閣公署在誠意門之西凡三間傍有異定

五松亭 前後俱三間前廳有冀室亭前秦始皇封
樹五故名又名御帳以宋真宗曾此駐蹕也今
松存者二焉是亭當嶽之中道達官每飯中火
此或於誠意門公署

巖巖亭 取義於詩舊在岳麓王母池東成化間參政
張瑄移建水簾洞左

飛雲閣 在岳南阯曰紅門歲久圯廢今累石為臺上
有棟宇下通梁道猶閣之制也方伯孫煥書扁曰飛
雲石刻曰蓬玄洞天郡人鳳篆書內刻十

高山流水亭 在經石峪隆慶間都御史萬恭建
為之記

萬恭石壁記

余既表泰山之嶺掠岱麓而南下則憩晒經之
石廣可數畝徧刻梵經皆八分書大如斗不知
代所為近有好奇者則刻大學聖經於上端以
之余乃大書曝經石字皆博可六七尺刻深三
垂不磨以助其勝北聳石巖石若斬截而成淵
漫石而下以懸于空巖若垂萬珠焉余厥大書

簾字深刻之水漸漸淅字上字隱隱匿水中斯
山之至奇觀也已乃穿澗水而西得石壁高約
五尺廣約四十尺夷出天成下擁石基余東向而
立則水簾之泉泠泠出其左而桄榔数十株蔚蔚
其右余遂倚石壁為之亭亭悉以石石柱四直入
石基其深尺有咫上覆以石板令永久登泰山者
得憩息萬祺焉余嗜鼓琴輒顧從者曰夫是倚岱
麓之壁也斯不亦高山乎夫是臨水簾之泉也斯
不亦流水乎為予援琴而絃之以寫泰山之神聆峩

陵之歌若將巍巍乎志在高山也又洋洋乎志在
流水也是謂神品亦謂神解從者悦遂命之曰高
山流水之亭

更衣亭 在岳之紅門道左凡衣冠之士登岳至是易
便服以行故名

馬上亭 在更衣亭西有石刻亭名三大字

迎賓堂 在岳祠東齋之南有司宴　王人及大賓燕
之所

誠明堂 在岳廟內之西延禧殿後凡　朝廷遣太監

環翠亭 在萬里社首二山間登此北眺岱岳餘三面
則姚牛徂徠諸山蒼翠環峙故名

登瀛亭 在岳之西趾去州治十里金知州姚建崇建
元泰定間王悟重修廉訪使徐琰記亭今廢記石
移置文廟

徐琰記畧

天下名山巍然而大岩然而尊者泰山而已泰山
勝境窈然而深蔚然而秀者西溪而已溪居岱宗
之右麓延袤數十里樹林陰翳磴道崎嶇清泉奇
石瑰瑋萬狀行愈遠而山愈奇境愈勝極溪之源
窮顛崖百丈懸流下瀉望之如垂練天紳泉也天
紳之西有巨壑焉一水自天紳分派落為盤石所散
漫瀉於壑之上磨若[illegible]水簾洞也而又芙蓉
懸刀飛鵄獅子諸峯削[illegible]其上黑蜧白龍神潭水
府潜於其下雲烟吐吞[illegible]跳珠濺沫蟲雷
掣電顛接有所不暇真山水之奥宅大壤之奥區
也金大定間泰安太守姚公西水簾而瞰天紳
構一亭樽俎不移而諸景咸會因榜之曰萃美

詩有云江山雖有餘亭榭者難穩登臨不得要
象各偃蹇吾不知世間得登臨之要有如此亭
乎

靈液亭 在岳頂玉女池北宋建今廢

醴泉亭 在天書觀宋時所建

環詠亭 在東嶽廟御香亭西周垣畝許四面石刻古
今名人詩詠故以命名也其間有韓琦蔡襄范仲
淹歐陽修石曼卿蘇子美林逋諸公題識种放會
真宮詩而放刻則湮沒不可見矣惟諸公題識雖
名尚在歲久亭廢諸石刻淪於荒穢中[illegible]
年按臺侍御毛 允行後項呈議委濟南府通判
桑東陽仍其舊址復構亭宇將韓范歐陽諸公
名手筆拂拭而維新之先賢數百年遺蹟益重
焉足以昭示將來俾知所仰止云

查志隆表章韓范歐陽諸名賢遺蹟議

照得泰山形勝古今登覽遺蹟種種無庸殫述
執文尚矣人品急焉惟其人誠賢故其言誠
片語隻字而姓馥名馨當世想見其丰采後世

之亦莫不延慕興起何論模仿其文華輒欲刑[illegible]
其質行以此磨礪人材維持世道故其遺蹟有[illegible]
多也竊見岱廟西偏　御香亭之右自古有環詠
亭一座其來久遠不知創自何代何年蓋四面垣
墻俱石刻先代名賢題詠聯翩手筆而亭宇介於
其中檐額諸所題詠若環繞焉故因以命名也其
間名賢之最著者若韓魏公若范文正公若歐文
忠公若蔡端明蘇子美[illegible]前林和靖石曼卿諸
公皆先宋人物其手筆尤不容湮設諸奈何近歲
亭宇久廢尚存亭之稱名存於舊志中職按[illegible]
而求故址則彼鄉人亦絕無知者轉展諮詢延[illegible]
時日令守備其故址率以四面垣墻石刻依然尚存
只廢缺一隅更幸韓范歐蔡諸名賢手筆無恙惟
是塵埃滿磴未易分披污穢縕祟不堪眾趾職於
茲深慨焉俯仰古今其責在後之君子若不及今
為之表章則四面垣墻旦夕盡廢不止僅廢一[illegible]
而已何忍諸名賢數百年遺蹟當　盛世而湮[illegible]
豈不有愧於斷文哉況舊貫可仍不由新創而[illegible]
亭工費為值幾何今[illegible]仍其[illegible]址復構亭宇仍[illegible]
曰環詠而四面垣墻前題詠見存者拂拭之其一隅
已廢缺者即將　國朝名賢題詠補入而繕完之
則豈惟更新先宋諸名賢遺蹟而益彰一國朝人
文之盛豈惟增光岱嶽相為終始而於所謂磨礪
人材維持世道者未必不藉此興起也職不勝大
願　萬曆十四年十一月廿五日議

白雲軒　在嶽頂西南稍下鳳凰山之陽有白雲洞焉
萬曆廿四年巡撫都御史黃[illegible]以禱雨登岱嘗[illegible]
其勝協謀於巡按御史韓　建坊以表之又[illegible]
之亭為之軒巡按御史毛　繼代共落其成詳見
記文中

都御史李戴白雲軒記

今歲夏余祗奉
上命填撫東土時苦旱殆為災未及受代輒禱于泰
山之神為元元乞一旦之命竊私念公羊傳所稱
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泰山之雲也今安得為雲
雨即符所禱哉已而見白雲裊裊布濩山谷崖

白雲洞中出也因徃躡之則在鳳凰山之陽石磴
陡絕而下洞高丈許廣亦稱是中有石竅廣二尺
深僅尺許而洞之下陡峻深谷又不可測所謂百
丈崖者是也洞中石竅四時水常溢注其來無形
不知所自夏月則其勢愈盛沛然旁達故相傳為
龍洞卅霖又曰雲根雨脉云余於此益信雨天下
之言不誣也圖所為標其勝宜無如斯言者一日
以語蕰臺譚惺堂侍御則手筆雨天下三字勒石
洞門余檄有司樹之坊坊稍北構亭[illegible]楹亭之北
構軒三楹而軒之宅勝最奇背負石壁如屏左有
如翼獨開一面甚閎矌憑檻俯視大小龍峪如蒼
龍噴水而山麓行人摩肩接踵雜遝如蟻近眺則
徂徠山當其左傲來山當其右遠眺則云云亭亭
尼丘梁父又環列星羅畢獻奇偉噫斯天下之大
觀也已陟斯洞憩斯軒者寧無霖雨天下之思乎
我奚但選勝争秀云爾有司謁余記之是舉也蓟
按臺韓西玄侍御與其議今按臺毛文源侍御會
其成其餘有司執事勒之碑陰

萬曆丙戌仲冬吉旦
欽差巡撫山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督理營田兼管
河道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廪延李戴書

岱史第十二卷物產志

叙曰易志乎物產也言物產莫尚乎山而泰山危覆
生大生之區也禹貢曰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神農經
載泰山諸藥石而山海經曰其上多玉其下多金多
水玉道書福地曰泰山多芝草玉石是皆物產之聞
於古昔也譚者謂古昔山東富饒甲天下利賴於泰
山居多有蓄然者自今觀之石山鮮茂林剛風罕[illegible]
羽禽窟無群獸危巖深淵詎復有良玉仙芝惟是藥
草緣崖藥石滿谷如天麻黃芝赤石脂紫石英諸靈
品絕異他產則永永為世人拯顛起死以弘濟壽域
茲為寶弗啻金玉而已夫泰山之興寶藏詎分古今
哉古昔用之有節故恒見其富饒晚近世費出不經
上既橫斂下復侈靡即罄山海之珍難乎其繼山東
富饒之不逮古其以是夫余於茲有深慨焉

木 有秦松在黃峴嶺秦始皇登泰山遇風雨避於松
下遂封為五大夫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
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羨五株封按史記但云
封其樹為五大夫不明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五株
者何邪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
秦五松不見見輿薪又李白送人遊桃源亭詩云
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云云
唯舒王詠栢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為切當今
只存其一然非秦時故物疑亦後人續植者老[illegible]
拳曲擁腫宛如蒼龍勢欲飛騰范宗吳勒石[illegible]
下曰五大夫松御帳坪稍北路傍古松一株[illegible]
依峪盤結偃蓋若雲覆然其奇詭蘊藉殆過大夫
松遠甚方元煥磨崖書其下曰處士松蓋尚其高
隱不羨秦封也 有漢栢在泰山之陽登封門之
外山南廟左老栢數株相傳漢武帝封禪時所植
有唐槐在嶽廟內奇古特異雖良工不能繪它若
椿梧梓檜楸槲桑柘椶欒榆棚楊楝雜皆有之顧
登封之地無喬林豐樾而取材于工師者或寡焉
譚者謂岳多石少土難於滋植風剛日曬易致頹
朽是豈山之性哉抑自古日尋斧斤而今莫為之
栽培耶

果 有梨栗棗柿梅杏桃李柰石榴銀杏櫻[illegible]木[illegible]核

敘曰另志乎災祥也謂泰山氣化攸先其災祥關
天下國家尤大也往昔災祥見於泰山者如天石
起而漢宣踐祚祥雲成闕而光武中興其祥之最
者乎鶯鳥焚巢而飛燕滅漢雄雉祀蹕而武氏易唐
其災之最著者乎若論其災祥之實孰有如宋嘉祐
間泰山上瑞麦圖五本[illegible]國朝嘉靖間泰山瑞麦一
本五穗則其祥可以養生他如御帳泥洪死於臍者
三萬餘戶碧霞宮殿關燬然殘蝎者須刻[illegible]
則其災至於[illegible]生星又不啻機禎朕兆所謂[illegible]
而已夫災祥示人豈不昭昭然祥以符德或以導
災以告譴或以王成天意詎有常哉惟覆祥而焚
故亭有徒禎遇災而知修故妖不勝德斯義也豈
聖君賢相所宜講求即膺一命措一爵者罔不有
回氣化之責毋以災祥為漫然無足省云

漢昭帝元鳳三年春正月泰山大石起立高丈五
有白烏數千集其旁僵柳復起生虫食柳葉成
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眭弘以為石陰類下民
當有庶人為天子者坐妖言伏誅其後宣帝起
間

成帝河平元年泰山桑谷有鶀焚其巢郡人孫通
等聞山中群烏鸛鵲聲往視見巢燃盡墮地中有
三鷇燒死樹大四圍巢去地五丈五尺易曰鳥
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京房易傳曰人主暴虐
鳥焚其巢其後趙飛燕姊妹尊寵後宮有子者殺
之并殺其母帝崩后坐誅此焚巢殺子後號咷之
應也一曰王莽貪虐而任社稷之重卒成易[illegible]
禍云

光武皇帝建武元年泰山雲氣成宮闕

章帝元和二年二月辛未幸泰山黃鵠三十經祠
壇上東北過于齋宮翱翔升降

晉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京房易傳曰
自上下者為崩泰山之石巔而下厥應聖人受命
人君虜是後懷愍二帝俱辱虜庭淪胥於北元帝
中興於南此其應也

元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大水蕩析三百餘家

死六千餘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illegible]誅劾莫[illegible]

苟寶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illegible]納之後宮

此其應也

成帝咸康八年趙石虎建武八年有石然于泰山

八日而滅

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白雀見泰山

東魏宣武帝景明三年八月辛巳泰山崩湧水十七

處武定六年四月泰山甘露降

後齊天統初泰山封禪壇玉璧自出夫岱山王者易

姓告代之所玉璧所用之幣而自出將有異姓王

者用幣之象其後齊亡地入于周及高祖受周禪

天下一統焚柴泰山告祠之應也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將祀泰山令使者致神像于祠

未至數里野火𦦨起燒像時帝信讒猜忌滕王瓚

失志而死功臣多被夷滅其後太子勇被戮

唐高宗永[illegible]二年七月泰山大水　十三年十　月

戊子[illegible]野[illegible]馴飛泰山齋宮內夫封禪所以告成功

[illegible]此者而野鳥馴飛不忌禁衛不祥

[illegible]真宗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泰山醴泉出丁丑王[illegible]

池水變紅紫色按史乾封縣民王用田中有童兒

一掊土得錢數十爭取之錢墜石隙因發石湧泉

二十四眼味極甘美又析石河有湧泉二十五眼

一眼出碧阜之上經宿勢浸盛引數派雙魚躍其

中有米粒流出似李差小味甚甘制置使王欽若

貯水以獻六月庚戌賜百官詔建亭賜額曰靈液

六月王欽若至乾封上言泰山醴泉出天書見有

靈芝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夫醴泉芝草西北之[illegible]天書之降

[illegible]數天乎　十二月泰山王女台龍王[illegible]池醴泉出

丁酉賜輔臣新醴泉　六年十月泰山興工有鳥

狀鳥嘴趾皆赤役夫稍慰即飛鳴作起之聲衆工

見其來必爭進將晡而去日以爲常目爲催工

鳥

仁宗嘉祐三年七月泰山上瑞麥圖凡五本

元世宗至元九年九月泰山溢兩河水溢圮田廬害

稼

成宗元貞元年六月泰山大水

武宗至大元年九月泰山大水
仁宗延祐元年三月泰山霜雪三日
文宗天曆元年泰山大水
順帝元統元年泰山溢兩河水溢大饑　至正六
年春二月泰山奉符縣大饑地震七日他縣亦然
憲宗成化二十一年春二月三月泰山屢震遣官祭
之
正德十六年春三月岱廟東廊火
嘉靖八年泰山蝗九年十年如之　十六年六
泰山水漂溺數百人十一月州城火延燒數十家
二十一年泰山蝗不為災　二十二年泰山夏再
稔麥粟有一本三穗至五穗者知州馬逢伯獻于
朝　二十九年十二月岱廟火正殿門廊俱焚古
樹碑刻亦多毀者　三十年六月泰山大水御帳
衝壞人多溺死　三十二年泰山大饑民相劫奪
行旅不通　三十三年春泰山大饑餓莩枕藉
民多取其肉食之
萬曆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泰山碧霞宮四方來

禱者互相踐蹋死六十一人命巡撫都御史
委濟南府通判桑東陽往經理收葬

岱史第五冊㕥字號目録

明賜進士　欽差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督理長蘆
東監課兼管河道嶺南譚耀　裁定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豫章甘一驥　校閱
賜進士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西浙查志隆　編輯

敘曰葛志乎登覽也志古今人登覽者之文若歌詩若序記是也嘗聞丘壺子曰務外遊不如務内觀列子自以為不知游而眉山蘇子曰人之所遇不善者常多遊於物外者常少由斯以談遊何容易俟哉泰山之遊乎躋日觀月觀之高峰可以俯仰宇宙探龍文虎阜之奇石可以摩礪壯懷歸天紳聖水之飛泉可以湔溉精爽尋呂公裴敬之幽洞可以呼吸烟霞豈謂外遊非内觀之助耶要以孤矣四方之志高人達士之懷古今一也其間遊而能言者惟有於篇章耶若整秀偉萬狀若瀹入丹青然而其寄興高遠飄飄然有不為於山水間者彼豈徒以娛耳目為鮮騁詞翰為富乎玩物適情固內觀者所不廢也宣聖在陵作歌千載絶唱是用冠諸編簡永耀山靈漢魏而下以迄於今則皆循世次錄焉

詩歌

周

孔子丘陵歌 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遠遠迷不復自嬰屯憂嘈然回顧題彼泰山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滋蔓延惟以永漢涕霣潺湲○曳杖消搖於門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櫃見又謹

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右曳杖歌本非為登覽作也然觀此則知吾夫子盍以泰山自處故併錄之

漢

張衡四愁詩之一 我所思兮在泰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霑翰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逍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魏

曹植飛龍篇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老○驅車篇 驅車撣駑馬東到泰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岳專其名隆高貫雲蜺嵯峨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一二亭上有湧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

歷代無不遵禮記有品程探策
貴封者七十帝軒皇元獨靈飧霞漱沆瀣
身形發粲躡虛廓徑庭升窈冥同壽東父年
永長生○仙人篇 仙人攬六著對博泰山隅湘
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
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與王喬要我於天
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霞飛騰踰景雲高風

扶道生吾虎豹夾階
王母廬游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
趨且徐〻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排徊九天
與爾長相須

晉

陸機 泰山吟 泰山一何高迢迢造天庭峻極周
層雲鬱冥冥梁父亦有館蒿里亦有亭幽岑
鬼神方集百靈長吟泰山側慷慨激楚聲

器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宕斯宇可以
年

宋

謝靈運 泰山吟 岱宗秀維嶽崔崒刺雲天岝崿既
巘觸石輒芊綿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肅然石閭何
晻藹明堂秘靈篇

唐

李白 泰山吟 四月上泰山

澗谷隨縈迴馬跡遶碧峰于今滿青苔飛流灑
巘水急松聲哀北眺崿嶂奇傾崖向東摧洞門閉
石扇地底興雲雷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銀臺天
一長嘯萬里清風來玉女四五人飄颻下九垓
笑引素手遺我流霞杯稽首再拜之自愧非仙
曠然小宇宙棄世何悠哉○清曉騎白鹿直上
門山山際逢羽人方瞳好容顏捫蘿欲就語却
青雲關遺我鳥跡書飄然落巖間其字乃上
之了不閑感此三歎息

觀舉首閶雲闕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
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望八極目盡長空閑偶然
值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晚學仙蹉跎凋朱顏躊
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清齋三千日裂素寫道
經吟誦有所得衆神衛我形雲行信長風颯若羽
翼生攀崖上日觀伏檻窺東溟海色動遠山天雞
已先鳴銀臺出倒景白浪翻長鯨安得不死藥高
飛向蓬瀛○日觀東北傾兩崖夾雙石海水落眼
前天光摇空碧千峰爭攢聚萬壑絶凌歷緬彼鶴

上仙去無雲中蹟長松入雲漢遠望不盈尺山
花異人間五月雪中白終當遇安期於此鍊玉液○
朝飲王母池暝投天門闕獨抱綠綺琴夜行青山
間山明月露白夜靜松風歇仙人遊碧峰處處笙
歌發寂聽娛清暉玉真連翠微想象鸞鳳舞飄颻
龍門衣捫天摘匏瓜恍惚不憶歸舉手弄清淺誤
攀織女機明晨坐相失但見五雲飛○送范山人
歸泰山 魯客抱白鶴別余往泰山初行若片雲
杳在崖間高高至天門日觀近可攀雲山望不

此去何時還 右詩刻石本州會真宮內其石 其字古篆甚古雅可玩
杜甫望岳 岱宗夫何如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
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絶頂
一覽衆山小
劉禹錫送東岳張鍊師 東岳真人張鍊師高情雅淡
世間稀堪爲烈女書青簡久事元君住紫微金縷
機中抛錦字玉清壇上著霓衣雲衢不用吹簫伴
秖擬乘鸞獨自歸
李嶠府傳州送叙封禪 天齊標巨鎮朋觀啓崇岡

美臨滄瀰隱嶙控河沂建岳誠爲長升功謝在
帝猷符廣運玄言暢文思飛聲總地絡載化撫
維瑞策開珍瓜禎圖薦寶龜東后方四覲西都
六師天駕移星苑揚旱馭風司沸鼓喧平陸凝
靜通達汶陽馳月羽蒙陰警電轁巖花飄曙輦
葉蕩春旗石閟環藻衛金壇映黼帷三始貽遐
萬歲受重璧非質陶思獎趨迹奉軒墀觸網淪
喬衆徽限明時周南昔已嘆邛西今復悲
閻朝隱奉和展禮岱宗 拂漢星旗轉分霄日羽明

追翁身蹟更勒岱宗銘林戈咽濟岸獸皷震河
葉箭發寒烏弓悲曉驚□降汾水作仍深迎
情
蘇克構 奉和御製禮岱宗 龍關冠帶六鳳駕指云亭維
烟迎濟浦絲字落河汀星次晨應月文戰睹分星
四田巡揖禮三驅道契經行欣奉萬歲藹抃偶千
齡
盧照鄰 登封大酺歌 日觀仙雲隨鳳輦天門碧嶂照
龍衣繁絃綺席方終夜妙舞清歌歡未歸

呂洞賓 書王母池 昔日曾遊此如今九十春紅塵
少客誰是識予人○再書王母池 昔年留字識曾
來事滿華岳遍九垓無賴蛟虬知我字故留蹤跡
不沉埋 右詩刻石本州會真宮內相傳洞賓手書也紀之述是
宋
范致沖 呂公洞 朝遊北海暮瀛洲仙珮何年到此遊
安得相從門丹訣春風同醉岳陽樓○竹林寺
林深處有招提深掩禪關過客稀簷蔔花開春
篆冷鐘聲白雲低○日觀峰 岱岳東南第一

青天高聳碧嶒屼若教飛上峰頭立應見陽烏
未乾
查道 登岱 安空疊嶂絕凡埃青帝高居絳節開拆出
海天紅日近迸將波島碧霞來石閭閃爍迎陽洞
玉簡光華封禪臺一自祥符禋祀後太平頂上最
崔巍 道仕宋爲龍圖學士有孝行見孝順事實
梅聖俞 登泰山日觀峰 晨登日觀峰海水黃金鎔浴
出車輪光隨天行無蹤正是刺我目攢集如劒鋒
照曜萬物與磨滅萬物凶草木既無命必附石封

松當時一避雨安得大夫封人而苟不遇抱簡
六龍
王欽若 登泰山 四顧無雲道路開黃麾迎從六龍來
三神合祭光千古萬旅傳呼動九垓幽鳥似通覓
閒信真松深隱棟梁材已知身世非常事曾到天
門十二迴
元
王奕 和元遺山呈泰山天倪布山張真人 江右書
狂白頭扶藜始得此山遊手摩紅日登三觀

黃埃看九州〇泰山虔齊杌魯關天關左右襟
列兩班大展明堂俱侖受黃河東畔火遊山〇茂
陵封禪壇祥符天子舊明堂秦漢豐碑宿草荒人
世已非壇尚在摩掌老淚濕斜陽〇漢栢膚剝心
枯歲月深孫枝已解作龍吟烈風吹起孤高韻獨
作峰頭梁甫音〇探明稷石守道祠堂師生高占
二山名千載誰云遺義輕岳府栢林風雨夜琅然
猶帶讀書聲
杜仁傑天門銘泰山天門無室宇尚矣布山張練師
爲之經構累歲乃成可謂破天荒者也嘗命[illegible]
傑于是乎銘之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真形露惟
岱宗儼冀嵲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刼空來去誰爲
鑿起天扆匪斤斧乃祝詛一竅闢達底處十八盤
盤千步蕣初吐抱圍樹日車昊條曦馭六龍類[illegible]
迴互踏此往嘉無數無壞下兵刑措七十君接
踵聖道熄彝倫斁揖讓歇纂奪屢忽焉閟梗無路
象綿森敎訶護朝百靈由垂戸金璀璨朱闇布
虎蹲萬夫肺我欲叩閽者愬關何時坦如故對
旒獲摠憫勞家蔽遮虐霧刮政疵剔民蠹上得
下安作類與舜帝聰悟崖不磨蒼壁竪刻我銘期
孔固垂萬世正王度
元遺山登岳泰山天壤間屹如鬱蕭甚厥初造化手
勞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陀積蘇與累
塊分曉見九垓抉攫九萬里未可謹舉[illegible]
厥靈茂陵亦雄才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
一俯仰感極令人哀奇探忘登頓意憾自邅回夜
宿玉女祠崩奔湧雲雷雞鳴登日觀四望無氛霾
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茲山未[illegible]
懷十年望齊魯孤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間關飛
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胸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哭李
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段輔題李白泰山觀日出圖岱宗鬱鬱天下雄謫仙
落謫人中龍茲山茲人乃相從氣奪真宰徒豈[illegible]
玉堂一任雲字樹長嘯飛[illegible]松夜呼日出金
海東[illegible]世間鳴深仍天[illegible]深九重非[illegible]
容[illegible]天然玉女爲欲容郡觀五岳欲[illegible]

鯨一去不復逢乾坤萬里號秋虫當年咳唾[illegible]
峰至今樹不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宗不意邂逅
會此中應孫落月依然空
旅巻浩蕩岳風雲一擧到天關快意平生有此觀萬
古齊州烟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向來井處方知
隘今後巢居亦覺寬笑拍洪崖詠新句滿空笙鶴
下高寒
徐世隆 紀夢 我夢天倪子同登日觀峰骨遷清似鶴
步健老猶龍方外無官府堂中有岱宗仙問真福
地杖屨會相從○送天倪子還泰山 九十行年[illegible]
未華道人風骨飽烟霞洞天福地三千里神府仙
間第一家牛膝藥靈斟美醞兎毫盞淨啜芳茅隱
居自愛陶弘景莫作山中宰相誇
元好問 送天倪子歸布山 太白詩 筆布山頭布襪青
鞋欠一遊擬欲高人叅藥鏡却嫌凡骨此丹丘 雲
間茅屋雖大靜物外烟霞風露秋後日天門重
覽銳仙巖下幸遲留 天倪即張志純布山即布山在泰山西南 杜仁傑
門[illegible]

王惲 味漢柏 蒼柏無城擁漢陵闕宮遺樹鬱崢嶸
嵬不植明堂礎造化潛通岳頂靈萬壑烟霏封[illegible]
斡半空風雨撼秋聲白頭會見東封日秀映鸞旂
二色青
張志純 題桃花峪 流水本天洞人間一脉通桃源知不
遠浮出落花紅○ 京山 吾兩岱宗天下秀森雨過
人間高[illegible]今何在求山似此山
李簡 登岳 呼吸凡與天齊天門未到勞攀躋層
石磴出林欲縈廻百折青雲梯盤石斷璺嘆清眺

澗壑風來號萬竅水聲儼在樹梢頭疑有於菟天
外嘯向曉繞登日觀峰手披[illegible]霧開雲漢大觀欲
上海波赤金霞翻動蒼龍宮黃河一線幾千里吳
越山川真地岳為數齊州九點青更將伏檻窺東
溟李白不遇安期生安得羽翼飛蓬瀛○[illegible]
朝覲當年集此境旌旗影裏彩仙斑只今[illegible]
山在日暮孤雲自往還○ 鄆都峪 石洞花[illegible]
孤州人相語是鄆都古碑猶說韓擒虎為門子今
尚存無

張盛 叅政 初登泰山 岱宗仰望欝嵯峩萬壑雲
象多雨過春光横翠黛烟迷曉色露青螺泰王封
禪碑還在漢武祈靈事不磨今日我來登眺處蒼
天咫尺手堪摩
張文 郎中 大夫松 風雨巖前駐六龍青松贏得大夫
封犹蘇讀有安無策不及當時半日功
徐源 主事 登岱宗攀嶽登觀絕頂[illegible]文流雙曲抱沮
徠人隨篇[illegible]別有輿峴嶺回封禪其高
箸白石磨崕字古蝕蒼苔金輿玉輦誰重過惟見
泰王一土坯
喬縉 主事 登泰山 東嶽巍巍步亦難籃輿載我上雲
端峰排日觀三千丈路繞天門十八盤高礙斗牛
登處近青分齊魯望中寬瓣香將敬元君廟顧
皇圖萬億年
司馬垔 御史 登泰山 茲遊自負亦奇哉登跡林霏
顧開萬丈翠屏天上立一輪紅日望中來尼丘
朧鍾靈氣秦漢豊碑沒古苔却憶 君親在西
五雲深處首重回

畢瑜 副使 貴溪人 明堂懷古 黍離詩自咏東周辇輦無
此地遊朝聘不聞來束帛會盟惟識有諸侯聖
述作光千古王霸興亡付一丘莫向高臺尋舊
斷碑殘碣不勝愁〇 舍身崖 東岳合靈本好生此
崖元不是泰坑[illegible]兒獨些謀身計[illegible]負人間不孝
名〇 無字碑 屹立[illegible]獨夫祖龍為此欲何圖
[illegible]尚王氣依然在誰道亡秦不是胡
趙英 御史 蘭州人 登泰山次司馬韻 絕頂登臨眼欲昏聲
高只恐上方閶東瞻滄海襟千里北望 瑤京戴
五雲泰漢禮儀成故事石孫龍債霽其文[illegible]
曾不論封禪萬載令人頌放勳
華[illegible] 副使 [illegible]人 泰山 東方為岱衆山宗萬國人心仰
同七十二君封禪後數千[illegible]中鯤遊北海
雲長黑雞驗中宵日已紅弱水蓬萊在何處群
初別大明宮
潘禎 撫學 登泰山 大翼垂雲須九萬天游今日登
還千年誰更觀滄海老腳吾方到泰山兩過泰
靠自戲松生太古鶴常閑題詩不盡孤高意

青雲浮泱漭絶人世逈豁高天秋瞋色從地起
宿天上樓天鷄鳴半夜日出東海頭隱約蓬壺樹
縹緲扶桑洲浩歌落青冥遺響入滄洲唐虞變桂
漢滅沒如風漚貌矣鶴山仙秦皇豈堪求金砂費
日月頹顏竟難留吾意在龐古冷然馭凉飈相期
廣成子太虛共遨遊枯槁向巖谷黃綺不足儔○
寫崖不可極飛步凌烟虹危象瀉石道空影垂雲
松千峰互攢簇掩映青芙蓉高臺倚巑削傾側臨
崆峒失足隨烟霧碎骨顛崖中下愢覺難曉[illegible]
紛相從吾方[illegible]日觀披雲咲天風吹水闊軒[illegible]
梧吁重瞳隱隱落天語閶闔聆瓏去去勿復道
濁世將馬窮○塵網若羈縻富貴直露草不如騎
白鹿東遊入蓬島朝登泰山望洪濤隔縹緲陽[illegible]
出海雲來作天門曉逢見碧霞君翩翻起員嶠[illegible]
女紫鸞笙雙吹入晴昊舉首望不及下拜風浩[illegible]
擲我玉虛篇讀之殊未了傍有長眉翁一一能
道從此煉金砂人間跡如掃○泰山高歐主試
人但識廬山高廬山之高猶可討尋丈若夫泰

仰視恍惚吾不知其尚在青天之下其色直上
天上我欲做擬試作泰山高但恐丘垤之見未能
測識高大筆底難具伏扶輿磅礴元氣鍾嵬兀半
遮天地東南衡北恒西有華俯視傴僂誰雌雄人
寰茫昧乍隱見雷雨初霽開鴻濛繡壁丹梯烟霏
靄靄海日初湧照耀蒼翠平麓遠抱滄海灣日觀
正與扶桑對聽濤聲之下瀉知百川之東會天門
石扇豁然中開幽崖邃谷聚積隱埋中有遯世之
流龜潛龍伏飧霞吸秀於其間往往[illegible]誦多仙才
上有百丈之飛湍懸空絡石穿雲而直下其源
自青天來巖頭膚寸出烟霧須臾滂沱遍九垓古
來登封七十二主後來相效紛紛如兩玉檢金[illegible]
無不為只今埋沒知何許但見白雲猶復起封中
斷碑無字天外日月磨剛風飛塵過眼倏超忽[illegible]
落豈復留其蹤天空翠華遠落日辭千峰魯郊[illegible]
[illegible]岐陽會鳳明堂既毀閟宮興頌豈尼叟杖道
一去不復來幽泉鳴咽而含悲群巒拱揖如相
[illegible]仰宗[illegible]百千歲相望隨山喬岳尚被其光峻[illegible]

天無敢頡頏嗟予嚐眺門墻外何能彷彿窺室
也來攀附躡遺跡三千之下不知亦許再作古
行吁嗟乎泰山之高其高不可極忽然回首此身
不覺已在東斗傍

張璿 都御史 眉州人 五松 岱岳中途笑祖龍帝無三世紛降
從此須恩澤還顛倒不在兒孫却在松

盧瓊 御史 浮梁人 泰松 大夫樹下無遺澤嗚咽泉頭常怨
聲天上不封乖父子翻將恩典及無名 嗚咽泉在歸德州泰

扶蘇死所

陳琳 侍郎 莆田人 同余侍御再登泰山次韻 萬仞岡頭御
帳開泰松漢栢亦奇哉酷憐古蹟陪儔侶可是山
靈許再來○絕頂風高六月寒危松怪石似龍盤
天門幾度來驄馬御帳當年駕翠鑾碧蘚封中[illegible]
漢禪五雲深處謫泰觀東山莫漫濡毫興霖雨蒼
生望謝安

查煥 山東布政司參政 浙江海寧人 季秋望後一日同籌[illegible]
友登岱 泰岱高臨萬里看三齊秋色更漫漫[illegible]
龍崧青雲濕倚劍天門白日寒東帶黃河連海

北來紫氣繞長安自憐奕冗平生志光燃[illegible]
紫鶯

秦金 尚書 錫山人 登泰山 石磴縈紆十八盤[illegible]中風景湖
無端東瞻日觀蓬瀛近南指天門[illegible]覓長嘯揖
酈歷世憂壯懷聊洗腐儒酸金[illegible]一[illegible]俱陳迹秦
漢遺碑莫謾看

崔奇 通政司 崑山人 登岱 朝出登封門起拂衣上塵肩輿歷
嶢屹清霜及茲晨極目日觀東海水浩無垠泰靈
今已遠壇社空荊榛無[illegible]曾漢息群山自嶙峋

邊貢 歷城人 尚書 登岳 岱宗山秀百靈也壁立燦畫
存幽府化機盤地軸上清真氣接天門雲標日觀
青松麗春透龍池碧水溫薄暮振衣峰頂石蓬萊
東眺海雲昏○北上天門日未斜剛風吹我度絡
訝仙人洞古留丹[illegible]高玉女祠高護碧霞深澗千
猶凍雪陰崖四月始桃花秦封漢禪俱牢落細
穿碑感歲華○玉皇祠畔一凭闌絕頂風高夏
寒北去塵沙通瀚海西來天地是長安青雲向
三[illegible]齊向日平臨十八盤似有飛仙度鶴聲

聳裊珮珊珊○巖嶂崔嵬雲霧升泰山靈秀古
稱百千萬地豈重有三十八年纔一登貝殿深[illegible]
來供客松崖落日下棲僧中天夕磬冷冷發知在
翔綃第幾層○御帳坪白日天門近青山御帳空
亭虛徙眺覽樹古自登封過鳥層空上鳴泉萬壑
中翠華春不返惆悵昔人蹤○司馬嶺司馬嶺前
春日西澗花巖草欝萋萋上方鍾落不知處惟見
白雲巖畔棲

喬宇 尚書太原人 登岳 五岳誰爭長東皇萬物先晦明分
日月呼吸變雲烟厚脉中盤地神功上配天雲[illegible]
問封禪千古竟茫然○百靈朝拱處空籟聽琅璈
地据中原勝天臨下界高雲山雙老眼江海一秋
毫欲訪蓬瀛去從誰借六鰲

許逵 尚書 登岱 一上青脊路幾重峻巖險髮亂如從
靖安齊魯真雄鎮高歷蓬瀛有丈峯

王廷相 尚書儀封人 登岳 五岳俱神峻岩岩岱岳偏半嶺
回驂馬絕頂俯雲烟一覽小天下三更見日躔蒼
茫疑咫尺直恐礙飛仙

趙鶴 提學揚州人 登岳 分明蒼秀接雲關誰鑿當年混[illegible]
胎山壓星辰從下看海浮天[illegible]一時岱[illegible]
雍容禮千古松高制作材裁說[illegible]朝稱祀詔始知
神哲冀二才 自註六朝前代濟加封號 ○[illegible]上丘岑萬丈蒼天
風應為襲衣崑雞鳴初徘看東日人語時時到下
方雲暗鍾聲連海樹春浮花氣入山堂四時未欲
登遊興翻說崖翁與客忙

杳約 御史海寧人 秋落登岱 能浴危峰過天門古殿閒月
一華秋氣爽日觀海潮迴地向
皇都過山迎由阜來登臨何限意極目鳳凰臺
過御帳坪 宋皇臨御日此地数遊觀花下停雙輦
松間拜百官雲常依寶座月白照瑤壇寂寞仙蹤
路惟餘古木看

許成名 侍郎東昌人 登岳 曉躡雙峰萬里明嵐光雲氣共
高晴遥分東海連空碧俯訝群山與地平池有鼎
花搖玉珮樹留春草坐塵纓秦皇石上堪登嘯
古今人感慨生

東陽 大學士 登岳 偶上奎文閣來觀泰岳峰

重層樓明月觀聖水樹蓮峯春址盤香火裡壇
化工乘時揮巨筆周覽極龍蹤
葉份 提學僉事源人 泰山吟 岱山長群岳巨鎮標東維岩[illegible]
臨渤澥截岸控河沂靈區迴洞府福地啓崇祠石
閟何晻靄蓮芬閟崴蕤虞巡柴望湮周狩明堂隳
遐哉七十君版牒空名垂秦皇無靈氣漢武非仙
才封松鬱中坂植栢滿前陛我來值春月疊嶂開
雲霾天門步寥廓盤道歷透迤歎詠碧霞君寒表
玉女池沉吟挹玉簡摩崖向崖碑雲開通象緯神
遊駕鶴乘鸞朝登日觀峯日出扶桑枝呼吸變烟[illegible]
下界行風雷俯視渺茫氣焉能辨瀛稗遐思騎赤
鶴周方隨所之
王裕 提學 石表 柴望當年告治平誰知風起鮑魚[illegible]
惟有石表依然在蔓草寒烟夕照明
張鯤 副使明人 登岳 道假三祭小形真五岳先瑤[illegible]
樹米凡間露花寒狩與閒虞自封碑見漢年登
重回首紫氣帝鄉偏○暝色迥吳楚霞光集[illegible]
殿虛雲霧出門闕斗牛隣龍鳴來還去仙[illegible]

春齋宮夜不寐吾意欲循真
張邦教 僉事鄆人 泰山詠 震維生長地歷代表殊庥每
禮勤終歲祈求遍九州勢雄神鬼宅迹勝鳳麟遊
八境通喬岳香雲爛欲流 右至泰安州 ○天王出狩時
玉帛萬邦隨柴望遵虞制恩威協禹規齊君終罷
毀季旅竟奚為千載存遺址青陽在指麾 右周明堂 ○
千仞排巉嵒生疑鳥雀愁蒼茫橫古道縹緲接飛
樓月冒風塵夕猿清草樹秋明時[illegible]巡絕行坐佃
尼丘 右嚴嚴亭夫子聞婦人哭處
鄭善夫 郎中閩縣人 登岳 東岳乾坤定黃河一線分日出
瀛海浪天入薊門雲曾道傷吾志秦碑自夕曛 宋
堪眺遠目萬里正祲氛
方豪 副使開化人 登岳 三月無風上泰山嚴花谷鳥共[illegible]
桓因憐鄭老看山癖赤日烟蘿帶病攀 自註云友鄭繼之
曾以六月來登 ○日觀峯頭紫霧開嗒然回首望蓬萊[illegible]
人自是烟霞骨應有神仙月下來
楊祐 僉事錢塘人 登岳 茲山何峻極盤礴亘百里鳥道
丁開雲標三觀起雪磵無冬春煙嵐互蒼紫星

斜陽下深澗鵝首望長安○無字碑 [illegible]岱峰頂
字碑相傳人說是秦時東遊鳳輦空寥落野草
荒春自悲
蔣瑜 御史 登岳 夜到碧霞天芝房帶月眠聽經來句
鶴燒藥起丹煙廣樂雲中度明星鐘外懸乘風欲
凝舉三島會群仙
張鐸 州人 御史 登岳 曲坂縈迴翠蘚滋瓊宮貝宇碧參
差長天斜倚峰紋坼寒日遲隨岳影移香火問年
傳漢時風雲終古護秦碑却驚身在層霄上絕頂
翻憐鳳度遲○望岳 泰岳東來鎮古[illegible]遥[illegible]雲
俯方洲寒沙夕抱璇臺迴積雪春融碧樹浮帳望
雲塵搔短髮凄涼物候動鄉愁銀宮玉宇參差見
縹緲重登海上樓
邢經濟 知府 仁和人 登岳 步䟽日觀峰峰頭日剛午眺
東海東矯矯扶桑樹扶桑晞朝暾陽烏濯靈羽
極敘肵春離光奄員宇普照玆大觀恒矚匪欲
虞淵一揚休子夜信探取藉須餐明霞摠[illegible]
圖

劉淮 州判 史 登岳 吾昔遊岱宗躡雲四十里渤海
明日觀下界起步虛摩赤霄回首極西崑松下
羽人僊顏欣彼美遺我千歲苓食之可不死松
尚泰封風雨歷年紀金篋玉策存誰探得生齒
玆小天下因風憶行趾
廖道南 學士 蒲圻人 望岳 岱宗高巃嵸群峰変紫穹日觀
影扶桑月嶂烟朦朧飛來是其下定然雙白龍
有玉女池銀河瀉長虹玉女散天花萬朵青芙蓉
仙人王子喬絳節朝[illegible]宮[illegible]金[illegible]明[illegible]
從我欲從之游雲路[illegible]
池東○咸池有僊國乃在帝座旁紫虛懸玉房
閣輝琳瑯曲瓊掛綺疏晻靄擢星潢祥烟裊
叢叢花樹香安期與韓衆雙騎丹鳳凰米[illegible]
草和彼紫霞漿朝翔天門闔夕息帝女桑俯視
世土奔走駒隙光頗言凌飛濤遨遊東海洋○
日觀 元化無停機陽明自周始纖纖殘月沒烟
曙星起宿霧沉江于朝霞霮壇時羊脾徵東
首占內史乾象涵真精人文煥新美扶英散

尺神靈呵護元氣鍾驅霆戰兩搖蒼空堅剛
振今古濫爵肯受秦王封波濤滿地陰風起萬
颸颸㕁偉呂材堪柱國苦弗試蕭然遺棄空山
辛苦顔色無秋冬呑水吐雲經磨礲工師一日
相逢終當獻入蓬萊宮○蒙恬大將扶蘇子萬里
策勳封不與郝將官爵授五松祖龍顛倒乃如此
咸陽一火二世亡五松留得摩穹蒼真宗六龍
巡幸亦名御帳揚休光猗歟松兮遇知己傷哉
世多奇士負才抗節竟沉淪不及寒松又
來幾度坐清影綠陰滿地蒼烟冷撫摩長
歌空山落日愁奈何

章忱 太常丞 全稱人 [登岳] 瞻彼岱岳尊屹屹奠九州空光
天合倒景黃河流朋從肆登陟振珮凌清秋仰
九霄嗑俯覧八極周宣尼有遺迹悵望心悠悠

張鵬 御史 沁陽人 [登岳用杜甫韻] 斜陽俯崦嵫登臨日
了徘徊遍諸峰吟賞達昏曉仙巖訪芝童高
飛鳥勝遊難再來紅顔非少小

同鄕 [登岳] 回薄千峰簇逶迤萬壑連靈圖
勝控封壇露泡三芝秀光凝八石鮮迎書
封樹憶秦年冒險深遊跡捫崖讀古鐫時巡方
絶登禪幾相沿檻俯飛虹落簷含倒景偏奇觀
無限便擬謁真仙

鄭大同 太僕卿 [登泰山] 五嶽此爲勝萬年靈足徵
魂吾久到道岸聖先登齊魯空千里星辰僅一
皇朝崇大禮漢時不須稱

楊撫 知府 餘姚人 [登泰山] 名山天下有得似岱宗無深
巡皇帝中天落畫圖幾廻千氣象一覧盡
訪周事撫人笑我

梅守德 提學副使 宣城人 [登岱嶽] 喬嶽平生夢想天門
日遂攀躋層巒廻出青霄上曲逕回看白日低
氣東連蓬海外煙光西與太華齊却慚作賦非
事盡日淹留思欲迷○曉氣氤氲閶洞府巖光
薄出雲根參差紺宇臨丹壑紫翠煙蘿挂石閣
海波濤浮日月朝昏風雨別乾坤行行漸覺
小五嶽應唯此獨尊○玉皇巔上倚危闌萬
霞入壯觀仙縈以閬苑羽奔天風時拂

齊與護泰壇古千載昔封漢碣殘歲莫登臨
慨不堪回首望長安
實明 燕使 登岳 登登泰岳山乾坤瞬只尺扶屨隨
雷星斗礙冠幘一顧塵氛消清風生兩腋再顛
神舒川源滿肝膈更服堂倚空歇馬發射碧雪
南天門兀兀舍身石山輿下高樹鼓吹導前戟
黑抵絕巘神祠聳天昏光靈蹄此心奕趣仰短
歆饗集萬方山海貯金帛二一揭枕山阿松泉和
革夜半陳夾背海底謝明赤
許應元 副使 錢塘人 岱宗 岱宗肅肅標東絕續頂層
延庭碑憶漢封三觀迴樹留泰岱五松青陽池
浴深能見陰洞雲流乍可聽此日風煙聊振衣
將嶢首嘆沉宾○岱宗夫何如岩莽出雲表登
附蒙繹吾欲觀魯道闕里窈且崇昔人已陳草
想吳門論令知天下小○同察行人登高里環
亭杳騎青林駐登臺翠句新雲山存吏隱詞藻
主人花日初停午蘭標欲麗春憐君竹溪興
對清真○重過泰山 山城魯試吏十載更

堅心期在年光髩髮衰物情聊對酒習性尚就
自是一聲叟支離侶青時○泰山別諸門人 朝
乾封門言泱泱河水朱陽麗初暉征雲一何馭
瞭緬風昔風景後相似魯山猶在望吾行自茲始
泡恩 城人 御歷 登岳 雲河漠漠棲巖畔風影冷冷十八
盤玉女泉飛山亦潤芙蓉峰絕暑猶寒百年塵世
二春夢熟忆乾坤一笑看暮倚石闌星斗近不知
身在白雲端
馬驤 知州 陝西人 登岳 崚嶒泰岳回天地此日登臨康
長萬壑風聲喧草木滿山雲氣濕衣裳泰封漢
形盤谿魯甸齊丘勢淼茫一逕漸通天上界欲從
何處問青皇
黃省曾 吳人 懷岱 岱宗開東嶽造空青未休長安元
眼足會爲各去待山雞報孤看海日流稷丘君
若求相攜琴遊
蔡汝楠 德清人 侍郎 同許泰安登萬里環翠亭 萬里亭元
勝風花春載崇還陪仙吏躅得共白雲遊仗劍
華争得杯竹葉浮如何葛洪宅望星座俯

時文節恭代禮神還

登絕頂 兩霽登臨興轉生群山数點發新

青尺廻紫表搖空漢日擁瑤宮逼太真翔瑞尚存

虞舜澤傳燈獨有魯宣經乾坤俯仰知何際萬里

浮槎一使星

王廷餘（行人 遷人）登岳 泰岱迥中天登臨萬象懸臺觀

滄海日散彿紫微烟山水名誰並乾坤勝獨專

羌何可極搖筆白雲連○絕頂試登攀風烟

閭闔巡留社稷禹鑿舊河山明守天門道芝

海灣英靈窮八極此地隔塵寰

劉慕（尚書 立 隸滄人）二月登山阻雪 過眼黃花春未殘

飛隨騁馬步山磐雲浮碧殿爐烟細雪滿蒼崖樹

色寒泰嶺應憐行路險漢宮疑似降仙難日觀峰

上瞻東海空憶飛霞駕彩鸞

王汝孝（編修 平人 來）登泰山 仗虓步啓峰吟眸望轉通懸

崖砌日斷石磴拂雲聳齊魯千年秀乾坤一指

禪封昔此地登眺意無窮

郭鑾（洪洞人）登泰山 峰巒壁立翠雲屯太極切

嶽存嵩嵩古松蟠御帳層層石磴接天門山

杏花爭發幽澗方泉水正温秦漢登封遺往蹟

來天色欲資令

經彥宗（寺 州人 訓 令）登岳 岱宗積翠嶽岧嶤春日登臨

碧霄耳畔側聞天語近峰頭平對玉宸朝漫憐

王驂鸞鳳會見來槎犯斗杓安得憑虛凌八極

將民瘼達神堯

仲言永（知州 應人 實）登岳 層巖高閣敞晴暉十載重臨

不違玉女獻花開雪榛仙翁留訣進霞衣青

日瞻三象碧巘何年萊一扉遊賞方殷烟

林逸 送暮鐘微○玉皇閣 危閣倚層霄山河入

遙天橫闢寒厲日抱海門潮霧露開朱旆雲霞

碧蕭自然幽賞勢不用社傳招

林應麟（府同知 居人）遊石壑 仙郎雅興好幽尋共訪仙

入碧林繡壁忽開丹地穴靈泉疑泄洞天深上

雲磴空中得下界烟花望裡陰娩我支離久漂

始從塵世識初心

浦應麟（編修 人）遊岱嶽 秀色千峰合靈源萬

王貢同知通清江人登泰山　絕巘布衾華輿輕險絶能潰
日程漢栢秦松空往跡孔登孟語此經行沿厓
見逃亡屋躡磴懈開怨對聲惟有七十二泉在願
言常潤汲　王明
呂顯泰州知府陝西寧州人遥參亭舊名草參若親泰故分守時改云參亭人
共說易草以遥名豈為投香紀遥蕭謁禮誠碧蒼
泰日麗金棟曉雲輕瞻拜緣分牧臨風重感情○
祖殿暫憩　趨庭憶往日登覧廿年前宿兩青岩
光風白鳥翩橋危雲共度璧迴日相臨羽蓋

問赤城列廣仙
曹大同署丞通州人登岱嶽　宗嶽磴盤高造天翻從下界
見雲煙登封漢碑餘風景表記秦碑空歲年絳節
香飄龍虎馭玄壇寒切斗牛纏微茫八表浮元氣
較似身遊太古前
周怡司業宛陵人登泰山絕頂　山頭上下界殊分大地環
瑤雲浪文崖壁蒼苔古蝌蚪松蘿紫氣日氤氳九
州星巷盡雙目萬里封疆只片雲到此方知天地
大超然身在列仙群

桑紹良經歷濮州人登泰岱岳　曾聞天與齊振衣今始
攀躋白雲護洞龍初蟄黄葉開山鳥正啼玄女宮
深遊別與玉皇祠迴接層梯正懈落魄淹塵壒石
室清幽欲暫栖
秋風直上絕高頂[illegible]霄四望懸崖樹霜中凋
欲盡群山天際斷仍連半生勝覧元非偶萬仞平
臨嚴若懸擧目虛驚紅日近長安猶在暮煙邊
蘇祐前濮州人經歷登泰岱岳　嶙峋插太空摳衣拄杖入
雲中五松樹老龍鱗古三觀峰高鳥道通勢逼星

垣傾宇宙青分齊魯失龜蒙只緣捧日丹霄上早
望扶桑碧海東
桑正衍隸人濮州人登泰　攀雲上石盤澗磴聳奇觀漢字
經沉水秦松帝拜官海光籠曉日嵐色護層巒隨
意凭虛眺乾坤眇一丸
蘇灝昌府通判濮州人登泰山二首　嶙峋岱嶽邇遥廬紫翠
芙蓉削太虛秦漢侈心餘時壘青徐平野到揩陰
匀水扶桑明子夜五雲絕頂見宸居探囊但有
觀賦吮筆曾無封禪書

李化龍　魏允貞　張維新　李三才

郭棐　王士性　胡汝煥

岱史第十七卷登覽志

詩 詩中貞以後迄今諸名公及文人題志例以世次序

李春芳 大學士揚州興化人 夏日登岱喜雨霽披豁煩襟度碧空忽逢青帝駕長虹彩烟半捲亂湾霧霽色全開龍峪風今古時 夕照裏乾坤生意黍苗中岱宗自是饒泉石 兩時賜摠化功

高拱 大學士新鄭人 登岱 岱宗神嶽勢嵘峥東鎮齊封百二城雲捲洞門時欲潤日華賜谷曉偏明虞廷肯望仍今古尼父崇登著姓名我欲御風凌絕頂手提星斗運璣衡

高儀 大學士錢塘人 登岱 諸嶽崚嶒一岱宗天門迢遞碧芙蓉御坪有路仍迴馬石表無文悵礼龍星斗平懸玉帝觀乾坤不老丈人峰夜闌紅日升滄海咫尺蓬瀛第幾重

吳嶽 尚書汶上人 登泰山 嵚崟疊嶂逼蒼穹深谷廻巖霧通掛壁寒泉飛瀑白拂雲秋樹入霜紅泰松石龍鮮古漢碣沉苔鳥篆空絕頂振衣思太始看朝日見鴻濛○雲磴斜懸碧磵廻松枝低

柱擎空龍躑躅三峰倒海鳳飛揚舉頭髣髴

上皇宛春雲捧建章

楊巍 尚書海豐人 赴南都登東嶽 駐馬登東嶽遙憑高辨

溟始知人世小不斷此山青樓閣秋孤出川原

杳寞將尋孫從隱忽忘有嚴程○梁父名仍在

封事不磨逢人尋古蹟覽勝欲狂歌匹練吳門

豐碑漢代多還能舒老眼萬里見滄波

張佳胤 尚書銅梁人 登岱 張衡曾賦四愁詩東望相從

此時緊壁千盤通杖轉丹梯一線泊天垂

拾神人字絳節高居玉女祠

形徹被地靈窺○青空寒露滴芙蓉拄頰天門

岱宗漢草相傳司馬筆秦官猶寄大夫松參差

觀疲雙目截業千巖籍短節方内名山探欲遍

年始遇丈人峰○天雞聽罷曙將分劍倚峰頭

斗文髣髴白知山下水升騰紅放海東雲烟霄

擁三千丈封禪書傳七十君怪底衣裾常五色

來嶽氣已氤氳○日月雙從岱頂懸每依蓬

青烟秦碑突兀青天上仙島微茫大海前

看吳苑馬頭身郎辨汶陽田山中縱失襄城

勝風壓在市壓

陳經邦 尚書莆田人 偶憩白龍池 百丈寒潭浸碧峰玉龍

於此閟靈蹤即今齊魯青無幾何日噓雲慰萬

○登岱 衆中嶽鎮此尤尊今古巖巖望存半嶺

晴陰分氣色雙峰日月互朝昏瑤池自昔來王母

金闕何年下帝孫闢道探齡曾有英願將萬禩

黃軒○縹緲天門冠萬峰攀躋彌覺聳微重山

碧落無孤鳥空抱寒濤有五松春明父老瀆代

書雲猶起漢時封神房河闢深何處欲向安期

問蹤○攬勝凌高嶽勢窮乾坤俯仰一鴻濛齊州

點點晴煙外魯阜微微落照中千里黃流縈不盡

三山銀闕湧還空登臨未解宣尼意自許沂雩無

詠同○杖策高登叩帝閽振衣長嘯臨人寰眼

決濟三千界身在崑崙第一山桑海幾人經變換

蓬壺諸聖自飛還來頹白髮須臾事回首浮名

是閒 偕張焦二郡倅遊石經峪 未盡探幽興

携復此行勤經誰氏手秉燭故人情夕暐林霏

春泉石漱鳴高山與流水恍忽聽遺聲

陸光祖 平湖人 尚書 請告東歸春日登岱 拂袖清朝賦者

遊岱宗物色動長鈞春風花鳥朝陽洞曉日烟霞

王母樓御帳當年經帝輦明堂勝蹟想王猷探奇

弔古情何限匹練縹緲興獨悠

諸大綬 山陰人 狀元 登岱 碧霞宮上最高岑秦漢封臺草

莽深落日荒荒留返照飛雲片片過輕陰因嗟萬

世無窮計疑是秋風未悔心獨去平臺渾廓落一

聲清磬出雲林 ○ 熙熙春蕩萬方同憶我來瞻請

帝宮野色帶烟[illegible]變化山光無兩亦洪濛東南

練迷天外西址紅雲入望中却惟五松留晚翠秪

應翻照石屏空

王弘誨 瓊州人 郎中 岱宗吟 我尋青帝問真源至人邀我

登天門天門何高在何許乃在咸池之陽岱宗之

阯石磴懸紆十八盤雲根磅礴九百里厥初渾沌

誰為鑿二儀中分列五嶽帝遣太皞鎮此方巖巖

巨鎮雄寒廓洞天福地倚崔嵬層霄萬疊芙蓉開

黃河如帶渤海一杯半夜見曉日中嶺興雲雷

州九點蒼茫若可辨吳閶匹練若碧空而驚精飄

吁嘅泰山之高其不可極也如此使人登之飄飄

乎若御泠風而超塵埃憶昔登封七十二氏厥有

靈開其名最著秦漢以還此義微金泥玉檢紛蔡

癡只今作者知何地樹亦不能為之留碑亦不能

為之記惟有巖前倏忽變幻之白雲領略興衰千

古思悠悠往事難具陳振衣聊此朝群真遙見玉

女池前香馥郁仙人洞裏氣氤氳霓旌絳節文繽

紛云是玉宵天帝碧霞元君使人對此揺精魂齋

宮祝釐祠官秩禮竊女吹簫馮夷擊鼓靈芝來茵

錫予祉望而不見兮逍遙容與傍有青鳥使授予

黃庭經覽之殊未了倏忽還空冥躊躇勝覽意何

已欲尋靈蹤未停執何當術變長[illegible]遊回頭看謝

朗眺兮[illegible]石磴冊梯入紫宮中五嶽前

姚從封七十符前古浩劫三千樓閣空[illegible]

秦代兩桃源擬有晉人風舜幽[illegible]到蓬萊頂勝覽

乾坤與未窮 ○ 嶽頂高居上帝尊東南王氣衝中

原白雲繚繞千峰合翠石崚嶒萬壑奔宵漢金

題名山岸嶂鎭寰區萬丈摩空紫翠紆奇[illegible]
僊侶在清泉靜聽俗囂無吹簫漫憶秦巖女劇
空嗟齊大夫何幸再登消伏暑松深鶴唳月明
○泰岱巍巍半插空憑虛登眺興何窮天門萬
晴光霽日觀三更曙色酣花底鳥啼流澗碧松陰
龍臥傍峰巒欹看無盡懶向與人問去蹤
○攀躋石磴轉從容不數巫山十二峰萬壑烟深
迷漢畤五松雲散見秦封翻身世界看應小翹首
天妃始幸逢古洞臨陰春寂寂白雲深處盡[illegible]

○蕭森六月冷襟腸繚繞山河翠帝鄉雲斂碧空
光浩蕩波澄滄海夜微茫仙位何必尋三島身世
飄然入上皇法從叨陪心豈足更逢甘澍起遐荒
徐中行 布政 吳興人 登岱 浩蕩天門日月開削成丹壑擁
崔嵬河宗泰嶽翻西走山拱神京自北迴黑淡奔
陰收碣石霏微佳氣接蓬萊更聞王女三漿在顛
上君王萬壽杯○東嶽崢嶸迥不群中峰瑞靄
氤氳天門雪盡河流合日觀春晴海色分風起
松常似雨氣蒸漢檢欲成雲千秋霸跡終銷歇

說相如封禪文
許天贈 縣令 人 題無字碑 巨石來經十八盤離宮
道滿千山不因封禪窮民力漢祖緣何更入關
邵賢 興學 人 題 遊普照寺 招提隱隱倚崔嵬紺宇周環
舨岩臺斜日短節山徑曲石橋流水寺門開浮屠
證果真成幻儒道淵源有自來千載清風仰孫石
獨遺堂址向巖隈
楊綵 都御史 順天人 登泰山絕頂 振衣獨步泰山頭萬古襟懷
一豁眸玉女池前雲不斷白鶴洞下雨初收羽書

西北邊聲急飛輓東南民力愁莫說當年封禪事
蒼生誤盡至今尤
王道行 按察使 太原人 登岱 徙倚宗封最上頭蕭條萬里見高
秋升中王宇光群望眼底毫芒視九州秀結靈
神鬼宅光搖曉日海天浮憶從尼父登臨後誰
山川續勝遊
金節 郎中 海人 南 日觀峰 海上扶桑湧日來人從岱頂
登甚金輪光射天門曉玉女屋凌碧洞開[illegible]
蓉迷漢樹碑餘石室長秦苔吾曹自抱傾葵[illegible]

轉通天澗練光為白馬峰高嵐氣作蒼龍
欲逬仙人掌丹竈猶藏玉女宮　聖代不求
草相如詞賦楽徒工○空濛紺殿俯長天萬里
原亦渺然日出東山翻入濟夜凉北斗欲沉
陰猶落泰時雨玉笈長封漢帝乎好借西風為
翰偏收五嶽秋頭懸○巨靈千古勢嵯峨萬
燈恍薜蘿曠野秋陰運瓠子虛若巽氣落黃

底摇天紅雲烟常護碧霞頂龍虎欲眠青帝
足星斗太歷歷盪衣香氣何濛濛有無仙人
水況乃西池杳靄中
李堅道 知府浙東人 謁玄宮 一上壺天景最嘉崖生
石圭花雲開玉殿瞻青帝香繞珠宮擁碧霞
風塵俱罔象寰中日月自仙家我來敬把
靜對蒼穹思轉遐 李任守令拜御史以郎當其中青州甫拜命之

徘徊望八極睥睨跳雙丸澹靄迷秦望層嵐
一寒同游多謝眺秀色總堪餐○直上中峰頂
泰岱尊岡巒開地軸星斗挂天門孤嶂秦皇
池玉女盆仙人雲外度白鶴白翩翻 泰山絕
蹬鍾明將曙色朦朧帝女壇雄風吹客布袍寒
雲忽覩雙鳧下千里同將天馬看白石青芝隨
乘高山流水向誰彈封中紫氣常來往賈勇先

生科斗字吹簫風度鳳皇儀恍然吾欲遺塵
醉桃花不記年
劉宗岱 副使歷城人 登泰山 石磴天門闢太空
碧霞宮崖碑洞府標靈異兩脉雲根奪化工
泉飛嵐氣冷三更日浴海濤紅可憐泰漢遺
王檢金泥竟未窮
潘子爾 登城人少卿 同陶心齋登泰山 岱宗

翠華可想望　天門遙陟青雲梯一振凌風翮[illegible]
朔入天門玉女遙相接　玉女池山池水碧澄[illegible]
照天容西王女時往來彩雲飛片片　白雲洞石
洞護白雲玉檢封漢武漢武久寂寞白雲自千古
无字碑椎圖已消歌山頂道空碑金書不可見日
夜天風吹　日觀峯夜宿日觀峯起看扶桑日海
底騰明珠蛟龍驚出窟　孔子崖尼父昔登臨玄
覽遊無上我來得瞻依頓覺心神曠
張懋忠肥鄉人　登岱二首天門雙控欝葱葱竹杖

西來禮大空削玉幾時留漢策探碑千載識秦功
晴光近指扶桑日紫氣遙連碣石風七十二家今
寂寞水簾不盡野花紅（　）蟠龍百折漱清湍夾道
蒼蒼第幾盤明月平臨三觀合白雲不動五松寒
長裾寶邑香扶起幽谷玄芝麗路殘方外道人滄
水性為探名岳著書看
鄒德溥翰林院編修江西安福人　同光顧吾遊泰山道中感念泰
遊賦此當年結夏南山寺與君意氣凌天地蒲團
坐破千峯雲雲光片片落人世今日逢君清源[illegible]

攜手重為泰岱遊泰巔未陟心已壯飄然如在[illegible]
霄上君行山立不可移吞吐風雲百代奇乾坤[illegible]
我以康樂為朋勝槩西遺之何時從君三山島[illegible]
遊仙蹤拾瑤草　丈人峯獨立丈人峯直覺天下
小俯視有高冥俯瞰無孤鳥　日觀峯我凌千仞
高縱目乾坤外長風吹海色冷然襲衣帶　玉女
山青天無纖塵下有幽人居趺跏坐白雲澄然萬
籟虛　白雲洞此洞足幽棲臥箭聊一舍許看吐
白雲霏霏雨天下　石經峪誰將貝葉經勒此盤

石上梵字有無間亦足悟法藏　桃花峪峭壁凌
穹蒼洌泉貫其趾不知天地間清絕更誰似　無
字碑絕巘植空碑古人如有意由來最上乘原不
立文字　大夫松爾本抱勁節秦官何及之乘風
發長嘯如美商巖芝　泰山道中有作中原古蹟
草萋萋萬里游軺汶水西喜有青山供野興且[illegible]
明月共巖棲空江星斗懸蒼壁野戍風雲暗綠[illegible]
七十二君封禪在可能策杖問金泥
俞琳教授江西[illegible]人　登岱歷徧危峯謁帝孫碧霞殿近[illegible]

微垣天行日月雙相照地列嵩華獨此尊瑤草[illegible]
花成色相霓旌雹蓋擁精魂試從金闕凌風立[illegible]
點神州畫可捫

混元閣為覓三陽觀停車更一

朝松陰移白日石徑倚青霄　宸翰暉山谷仙承
鎖洞寥談玄真有契況屬故人招

喻均新建人松江知府　暮春一日同李長卿侍御登泰山四

首

宇宙名山顧不違還從仙客試春衣天迴大海
雲千疊花滿中原錦一圍泰觀崔嵬人已遠吴門
綵鞭事還非千岩鐘磬尊前合不遣雙節下翠微

○齊魯千峰望裏開濁河清濟日縈迴居然形勝
雄諸嶽久矣英靈動九垓翠壁舊諳虞帝狩白雲
曽屆漢皇來　聖朝讓東封事莫問相如作頌
才○昧爽徘徊日觀東漸看曉色入滇濛祥雲不
導羲和馭濁霧翻迷海若宮巨壑魚龍眠自穩諸
山金碧坐成空還憐萬里扶桑影倘避霜臺御史
驄○步轉山腰日欲晡還從官閣醉醍醐譍前氣
候分寒燠郭裡人煙定有無鳥道千盤垂脫險鸞
節雙卻未須扶山翁笑指亭亭幹曽是秦時五大

夫

陳萬言海人御史南　題日觀萬戶星辰未曙天瑞光先照[illegible]
觀峰前應知此去扶桑近願借仙槎到日邊

天門值雨武帝登封舊有臺靈湫時見白龍迴天
風倒捲簾泉水猶有遊人冒雨來

霽望雲外山
河拱岱宗鄉關何處翠重重憑高極目堪惆悵
錯羅浮浴日峰

無字碑鞭石曾聞自海東
今徹碧霞宮摩娑故未經題刻猶勝磨崖恥頌功

岱宗登拜古來二月登巡地異代登封事有無玉
檢秘藏芳草合翠華臨幸慶雲孤天邊舟楫尋仙
侶馬首喬松號大夫今日守臣惟秩祀青山尊望
百神趨○憂憶名山已數年偶隨猿鶴共聯翩攀
懸石磴疑無路轉出雲林別有天滄海烟波圖畫
裏齊州形勝酒盃前尋真未悟長生訣欲向峰頭
禮王仙

呂坤洛陽人山東參政　毒草歌有序　萬曆戊子春山東飢
二年旱後也菜根樹皮剝掘殆盡又食及野草
無毒不問苦辛生熟面黑者如鐵黃者如生[illegible]

橫野不復收余行部日道間青草三二種花且
實矣蔚然獨存問之對曰此猶兒根莧花鬼臼也
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幸甚往於之命吐瀉
攜終日夜裂肝腸竟不死其難堪視死甚焉何敢
食余校凌而代之歌〇榔頭盡榆皮少豈是學神
農個個嘗百草但教飢餓緩一刻那論苦辛喫不
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延我生又不速我死
速死豈不難長飢何以堪　新莊行　長淅六月纔
禾黍大家小家愁無兩草根挑盡木痂冬又見採
雛啖野鼠沙中稚子哭欲絕阿八臥路不能語三
年長餓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女破屋一曳搖榆
皮我問搖之欲何為土性多沉木性浮榆末和之
可為糜極知強活能幾時聊於口胃勉撐持妻子
填溝老我存死者長樂生者飢慟哭無聲但有淚
瘦骨令人摧心腸道傍一廟有神坐黃金為身受
香火

自南金 永年人 登泰山 峽口長風放曉晴捫蘿屹立
壯心驚羇騷塵平隔天門迥惹鬱還將日觀生鴻影

高秋來朔漠松花一夜到蓬瀛凌虛忽憶千年事
漢策秦封總浪名

徐守仁 明人 經歷和 登岱 巍巍東岳接蒼穹誰闢紅門磴
道通腰筍漫經黃峴嶺樊蘿直上碧霞宮堯天舜
日瞻依近魯阜齊州指顧雄千仞磨崖都覽徧還
登絕頂頌神功 再登 兩度探奇謁岱宗山增靈秀
擁芙蓉穿雲曾出天門路望海還凌日觀峰碑上
苔痕侵漢篆岩前松蓋偃秦封三千世界微茫外
直北明光是九重

姚向後 吳縣人 登岱 岧嶢泰嶽喜攀躋十八盤開石
作梯草禪尚傳司馬賦苔封已沒祖龍題根本直
上天樞近倚劍雄看斗柄低翹首吳門何處是千
雲匹練望中迷

周道衍 齊東郡人 登岱 宇宙名山屬岱宗至今猶自說
秦封低雲欲度千峰鳥噴雪爭回萬壑龍日觀可
能通
帝座天門應許躡仙蹤故鄉極目知誰是匹練那堪
帶下春

姚應士 鄞縣人 登岱 奇觀小天下狂客興豪環
群流細擎天一柱高彈丸争是日秋葉競爲舠
麓青天雨楓林白晝濤孤城巻石聳魏闕片雲出
無字秦碑約封禪漢史敫水簾飛瀑布龍峪躍神
鰲峴嶺黃榭熟懸崖翠黛桃碧霞深隱處玉女煉
丹膏五華泉浴面八彩鳳啣旌粧鏡當空照梳雲
四野慆芙蓉開綠髩星斗燦宮袍環珮鳴千澗笙
簧奏萬嶒僊橋三碣石御仗半蘭輿大松凝雪色
聖道配天褒崖文神鬼護盤路鳥猿號石印金剛

孚波搖日觀嶽山河百二境法界萬千霄登臨
長嘯名利等鴻毛
胡希舜 副使原武人 登岱岳 乾坤無際此登臨獨立清秋
思不禁海水東來三島近天門北望五雲深看山
玉女烟中度對雨蒼龍澗底吟七十二君何處覓
空聞冊簡瘞黃金
詹仰庇 侍郎安溪人 登泰山二首 出城已愛數高峰上嶺
雙峰翠萬重澗道亂鳴崖下瀑山僧遥撞客來
迴巖天蓋傾東海惟壁風濤韻古松勝絶只於

鳳約神仙何處更相逢○漢檢秦封空復聞銅[illegible]
金尾祀元君坐觀萬象終無極下瞰千峰揔不分
酒外残更滄海日封中終夜石棲雲拂衣未遂烟
霞癖聊爾登山出世氛
陳文燭 大理寺卿沔陽人 泰山四首 阿閣神房見羽翎僊山
吾父佩貞形呉門匹練天門白海上飛濤掌上青
開闢自來分日月煙雲吹處落辰星張衡東望緣
何事豈謂玆山好勒銘○日觀孤峯逈絶羣御香
亭畒氣氤氲松聲似帶秦時雨壇影頻飛漢檢雲

玄石洞中尋玉女碧霞宮内訪元君昨年曾過[illegible]
邛里尚憶相如草禪文○霏霏凉雨送山鍾樹杪
峨鸞掛白龍帝闕依微看北極聖朝禋祀少東封
千秋玉液終當遇一望層雲已蕩胷李杜高篇今
自在那能杖屐得相逢○指顧名山夕照前中原
平楚正蒼然黃河曲抱三叉澗滄海寒生六月天
地辨齊州煙九點臺瞻魯國道千年安期亦有津
渫散可得從吾肘後懸
李化龍 提學副使長垣人 登岱八首 崔嵬岱嶽倚蒼穹頂

丹梯一線通吐吸風雲天上一周迴日月地西東
青童駕鶴歸靈府玉女鞭龍起帝宮萬里壯遊誰
從筭直從太始問鴻濛○阿閣神房不記年由來
世外有山川祥光自吐仙人掌靈液常飛帝女泉
風捲松濤千嶂雨日蒸丹潤萬峰煙凌空欲遂安
期去卻在虛無第幾天○風定神蔘靜不遊振衣
東望海雲悠誰憑日馭[illegible]界獨倚天門見十洲
波吐金銀僊觀曉煙沉[illegible]帝京秋乘風寄問無
生客底是蓬壺第一流○玉檢金泥幾劫灰尚留

遺跡至今猜白雲捧日封中出青鳥啣書海上來
輦道蒼蒼秦樹晩雲屛矗矗漢宮開徐生自是饒
仙骨一入東溟更不迴○陸海春濤萬里看冷冷
清嘯五雲端飛流倒瀉三千尺峭壁中分十八盤
風細幡幢朝貝闕月明鸞鶴下星壇尋仙吾欲成
長往天柱峯頭好挂冠○中天嵐翠鬱沉沉積氣
搏空冷不禁金殿分明懸碧落銀河清淺挂瑤岑
天鷄夜唱扶桑曉海鶴晴盤琪樹陰七十二君
覓邊只餘冠冂影森森○千盤鳥道轉雲蘿從

層霄發浩歌北走峯陰凌紫塞西來練影落黃[illegible]
諸天迴薄星辰近下界蒼茫風雨多眼底殊庭君
自見九還未就柰人何○中峯自合小殊方絶頂
眞疑出上蒼八極風沙塵漠漠五城煙霧水茫茫
笙簫半入鈞天奏杖屨平分北斗光彩筆只今于
象緯擬將仙露奉君王

魏允貞 少卿 南陽人

和李子田憲使登岱六首

浮生何處可開顏東岳凌層盡日攀不為佩環辭上國
何因杖屨到名山振衣廻出風塵外倚劍平臨星

斗間欲覓仙人問眞訣安期一去幾時還○嶙峋
青山萬象低興來華髮不言疲藤蘿一徑諳天近
紫望千秋五嶽齊紅日初升滄海底黃塵遙見濁
河西故人坐嘯今何處徙倚千峯懶自題○萬壑
芙蓉列翠屛崔巍歷盡扣玄扃蒼龍上應東方宿
玉女元鍾太乙精風引笙簫來碧落雲連香火散
青冥仙盤乞得蓮花露更祝稱觴一萬齡○青
高居紫極傍殊方奔走日皇皇興雲致雨來天
玉檢金泥自帝王風俗千年通闕里蓬萊一氷

仙鄕登高作賦今誰是聽罷釣天意未央（三）翔
崇朝洗岱宗登臨偏愛雨中峯千霄老樹巢鳴
出峀春雲起蟄龍明主何須司馬草幽人豈羨
夫松山中未老青芹色采采還期獻九重○微軀
多病此何求為愛名山不自由福地有靈嚴廟貌
神州無限盡峯頭水簾晴瀉四時雨雪澗寒生六
月秋忽憶知章鑑湖事願從天子乞丹丘○東西
華岱譜蒼蒼兩度凌風到上方秋杪真源尋白帝
春深左个問明堂山河歷覽中原盡人世空游

歲怳醉倚天門發孤嘯飄然雲鶴伴回翔
仙宮隔翠微烟霞猶自約荷衣泉分百道空中落
鳥在千尋澗底飛山下櫻桃殊覺好日斜藜杖始
言歸洞天別有藏真處説與遊人知者稀 秦
雨中松樹倚嶙峋不洗東風舊日塵何似桃花
意遠武陵只戀避秦人 日觀峯 太行回首白
留晨省何人更遠遊不為探奇來日觀將因東
問添籌 水簾洞 藜杖山中破曉烟涓涓石壁
流泉寘心會到源頭處派銀河自九天

橋千尋絕澗過人稀脚底白雲片片飛莫用傍
渾失色世間何處不危機 暴經石 傳燈人去杳
無期貝葉還誰手自披老我不諳空梵字媿他頑
石點頭時
張維新 禮科右給事中汝州人 秋日登泰山二首 岱嶽巍巍
霄漢端衆山俯視失嶙峋泉飛石壁雙虹落雨過
天門萬壑寒古碣不留秦代字虗壇猶憶漢時官
我來幾度探靈秘誰道蓬壺是大觀○青當齊魯
接窮蒼一望心隨去鳥長日落中原窺步空天

大海出扶桑五松時送千巖雨三觀遥懸尺練若
却憶金門叨侍從欲將瑤草獻君王 登岱八絕
同向麥山 天門 萬磴危盤接太空閶風翊我禮
玄穹燭龍閶闔千年照回首人寰石火中 日觀
孤峯雄峙望岩嶤半夜扶節入絳霄坐久天鷄才
一唱曦輪忽駕海門潮 天宮 岱宗絕嶺與天齊
下瞰群山萬壑低百尺豊碑無隻字至今風雨
人迷 龍峪 何處蒼鱗卧石磯寒崖六月雪花
絳庭金闕非人世萬仞長風一振衣 王女池

開水鑑漾天光萬朶芙蓉插上方一吸可能千[illegible]
斗仙人能換世人腸 一 仙人橋 天外罡風吹石梁
仙人三五共翱翔翩翩黃鵠如堪馭過此應分明
月光 太平峯 昔年尼父登臨處地擁千靈嶽色
開四顧依然天下小不知何處紫雲來 封禪臺
秦皇玉檢定何年泰岱雖名萬古傳覽勝未須談
往事與君爛醉弄晴川

李三才 提學副使 陝西人 暴經石水簾 暴經石傍水冷冷鎮
日獨來何[illegible]此意世人渾未解半天猶有萬山
青
[illegible]泰山[illegible]清齋獨夜萬緣空踏破天門與帝通
一任紅塵千萬丈此身已在白雲中
陳文燭 湖廣人 京寺卿 約李伯承符卿游岱 清平高閣守神
玄海內重吾為李謫遷興至我尋青帝觀歸來君種
汶陽田遠山排闥渾依座明月窺人欲上舡七十
二家多少[illegible]同醉白雲巔
王士性 臨海人 山東參政 登岱四首 靈符作鎮握天孫積氣
蒼茫縱吐吞日出三山離渤海河流萬里接崑崙
霞明金闕中峰起土蝕玄崖半碣存解道東南天
咫尺誰從匹練覓吳門 仙人挾博泰山隅授我
真形五岳圖大谷風生岩壑動平原勢壓海天孤
驪珠未睹光先吐顥氣纔臨雨欲俱遙指齊州烟
九點不知身世在虛無 斷碑空鎖舊宮扉七十
餘君事總非石匣裡已無金策在封中豈有白雲飛

午陰共上層臺一迴首丹房琪石思蕭森
磴道陰陰滿薜蘿直凭日觀一高歌凌空羽翮來丹
洗域池流自絳河海上堡山從地湧城頭風露近秋
多詠斯談結餐霞侶未滌塵襟奈爾何
靈趾巖然冠上方半空樓閣鬱蒼蒼勢連嵩華河洋
柱派接蓬瀛入混茫星極遙瞻多氣色斗垣長藉有
輝光登來拭目看天下獨向風前禮素王
番禺郭棐 山東[illegible]

登岱四首

半生嫁娶暫從容羅磴貪過大岱宗抱膝幾深梁父
意俯身絕拍丈人峯無勞輕少來司馬已辨祠官護
六龍當日 高皇唯徹祀小臣不敢上乾封
獨上岩嶤十八盤萬峯秋色盪胸寬金坡嶽瀆咸東
面對抱乾坤自一丸風雨樹邊聞講德星河檻外遜
登壇蓬萊五色雲長近咫尺神京拄笏看
回首中原一杖藜白雲夭矯護丹梯天縈疋練吳對
出日升勞金漢時低海氣四時三觀外泉聲百道九
河西來玉女猶祠廟錯認蓮花手自携 山頂有玉女祠元君同

不大甚盛改摶不知所謂而華蓮花峯有玉女洗頭
盆世人妄傳有玉女說今豈誤于泰山頂耶姑記之
丹樓萬叠枕雲邊東望滄溟一一巽懸携占龜是非小
曾揭來龍馬正中天書標孔壁二千後字辨秦碑七
十前身世到來渾不解不妨乘月奏驪題
豫章胡汝煥 甲午山東典試

日觀峰賦曰之升也浴海而麗天[illegible]
明漢而臨邊登高者以致九霄之上愛景者欲
爲人之先其所惟一其仍惟千伊風靈之有戴
彼日觀之存焉夫其夜刻未終曙色猶昧彼窮高
之極遠此有進而無退未辨昏明斯分覆載屢聞
鳴鳫猶陰沉而不覩忽聽晨雞即曈曨而可愛於
是漸出暘谷將離地維巖巒旣秀草樹生枝姿氣
則赫人皆仰之其望也如燭其照也無私者者

王御宇立極垂統封禪及此成功 巡狩應其[illegible]
仲莫不登玆絕頂燭遐大明思照煦之義窮造化
之精以爲日象一人之德嶽是三公之名信王侯
之設險俾夷狄之來平方今一德無爲三光有象
動植昭泰神祇肸蠁千嵓瑞色思劾祉以疑升萬
蹔春雲欲入封而空上客有才乏羽儀心思鶱翥
每精聚螢之志難窮望日之處引領終夕含情遲
曙如照燭之有期故躊躇而不去亂曰日有覩兮
邈代獨立登之望兮無遠不及何大陽之至精莫

不尊於出入
又賦泰嶽東南峰開一室旁接天路低臨曉日陰
霾玉兎動霄漢之微明曉報天雞越氛埃之迥出
初其暝色[illegible]獨出清虛之外遥分蒼
蒼之中[illegible]經大漸紅掀草樹以燦亂耀波
濤而血[illegible]消煙雲色變星河寥落以
初沒峰[illegible]徐見火動山頂輪移水面牢晴
隙以飛[illegible]而走電至若門宇蕭條霜空泬
寥涼開曙景旋入殘宵揚晶影以艷艷散芒角而

飄飄露灑交疑風牽影搖望極天涯生從地表大
弱木之歷歷出陰之杳杳萬壑收暝千巖送曉消
古砌之晴嵐動寒庭之宿鳥迷空冷滑傷寸碧之
難留碧嶂岩光望輪光而漸小凌霄色麗騰空影
叙氣亂山燒光分水花石壁孤危覺靈之津狹炎
輝咫尺信長安之路縣既而背熄燿以徐來泛圓
靈之不礙蒙水氣以珠晴露松陰而歷碎霞色夜
錦天風劒蕪披雲際之斜吳谿天門而俯對依稀
乍出咸生齊魯之間過嶺遍明照及草芽之內山

[illegible]上參落高離絕嶼萬分屈煌而畢照六龍天
駕以無由安得足踏躋嶠千扶青冥陳白晝之若
短鯨陽烏之所停
洪邁容齋隨筆云[illegible]物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每稱
天子為[illegible]家[illegible]說山勢峭險[illegible]勞困於極工
子嘉誦之其略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
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
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
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杇兀或
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
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亦賴齎酒脯處處有泉水
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
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
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
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
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
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
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燥濕前
有燥濕目視而兩腳不隨又云封畢詔百官
下國家隨後明日太醫令問起居國家云昨上
山欲行迫前人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國家
不勞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
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
望見嵩山凡記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
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惟
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邵伯溫聞見錄云昔嘗與一二友同[illegible]
登絕頂行四十里宿野人之廬前有築室[illegible]
箭天麻玄參之類將五鼓初各使策而東僅一二
里至太平頂叢木中有真宗東封壇遺址攀櫓而
生以伺日出冬之星斗漸稀東望如平地及際已
明其下則暗又久之明處有山數峰如臥牛車蓋
之狀星斗盡不見其下尚暗初意日當自明處出
又久之自大暗中日輪湧出正紅色騰起數十丈
半至明處卻半有光全至明處卻全有光其下亦
尚暗日漸高漸變色度五鼓三四點也經真廟[illegible]

宿之地石上方柱窠甚多又經龍口泉大石有罅
如龍吻其口水自中出又經天門十八盤峰尤秀
聳此桃花峪諸山可指數信天下偉觀也
龔彥宗余仲言遊覽記宣和己亥九月二十四日面
奉玉音至泰符條祝岳祠務一月伯言至自兗明
日具香燭以告上旨已而罷醮于會真宮獨登瑞
雲亭早飯于行館遂同令冠庠丞呂堯問祠官曹
叡承議蔡令韓僖道士蘇彥弼謁岱岳觀留連池
上復自金母洞過青帝觀觀文僖丞相遺刻遂遊
白龍潭莫御苑玉茅於水中愛其泉石之勝迺相
與策杖散步還過雞籠峰始復有輿躬老杜青山
祝禪壇訪遺迹與入洞元觀小飯翠陰亭而歸

元

杜仁傑撰東平張宣慰登泰山記皇帝中統元
載擢用宿儒宣撫十道公首與其選公治河東有
異政未幾入為[illegible]守上親召勞以卮酒至以字呼
朝野榮之越明年上復命公為東平宣慰使嘗曰
曲阜寔夫子之庭泰山為中原神岳皆在境下所
嘗觀祀以至元重九前三日辦嚴以行自沂州間
出時天宇晦冥翌日至林廟拜三聖墓雨氣猶未
艾信宿抵岳祠明旦登西華門雲則載陰載暘雨
則閒作閒止咫尺三觀在墨潑染間刹那千百其
變公謂所親曰登頂之約蓋不敢定苟晴矣乃行
否則恐勞而人既而五鼓將作陰爲之解馭三唱
未終星為之芒錯于是州刺史張汝霖奉符令張
佺司戶王天挺及從者三百指具肩輿輦公而上
已而過黃峴飰於護駕泉次御帳少憩去天門猶
不翅十五里路漸隘林樹四合就其罅望之天光
凝碧如綷珠薄暮至絕頂由東以望見山影黝黑
偃卧無際頂觀李斯碑僅得數字其餘漫不可識
下自登封壇皆歷代磨崖亦復剝裂惟唐明皇御
製紀泰山銘其字大如椀深幾寸泥金錯落猶有
存者日沒少頃寒氣已逼人如仲冬時從者燎薪
圍坐以待旦參甫中公起步自玉女池登日觀峰
六合霽闢肅然無纖滓待蒸黍時東方曨曨作鮮
乍合移晷日露其半恍然如入無量金色界中凡
在行者莫不嘆詫及迴又得西影直抵昧谷若與

嵩嶽爭雄長公概肴髯驚呵曰吾此行凡三見
宗面目吾願足矣意予自壬辰北渡三十餘年凡
九來未嘗覩此奇事雖欲勿紀得乎古者有天人
之辯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偽真知言哉公純
誠人也盖無在而不協無動而不言無禱而不應
是行之異乃一節耳雖然天下之事固有邂逅相
合者矣昔衛旱伐邢師興而雨或者謂適與雨
會則非也此特純歸之天烏在所謂由人乎哉至
於揮劍成河變晝為夜或有此理如韓吏部開衡
山之雲蘇端明借海藏之春皆我輩之餘事當應
詫為因公此來書諸石以示來者奉高王禎書刻延禧殿謝
皇明李裕登泰山記成化乙酉春同年御史李景賢
來按山東是歲三月朔同自濟南往謁闕里回抵
泰州公館夜酌景賢曰喜茲和煦明當同登泰山
一覽奇勝可乎余諾之明晨起與景賢聯騎出州
城北望輕煙蒼靄橫帶山腰適參政葉拱宸副使
莊尚源邂逅而至遂與偕往北行二里過白鶴泉
泉出石罅洽瀵沸々入旱則滲漉距西百餘步路
蔭不知刱於何時惟存故址從西折北二里
有王母池泉井而洌瀰沸湃湍不竭不溢鄉人取
水禁雨頗驗又北五十餘步曰呂巖有呂仙石像
宋時建樓閣其地獨荒基城徒存今圍以石垣其
中深林茂竹布蒙密擁翳猗猗然有佳致至山
麓時日出扶桑雲霞絢綵目前羣峰錯立遠近異
態景物之奇似快心意自山麓抵迴馬嶺十餘里
羣峰對峙巑岏崢嶸勢相嵯巋中夾溪流轉騰激
洌觸崖石激堆琦其聲澎湃潺潺淙淙縈迂數里
入汶又有巨石大者如輪小者如甕磈硊砢碣
卧路徑難以數計策馬單行崎嶇至嶺下是岩叉
業險絶車騎不可前馳余四人神思悚惕從亦
有倦色少憩石上飲茗易肩輿穿深林踰大石行
可四里陡崖劖削中央石徑陿陀險阨有石磴可
躋復行二里許即宋真宗東封帳宿處曰御幄其
地夷衍嘉木檍樣繁陰布地前即深澗叢篁蒼翠
水光映天甃石錯雜如齒齶有小魚色青黑浮游
出水面臨溪觀之時羅道士獻茶餅嘗試人所

尚源按以小石悉潜去後三里餘
至古泰寺前松五株始皇登山封五大夫枯[illegible]
後人續植者下有餘年老幹拳曲擁腫宛若蒼龍
勢欲飛騰余四人休憩其下嗟賞奇態又行三百
餘步曰百丈崖崖石如屋可容十餘人臨瞰道傍
紫蒼青翠林木蒙絡傍有石洞谽谺而黑莫測深
廣人亦罕至不敢窺又經石壁峪至十八盤兩崖
對揷峭峭如壁其間累石為徑盤繞至南天門幾
五里遠望如梯懸倚山畔此最險絶惕小轎盤道

而上入天門東行數里詣昭真觀易冠服瓦祀[illegible]
霞元君問道士云不知創始每歲春月四方詣者
踵至心帶虔立致奇報余聞而驗之殺矣已即祠
後觀磨崖碑是碑唐玄宗紀泰山銘字大如手歲
久風雨多剥蝕其字距東十數步觀始皇封泰山
制李斯所篆其石埋植土中高五尺形制似方非
方四面廣狹不等余剔磨垢蝕而細視之總二十
二行行各十二字多不可識又西行數步上大平
頂此泰山最高處上有盤石方丈廉隅尚[illegible]

[illegible]池潤可愛余四人坐石上少頃拱宸尚源道[illegible]
還昭真觀余與崇賢繫裳徑往頂上俯瞰羣峯
發伏地若培塿獨神霄兩峰嶸嶙特起佳花異
含州出白者駢羅列布於岩谷靈禽怪獸啾鳴
號之聲雜沓盈耳最為泰山奇勝又有三峰曰白
觀吳觀周觀余與景賢因縱目四顧渺然無極西
樅華恒衡諸山以及江漢河濟諸水皆可指數
天下諸山莫踰其高時日正午風清氣爽徘徊
人頗覺神思飄飄遺世之[illegible]

也後從頂東下數十步有玉女[illegible]
時汲瀹茗又東行二十步曰龍口泉入石有將
龍喙其口水自中出其流瀰瀰有聲潺然後從
徑南行四十步懸崖峽峠下臨絶壑若不[illegible]
俯身視之毛髮竪聳有怪石形如大鹿危倚
風至搖撼問道士云此謂捨身崖人修道從[illegible]
身入僊境余與景賢深惻道士惑世者欣人
遂命州官塞路徑絶往來崖之西有五峰鱗[illegible]
[illegible]狀若[illegible]名蓮花峰[illegible]

噴豐出泉滂石上奔瀉數十丈縷縷如簾名白龍
泉其鷄龍諸峰桃花諸峪多有靈跡奇勝獨嶺嶠
龍從若翠嶂嶸別恭交迷路徑不可到時日過午
余與宗賢往觀會二公同飲各賦詩二首書于觀
之東壁從天門盤舊道而下至半嶺正夕陽西照
回視山色玲瓏水光蕩漾樵翁牧子隱隱樹林間
恍若畫圖中人物欲乘餘興往徂徠尋竹溪六逸
堂故址石守道隱居日已暮矣嗟夫余少時嘗讀
孟氏書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公羊傳泰山之雲
不崇朝而雨徧天下觀子美望岳詩造化鍾神秀
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層雲決眥入歸鳥之句想像
泰山之高峻綿亘之雄秀草木之芳妍仙蹤靈跡
之怪異古今賢人達士登覽之遊咏何能得登陟
山窮探廣索飫覽奇勝徒勞夢想者十餘年
昔程明道幼附秦華奇秀在鄠縣未得遊覽及
第請為其縣主簿以償其素願又自記其始末
余無膺於時幸叨總憲是邦且喜 聖德廣被
方居民咸蒙覆露之庇便喜諸公皆同[illegible]
遂休暇得覽奇勝以償夙昔之願何其幸歟是
張弛之道豈其荒躭而忘返者足比哉（此記與宇記錄自何鏜古今名山記收作）

喬宇 尚書 游泰山記

正德五年燕齊大旱運河滯阻
天子爰舉祈方之典命戶部侍郎臣宇於五月十
四日往東方祭告嶽鎮暨于東海予夙願泰山一
登又懼此行以昭假明神周救百姓而往苟祀而
無雨則又不可登矣因齋心而前過德州卽沛然
下雨過平原禹城泰安州濟南之境雨皆達旦農
夫歡躍予亦展顔謂可以償其願矣二十九日沐
浴更明衣省牲演禮于季夏朔鷄鳴後致祭于東
嶽廟畢祭時雷電合作予又懼曰秦漢以前登封
泰山者七十二家實為靈墟著于簡冊雖始皇以
虎狼之威千騎萬乘以從上中阪遇恭風雨不得
上封今且雷電矣登而雨作疲夫羸馬不得登矣
但願自謂秉誠肅恭嶽豈無鑒耶竟與胡張二君
同登時陰靄斂空行五里余至紅門以入則雲漸
開朗遂由石陂西北行二十里過嶺二曰迴馬

丕應理或斟也遠近奔辦香繳禱於神者肩摩轂
擊歲常數十萬人季則維拜歡呼競以財獻動以
數萬計甚憲藩臬俸廩餘幣凡百經用咸於茲焉
取給而征斂不及於民稠察之餘賴以蘇息益國
裕民關繫於此詎可主之非人耶嘉靖乙酉撫按
藩司精選州縣廉能官分掌厥務時東昌別駕雪
漁姚先生膺總巡之選先生曰利權俗吏事也吾
人視之當如鴆毒豈容毫纖自污乃集百執事顧
神誓戒俾竭乃心綜理微密覘觀者不得違棋奸
寸鏹縷絲罔或遺漏始于是冬孟月踰年季春之
十日計收金銀錢幣畜產約三萬緡珠亞袍席弗
與也視往歲加增三之一籍上藩司以備歲用先
生廉恕立法嚴而不苛御下峻而尚簡待士恭而
能愛總巡餘半載饔飧一取於家東昌俸金數薄
取之以贍貧士其官給廩餼則易錢豆俾飼官馬
損己利物常情所不堪先生不以為難也泰山之
巔層巒百餘丈俗號舍身崖有愚匹婦之諒者輒
夫於神自投以殞流俗以為壯烈先生嚴禁諭

之快活三路平而隘下有深崖險甚夜行失足者
傷亡者屢矣先生捐俸植木欄自是全活者衆甚
臬諸司委以訟牒斷決如流附城為客邸者數百
家前此嘗科歛之先生曰鍋涎自潤顧欲漁獵之
耶吾不忍也鄉老鄒璃輩將鐫石以振勵後人屬
僕以記先生海虞人名奎學博辭昌晉承數月著
泰山紀行累數千言泰安名士李文瀚馬載道高
民悅諸賢相與倡和顧僕謭陋曷彰厥美擧泰岳
以寫部崇有遺書者集勉書以貽之 嘉靖

高誨 通判 遊泰山記泰山在州治北高四萬餘丈
袤幾二百里名峰七十有二其巑岏列巘森然而
拱秀者弗可勝紀古為東鎮天下之山莫高焉予
往歲計偕上春官取道登謁時甚寒余亦以不獲
盡觀奇勝為恨嘉靖壬午冬予由青城轉東萊副
憲臺檄督岱宗事癸未春三月六日肩輿出自北
城門踰小橋二里道左右亂石棊布近麓有廟祀
池館俱壯麗左有老栢數株相傳漢武帝東封時
所植也又二里至紅門跨道為飛雲閣道傍

衣亭侯侖曰宗岳循溪產天麻黃精諸藥土人今皆
陛杀之又五里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祠前桃
李始華稍前為水簾洞泉自天紳巖出飛流垂練
聽之泠泠然下有小石橋通泉于溪左為巖巖亭
登之畢見景物又四里至馬棚崖稍前為回馬嶺
山石漸峻且奇林木亦幽邃溪崖有椒有梅杏櫻
桃山居者資以為利又五里至黃峴嶺西行折東
北上而復下又西行折東北則下而復上雖屈曲
下上率坦易凡三以里計亦三進入疲于[illegible]
是舒快名曰快活三云其西巖有竹繁茂又五
至御帳宋真宗駐蹕之所五松高數丈秦皇避兩
其下封大夫云竹林僧獻松花餅啖之香美復進
甌茶問之曰東巖所產味亦清苦又五里至大小
龍口兩山鑿削水從石峽噴瀉上有古松偃仰若
蟠虬然又五里至十八盤崖間楸榭野棠山榴彌
桃或花或實石磴齒齒倚空仰視似有不可至者
乃傴僂攀援以上盤盡至峽口高處石門題曰南
天門有三靈廟又東北二里為元君祠左側石

池旁有玉女泉一名聖水其水甘冽汲以[illegible]
池浮槎龍泉又東北至岳神祠祠後有唐磨崖碑
二一為開元紀泰山銘一為乾封朝覲頌側多昔
人題詠蘚蝕不可讀又北上至絕頂有玉帝祠祠
前石表丈餘一名秦王無字碑又東南行至日觀
峰人云雞鳴時見日出有石函方丈許人云成化
間雨水衝決得玉檢以獻命中使瘞舊所即此峰
之西巍然而突出者秦觀峰也稍南而獨見者越
觀峰也峰之下壁立萬仞者舍身崖也崖之右則
試心石仙人橋也延佇四望滄溟東圻河濟左在
而汶水湯湯衹環一綫西南萬山伏地殆如米撮
惟徂徠尼父僅露脊可指耳近顧諸峰若丈人若
田鴈若蓮花若明月若東西神霄雲烟相盪勢若
爭雄其不能以一峰名而附之以見者如拱如揖
凛然有夔夔聽命之狀真奇觀也予始至瘦石嶙
峋剛風怒嚎溪竹崖松宜雪宜月其尤足聽聞
樵斧之聲與崆峒應答既而鳥鳴花麗萬谷生
[illegible]泉香可啜蔬美可饌山容可爰乎欣欣然而

阻臣論此山平處即大崎嶇不能當華十之[illegible]
戲題一絕云曾爲太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活
非設語也又前爲迴馬嶺蓋自此始不可騎云循
又之北[illegible]皇閣石闌當其前兹山一隘也從閣折
而西盤紆直上二天門出焉其下兩崖削立樹木
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撑瀉作潺湲聲穿隙而
隨坐石弄泉仰視御帳崖直爲勝絕處御帳崖者
宋眞宗駐蹕地也今爲憩客亭傍植二松龍石其
下謂秦所封五大夫云松故在龍閣當木耳爲
大夫歎畢更上見三天門縹緲雲霧間雙[illegible]
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梯昇夫喘汗數易仰視
峽口忽遠忽近殆神仙徑也且與且歇至天門則
蕩然平壤矣爲市而廬者可三十家盡廬則碧霞
元君宮焉前爲焚楮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
朱户狹[illegible]儼立天闕福地似非偶然予與陳公
憩公署即具吉服躬[illegible]焚施而退考道書元君即
華山玉女也不知金支翠旗中能識舊游玉井[illegible]
否相與迂舒公久之不至乃拉陳公縱游諸峰

巖障壁立鐫題百出至不暇酬接其最稱鉅麗者
爲磨崖碑唐玄宗八分書東封頌也崖之半爲蘇
許公書隱隱尚可辨已爲俗子書四大字蝕之矣
稍上而北絕頂峙焉石湧起爲小阜屋其陰而垣
之前跨爲標秦皇帝無字碑也碑形廣厚四分上
爲幢蓋余斷謂非碑蓋既封而標識其巔耳獨其
石膩白而堅非山所産不解何力致之乃知驅石
事故當不誣覽竟復步而南眺所謂日月晏秦諸
觀捨身石與諸崖與古封禪壇宋眞封至觀[illegible]
處前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興南望汶水[illegible]
撫至徂徠障之北來諸流併入蟠屈蛇騰西流無
際群峰蹲伏拱列青烟數點時爲聚落目力所盡
乃過徂徠南境兹山僅當門户一巒非復向時相
穹態矣西顧日色黯黮雲霾時翳遠水燦落[illegible]日
如星細視久之始別爲水最後望極天處一圓光
耿耿欲墮非先所見幻態衆譁視之星也蓋辰星
先日而下居恒不辨見之耳上下稍倦余與陳
[illegible]據石而坐見山陰萬壑隈坳中隆起一山梵宫

行並徂徠而南未百里曲阜之候騎遙[illegible]
丞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視闕井[illegible]
修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具吉服
伏謁闕里廟制戶麗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讚述功
德婆娑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皆合抱千雲材
也獨所謂手植檜者大不能抱枯幹無枝縷紋左
向邑理甚古讀其碑始知再[illegible]亘代生理猶存焉
之吐舌于不語徘胡此變相無殊云耳漢碑皆
列植儀門外都不甚剝蝕形製奇古衍天下[illegible]
太學石鼓文及是[illegible]見[illegible]
廟制視闕里而事事減殺肅拜而出門之右荒[illegible]
大井為亭焉碑名其里曰陋巷此當有據然不[illegible]
考矣過衍聖公門公尚卧未起乃復與舒公出北
城謁孔林林距城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檜柏夾道
周其偉林東西設兩觀門甫入門聞笳吹發驟[illegible]
陳公至矣余與舒公迓之門即與俱入墓所[illegible]
公更衣共拜亭及饗殿俱蕪壞不治余謂此衍[illegible]
[illegible]責也何必待官家猶聞後行牙續所植[illegible]

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真古木也稍北而西曰子貢
墓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
墓也旁扁一廬云子貢築室處夫子墓特高廣拜
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復出拜二墓
循覽墻內果無荊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衍無大
原隰山皆纍纍遠綴嶧山南列翠屏似為之案余
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隰殿設碧瓦周
文公祀焉復往瞻拜聞其地為魯靈光殿址云故
知冷城不能當魯半也出周廟遂從東城入憩公
署須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予與兩公答拜其[illegible]
贄公為具款焉告以將之鄒別去是夜抵鄒明過
嶧山旁意忽之且倦游矣然猶不能忘懷至臨城
范大澈鴻臚偶會余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
余曰未也范憮然謂余君柰何釋此奇觀其石皆
嵌空玲瓏第稍難陟耳余為悵悵不能已抵家久
之將擬管紀勝會故膠倅呂君相過道泰山事曰
恨公不能游山北隈㟃間石尤奇勝非山陽比間
其地正余所指尼寺也因歎茲游衍假傳車[illegible]

絶輿不能上從以步又十里達頂盖路四十里而
嘗步者半頂前為元君祠右為公署賈守逆余署前
守嘗為余屬滑天瞑且雪不及謁元君署後觀玉女
池與賈守共摹秦篆碑讀焉碑嵌岩中止存三十字
宋劉跂嘗謂摑得二百念二字今且缺石之半細矚
右旁彷彿猶見字形劉謂周圍悉有刻字又謂四旁
廣狹不等信然酒竟出立岩端上下四維混茫一色
白雲如絮往往攪人鬚眉墮衣袖中而四方挾香褚
至者呼顲鍧轟震動岩谷山上下者宮舍懸燈張
送迎往來絮君元夕辭賈守就寢以五鼓觀日
戒執事者四鼓謁元君四鼓賈守陳牲醴以四諸生
來余為文謁元君已同沈生由祠西折北上至日觀
峰賈守與四諸生從至則雲溶溶作障余曰將不得
覩日出乎賈守曰姑俟之已東方色白于他方雲亦
漸薄余凝神東矚而光在東南則日欲出巽也頃之
雲若席捲而上橫拖一帶如長城其下光芒閃爍精
熒熒遠射間雜薄靄如隔珠簾天南北光彩萬丈
虹峰端忽戴紺流紫人冠服色相如坐夕照則日

出海矣問道士海所在指日下曲光一縷余視之猶
若一電旋即沒矣日初出若金漸且漸白始大如輪
漸高漸縮初遠見海水近不辨几席既而諸峰盡露
而海上瞑色漸起反不知幾千萬里纍吾于先生觀
泪摹寫盡妙余嘗為圖展玩今其境微異于先生值
天朗氣清而此則多浮雲為祟耳賈守曰此而不飲
知東海何共踞望海石大觴醉謂賈守曰海上三神山
或不出吾所觀外安得有神人者挾泰山而超之使
我坐臨渤澥其出入亦令無端浮雲橫我滑睫耶
已下探試心石回觀宋封臺石函丈許或曰實藏唐
以瘞金書玉簡云南下至舍生岩岩危石萬仞余俯
而下視賈守使數人拉余衣且恐之余笑曰無庸吾
固不欲舍此也又東南折石橋起負岩作海日奇觀
大書鐫之又其下則東天門矣右折登仙人橋橋三
石互立懸撐絶壁西上至平頂峰賈守設筵以歌兒
侑觴余欲亟觀諸峰賈守且欲竟傳奇一齣三起始
辭賈守而余自往諸峰賈守復令歌兒從由泰觀峰
登玉皇祠蓋岱宗絶頂矣前為秦無字碑碑高數丈

色黃白間雜紅紫或曰秦之石表踞頂南視閣道爭
雷下至山麓汶水絲繞郡南梁父蒙嶧雲亭尼丘咸
作培塿唯徂徠𤍠牛為山趾所掩不露頂顱東則大
陵蜿蜒由長城故址達海西則疊岩𩀱山至于太行若華
不注長白諸嶺横拖歷㳽左右環拱于北真所謂遂
玄與區天空絶境也頂傍為秦封臺襄以玉皇祠覆
嶽頂南呂萬公移置頂北故頂石森露余即石傍題
元嶽穹巔四字由頂西里許登丈人峰又里許登石
馬山據馬三躍輒恨不前道士曰此下東北則老觀
臺下有玉女洞即昔玉女脩真所也遂不能至由頂
左折𥳑廣生殿元君寢宮又西南折登孔子崖即孔
子小天下處一銅像置斗室泰山祠宇輝耀而孔子
廟爾爾輙為嘆息旋經東嶽祠觀唐磨崖碑碑為玄
宗八分書字五寸筆法道勁可愛其下小洞名桃花
泉甘澹異諸泉出祠東上崖間多古書鐫數過半殊
可惜以四鼓祠元君未及覽復至祠環視金碧璀璨
足稱靈府五華崖自右環拱即所謂周觀峰也辭神
南下西折數百步至白雲洞洞臨懸岩洞北為鳳凰

山又西北折二里登越觀峰旁拱嶽頂左瞰白雲其下
為西天門山以西諸峯歷歷可數酒數舉歌聲合作
聲徹雲中由一天門南下環道三十六所謂上下十八
盤也路陡絶須以坂但以兩人掖五里至大龍口
又五里至小龍口奇石環列松篁交翠坐少頃過御
帳坪又下為朝陽洞賈守使人將子得意持榼至飲
半山亭三里為二天門觀五大夫松松二踞道左一合抱
不能一不及合抱謂秦封五大夫即此然耶否耶又
其下俗呼快活三解者曰呼仙之誤故鐫快活山亦
岩余謂此平處五里其下又復欹崎俗呼為走由黃
現嶺十里至回馬嶺北為玉帝觀前為昇仙閣又五
里為歇馬棚崖削數仞上有墨書三畫風雨不磨人
以為仙又五里為水簾洞水自懸巖倒射望之若簾
去水簾五十步東折五里為石經峪雪甚余習聞經峪
之勝衝雪往平石半畝上鐫金剛經字徑尺許掃讀
漫讀點畫昔玉流水高山爭奇競秀別為一境又十里
由高老橋至紅門所謂一天門始出山峪瀰下數武
矣自一天門至是巍閣邃宇古篆大書初猶記

久亦不復置胸臆道路磔砢崎嶇莫能名狀直下四十
里而余與行者亦半也已火光入喧漸近車下則賈
守命巨燎逆山下復右折至岱嶽觀尋漢武所植栢
從行數株龍鱗剝落始盡東至王母池兩崖峙起水
聲淙淙度木橋觀呂公洞由登封門入禮嶽祠祠壯
麗宏偉直擬帝居諸古今碑刻燦燦婆娑僅經目耳
三鼓至寓舍就寢明日出城南觀陰字碑數賈守別
三嶽子曰余登泰嶽諸觀未嘗不感嘆移晷吳昔余
宦遊所越余宦遊時所嘗往泰則前歲所周歷嘗登
太華絕頂周亦去歲過汝坐嵩嶽而望長河故處也
余三十餘年足跡幾半天下而三歲登三嶽幸在仲
冬則遇亦奇矣登太華同子愿登嵩高同鄭公允升
令子愿在吳鄭公在周余于三觀尤三致意云

鍾宇淳 松江人參議 泰山紀遊 不佞生東南菰蘆中長而
蒯劍上國慕子長氏壯遊欲償向子平五岳之願
碩馨折風塵未能也癸未出春明買舟抵清源發
策游自岱宗始云取間道直抵山麓時桃柳芳菲
稚麥朝鴒殊媚行色行百里許諸山蜿蜒橫亙

英懸馬頭所謂齊魯青未了者空翠欲滴已而雲
眉橫黛山脊漢間之知為岱岳也遊興益脉脉動
迺道旁多童竪婺婦襁禾柔萌滿筐云貧無食者
取和麥爨啖之為之憮然民力竭矣且旱久愁無
麥祈澍濡甚急私念太山雲出不膚寸不崇朝霖
雨天下山靈何靳此一片雲也近州數里有山如
覆盂為古仙洞深黑叵測適二童子束炬至從傴
僂行數武稍寬衍可俯仰迺折而境益逼次蛇行
無當足處腥風逆鼻不可近亟從故道出至州治
午餉出北城門踰小橋二里許道左右俱龍石若
齒為足杌不前近麓有廟池館甚飭古栢陰陰相
傳漢武帝東封植也有野致又二里至紅門跨道
為飛雲閣從傍至更衣亭易一筍輿逶迤五里至
高老橋有祠祠漢壽亭侯時桃著花穠艷若綺疑
為武陵桃源不知洞口流出胡麻幾許前為水簾
洞云泉源自天紳巖來當雨後泉流飛射噴激如
萬斛明珠狀時久旱泉脉甚微不得睹為一快有
小石橋通泉於溪左為嵌巖有亭宜眺又四里

數百人頽甯立生公徑可三倍之舊名曝經石不
知何時刻八分書金剛經字大如斗後好事者復
刻聖經以敵其勝大是奇觀石盡處有亭亭其上
亭之旁有石曰聽泉枕又旁則泉聲澌澌自巖腹
直瀉而下如濆玉拖練下分為池池渟瑩可鑑肩
髮亭後有山題高山流水下為記萬曆溪華讀之
殊伉爽三君從浮白無算三君頗安所待琴欲一
誠之令衆山皆響邀山之神與七十二君聽鈞天
之樂余歌山水有清音何必絲與竹王君石雞然
咸甫賦曝經其室余因賦石經峪我來恣奇觀流水
瀉石上濯纓見古字隱隱衆星朗篆跡半從鳥跡
分貝葉時聞落葉響石火不作祖龍劫龍藏中閒
探象罔枕石聽泉足娛悅高山流水忽獨往雕鏤
無適亦華想點頭悟石意懽悅余謂證遊日觀諸
峰奇絕人人能道乃石經峪無心得之而三君不
湖之會又大奇也造物忌多取游可已夫詩二[illegible]
游興猶劇而蹤躡旁一室甚敞且細雨濕苔痕
欲從徂徠尋竹溪六逸故址石守道讀書堂[illegible]

云云亭北游靈巖已夕陽在山矣或欲留決旬[illegible]
七十二峯之勝或以遊從此始耳清泉白石再盟
他日天游子曰高山仰止心竊嚮往之矣余走富
平有白馬山其高可二十里白雲堪把往往自掌
中飛出白榆歷歷可捫甌栝無與伯仲山人自以
孰與漢大余登太山高四十里蓋兩白馬云然仙
靈窟宅福地洞天何可勝道而獨岱為之宗何以
故豈以帝出于震而為萬物受生之始耶滔至徂
徠諸山近若憑几遠而太行華不注空洞諸山[illegible]
隱若見衆山培塿如拱如揖兒孫蹲伏如群龍趨
入紫微者不可名狀總領諸峰以朝上真且黃河
一抹汝泗衣帶而溟渤在肘腋間與灝靈相吞吐
斯亦奇矣至於為峰為洞為泉之奇天麻黃精椒
桂桃杏梅柏巖松崖竹宜雪宜月其修煉烟霏露
霧變幻萬千又細渺不足道矣夫也者戴雲鬼[illegible]
一漚起滅於海中譬之蟬方抱葉吟而其中已[illegible]
矣時而游時而非游所見無非山無非非山者
斯為探真之遊如必戀戀於一丘一壑即凌[illegible]

日坐崑崙巔吾共爲山游乎惡覩所謂小天下者
哉昔萬曆歲尚章協洽清龢月哉生明

王衡太倉人

重九後二日登泰山記

蓋余倖在丘壑
而生東吳蘇虞之中苦無所得山水之大者莫如岳
海內稱岳者凡五而其肆皆隅布近者亦不下數
千里非書生所暇遊廼泰山差不遠於河濟庶幾
以便省父母得一瞻眺乎而非所敢必也今年丙
戌九月之八日且北上舟次濟寧余祖母將有事
於泰山余奉以行而後喜可知也周主如春亦從
行行之日宿建寧竟夜風彭彭吹雨挐篷門明旦
而雨脚閣如故猶鬖鬖及之意謂未已也日入已
而雲欲流午且日出矣諸山嵐翠各獻狀而黃沙
藉是不及馬轂信子美所謂沾濕好者耶憑與人
指點泰山者數而皆不似正東天半壁若更有青
於天者疑其然也以語同游同游皆咲之已而雲
舉出崍角則果泰山也始相駭以爲奇余買一驢
跨之左右視惟恐失山而山亦以日暮更婍潔若
荅予賞者又一宿而後抵州易腰筍行十里而抵
山足之紅門自紅門至小天門以上左皆澗道
深廣大小石磊磊奔而承泉側若聽者頫若漱者
若揭者若與爭道者多異態而五色樹雜綴之樹
則桃杏楓梨松栝之屬草則蘼蕪赤箭天麻黃精
之屬不選而美泰山蓋骨山布肉而施繪者獨賴
此耳又數里爲高老橋平橋際崖澗間頗勝又過
短橋者一而得水簾洞左崖聳立數十仞而兩大
石腹相加如垂簾以下水會水正涸滴涓涓然因
作春水時想縱不敢望匡廬定足當其支子耳自
洞而轉數里爲馬棚崖言崖深嶮可騎馬者也又
數里而爲回馬嶺則從行者且去馬而徒矣尋至
黃峴嶺嶺凡數四轉益峻而外望廓然徹來向北
泰山肩及此遂俯首爲之興爾高之嘆自是而下
下上上者凡三以里計者亦三曰快活三由回馬
至黃峴輿者前距高而余僂就之余項踵與輿人
項踵相擊跉踔甚至此稍寬坦而樹與壑更奇余
始得納手於袖掉頭吟嘯而有之蓋真一快事
稍前而憩於玉皇閣是爲山半余修茶而獻者

亢親亦色喜寧不上下視者久之決眥而得南
門隱隱如紅星沫耳尋破蒼翠而出至御帳宋求
定陵所駐驛處傍有古松即泰封五大夫之三其
三已尖之維稍夭矯然以為數千年物吾不敢知
過御帳則畫走十崖削壁中矣無何而上小天門
群削截嶭卑相附高相摩四周無所不際而左壑
硠磴受水蕩皆作雲母綠色下山面缺決溢當其前
余兩人大叫絶倒而會有以酒餉者遂得之風濤
逢來搏杯[illegible]覆余即覆酒酹之而行[illegible]
峪大龍峪以至十八盤磴齒齒倚空[illegible]
峡口各有松數十株翠相掩里人名為對松[illegible]
奇又怪自峪以上所有盡松無他樹青青者松[illegible]
獨耳果然盤盡而天門見山一削鐵耳中劈而[illegible]
徑穿而為門維曰人力然亦似天關之以待游者
自門逶迤數里為元君祠祠甚壯與老親作禮[illegible]
更衣於公署公署後為玉女洗頭池澄碧泓然[illegible]
石碑存李斯篆二行自是左折而上曰嶽帝祠
後石壁刻開元帝銘甚遒美其旁亦多雅刻[illegible]

主矣得數字於殘剥之餘剔磨而歛嘘者久之
上為玉女寢宮愚民至貌像衆服卧撲被中其命
哭至此更循而上則絶頂矣虛其頂宜無所不見
而乃構玉皇祠祠前石表長丈餘云即秦皇無字
碑蓋亦莫知其如何走而四顧泰安城當襟僅衣
結耳諸山揖拱無慮數千或如攢戟者如覆敦者
要皆能為之趾而不能為腓獨徂徠在前若可憑
其他間指一二聳特者問道士道士不能識悵悵
而下東至日觀峰峰後為望海樓所謂秦觀周觀
吳觀皆在焉視余所由遥天[illegible]樹者[illegible]
樹石繡相錯若褒簪粟其瀠環而動者汶水耶黄
河耶顧放目而之東南竟不得海影道士謂霧氣
霾之此或然耳又轉而至舍身崖一巨石皚然出
余足能垂石外二分而目不敢岀視偶從旁睨[illegible]
崖底無不俯據地者稍西下而為仙人橋兩壁中
断石梁度之盡所得波嶺澄複之奇最多道士指
所謂獨秀君子蓮花諸峰余但唯唯而望東天
更陡絶道士詫余以為絶勝南天門而無梯[illegible]

又劃石壁而書其所作高山流水記頗恰似以文[illegible]
數里而山之巔窮凌漢寨聳嶺以搽山如弗勝而
徂徠萬里諸巒岫若列矣自是歸而無眠與食不
言泰山也輿數程輒下返而顧泰山者數數也以
為盡泰山矣於寧陽得泰山志急披讀之始知昨
所游者僅僅里中見女子祝鑾故事纔及棠皇已
耳山之幽房深樹蓋十未得一而吾所見金色日
亦穀以後光景其得之雞鳴時者絕不然余于是
而又爽然失也雖然亦可以雄壯乎觀矣若使[illegible]
我半月[illegible]騷且殆盡而山之上若有[illegible]
安老親則亦不草草至此又使我袖置泰山志而
吾及諸壯少年投杖超距不避墟莽按圖而搜之
其所見當多而今皆失之意吾其不良於游耶抑
山靈秘其巧不輕示人也吾少好游所游者為姑
蘇武林洞庭宜興諸山諸山之奇遞相代而吾亦
遞釋其舊向者兩洞庭澗芥蔕吾胸中而今又釋
之矣不知竟吾之生可以代泰山者安在吾姑[illegible]
識而淺述之以風後[illegible]之遊者

于慎行 禮部侍郎東阿人

登泰山記

蓋予家於岱山之[illegible]
再從子克遊乃其時率在暮秋若三四月五方士
女登祠元君以數十萬夜望山上篝燈如聚螢萬
斛左右上下蟻旋魚貫呼譟殷賑䆗沸雷鳴彌山
振谷僅得容足之地以上而其時水泉多枯木葉
或脫故山之奇麗珍瑰未露其十一二露又為人
衆所掩意五六月之間水木方盛必有瓌異之觀
而往往以懌著不能出即出又無與偕徒側身東
望悲焉粵歲辛巳六月予以[illegible]病[illegible]城山中宋[illegible]
可大倚舟廣川過而訪予相與盤桓雲[illegible]東流
間望泰山雲氣如在衣袖於是出入菜同往以其月
十有九日發東流泉上行山水之間二日而至泰
山下主人肅入館舍明旦昧爽衣冠謁岳祠祠在
郡城坎方負岳而宮埒鈞天之居出登封門三里
許至於岳麓有雙觀焉謂之一天門下車乘藍輿
以上磴道鱗鱗谽谺逶迤仰見峰勢嵬嶷[illegible]
壑天之雲峻不容展以為決不可至行數里至[illegible]
馬嶺王帝之觀在焉其峰曰瑞仙巖觀之[illegible]

從冶寶鏡新磨斯天下奇觀也余覽傳記[illegible]
思之無由見萬曆丁亥叨守東藩且為岱嶽司
使喜不自任既至三登三宿焉比曉輒雲霧
起甚恨之此中人云觀日有三遇正月無雨海
不升一遇暮秋氣爽新霽無塵二遇仲冬雪後晴
絕雲烟三遊茲三遇者歲無數月焉小人樵人也
每晴明則蚤作今老矣實習見云余喜曰何狀曰
公見落日乎曰見曰公既視之矣又何狀焉余
然白轉歎我氏足而自樂人可[illegible]
人何知欲信宿以待而嵐氣又蒸蒸作障矣乃
是歲九月也越十一月余復以役東至岱下再登
焉時大雪新晴山風刺骨輿人至五鼓皆僵噤不
可起強起之相將至峰下初海底發紅光漸漸起
意必有異狀目不瞬凝視之少焉日出若鏡蓋[illegible]
於午日而不射目赤如落日而不帶霞則樵人所
不及狀云是行也忝感寒數日幾不起乃知好奇
者誤為神奇以詫人後人知不如所聞而恥見
復謬為夸張以詫後人也夫旭日人人見之矣

初出幾何遽神奇若彼哉因語田水部竹山笑曰
竹山曰余蓋游蘭亭矣所謂曲水者是今人差前
有假蘭亭修渠引水稍為右軍雪恥不則千古一
贋談耳嗟夫名下多虛萬事盡然志郡邑者皆八
景詠八景者皆神奇皆詫也天地不為駭異聖人
無所駭異而創見者駭異之總之遼豕燕石耳余
恐後之登臨者為傳聞所詫也以諂余悔作觀日
解

迴車巖 在丈人峯西數十步遊黃花洞經是處也洞路艱危余道此以告來者

黃花洞在日觀峰後十五里上人云元君修真故
地也其洞高可拂冠廣不能容一几石隙滴水狀
如雨簷可供千人之炊洞前廣數丈上有神宇兩
楹茅屋幾蓋三二老尼居之傍洞諸崖新松環翠
幾千株稍稱奇此外無奇矣自丈人峯東北下陂
陵五六里猶可車至亂石溝獨足盤則懸崖嶔巇
大石崚嶒足令王陽動色隆慶間有墜車傷数人
者車中人僅以救免且此地無宿無食烟火纔通
下晡往便不能返曾有慕遊人偶值雨雪騶從皆
縮頸蹲谷間半無完衣有凍餒死者此兩君余

孫大娘舞劍而悟筆法非筆法具擔夫與公孫[illegible]
娘而不觀擔夫爭道舞劍必不能悟筆法也此其説
甚長予丹固不以余言為非而亦未嘗快然以余
言為非予丹視余癯又復教余養生術固不與前
黃冠之說同而亦未嘗不與余前所云脩養之説
異遂與予丹別而余由洞左折十五里經小牛心
石大牛心石至雙鳳嶺嶺在兩山閒亘上五里而
兩山四翔若鳳問山人無名余大書雙鳳嶺于崖
嶺東一山高嶺數百仞泰山左介丘右石閭此即
所謂介丘者也坐山半望周明堂及山以東諸[illegible]
巒亦如在几席北下十五里四環山蘿者無慮數
十路皆傍岩則艾峪也至是路稍平穿林絕壑又
十五里宿佛峪寺即所謂谷山寺也寺在深山中
路不險夷而境則逸勝有大壑雨過則懸瀑作聲
晴則諸泉亦泠泠出石罅間二[illegible]衣鳴[illegible]出之[illegible]
以為一麗剎也至則廢殿三間傍屋數間皆覆以
茅半為風捲去覓僧榻無有以二几聯而就寢
其僧之貧遠過三陽黃冠而近亦踰黃[illegible]洞諸

[illegible]五里出峪則泰安達省城東路矣由
北高座度玉皇嶺埠東口抵省自頂而下由泰
北路亦遊人所罕至云
陳文燭（大理寺卿 沔陽人）遊泰山記萬曆戊寅余以山東右
參政督漕事舟過濟寧約濮州李伯承同遊而伯
承病不果來舍舟而陸九月朔日至泰安州岳廟
在城中穹碑古器蒼松翠柏非人間物庭多怪石
皆宋元人題字禮拜畢出登封門至岳麓登一天
門飛雲閣[illegible]石為臺下[illegible]有泉[illegible]
[illegible]宗碑仰望岳勢雲氣彌漫諸山培塿獨往徐
前耳過斗母殿至高老橋有漢壽亭侯祠前則水
簾洞也水自數千仞注於絕壑如盤龍走蛇倏[illegible]
而沒倏然而出玉虹垂地銀漢落天令人衣帶俱
濕又數十步則石經峪也石可坐數百人金剛經
八分書字大如斗泉分為池渟瑩可鑑毛髮少司
馬萬公恭扁為高山流水而記之真三絕云過
巖亭至馬棚崖有墨三字風雨不蝕世傳呂洞
書玉皇廟在瑞仙岩余稍憩焉至迴馬嶺不可

而仙者也或云東嶽配東嶽女誤矣四方捐錢
馬殺者歲無虛日有玉女池李斯篆秦始皇功德
文十餘字可辨耳再世詩為東嶽廟廟制不及祠
有磨崖碑乃泰山銘唐太宗八分書遒勁可愛其
石蘇題東封頌顔魯公題名書法類也晉俱為人
鑱毀又轉而北青帝宮制與廟等有秦始皇無字
碑或言有石函藏金簡玉書古今莫測其石色黃
有遺恨焉循故道下山至州將且思遊孔林夫泰
四與仙脉相連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汪書天
時下襲水土孰非泰山之靈我觀孔子而泰山崇
天池矣

王士性（山東參政臨海人）岱遊記　五嶽道言岱而岱嶽稱宗
蓋訪于有虞氏之書云閶闔闕道藏稱天帝之孫
群靈之府主世界人民生死貴賤是又宜焚香名
額呼聖號以邀靈者士女闐駢于海內矣余戊子
北上京師以二月望日登濟寧陸與陳思俞飲
太白樓思俞以登岳從臾甚力是夜遂赴曲阜
宿寧陽時少女風送暖四郊麥青青雉鴝鳴焉

萬仞遠矗天蒼翠半出重雲上意樂之以甲
不果至乃宿泰安州次日肅入謁岳廟廟鉅如
宮以堞櫓城其四角為六門門內九石玲瓏乃宋
海人輦而來者排列一檜二松三栢咸形怪色秀
可餐栢則漢武東封時植也右為環咏亭石壁嵌
古今詩多歐陽韓范諸名賢手澤覽畢問道登山
遂出登封門取傒囊隨筆記之出城三里山之麓
有朱甍焉左憇更衣亭易筍輿而入者一天門
入門視岳皆石山而欹側尚土石錯左崩澗道
累累水滄滴流其中五里有平橋際崖以度者
老橋也過短橋左崖聳立兩石腹相加水從天紳
岩來駕石如明珠而射者水簾洞也自洞轉數里
右崖屏立穹窿足覆馬者馬棚崖也越崖上為
空閣凭之路僅一綫從此兩山夾道謝土而石
磴益峻嶒無馬足置處游人咸脫騎扱衽而前
迴馬嶺也迴馬而上僧童多擊鼓彈箏于道以
游人之賞游者僂傴及喘息亦時時為側耳則
覺忽而登其巔既登而立望內外望則遙見三

乃謚知虞典宅嵎夷曰明都賓寅出日嵎夷[illegible]
去海近宅之又當倍于此所見者一在封禪臺
山始經見則虞書岱宗凡嶽皆以方位言惟東
岱言宗乃以帝[illegible]生物為春歟十二月東
巡狩崇望秩于山川以其山空洞幽深宣天地陰
陽之氣以生育萬物記亦曰出雲為風雨又民取
財用其祕用不測謂神故為昭答報以祀之三代
前惟為壇祭周制四坎壇祭山林丘陵及五嶽因
三公謂其牲器之數視之非以三公封也其後
泰為魯鎮故得至祀魯頌曰魯侯所詹季氏旅於
夫借之夫子以不如林放非為然此特祭祀未始
有封禪封禪自秦始而盛於漢宋秦始以厭王氣
漢武以招來海上神僊宋真以城下之盟故假此
行又藉口管子無懷氏封泰山刻石紀功司馬遷
准南子李奇古者封泰山禪梁父七十二家宋[illegible]
文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之說此三君者李[illegible]
王欽若諸臣者皆英雄慱慧人也豈不知無稽
在伏羲前無文字安得刻石又七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
有不從者陽驅陰敗成之彼其本心則誠若僅
且欺也而卒以此欺天下後世君若漢光魏明
文唐太宗太臣若司馬遷相如公孫卿班固牛
騶賓王張說邵曄孔渭不知其欺反諛為是耶
魏徵孫奭許懋言于朝司馬虎王通章俊卿蘇
胡宏馬端臨議于書皆詞嚴義正近若胡廣
雖虛美此亦美不忘規舊弊永絕美矣顧皆以
禮移忿褻神漕民為害[illegible]
未足以誅其心爾一在東嶽廟往封禪特加[illegible]
石頌功德未有封號自唐玄宗始封為天齊王至
以司馬禎言令五嶽神祠是山林之神內有洞府
有上清真人冠冕章服佐從神僊皆有名數于是
有真君祠宋真宗加號為天齊仁聖帝元加大生
始置土泥形像李文達為後世封各嶽為王為帝
垂旒端冕儼若人鬼是已至我
高皇帝始尊稱曰泰山之神可謂尊敬之至矣
在碧霞宮往惟曰泰嶽[illegible]有碧霞元君自[illegible]